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七四冊目次

魏書一百十四卷（二）（北齊）魏收撰　宋刻宋元明遞修本　〇〇一

魏書一百十四卷（二）

（北齊）魏收撰

宋刻宋元明遞修本

列傳第三十二　　魏書四十四

羅結　伊馛
乙瓌　和其奴
苟頹　薛野䐗
宇文福　費于
孟威

羅結代人也其先世領部落為國附臣劉顯之謀逆也太祖去之結翼衛鑾輿從幸賀蘭部後以功賜爵屈虵侯太宗時除持節散騎常侍寧

南將軍河內鎮將世祖初遷侍中外都大官揔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監典後宮出入卧內因除長信卿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寧東川以為居業并為築城即號曰羅侯城至今猶存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訪焉年一百二十歲卒贈寧東將軍幽州刺史謚曰貞

子斤太宗時為侍御中散後從世祖討赫連昌世祖追奔入城昌邀擊左右多死斤力戰有功世祖嘉之後錄勳除散騎常侍侍中四部尚書又加平西將軍後平凉州攻城野戰多有克捷以功賜爵帶方公除長安鎮都大將會蠕蠕侵境馳驛徵還除柔玄鎮都大將後以斤機辯勅與王俊使蠕蠕迎女備後宮又以本將軍開府為長安鎮都大將卒贈本將軍雍州刺史謚曰靜陪葬金陵

子敦襲爵有姿皃善舉止自太子洗馬稍遷散騎常侍庫部尚書卒贈安東將軍幽州刺史謚

曰恭

子伊利高宗時襲爵除內行長以沉密小心恭勤不怠領御食羽獵諸曹事伊利曾病顯祖幸其宅自視醫藥其見待如此稍遷散騎常侍儀曹尚書出為安東將軍兖州刺史善撫導在州數年邊民歸之五千餘戶高祖時蠕蠕來寇詔伊利追擊之不及而反後依例降為侯除司農卿光祿大夫卒世宗初贈征北將軍燕州刺史謚曰靜

子阿奴亦忠實寡言有智度以勳臣之子除侍
御中散賜襄爵稍遷中散大夫卒
子毅襲爵武泰中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
敦弟恭歷殿中尚書賜爵濟南公高祖時進爵
爲王除征西將軍吏部尚書改封趙郡王後例
降爲公卒贈寧東將軍定州刺史諡曰康陪葬
金陵
子道生冀州安北府外兵參軍卒
子延天興中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

結從子渥子提並歷通顯提從世祖討赫連
昌有功賜以昌女爲妻
子雲早有名位顯祖時給事中西征敕勒爲賊
所襲殺
子蓋世宗時右將軍直閤將軍轉龍驤將軍濟
州刺史卒贈本將軍兗州刺史
長子暉襲遷冠軍將軍岐州刺史入除散騎常
侍金紫光祿大夫主衣都統卒贈侍中都督冀
定瀛三州諸軍事尚書右僕射司空公衛將軍

冀州刺史以孝靜外戚故也
鑒弟衛累遷天水樂陵二郡太守輔國將軍光
州刺史
結宗人彌善射有膂力世祖時爲軍將數從征
伐有功官至范陽太守卒贈幽州刺史
彌孫念字子懷武定中驃騎將軍膠州刺史
伊馛代人也少而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多力曳
牛却行神䴥初擢爲侍郎轉三郎賜爵汾陽子
加振威將軍世祖之將討涼州也議者咸諫唯

司徒崔浩勸世祖必行羣臣出後馛言於世祖
曰若涼州無水草何得爲國議者不可用也宜
從浩言世祖善之既剋涼州世祖大會於姑臧
謂群臣曰崔公智計有餘吾亦不復奇之吾正
奇馛弓馬之士而所見能與崔同此深自可奇
顧謂浩曰馛智力如此終至公相浩曰何必讀
書然後爲學衛青霍去病亦不讀書而能大建
勳名致位公輔世祖笑曰誠如公言馛性忠謹
世祖愛之親待日殊賞賜優厚初世祖欲

拜敎爲尚書封郡公敎辭曰尚書務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宜荷任請收過恩世祖問其欲敎曰中祕二省多諸文士若恩矜不已請參其次世祖賢之遂拜爲中護將軍祕書監以功賜爵魏安侯加冠軍將軍後出爲東雍州刺史恩化大行百姓思之轉殿中尚書常典宿衛世祖親任之從幸瓜步頻有戰功進號鎮軍將軍興安二年遷征北大將軍都曹尚書加侍中進爵河南公興光元年拜司空及爲三公清約自守爲政舉大綱而已不爲苛碎太安二年領太子太保三年與司徒陸麗等並平尚書事五年薨

子蘭襲散騎常侍庫部尚書卒

子盆生驍勇有膽氣初爲統軍累有戰功遂爲名將以勳賜爵平城子神龜二年自驍騎將軍直閤將軍爲持節右將軍洛州刺史與荆州刺史淮南王世遵曾陽太守崔模俱討襄陽不剋而還坐免官後除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又爲撫軍將軍大僕卿假鎮西將軍西道別將每戰頻捷自崔延伯之後盆生爲次焉進號征西將軍行岐州刺史復爲西道都督戰歿贈車騎將軍雍州刺史永熙中重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武平司徒祭酒

武平弟武榮直閤將軍

敎族孫豹子武衛將軍

豹子從子琳亦武衛將軍

乙瓌代人也其先世統部落世祖時瓌父匹知慕國威化遣瓌入貢世祖因留之瓌便弓馬善射手格猛獸膂力過人數從征伐甚見信待尚上谷公主世祖之女也除鎮南將軍駙馬都尉賜爵西平公從駕南征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每戰身先士卒勇冠三軍後除侍中征東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爲西道都將和平中薨時年二十九贈太尉公謚曰恭

子乾歸襲爵年十二爲侍御中散及長身長八尺有

氣幹頗習書疏尤好兵法後尚恭宗女安樂公
主除駙馬都尉侍中顯祖初除征西將軍秦州
刺史有惠政高祖初即位爲征西道都將又爲
中道都將延興五年卒時年三十一贈左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謚曰康
子海字懷仁少歷侍御中散散騎侍郎卒時年
四十一贈散騎常侍衛將軍濟州刺史謚曰孝
子瑗字雅珍尚淮陽公主高祖之女也除駙馬
都尉汝南王友固辭不拜歷濟南太守時爲逆

賊劉桃攻郡瑗踰城獲免後都督李叔仁討桃
平之瑗乃還郡後除司農少卿銀青金紫左右
光祿大夫中軍將軍西兗州刺史天平元年舉
兵應樊子鵠與行臺左丞宗顯戰敗死時年四
十六
瑗弟諧字遵和武定中司馬
諧弟璨字仲珍解褐司空參軍事稍遷東平濟
陰二郡太守散騎常侍卒時年四十九
和其奴代人也少有操行善射御初爲三郎轉
羽林中郎以恭勤致稱賜爵泉陽子除奮武將
軍高祖初遷尚書加散騎常侍進爵平昌公拜
安南將軍遷尚書左僕射太安元年詔群臣議
立皇太子名其奴與司徒麗等以爲宜以德命
名帝從之又與河東王閭毗太宰常英等並平
尚書事在官慎法不受私請時以西征吐谷渾
諸將淹停不進又因未決其奴與尚書毛法仁
等窮問其狀連日具伏和平六年遷司空加侍
中高宗崩乙渾與林金閭擅殺尚書楊保年等

殿中尚書元郁率殿中宿衛士欲加兵於渾渾
懼歸咎於金閭執金閭以付郁時其奴以金閭
罪惡未分乃出之爲定州刺史皇興元年長安
鎮將東平王道符反詔其奴領征西大將軍率
殿中精甲萬騎以討之未至而道符敗軍還三
年薨內外咸歎惜之贈平昌王謚曰宣
子天受襲爵初爲內行令太和六年遷駕部曹
下大夫卒
苟頹代人也曾祖烏提登國初有勳於太祖賜

吳寧子父洛跋内行長頽性厚重少言嚴毅清
直武力過人擢爲中散小心謹敬世祖南討以
頽爲前鋒都將每臨敵對戰常先登陷陳世祖
至江賜爵建德男加寧遠將軍遷奏事中散
典涼州作曹遷内行令轉給事中遷司衛監以
本將軍拜洛州刺史爲政剛嚴抑彊扶弱山蠻
畏威不敢爲寇承明元年文明太后令百官舉
才堪幹事人足委此者於是公卿咸以頽應選
徵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成德侯加後將

軍太和元年加散騎常侍尋遷侍中安東將軍
都曹尚書進爵河南公頽方正好直言雖文明
太后生殺不允頽亦言至懇切未曾阿諛李訢
李敷之誅也頽並致諫太后不從三年遷征北
大將軍司空公進爵河東王以舊老聽乘步挽
杖於朝大駕行幸三川頽留守京師沙門法秀
謀反頽率禁衛收掩畢獲内外晏然駕還飲至
文明太后曰當爾之日卿若持疑不即收捕處
分失所則事成不測矣今京畿不擾宗杜獲安

者實卿之功也七年詔曰頽器公鼎非論道是寄
歷奉四朝庸績彌遠宜加崇異以彰厥功自茲
已後可永受復除十三年冬薨高祖痛悼者久
之贈賵有加謚僖王
長子愷累遷冠軍將軍柔玄懷荒武川鎮大將
襲爵河東王例降爲公正光二年卒贈平北將
軍恒州刺史
子寶武定中北梁太守
愷弟養步兵校尉早卒

養弟資武騎侍郎河間太守太僕少卿汲郡太
守遷龍驤將軍肆州刺史還除武衛將軍加後
將軍延昌末卒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并給帛
二百匹布一百匹謚曰愍
子景鸞莊帝時撫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
頽弟若周散騎常侍尚書太和中安南將軍豫
州刺史潁川侯卒贈光禄大夫
若周弟壽樂太和中北部尚書安南將軍懷州
刺史假山陽公未拜尋除散騎常侍殿中尚書

晉安侯卒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
頹從叔孫少以忠直稱太宗即位以定策功拜
車騎將軍後除鎮軍大將軍并州刺史博陵公
不治產業死之日家無餘財百姓追思之
薛野䐗代人也父達頭自姚萇時率部落歸國太
祖嘉其忠款賜爵聊城侯散騎大夫待以上客
之禮賜妻鄭氏達頭閑雅恭慎太祖深器之卒
贈平南將軍冀州刺史謚曰悼野䐗少失父母
養於宗人和家及長好學善射高宗初召補羽

林遷給事中典民籍事校計戶口號為稱職賜
爵順陽子野䐗少孤父侯不襲至是錫爵和平
中除平南將軍并州刺史進爵河東公轉太州
刺史在治有聲卒年六十一贈散騎常侍大將
軍并州刺史謚曰簡
子虎子姿貌壯偉明斷有父風年十三入侍高
宗太安中遷內行長典奏諸曹事當官正直內
小憚之及文明太后臨朝出虎子為枋頭鎮將
虎子素剛簡為近臣所疾因小過黜為鎮門士

及顯祖南巡次於山陽虎子拜訴於路曰臣昔
蒙先帝過霑重恩 陛下在諒闇之日臣橫羅非
罪自屏黜此蕃已經多載不悟今日得奉聖顏
遂流涕嗚咽顯祖曰卿先帝舊臣久屈非所良
用憮然詔虎子侍行訪以政事數十里中占對
不絕時山東飢饉盜賊競起相州民孫誨等五
百餘人稱虎子在鎮之日土境清晏訴乞虎子
乃復除枋頭鎮將即日之任至鎮數州之地姦
徒屏跡顯祖璽書慰喻後除平南將軍相州刺

史顯祖崩不行太和二年襲爵三年詔虎子督
三將出壽春與劉昶南討四年徐州民桓和等
叛逆屯於五固詔虎子為南征都副將與尉元
等討平之以本將軍為彭城鎮將至鎮雅得明
和除開府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
入公庫任其私用常苦飢寒虎子上表曰臣聞
金湯之固非粟不守韓白之勇非粮不戰故自
用兵以來莫不先積聚然後圖兼并者也今江
左未賓鯨鯢待戮自不委粟彭城以彊豐沛將

何以拓定江關掃一衡霍竊惟在鎮之兵不減
數万資糧之絹人十二匹即自隨身用度無準
未及代下不免飢寒論之於公無毫氂之潤語
其利私則橫費不足非所謂納民軌度公私相
益也徐州左右水陸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
其中良田十萬餘頃若以兵絹市牛分減戍卒
計其牛數足得萬頭興力公田必當大獲粟稻
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耘植餘兵尚眾且耕
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

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唯須內庫五稔
之後穀帛俱溢匪直戍士有豐飽之資於國有
吞敵之勢昔杜預田宛葉以平吳充國耕西零
以彊漢臣雖識謝古人任當邊守庶竭塵露有
增山海高祖納之又上疏曰臣聞先王建不易
之軌万代承之聖主垂不刊之制千載共仰伏
惟陛下道洽群生恩齊造化仁德所覃迹超前
哲遠崇古典留意治方革前王之弊法申當今
之宜用定貢賦之輕重均品秩之厚薄庶令百

辟足以代耕編戶享其餘者魏煥焉不可量
也臣竊尋居邊之民蒙化日淺戎馬之所資計
素微小戶者一丁而已計其微調之費終歲乃
有七縑去年徵責不備或有貨易田宅質妻賣
子呻吟道路不可忍聞今淮南之人思慕聖化
延頸企足十室而九恐聞賦重更懷進退非惟
損皇風之盛慮傷慕義之心且臣所居與南連
接民情去就實所諳知特宜寬省以招未至其
小郡太守數戶而已一請止六尺絹歲不滿匹

既委邊捍取其必死邀之士重何吝君輕令班
制已行布之天下不宜忤冒以亂朝章但猥藉
恩私備位蕃岳憂責之地敢不盡言書奏文明
太皇太后令曰俸制已行不可以小有不平便
虧通式在州戍兵每歲交代虎子必親自勞送
喪者給其斂帛州內遭水二麥不收上表請貸
民粟民有車牛者求詣東兗給之並如所奏民
得安堵高祖曾從容問祕書丞李彪曰卿頻使
江南徐州刺史政績何如彪曰綏邊布化甚得

其和高祖曰朕亦知之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贓污虎子案之於法安等遣子弟上書誣虎子南通賊虜高祖曰此其妄矣朕度虎子必不然也推案果虛乃下詔曰夫君臣體合則功業可興上下猜懼則治道替矣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咸以貪惏獲罪各遣子弟詣闕告刺史虎子縱民通賊妄稱無端安宜賜死攀及子僧保鞭一百配敦煌安息他生鞭一百可集州官兵民等宣告行決塞彼輕狡之

源開此陳力之效在州十一載太和十五年卒年五十一贈散騎常侍鎮南將軍相州刺史諡曰文有六子

長子世遵襲爵例降為侯景明中為秦州刺史稍遷左將軍卒年四十二

長子悅字安民正光中襲爵稍遷鎮南將軍鉅鹿太守定州儀同開府諮議參軍齊獻武王大行臺左丞中外府司馬出為殷州驃騎府長史武定五年除鎮北將軍北廣平太守為治暴虐曾因公事一家之內併殺數人為民所訟將致之罪遇患卒於郡贈征西將軍西兗州刺史

悅弟安穎武定末東豫州征西府長史

世遵弟景慶少有度量永平中員外散騎常侍遷尚書郎年五十一卒

子衍字元孫輕財慕義熙平中為侍御史奉朝請永安中尚書駕部郎中行河陰縣事卒於正平太守贈征東將軍徐州刺史

景慶弟景賓初補散騎高祖詔景賓採遺書於

天下歷侍御中散直閤將軍太子步兵校尉世宗時遣使巡行四方以景賓持節兼散騎常侍龍驤將軍南道大使景賓達豫州卒年二十九

景賓弟景尚有容貌性寬和初辟御史加奉朝請熙平二年除徐州穀陽戍主行南陽平郡事毋憂去職正光中詔以陽平隣接蕭衍綏捍須人仰尚書舉才而遣左僕射蕭寶夤舉景尚應選馳驛之郡孝昌初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蕭衍景尚斬其使送首於都督安樂王鑒鑒不

能援遂爲蕭衍將王[illegible]所擒[illegible]尚送蕭衍
衍以禮遇之晏尚乞歸衍乃聽還肅宗復其本
秩武泰初介朱榮擅彊并肆朝廷欲揣其情除
晏尚員外常侍使於榮託以慰喻密以觀之建
義初除司徒左長史兼吏部尚書授太原王介
朱榮官還賜爵永安侯尋除後將軍定州刺史
介朱榮之死授持節兼尚書北道行臺代魏蘭
根後爲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太昌初加征
東將軍行兗州事天平中除驃騎大將軍齊州

刺史晏尚凡歷三州俱稱貪虐還除將作大匠
卒於官年六十一贈都督瀛滄二州諸軍事本
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
子仲芬武定中齊文襄王中外府中兵參軍
晏尚弟瑕字晏珎武定末儀同三司尚書右僕
射

宇文福河南洛陽人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爲
擁部大人祖活撥仕慕容垂爲唐郡內史遼東
公太祖之平慕容寶活撥入國爲第一客福少

驍果有膂力太和初拜羽林郎將遷建節將軍
賜爵新昌侯南征都將擊蕭賾有功授顯武將
軍尋除恢武將軍北征都將特賜戎服破蠕蠕
別部獲萬餘還除都牧給事十七年車駕南討
假冠軍將軍後軍將軍時仍遷洛勑福檢行牧
馬之所福規石濟以西河內以東拒黃河南北
千里爲牧地事尋施行今之馬場是也及從代
移雜畜於牧所福善於將養並無損耗高祖嘉
之尋補司衛監從駕豫州加冠軍將軍西道都

將假節征虜將軍領精騎一千專殿駕後未幾
轉驍騎將軍仍領太僕典牧令從駕征南陽兼
武衛將軍二十二年車駕南討遣福與右衛將
軍楊播爲前軍至鄧城福選兵簡將爲攻圍之
勢高祖望福軍法齊整將士閑習大被褒歎蕭
鸞遣其尚書崔慧景黃門郎蕭衍率衆十萬來
救高祖指麾將士勑福領高車羽林五百騎出
賊南面奪其橋道遏絕歸路賊衆大恐六道來
戰福據鞍誓衆身先士卒賊不得前遂大奔潰

賜爵昌黎伯正武衛加征虜將軍尋以高車叛
命加征北將軍北征都將追討之軍敗被黜景
明初乃起拜平遠將軍南征統軍進討於都督
彭城王勰曰建安是淮南重鎮彼此要衝得之
則義陽易圖不獲則壽春難保勰然之及勰爲
州遂令福攻建安建安降以勲封襄樂縣開國
男邑二百户除太僕少卿尋以行將冠邊假節
征虜將軍領兵出三關討之又詔福行豫州事
與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共相影援綏遏蠻楚還

爲光禄大夫轉大僕卿延昌中以本官領左衛
將軍除散騎常侍都官尚書加安東將軍營州
大中正熙平初除鎮北將軍瀛州刺史福性忠
清在公嚴毅以信御民甚得聲譽解任復除太
僕卿又爲金紫光禄大夫出除散騎常侍都督
懷朔沃野武川三鎮諸軍事征北將軍懷朔鎮
將至鎮遇病卒詔遣主書樂安苑赴弔贈車騎
大將軍定州刺史開國如故謚曰貞惠
長子壽字慶孫襲爵自司空掾稍遷平南將軍
光禄大夫孝昌末北征戰歿贈車騎將軍冀州
刺史
壽弟延字慶壽體貌魁岸眉目疎朗永平中釋
褐奉朝請直後員外散騎常侍以父老詔聽隨
侍在瀛州屬大乘妖黨突入州城延率奴客戰
死者數人身被重瘡賊乃小退而縱火燒齋閤
福時在内延突火而入抱福出外支體灼爛鬚
盡爲燼於是勒衆與賊苦戰賊乃散走以此見
稱孝昌中授假節建威將軍西道別將赴援閼

隴有戰功除員外散騎常侍轉直寢與万俟醜
奴戰没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
子仲穆武定末齊王丞相府長流參軍
慶壽弟慶安歷給事中尚書殿中郎中後加平
北將軍武衛將軍河陰遇害贈征東將軍兖州
刺史
長子仲融
融弟仲衍
費于代人也祖峻仕赫連昌爲寧東將軍泰常

未率衆來降拜龍驤將軍賜爵揵爲公後遷征
南將軍廣阿鎮大將徙爵下邳公父郁以隨父
歸誠勲賜五等男除燕郡太守卒贈幽州刺史
于少有節操起家內三郎世祖南伐從駕至江
以宿衛之勤除寧遠將軍賜爵松陽男遷商賈
部二曹令除平南將軍懷州刺史卒
子蕩襲太和初除平南將軍梁國鎮將後高祖
南伐蕩從駕渡淮戰歿贈鎮東將軍冀州刺史
子穆字朗興性剛烈有壯氣頗涉書史好尚功

名世宗初襲男爵後除夏州別駕尋加寧遠將
軍轉涇州平西府長史時刺史皇甫集靈太后
之元舅恃外戚之親多爲非法穆正色匡諫集
亦憚之轉安定太守仍爲長史還朝拜左軍將
軍轉河陰令有嚴明之稱時蠕蠕主婆羅門自
涼州歸降其部衆因飢侵掠邊邑詔穆銜命宣
慰便皆款附明年復叛入寇涼州除穆輔國將
軍假征虜將軍兼尚書左丞西北道行臺仍爲
別將往討之穆至涼州蠕蠕遁走穆謂其所部

曰夷狄獸心唯利是視見敵便走乘虛復出今
王師來討雖畏威逃跡然軍還之後必來侵暴
今欲羸師誘致冀獲一戰若不令其破膽終恐
疲於奔命衆咸然之穆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
使羸劣之衆爲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謂爲信
弱俄而競至穆伏兵奔擊大破之斬其帥郁厥
烏介俟斤十代等俘生口雜畜甚衆及六鎮反
叛詔穆爲別將隷都督李崇北伐都督崔暹失
利崇將班師會諸將議曰朔州是白道之衝賊

之咽喉若此處不全則并肆危矣今欲選諸將
一人留以鎮捍不知誰堪此任僉曰無過穆者
崇乃請爲朔州刺史仍本將軍尋改除雲州刺
史穆招離聚散頗得人心時北境州鎮悉皆淪
沒唯穆獨據一城四面抗拒久之援軍不至兼
行路阻塞糧仗俱盡穆知勢窮乃棄城南走投
尒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詔原之孝昌中
二絳蜀反以穆爲都督討平之拜前將軍散騎
常侍遷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妖賊李洪於陽城

起逆連結蠻左詔穆兼武衛將軍率衆討擊破
於關口之南遷金紫光祿大夫正武衛將軍尒
朱榮向洛靈太后徵穆令屯小平及榮推奉莊
帝河梁不守穆遂棄衆先降穆素爲榮所知見
之甚悅穆潛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
向洛前無橫陳者正以推奉主上順民心故耳
旣無戰勝之威群情素不厭伏今以京師之衆
百官之盛一知公之虛實必有輕侮之心若不
大行誅罰更樹親黨公還北之日恐不得度大

行而內難作矣榮心然之於是遂有河陰之事
天下聞之莫不切齒榮入洛穆遷中軍將軍吏
部尚書魯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又領夏州大
中正蕭衍遣將軍曹義宗逼荊州詔穆爲使持
節南征將軍都督南征諸軍事大都督以援之
穆潛軍徑進出其不意至即大破之生擒義宗
送闕以功遷衛將軍進封趙平郡開國公增邑
一千戶遷使持節加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
司前鋒大都督與大將軍元天穆東討邢杲破

平之時元顥內逼莊帝北幸顥入京師穆與天
穆旣平齊地回師將擊顥穆先驅圍虎牢盡銳
攻之將拔屬天穆北渡旣無後繼入情離沮穆
遂降顥以河陰酷濫事起於穆引入詰讓出而
殺之時年五十三莊帝還宮追贈侍中司徒公
謚曰武宣
長子慶遠永安中龍驤將軍青州開府司馬
第二子孝遠襲天平中叛入關西
孟威字能重河南洛陽人頗有氣尚尤曉北土

風俗歷東宮齊帥羽林監時四鎮高車叛投蠕
蠕高祖詔威曉喻禍福追還逃散分配爲民後
以明解北人之語勑在著作以備推訪永平中
自鎮遠將軍前軍將軍左右直長加龍驤將軍
出使高昌還遷城門校尉直閤將軍沃野鎮將
正光初蠕蠕主阿那瓌歸國詔遣前郢州刺史
陸希道兼侍中爲使主以威兼散騎常侍爲副
遠鐵迎接阿那瓌之還國也復以威爲平北將
軍光祿大夫假員外常侍爲使主護送之前後

頻使遠蕃粗皆稱旨後加撫軍將軍普泰中除大鴻臚卿尋加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三年卒贈使持節侍中本將軍都督瀛滄三州諸軍事司空公冀州刺史子恂嗣

威弟季稍遷鎮遠將軍左中郎將廷尉監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頃之以爾朱榮義舉封鉅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户除撫軍將軍廷尉卿轉司農卿出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卒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

史臣曰羅結枝附葉從當舊之眷子孫纍祿俱至公王伊馛以勇力見擢而能贊伐姑臧之策請參中祕之官世祖嘉之於前良有以也乙瓌之驍猛和奴之貞正荀頹之剛直虎子之威彊宇文之氣幹咸亦有用之士費穆出身致力遂有功名而末路一言禍被[illegible][illegible]校之文和異世同咎其死也幸哉孟威致力荒裔其勤可錄矣

列傳第三十二 魏書四十四

羅結孫拔高祖時進爵濟南王拔孫延天興中驃騎將軍案太祖初即位年號天興拔仕高祖其孫必非太祖時蓋年號誤也

列傳第三十三　魏書四十五

韋閬　杜銓

裴駿　弟紹光

柳崇

韋閬字友觀京兆杜陵人世爲三輔冠族祖楷晉建威將軍長樂清河二郡太守父逵慕容垂吏部郎大長秋卿閬少有器望值慕容氏政亂避地於薊城世祖徵拜咸陽太守轉武都太守爲杏城鎮將郝溫及蓋吳反關中擾亂閬盡心

撫納所部獨全在郡十六年卒

子範歷鎮西大將軍府司馬試守華山郡高宗時賜爵興平男卒

子儁字穎超早有學識少孤事祖母以孝聞性溫和廉讓爲州里所稱太和中襲爵除荊州治中轉梁州寧朔府長史還爲太尉外兵參軍本州中正遷都水使者所在有聲世宗崩領軍于忠矯擅威刑與左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同時遇害語在植傳時年五十七儁與祚婚家爲忠所惡故及於難臨終儁訴枉於尚書元欽欽知而不敢申理儁歎曰吾一生爲善未蒙善報常不爲惡今爲惡終悠悠蒼天抱直無訴時人咸怨傷焉熙平元年追贈中壘將軍洛州刺史諡曰貞有子十三人

長子榮緒字子光頗涉文史襲爵除員外散騎侍郎齊王蕭寶夤儀同開府屬因戰敗歿

榮緒弟榮茂字子曄以幹局知名歷侍御史尚書考功郎中出爲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永熙

末兄弟並歿關西

榮茂弟子粲爲寶炬南汾州刺史

子粲少弟道諧爲南汾州鎮城都督齊獻武王命將出討𨺅城克之武定末子粲官至南兗州刺史

閬兄子眞喜起家中書博士遷中書侍郎馮翊太守

子杫卒於太府少卿

杫子義遠出帝時爲岐州刺史歿關西

徙弟積有識幹起家奉朝請尚書郎中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廷尉少卿給事黃門侍郎光祿大夫卒贈安西將軍秦州刺史

子文殊員外散騎侍郎早卒

閭從叔道福父羆為苻堅丞相王猛所器重以女妻焉為堅東海太守堅滅奔江左仕劉裕為輔國將軍秦州刺史道福有志略歷劉駿盱眙南沛二郡太守領鎮北府錄事參軍時徐州刺史薛安都謀欲擁州內附道福參贊其事以功

除安遠將軍賜爵高密侯因此仍家於彭城卒贈征虜將軍兗州刺史諡曰簡

子欣宗以歸國勳別賜爵杜縣侯高祖初拜彭城內史還大將軍宋王劉昶諮議參軍廣陵侯元衍為徐州刺史又請為長史帶彭城內史撫綏門外甚得民和世宗初除通直散騎常侍出為河北太守不行尋轉太中大夫行幽州事卒贈龍驤將軍南兗州刺史諡曰簡

子元敬武定中潁州驃騎府長史

攸之從父弟合宗卒於東海太守

子元恢有氣幹孝昌初值刺史元法僧據叛元恢招聚同志潛規克復事泄為法僧所害時人傷惜之

閭從子崇字洪基父肅字道壽劉義隆鎮北中郎辟為主簿仍隨義恭度江歷魏郡弋陽二郡太守豫州刺史崇年十歲父卒母鄭氏以入國因寓居河洛少為舅兗州刺史鄭羲所器賞解褐中書博士轉司徒從事中郎高祖納其女為充

華嬪除南潁川太守不好發擿細事常云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民感之郡中大治高祖聞而嘉之賞賜帛二百匹遷洛以崇為司州中正尋除右將軍咸陽王禧開府從事中郎復為河南邑中正崇頗居衡品以平直見稱出為鄉郡太守再滿應代吏民詣闕乞留復延三年在郡九年轉司徒諮議久之除華山太守卒

子纂之釋褐奉朝請輔國將軍給事中步兵校尉稍[illegible]太中大夫卒

粹之弟休之起家安州左將軍府城局參軍轉
給事中河南邑中正稍遷安西將軍光祿大夫
休之貞和自守未嘗以言行忤物卒
子道建武定末定州儀同開府長史帶中山太
守
道建弟道儒齊文襄王大將軍府東閤祭酒
閻族弟珍字靈智高祖賜名焉父尚字文叔樂
安王良安西府從事中郎卒贈安遠將軍雍州
刺史珍少有志操解褐京兆王子推常侍轉尚

書南部郎高祖初蠻首桓誕歸款朝廷思安邊
之略以誕爲東荊州刺史令珍爲使與誕招慰
蠻左珍自懸瓠西入三百餘里至桐栢山窮淮
源宣揚恩澤莫不降附淮源舊有祠堂蠻俗恒
用人祭之珍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即是民之父
母豈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已後悉宜以酒脯
代用群蠻從約至今行之凡所招降七萬餘户
置郡縣而還以奉使稱旨除左將軍樂陵鎮將
賜爵霸城子蕭道成司州民謝天蓋自署司州

刺史規欲以州内附事泄爲道成將崔慧景攻
圍詔珍率在鎮士馬渡淮接援時道成聞珍將
至遣將苟元賓據淮逆拒珍乃分遣鐵馬於上
流潛渡親率步士與賊對接旗鼓始交甲騎奄
至腹背奮擊破之天蓋尋爲左右所殺降於慧
景珍乘勝馳進又破慧景擁降民七千餘户内
徙表置城陽剛陵義陽三郡以處之高祖詔珍
移鎮比陽蕭賾遣其雍州刺史陳顯達率衆來
逼城中將士咸欲出戰珍曰彼初至氣鋭未可

便挫且共堅守待其攻我疲敝擊之未晚於是
憑城拒戰殺傷甚衆相持旬有二日夜開城門
掩擊之賊遂奔潰以功進爵爲侯車駕南討珍
上便宜并自陳在邊歲久悉其要害願爲前驅
詔珍爲隴西公源懷衛大將軍府長史轉太保
齊郡王長史遷顯武將軍郢州刺史在州有聲
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驊騮二匹帛五十
疋穀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内孤貧者謂曰天子
以我能綏撫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當遂

以所賜悉分與之尋加平南將軍荊州刺史與
尚書盧淵征赭陽爲蕭鸞將垣歷生蔡道貴所
敗免歸鄉里臨別謂淵曰主上聖明志吞吳會
用兵機要在於上流若有事荊楚恐老夫尚不
得停耳後車駕征樊鄧復起珍爲中軍大將軍
彭城王勰長史沔北既平以珍爲建威將軍試
守魯陽郡高祖復南伐路經珍郡加中壘將軍
正太守珍從至淯水高祖曰朕頃戎車再駕御
常置兵務中軍今日之舉亦欲與卿同行但三鵶
險要非卿無以守也因勑珍辭還及高祖崩於
行宮祕匿而還至珍郡始發大諱還除中散大
夫尋加鎮遠將軍太尉諮議參軍永平元年卒
時年七十四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懿
長子纘字遵彥年十三補中書學生聰敏明辯
爲博士李彪所稱除秘書中散遷侍御中散高
祖每與名德沙門談論往復纘掌綴錄無所遺
漏頗見知賞轉散騎侍郎徙太子中舍人仍兼
黃門又兼司徒右長史尋轉長兼尚書左丞壽

春內附尚書令王肅出鎮揚州請纘爲長史加
平遠將軍帶梁郡太守肅薨勑纘行州事任城
王澄代肅爲州復啓纘爲長史澄出征之後蕭
衍將姜慶真乘虛攻陷外郭纘尋克復纘
坐免官永平三年卒年四十五
纘弟彧字遵慶亦有學識解褐奉朝請遷太尉
騎兵參軍出爲雍州治中轉別駕入爲司徒掾
尋轉散騎侍郎稍遷平遠將軍東豫州刺史彧
綏懷蠻左頗得其心蠻首田益宗子魯生魯賢
先叛父南入數爲寇掠自彧至州魯生等感威
歸修敬不復爲害彧以蠻俗荒梗不識禮儀乃
表立太學選諸郡生徒於州總教又於城北置
宗武館以習武焉境內清肅還遷太府卿京兆
王繼西征請爲長史拜通直散騎常侍尋以本
官兼尚書爲幽夏行臺以功封陰盤縣開國男
邑二百戶孝昌元年秋卒於長安贈撫軍將軍
雍州刺史謚曰文
子彪襲歷本州治中轉別駕[illegible]

没於關西
彪弟融解褐員外散騎侍郎以軍功賜爵長安伯稍遷大司馬開府司馬融娶司農卿趙郡李瑾女天平中疑其妻與章武王景哲姦通乃刺殺之懼不免仍亦自害
彧弟朏字連顒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朏以家粟造粥以飼飢人所活甚衆解褐太學博士遷秘書郎中稍遷左軍將軍爲荊郢和糴大使南郢州刺史田夷啓稱朏父珍往

任荊州恩洽夷夏乞朏充南道別將領荊州驍勇共爲腹背詔從之未幾行南荊州事蕭宗末除征虜將軍東徐州刺史尋遷安東將軍加散騎常侍蕭衍遣其郢州刺史田龍憘率衆來寇朏於石羊崗破斬之以功封杜縣開國子邑二百戶永安三年卒於州贈侍中車騎將軍雍州刺史謚曰宣
長子鴻字道衍頗有幹用解褐奉朝請遷尚書令吏部郎中中書舍人天平三年坐漏泄賜死於家時年三十二
鴻弟道檀武定末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太祖時有安定梁嵩先仕慕容寶歷黃門郎太國拜建德太守賜爵朝那男
孫景儁起家趙郡王幹行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史司徒中兵參軍卒
子師禮早卒
師禮族弟嵩遵少有風俠起家奉朝請歷司空外兵參軍後蕭寶夤爲雍州刺史引爲中兵參

軍深見信任寶夤反令嵩遵率衆出征嵩遵德受其恩既行之後據與侯終德等還來襲城以功封烏氏縣開國伯邑五百戶後除光州平東府長史轉荊州驃騎府司馬卒官年四十四
嵩遵弟嵩景武定中燕郡太守又有武功
蘇湛字景儁魏侍中則之後也晉亂避地河右世祖平涼州還鄉里父權字大祐秦州撫軍府司馬湛少有器行頗涉群書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轉員外散騎侍

郎蕭寶夤之討關西以湛為行臺郎中深見委
任孝昌中寶夤大敗東還朝廷以為雍州刺史
後自猜懼害御史中尉酈道元乃稱兵反時湛卧疾
於家寶夤令姜儉報湛云元略受蕭衍意旨乃
欲見除酈道元之來事不可測吾不能坐受死
亡今便為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契闊故以
相報死生榮辱與君共之湛聞之舉聲大哭儉
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百口居家卽將屠滅
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為我白齊王王

本以窮鳥投人賴朝廷假王羽翼榮寵至此屬
國步多虞不能竭忠報德乃欲乘人間隙有不
逞之心信惑行路無識之語欲以羸敗之兵守
關問鼎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且王之恩義未
洽於民但見其敗未見有成蘇湛不能以百口
居家為王族滅寶夤復報曰此自救命之計不
得不爾所以不先相白者恐沮吾計故爾湛復
曰凡為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
小兒輩計校此有成理不湛恐荊棘必生庭闕

願乞骸骨還鄉里庶得因此病死可以下見先
人寶夤素重湛且以其病知不為己用聽還武
功寶夤敗莊帝即位徵拜尚書郎既至莊帝曰
前聞卿在寶夤間甚有美辭為我說也湛頓首
謝曰臣雖言辭不如伍被始終不易自謂過之
然臣與寶夤周遊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
不反臣之罪也莊帝悅拜散騎都尉仍領郎尋
遷中書侍郎出帝初病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
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湛從母弟天水姜儉字子文儉父昭自平[illegible]宜
出為兗州安東長史帶高平太守卒於營構都
將儉少有幹用[illegible]濟過人起家徐州車騎府田
曹參軍轉太尉外兵參軍蕭寶夤出討關西引
為開府屬官機謀略多所參預儉亦自謂遭逢
知己遂竭誠委託寶夤為雍州仍請為開府從
事中郎帶長安令及寶夤反以為左丞尤見信
任寶夤之所[illegible]及寶夤敗城人殺之時年三十
九蘇湛每謂人曰以姜儉才志遂致富貴禍其

□遇合命也如何

□□□□議定求中散大夫

杜銓字士衡京兆人晉征南將軍預五世孫也祖曲苻堅太尉長史父嶷慕容垂秘書監仍僑居趙郡銓學涉有長者風與盧玄高允等同被徵為中書博士初密太后父豹喪在濮陽世祖欲命迎葬於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浩對京兆為美世祖曰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京兆中長老一人以為宗正令營護凶事浩曰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之後於今為諸杜之最即可取之詔召見銓器貌瓌雅世祖感悅謂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為宗正令與杜超子道生迎豹喪柩致葬鄴南銓遂與超如親超謂銓曰既是宗近何緣復僑居趙郡乃延引同屬魏郡焉遷散騎侍郎轉中書侍郎賜爵新豐侯卒贈平南將軍相州刺史魏縣侯謚曰宣

子振字季元太和初舉秀才卒於中書博士

子遇字慶期起家奉朝請轉員外散騎侍郎尚書起部郎中竊官材瓦起立私宅清論鄙之還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出為河東太守卒贈中軍將軍都官尚書豫州刺史謚曰惠

子瀚永熙中司徒倉曹參軍

銓族子洪太字道廓延興中為中書博士後使高麗除安遠將軍下邳太守轉梁郡太守太和中除鷹揚將軍綏城鎮將帶新昌陽平二郡太守卒年五十二

子祖悅字士豁頗有識尚大將軍劉昶參軍事稍遷天水仇池二郡太守行南秦州事正光中入為太尉汝南王悅諮議參軍出除高陽太守卒於郡

子長文字子儒肅宗挽郎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尚書郎以隨叔顒守岐州勳賜爵始平伯加平東將軍太平末卒於安西將軍光祿大夫贈中軍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

長文第四弟子達武定中齊文襄王大都督府

戶曹參軍
祖悅弟顥字思顔頗有幹用解褐北中府録事
參軍正光中稍遷厲威將軍盱眙太守帶大徐
戍主元法僧之叛也顥逃竄獲免後爲諫議大
夫孝昌二年爲西征軍司行岐州事蕭寶夤起
逆顥據州不從還除征虜將軍東荆州刺史以
守岐州勳封平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武泰中
轉授岐州刺史永安中除涇州刺史時万俟醜
奴充斥關右不行乃爲都督防守岐州醜奴攻

之不尅事寧除鎮西將軍光祿大夫以勳又賞
安平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以平陽伯轉授弟
二子景仲後爲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没於
關西
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聞喜人父雙碩本縣
令假建威將軍恒農太守安邑子卒贈平南將
軍東雍州刺史聞喜侯駿幼而聰慧親表異之
稱爲神駒因以爲字弱冠通涉經史好屬文性
方儉有禮度鄉里宗敬焉蓋吳作亂於關中汾

陰人薛永宗聚衆應之屢殘破諸縣來襲聞縣
中先無兵仗人情駭動縣令憂惶計無所出駿
在家聞之便率厲鄉豪曰在禮君父有危臣子
致命府縣今爲賊所逼是吾等徇節之秋諸君
可不勉乎諸豪皆奮激請行駿乃簡騎驍勇數
百人奔赴賊聞救至引兵退走刺史嘉之以狀
表聞會世祖親討蓋吳引見駿駿陳叙事宜甚
會機理世祖大悅顧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
具且忠義可嘉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爲

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劉駿遣使明僧暠朝貢
以駿有才學乃假給事中散騎常侍於境上勞
接皇興二年卒贈平南將軍秦州刺史聞喜侯
謚曰康
子修字元寄清辯好學年十三補中書學生遷
祕書中散轉主客令以婦父李訢事出爲張掖
子都大將張掖境接胡夷前後數致寇掠修明
設烽候以方略禦之在邊六年關塞清靜高祖
嘉之徵爲中部令轉中大夫兼祠部曹事職主

禮樂每有疑議修斟酌故實多有條貫太和十六年卒時年五十一高祖悼惜之賻帛一百疋謚曰恭伯世宗時追贈輔國將軍東秦州刺史修早孤居喪以孝聞二弟三妹並在幼弱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次弟務早喪修哀傷之感於行路愛育孤姪同於己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以此稱爲

子詢字敬叔美儀貌多藝能音律博弈咸所開解起家奉朝請太尉集曹參軍轉長流尚書起

部郎中平昌太守時太原長公主寡居與詢私姦肅宗仍詔詢尚焉尋以主壻特除散騎常侍時本邑中正闕司徒召詢爲之詢族叔昞自陳情願此官詢遂讓焉時論善之尋監起居遷祕書監出爲平南將軍郢州刺史詢以凡司戍主鎮西田朴特地居要險衆踰數萬足爲邊捍遂表朴特爲西郢州刺史朝議許之蕭衍遣將李國興寇邊時西方多事朝廷未遑外略緣境城戍多爲國興所陷賊既乘勝遂向州城詢丞屬固守垂將百日援軍既至賊乃退走於敵騎常侍安南將軍朴特自國興來寇便與詢犄角爲表裏聲援郢州獲全朴特頗有力焉徵爲七兵尚書至都未幾除豫州刺史尋進號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未之州還爲七兵尚書常侍如故武泰初詔詢以本官兼侍中爲關右大使賞擢募義之徒未及發會介朱榮入洛於河陰遇害年五十一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諡曰貞烈無子

修弟務字陽仁少而聰慧舉秀才州辟主簿早卒

子義字師伯少有美名舉秀才州主簿太尉咸陽王雅相賞愛欲以女妻之義拒而不納除奉朝請亦早卒無子

務弟宣字叔令通辯博物早有聲譽少孤事母以孝友稱舉秀才至都見司空李訢與言自旦及夕訢嗟善不已司空李沖有人倫鑒識見而重之高祖初徵爲尚書主客郎與蕭賾使顏

幼明劉思效蕭琛范雲等對接轉都官郎遷員
外散騎侍郎舊令與吏部郎同班 闕 高祖曾集
沙門講佛經因命宣論難甚有理詣高祖稱善
遷都洛陽以宣爲採材副將奉使稱旨還除司
空諮議參軍府解轉司州治中兼司徒右長史
又轉別駕仍長史宣明敏有器幹揔攝州府事
無凝滯遠近稱之世宗初除太中大夫領本郡
中正仍別駕又爲司州都督遷太尉長史宣上
言曰自遷都已來凡戰陳之處及軍罷兵還之

道所有骸骼無人覆藏者請悉令州郡戍邏檢
行埋掩并符出兵之鄉其家有死於戍役者使
皆招魂復魄祔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被傷痍
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出爲征虜將軍益州刺
史宣善於綏撫甚得羌戎之心後晉壽更置益
州改宣所莅爲南秦州先是有陰平氐酋楊孟
孫擁戶數萬自立爲王通引蕭衍數爲邊患宣
乃遣使招喻曉以逆順孟孫感恩即遣子詣闕
武興氐姜謨等千餘人上書乞延更限世宗嘉

焉宣家世以儒　字爲業常慕廉讓　曰貧
誰之才仕漢丈之世不歷公卿將非運也乃謂
親賓曰吾本閭閻之士素無當世之志直隨牒
推移遂至於此祿後養親道不光國瞻言往哲
可以言歸矣因表求解世宗不許乃作懷田賦
以叙心焉永平四年患篤世宗遣太醫令馳馹
就視并賜御藥宣素明陰陽之書自始患便知
不起因自剋十日果如其言時年五十八世宗
悼惜之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謚曰定尋改爲穆

子敬憲莊伯並在文苑傳
第四子獻伯武定末廷尉卿
馭從弟安祖少而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
鹿鳴篇語諸兄云鹿雖禽獸得食相呼而況人
也自此之後未曾獨食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
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
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內外欽服之後有
人勸其入仕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且京
師遼遠實　於栖屑耳於是閑居養志不出城

邑安祖曾行值天熱舍於樹下鷙鳥逐雉雉急
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
護視良久得蘇安祖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
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
而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
異焉後高祖幸長安至河東存訪故老安祖朝
於蒲坂高祖與語甚悅仍拜安邑令安祖以老
病固辭詔給一時俸以供湯藥焉年八十三卒
於家

子思濟亦有志操早卒

子宗賢

思濟弟幼儁卒於猗氏令

辛紹先隴西狄道人五世祖怡晉幽州刺史父
淵私署涼王李暠驍騎將軍暠子歆亦厚遇之
歆與沮渠蒙遜戰於蓼泉軍敗失馬淵以所乘
馬授歆而身死於難以義烈見稱西土世祖之
平涼州紹先內徙家於晉陽明敏有識量與廣
平游明根范陽盧度世同郡李承等甚相友善

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
落盡故常著垂裙皂帽自中書博士轉神部令
皇興中薛安都以彭城歸國時朝廷欲綏安初
附以紹先爲下邳太守加寧朔將軍爲政不苟
激察舉其大綱而已唯教民治產禁賊之備及
劉彧將陳顯達蕭道成蕭順之來寇道成謂順
之曰辛紹先未易侵也宜共慎之於是不歷郡
境遂徑也呂梁太和十三年卒贈冠軍將軍并
州刺史晉陽公謚曰惠

子鳳達躭道樂古有長者之名卒於京兆王子
推國常侍

鳳達子祥字萬福舉司州秀才司空行參軍遷
主簿太傅元丕爲并州刺史祥爲丕府屬勑行
建興郡咸陽王禧妃即祥妻妹及禧構逆親知
多罹塵謗祥獨蕭然不預轉并州平北府司馬
會刺史喪朝廷以其公清遂越長史勑行州事
祥初在司馬有白壁還兵樂道顯被誣爲賊官
屬推處咸以爲然祥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

色其此之謂乎若執中之月餘別獲眞賊後除
郢州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白早生之反也
蕭衍遣衆來援因此緣淮鎭戍相繼降没唯祥
堅城獨守蕭衍遣將胡武城陶平虜於州南金
山之上連營侵逼衆情大懼祥從容曉喻人心
遂安時出挑戰僞退以驕賊賊果日來攻逼不
復自備乃夜出襲其營將曉矢刃交下賊大崩
散遺擒平虜斬武城以送京師州境獲全論功
方有賞授而刺史婁悅耻勳出其下間之執政

事竟不行胡賊劉龍駒作逆華州勅除祥華州
安定王燮征虜府長史仍爲別將與討胡使薛
和討滅之神龜元年卒時年五十五永安二年
贈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
長子琨字懷玉少聰敏解褐相州倉曹參軍稍
遷陳郡太守輕車將軍濟州征虜府長史卒年
四十六
琨弟懷仁武定末長樂太守
懷仁弟賁字叔文少有文學識度沈雅起家北

中府中兵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建義初除起居
注除濟州撫軍府長史出帝時轉膠州車騎府
長史遷平東將軍太師咸陽王坦開府長史武
定中中尉崔暹表薦賁除[illegible]太守吏民懷其恩
惠還卒於鄴時年五十八
賁弟烈字季武歷大傅東閤祭酒卒於梁州鎭
南府長史
烈弟匡字季政頗有文學永安初釋褐封丘令
加威烈將軍時經河陰之役朝士多求出外故

匡爲之從除平遠將軍符璽郎中卒於龍驤將
軍通直散騎侍郎時年三十五贈散騎常侍前
將軍雍州刺史
祥弟少雍字季和少聰穎有孝行尤爲祖父紹
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常呼少雍共食及紹先
卒少雍終身不食肝性仁厚有禮義門內之法
爲時所重釋褐奉朝請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
郎司空高陽王雍引爲田曹參軍少雍性清正
不憚彊禦積年久訟造次決之詐託路絕時稱

賢明正始中詔百官各舉所知高陽王雍及吏
部郎中李憲俱以少雍為舉首遷給事中侍中
游肇後亦薦之會卒年四十二少雍妻王氏有
德義與其從子懷仁兄弟同居懷仁等事之甚
謹閨門禮讓人無比焉士大夫以此稱美
子元植武定中儀同府司馬
元植弟士遜太師開府功曹參軍
鳳達弟穆字叔宗舉茂才東雍州別駕初隨父
在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為

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反敬文病臨卒以雜綾
二十匹託穆與敬武穆久訪不得經二十餘年
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其
廉信歷東荊州司馬轉長史帶義陽太守領戍
雅有恤民之稱轉汝陽太守值水澇民飢上表
請輕租賦帝從之遂敕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為
調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正光四年以老啓
求致仕詔引見詔穆壽力尚可除平原相穆善
撫導民吏懷之孝昌二年徵為征虜將軍太中

大夫未發卒於郡年七十七贈後將軍幽州刺
史謚曰貞
長子韺字元頎卓有學行孝昌初釋褐南司
州龍驤府長流參軍丁父艱居喪有禮後除給
事中南冀州防城都督素為莊帝所知識及即
位除宣威將軍尚書右主客郎中持節為南濟
冀濟青四州慰勞使尋除寧朔將軍員外散騎
常侍仍領郎中太宰元天穆征邢杲引為行臺
郎中尋除平原相子韺父子並為此郡吏民懷

安之元顥入洛子韺不受其赦刺史元仲景附
顥拘子韺并禁家口莊帝反政詔封三門縣開
國男食邑二百戶天平中為東南道行臺左丞
徐州開府長史入除太尉府司馬長白山連接
三齊瑕丘數州之界多有盜賊子韺受使檢覆
因辨山谷要害宜立鎮戍之所又諸州豪右在
山鼓鑄姦黨多依之又得密造兵仗亦請破罷
諸冶朝廷善而從之還除尚書右丞出為清河
太守武定八年卒於郡子韺以三傳經同說異

遂總為一部傳注並出校比蒞長會亡未就
子德維武定末司徒行參軍
子馥弟子華字仲甄天平中右光祿大夫
柳崇字僧生河東解人也七世祖軌晉廷尉卿
崇方雅有器量身長八尺美鬚明目兼有學行
舉秀才射策高第解褐太尉主簿尚書右外兵
郎中于時河東河北二郡爭境其間有鹽池之
饒虞坂之便守宰及民皆恐外割公私朋競紛
囂臺府高祖乃遣崇檢斷民官息訟觸判是斯
附尚寇竊擾又詔崇持節與州郡經略兼加慰
喻還遷太子洗馬本郡邑中正轉中壘將軍散
騎侍郎遷司空司馬兼衛尉少卿又領邑中正
出為河北太守崇初屆郡郡民張明失馬疑十
餘人崇見之不問賊事人人別借以溫顏更問
其親老存不農桑多少而微察其辭色即獲真
賊呂穆等二人餘皆放遣郡中畏服境內怗然
卒於官年五十六贈輔國將軍岐州刺史諡曰
穆崇所製文章寇亂遺失

長子慶和性沉靜不競於時起家奉朝請稍遷
輕車將軍給事中本郡邑中正卒
子德逸武定末齊王丞相府主簿
慶和弟揩字孝則身長八尺善草書頗涉文史
解褐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夤西征引為車騎主簿
仍為行臺郎中征還以員外郎領殿中侍御史
轉太尉記室參軍遷寧遠將軍通直散騎侍郎
本郡邑中正普泰初簡定集書省官出除征虜
將軍司徒從事中郎轉儀同開府長史天平
中為肆州驃騎府長史頗有聲譽又加中軍將
軍興和中撫軍司馬遇病卒
崇從父弟元章姿貌魁偉歷太尉中兵參軍司
空錄事司徒從事中郎遷相州平東府長史屬
刺史元熙起兵欲除元叉元章與魏郡太守李
孝怡等執熙賜爵猗氏伯除正平太守後靈太
后反政削除官爵卒於家
崇族弟敬起字華之起家中書博士轉城陽王
文學除寧遠將軍尚書儀曹郎中龍驤將軍平

陽太守卒有五子
長子永字神護性麤率解褐奉朝請轉員外散
騎侍郎除太尉記室參軍遷諫議大夫又轉征
虜將軍太中大夫本郡邑中正以母老解官歸
養卒於家贈征西將軍秦州刺史
永弟暢字叔智自奉朝請三遷伏波將軍岐州
征虜府長史遷征虜將軍魯陽太守還除左將
軍太中大夫轉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卒贈衛大
將軍雍州刺史謚曰穆

暢弟範字洪禮卒於前將軍給事中本州大中
正
範弟粹字季義出後叔仲起武定末平東將軍
遷遼西太守
敬起弟仲起字紹隆舉秀才咸陽王禧爲牧辟
西曹書佐無子兄子粹繼之
崇族子僑起少有志尚解褐奉朝請轉太尉默
曹參軍伏波將軍司徒倉曹參軍卒
長子達摩武定末陽城太守

僑起從父弟援字乾護身長八尺儀望甚偉解
褐太尉鎧曹參軍轉護軍司馬稍遷冠軍將軍
司空長史轉廷尉少卿出除安西將軍南秦州
刺史尋爲散騎常侍鎮軍將軍轉征西將軍金
紫光祿大夫遷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卒贈本
將軍秦州刺史
子長粲武定末青州驃騎府中兵參軍
援從父弟仲景汝南王悅常侍
史臣曰韋杜舊族門風名亦不殞裴辛柳氏素
業有資器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替其美

列傳第三十三　魏書四十五

竇瑾　許彥

李訢

竇瑾字道瑜頓丘衛國人也自云漢司空融之後高祖成爲頓丘太守因家焉瑾少以文學知名自中書博士爲中書侍郎賜爵繁陽子加寧遠將軍參與軍國之謀屢有軍功遷秘書監進爵衛國侯加冠軍將軍轉西部尚書初定三秦人猶去就拜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秦雍二州

諸軍事寧西將軍長安鎮將毗陵公在鎮八年甚著威惠徵爲殿中都官尚書仍散騎常侍世祖親待之賞賜甚厚從征蓋吳先驅慰諭因平巴西氐羌酋領降下數千家不下者誅之又降蠻酋仇天尒等三千家於五將山蓋吳平瑾留鎮長安還京復爲殿中都官典左右執法世祖歎曰古者右賢左戚國之良輔毗陵公之謂矣恭宗甍於東宮瑾兼司徒奉詔冊謚出爲鎮南將軍冀州刺史清約沖素憂勤王事著稱當時還爲內都大官興光初瑾女壻鬱林公司馬彌陁以選尚臨涇公主瑾教彌陁辭託有誹謗呪詛之言與彌陁同誅瑾有四子秉持依並爲中書學生與父同時伏法唯少子遵逃匿得免

遵善楷篆北京諸碑及臺殿樓觀宮門題署多遵書也官至尚書郎濮陽太守多所受納其子僧演姦通民婦爲民賈邀所告免官後以善書拜庫部令卒官

許彥字道謨小字嘉祉高陽新城人也祖茂慕

容氏高陽太守彥少孤貧好讀書後從沙門法叡受易世祖初被徵以卜筮頻驗遂在左右參與謀議拜散騎常侍賜爵博陵侯彥質厚慎密與人言不及內事世祖以此益親待之進爵武昌公拜安東將軍相州刺史在州受納多違法度詔書切讓之然以彥腹心近臣弗之罪也眞君二年卒謚曰宣公

子宗之初入爲中散領內秘書世祖臨江賜爵高鄉侯高宗踐祚遷殿中尚書出爲鎮東將軍

廷州刺史穎川公受勑討丁零、零既平宗之
因循郡縣求取不節深澤人馬超毀謗宗之宗
之怒遂毆殺超懼超家人告狀上超謗訕朝政
高宗聞之曰此必妄也朕為天下主何惡於超
而超有此言必是宗之懼罪誣超按驗果然事
下有司司空伊馛等以宗之腹心近臣出居方
伯不能宣揚本朝盡心綏導而侵損齊民枉殺
良善妄列無辜上塵朝廷誣詐不道理合極刑
太安二年冬遂斬於都南

宗之孫亮字元規正光中盪寇將軍稍遷冀州
驃騎長史司徒諮議參軍年五十二卒
宗之長兄熈字德融襲爵武昌公中書郎早卒
子安仁襲除中書郎卒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
諡曰簡
子元康襲爵後降為侯拜冠軍將軍長安鎮副
將遷監河州諸軍事河州刺史將軍如故入為
廷尉少卿除魏郡太守固辭不拜尋卒贈征虜
將軍營州刺史諡曰肅

子庶字崇遠襲爵除奉朝請畧遷頓丘東太原
二郡太守卒年二十八子子躬襲
子躬武定末中外府水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子躬弟子憲太尉中兵參軍
元康弟護州主簿
子瑞字徵之亦州主簿卒
瑞弟絢字伯禮頗有業尚閨門雍睦三世同居
吏部尚書李神儁常稱其家風自侍御史累遷
尚書左民郎司徒諮議參軍修起居注後拜太

中大夫興和初卒年四十七贈使持節都督冀
瀛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
絢弟遜武定末東陽平太守
遜弟瞱字叔明性閑率州治中別駕西高陽太
守太中大夫興和三年卒年四十一贈鎮東將
軍瀛州刺史
瞱弟悖字孝良武定末兼大司農卿
瞱弟龍官至趙郡太守
孫琰字長琳有幹用初除太學博士累遷尚書

南主客郎瀛州中正孝昌中卒年四十七贈平
東將軍滄州刺史永熙中重贈散騎常侍衛將
軍尚書右僕射瀛州刺史
璞弟璣字仲衡有識尚廣平王常侍員外散騎
侍郎諫議大夫遷通直散騎常侍瀛州大中正
散騎常侍滎陽太守行南青州事卒年五十五
璞兄弟並通率多與勝流交遊又有博陵
許赤虎涉獵經史善嘲謔延興中著作佐
郎與慕容白曜南討後使江南應對敏捷雖

言不典故而南人頗稱機辯滑稽焉使還爲
東郡太守卒官
子陁定州長史
李訢字元盛小[illegible]范陽人也曾祖產產子
績二世知名於慕容氏父崇馮跋吏部尚書石
城太守延和初車駕至和龍崇率十餘郡歸降
世祖甚禮之呼曰李公以崇爲平西將軍北幽
州刺史固安侯卒年八十一諡曰襄侯訢母賤
爲諸兄所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吾每觀

察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爲中書學生世祖幸中
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此小兒終效用於
朕之子孫矣因識眄之世祖舅陽平王杜超有
女將許貴戚世祖聞之謂超曰李訢後必官達
益人門戶可以女妻之勿許他貴也遂勸成婚
南人李哲嘗言訢必當貴達杜超之死也世祖
親哭三日訢以超壻得在喪位出入帝目而指
之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豈不有異於衆必爲
朕家幹事之臣訢聰敏機辯彊記明察初李靈

爲高宗博士諮議詔崔浩選中書學生器業優
者爲助教浩舉其弟子箱子與盧度世李敷三
人應之給事高讜子祐尚書段霸兒姪等以爲
浩阿其親戚言於恭宗恭宗以浩爲不平聞之
於世祖世祖意在於訢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
李崇老翁兒也浩對曰前亦言訢合選但以其
先行在外故不取之世祖曰可待訢還箱子等
罷之訢爲世祖所識如此遂除中書助教博士
稍見任用入授高宗經高宗即位訢以舊恩親

寵還儀曹尚書領中秘書賜爵扶風公加安東將軍贈其母孫氏為容城君高宗顧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歲情未能專既總万機溫習靡暇是故儒道實有闕焉豈惟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所以爵賞仍隆者蓋不遺舊也訢免冠拜謝出為使持節安南將軍相州刺史為政清簡明於折獄姦盜止息百姓稱之訢上疏求立學校曰臣聞至治之隆非文德無以經綸王道太平之美非良才無以光贊皇化是以昔之明主建庠

序於京畿立學官於郡邑教國子弟習其道藝然後選其俊異以為造士今聖治欽明道隆三王九服之民咸仰德化而所在州土學校未立臣雖不敏誠願備之使後生聞雅頌之音童幼覩經教之本臣昔蒙恩寵長管中秘時課修學有成立之人髦俊之士已蒙進用臣今重荷榮遇顯任方岳思闡帝猷光宣於外自到以來訪諸文學舊德已老後生未進歲首所貢雖依制遣對問之日懼不克堪臣愚欲仰依先典於州

郡治所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冠冕之胄就而受業庶必有成其經藝通明者貢之王府則郁郁之文於是不墜書奏顯祖從之以訢治為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自是遂有驕矜自得之志乃受納民財及商胡珍寶兵民告言尚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或有勸以奏聞敷不許顯祖聞訢罪狀檻車徵訢拷劾抵罪時敷兄弟將見疎斥有司諷訢以中旨嫌敷兄弟之意令訢告列敷等隱罪可得自全訢深所不欲且弗

之知也乃謂其女壻裴攸曰吾宗與李敷族世雖遠情如一家在事既有此勸竟知何也昨來每欲為此取死引簪自刺以帶自絞而不能致絕且亦不知其事攸曰何為為他死也敷兄弟事釁可知有馮闡者先為敷所敗其家切恨之但呼闡弟問之足知委曲訢從其言又趙郡范摽具條列敷兄弟事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訢所告皆非應死以訢糾李敷兄弟故得降免百鞭髡刑配為廝役訢之廢也平壽侯張讜見訢

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佳士也終不久屈未幾而復爲太倉尚書攝南部事用范檦陳端等計令千里之外戶別轉運詣倉輸之所在委滯停延歲月百姓競以貨賂各求在前於是遠近大爲困敝道路群議曰畜聚斂之臣未若盜臣訢弟左將軍璞謂訢曰范檦善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辭未聞德義之言但有勢利之說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所謂諂諛讒慝貪冒姦佞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不從彌信之腹心之事皆以告

檦訢既寵於顯祖參決軍國大議兼典選舉權傾內外百寮莫不曲節以事之檦以無功起家拜盧奴令延興末詔曰尚書李訢著勳先朝贊諧皇極讜言嘉謀旬日屢進實國家之楨幹當今之老成也是以擢授南部綜理煩務自在厥位夙夜惟寅乃心匪懈克己復禮退食自公利上之事知無不爲賞罰所加不避疏戚雖孝子之思慈母鷹鸇之逐鳥雀何以方之若鄭之子産魯之季文亦未加也然惡直醜正盜憎主人

自往年以來群姦不息刧訢宗人李英等四家焚燒舍宅傷害良善此而可忍孰不可恕有司可明加購募必令擒殄六月顯祖崩訢遷司空進爵范陽公七月以訢爲侍中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范檦知文明太后忿訢也又知內外疾之太和元年二月希旨告訢外叛文明太后徵訢至京師言其叛狀訢曰無之引檦證訢訢言爾妄云知我吾又何言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爲此不仁甚矣檦曰公德

於檦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檦今敢不忍於公乎訢慨然曰吾不用璞言自貽伊戚方悔於心何嗟及矣遂見誅訢有三子

長子邃起家拜侍御中散東宮門大夫遷散騎常侍加平東將軍先訢卒

子晴字誨明逃竄遇赦免

晴子衡字伯琳武定中中堅將軍齊獻武王丞相府水曹參軍

邃弟令和令度與訢同時死

訢長兄恭字元順成周太守卒贈幽州刺史容成侯謚曰簡侯

恭弟璀字元衡營丘太守襲父爵固安侯平西將軍卒贈兗州刺史謚曰康侯

子長生襲長生卒

子元宗襲廣平郡丞陳郡太守

璞字季真性惇厚多識人物歷中書博士侍郎漁陽王尉眷傳左將軍長安副將賜爵宜陽侯太常御承明元年年五十一先訢卒贈安西將

軍雍州刺史謚曰穆

子暉中書議郎

暉弟固太學博士高密太守

固弟欽州主簿

欽子奭字元熾武定末鎮西將軍南營州別駕

奭弟盛字仲炎安東將軍開府諮議參軍

盛弟叔獎平西將軍太中大夫

欽弟蘊字宗令有器幹中書學生秘書中散侍御中散出爲燕郡范陽二郡太守入爲員外散騎常侍尚書右丞中堅將軍遷左丞延昌三年卒贈平遠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敬初崇之歸魏也與州里北平田彪俱降而彪子孫遂微劣焉

史臣曰魏氏之有天下百餘年中任刑爲治蹉跌之閒便至夷滅竇瑾李訢器識既美時曰良幹瑾以片言疑似訢以風故猜嫌而嬰合門之戮悲夫宗之不全自貽伊戚矣

列傳第三十四 魏書四十六

盧玄

盧玄字子真范陽涿人也曾祖諶晉司空劉琨從事中郎祖偃父邈並仕慕容氏為郡太守皆以儒雅稱神䴥四年辟召儒俊以玄為首授中書博士司徒崔浩玄之外兄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玄勸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幾人也宜其三思浩當時雖無異言竟不納浩敗頗亦由此後轉寧朔將軍兼散騎常侍使劉義隆義隆見之與語良久歎曰中郎卿曾祖也既還病卒

子度世字子遷幼而聰達有計數為中書學生應選東宮弱冠與從兄遐俱以學行為時流所重度世後以崔浩事棄官逃於高陽鄭羆家羆匿之使者囚羆長子將加捶楚羆戒之曰君子殺身以成仁汝雖死勿言子奉父命遂被拷掠至乃火爇其體因以物故卒無所言度世後令弟娶羆妹以報其恩世祖臨江劉義隆使其殿中將軍黃延年朝貢世祖問延年曰范陽盧度世坐與崔浩親通逃命江表應已至彼延年對曰都下無聞當必不至世祖詔東宮赦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沒者度世乃出赴京拜中書侍郎興安中兼太常卿立保太后父遼西獻王廟加鎮遠將軍進爵為侯後除散騎侍郎使劉駿遣其侍中柳元景與度世對接度世應對失衷還被禁劾經年乃釋除假節鎮遠將軍齊州刺史州接邊境將士數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寧後坐事囚繫久之還鄉里尋徵赴京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未拜遇患延興元年卒年五十三謚曰惠侯四子淵敏昶尚

初玄有五子嫡唯度世餘皆別生崔浩事難其庶兄弟常欲危害之度世常深忿恨及度世有子每誡約令絕妾孽不得使長以防後患至淵兄弟婢賤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舉接為識者所非

淵字伯源，小名陽烏，性溫雅寡欲，有祖父之風，
敦尚學業，閨門和睦。襲爵壽光侯，拜主客令，典屬國，
遷秘書令，始平王師。以例降爵為伯。給事黃門
侍郎，遷兼散騎常侍、秘書監、本州大中正。是時
高祖將立馮后，方集朝臣議之。高祖先謂淵曰：
卿意以為何如？對曰：此自古所慎，如臣愚意，宜
更簡卜。高祖曰：以先后之姪，朕意已定。淵曰：雖
奉敕如此，然於臣心實有未盡。及朝臣集議，執
意如前。馮誕有盛寵，深以為恨，淵不以介懷。及

高祖議伐蕭賾，淵表曰：臣誠識不周覽，頗尋篇
籍。自魏晉以前，承平之世，未有皇輿親御六軍，
決勝行陳之間者。勝不足為武，弗勝有虧威德。
明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故也。昔魏武以敝
卒一万而袁紹土崩，謝玄以步兵三千而苻堅
瓦解，勝負不由眾寡，成敗在於須臾。若用田豐
之謀，則坐制孟德矣。魏既并蜀，迄于晉世，吳介
有江水，居其上流，大小勢殊，德政理絕，然猶君
臣協謀，垂數十載。逮孫晧暴戾，上下攜爽，水陸

俱進，晉舉始克。今蕭氏以篡殺之燼，政虐役繁，
又支屬相屠，人神同棄，吳會之民，延首皇澤，正
是齊軌之日，一同之會。若大駕南巡，必左衽革
面，閩越倒戈，其猶運山壓卵，有征無戰。然愚謂
萬乘親戎，轉漕難繼，千里饋糧，士有飢色，大軍
之後，必有凶年。不若命將簡銳，盪滌江右，然後
鳴鑾巡省，告成東岳，則天下幸甚，率土戴賴。臣
又聞流言，關右之民，自比年以來，競設齋會，假
稱豪貴，以相扇惑，顯然於眾坐之中，以謗朝廷，

無上之心，莫此之甚。愚謂宜速懲絕，戮其魁帥。
不爾，懼成黃巾赤眉之禍。育其微萌，不芟之毫
末，斧斤一加，恐蹈害者眾。臣世奉皇家，義均休
戚，誠知干忤之愆，實懷悠然不忠之罪，莫大。詔曰：
至德雖一，樹功多途，三聖殊文，五帝異律，或張
或弛，豈必相因。遂惟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旆五
戎者，蓋有由矣。英明之主，或以同軌無征；守庸
之君，或緣志劣寢伐。今若以人明之大，時非昔類，
比之庸后，意有所恧焉。脫元經之謂，本不宜焉。

公之徒葦輅之戎寧非謬歟尋夫並於必須
已而濟世豈不克廣先業也定火之雄未聞不
武世祖之行匪皆疑懾自曹操勝表蓋由德義
內舉苻堅屍解當緣立政未至定非敝卒之力
彊十万之衆寡也今則驅馳先天之術駕用仁
義之師審觀成敗庶免斯咎長江之阻未足可
憚踰紀之略何必可師洞庭彭蠡竟非殷固奮
臂一呼或成漢業經略之義當付之臨機足食
之籌望寄之蕭相將希混一豈好輕動利見之

事何得委人也又水旱之運未必由兵堯湯之
難詎因興旅頗豐之後雖靜有之關左小紛已
勑禁勒流言之細曷足以紓天功深錄誠心勿
恨不相遂耳及車駕南伐趙郡王幹督關右諸
軍事詔加淵使持節安南將軍爲副勒衆七万
將出子午尋以蕭賾死停師是時涇州羌叛殘
破城邑淵以步騎六千衆號三萬徐行而進未
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
不問詔兼侍中初淵年十四嘗詣長安將還諸

祖餞送者千餘人別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
王伯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
德聲甚盛望踰公輔後二十餘年當制命關右
願不相忘此行也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
言叙平生未幾拜儀曹尚書高祖考課在位降
淵以王師守常侍尚書奪常侍祿一周尋除豫
州刺史以母老固辭會蕭昭業雍州刺史曹虎
遣使請降乃以淵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督前鋒
諸軍徑赴樊鄧淵面辭曰臣本儒生頗聞俎豆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惟陛下裁之軍期已逼高
祖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爲周魴耳陛下宜審之
虎果僞降淵至葉具曹虎譎詐之問兼陳其利
害詔淵進取南陽淵以兵少糧乏表求先攻赭
陽以近葉倉故也高祖許焉乃進攻赭陽蕭鸞
遣將垣歷生來救淵素無將略爲賊所敗坐免
官爵爲民尋遭母憂高祖遣謁者詣宅宣慰服
闋兼太尉長史高祖南討又兼彭城王中軍府
長史尋爲徐州京兆王愉兼長史賜絹百匹愉

史174-038

既年少事無巨細多決於淵淵以誠信御物甚
得東南民和南徐州刺史沈陵密謀外叛淵覺
其萌漸潛敕諸戍微爲之備屢有表聞朝廷不
納陵果殺將佐勒宿豫之衆逃叛濱淮諸戍由
備得全陵在邊歷年陰結既廣二州人情咸相
扇惑陵之餘黨頗見執送淵皆撫而赦之惟歸
罪於陵由是衆心乃安景明初除秘書監二年
卒官年四十八贈安北將軍幽州刺史復本爵
固安伯謚曰懿初諶父志法鍾繇書傳業累世

世有能名至邈以上兼善草迹淵習家法代京
宮殿多淵所題白馬公崔玄伯亦善書世傳衞
瓘體魏初工書者崔盧二門淵與僕射李沖特
相友善沖重淵門風而淵私沖才官故結爲婚
姻往來親密至於淵荷高祖意遇頗亦由沖淵
有八子

長子道將字祖業應襲父爵而讓其第八弟道
舒有司奏聞詔曰長嫡承重禮之大經何得輒
授也而道將引清河國王世常侍韓子熙讓弟仲

穆邑陽男之例尚書李平重申奏詔乃聽許道
將涉獵經史風氣謇諤頗有文才爲一家後來
之冠諸父並敬憚之彭城王勰任城王澄皆虛
襟相待勰爲中軍大將軍辟行參軍遷司徒東
閤祭酒尚書左外兵郎中轉秘書丞出爲燕郡
太守道將下車表樂毅霍原之墓而爲之立祠
優禮儒生勵勸學業敦課農桑墾田歲倍入爲
司徒司馬卒贈龍驤將軍太常少卿謚曰獻所
爲文筆數十篇

子懷祖太學博士台外散騎侍郎卒
懷祖弟懷仁武定中太尉鎧曹參軍
道將弟亮字仁業不仕而終
子思道
亮弟道裕字寧祖以學尚知名風儀兼美尚
顯祖女樂良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太子舍人尋
轉洗馬遷散騎侍郎轉安遠將軍中書侍郎兼
秘書丞尋以母憂去官服終復拜中書侍郎遷
龍驤將軍太子中庶子幽州大中正薨長兼散

騎侍郎加左將軍神龜二年除左將軍涇州刺
史其年七月卒官年四十四贈撫軍將軍青州
刺史賜帛三百匹謚曰文侯
子景緒武定中儀同開府録事參軍
道裕弟道虔字庶恩粗閑經史兼通筭術尚高
祖女濟南長公主公主驕淫聲穢遐邇先無疹
患倉卒暴薨時云道虔所害世宗秘其醜惡不
苦窮治尚書奏道虔爲國子博士靈太后追
主薨事乃黜道虔爲民終身不仕孝昌末臨淮

王彧因將出征啓除道虔奉車都尉道虔外生
李彧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因相藉託永安中除
輔國將軍通直常侍尋加征虜將軍以議歷勳
賜爵臨淄伯遷散騎常侍天平初征南將軍轉
都官尚書本州大中正出除驃騎將軍幽州刺
史尋加衛大將軍卒於官贈都督幽瀛二州諸
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空公瀛州刺
史謚曰恭文公主二子昌寓昌仁昌寓不慧昌
仁早卒道虔又娶司馬氏有子昌裕及司馬見

出之後更　元氏生二子昌期昌衡兄弟語笑
爵至今未襲
道虔弟道侃字希祖州主簿沉雅有學尚
孝昌末卒二子早夭以弟道約子正達爲後
武定中征虜將軍太尉記室參軍
道侃弟道和字叔維兄弟之中人望最下冀
州中軍府中兵參軍卒
子景豫
景豫弟昱永熙武定中儀同開府諮議

道和弟道約字季恭起家員外郎累遷司空
録事參軍司徒屬幽州大中正輔國將軍
光祿大夫轉司徒右長史太傅李延寔出
除青州延寔貞先被病道約延寔之妻弟詔
以道約爲延寔長史加散騎常侍尋以匡
維也永熙中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領廣平
王贊儀同開府長史天平中開府儀同高
岳請爲長史岳薨轉除青冀二州道約仍爲
長史隨岳兩藩有毗佐之稱興和末除

衛大將軍兗州刺史在州頗得民和武定元年卒年五十八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子正通開府諮議少有令譽微赴晉陽遇患卒妻鄭氏與正通弟正思淫亂武定中爲御史所劾人士疾之

道約弟道舒字幼安襲父爵自尚書左主客郎中爲冠軍將軍中書侍郎卒

淵弟敏字仲通小字紅崖少有大量太和初拜議郎早卒贈威遠將軍范陽太守謚曰靖高祖納其女爲嬪敏五子

義僖字遠慶早有學尚識度沈雅年九歲喪父便有至性以爲僕射李沖所歎美起家秘書郎歷太子舍人司徒中郎神龜初任城王澄奏舉義僖除散騎侍郎轉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母憂去職幽州刺史王誦與義僖交款每與舊故李神儁等書曰盧冠軍在此時復惠好輒留連數日斟諮詢政道其見重若此齊王蕭寶夤啓爲開府諮議參軍辭疾不赴尋兼司空長史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散秩多年澹然自得李神儁勸其干謁當途義僖曰學先王之道貴行先王之志何能茍求富貴也孝昌中除散騎常侍時靈太后臨朝黄門侍郎李神軌勢傾朝野求結婚姻義僖慮其必敗拒而不許王誦謂義僖曰昔人不以一女易五男卿豈易之也義僖曰所以不從正爲此耳從之恐禍大而速誦乃堅握義僖之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遂適他

族臨婚之夕靈太后遣中常侍服景就家勑停內外惶怖義僖夷然自若建義初兼都官尚書尋除安東將軍衛尉卿普泰中除都官尚書加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義僖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穀數万石貸民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州閭悅其恩德性寬和畏慎不妄交款與魏子建情好尤篤言無所隱義僖性清儉不營財利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忻然甘之永熙中風疾頓發興和中卒年六十四贈本

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孝簡
子遜之武定中太尉記室參軍
遜之弟世猷齊王開府集曹參軍
義僖弟義悰字以預司空行參軍本州治中散
騎侍郎司徒諮議參軍
子孝章儀同開府行參軍早亡
義悰弟義敦字季和征北府墨曹參軍
子景開字子詩武定中儀同開府屬
義敦弟義安字幼仁不仕義僖諸弟並遠不逮

兄也
敏弟昶字叔遠小字師顏學涉經史早有時譽
太和初為太子中舍人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
蕭賾高祖詔昶曰卿使至彼勿存彼我密邇
江揚不早當晚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無相疑
難又勅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本是南人言語
致慮若彼先有所知所識欲見便見須論即論
盧昶正是寬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
詩可率卿所知莫以昶不作便復罷也凡使人

之體以和為貴勿迭相矜誇見於色貌失將命
之體卿等各率所知以相規誨及昶至彼值蕭
鸞僭立於是高祖南討之昶兄淵為別道將而
蕭鸞以朝廷加兵遂酷遇昶等昶本非骨鯁閑
南人云兄既作將弟為使者乃大恐怖淚汗交
橫鸞以腐米臭魚莝豆供之而謁者張思寧辭
氣謇諤曾不屈撓遂以壯烈死於館中昶還高
祖責之曰銜命之禮有死無辱雖流放海隅猶
宜抱節致殞卿不能長纓羈首已是可恨何乃

俛眉飲啄自同犬馬有生必死脩短幾何卿若
殺身成名貽之竹素何如甘彼芻菽以辱君父
乎縱不遠慙蘇武寧不近愧思寧昶對曰臣器
乏陸賈不使閩越屬蕭鸞昏狂誅戮無道恐不
得仰奉明時歸養老母苟存尺蠖屈以求伸負
辱朝命罪宜万死乞歸司寇伏聽斧鉞遂見罷
黜久之復除彭城王友轉祕書丞景明初除中
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昶請外
祿世宗不許遷散騎常侍兼尚書時洛陽縣獲

白鼠犯奏曰謹案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祗王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臣聞積不虛見德合必符妖不妄出咎彰則至是以古之人君或怠瑞以失德或祗變而齊劭斯乃万古之殷鑒千齡之炯誡比者災氣作沴恒陽爲虐陛下流如傷之慈降納隍之旨哀百姓之無辜引在予之深責舉賢黜佞之詔道映於堯先進思納諫之言事光於舜日伏讀明旨備覩徵誠敢有稽督以陳乃一竊惟一夫之耕食裁

充口一婦之織衣止蔽形年租歲調則惟常理此外徵求於何取足然自比年以來兵革屢動荊揚二州屯戍不息鍾離義陽師旅相繼兼荊蠻凶狡王師薄伐暴露原野經秋淹夏汝穎之地率户從戎河冀之境連丁轉運又戰不必勝加之退負死喪離曠十室而九細役煩徭日月滋甚苛兵酷吏因逞威福至使通原遥畛田蕪罕耘村堠閑蠶飢莫食而監司因公以貪求豪強恃私而逼掠遂令鬻祖揚以益千金之資

制口復而充一朝之急此皆由牧守令長多失其人郡闕黃霸之君縣無魯恭之宰不思所以安民正思所以潤屋故士女呼嗟相望於道路守宰暴貪風聞於魏闕往歲法官案驗多挂刑網謂必顯戮以明勸誡然後遣使覆訊公違憲典或承風挾請輕樹私恩或容情受賄輙施已惠御史所劾皆言誣枉申雪罪人更云清白長侮上之源滋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怠犯暴之夫聞之以益快白鼠之至信而有徵矣

伏願陛下垂叡哲之鑒察妖災之起延對公卿廣詢庶政引見樞紡博求民隱存問孤寡去其苛碎輕徭省賦與民休息貞良忠讜置之於朝姦回貪佞棄之於市則九官勿戒而恒敬百縣不嚴而自肅士女欣欣人有望矣詔曰朕纂承鴻緒伏膺寶曆思靖八方惠康四海當必世之期麟鳳不降屬勝殘之會白鼠告咎萬邦有罪實唯朕躬尚書數納機猷獻替是寄讜言有聞朕實嘉美轉侍中又兼吏部尚書尋即正仍侍

昶守職而已無所激揚也與侍中元暉等更
相朋附爲世宗所寵時論鄙之出除鎮東將軍
徐州刺史永平四年夏昶表曰蕭衍琅邪郡民
王萬壽等款誠內結潛來詣臣云朐山戍今將
交換有可圖之機臣即許以旌賞具遣其還入至
三月二十四夜萬壽等獎率同盟攻掩朐城斬
衍輔國將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帶朐山戍主
劉晣并將士四十餘人傳首至州臣即遣兼郯
城戍副張天惠率驍勇二百徑往赴之琅邪諸

戍絡繹繼援而衍郁洲已遣二軍以拒天惠天
惠與萬壽等內外齊擊仍斬數百便即據城詔
昶曰彭宋地接邊疆勢連淮海威禦之術功在
不易朐山險塞寇之要防水陸交湊揚郁路衝
畜聚凶徒虔劉邊鄙青光齊兗每罹其患卿妙
算既敷克城殄衆展疆闢土伺善如之庸勳之
懋朕用嘉止故遣左右直長閻遵業具宣往懷
此戍郁洲之本存亡所繫今既失守有不存之
心彼見扼喉將圖救援之計今水雨盛行且須

防守始可深思撫捍之規攘敵之略使還具聞
昶又表蕭衍將張稷馬仙琕陰虔和等各領精
兵分屯諸厓昌義之張惠紹王神念王茂光承
彼傳位續發建鄴自存之計并歸於此量力準
寇事恐不輕何者此兵九千賊衆四萬名將健
士遠近雲集往來邀憑而執決死來戰藉衆乘凶希
固巢穴所以傾國而舉非爲朐山將恐王師固
六里據洲衝南截淮浦勢崩難測海利鹽物交
關當賊所慮在大有必爭之心若皇家經略方

有所討必須備將增兵加益糧仗與之充擬相
持至秋天塵一動開拓爲易圖南之計事本在
今請增兵六千米十萬石如其不也伏聽朝議
昶又表賊徒大集衆旅彌盛置柵朐山屯守門
并并圍固城壽若逼戰恐狡勢既彌後難除擒
輙欲令征虜將軍趙遐率勒見兵與之決勝遐
慮衆少不敵若一交失利則衆心挫怯求待大
衆俱至奮銳擊之竊謂此謀非爲孟浪且臣本
奉朝規令相拒守以待涼月今歲已云秋高風

漸麼經筭大圖將事既至且鮑口以東唯運無闕朐固之謀本無停滯宜時掩擊遂令賊自夏及秋來費甲不歇從六里以北城柵相連役使兵人便已疲殆若大衆臨之必可禽捷一城退潰衆壘土崩乘勝圖之易於振朽脫兵不速至長彼熾心軍士憂惶自生異議請速簡配以及事機詔曰克獲朐山計本於昶乘勝之規終宜有寄是以起兵之始即委處分前機經略一以任之今既請兵理宜速遣可遣冀定瀛相四州

中品羽林虎賁四千人赴之又詔昶曰朐山之克寔由於卿開疆拓土實爲長策然經討未服非卿而誰而蟻徒送死規侵王略天亡小賊數在無遠故前者命卿親臨指授尋以卿疾未瘳且待消息今既稍復宜遵前旨秉戈揮鋭殄寇爲懷已發虎旅五万應機電赴指辰而至遂卿本請截彼東南克黍爲筭又詔昶曰取朐置戍並是卿計始終成敗繫歸於卿卿以兵少請益今已遂卿本意如聞惡賊陸地甚狹一軌之外

皆是大水彼必據之以斷軍路若已如此更設何策其軍奇兵處遠以表聞又聞衍軍將帥每有流言云魏博淮陽宿豫乃是兩宜若實爲有此卿可量朐山薪水得支幾時脫事容往返馳驛速聞如薪水少急即可量計若理不可爾亦將軍裁決昶既儒生本少將略又羊祉子燮爲昶司馬專任戎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朐山戍主傅文驥糧樵俱罄以城降衍昶見城降於是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寒雪軍人凍死及落

手足者三分而二自國家經略江左唯有中山王英敗於鍾離昶於朐山失利最爲甚焉世宗遣黃門甄琛馳驛鎖昶窮其敗狀詔曰朐山之敗傷損實深推始究末罪鍾元帥雖經大宥輕重宜別昶一人可以免官論坐自餘將統以下悉聽依赦復任未幾拜太常卿仍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又進號鎭西將軍加散騎常侍熙平元年卒於官贈征北將軍冀州刺史謚曰穆昶寬和矜恕善於綏撫其在徐州戍兵疾親自檢

恤至番兵年滿不歸容充後役終昶一政然後始還人庶稱之

子元聿字仲訓無他才能尚高祖女義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太尉司馬光祿大夫卒贈中書監

子士晟儀同開府掾

元聿第五弟元明字幼章涉歷羣書兼有文義風彩閑潤進退可觀永安初長兼尚書令臨淮王彧欽愛之及彧開府引為兼屬仍領部曲出

帝登阼以郎任行禮封城陽縣子遷中書侍郎永熙末居洛東緱山乃作幽居賦焉於時元明友人王由居潁川忽夢由攜酒就之言別賦詩為贈及明憶其詩十字云自茲一去後市朝不復遊元明歎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間乃今有夢又復如此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由為亂兵所害尋其亡日乃是得夢之夜天平中兼吏部郎中副李諧使蕭衍南人稱之還拜尚書右丞轉散騎常侍監起居積年在史館了不屑意又兼黃門郎本州大中正元明善自標置不妄交遊飲酒賦詩遇興忘返性好玄理作史子新論數十篇文筆別有集錄少時常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遂留之數日贈帛及馬而別元明凡三娶次妻鄭氏與元明兄子士啟淫汙元明不能離絕又好以世地自矜時論以此貶之

元明弟元緝字幼緒少率好酒曾於婦氏飲宴小有不平手刃其客起家秘書郎轉司徒祭酒稍遷輔國將軍司徒司馬卒於官贈散騎常侍都督幽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吏部尚書幽州刺史謚曰宣

子士深開府行參軍

昶弟尚之字季儒小字羨真亦以儒素見重太和中拜議郎轉趙郡王征東諮議參軍遭母憂去官後為大尉主簿司徒屬范陽太守章武內史兼司徒右長史加冠軍將軍轉左長史出為前

將軍齊州刺史入除光祿大夫正光五年卒年
六十二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青州刺史
長子文甫字元祐少有器尚涉歷文史有聲於
時位司空參軍年四十九卒
子敬舒有文學早亡
文甫弟文翼字仲祐少甚輕躁晚頗改節爲員
外郎因歸鄉里永安中爲都督守范陽三城拒
賊帥韓婁有功賜爵范陽子永熙中除右將軍
太中大夫据遷桑井而卒年六十

子士偉興和中中散大夫
文翼弟文符字叔偉性通率位員外郎司徒主
簿尚書主客郎中遷通直散騎侍郎永安中卒年
四十
子士膺武定中齊文襄王中外府中兵參軍度
世李氏之甥其爲濟州也國家初平升城無鹽
房崇吉母傅氏度世繼外祖母兄之子婦也兗
州刺史申纂妻賈氏崇吉之姑女也皆亡破軍
途老病憔悴而度世推計中表致其恭恤每覲
見傅氏跪問起居隨時奉送衣被食物亦存販
賈氏供其服膳青州既陷諸崔墜落多所收贖
及淵昶等並循父風遠親疏屬敘爲尊行長者
莫不畢拜致敬閨門之禮爲世所推謙退簡約
不與世競父母亡然同居共財自祖至孫家內
百口在洛時有飢年無以自贍然尊卑怡穆豐
儉同之親從昆弟常旦省謁諸父出坐別室至
暮乃入朝府之外不妄交遊其相勗以禮如此
又一門三主當世以爲榮淵兄弟亡及道將卒
後家風衰損子孫多非法帷薄混穢爲論者
所鄙

度世從祖弟神寶中書博士太和中高祖爲高
陽王雍納其女爲妃初玄從祖兄溥慕容寶
之末擁據鄉部屯於海濱遂殺其鄉姻諸祖十
餘人稱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攻掠郡縣天興
中討禽之事在帝紀
溥玄孫洪字曾孫太和中歷中書博士稍遷高
陽王雍鎮北府諮議參軍幽州中正樂陵陽平

二郡太守洪三子
長子崇字元禮少立美名有識者許
景明中驃騎府法曹參軍早卒
子子剛司空行參軍荊州驃騎府主簿沒於尸
中
崇弟仲義小名黑知名於世高陽王雍司空行
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幽州別駕
弟三子叔矩字子規武定中尚書郎
子規弟子正司徒法曹參軍崇兄弟官雖不達
至於婚姻常與玄家齊等
仲義弟幹字幼禎州主簿
子讓儀同開府參軍
洪弟光宗子觀觀弟仲宣事在文苑傳
仲宣弟叔虔武定初司徒諮議參軍
洪從弟附伯附伯弟侍伯並有學識附伯位至
滄州平東府長史侍伯永熙中衞大將軍南岐
州刺史
侍伯從弟文偉興和中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

大夏縣開國男
史臣曰盧玄緒業著聞首應旌命子孫繼跡爲
世盛門其文武功烈殆無足紀而見重於時聲
高冠帶蓋德業儒素有過人者淵之兄弟亦有
二方之風流雅道家聲諸子不退餘烈所被弗
及盈乎
列傳第三十五　魏書四十七

高允

高允字伯恭勃海人也祖泰在叔父湖傳父韜少以英朗知名同郡封懿雅相敬慕為慕容垂太尉從事中郎太祖平中山以韜為丞相參軍早卒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清河崔玄伯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必為一代偉器但恐吾不見耳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二弟而為沙門名法淨未久而罷性好文學擔笈負書千里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秋公羊郡召功曹神䴥三年世祖舅陽平王杜超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為從事中郎年四十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多不決乃表允與中郎呂熙等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得罪唯允以清平獲賞府解還家教授受業者千餘人四年與盧玄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與太原張偉並以本官領衛大將軍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世祖之寵弟西鎮長安允甚有匡益秦人稱之尋被徵還允曾作塞上翁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西討上邽復以本官參丕軍事語在丕傳涼州平以參謀之勳賜爵汶陽子加建武將軍後詔允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以本官領著作郎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識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允允曰天文曆數不可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曆術

之淺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浩曰欲為變者何所不可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曰高君長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

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曰高允之術陽元之射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於曆數初不推步有所論說唯游雅數以災異問允允曰昔人有言知之甚難既知復恐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雅乃止尋以本官爲秦王翰傅後勑以經授恭宗甚見禮待又詔允與侍郎公孫質李虛胡方回共定律令世祖引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曰萬機之務何者爲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

食者衆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唯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飢年復何憂哉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初崔浩薦冀定相幽幷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可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

代爲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勝濟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世祖奉使幷州受布千疋事尋發覺黑子請計於允曰主上問我爲首爲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答詔宜實又自告忠誠罪必無慮中書侍郎崔覽公孫質等咸言首實罪不可測宜諱之黑子以覽等爲親己而反怒允曰如君言誘我死何其不直遂與允絕黑子以不實

對竟爲世祖所疎終獲罪戮是時著作令史閔湛郄標性巧佞爲浩信待見浩所注詩論語尚書易遂上疏言馬鄭王賈雖注述六經並多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內諸書藏之祕府班浩所注命天下習業幷求勑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表薦湛有著述之才既而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用垂不朽欲以彰浩直筆之跡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閔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類矣未幾而難

作初浩之被收也允直中書省恭宗使　宮侍
郎吳延召允仍留宿宮內翌日恭宗入奏　世祖
命允驂乘至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吾自導卿
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請曰為何等事也恭
宗曰入自知之既入見帝恭宗曰中書侍郎高
允自在臣宮同處累年小心密慎臣所委悉雖
與浩同事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赦其命　世祖
召允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
著作郎鄧淵所撰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

然浩綜務處多總裁而已至於注疏臣多於浩
世祖大怒曰此甚於浩安有生路恭宗曰天威
嚴重允是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向備問皆云浩
作　世祖問如東宮言不允曰臣以下才謬參著
作犯逆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死不敢虛妄殿
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不問臣臣無
此言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謂恭宗曰直哉
此亦人情所難而能臨死不移不亦難乎且對
君以實貞臣也如此言寧失一有罪宜宥之允

竟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惑不能對
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世祖怒甚敕允為詔
自浩已下僮吏已上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
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
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
以犯觸罪不至死世祖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
請世祖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
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
恭宗後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當
爾之時吾導卿端緒何故不從人言怒帝如此

每一念之使人心悸允曰臣東野凡生本無宦
意屬休延之會應旌弓之舉釋褐鳳池仍參麟
閣尸素官榮妨賢已久夫史籍者帝王之實錄
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
以言行舉動莫不備載故人君慎焉然浩世受
殊遇榮曜當時孤負聖恩自貽灰滅即浩之跡
時有可論浩以蓬蒿之才荷棟梁之重在朝無
謇諤之節退私無委蛇之稱私欲沒其公廉愛

憎嫉臣自理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之
跡言國家得失之事此亦爲史之大體未爲多
違然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
荷殿下大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之意恭宗動
容稱歎允後與人言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
翟黑子恭宗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取
其利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
能包養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於山藏
珠於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

盈溢千載不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
行舉動万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
販酤市廛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
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
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虢之將亡
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不修
人君之重好與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
小利卒有顛覆傾亂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懼
夫爲人君者必審於擇人故稱知人則哲惟帝

難之商書云無邇小人孔父有云小人近之則
不遜遠之則怨矣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
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歷觀古今存
亡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宮誠曰乏人俊乂不少
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殿下少
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
下畜產販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
可除恭宗不納恭宗之崩也允久不進見後世
祖召允升階歔欷悲不能止世祖流淚命允使

出左右莫知其故相謂曰高允無何悲泣令至
尊哀傷何也世祖聞之召而謂曰汝不知高允
悲乎左右曰臣等見允無言而泣陛下爲之悲
傷是以竊言耳世祖曰崔浩誅時允亦應死東
宮苦諫是以得免今無東宮允見朕因悲耳允
表曰往年被勑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從
約而可觀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
而春秋著皆所以章明列辟景測皇天者也故
先其善惡而驗以災異隨其失得而效以禍福

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
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數以自脩飭厥後史官
並載其事以爲鑒誡漢成時光祿大夫劉向
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
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爲其傳覬以感悟
人主而終不聽卒以危亡豈不哀哉伏惟陛
下神武則天叡鑒自遠欽若稽古率由舊章前
言往行靡不究覽前皇所不逮也臣學不洽聞
識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聽仰酬明旨今謹依

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略其文辭凡爲八篇
世祖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
乎及高宗即位允頗有諫焉司徒陸麗等皆受
重賞允既不蒙褒異又終身不言其忠而不伐
皆此類也給事中郭善明性多機巧欲逞其能
勸高宗大起宮室允諫曰臣聞太祖道武皇帝
既定天下始建都邑其所營立非因農隙不有
所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
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可

以觀望遠近若廣修壯麗爲異觀者宜漸致之
不可倉卒計斫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
夫充作老小供餉合四萬人半年可訖古人有
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婦不織或受其寒況
數萬之衆其所損廢亦以多矣推之於古驗之
於今必然之效也誠聖主所宜思量高宗納之
允以高宗纂承平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
不依古式允乃諫曰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
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

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
上者未能悛改爲下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
至於斯昔周文以百里之地脩德布政先於寡
妻及於兄弟以至家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
爲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人
君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
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
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
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簡貞閑之女先

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
輪以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五
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
庭而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
往年及今頻有檢劾誠是諸王過酒致責跡其
元起亦由色衰相棄致此紛紜今皇子娶妻多
出宮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萬物
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為禮制所以養生
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

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
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
為地市下錮三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
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
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為
灰燼苟靡費有益於亡者古之臣奚獨不然今
上為之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
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
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

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
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
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
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
會內外相混酒醉喧譊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藝
汙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為美而責風俗之清純
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
不矯然釐改以厲頹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
見禮教矣允言如此非一高宗從容聽之或有

觸迕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事有不便允
輒求見高宗知允意逆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
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
上事陳得失者高宗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
父有是非子何為不作書於人中諫之使人知
惡而於家內隱處也豈不以父親恐惡彰於外
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此豈不
彰君之短明己之美至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
有是非常正言面論至朕所不樂聞者皆侃侃

言說無所避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
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但伺朕喜
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立勞耳
皆至公王此人把筆匡我國家不過作郎汝等
不自愧乎於是拜允中書令著作如故司徒陸
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高
宗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
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
高宗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
百匹粟千斛拜長子忱為綏遠將軍長樂太守
允頻表固讓高宗不許初與允同徵游雅等多
至通官封侯及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
二千石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
祿允常使諸子樵采自給初尚書竇瑾坐事誅
瑾子遵亡在山澤遵母焦沒入縣官後焦以老
得免瑾之親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護在
家積六年遵始蒙赦其篤行如此轉太常卿本
官如故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

文多不載時中書博士索敞與侍郎傅默梁祚
論名字貴賤著議紛然允遂著名字論以釋其
惑甚有典證復以本官領秘書監解太常卿進
爵梁城侯加左將軍初允與游雅及太原張偉
同業相友雅嘗論允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
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
之弗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
非慍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
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常呼為文子崔公謂余
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
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
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
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
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
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
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
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
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

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
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
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其為人物所推如此
高宗重允常不名之恒呼為令公令公之號播
於四遠矣高宗崩顯祖居諒闇乙渾專擅朝命
謀危社稷文明太后誅之引允禁中參決大政
又詔允曰自頃以來庠序不建為日久矣道肆
陵遲學業遂廢子衿之歎復見于今朕既纂統
大業八表晏寧稽之舊典欲置學官於郡國使

進脩之業有所津寄卿儒宗元老朝望舊德宜
與中秘二省參議以聞允表曰臣聞經綸大業
必以教養為先咸秩九疇亦由文德成務故辟
雍光於周詩泮宮顯於魯頌自永嘉以來舊章
殄滅鄉閭蕪沒雅頌之聲京邑杜絕釋奠之禮
道業陵夷百五十載仰惟先朝每欲憲章昔典
經闡素風方事尚殷弗遑克復陛下欽明文思
纂成洪烈萬國咸寧百揆時叙申祖宗之遺志
興周禮之絕業爰發德音惟新文教搢紳黎獻

莫不幸甚臣承旨勅並集二省披覽史籍備究
典紀靡不敦儒以勸其業貴學以篤其道伏思
明詔玄同古義宜如聖旨崇建學校以厲風俗
使先王之道光演於明時郁郁之音流聞於四
海請制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
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
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
取博關經典世履忠清堪為人師者年限四十
以上助教亦與博士同年限三十以上若道業

夙成才任教授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
行脩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顯祖
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也後允以老疾頻上表
乞骸骨詔不許於是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
徵零落將盡感逝懷人作徵士頌蓋止於應命
者其有命而不至則闕焉羣賢之行舉其梗槩
矣今著之於左

中書侍郎固安伯范陽盧玄子真

郡功曹史博陵崔綽茂祖

河內太守下樂侯廣甯燕崇玄略
上黨太守高邑侯廣甯常陟公山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高毗子翼
征南大將軍從事中郎勃海李欽道賜
河西太守饒陽子博陵許堪祖根
中書郎新豐侯京兆杜銓士衡
征西大將軍從事中郎京兆韋閬友規
京兆太守趙郡李詵令孫
太常博士鉅鹿公趙郡李靈虎符

中書郎中即丘子趙郡李遐仲熙
營州刺史建安公太原張偉仲業
輔國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邁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范陽祖侃士倫
東郡太守蒲陰子中山劉策
濮陽太守真定子常山許琛
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
中書郎燕郡劉遐彥鑒
中書郎武恒子河間邢穎宗敬

滄水太守浮陽侯勃海高濟叔民
太平太守平原子鴈門李熈士元
祕書監梁郡公廣平游雅伯度
廷尉正安平子博陵崔建興祖
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
州主簿長樂潘天符
郡功曹長樂杜熈
征東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張綱
中書郎上谷張誕叔術

祕書郎鴈門王道雅
祕書郎鴈門閔弼
衛大將軍從事中郎中山郎苗
大司馬從事中郎上谷侯辯
陳留郡太守高邑子趙郡呂季才

夫百王之御士也莫不資伏群才以隆治道故周文以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爲盛此載籍之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䴥已後宇内平定誅赫連積世之僭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

遐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於是偃兵息甲修
立文學登延儁造酬諮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
人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范陽盧玄等四十
二人皆冠冕之冑著問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
明詔以徵玄等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
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
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興焉昔與之俱
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游集私門上談公務下
盡忻娛以為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

凶代謝同徵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
張往昔之忻變為悲慼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
還返一敘于懷齎衿于吾歿之年寫情於桑梓
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歿在朝者皆從進之士
居里者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
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永歎而不已夫詩[illegible]
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長言寄意不為文二十
年矣然事切於心豈可默乎遂為之頌詞曰紫
氣干霄群雄亂夏王龔徂征戎車屢駕掃盪遊

氛克剪妖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既
寧且一偃武橐兵唯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舉
逸巖隱投竿異人並出亹亹盧生量遠思純鑽
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既招釋褐投巾攝齊升
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馮影附劉
以和親茂祖光單風帷不造克己勉躬聿隆家
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燕
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苟進任理栖遲居沖守
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飢子翼致遠道

賜悟深相期以義相和若琴並參蕃府俱發德
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祖山衍運會克光厥猷仰
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祿實先受班同舊
臣位並群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崇華交
不遺舊以産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之
秀卓矣友規稟茲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神
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實名
區世多奇士山岳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抑
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誂尹西都靈帷作

史174-058

傳垂訓自皇宮載理雲霧照雖中天迹階郎署餘
壓可抱終亦顯著仲業淵長雅州清到憲章古
式綢繆典誥時值險難常一其操納衆以仁訓
下以孝化被龍川民歸其教遹則英賢侃亦稱
選聞達邦家名行素緇志在兼濟伊獨善繩
匠弗顧功不獲展劉許履忠竭力致躬出能騁
說入獻其功輶軒一舉撓燕下崇名彰魏世享
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以
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皋翰飛紫宸

在省闈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歟彥
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眞器成非假聲楙于高莫
聯于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興號爲四
儁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痾賦詩以訊忠
顯于辭理出于韻高滄朗達默識淵通領新悟
異發自心胸質侔和璧文炳雕龍耀姿天邑衣
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衣來庭始賓王
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孔
稱游夏漢美淵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羣司言秘

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勳彼瀦義渙
此潛文儒道以折九流以分嶷宋二賢誕性英
偉擢穎閭閻聞名象魏謇謇儀形邈邈風氣
而不矜素而能貴潘符標尚杜熙好和清不潔
流渾不同波絕希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損
而逾多張綱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爲兼
識抜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寧
禮從仁罔愆于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始
舉用汝己試智足周身言足爲治性協於時情

斂於事與今而同與古曷異物以利移人以酒
昏侯生潔己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其
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屆彼南
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正常道用光邊
土納慶君子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其
器體襲朱裳胥紐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君
臣相遇理實難偕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衿散
想解帶舒懷此所如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中
心九摧揮毫頌德潜爾幽哀皇興中詔允兼太

常云天子允例祭孔子廟謂允曰此簡德而行勿有
辭也後允從顯祖北伐大捷而還至武川鎮上
北伐頌其詞曰皇矣上天降鑒惟德眷命有魏
照臨萬國禮化丕融王猷允塞靜亂以威穆民
以則北虜舊隸稟政在蕃往因時逆命北轅
世襲凶軌背忠食言招亡聚盜醜類實繁敢率
犬羊圖縱猖獗乃詔訓師興戈北伐躍馬裹糧
星馳電發撲討虔劉肆陳斧鉞暫陳藏翰
厥旅積骸填谷流血成川元凶狐奔假息窮壁

爪牙既摧腹心亦阻周之忠厚存及行葦翼翼
聖明有兼斯美澤被京觀垂此仁旨封尸野獲
恩加生死生死蒙惠人欣覆育理貫幽冥澤漸
殊域物歸其誠神獻其福遐邇斯懷無思不服
古稱善兵歷時始捷今也用師辰不及浹六軍
克合萬邦以協義著春秋功銘玉牒載興頌聲
播之來葉顯祖覽而善之又顯祖時有不豫以
高祖沖幼欲立京兆王子推集諸大臣以次召
問允進跪上前涕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聽

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
之事顯祖於是傳位於高祖賜帛千匹以標忠
亮又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雖久典史事然而
不能專勤屬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
較續崔浩故事准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自高
宗迄于顯祖軍國書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薦高
閭以自代以定議之勳進爵咸陽公加鎮東將
軍尋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征西將軍懷州刺史
允秋月巡境問民疾苦至邵縣見邵公廟廢毀

不立乃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禮爲善者何望乃
表聞修葺之允於時年將九十矣勸民學業風
化頗行然儒者優遊不以斷決爲事後正光中
中散大夫中書舍人河內常景追思允帥郡中
故老爲允立祠於野王之南樹碑紀德焉太和
二年又以老乞還鄉里十餘章上卒不聽許遂
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勑州郡發遣至
都拜鎮軍大將軍領中書監固辭不許又扶引
就內改定皇誥允上酒訓曰臣被勑論集往世

酒之敗德以爲酒誥臣以朽邁人倫所弃而殄
恩過隆錄臣於將死之年爲臣於已墜之地泰
命驚惶喜懼兼甚不知何事可以上答伏惟陛
下以叡哲之姿撫臨萬國太皇太后以聖德之
廣濟育群生普天之下罔不稱頌然而畢恩勤
慮求不已思監往事以爲鑒戒此之至誠悟通
百靈而況於百官士民不勝踊躍謹竭其所見
作酒訓一篇但臣愚短加以荒廢辭義鄙拙不
足觀採伏願聖慈諒臣惓惓之情恕臣狂瞽之

意其詞曰昔古聖王其爲饗也玄酒在堂而醴
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原降於滋味雖泛爵旅行
不及於亂故能禮章而敬不虧事畢而儀不忒
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將何以範時軌物垂之於
世歷觀往代成敗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數也商
辛耽酒殷道以之亡公旦陳誥周德以之昌子
反昏酣而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先或長世而爲
戒或百代而流芳酒之爲狀變成情性雖曰拒
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怠於政也爲下者慢於令

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諍也久
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痛乃損其命或亦有
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於一時之
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夭年亂志夭亂之損不
亦夥乎無以酒荒而隳其身無以酒狂而喪其
倫遂邦失道流浪漂津大師不尊反將何圖詩
不言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義也作賓
以誡之申嘆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豈善則
三爵而佩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之此實先

王納規之意往者有晉士多失崇尙甚誕以
爲不羈縱長酣以爲高達調酒之頌以相眩
雖稱堯舜有千鍾百觚之飲著非法之言引大
聖爲譬原則天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
子之飲不能一升以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爲妄
也今大魏應圖重明御世化之所暨無思不服
仁風豹洽於四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誨而
不倦憂勤備於皇情詔訓行於無外故能道協
兩儀功同覆載仁恩下逮罔有不仁普天率土

雖不蒙賴荏朝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已從善履
正存貞節酒以爲度順德以爲經悟昏飲之美
哀審敬慎之彌榮遵孝道以致養顯父母而揚
名蹈閔曾之前軌遺仁風於後生仰以答所授
俯以保其成可不勉歟可不勉歟高祖悅之常
置左右詔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
定律令雖年漸期頤而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
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養薄可
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特賜

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
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常致之尋詔朝晡給膳
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皆分之親
故是時貴臣之門皆羅列顯官而允子弟皆無
官爵其廉退若此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
几杖問以政治十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朝
之大議皆咨訪焉魏初法嚴朝士多見杖罰允
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初無譴咎初真
君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

允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以獄者民
之命也常歎曰皐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
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釁
況凡人能無咎乎其年四月有事西郊詔以御
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車覆傷
眉三處高祖文明太后遣醫藥護治存問相望
司駕將處重坐允啓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命
中黃門蘇興壽扶侍允曾雪中遇犬驚倒扶者
大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三

年未嘗見其忿色恂恂善誘誨人不倦晝夜手
常執書吟詠尋覽篤親念故虛已存納雖處貴
重志同貧素性好音樂每至伶人弦歌鼓舞常
擊節稱善又雅信佛道時設齋講好生惡殺性
又簡至不妄交遊顯祖平青齊徙其族望於代
時諸士人流移遠至率皆飢寒徙人之中多允
姻媾皆徒步造門允散財竭產以相贍賑慰問
周至無不感其仁厚收其才能表奏申用時議
者皆以新附致異允謂取材任能無宜抑屈先

是允被召在方山作頌志氣猶不多損談說舊
事了無所遺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初允每
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民命若陽報
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先卒旬外微有不適猶
不寢卧呼醫請藥出入行止吟詠如常高祖文
明太后聞而遣醫李脩往脉視之告以無恙脩
入密陳允榮衛有異懼其不久於是遣使備賜
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鹽醯百有餘品皆盡時
味及牀帳衣服茵被几杖羅列於庭王官往還

慰問相屬允喜形於色語人曰天恩以我篤老
大有所賚得以贍客矣表謝而已不有他慮如
是數日夜中卒家人莫覺詔給絹一千匹布二
千匹綿五百斤錦五十匹雜綵百匹穀千斛以
周喪用魏初以來存亡蒙賚者莫及焉朝廷榮
之將葬贈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將軍公如故
謚曰文賜命服一襲允所製詩賦誄頌箴論表
讚左氏公羊釋毛詩拾遺論雜解議何鄭膏肓
事凡百餘篇別有集行於世允明筭法爲筭術

三卷子忱襲
忱字士和以父任除綏遠將軍長樂太守爲政
寬惠民庶安之後例降爵爲侯尋卒
孫貴賓襲除州治中卒官
忱弟懷字士仁任城王雲郎中令大將軍從事
中郎後中散恬淡退靜不競世利在散華十八
年不易官太和中除太尉東陽王諮議參軍而
卒
子綽字僧裕少孤恭敏自立身長八尺腰帶十

圍沉雅有度量博涉經史太和十五年拜奉朝
請太尉法曹行參軍尋兼尚書祠部郎以母憂
去職久之除治書侍御史轉洛陽令綽爲政強
直不避豪貴邑人憚之又詔參議律令遷長兼
國子博士行潁川郡事詔假節行涇州刺史延
昌初遷尚書右丞參議壬子曆肅宗初司徒清
河王懌司馬冠軍又隨懌遷太尉司馬其年秋
大乘賊起於冀州都督元遙率衆討之詔綽兼
散騎常侍持節以白虎幡宣告前招慰綏信著州

史降若相尋軍還除汲郡太守固辭不拜衍史
中尉元匡奏高聰及紹等朋附高肇詔並原罪
俄行滎陽郡事以本將軍出除豫州刺史爲政
清平抑強扶弱百姓愛之流民歸附者二千餘
戶還後將軍并州刺史正光三年冬暴疾卒年
四十八四年九月詔贈安東將軍冀州刺史謚
曰簡
子炳字仲彰太尉行參軍稍遷征虜將軍開府
掾早卒

允弟雅字仲讓小名檀越早有名譽太延中以
前後南使不稱妙簡行人游雅薦雅應選詔兼
散騎常侍使劉義隆南人稱其才辯遇疾卒於
建業朝廷悼惜之喪還贈輔國將軍鄴邑子謚
曰恭賜命服衣冠允爲之作誄
推弟燮字季和小字瓮生亦有文才世祖每詔
徵辭疾不應恒譏笑允催折久宦栖泊京邑常
從容於家州辟主簿卒
孫市賓奉朝請冀州　京兆王愉城局參軍愉構
逆市賓逃歸京後除青州安南府司馬永興中
冠軍將軍開府從事中郎始神龜中允與從叔
濟族兄昞及同郡李金俱被徵
濟字叔民初補中書博士又爲楚王傅員君中
假員外常侍賜爵浮陽子使於劉義隆世祖臨
江於行所除盱眙太守後超授游擊將軍尋出
除滄水太守卒年六十七贈鎮遠將軍冀州刺
史謚曰宣
子矯襲卒子皖襲

皖弟師字孝則有學識歷庫事丞太子舍人尚書主
客郎轉通直散騎侍郎從事正員郎累遷光祿
少卿行涇州事卒贈龍驤將軍河州刺史
子和仁字德舒襲稍遷員外散騎侍郎領殿中
御史少有簡有文才曾爲五言詩贈太尉屬盧
仲宣仲宣甚歎重之常有高尚之志後爲洛州
錄事參軍不赴服餌於汲郡白鹿山未幾卒時
人悼惜之
和仁弟德偉武定末東宮齋帥

燮弟遵自有傳

毗字子翼鄉邑稱爲長者官至從事中郎

孫當尚書郎卒贈樂陵太守諡曰恭初允所

引劉模者長樂信都人世少時竊遊河表

遂至河南尋復潛歸頗涉經籍微有注疏之

用允領秘書典著作選爲校書郎允修撰國記

與俱緝著常令模持管籥每日同入史閣接膝

對筵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目手稍衰多遣模

執筆而指授裁斷之如此者五六歲允所成篇

列傳三十六　　三十三

卷書論上下模預有功焉太和初模遷中書博

士與李彪爲寮友並相愛好至於訓導國胄頗

明風範遠不及彪也出除潁州刺史王肅之歸

闕路經懸瓠羈旅窮悴時人莫識模獨給所須

吊待以禮肅深感其意及肅臨豫州模猶在郡

微報復之由是爲新蔡太守在二郡積十年寬

猛相濟頗有治稱正始元年復出爲陳留太守

時年七十餘矣而飾老隱年昧禁自效遂家於

南潁川亦復歸其舊山卒於家

子懷愍聰辯多（字闕）甚收潁川情和至襄威將軍

本州冠軍府功曹參軍

懷愍弟懷遜頗解醫術歷位給事中卒於冠軍

將軍鎮遠將軍

史臣曰依仁遊藝執義守哲其司空高允乎蹈

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物卒

悟明主保己全身自非體隣知命鑒照窮達亦

何能以若此宜其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

來斯人而已僧裕學尚有聞書脩之義也

列傳三十六　　三十四

列傳第三十六　　魏書四十八

李靈 崔鑒

李靈字虎符趙郡人高平公順從父兄也父勰
字小同恬靜好學有聲趙魏太祖平中原聞勰
已亡哀惜之贈宣威將軍蘭陵太守神䴥中世
祖徵天下才儁靈至拜中書博士轉侍郎從駕
臨江除淮陽太守靈以學優溫謹選授高宗經
後加建威將軍中散內博士賜爵高邑子高宗
踐祚除平南將軍洛州刺史而卒時年六十三
高宗追悼之贈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定州刺史鉅
鹿公諡曰簡
子恢襲子爵高宗以恢師傅之子拜員外散騎
常侍安西將軍長安鎮副將進爵爲侯假鉅鹿
公皇興元年鎮軍大將軍東平王道符謀反殺
恢及雍州刺史魚玄明雍州別駕李允等恢時
年四十八顯祖愍之追贈恢散騎常侍鎮西將
軍定州刺史鉅鹿公諡曰貞
恢長子悅祖襲爵高邑侯例降爲伯卒

子瑾字伯瑜太和中拜奉朝請後襲爵歷中散司徒
廣陽王嘉騎兵參軍太尉高陽王雍長流參軍
太尉清河王懌記室參軍後除中堅將軍步兵
校尉葛榮反於河北所在殘害詔瑾持節兼吏
部郎中東北道慰勞大使至冀州值葛榮逼
勑授瑾防城都督時瑾以二子自隨次子戰死
瑾恐動人情忍哀輟哭城陷没賊既而走免永
安初拜左將軍太中大夫殷州大中正遷衛
將軍右光祿大夫太尉諮議參軍天平初除車
騎將軍大司農卿中正如故瑾清謹好學老而
不倦元象元年秋卒年六十五贈使持節都督
定瀛殷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定州
刺史
子景威襲武定末西汝陰太守齊受禪爵例降
悅祖弟顯甫本州別駕遷步兵校尉從駕南討
以功賜爵平棘子行并州事尋除河北太守卒
贈顯武將軍安州刺史諡曰威
子元忠武定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晉陽縣

開國伯
子拯武定末河內太守
顯甫次弟華字寧夏初為羽林中郎武騎侍郎
步兵校尉轉直閤將軍武衛將軍華膂力過人
頗有將略每從征伐頻著軍功賜爵饒陽子定
州驃騎長史輔國將軍中山太守卒贈前將軍
幽州刺史有八子
長子構襲爵至通直散騎常侍卒贈殷州刺史
次敬義司徒長流參軍累光祿少卿平北將軍

光祿大夫卒贈本將軍殷州刺史
次叔向為徐州鎧曹參軍帶郭浦戍主值刺史
元法僧叛逼入蕭衍
次幼緒早亡
次季脩博陵常山二郡太守
次世幹次稚明兄弟並不脩名行險暴無禮為
時所賤
華弟遵字青龍祕書中散累遷冀州征東
長史太子中舍人阿附趙脩超遷司空長史給

事黃門侍郎武衛將軍定州大中正坐脩黨免
官後除趙郡太守卒
子道嘉字同吉豫州外兵參軍汝陽太守
同吉弟文衡開府行參軍
恢弟綜行河間郡早卒
綜子道字良軌有業尚初拜奉朝請尚書度支
郎遷洛為營構將高祖南伐為行臺郎東還
拜太子步兵校尉世宗初轉步兵校尉兼散騎
侍郎副盧昶東北道使拜司空諮議加中壘將

軍京兆王愉以征東將軍為冀州刺史道為愉
府司馬愉反召集州府以告之道不從為愉所
害時年四十四事平詔賜帛二百匹贈征虜將
軍幽州刺史諡曰簡拜子渾給事中
渾字季初武定末大司農卿
渾弟繪字敬文齊王丞相府司馬
繪弟系字乾經少聰惠有才學與舅子河間邢
昕少相倫輩既不逮之初為征東法曹參軍後
除奉車都尉加寧遠將軍尋拜大司馬廣陵王

錄事參軍府解還鄉里興和中拜冠軍將軍中散大
夫齊獻武王從子永樂為濟州刺史聞而請與
相見待以賓友之禮及永樂薨系送葬還都蕭
衍遣使朝貢侍中李神儁舉系為尚書南主客
郎系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為稱職齊文襄王
攝選以系為司徒諮議參軍因謂之曰自郎署
至此所謂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此舉耳尋加征
虜將軍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蕭衍與其二
兄前後將命時人稱之太尉高岳出討以系為

大都督司馬師還拜太子家令七年八月卒時
年四十六時人傷惜之齊初贈平東將軍北徐
州刺史謚曰文

靈弟均趙郡太守

均子璨字世顯身長八尺五寸衣貌魁偉受學
於梁祚興安中為秘書中散本州別駕轉趙郡
常山二郡太守遷中書郎時為高宗所知大安
初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詔鎮南大
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陽城公孔伯恭等

率衆迎之顯祖復以璨參三府軍事軍達九里
山安都率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使
遂不至時劉彧將張永沈攸之等率衆先屯下
礚元令璨與中書郎高閭入彭城說安都安都
即與俱載赴軍元等入城收管籥其夜永攻南
門不剋退還時永輜重在武原璨勸元乘永之
失據攻永米船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時大雪寒
永軍凍死者万計於是遂定淮北加璨寧朔將
軍與張讜對為兗州刺史綏安初附以參定徐

州之功賜爵始豐侯加建武將軍延興元年年
四十卒謚曰懿

子元茂太和八年襲爵加建武將軍以寬雅著
稱闕又例降拜司徒司馬尋除振威將軍南征
別將彭城鎮副將民吏安之賞帛一百匹穀二百
斛太和二十年年四十四卒贈顯武將軍徐州
刺史謚曰順

子秀之字鳳起初除京兆王參軍轉員外散騎
侍郎襲爵拜尚書都官郎

秀之弟子雲字鳳昇司空參軍轉外兵參軍本
州治中
子雲弟子羽字鳳降征南法曹參軍
子羽弟子岳字鳳跱員外郎大司馬祭酒秀之
等早孤事母孝謹兄弟並容皃魁偉風度審正
而皆早卒
鳳昇子道宗武定末直閤將軍
道宗弟道林司徒中兵參軍
元茂弟宣茂太和初拜中書博士稍遷司空諮

議轉司馬監營構事出除寧朔將軍試守正平
郡不拜兼定州大中正坐受鄉人財貨爲御史
所劾除名爲民從駕征新野又從討樊鄧持節
兼散騎常侍東南二道使景明中除平陽太守
以罪左遷步兵校尉正始初除太中大夫遷光
祿大夫宣茂議明堂之制以五室爲長與游肇
往復屢善之遷平東將軍幽州刺史延昌二年
卒年五十九遺言薄葬贈本將軍齊州刺史諡
曰惠

子藉之字脩遠性謹正粗涉書史歷員外郎給
事中司徒諮議參軍前將軍太中大夫著忠誥
一篇文多不載永熙初卒年五十四贈中軍將
軍定州刺史
子徹字伯倫武定末司空主簿
藉之弟志字敬遠有氣尚州主簿
子長瑜郡功曹
敬遠弟幼遠性疏狂每爲劫盜刺史錄殺之
宣茂弟叔徹舉秀才著作佐郎歷廣陵王諮議

南趙郡太守在位九載有政績景明三年卒年
三十六諡曰惠
子翊字延軌位至相州錄事參軍
翊弟巽字景業初爲盪寇將軍齊帥又除員外
郎遷尚書郎仍齊帥建義初遇害河陰贈平北
將軍定州刺史
叔徹弟仲徹白中書學生歷公府主簿從事中
郎諫議大夫尚書左丞卒賜帛一百匹布五十
匹綿五十斤贈鎮遠將軍光州刺史諡曰恭

少子子仁尚書主客郎
崔鑒字神具博陵安平人父綽少孤學行脩
明有名於世與盧玄高允李靈等俱被徵語
在允傳尋以母老固辭後爲郡功曹而卒鑒頗
有文學自中書博士轉侍郎延興中受詔使齊
州觀省風俗行兗州事以功賜爵桐廬子出
爲督威將軍東徐州刺史鑒欲安悅新附民
有年老者表求假以守令詔從之又於州内治
銅以爲農具兵民獲利卒贈冠軍將軍青州

魏傳三十七　九

刺史安平侯謚曰康
子合字貴和少有時譽襲爵桐廬子爲中書
學生主文中散太尉諮議參軍本州大中正出
爲常山太守卒於郡時年二十七
長子脩義有風望襲爵自司徒默曹參軍再
遷寧遠將軍新野太守還除太尉掾出爲冀
州征東府長史卒年四十五
長子放寬龍爵齊受禪例降
合弟秉少有志氣太和中爲中書學生拜奏朝

請轉徐州安東府錄事參軍陽平王顯之爲定
州秉復爲衛軍府錄事參軍帶毋極令時甄琛
爲長史因公事言競之間秉以拳擊琛墜於牀
下琛以本縣長笑而不論其豪率若此彭城王
勰征壽春秉從行招致壯俠以爲部卒勰目之
謂左右曰吾當寄膽氣於此人後爲司空主簿
轉掾城門校尉長兼司空司馬遷長史加輔國
將軍出除左將軍廣平内史大納財貨爲清論
所鄙入爲司徒左長史未幾除平東將軍光祿

魏傳三十七　十

大夫尋加安西將軍出除燕州刺史時天下多
事遂爲杜洛周攻圍秉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
元譚與秉弟二子仲哲赴救譚敗仲哲死之秉
遂率城民奔定州坐免官尋除撫軍將軍行相
州事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昌末冀州
流民聚於河外因立東冀州除秉爲刺史加征
東將軍不之任永安二年遷衛將軍右光祿大
夫秉年老被疾上表辭事詔不許元顥入洛秉
避居陽武二年除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左光祿

大夫太昌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侍左
光祿如故頻以老病乞解永熙三年去職天平
四年薨年七十八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瀛滄
三州諸軍事本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定州刺史
謚曰靖穆
長子忻字伯悅有世幹爲荊州平南府外兵參
軍北道行臺常景引爲行臺郎又啓除員外郎
復爲安遠將軍尚書左中兵郎中以鄭儼之甥
兼尚書左丞莊帝初遇害於河陰年四十二贈

鎮軍將軍殿中尚書冀州刺史
忻弟仲哲生爲祖母宋氏所養早有知識六歲
宋亡號慕不止見者悲之性俠達常以將略自
許辟司徒行參軍假寧朔將軍統軍從廣陽王
淵北討擊柔玄賊破之賜爵安平縣男及父秉
於燕州被圍泣訴朝廷遂除別將與都督元譚
赴援到下口遇賊仲哲戰歿時年三十五
長子長瑜武定中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長瑜弟叔瓚司徒田曹參軍

仲哲弟叔彥撫軍將軍
叔彥弟季通武定中兼司農少卿
季通小弟季良風望閑雅自太學博士從都督
李神軌征討有功賜爵蒲陰縣男尋除著作佐
郎通直散騎侍郎轉征虜將軍員外散騎常侍
太尉長史及秉還鄉季良亦去職歸養後除中軍
將軍光祿大夫先秉卒於家時年三十六贈車
騎將軍尚書右僕射定州刺史謚曰簡
秉弟習字貴和有世譽歷司徒主簿彭城王勰

開府屬還幽州長史博陵太守吏民愛敬之在
郡九年轉河東太守卒於郡年五十一贈中山
太守孝昌三年重贈後將軍并州刺史
長子世儒字希業卒於大司馬從事中郎
世儒第三弟叔業武定中南兗州別駕爲
秉從父弟廣字仲慶有識幹初爲中書學生高
祖時殿中郎中歷通直散騎侍郎太子步兵校
尉詔守尚書左丞父憂去職後任城王澄爲揚
州引廣爲鎮南府長史以母老辭景明末卒於

家贈安遠將軍光州刺史

子元獻字世儁頗有學識舉秀才不行後卒於鄉里

庶弟文業爲中書博士轉司徒主簿城陽王鸞爲定州刺史引爲治中年四十九卒子伯謙武定末司空諮議參軍

史臣曰李以儒俊之風當旌帛之舉崔以文雅之烈應利用之科世家有業餘慶不已人位繼軌亦爲盛哉

列傳第三十七　魏書四十九

尉元　慕容白曜

尉元字苟仁代人也世爲豪宗父目斤勇略聞於當時泰常中爲前將軍從平虎牢頗有軍功拜中山太守元年十九以善射稱神䴥中爲虎賁中郎將轉羽林中郎小心恭肅以匪懈見知世祖嘉其寬雅有風貌稍遷駕部給事中從幸海隅賜爵富城男加寧遠將軍和平中遷北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進爵太昌侯拜冠軍將軍天安元年薛安都以徐州內附請師救援顯祖以元爲使持節都督東道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博陵公與城陽公孔伯恭赴之劉彧東平太守無鹽戍主申纂詐降元知非誠款外示容納而密備焉劉彧兗州刺史畢衆敬遣東平太守意佻詣軍歸款元並納之遂長驅而進賊將周凱望聲遁走彧遣將張永沈攸之等率衆討安都屯于下磕永乃分遣羽林監王穆之領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龍驤將軍謝善居領卒二千據

弓梁散騎侍郎張引領卒二千守茱萸督上租
粮供其軍實安都出城見元元依朝旨授其徐
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李璨等與安都俱還
入城別令孔伯恭精甲二千撫安內外然後元
入彭城元以張永仍據險要攻守勢倍懼傷士
卒乃命安都與璨等固身率精銳揚兵於外分
擊呂梁絕其粮運善居遁奔茱萸仍與張引棄
走武原馳騎追擊斬首八百餘級武原窮寇八
千餘人拒戰不下元親擐甲冑四面攻之破穆

之外營殺傷太半獲其輜重五百餘乘以給彭
城諸軍然後收師緩戰開其走路穆之率餘燼
奔于永軍永勢挫力屈元乘勝圍之攻其南門
永遂捐城夜遁伯恭安都乘勢追擊時大雨雪
泗水氷合永弃舡而走元豫測永必將奔亡身
率衆軍邀其走路南北奋擊大破於呂梁之東
斬首數万級追北六十餘里死者相枕手足凍
斷者十八九生擒劉彧使持節都督梁南北秦
三州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寧朔將軍益陽縣

開國侯垣恭祖龍驤將軍羽林監沈承伯等永
攸之輕騎走免收其舡車軍資器械不可勝數
劉彧東徐州刺史張讜據團城徐州刺史王玄
載守下邳輔國將軍兗州刺史樊昌侯王整龍
驤將軍蘭陵太守桓忻驅掠近民保險自固元
遣尉喻張讜及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皆遣使通
誠王整桓忻相與歸命元表曰彭城倉廩虛罄
人有飢色求運冀相濟兗四州粟取張永所弃
舡九百艘沿清運致可以濟救新民顯祖從之

又表分兵置戍進定青冀後表曰彭城賊之要
蕃不有積粟彊守不可以固若儲粮廣戍雖劉
彧師徒悉動不敢窺觎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勢
也詔曰待後軍到量宜守防其青冀已遣軍援
須待剋定更運軍糧元又表曰臣受命出疆再
離寒暑進無鄧艾一舉之功退無羊祜保境之
略雖淮岱獲振而民情未安臣以愚智屬當偏
任苟事宜宣徹敢不以聞臣前表以下邳水陸
所湊先規殄滅遣兵屢討猶未擒定然彭城下

邳信命未斷而此城之人元居賊界心尚戀土輒相誑惑希幸非望南來息耗壅塞不達雖至窮迫仍不肯降彭城民任玄朗從淮南到鎮稱劉彧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來衛宿豫臣即以其日密遣覘使驗其虛實如朗所言臣欲自出擊之以運粮未接又恐新民生變遣子都將于沓千劉龍駒等步騎五千將往赴擊但征人淹久逃亡者多迭相扇動莫有固志器仗敗毀無可用臣聞伐國事重古人所難功雖可立必

須經略而舉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即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剋若四處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因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今雖向熱猶可行師兵尚神速久則生變若天

雨既降或因水通運粮益衆規爲進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圖青冀二州卒未可拔臣輒審處條議咸謂可然若隱而不陳懼有損敗之責陳而無驗恐成誣罔之罪惟天鑒懸昺照臣愚款彧復遣沈攸之吳憘公領卒數万從沂清而進欲援下邳元遣孔伯恭率步騎一万以拒之并以攸之前敗軍人傷殘手足瘃凍膝行者盡遣令還以沮其衆又表求濟師詔遣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會泗水暴

竭船軍不得前進白曜遂不行伯恭大破賊軍攸之憘公等輕騎遁走元書與劉彧徐州刺史王玄載示其禍福玄載狼狽夜走宿豫淮陽皆棄城而遁於是遣南中郎將中書侍郎高閭領騎一千與張讜對爲東徐州刺史中書侍郎李璨與畢衆敬對爲東兗州刺史以安初附拜元都督徐南北兗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開府徐州刺史淮陽公持節散騎常侍尚書如故詔元曰賊將沈攸之吳憘公等驅率蟻衆進寇下邳

將戎服果毅智勇奮發以陵邀絕應時摧殄自
淮以北蕩然清定皆由元帥經略將士效力之
所致也朕用嘉焉所獲諸賊要害之處分兵置
戍以怙民情今方欲清蕩吳會懸旌秣陵至於
用兵所宜形勢進止善加量度動靜以聞是時
徐州妖人假姓司馬字休符自稱晉王扇惑百
姓元遣將追斬之四年詔徵元還京赴西郊尋
還所鎮延興元年五月假元淮陽王三年劉昱
將蕭順之王勑勤等領衆三萬入寇淮北諸城

元分遣諸將逆擊走之元表淮陽郡上黨人韓
念祖始臨之初舊民南叛全無一人令撫綏招
集愛民如子南來奚貴孫先等前後歸附戶至
二百有餘南濟陰郡睢陵縣人趙憐等辭稱念
祖善於綏撫清身潔己請乞念祖為睢陵令若
得其人必能招集離叛成立一縣顯祖詔曰擣
君為民民倘如此可聽如請元好申下人之善
皆此類也太和初徵為內都大官既而出為使
持節鎮西大將軍開府統萬鎮都將甚得夷民

之心三年進爵淮陽王以舊老見禮聽乘步挽
杖於朝蕭道成既自立多遣間諜扇動新民不
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振徵為使持節
侍中都督南征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都將餘
官如故總率諸軍以討之元討五固賊桓和等
皆平之東南清晏遠近怗然入為侍中都曹尚
書遷尚書令十三年進位司徒十六年例降庶
姓王爵封山陽郡開國公食邑六百戶元表曰
臣以天安之初奉律總戎廓寧淮右海內既平

仍忝徐岳綦養戶祿積有年歲彼土安危竊所
具悉每惟彭城水陸之要江南用兵莫不因之
威陵諸夏夫國之大計豫備為先且臣初克徐
方青齊未定從河以南猶懷彼此時劉彧遣張
永沈攸之陳顯達蕭順之等前後數度規取彭
城勢連青兗唯以彭城既固而永等摧屈今計
彼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
將呼延龍達因於負罪便介叛亂鳩引胡類一
時扇動賴威靈遐被罪人斯戮又團城子都將

胡人王勑懃負舋南叛每懼兵威間諜充斥公
誠所見宜以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徙民之兵
轉戍彭城又以中州鮮卑增實兵數於事為宜
詔曰公之所陳甚合事機其年頻表以老乞身
八月詔曰元年尊識遠屢表告退朕以公秉德
清挹體懷平隱仁雅淵廣謀猷是仗方委之以
政用康億兆故頻文累札仍違沖志而謙光逾
固三請彌切若不屈從高謨復何以成其美德
也已許其致仕主者可出表付外如禮申遂元

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
又詔曰夫大道凝虛至德沖挹故尹王法玄猷
以御世聖人崇謙光而保業是以天子父事三
老兄事五更所以明孝以示於万國垂教本于天
下自非道高識博孰能處之是故五帝憲德三
王乞言若求備一人同之古哲叔世之老孰能
克堪師上聖則難為其舉傅中庸則易為其選
朕既虛寡德謝曩哲更老之選差可有之前司
徒山陽郡開國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泰伯游

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允誠素少著英風老敷雅
迹位顯台宿歸終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
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
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
國老庶老於階下高祖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
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
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
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
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衰老不究遠趣心耳

所及敢不盡誠高祖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
承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
至順感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
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
濟黎庶臣年志朽敝識見昧然在於心慮不敢
不盡高祖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
當克己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挽一乘詔
曰夫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綿哲齊軌
朕雖道謝玄風識昧叡則然仰稟先誨企遵猷旨

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顯矣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並以沖德懸車懿量歸老故尊公以三事更以五雖更老非官耄耋罔祿然況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十七年七月元疾篤高祖親幸省疾八月元薨時年八十一詔曰元至行寬純仁風美富內秉越群之武外挺溫懿之容自少暨長勲勤備至歷奉五朝美隆四葉南曜河淮之功北光燕然

之効鲁宋懷仁中鉉載德所謂立身備於本末行道著於終始勲書王牒惠結民志者也爰及五福攸集懸車歸老謙損既彰遠近流詠陟茲父事儀我万方謂極眉壽彌賛王業天不遺老奄尒薨逝念功惟善抽怛于懷但戎事致奪恨不盡禮耳可賜布帛綵物二千匹溫明秘器朝衣一襲并為營造墳域謚曰景桓公葬以殊禮給羽葆鼓吹假黃鉞班劍四十人賜帛一千匹

子　肅宗廟諱頗有器望起家秘書中散禮部令轉主客給事加通直散騎常侍守殿中尚書兼侍中以父老去職又起復本官詔襲爵加平南將軍高祖親考百官以羽怠惰降常侍為長兼仍守尚書奪祿一周遷洛以山陽在畿內改為博陵郡開國公後以為征虜將軍恒州刺史卒仍以為贈謚曰順

子景興襲未正始元年卒贈兗州刺史無子

景興弟景儁襲爵員外散騎常侍延昌中坐杖

國吏死降封深澤縣開國公

子伯永襲無子爵除

羽弟靜寬雅有才識世宗時為尚書左民郎中卒贈博陵太守重贈鎮軍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敬

子祐之通直散騎常侍護軍長史卒

慕容白曜慕容元真之玄孫父琚歷官以廉清著稱賜爵高都侯卒於冠軍將軍尚書左丞贈安南將軍并州刺史高都公謚曰簡白曜少為

中書吏以敦直給事東宮高宗即位拜北部下
大夫襲爵遷北部尚書在職執法無所阿縱高
宗厚待之高宗崩與乙渾共秉朝政遷尚書右
僕射進爵南鄉公加安南將軍劉彧徐州刺史
薛安都兗州刺史畢衆敬並以城內附詔鎮南
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率師赴之而彧
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
城遏絕王使皇興初加白曜使持節都督諸軍
事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屯於碻磝以為諸軍後

繼白曜攻纂於無鹽城拔其東郭其夜纂遁遣
兵追執之獲其男女數千口先是劉彧青州刺
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遣使內附既而
彧遣招慰復歸於彧白曜既拔無鹽回攻升城
肥城戍主聞軍至棄城遁走獲粟三十万斛既
至升城垣苗麋溝二戍拒守不下白曜以千餘
騎襲麋溝麋溝潰自投濟水死者千餘人擊垣
苗又破之得粟十餘万斛由是軍粮充足先是
淮陽公皮豹子等再征垣苗不剋白曜以一旬

內頻拔四城威震齊土顯祖嘉焉詔曰卿總
率戎旅討除不賓霜戈所向無不摧靡旬日之
內剋拔四城韓白之功何以加此雖升城戍將
房崇吉守遠不順危亡已形溝在旦夕宜勉崇
威略務存長轡不必窮兵極武以為勞頓且伐
罪弔民國之令典當招懷以德使來蘇之澤加
於百姓升城不降白曜忿之縱兵陵城殺數百
人崇吉夜遁白曜撫慰其民無所殺戮百姓懷
之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劉彧遣其將吳憘公

率衆數万欲寇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表請濟
師顯祖詔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時泗水
暴竭船不得進憘公退白曜因停瑕丘會崇吉
與從弟法壽盜彧盤陽城以贖母妻白曜自瑕
丘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耳關赴之觀
至盤陽諸縣悉降平東將軍長孫陵寧東將軍
尉眷東討青州白曜自瑕丘進攻歷城白曜乃
為書以喻之曰天棄劉彧禍釁中起骨肉兄弟
自相誅戮君臣上下靡復紀綱徐州刺史薛安

都豫州刺史常珍奇兗州刺史畢衆敬等深覩
存亡翻然歸義故朝廷納其誠款委以南蕃皆
目前之見事東西所備聞也彼無鹽戍主申纂
敢縱奸慝劫奪行人官軍始臨一時授首房崇
吉固守升城尋即潰散自襄陽以東至于淮海
莫不風靡服從正化謂東陽歷城有識之士上
思安都之榮顯下念申纂之死亡追悔前惑改
圖後悟然執守愚迷不能自革猥總戎旅掃定
北方濟黄河知十二之虚說臨齊境想一變之

清風踟躕周覽依然何極故先馳書以喻成敗
夫見機而動周易所稱去危就安人事常理若
以一介為高不悛為美則微子負嫌於時紀季
受譏於世我皇魏重光累葉德懷無外軍威所
拂無不披靡固非三吳弱卒所能擬抗況於今
者勢已土崩劉彧威不制秣陵政不出閫外豈
復能浮江越海赴危救急恃此為援何異於蹄
涔之魚冀拯江海夫蝮蛇螫手則斷手螫足則
斷足誠忍肌體以救性命若推義而行之無割

身之痛也而可以保家寧宗長守安樂此智士
所宜深思重慮自求多福道固固守不降白曜
築長圍以攻之長孫陵等既至青州沈文秀遣
使請降軍人入其西郭頗有採掠文秀悔之遂
嬰城拒守二年崔道固及兗州刺史梁鄒守將
劉休賓並面縛而降白曜皆釋而禮之送道固
休賓及其寮屬于京師後乃徙二城民望於下
館朝廷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自餘
悉為奴婢分賜百官白曜雖在軍旅而接待人

物寬和有禮獲崇吉母妻申纂婦女皆別營安
置不令士卒諠雜乃進討東陽冬入其西郭三
年春剋東陽擒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
米三千斛弓九千張箭十八萬八千刀二萬二
千四百甲冑各三千三百銅五千斤錢十五萬
城內戶八千六百口四萬一千吳蠻戶三百餘
始末三年築圍攻擊日日交兵雖士卒死傷無
多怨叛督上土人租絹以為軍資不至侵苦三
齊欣然安堵樂業剋城之日以沈文秀抗倨不

為之拜恣而華侈唯以此見譏以功拜使持節都督青齊東徐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將軍如故四年冬見誅初乙渾專權白曜頗所侯附緣此追以為責及將誅也云謀反叛時論冤之

白曜少子真安年十一聞父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曰輕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有小罪終不至此我何忍見父之死遂自縊焉白曜弟如意亦從白曜平歷下與白曜同誅太

魏書傳三十八　一六

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曰臣聞經疆啓宇實良將之功褒德酬庸乃聖王之務昔姜公杖鉞開隆周之基韓生秉旄興鴻漢之業故能賞超當時名垂前史若閫外功成而流言內作人主猜疑良將懷懼樂毅所以背燕章邯所以奔楚至如鄧艾懷忠矯命寧國赤心皎然幽顯同見而橫受屠戮良可悲哀及士治伐吳奮不顧命万里浮江應機直指使孫皓君臣輿櫬入洛大功亦舉讒書驟至內外唱和貝錦將成

徽音武之驅亦幾於顛沛矣臣每覽其事常為痛心聖主明王宜深察之伏見故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慕容白曜祖父相資世酋東裔值皇運廓被委節臣妾白曜生長王國飲服道教爵列上階位登帝伯去天安初江陰夷楚敢拒王命三方阻兵連城岳峙海岱蒼生翹首拯援聖朝乃眷南顧思救荒黎大議廟堂顯舉元將百寮同音僉曰惟允遂推轂委誠授以專征之任握兵十万杖鉞一方威

魏傳三十八　十七

陵河濟則淮徐震懼師出無鹽而申纂授首濟北太原同時消潰麋溝垣苗相尋奔走及回麾東掃道固銜璧梁鄒肉袒請命于時東陽未平人懷去就沈文靜高崇仁擁衆不朝扇擾邊張讜僧祐蓋次陽陳顯達連兵淮海水陸鋒起揚旌而至規援青齊士民恟恟莫不南顧蔣兵役既久或有歸心而白曜外宣皇風內盡方略身擐甲冑與士卒同安撫初附示以恩厚三軍懷挾纊之溫新民欣來蘇之澤遂使僧祐擁

徒以劬効順軍門文靜崇仁並以寡亂海岱陽歸
遂輦塵南奔聲震江吳風偃淮漢及于州剋定
文秀面縛海波清蕩豈直三齊克定遂彼東南以為
國有使天府納六州之貢淮泗息烽燧之虞開
岱宗封禪之略闢山川望秩之序斯誠宗廟之
靈神筭所授然抑亦白曜與有力矣及安殄既
靜爵命亦隆榮寵當時聲與日遠而民惡其上
安生尤隙因其功高流言惑聽巧偽亂真朱紫
難辨傷哉未瘳合門眢戮鴻勳盛德蔑介無聞

有識之徒能不悽愴臣謂白曜策名王庭累荷
榮授歷司出內廿載忠吏秉鉞啓蕃折衝敵國
開疆千里拔城十二辛勤於戎旅之際契闊於
矢石之間登鋒履危志存靜亂及乎難既褰身
膺高賞受胙河山與國升降六十之年寵靈已
極觀其立功足明機運豈容僥倖更徼非望者
乎且於時國家士馬屯積京南蹕州連鎮勢倖
靈岳土將驍雄按御在所莫不殉忠死難効節
秦時比之不可生心白曜足知之矣況潛逆阻

兵營岱厭亂加以王師仍興州郡屠裂疲民勞
止神膽俱喪亡燼之衆不可與圖存離叛之民
不可與語勇哉白曜果毅習戎體閑兵勢寧不
知士民之不可藉將士之不同已據彊兵之勢
因塗炭之民而欲立非常之事此愚夫之所弗
為也料此推之事可知矣伏惟陛下聖鑒自天
仁孝寧世風冠宇宙道超百王開國以來諸有
罪犯極刑不得骸骨者悉聽收葬大造之恩振
古未有而白曜人舊功高嬰禍淪覆名滅國除

爵命無紹天下衆庶咸共哀憐方之餘流應有
差異願陛下揚日月之光明勳臣之績垂天地
之施慰偃屍之魂使合棺定謚殁有餘稱還其
宗近才堪驅策錫以微爵繼其絶世進可以獎
勸將來退可以顯國恩澤使存者荷莫大之恩
死者受骨肉之恵豈不美哉仰惟聖明霈然昭
覽狂瞽之言伏待刑憲高祖覽表嘉愍之
白曜弟子契輕薄無檢太和初以名家子擢為
中散遷宰官南安王楨有貪暴之響遣中散閭

文祖諳長安察之文祖受楨金寳之賂為楨隱
而不言事發坐之文明太后引見群臣謂之曰
前論貪清皆云古脩文祖時亦在中後竟犯法
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高祖曰古有待放之
臣亦有離俗之士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
位歸第契進曰臣卑微小人闇識不逮過蒙曲
照虛忝令職小人之心無定帝王之法有常以
無恒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高
祖曰昔鄭相嗜魚人有獻魚者相曰若取此魚

恐削名祿遂不肯受契若知心不可常即知貪
之惡矣何為求退遷宰官令微好碎事頗曉工
作主司廚宰稍以見知及營洛陽基搆征新野
南陽起諸攻具契皆參典太和末以功遷太中
大夫光祿少卿營州大中正賜爵定陶男正始
初除征虜將軍營州刺史徙都督沃野薄骨律
二鎮諸軍事沃野鎮將轉都督禦夷懷荒二鎮
諸軍事平城鎮將將軍並如故轉都督朔州沃
野懷朔武川三鎮三道諸軍事後將軍朔州刺

史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克
初慕容破後種族仍繁天賜末頗忌而誅之時
有遺免不敢復姓皆以輿為氏延昌末詔復舊
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猶號慕容特多於他
族

契長子昇字僧度建興太守遷鎮遠將軍沃野
鎮將進號征虜將軍甚得邊民情

和弟二子僧濟自奉朝請稍轉至五校沈湎酒
色不事名行

契弟暉歷涇州長史新平太守有惠政景明中
大使于忠賞粟二百石卒贈幽州刺史

孫善儀同開府主簿

史臣曰魏之諸將罕立方面之功尉元以寬雅
之風受將帥之任取瑕丘如覆掌剋彭城猶拾
遺擒將馘醜威名遠被位極公老聖主乞言無
乃近世之一人歟白曜有敦正之風出當薄伐
席卷三齊如風靡草接物有禮海岳欣慰其勞
固不細矣功名難處追猜嬰戮宥賢議勤未聞

爲斯日也

列傳第三十八　　魏書五十

列傳第三十九　　魏書五十一

韓茂　　皮豹子

封敕文　　呂羅漢

孔伯恭

韓茂字元興安定武安人也父耆字黃老永興中自赫連屈丐來降拜綏遠將軍遷龍驤將軍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門卒贈涇州刺史諡曰成侯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爲中軍執幢時有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太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試以騎射太宗深奇之以茂爲虎賁中郎將後從世祖討赫連昌大破之世祖謂諸將曰今若窮兵極武非弔民之道明年當共卿等取之徙其民而還以軍功賜茂爵蒲陰子加彊弩將軍遷侍輦郎又從征統萬大破之從平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殪由是世祖壯之拜內侍長進爵九門侯加冠軍

將軍後從征蠕蠕頻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
和龍徙其居民從平涼州茂爲前鋒都將戰功
居多遷司衞監錄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尚
書進爵安定公加平南將軍從破薛永宗伐蓋
吳轉都官尚書從征懸瓠頻破賊軍車駕南征
分爲六道茂與高平王那出青州諸軍渡淮降
者相繼拜茂徐州刺史以撫之車駕還以茂爲
侍中尚書左僕射加征南將軍世祖崩劉義隆
遣將檀和之寇濟州南安王余令茂討之至濟

州和之遁走高宗踐祚拜尚書令加侍中征南
大將軍茂沉毅篤實雖無文學每論議合理爲
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爲朝廷所稱太安二年
夏領太子少師冬卒贈涇州刺史安定王謚曰
桓王

長子備字延德初爲中散賜爵江陽男加揚烈
將軍又進爵行唐侯拜冠軍將軍太子庶子
遷寧西將軍典遊獵曹加散騎常侍襲爵安定公
征西大將軍卒贈雍州刺史謚曰簡公

備弟均字天德少而善射有將略初爲中散賜
爵范陽子加寧朔將軍遷金部尚書加散騎常
侍兄備卒無子均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出
爲使持節散騎常侍本將軍定州刺史轉青冀
二州刺史餘如故恤民廉謹甚有治稱廣阿澤
在定冀相三州之界土廣民稀多有寇盜乃置
鎭以靜之以均在冀州劫盜止息除本將軍廣
阿鎭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淸身率下明
爲耳目廣設方略禁斷姦邪於是趙郡屠各西

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爲業者均皆誘慰追
捕遠近震跼先是河外未賓民多去就故權立
東青州爲招懷之本新附之民咸受優復然舊
人姦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陳非便朝議罷之後
均所統劫盜頗起顯祖詔書誚讓之又以五州
民戶殷多編籍不實以均忠直不阿詔均檢括
出十餘萬戶復授定州刺史輕徭寬賦百姓安
之延興五年卒謚曰康公

子寶石襲爵

均弟天生為內廄令後與其子雙曹出為持節平北將軍沃野鎮將

皮豹子漁陽人少有武略泰常中為中散稍遷內侍左右世祖時為散騎常侍賜爵新安侯加冠軍將軍又拜選部尚書餘如故出除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荊梁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鎮長安尋加征西將軍後坐盜官財徙於統萬真君三年劉義隆遣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世祖

徵豹子復其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與建興公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並進四年正月豹子進擊樂鄉大破之擒義隆將王奐之王長卿等六人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一千人豹子進軍下辨義隆將強玄明辛伯奮棄城遁走追斬之悉獲其衆義隆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中聞官軍已西懼不敢進方明益其兵而遣之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於濁水擊擒崇之盡虜其衆進至高平義隆將姜道祖

降仇池平未幾諸氐復反推楊文德為主以圍仇池古弼率諸軍討平之時豹子次于下辨聞圍解欲還弼遣使謂豹子曰賊恥其負敗必求報復後舉為難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為然尋除都督秦雍荊梁益五州諸軍事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十一月義隆復遣楊文德姜道盛率衆二萬人寇濁水別遣將青陽顯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濁水城兵射殺道盛豹子至斧山斬顯伯悉俘其衆豹子又

與河間公元齊俱會于濁水賊衆震恐棄其兵甲夜遁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亡奔漢中義隆以文德為武都王給兵二千人守葭蘆城招誘氐羌於是武都陰平五部氐民叛應文德詔豹子率諸軍討之文德阻兵固險拒豹子文德將楊高來降引諸軍向其城文德棄城南走收其妻子寮屬軍資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師義隆白水太守郭啓玄率衆救文德豹子分軍逆

擊大破之啓玄文德走還漢中興安二年正月
義隆遣其將蕭道成王虯馬光等入漢中別令
楊文德楊頭等率諸氐羌圍武都城中拒之殺
賊二百餘人豹子分兵將救之至女碻聞賊傳
軍豹子遣人於祁山取馬欲往赴援文德謂豹
子欲斷其粮運回軍還入覆津據險自固義隆
恐其輙回又增兵益將令晉壽白水送粮覆津
漢川武興運粟甘泉皆置倉儲豹子表曰義隆
增兵運粮剋必送死臣所領之衆本自不多唯

仰民兵專恃防固其統萬安定二鎮之衆從戎
以來經三四歲長安之兵役過朞月未有代期
衣粮俱盡形顏枯悴窘切戀家逃亡不已既臨
寇難不任攻戰士民姧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
共爲脣齒計文德去年八月與義隆梁州刺史
劉秀之同征長安聞臺遣大軍勢援雲集長安
地平用馬爲便畏國騎軍不敢北出但承仇池
局（大或作句或竹句皆疑）人稱臺軍不多戍兵尠少諸州雜
人各有還思軍勢若及必自奔逃進軍取城有

易並擊承信其語回趣長安之兵遣文德蕭道
成王虯等將領來攻武都仇池望連秦隴進圖
武都巳經積日畏臣截後斷其粮路關鎮少兵
未有大損今外寇兵彊臣力寡弱拒賊備敵非
兵不擬乞選壯兵增戍武都牢城自守可以無
患今事巳切急若不馳聞損失城鎮恐招深責
願遣高平突騎二千賫粮一月速赴仇池且可
抑折逆民支對賊虜須長（闕）上邽安定戍兵至
可得自全粮者民之命也雖有金城湯池無粮
人

不守仇池本無儲積今歲不收若高平騎至不
知云何以得供援請遣秦州之民送軍祁山臣
隨迎致詔高平鎮將苟莫于率突騎二千以赴
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爲尚書出爲內都大官
劉駿遣其將殷孝祖修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
境天水公封勑文擊之不剋詔豹子與給事中
周丘等助擊之豹子以南寇城守攻圍費日遂
略地至高平劉駿瑕丘鎮遣步卒五千助戍兩
當去城八里與豹子前　鋒候騎相遇即便交戰

豹子軍繼至大破之縱騎追擊殺之至於城下其免者千餘人而已城內恐懼不敢出救既而班師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及前涼州刺史封阿君督河西諸軍南趣石樓與衛大將軍樂安王良以討羣胡豹子等與賊相對不覺胡走無捷而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戰功復擢爲內都大官和平五年六月卒高宗追惜之贈淮陽王謚曰襄賜命服一襲

子道明襲爵

道明第八弟喜高宗以其名臣子擢爲侍御中散遷侍御長高祖初吐谷渾拾寅部落飢窘侵涼澆（一爲洮）河大爲民患詔假喜平西將軍廣川公領涼州枹罕高平諸軍與上黨王長孫觀討拾寅又拜爲使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荊梁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鎮將假公如故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故也喜至申恩布惠夷民大悅酋帥強奴子等各率戶歸附於是置廣業固道二郡以居之徵爲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加左將軍太和元年劉淮遣葭蘆戍主楊文度遣弟鼠竊據仇池詔喜率衆四萬討鼠軍到建安鼠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遣平西將軍楊靈珍擊文度所置仇池太守楊真真衆潰僅而得免喜世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強大黑固守津道懸崖險絕偏閣單行喜部分將士攀崖涉水衝擊大黑大黑潰走追奔西入攻葭蘆城拔之斬文度傳首京師殺一千餘人詔曰夫忠臣生於德義之門智勇出於將相之族往年氐羌放命侵竊邊

戍都將皮喜梁醜奴等或資父舊勳或身著殊效威名著於庸漢公義列於天府故授以節鉞委閫外之任並罄力盡銳克荷所司霜戈始動蟻賊奔散仇池旋復民夷晏安及討葭蘆梟凶醜元（一沈）俱殲闔闢永息朕甚嘉之其所陳計略商校利害料其險否寧邊益國寔之可也今軍威既振羣愚懾服華蚩崇新有易因之勢乞猛之宜任其量處應立郡縣者亦聽銓置其楊文度楊鼠親屬盡家累部送赴臺仇池南秦之根

本守禦資儲特須豐積險阨之要尤宜守防令奸覘之徒絕其僥倖勉勸戎務綏靜新俗懷民安土稱朕意焉又詔熹等曰卿受命專征薄伐邊寇軍威所及即皆平蕩復仇池之舊鎮破葭蘆之新邦梟擒首逆剋剪凶黨勲庸之美朕無間然仇池國之要蕃防守事宜尤須完實從前以來駱谷置鎮是以奸賊息闚閫之心邊城無危敗之禍近由徙就建安致有往年之役前勑卿等部率兵將駱谷築城雖有一時之勤終致

永延之固而卿等不祗詔命至于今日徙使兵人稽頓無事閑停方復曲辭表求罷下豈是良將忘身憂國盡忠之謂也諸州之兵已復一歲宜暫戮力成此要功卿等表求來年築城豈不更勞兵將孰若因今兵勢即令就之一勞永逸事不再舉也今更給軍粮一月速於駱谷築城使四月盡必令成就訖若不時營築乃築而不成成而不固以軍法從事南天水郡民柳旃據險不順熹率衆討滅之轉散騎常侍安南將軍

秦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者就州決以杖罰七年卒贈以本官謚曰恭公

子承宗襲爵

熹弟雙仁冠軍將軍仇池鎮將

封勑文代人也祖豆呈始初領衆三万東征幽州平定三郡拜幽州刺史後爲使持節都督冀青二州諸軍事前將軍開府冀青二州刺史關內侯父渥太宗時爲侍御長卒贈龍驤將軍定

州刺史章武侯謚曰隱勑文始光初爲中散稍遷西部尚書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天水公鎮上邽詔勑文率步騎七千征吐谷渾慕利延兄子拾歸於抱罕衆少不能制詔遣安遠將軍廣川公乙烏頭等二軍與勑文會隴右軍次武始拾歸夜遁勑文引軍入抱罕虜拾歸妻子及其民戶分徙千家於上邽留烏頭守抱罕金城邊冏天水梁會謀反扇動秦益二州雜人

餘言據上邽東城攻逼西城勑文先已設備殺
賊百餘人被傷者衆賊乃引退問會復率衆四
千攻城氐羌一万屯於南嶺休官屠各及諸雜
戶二万餘人屯於北嶺爲四面形援勑文遣二
將領騎二百設備門內别令騎出擊之既而僞
退問率衆騰逐救文潛騎横衝大破之斬問而
北嶺之賊從高射勑文軍飛矢如雨梁會得
奔北嶺騎乃引還復推會爲主勑文令兵二百
人突入南城燒其門樓賊見火起衆皆驚亂文

遣步卒攻門剋之便率騎馳入賊餘衆開門
出走奔入東城乘背追擊殺千餘人安夷公問
根率軍助勑文勑文表白宗定逆賊師路那羅
遣使齎書與逆師梁會會以那羅書射於城中
那羅稱纂集衆旅剋期助會又仇池城民李洪
自稱應王天授臣帖擅作符書誑惑百姓梁會
遣使招引楊文德而文德使權壽胡將兵三十
人來到會間扇動州土云李洪自稱應王兩雄
不並若欲須我先殺李洪梁會自往梁會欲引

致文德請說李洪來入東城即斬洪首送與文
德仇池鎮將淮陽公臣豹子遣使潛行以今月
二十四日來達臣鎮稱楊文德受劉義隆職爲
領兵聚衆在仇池境中沮動民人規竊城鎮且
梁會反逆以來南引文德援勢相連武都氐羌
盡相脣齒爲文德起軍所在屯結兵衆已集剋
來不遠臣備邊鎮與賊相待賊在東城隔墻而
巳但以腹背有敵攻城有疑討度文德剋來助
會若文德既至百姓響應賊黨遂甚用功益難

今文德未到衆復未熟事宜速擊於時爲便伏
願天鑒時遣大軍助臣誅翦表未及報梁會謀
欲逃遁先是勑文掘重塹於東城之外斷賊走
路夜中會乃車陳飛梯騰塹而走勑文先嚴兵
於塹外拒鬪從夜至旦勑文謀於衆曰困獸猶
鬪而況於人賊衆知無生路人自致死必傷士
衆未易可平若開其生路賊必上下離心剋之
易矣衆咸以爲然初勑文以白虎幡宣告賊衆
曰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

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遣勑文縱騎躡之死者太
半俘獲四千五百餘口略陽王元壽遷因梁會之
亂聚眾攻城招引休官屠各之眾推天水休官
王官興為秦地王勑文與臨淮公莫真討之軍
次略陽勑文遣使慰喻而元壽等三千餘人屯
於松多川乃部分諸軍三道並攻賊出營拒戰
大破之俘三千人高宗時與新平公周盆擊劉
駿將殷孝祖於清東不剋天安元年五月卒
長子萬護讓爵於弟翰於時論者惟萬護及元

氏侯趙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與朝廷義而許
之
翰族孫靜世宗時歷位征虜將軍武衛將軍太
子左闕卒以幹用稱延昌中遷平北將軍恆州
刺史延昌四年卒
子熙奉朝請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與將景
尚迎蠕蠕主婆羅門於涼州又除鎮遠將軍河
陰令卒贈輔國將軍朔州刺史
子續武定末潁川太守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其先石勒時徙
居幽州祖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分爭者皆
就而質焉苻堅以為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
來降太祖嘉之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
奉公務存賑恤妻子不免飢寒民頌之曰時惟
府君剋己清明緝我荒土民胥樂生願壽無疆
以年長辭老官父溫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武
才略世祖伐赫連昌以溫為幢將先登陷陣每
戰必捷以功拜宣威將軍奉車都尉出為秦州

司馬還上黨太守善勸課有治名卒贈平遠將
軍豫州刺史野王侯謚曰敬羅漢仁篤慎密弱
冠以武幹知名父溫之佐秦州羅漢隨侍隴右
氐楊難當率眾數萬寇上邽秦民多應之鎮將
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羅漢射難
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眾轉盛羅
漢進計曰今若不出戰示敵以弱眾情攜貳大
事去矣意頭善之即簡千餘騎令羅漢出戰羅
漢與諸騎策馬大呼直衝難當軍眾莫不披靡殺

雞當左右隊騎八人雞當與統會世祖賜雞當
爵事皇甫其鼓危點當乃還仇池意頭具以狀
聞世祖嘉之後爲羽林中郎上邽休官呂豐屠
各王飛廉等八千餘家據險爲逆詔羅漢率騎
一千討擒之從征懸瓠羅漢與琅邪王司馬楚
之爲前鋒招慰降者九千餘戶比至盱眙頻破賊
軍擒其將顧儼李𣝶之等以功遷羽林中郎幢
將賜爵烏程子加建威將軍南安王余立羅
漢猶典宿衛高宗之立羅漢有力焉遷少卿仍

侍將進爵野王侯假龍驤將軍拜司衛監遷散
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陽公加鎮西將軍及
蠕蠕犯塞顯祖討之以羅漢爲右僕射南平公元
目振都督中外軍事出爲鎮西將軍秦益二州
刺史時仇池氐羌反叛逼駱谷鎮將吳保元走
登百頃請援於羅漢羅漢率步騎隨長孫觀擊
擊氐羌大破之斬其渠帥賊衆退散詔羅漢曰
卿以勞勤獲敘才能致用內總禁旅外臨方兵
褒寵之隆可謂備矣而比鄧城將何以克

名竹帛仇池接壤　卑壘難守既勞士卒亦
動民庶皆由鎮將　綏不理之所致也卿
應機赴擊殄此凶狂　一隅民亦剛悍若不
導之以德齊之以刑寇賊莫由可息百姓無以
得靜朕垂心治道欲使遠近清穆卿可召集豪
右擇其事宜以利民爲先益國爲本隨其風俗
以施威惠其有安土樂業奉公勤私者善加勸
督無奪時利明相宣告稱朕意焉涇州民張羌
郎吾子怨於隴東聚衆數千餘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

漢率步騎一千擊羌郎擒之仇池氐羌叛逆遂
甚所在蜂起道路斷絕其賊帥強廉苻祈等皆
受劉昱官爵鐵券略陽公伏阿奴爲都將與羅
漢赴討所在破之生擒廉祈等秦益阻遠南連
仇池西接赤水諸羌恃險數爲叛逆自羅漢莅
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怗然高祖詔羅漢
曰朕總攝萬機統臨四海思隆古道光顯風教
故內委群司外任　忠士建節之秋忠
臣立功之會然宗　居邊土非卿莫寄

何以招輯鄉所得口馬表求貢奉朕嘉乃誠便
勑領納其馬即付都牧以賜卿徵拜內都大
官聽訟察獄多得其情太和六年卒於官高祖
深悼惜之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謚曰莊公
長子興祖襲爵山陽公後例降為侯景明元年
卒
興祖弟伯慶為中散咸陽王禧郎中令
伯慶弟世興校書郎
羅漢弟大檀為中散弘農太守

大檀弟豹子東萊鎮將後改鎮為州行光州事
豹子弟七寶侍御中散遷少卿出為假節龍驤
將軍東雍州刺史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太宗初以密皇后親
賜爵汝陰侯加安東將軍徙爵城縣侯還安南
將軍昭性柔曠有才用出為趙郡太守治有能
名徵拜光祿大夫轉中都大官善察獄訟明於
政刑還侍中鎮東將軍幽州刺史進爵魯郡公
和平二年卒謚曰康公長子羅漢東宮洗馬次

伯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加寧朔
將軍出為安南將軍濟州刺史進爵城陽公入
為散騎常侍顯祖初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以
彭城內附彧遣將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安都
上表請援顯祖進伯恭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
元救之軍次于秺賊將周凱聞伯恭等軍至棄
衆遁走張永仍屯下磕永輜重在武原伯恭等
攻而尅之永計無所出引師而退時皇興元年
正月天大寒雪泗水冰合永與攸之棄船而走

伯恭等追擊首虜及凍死甚衆八月伯恭以書
喻下邳宿豫城內曰劉彧肆逆滔天弟鑒靈命
猶謂絕而復興長江可恃敢遣張永周凱等率
此蟻衆送死彭城大軍未臨逆首奔潰今乘機
電舉當令此城逐平吳會弔民伐罪幸時歸款
自求多福時攸之吳憘公等率衆數萬來援下
邳屯軍焦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伯恭遣子都
將侯汾等率騎五百在水南奚升等五百餘騎
在水北南北邀之伯恭密造火車攻其欲拔

東將軍東萊鎮將轉[illegible]本將軍
事免官卒于家
史臣曰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
為將也皆以沈勇篤實仁厚撫
徒然矣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倖
同年而語也

傳第二

列傳第四十　魏書五十二

趙逸　胡方回
胡叟　宋繇
張湛　宗欽
段承根　闞駰
劉昞　趙柔
索敞　陰仲達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父昌石勒黃門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歷中書侍郎為興將齊難軍司征赫連屈丐難敗為屈丐所虜拜著作郎世祖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為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書侍郎神䴥三年三月上巳帝幸白虎殿命百寮賦詩逸製詩序時稱為善久之拜寧朔將軍赤城鎮將綏和荒服十有餘年百姓安之頻表乞免久乃見許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

皆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逸兄温字思恭博學有高名姚泓天水太守劉
裕滅泓遂沒於氐氐王楊盛盛子難當旣有
漢中以温爲輔國將軍秦梁二州刺史及難
當稱藩世祖以温爲難當府司馬卒于仇池
長子廣夏中書博士
第三子琰語在孝感傳初姚萇以逸伯父還爲
尚書左僕射卒于長安劉裕滅姚泓徙還子
孫於建業還玄孫翼翼從子超宗令勝遐叔

隆穆等太和景明中相尋歸降
翼粗涉書傳通率有器藝初爲平昌太守甚
有治稱入歷軍校加鎮遠將軍長史深爲領
軍元叉所知待還光祿大夫卒贈左將軍
齊州刺史
超宗身長八尺頗有將略太和末爲豫州平南
府長史帶汝南太守加建威將軍賜爵尋陽
伯入爲驍騎將軍超宗在汝南多所受納貨
賂太傅北海王詳言之於世宗除持節征

虜將軍岐州刺史從河東太守卒官超宗在
河東更自修厲清靖愛民百姓追思之贈本
將軍華州刺史諡曰成
子懿襲爵歷員外常侍尚書郎
超宗弟令勝亦長八尺踈狂有膂力歷河北
恒農二郡太守並坐貪暴爲御史所彈
遇赦免神龜末自後將軍太中大夫出爲
恒農太守卒官令勝寵惑妾潘離棄其
妻羊氏夫妻相訟迭發陰私醜穢之事彰於

朝野
遐初爲軍主從高祖征南陽景明初爲梁城戍
主被蕭衍將攻圍以固守及戰功封牟平縣開
國子食邑二百戶後爲左軍將軍假征虜將軍
督巴東諸軍事 南鄭時蕭衍冠軍將軍
王姜脩衆二萬屯羊口輔國將軍李白龍據南城
龍驤將軍皇泉建率土民北入桑坏委脩又分軍
據興勢龍驤將軍譚思文據夾石司州刺史王
僧炳頓南安遐窮動東據規斷南鄭遐率甲士

九千所在衝擊數百里中莫不摧靡前後斬首五千餘級還以輔國將軍出爲滎陽太守時蕭衍將馬仙琕率衆攻圍朐城戍主傅文驥嬰城固守以遐持節假平東將軍爲別將與劉思祖等救之次於鮑口去朐城五十里夏雨頻降厲涉長驅將至朐城仙琕見遐營壘未就徑來逆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陳奔退遐孤軍奮擊獨破仙琕斬其直閤將軍軍主李魯生直後軍主葛景羽等仙琕先分軍於朐城之西阻水列柵

以圍朐城遐身自潛行觀水深淺結草爲筏銜枚夜進破其六柵遂解朐城之圍進救朐城郡督盧昶率大軍繼之未幾而文驥力竭以城降賊衆軍大崩昶棄其節傳輕騎而走惟遐獨握節而還時仲冬寒盛兵士凍死者朐山至於郯城二百里間僵尸相屬昶儀衛失盡於郯城借假節以爲軍威遐坐失利免官延昌中起爲光祿大夫使持節假前將軍爲別將防捍西荊又爲別將隸蕭寶夤征淮堰熙平初出爲平西

將軍汾州刺史在州貪濁聞於遠近卒贈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襄

子子獻襲爵

子獻第四弟子素司空長流參軍

叔隆步兵校尉永平初同縣鄭城民白早生之逆鎮南邢巒平豫州獲而宥之後以貨自通得爲秦州開西府長史加鎮遠將軍秦州殷富去京懸遠叔隆與敕使元脩義同心聚歛納貨巨万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尋遷左軍將軍太中

大夫路司空劉騰出爲中山內史在郡無德政專以貨賄爲事叔隆姦詐無行忘背恩義懸瓠之免是其族人前軍將軍趙文相之力後無報德之意更與文相斷絕文相長者不以爲恨及文相爲汝南內史猶經紀其家後文相卒叔隆了不恤其子弟時論賤薄之

穆善書記有刀筆之用爲汾州平西府司馬翼臨亡以穆託領軍元乂以穆爲汝南內史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父義周姚泓黃門侍郎

方回赫連屈丐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
為屈丐統萬城銘蛇祠碑諸文頗行於世世祖
破赫連昌方回入國雖有才尚未為時所知也
後為北鎮司馬為鎮將表有所稱慶世祖覽之
嗟美問誰所作既知方回召為中書博士賜爵
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
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並愛重之清貧守道以
壽終
子始昌亦長者有父風歷位至南部主書

子醜孫中書學生秘書郎中散世不治產業家
甚貧約兄弟並早亡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有冠冕為西夏
著姓叟少聰敏年十三辨疑釋理知名鄉國其
意之所悟與成人交論鮮有屈焉學不師受友
人勸之叟曰先聖之言精義入神者其唯易乎
猶謂可思而過半末世腐儒粗別剛柔之位寧
有探賾未兆者哉就道之義非在今矣及披讀
群籍再閱於目皆誦於口好屬文既善為典雅

之詞又工為鄙俗之句以姚政將衰遂入長安
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
閱典墳多蔑時輩知叟至召而見之祖思習常
待叟不足叟聊與敘溫涼拂衣而出祖思固留
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而反乎叟對曰
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也
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
時年十有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敘中世有
協時事而末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世猶

傳誦之以為笑狎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
漢中劉義隆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
士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
州叟隨入蜀多為豪俊所尚時蜀沙門法成鳩
率僧旅幾于千人鑄丈六金像劉義隆惡其聚
眾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陽啓申其美遂得
免焉復還於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價直千餘
匹叟謂法成曰緯蕭何人能棄明珠吾為德請
財何為也一無所受在益土五六載北至楊難

當乃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亦本無附之之誠乃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羣犬吠新客佞闇排踈賓直途既以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鮀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伯達見詩謂叟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曷祝鮀之有也叟曰古人有言君子聞鞞鼓之聲則思戰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地陋僻而僣徽號居小事大寧若茲乎徐偃之轍

故不旋踵矣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既先歸國朝廷以其識機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家於密雲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後叟被徵至謝恩并獻詩一篇高宗時召叟及舒並使作檄劉駿蠕蠕文舒文劣於叟舒尋歸家叟不治產業常苦飢貧然不以爲恥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牸牛敝韋袴褶而已

作布囊容三四斗飲噉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嘗遺之以財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弦韋爲幽贄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璨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之曰老子今若相許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也譏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

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寧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攜壺執榼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氾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河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稟叟獎示頗涉文流高閭曾造其家值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集其館宇卑

陋園疇稿局而飯菜精潔醯醬調美見其二妾
並年衰跛眇衣布穿敝閭見其貧約以物直十
餘匹贈之亦無辭愧閭作宣命賦叟爲之序密
雲左右皆祇仰其德歲時奉以麻布穀麥叟隨
分散之家無餘財年八十而卒叟元妻敦煌宋
氏先亡無子後庶養者亦皆早夭竟以絕後叟
死無有家人營主凶事胡始昌迎而殯之于家
葬於墓次即令一弟繼之襲其爵始復男虎威
將軍叟與始昌雖爲宗室而性氣殊詭不相好

附於其存也往來乃簡及亡而收恤至厚議者
以爲非必敦哀疎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宋繇字體業敦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張軌
子孫父僚張玄靚龍驤將軍武興太守繇生而
僚爲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
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繇少而有志尚喟然
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自
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
室誦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諸子羣言靡不覽

綜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業拜繇中
散常侍繇以業無經濟遠略西奔李暠歷位通
顯家無餘財雅好儒學雖在兵難之間講誦不
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
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沮渠蒙遜平酒
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
歎曰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
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之將死也以子牧犍
委託之牧犍以繇爲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

京師世祖拜繇爲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
加安遠將軍世祖并涼州從牧犍至京師卒謚
曰恭
長子巖襲爵改爲西平侯
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卒贈輔
國將軍咸陽太守
子超尚書度支郎
超弟稚字季預師事安邑李紹伯受諸經傳性
清嚴治家如官府太和中拜司徒屬又以例降

除西中府戶曹參軍轉并州城陽王鸞焉城局參
軍景明二年拜白水縣令在縣十一年頗得民
和遷青州渤海太守正光三年卒
子遊道武定末太尉長史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敦煌人魏執金吾恭九
世孫也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沖素有
大志仕沮渠蒙遜黃門侍郎兵部尚書涼州平
入國年五十餘矣賜爵南浦男加寧遠將軍司
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敘曰國家西平河右

敦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
並有儁才見稱於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
傳卦解之遂相勸為注故因退朝之餘暇而為
之解焉其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粒操尚
無虧浩常給其衣食每歲贈浩詩頌浩常報荅
及浩被誅湛懼悉燒之
兄懷義閑粹有才幹遭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
除而蔬糲弗改卒于征西參軍
長子廣平高平令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也父燮字文友呂光太常
卿欽少而好學有儒者之風博綜羣言聲著河
右仕沮渠蒙遜為中書郎世子洗馬欽上東宮
侍臣箴曰悠悠玄古悠悠生民五才迭用經敘
彝倫臣父維子弼君伊臣顛而能扶屈而能申昔
在上聖妙鑒厥趣不曰我明而乖其度不曰我
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彼覆車望
途改步是以令問宣流英風遠布及於三季道
喪純遷桀起瓊臺紂覈糟山周滅妖姒羿喪以

田險諛蔽其耳目鄭衛陳於其前怙才肆虐異
端是纓豈伊害身厥後殲焉茫茫禹跡畫為九
區昆蟲鳥獸各有巢居雲歌唐后垂績美虞蹤
網改祝殷道攸敷龍盤應德蚌銜珠勿謂無
心識命不殊勿謂理絕千載同符爰在子桓靈
數攸鍾儀形徐阮左右劉陳披文採友叩典問
津用能重離襲暉魏鼎維新於昭儲后運應玄
籙夕惕乾乾虛衿遠屬外撫幽荒內懷兒獨猶
懼思不逮遠明不遐燭君有諍臣庭立謗木本

枝克昌永符天祿微臣作箴敢告在僕世祖平
涼州入國賜爵臥樹男加鷹揚將軍拜著作郎
欽與高允書曰昔皇綱未振華裔殊風九服分
崩蘭艾莫遂希慎窮否之際想積久矣其顯姿
邁京師才非季札而眷深孫僑信非祖父而義
均傾蓋曠齡罕遇會之一朝比公私理異訓諮
路塞端拱遙守歎慨如何不量思拙竊詩數韻
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蓋莊生之
所尚非淺識所宜循愛敬既深結情斯作返思遲

德意以袪鄙吝若能紆鳳彩以燿榛蕪遍連城
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詩曰崑峩恒嶺泓澄滄
溟山挺其和水燿其精啓茲令族應期誕生華
冠眾彥偉邁羣英其一於穆吾子含貞藉茂叡彼
松竹陵霜擢秀味老思沖訓易體復戢翼九皐
聲溢宇宙其二我皇龍興重離疊映剛德外彰柔
明內鏡乾象奄氣坤厚山競風無殊音俗無異
徑其三經緯曰文著述曰史斟酌九流錯綜幽旨
帝用訓諮明發虛己廣闢四門旌延髦士其四爾

應其采翰飛戾翹翻宜昭一羽之翔霄翰彌蕃珠
零落紙錦粲垣無衰刻與無滯津其五山降則謙
含柔爲信林崇日淵明外斯進有邀夫子兼茲
四慎弱而難勝遜而不淤其六南董遜矣史功不
申固倨仗實雄穢矣所遷以陵廢邑由卑泯蹟
無逸勤路盈權輪其七尹佚讓周孔明述魯揚
羣致憲章三五昇昇高生蔑秦我遐武勿謂古今
建規易矩其八自昔家居沉淪西藩風馬既殊標
榜莫緣開通有運闇遇當年披衿暫晤罔是交一

言其九諮疑祕省訪滯京都水鏡叔度洗予田蘇
望儀神婉即象心虛悟言禮燃採研詩書其十發
霜悼遷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逾激電進乏由
賜退非回憲素髮掩玄枯顏落蓓其十一文以會友
友由知己詩以明言言以通理盻坎迷流覲良
闊止伊介此光四鄰曲水其十二允答書曰項因行
李承足下高問延佇之勞爲日久矣王途一啓
得叙其懷欣於相遇情無若巳足下兼愛爲心
每能存顧贈之以風味申之以德音執讀反覆

銘於心抱吾少之彝常之操長無老成之致
賴賢勝以自克勉而來諭褒飾有過其分既承
雅贈即應有荅但唱高則難和理深則難訓所
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不足以標
明來旨且表以心幸恕其鄙滯領其至意詩曰
湯湯流漢藹藹南都載稱多士載耀靈珠猗矣
高族世記丹圖啓基鄲城振彩涼區其一吾生朗
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奕世克隆方圓備體淑
德斯融望傾羣儁響駭華戎其二響駭伊何金聲

允著臣贊西藩拯厥時務龠志琴書恬心初素
潛思淵渟秀藻雲布其三上天降命祚鍾有代協
耀紫宸與乾作配仁邁春陽功霧後載招延隱
叟永貽大賚其四伊余樂散才至兩微道緣幸會
忝與樞機竊名華省厠足丹墀愧無寸燭少益
天暉其五明外非諭佇漸難棘體吾牛處豈曰能
謙進不弘道退失淵潛既慚朱闕亦愧閭閻其六
史班稱達楊蔡致深負荷典策載蹈於心四轍
同軌覆車相尋敬承嘉誨永佩明箴其七遠思尽寸

賢內尋諸己仰謝丘明長揖南史遐武雖存高
蹤難擬夙興夕惕豈獲恬止其八世之圮矣靈
運未通風馬殊隔區域異封有懷西望路險莫
從王澤遠灑九服來同其九在昔平吳二陸稱
寶今也克涼吾生獨矯道映儒林義爲群表我
思與之均於紵縞其十仁之田蘇量非叔度韓
生屬降林宗仍顧千載曠遊邁茲一遇藻詠風
流鄙心已悟其十一年時迅邁物我俱逝任之
斯通擁之則滯結駟貽塵屢空亦敝兩間可守

安有回賜其十二詩以言志志以表丹慨哉刎
頸義已中殘雖曰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勵之無
忘歲寒崔浩之誅也欽亦賜死欽在河西撰蒙
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弟舒字景太蒙遜庫部郎中與兄同歸國賜爵
句町男加威遠將軍名亞於兄子孫皆衰替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熲九世孫也
父暉字長祚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
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

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乞伏熾磐以暉為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磐子暮末襲位國政衰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暮璝暮璝內附暉與承根歸國世祖素聞其名頗重之以為上客後暉從世祖至長安有人告暉欲南奔世祖問曰何以知之告者曰暉置金於馬韉中不欲逃走何由爾也世祖密遣視之果如告者之言斬之於市暴尸數日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為敦煌張氏婦久而聞之乃向長安收葬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疏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以為才堪注述言之世祖請為著作郎引與同事世感重其文而薄其行甚為敦煌公李寶所敬待承根贈寶詩曰世道衰陵淳風殆緬衢交問鼎路盈訪璽徇競爭

嘉靖十年補刊 魏傳四十 一八

馳天機莫踐不有真宰榛棘誰翦其一於皇我后重明襲煥文以息煩武以靜亂剖蚌求珍搜巖采幹野無投綸朝盈逸翰其二昔涼季林焚淵涸矯矯公子鱗羽靡託靈慧雖隆祆氛未廓鳳戢崐丘龍潛玄漠其三數不常曖艱極則泰舊翼幽裔翰飛京師珥蟬紫闥杖節方畿弼我王度庶績緝熙其四自余幽淪眷參舊契庶庇餘光優游卒歲竹路未淹離鑾已際顧難分岐載張載繼其五聞諸交舊畢聖臺曜淳源雖潟民懷餘劭思樂哲人靜以鎮躁諂彼繁音和此清調其六詢下曰文辨訐曰明化由禮洽政以寬成勉崇仁教播德簡刑傾首景風遲聞休聲其七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承根外孫長水校尉南陽張令言美鬚髯言談舉止有異武人李琰之李神儁一時名士並稱美之

闞駰字玄陰敦煌人也祖倞有名於西土父玖為一時秀士官至會稽令駰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群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

嘉靖十年刊 魏傳四十 一九

易傳學者藉以通經撰十三州志行於世蒙遜甚重之常侍左右訪以政治損益拜秘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加奉車都尉牧犍待之彌重拜大行遷尚書姑臧平樂平王丕鎮涼州引為從事中郎王薨之後還京師家甚貧敝不免飢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後

劉昞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

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肅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暠私署徵為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暠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暠暠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暠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敦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並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為

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時同郡索敞陰興為助教並以文學見舉每巾衣而入世祖平涼州士民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世祖詔諸年七十以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昞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韭（韭一本或作悲亦作非）谷窟遇疾而卒昞六子

長子僧衍早亡

次仲禮留鄉里

次字仲次貳歸少歸仁並遷代京後分屬諸州

爲城民歸仁有二子
長賢奴
次顯宗太和十四年尚書李沖奏昞河右碩儒今子孫沉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爲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臣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死而不朽前哲所尚思人愛樹自古稱美故樂平王從事中郎敦煌劉昞著業涼城遺文茲在篇籍之美頗足可觀如或愆釁當蒙數世之宥況乃維

祖遠孫相去未遠而今以倫皂隸不獲收異儒學之士所爲竊歎臣忝職其教冒以聞奏乞敕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用廣聖朝旌善繼絕敦化厲俗於是年在四年六月詔曰昞德冠前世蔚爲儒宗太保啓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以爲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時爲金部郎世祖平涼州內徙京師高宗踐阼拜爲著作郎後以歷效有績出爲河內太守甚著仁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縑柔呼主還之後有人與柔鏵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從柔買索絹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焉其推誠秉信皆此類也隴西王源賀採佛經幽旨作祗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解咸得理衷爲當時儁僧所欽味焉又憑立銘讚頗行于世

子默字沖明武威太守

索敞字巨振敦煌人爲劉昞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昞之業涼州平入國以儒學見拔爲中書博士篤勤訓授肅而有禮京師大族貴遊之子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敞敞遂講授十餘年敞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比爲喪服要記其名字論文多不載後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未幾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爲請詔贈平南將軍涼州

刺史謚曰獻
敞子僧養中書議郎京兆太守
僧養子演貴征東府參軍
演貴子懷眞字公道武定末侍御史初敞在州之日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届上谷困不前達土人徐能抑掠爲奴五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語其由狀對泣而别敞爲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賓性至孝每向田耘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其篤於

事親
陰仲達武威姑臧人祖訓字處道仕李暠爲武威太守父華字季文姑臧令仲達少以文學知名世祖平涼州内徙代都司徒崔浩啓仲達與段承根云二人俱涼土才華同修國史除秘書著作郎卒
華次子周達徐州平南司馬太山太守
周達子遵和小名虎頭好音律尚武事初爲高祖挽郎拜奉朝請後廣平王懷爲國常侍遵和便辟善事人深爲懷所親愛轉司空法曹太尉中兵參軍又爲汝南王悦郎中令復被愛信稍遷龍驤將軍驍騎將軍豫州都督鎮懸瓠孝莊末除左將軍行豫州刺史時前行州事元崇禮被徵將還旣聞尒朱兆入洛遂矯殺遵和擅據州任後追贈平南將軍涼州刺史
遵和兄子道方性和雅頗涉書傳深爲李神儁所知賞神儁爲前將軍荆州刺史又請道方爲其府長流參軍神儁曾使道方詣蕭衍雍州刺史

蕭綱論邊事道方風神沉正爲綱所稱正光末蕭綱遣其軍主曹義宗等擾動邊蠻神儁令道方馳傳向新野處分軍事於路爲土因村蠻所掠送於義宗義宗又傳致襄陽仍送於蕭衍因之尚方孝昌中始得還國旣至拜奉朝請轉員外散騎侍郎孝莊初遷尚書左民郎中修起居注永安二年詔道方與儀曹郎中王元旭使於蕭衍至南兗州有追還轉安東將軍光祿大夫領左民郎中太昌初卒年四十二人士咸嗟

惜之贈撫軍將軍荊州刺史

史臣曰趙逸等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於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亦一世之異人乎

列傳第四十　魏書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一　魏書五十三

李孝伯　李沖

李孝伯趙郡人也高平公順從父弟也父曾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為業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向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太祖時徵拜博士出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刼盜奔竄太宗嘉之并州丁零數為山東之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鄰郡為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平南將軍荊州刺史栢仁子謚曰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於世祖徵為中散世祖見而異之謂順曰真卿家千里駒也遷秘書奏事中散轉侍郎光祿大夫賜爵南昌子加建威將軍委以軍國機密甚見

親寵謀謨切祕時人莫能知也遷北部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加建義將軍真君末車駕南伐將出彭城劉義隆子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將馬文恭率步騎萬餘至蕭城前軍擊破之文恭走免執其隊主蒯應義隆聞大駕南巡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衆赴彭城世祖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內遣送蒯應至小市門宣世祖詔勞問義恭幷遣自陳蕭城之敗義恭等問應魏帝自來以不應曰自來又問今在何處應曰在城西南又問士馬多少應曰中軍四十餘萬駿遣人獻酒二器甘蔗百梃幷請駱駝世祖明旦復登亞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駿亦遣其長史張暢對孝伯孝伯遥問暢姓暢曰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也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旣涉此境何容不悉暢問孝伯曰君復何姓居何官也孝伯曰我戎行一夫何足致問然足與君相敵孝伯曰主上有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朕亦不攻

彭城何爲勞苦將士城上嚴備今遣賜駱駝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暢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奄有萬國率土之濱莫敢不臣縱爲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孝伯又問暢曰何至忽遽杜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帝壁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万人思致命恐輕相陵踐故且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剋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宜當以法裁物何用發橋杜門窮城之中復何以十万誇大我亦有良馬百万復可以此相矜暢曰王侯設險何但法令而已也我若誇君當言百万所以言十万者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鬭人不鬭馬足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也孝伯曰王侯設險誠如來言開閉有常何爲杜塞絕橋之意義在何也此城守君之所習野戰我之所長我之

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內有具思者嘗在京師
義恭遣視之思識是孝伯思前問孝伯曰李尚書
行途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答曰緣共
知所以仰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既開門暢屏人却
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
賜安北蒲萄酒及諸食味當相與同進暢曰二王
敬白魏帝知欲垂見常願面接但受命本朝忝居
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故無容私覿義恭獻皮袴
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挺孝伯曰又有詔太

尉安北久絕南信殊當憂悒若欲遣信者當為
護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
使命日夕往復不復以此勞魏帝也孝伯曰亦知
有水路似為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稱白賊也
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似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
赤眉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離徐方
也孝伯曰向與安北相聞何以久而不報暢曰二
王貴遠啓聞為難孝伯曰周公握髮吐餔二王何
獨貴遠暢曰握髮吐餐本謂鄰國之人也孝伯曰

本邦尚爾鄰國彌應盡恭且賓至有禮主人宜
以禮接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為有禮孝伯曰
非是賓至無禮直是主人怱怱無待賓調度耳
孝伯又言有詔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江南
之選近於汝陽身被九槍落在溵水我使牽而
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聞其弟在此如
何不遣暫出尋自令反並復苟留一人暢曰知
欲程天祚兄弟集聚已勒遣之但其固辭不往
孝伯曰豈有子弟聞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見此

便禽獸之不若貴土風俗何至如此世祖又遣
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孝伯
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
自食黑鹽治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
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
四種並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間
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復見朕小大知朕老少
觀朕為人暢曰魏帝久為往來所具李尚書親
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義恭獻蠟

燭十挺駿獻錦一匹孝伯曰君南土士人何爲
著屩君而著此將士云何暢曰士人之言誠爲
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陳之間不容緩服
孝伯曰永昌王自頃恒鎮長安今領精騎八万
直造淮南壽春亦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
康祖首彼之所見王玄謨甚是所悉亦是常才
耳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境七百餘
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抗鄒山之險彼之所憑
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便藏入穴將士倒曳出

之主上丐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
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也彼之民人甚相忿
怨言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
暢曰知永昌已過淮南康祖爲其所破比有信
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
其北人故爲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冰向
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爲失筭但因夜回歸致戎
馬驚亂耳我家懸瓠小城陳憲小將魏帝傾國
攻圍累旬不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三旅始

濟翻水魏國君臣奔散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
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
附始慕政化姦盜未息示使崔邪利撫之而已
今雖陷沒何損於國魏帝自以十萬之師而制
一崔邪利乃復足言也近聞蕭縣百姓並依山
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迎之耳文恭前以三隊
出還走彼大營嵇玄敬以百舸至留城魏軍奔
敗輕敵致此亦非所䘏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
國交兵當互加撫養而魏師入境事生意外官

不負民民亦何怨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捍拒此
自上由太尉神筭次在武陵聖略軍國之要雖
不預聞然用兵有機間亦不容相語孝伯曰君
藉此虛談支離相對可謂遁辭知其所窮且主
上當不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
城故不待攻圍南行不捷彭城亦非所欲也我
今當南欲飲馬江湖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
懷若魏帝遂得飲馬長江便爲無復天道孝伯
曰自北而南實惟人化飲馬長江豈獨天道暢

將還城，謂孝伯曰：冀蕩清之，有期相見。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孝伯曰：今當先至建業以待君耳。恐爾日君與二王面縛請罪，不暇為容。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歎。世祖大喜，進爵宣城公。興安二年，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安五年卒。高宗甚悼惜之，贈鎮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諡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恭宗曾啓世祖廣徵俊秀，世祖曰：朕

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為？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賞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藁草，家人不見。公庭論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為己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國之謀，咸出孝伯。世祖寵眷，有亞於浩，亦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也。

卒之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使於江南，蕭賾謂之曰：孝伯於卿遠近？其為遠人所知若此。孝伯妻崔賾女，高明婦人，生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為妻也。憎忌元顯。後遇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為也。元顯志氣甚高，為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民、安上，並有風度。

安民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卒，贈郢州刺史。無子，爵除。

安上，鉅鹿太守，亦早卒。

安民弟豹子，正光三年上書曰：竊惟庸勳賞勞，有國恒典；興滅繼絕，哲后所先。是以積德累忠，春秋許宥十世；立功著節，河山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叡自天，籠罩日域，東清遼海，西定玉門，凌滅漠北，飲馬江水。臣亡父故尚書宣城公先臣孝伯，冥基感會，邀幸昌辰，綢繆幃幄，繾綣侍從，廟筭嘉謀，每蒙顧採。于時儲后監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

何用多爲其自委遇一乃至於此是用寵以元凱
爵以公侯詔冊曰江陽之巡奇謀屢進六師大
捷亦有勳焉出內勤王寵遇隆厚方開大賞而
世祖登遐梓宮始還外任名岳高宗沖年纂運
未及追敘臣行外百蠻先臣棄世微績未甄誠
志長奪遺紳命傷曾世朝野咸哀不永臣亡兄
襲無子封除永惟宗構五情崩圮先臣榮寵前
朝勳書王府同之常倫爵封堙墜準古量今實
深荼苦竊惟朝例廣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

並以勳重先朝世絕繼祀或以傍親或聽弟襲
皆傳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賞況先臣在蒙委任
運籌幃幄勳著於中聲傳於外事等功均今古
無易是以漢賞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張徐不棄
荀郎今數族追賞於先朝之世先臣絕封於聖
明之時瞻流顧侶存亡永恨竊見正始中爰發
存亡之詔褒賢報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
澄所請十事復新前澤成一時之盛事垂曠代
之茂典凡在纓紱誰不感慶蓋以獎勸來今垂

範方古且劉氏僞書翻流上國尋其訕謗百無
一實前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於張暢
傳中略敘先臣對問雖改脫略盡自欲矜高然
逸韻難虧猶見稱載非直存益於時沒亦有彰
國美乞覽此書昭然可見則微徽衰搆昔韋起一
朝先臣潛魂結草於千載矣卒不得襲
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世祖詔
州郡舉賢良祥應貢對策合旨除中書博士時
南土未賓世祖親駕遣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

州以祥爲軍司略地至于陳汝淮北之民詣軍
降者七千餘戶遷之於兗豫之南置淮陽郡以
撫之拜祥爲太守加綏遠將軍流民歸之者萬
餘家勸課農桑百姓安業世祖嘉之賜以衣馬
遷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太安中徵拜中書侍
郎民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高宗不許卒官追
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謚曰憲
子安世幼而聰悟興安二年高宗闕字引見侍郎博
士之子簡其秀儁者欲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

高宗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父祖甚有次第即以為學生高宗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居父憂以孝聞天安初拜中散以溫敏敬慎顯祖親愛之累遷主客令蕭賾使劉纘朝貢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為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足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

今曰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由石頭之於番禺耳國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太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賤同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無川無金山無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慚而罷遷主客給事中時民困飢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

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治之本井稅之興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兹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

鄉老所惑群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經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

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高祖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出爲安平將軍相州刺史假節趙郡公敦勸農桑禁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民者爲之修飾廟堂表薦廣平宋翻陽平路恃慶皆爲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生民前刺史薛道𢷋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𢷋軍遂爲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

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境內肅然以病免太和十七年卒于家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水公主生二子謚郁

瑒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當世延昌末司徒行參軍遷司徒長兼主簿太師高陽王雍表薦瑒爲其友正主簿于時民多絕戶而爲沙門瑒上言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用既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重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以禮一身親老棄家絕養既非人理尤乖禮情埋滅大倫且闕王貫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爲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衆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而是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

爲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自理曰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真學妄爲訾毀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叙三皇五帝皆號爲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者爲堂堂幽者爲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謗且心無不善以佛道爲教者正可未達衆妙之門耳靈太后

雖知瑒言爲允然不免違竿之意獨罰瑒金一
兩轉尚書郎加伏波將軍隨蕭寶夤西征以瑒
爲統軍假寧遠將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
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夤見
瑒至乃拊瑒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
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夤又啓瑒爲左丞
仍爲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夤又啓爲中
書侍郎還朝除鎮遠將軍岐州刺史坐辭不赴
任免官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四十五初贈

鎮東將軍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贈
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瑒
倜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
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爲老博士
也與弟謐特相友愛謐在鄉物故瑒慟哭絕氣
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朞年之中形骸毀悴人倫
哀歎之瑒三子
長子義盛武定中司徒倉曹參軍
瑒弟謐字永和在逸士傳

謐弟郁字永穆好學沉靜博通經史自著作佐
郎爲廣平王懷友懷深相禮遇時學士徐遵明
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
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答數條而已稍遷國
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朝夕教
授惟郁而已謙虛雅寬甚有儒者之風遷廷尉
少卿加冠軍將軍轉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
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
常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

事黃門侍郎三年春於顯陽殿講禮詔郁執經
解說不窮群難鋒起無廢談笑出帝及諸王公
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都督
定冀相滄殷五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
射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士謙儀同開府參軍事
李沖字思順隴西人敦煌公寶少子也少孤爲
長兄滎陽太守承所攜訓承常言此兒器量非
恒方爲門戶所寄沖沈雅有大量隨兄至官是

非牧守子弟多侵亂民庶輕有乞奪沖與承長子韶獨清簡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顯祖末爲中書學生沖善交遊不妄戲雜流輩重之高祖初以例遷秘書中散典禁中文事以脩整敏惠漸見寵待遷內秘書令南部給事中舊無三長惟立宗主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爲一戶沖以三正治民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秘書令高祐等曰沖求立三

長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羲又曰不信臣言但試行之事敗之後當知愚言之不謬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咸稱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戶新舊未分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閑月徐乃遣使於事爲宜沖曰民者冥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爲之易行著

作郎傅思益進曰民俗既異險易不同九品差調爲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常準賦有恆分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羣議雖有乖異然惟以變法爲難更無異義遂立三長公私便之遷中書令加散騎常侍給事中如故尋轉南部尚書賜爵順陽侯沖爲文明太后所幸恩寵日盛賞賜月至數十萬進爵隴西公密致珍寶御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沖家素清貧於是始

爲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于鄉閭莫不分及虛己接物垂念羇寒衰舊淪屈由之躋敘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初沖兄佐與河南太守來崇同自涼州入國素有微嫌佐因緣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護又糾佐贓罪佐及沖等悉坐幽繫會赦乃免佐銜之至沖寵貴綜攝內外護爲南部郎深慮爲沖所陷常求退避而沖每慰撫之護後坐贓罪懼必不濟沖乃具奏與護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

沖從甥陰始孫孤貧，往來沖家，至如子姪。有人
求官，因其納馬於沖，始孫輒受而不為言。後假
方便借沖此馬，馬主見沖乘馬而不得官，後乃
自陳始末。沖聞之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始孫
坐死。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是時循
舊，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常謂沖為中書而
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後，高祖居喪引見，待接有
加。及議禮儀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重，高祖雖
自下筆，無不訪決焉。沖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

入憂勤形於顏色，雖舊臣戚輔，莫能逮之，無不
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
方聽望，咸宗奇之。高祖亦深相杖信，親敬彌甚，
君臣之間，情義莫二。及改置百司，開建五等，以
沖參定典式，封滎陽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戶，拜
廷尉卿。尋遷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師。東宮既
建，拜太子少傅。高祖初依周禮，置夫嬪之列，以
沖女為夫人。詔曰：「昔軒皇誕御，垂棟宇之構；爰
歷三代，興宮觀之式。然茅茨土階，昭德於上代；

層臺廣廈，崇威於中葉。良由文質異宜，華朴殊
禮故也。是以周成繼業，營明堂於東都；漢祖聿
興，建未央於咸鎬。蓋所以尊嚴皇威，崇重帝德，
豈好奢惡儉，苟弊民力者哉？我皇運統天，協纂
乾曆，銳意四方，未遑建制，宮室之度，頗為未允。
太祖初基，雖粗有經式，自茲厥後，復多營改。至
於三元慶饗，萬國充庭，觀光之使，具瞻有闕。朕
以寡德，猥承洪緒，運屬休期，事鍾昌運，宜遵遠
度，式茲宮宇。指訓規模，事昭於平日；明堂、太廟，

已成於昔年。又因往歲之豐，資藉民情之安，遠
將以今春營改正殿。違犯時令，行之惕然。但朔
土多寒，事殊南夏，自非裁度當春，興役徂暑，則
廣制崇基，莫由克就。成功立事，非委賢莫可；改
制規模，非任能莫濟。尚書沖器懷淵博，經度明
遠，可領將作大匠；司空、長樂公亮可與大匠共
監興繕。其去故崇新之宜，修復太極之制，朕當
別加指授。」車駕南伐，以沖輔國大將軍，統眾翼
從。自發都至於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軫。

高祖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啓顙於馬首之
前高祖曰長驅之謀廟筭已定今大軍將進公
等更欲何云沖進曰臣等不能折衝帷幄坐制
四海而令南有竊號之渠寔臣等之咎陛下以
文軌未一親勞聖駕臣等誠思亡軀盡命効死
戎行然自離都淫雨士馬困敝前路尚遙水潦
方甚且伊洛境內小水猶尚致難況長江浩汗
越在南境若營舟檝必須停滯師老粮乏進退
爲難矜喪反旆於義爲允高祖曰一同之意前

已具論卿等正以水雨爲難然天時頗亦可知
何者夏既炎旱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當開爽
比後月十閒若雨猶不已此乃天也脫於此而
晴行則無害古不伐喪謂諸侯同軌之國非王
者統一之文已至於此何容停駕沖又進曰今
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漢文言吾獨
乘千里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無其辭敢以死
請高祖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一同區域而卿
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

出於是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
等並殷勤泣諫高祖乃諭羣臣曰今者興動不
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欲班師無以垂之千
載朕仰惟遠祖世居幽漠違衆南遷以享無窮
之美豈其無心輕遺陵壤今之君子寧獨有懷
當由天工人代王業須成故也若不南鑾即當
移都於此光宅土中機亦時矣王公等以爲何
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
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楨進曰夫愚者闇

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行至德者不議於俗成
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廓
神都以延王業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啓之於
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
皇居人之所貴寧如遺體請上安聖躬下慰民
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願言蒼生幸甚
羣臣咸唱万歲高祖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乃
示爲大舉因以脅定羣情外名南伐其實遷也
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定

定都洛陽沖言於高祖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
定鼎成周然營建六寢不可遊駕待就興築城
郭難以馬上營訖願暫還北都令臣下經造功
成事訖然後備文物之章和玉鑾之響巡時南
徙軌儀土中高祖曰朕將巡省方岳至鄴小停
春始便還未宜遂不歸北尋以沖爲鎮南將軍
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之任改封陽平郡開
國侯邑戶如先車駕南伐以沖兼左僕射留守
洛陽車駕渡淮別詔安南大將軍元英平南將

軍劉藻討漢中召雍涇岐三州兵六千人擬戍
南鄭剋城則遣沖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羌夷
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氐胡叛逆所在奔命
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
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剋徒動民情連
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剋鄭
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
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群賊之
口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

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昔
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師或撫民而遺
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
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
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
未民者惟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急急
於今日也宜待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糧
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爲吞并之舉今鍾離
壽陽密邇未拔諸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剋者舍

之而不取所降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既未可以
近力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
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
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
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此
而論不成爲上高祖從之車駕還鄴引見沖等
謂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慮有令僕闇弱百事
稽壅若明獨聰專則權勢大併今朕雖不得爲
聰明又不爲劣闇卿等不爲大賢亦不爲大惡

且可一兩年許留官司高祖自鄴還京泛舟
洪池乃從容謂沖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
之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
汴入清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出戶而鬪此乃
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須二万人以下六十日
有成者宜以漸修之沖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
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遷尚書僕射仍領少傅
改封清淵縣開國侯邑户如前及太子恂廢沖
罷少傅高祖引見公卿於清徽堂高祖曰聖人

之寶惟位與功是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
徙極中天創居嵩洛雖大構未成要自條紀略
舉但南有未賓之豎兼凶蠻密邇朕夙夜悵惋
良在於茲取南之計決矣朕行之謀必矣若依
近代也則天子下帷深宮之內准卜古也則有
親行祚延七百魏晉不征旋踵而殞祚之脩短
在德不在征今但以行期未知早晚知幾其神
乎朕既非神焉能知也而頃來陰陽卜術之士
咸勸朕今征必克此既家國大事宜共君臣各

盡所見不得以朕先言便致依違退有同異沖
對曰夫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後卜筮今卜筮
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今年秋稔有損常實又京
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爲未可宜至來
秋高祖曰僕射之言非爲不合朕意之所慮乃
有社稷之憂然咫尺寇戎無宜自安理須如此
僕射言人事未從亦不必如此朕去十七年擁
二十萬衆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
往年乘機天時乃可而闕人事又致不捷若待

人事備復非天時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
征理朕若秋行無剋捷三君子並付司寇不可
不人盡其心罷議而出後世宗爲太子高祖讌
於清徽堂高祖曰皇儲所以纂歷三才光昭七
祖斯乃億兆咸悅天人同泰故延卿就此一讌
以暢忻情高祖又曰天地之道一盈一虛豈有
常泰天道猶爾況人事乎故有升有黜自古而
然悼往欣今良用深歎沖對曰東暉承儲蒼生
咸幸但臣前忝師傅弗能弼諧仰慙天日慈造

寬含得預此醮慶愧交深高祖曰朕尚弗能華
其昏師傅何勞愧謝也後尚書疑元拔穆泰罪
事沖奏曰前彭城鎮將元拔與穆泰同逆養子
降壽宜從拔罪而太尉咸陽王禧等以爲律文
養子而爲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謹審律
意以養子於父非天性於兄弟非同氣敦薄既
差故刑典有降是以養子雖爲罪而父兄不預
然父兄爲罪養子不知謀易地均情豈獨從戮
乎理固不然臣以爲依據律文追戮於所生則

從生於所養明矣又律惟言父不從子稱子不
不從父當是優尊厲卑之義臣禧等以爲律雖
不正見互文起制於乞也舉父之罪於養也見
子坐是爲互起互起兩明無罪必矣若以嫡繼
養與生同則父子宜均秪明不坐且繼養之注
云若有別制不同此律又令文云諸有封爵若
無親子及其身卒雖有養繼國除不襲是爲有
福不及已有罪便預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
相矛楯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沖以爲指例條

尋罪在無疑準令語情頗亦同式詔曰僕射之
議據律明矣太尉等論於典矯也養所以從戮
者緣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復甄於所養此獨何
福長處吞舟于國所以不襲者重列爵特立制
因天之所絕推而除之耳豈復報對刑賞于斯
則應死可特原之沖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
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堂寢皆資
於沖勤志彊力孜孜無怠旦理文薄兼營匠制
几案盈積剞劂在手終不勞厭也然顯貴門族

務益六姻兄弟子姪皆有爵官一家歲祿万匹
有餘是其親者雖復癡聾無不超越官次時論
亦以此少之年纔四十而鬢髮斑白姿兒豐美
未有衰狀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
羣以沖好士傾心宗附沖亦重其器學禮而納
焉每言之於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爲中尉
兼尚書爲高祖知待便謂非復藉沖而更相輕
背惟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也沖頗銜
之後高祖南征沖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

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沖手自作家
人不知辭旨激切因以自劾高祖覽其表歎悵
者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爲滿矣
沖時震怒數數責彪前後愆悖瞋目大呼投折
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詈辱肆口沖素性
溫柔而一旦暴恚遂發病荒悖言語亂錯猶扼
腕叫詈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藏
傷裂旬有餘日而卒時年四十九高祖爲舉哀
於懸瓠發聲悲泣不能自勝詔曰沖貞和資性

德義樹身訓業自家道素形國太和之始朕在
弱齡早委機密實康時務鴻漸瀍洛朝選所清
升冠端右惟允出納忠肅柔明足敷睿範仁恭
信惠有結民心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方昇
寵秩以旌功舊奄致喪逝悲痛于懷既留勤應
陟兼良宿宜褒可贈司空公給東園祕器朝服
一具衣一襲贈錢三十万布五百匹蠟二百斤
有司奏謚曰文穆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冢高祖
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沖墓左右以聞

高祖卧疾望墳掩泣久之詔曰司空文穆公德
爲時宗勲簡朕心不幸徂逝託墳邙嶺旋鑾覆
舟躬睇塋域悲仁惻舊有慟朕衷可遣太牢之
祭以申吾懷及與留京百官相見皆敘沖亡沒
之故言及流涕高祖得留臺啓知沖患狀謂右
衛宋弁曰僕射執我樞衡揔釐朝務清儉居躬
知寵已久朕以仁明忠雅委以台司之寄使我
出境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懷愴慨
其相痛惜如此沖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

鬩及沖之貴封祿恩賜皆以共之內外輯睦父
亡後同居二十餘年至洛乃別第宅更相友愛
久無閒然皆沖之德也始沖之見私寵也兄子
韶恒有憂色慮致傾敗後榮名日顯稍乃自安
而沖明目當官圖爲己任自始迄終無所避屈
其體時推運皆此類也
子延寔等語在外戚傳
史臣曰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鑒略蓋亦
過人遠甚世祖雄猜嚴斷崔浩已見誅夷而入

參心膂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際可尋故能從
容任遇以功名始卒且智器固以優乎安世識
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李
沖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識業固乃一時之
秀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身任梁棟
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列傳第四十一　魏書五十三

高氏小史魏書列傳第四十五高祐崔挺李
安世三人其傳云李安世趙郡人也宣城公
孝伯之兄子父祥中書傳士令魏書諸本祥
及安世事皆附此卷孝伯傳後按李燾經史
釋題揚九齡經史目録第四十五卷高祐崔
挺李安世三人宗諫史目殿藏用十三代史
目惟高祐崔挺而無李安世此卷史臣論安
世及瑒郁與北史同疑李延壽用魏收舊語
或後人妄云世傳附以孝伯因取北史論安世
父子事於此篇亦不可考證故載諸目
錄同異以備傳疑

游雅　高閭

游雅字伯度小名黄頭廣平任人也少好學有高才世祖時與渤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宮内侍長遷著作郎使劉義隆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威將軍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爲侯加建義將軍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爲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

徵爲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詔雅爲太華殿賦文多不載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寛不以爲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黄頭貴己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爲重雅事在允傳雅因論議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和平二年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

子僧奴襲爵卒

子雙鳳襲

雅弟恒子曇護太和中爲中散還典寺令後慰勞仇池爲賊所害贈肆州刺史

高閭字閻士漁陽雍奴人五世祖原晉安北軍司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令名州別駕父洪字季願陳留王從事中郎閭貴乃贈寧朔將軍幽州刺史固安貞子閭早孤少好學博綜經史文才儁偉下筆成章本名驢司

徒崔浩見而奇之乃改爲閭而字焉眞君九年徵拜中書博士和平末遷中書侍郎高宗崩乙渾擅權内外危懼文明太后臨朝誅渾引閭與中書令高允入於禁内參決大政賜爵安樂子加南中郎將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閭先入彭城收管籥元表閭以本官領東徐州刺史與張讜對鎮團城後還京城以功進爵爲侯加昭武將軍顯祖傳位徙御崇光宮閭上表頌曰臣聞刑制改物者應天之聖君齷齪順常者

守文之庸主故五帝異規而化與三王殊禮而
致治用能憲章萬祀垂範百王歷葉所以挹其
遺風後君所以酌其軌度伏惟太上皇帝道光
二儀明齊日月至德潛通武功四暢霜威南被
則淮徐來同齊斧北斷則獫狁覆巢西摧三危
之酋東引肅慎之貢荒遐款塞九有宅心於是
從容閑覽希心玄奥尚鼎湖之奇風崇巢由之
高潔疇咨熙載亮釆群后爰挹大位傳祚聖人
開古之高範爰萃於一朝曠業之希事載見於

今日昔唐堯禪舜前典大其成功太伯讓季孔
子稱其至德苟位以聖傳臣子一也謹上至德
頌一篇其詞曰茫茫太極悠悠遐古三皇刑
制五帝垂枯仰察璿璣俯鑒后土雍容端拱惟
德是與夏殷世傳周漢纂烈道風雖邈仍誕明
哲爰暨三季下凌上替九服三分禮樂四缺上
靈降鑒思皇反正乃眷有魏配天承命功冠前
王德侔往聖移風革俗天保載定於穆太皇克
廣聖度玄化外暢東鑒內悟遺此崇高挹彼沖

素道映當今慶流後祚明明我皇承乾紹煥比
誦熙周方文隆漢重光麗天晨暉疊旦六府孔
修三辰貞觀功均乾造雲覆雨潤養之以仁敎
之以信綏之斯和動之斯震自東徂西無思不
順禎候並應福祿來格嘉穀秀町素文表石玄
烏呈皓醴泉流液黃龍蜿蜿遊鱗弈弈冲訓既
布率土咸寧穆穆四門灼灼典刑勝殘豈遠朞
月有成翹翹東岳庶見翠旌先民有言千載一
湊昔難其運今易其會沐浴淳澤被服冠帶

飲和陶潤載欣載賴文以寫意功由頌宣吉甫作
歌式昭永年唐政緝熙康哉垂篇仰述徽烈被
之管絃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為顯
祖所知數見引接參論政治命造鹿苑頌北伐
碑顯祖善之承明初為中書令加給事中委以
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
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曰伏見廟
筭有事淮海雖成事不說猶可思量臣以愚劣
本非武用至於軍旅尤所不學直以無諱之朝

敢肆狂瞽區區短見竊有所疑臣聞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開泰四方無虞豈宜盛世干戈妄動疑一也淮北之城凡有五處難易相兼皆須攻擊然攻守難圖力懸百倍反覆思量未見其利疑二也縱使如心於國無用發兵遠入費損轉多若不置城是謂空爭疑三也脫不如意當延日月屯衆聚費于何不有疑四也伏願思此四疑時速返旆文明太后令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何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

南王他奏求依舊斷祿文明太后令召羣臣議之閭表曰天生烝民樹之以君明君不能獨理必須臣以作輔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車服有等差爵命有分秩德高者則位尊任廣者則祿重下者祿足以代耕上者俸足以行義庶民均其賦以展奉上之心君王聚其材以供事業之用君班其俸垂惠則厚臣受其祿感恩則深於是貪殘之心止竭効之誠篤兆庶無侵削之煩百辟備禮容之美斯則經世之明典為治

之至術自堯舜以來逮于三季雖優劣不同而斯道弗改自中原崩亂天下幅裂海內未一民戶耗減國用不充俸祿遂廢此則事出臨時之宜良非長久之道大魏應期紹祚照臨萬方九服既和八表咸謐二聖欽明文思道冠百代動遵禮式稽考舊章準百王不易之勝法述前聖利世之高軌置立鄰黨班宣俸祿事設令行於今已久苛慝不生上下無怨姦巧革慮闚覦絕心利潤之厚同於天地以斯觀之如何可改又

洪波奔激則隄防宜厚姦悖充斥則禁網須嚴且飢寒切身慈母不保其子家給人足禮讓可得而生但廉清之人不必皆富豐財之士未必悉賢今給其俸則清者足以息其濫竊貪者足以感而勸善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清者不能自保難易之驗灼然可知如何一朝便欲去俸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高祖又引見王公已下於皇信堂高祖曰政雖多途治歸一體朕每蒙慈訓猶自昧然誠知忠佞有損益

而未識其異同怗懼忠貞見毀佞人便進寤寐
思此如有隱憂國彥朝賢休戚所共宜辨斯眞
僞以釋朕懷尚書游明根對曰忠佞之士實亦
難知依古爵人先試之以官官定然後祿之三
載考績然後忠佞可明閭曰竊謂袁盎譏慎夫
人席是其忠譖殺晁錯是其佞若以異人言之
望之爲忠石顯是佞高祖曰自非聖人忠佞之
行時或互有但忠功顯即謂之忠佞迹成斯謂
之佞史官據成事而書於今觀之有別明矣朕

所問者未然之前卿之所對已然之後閭曰佞
者飾智以行事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
然可知高祖曰玉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
同理求之於同則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
其所以同出處同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
皦然易明哉或有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
佞如楚子綦後事顯忠初非佞也閭曰子綦諫
楚初雖隨述終致忠言此適欲譏諫非爲佞也
子綦若不設初權後忠無由得顯高祖善閭

對閭後上表曰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
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
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
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
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
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四剋北狄悍愚同於
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
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
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

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
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倏忽
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
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
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
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
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
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
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

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
及百世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
地卻敵多有弓弩狄來有城可守其兵可捍既
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
州武勇四万人及京師二万人合六萬人爲武
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
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
射二万人專習戈楯二万人專習騎矟修立戰
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

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
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
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万人各備戎作之具
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
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
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
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
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
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彊弱相兼計十万

人一月必就運粮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
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
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
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
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
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以禮恕之以情閫外
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
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
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

三敗而踰榮雖三背而彌寵詔曰覽表具卿安
邊之策比當與卿面論高祖又引見羣臣
議伐蠕蠕帝曰蠕蠕前後再擾朔邊近有投化
人云敕勒渠帥興兵叛之蠕蠕主身率徒衆追
至西漠今爲應乘敝致討爲應休兵息民左僕
射穆亮對曰自古以來有國有家莫不以戎事
爲首蠕蠕子孫襲其凶業頻爲寇擾爲惡不悛
自相違叛如臣愚見宜興軍討之雖不頓除巢
穴且以挫其醜勢閭曰昔漢時天下一統故得

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高祖曰
先朝屢興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朕承太平之
基何爲搖動兵革夫兵者凶器聖王不得已而
用之便可停也高祖又曰今欲遣蠕蠕使還應
有書問以不群臣以爲宜有乃詔閭爲書于時
蠕蠕國有喪而書不叙凶事高祖曰卿爲中書
監職典文詞所造旨書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
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閭對曰
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邊境

如臣愚見謂不宜弔高祖曰敬其父則子悅敬
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閭遂引
愆免冠謝罪高祖謂閭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
慎甚有使人之禮同行疾其敦厚每至陵辱恐
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
不爲非禮之事及其還國果被譖愬以致極刑
今爲旨書可明牟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
是年冬至高祖文明太后大饗羣官高祖親舞
於太后前羣臣皆舞高祖乃歌仍率羣臣再拜

上壽閭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
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聖性
自天敦行孝道稱觴上壽靈應無差臣等不勝
慶踊謹上千万歲壽高祖大悅賜羣臣帛人
十匹又議政於皇信堂高祖曰百揆多途万機
事猥未周之闕卿等宜有所陳閭對曰臣伏思
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
於百揆理兼於庶務孔子至聖三年有成子產
治鄭歷載乃就今聖化方宣風政驟改行之積

久自然致治理之必明不患事闕又爲政之道
終始若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令既宣
若有不合於民者因民之心而改之願終成其
事使至教必行臣反覆三思理畢於此不知其
他但使今之法度必理必明必行必久勝殘去
殺可不遠而致高祖曰刑法者王道之所用何
者爲法何者爲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後閭對曰
臣聞刑制之會軌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約致
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自鞭

杖已上至於死罪皆謂之刑刑者成也成而不
可改高祖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問曰何晏
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
其與聞之何者是政何者爲事閭對曰臣聞政
者君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
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然則
天下大同風軌齊一則政出於天子王道衰則
政出於諸侯君道缺則政出於大夫故詩敘曰
王道衰政教失則國異政家殊俗政者上之所

行事者下之所奉高祖曰若君命爲政子夏爲
莒父宰問政此應奉命而已何得稱政尚書游
明根曰子夏宰民故得稱政帝善之十四年秋
閭上表曰奉癸未詔書以春夏少雨憂飢饉之
方臻愍黎元之傷瘁同禹湯罪己之誠齊堯舜
引咎之德虞災致懼詢及卿士令各上書極陳
損益深恩被於蒼生厚惠流于后土伏惟陛下
天啓聖姿利見纂極欽若昊天光格宇宙太皇
太后以叡哲贊世德合三才高明柔克道被無

七政昭宣於上九功咸序於下君人之量逾
高謙光之旨彌篤修復祭儀宗廟所以致敬飾
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和增儒官以重文德簡勇
士以昭武功慮獄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之懼
蒸民之姦宄置鄰黨以穆之究庶官之勤劇班俸
祿以優之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甄忠
明孝矜貧恤獨開納讜言抑絕讒佞明訓以體
率土務風雖未勝殘去殺成無爲之化足以仰
答三靈者矣臣聞皇天無私降鑒在下休咎之

徵咸由人召故帝道昌則九疇敘君德衰則彝
倫斁休瑞並應享以五福則康于兆民咎徵屢
臻罰以六極則害于其國斯乃洪範之實徵神
祇之明驗及其厄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乘於天
理違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故堯湯逢歷年之
災周漢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終能弭息今
孝治則有如此之風計運未有如彼之害而陛
下殷勤引過事邁前王從旱澍雨之徵指辰可
必消災滅禍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內頗爲

少雨關外諸方禾稼仍茂苟動之以禮綏之以
和一歲不收未爲大損但豫備不虞古之善政
安不忘危有國常典竊以北鎮新徙家業未就
思親戀本人有愁心一朝有事難以禦敵可寬
其往來頗使欣慰開雲中馬城之食以賑恤之
足以感德致力邊境矣明察畿甸之民飢甚者
出靈丘下館之粟以救其乏可以安慰孤貧樂
業保土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溢其處
開關弛禁薄賦賤糴以消其費清道路恣其東

西隨豐遂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年不爲患
苦又聞常士困則濫竊生匹婦饑則慈心薄凶
儉之年民輕違犯可緩其使役急其禁令宜於
未然之前申敕外牧又一夫幽枉王道爲虧京
師之獄或恐未盡可集見囚於都曹使明折庶
獄者重加究察理者卽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
罷非急之作放無用之獸此乃救凶之常法且
以見憂於百姓論語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苟安
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於民庶也愚臣所見如此

而已詔曰省表聞之當敕有司依此施行後詔
閭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
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
帛千匹粟一千斛牛馬各三閭上疏陳伐吳之
策高祖納之遷都洛陽閭表諫言遷有十損必
不獲已請遷於鄴高祖頗嫌之蕭鸞雍州刺史
曹虎據襄陽請降詔劉昶薛眞度等四道南伐
車駕親幸懸瓠閭表諫曰洛陽草創虎既不遣
質任必非誠心無宜輕舉高祖不納虎果虛詐

諸將皆無功而還高祖攻鍾離未剋將於淮南
脩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閭璽書具
論其狀閭表曰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
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剋拔數城施恩布德
攜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
大舉軍興後時本爲迎降戎卒實少兵法十則
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既寡東西懸闊難以並稱
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
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

眙小城攻而弗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
闢一廛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
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
雖前翦枝竭流終不可絕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
之源本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
全明矣既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
不足以自固多留眾糧運難可充又欲修渠通
漕路必由于泗口泝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
鎮舟船素畜敵因先積之資以拒始行之路若

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
雖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
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土樂
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為敵擒何
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
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克其城戍
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萬角城蕞爾處
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
不能克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雨方

降兵叛既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
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度士卒班
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洛畜力以
待敵觀釁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
淮南之鎮自效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車駕
還幸石濟閭朝於行宮高祖謂閭曰朕往年之
意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恐為幽王之失不容
中止發洛之日正欲至於懸瓠以觀形勢然機
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

獲定由晚一月日故也閭對曰人皆是其所事
而非其所不事猶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戰
之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戎誠應大捷
所以無大獲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
之大事今京邑甫爾庶事造創臣聞詩云惠此
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從容伊瀍優遊京洛
使德被四海中國緝寧然後向化之徒自然樂
附高祖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閭
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見封禪今雖江介不賓

小哉夫彖然中州之地略亦盡平豈可於聖明
之辰而闕盛禮齊桓公霸諸侯猶欲封禪而況
万乘高祖曰由此桓公屈於管仲荊揚未一豈
得如卿言也閭曰漢之名臣皆不以江南爲中
國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高祖曰淮海惟揚州
荊及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
高祖頻幸其州館詔曰閭昔在中禁有定禮正
樂之勳作藩於州有廉清公幹之美自大軍停
軫庶事咸豐可謂國之老成善始令終者也每

惟厥德朕甚嘉焉可賜帛五百匹粟一千斛馬
一匹衣一襲以褒厥勤閭每請本州以自効詔
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
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從授
幽州刺史令存勸兩修恩法並舉閭以諸州罷
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治體不便表宜復舊高祖
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答不許徵爲太常卿頻
表陳遜不聽乂車駕南討漢陽閭上表諫求回
師高祖不納漢陽平賜閭璽書閭上表陳謝世

宗踐祚閭累表遜位詔曰閭貞幹早聞儒雅素
著出內清華朝之儁老以年及致仕固求辭任
宜聽解宗伯遂安車之禮特加優授崇老成之
秩可光祿大夫金印紫綬使散騎常侍兼吏部
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於東堂賜以餚
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永歸世宗爲
之流涕詔曰閭歷官六朝著勳五紀年禮致辭
義光進退歸軒首路感悵兼懷安駟籯金漢世
榮貺可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帛事從

豐厚百寮餞之猶羣公之祖二疏也閭進陟
北邙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景明三年十月
卒于家世宗遣使弔慰賵帛四百匹四年三月
贈鎮北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文侯閭好爲文章
軍國書檄詔令碑頌銘贊百有餘篇集爲三十
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稱二高爲當時所服閭
彊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
衆之中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高祖以其文雅
之美每優禮之然令貞褊矜慢初在中書好詈辱

諸博士博士學生百有餘人有所干求者無不
援其財貨及老爲二州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
之譽有三子
長子元昌襲爵位至遼西博陵二郡太守
子欽字希叔頗有文學莫折念生之反也欽隨
元志西討志敗爲賊所擒念生以爲黃門郎死
於秦州
子穆宗襲祖爵興和中定州開府祭酒
欽弟石頭小石皆早卒

元昌弟定殷中軍將軍漁陽太守卒贈征虜將
軍安州刺史
子洪景少有名譽早卒
次子宣景武定中開府司馬
定殷弟幼成員外郎頗有文才性清狂爲奴所
害
閭弟悅篤志好學有美於閭早卒
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
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也高閭發言有章句下
筆富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遇累朝見重
高祖挂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

列傳第四十二　魏書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三　　魏書五十五

游明根　劉芳

游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祖鱗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和龍平明根乃得歸鄉里游雅稱薦之世祖擢爲中書學生性貞慎寡欲綜習經典及恭宗監國與公孫叡俱爲主書高宗踐阼遷都曹主書賜爵安樂男寧遠將軍高祖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使於劉駿直使明僧

暠高祖對前後三返駿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顯祖初以本將軍出爲東青州刺史加員外常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都督兖州諸軍事瑕丘鎮將尋就拜東兖州刺史改爵新泰侯爲政清平新民樂附高祖初入爲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常侍清約恭謹號爲稱職後王師南討詔假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與梁郡王嘉參謀軍計後兖州民叛詔明根慰喻敕南征沔西仇城連口三道諸軍稟明根節度還都

正尚書仍加散騎常侍詔以與蕭賾絕使多年今宜通否羣臣會議尚書陸叡曰先以三吳不靖荆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觀釁而動今彼方既靖宜還通使明根曰中絕行人是朝廷之事深築醴陽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蕭賾我今遣使於理爲長高祖從之文明太后崩羣臣固請公除高祖與明根往復事在禮志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爲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詔

不許頻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度清幹志尚貞敏温恭靜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請殷勤不容違奪便已許其告辭可出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高祖曰卿年老德成服勤累朝歷職內外並著顯績逮于耆老殊道不渝是以肇革之始委以禮任遲能迂德匡贊於朕然高尚悠邈便尒言歸君臣之禮於斯而畢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但季俗陵遲斯

道弗繼卿獨秉冲挹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
頹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潤私門明根
對曰臣桑榆之年鍾鳴漏盡蒙陛下之澤首領
獲全待盡私第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
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寒因泣不自勝高祖亦為之
令進言別殷勤仍為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
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為三老明根
為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步挽一乘給上
卿之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之以完律令

之勤賜布帛一千匹穀一千斛後明根歸平
賜絹五百匹安車一乘馬二匹幄帳被褥車駕
幸鄴明根朝于行宮詔曰游五更光素蓬簷歸
終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
匹穀五百斛敕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
朝行宮賜穀帛如前為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
書訪之舊疹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太和二
十三年卒於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弔祭賻錢
十萬絹三百匹布二百匹贈光祿大夫加金章

紫綬謚靖侯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
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高祖初明根與高
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
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襲爵
肇字伯始高祖賜名焉幼為中書學生侍通經
史及著雅林說高祖初為內秘書侍御中散司
州初建為都官從事轉通直郎秘閣令遷散騎
侍郎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上表諫止高祖
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

以父老求解官扶侍高祖欲令遂祿養乃出為
本州南安王楨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
復為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為政清
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迹數年以父憂
解任景明末徵為廷尉少卿固辭乃授黃門侍
郎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兼侍中為畿內大使
黜陟善惡賞罰分明轉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
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
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

令高肇世宗之舅爲百寮懾憚以肇名與己同
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秉志不許高肇甚銜
之世宗嘉其剛梗盧昶之在朐山也肇諫曰朐
山蕞尒僻在海濱山湖下墊民無居者於我非
急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
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
歲月所費滋甚假令必得朐山徒致交爭終難
全守所謂無益之田也知賊將屢以宿豫求易
朐山臣愚謂此言可許朐山又捍危敵宜速審

之臣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持此無用之地
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世宗將從
之尋而昶敗遷侍中蕭衍軍主徐玄明斬其青
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州內附朝議遣兵赴
援肇表曰玄明之款雖弃救是當然事有損益
或憚舉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今六
里朐山地實接海陂熱下濕人不可居郁洲又
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終無所用若不待連兵
六里雖尅尚不可守況方事連兵而爭非要也

且六里於賊逾要去此閑遠若以閑遠之兵攻
逼近之衆其勢既殊不可敵也以儉之年百姓
飢敝餓死者亦復不少何以得宜靜之辰興干
戈之役軍粮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覩其
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安帖不宜勞之
勞則怨生怨生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
擾動脫尒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茲小利
不使大損世宗並不納大將軍高肇伐蜀肇諫
曰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者凶器

不得已而後用當今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
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
安靜不宜勞役然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
有征無戰今之據者雖假官號眞僞難分或有
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古鎭戍
晏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
愼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略願少侯後圖世宗又不
納肅宗即位遷中書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相州大中正出爲使持節加散騎常侍鎭東將

軍相州刺史有惠政徵為太常卿遷尚書右僕射固辭詔不許肇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論叙有時不曉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回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領軍元叉之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羣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正光元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贈帛七百匹肅宗舉哀於朝堂贈使持節散騎常侍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貞公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治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為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啟凡七十五篇皆傳於世謙廉不競曾撰儒棊以表其志焉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肇之為廷尉也世宗嘗私敕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足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肅宗初近侍羣官預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並加封邑時封肇文安縣開國侯邑八百戶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頗有學歷祕書郎襲爵新泰伯遷通直郎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肅宗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亦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開國侯邑七百戶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贈征虜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

子皓字宵多襲侍御史早卒

皓弟安居襲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明根叔父矯中書博士濮陽鉅鹿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相州刺史

矯孫馥國子博士

馥弟思進尚書郎中

劉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漢楚元王之後也六世祖訥晉司隷校尉祖該劉義隆征虜將軍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劉駿兗州長史芳出後伯父遜

之遜之劉駿東平太守也邑同劉義宣之事身
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赦免舅元慶
爲劉子業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爲文
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
梁鄒降芳北徙爲平齊民時年十六南部尚書
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
至京師詣敷門崔恥芳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
窮窘之中而業尚貞固聰敏過人篤志墳典晝
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夕不寢至有易

衣幷日之敝而澹然自守不汲汲於榮利不戚
戚於賤貧乃著窮通論以自慰焉芳常爲諸僧
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以一縑歲中能入百餘
匹如此數十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
有還往時有南方沙門惠度以事被責未幾暴
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
時中官李豐主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
於太后太后微愧於心會蕭賾使劉纘至芳之
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纘相接尋拜中書博

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爲中書侍郎俄而
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
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
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蒼
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
渥正除員外散騎常侍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
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高祖雅
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高祖宴羣臣於
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芳

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
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髽男子冠而婦人笄如此
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
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
俱則變而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
尊故奪其笄稱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
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纚笄總以茲而言
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
爲然曰此非劉石經邪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

大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為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芳理義精通類皆如是高祖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為文以弔之芳為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高祖

南征宛鄧起為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蕭鸞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埸之民頗懷去就高祖憂之以芳為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後兼侍中從征馬圈高祖崩於行宮及世宗即位芳手加衮冕高祖自襲斂暨于啓祖山陵練除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芳入授世宗經及南徐州刺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撫慰振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並如故芳表曰

夫為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校為先誠復政有質文茲範不易諒由万端資始眾務稟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虎門周禮大司樂云師氏掌以媺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之事以教國子弟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今之祭酒即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宮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民教學為先鄭氏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教使國子

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案如洛陽記猶有仿像臣愚謂今既徙縣崧瀍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豈可舛替校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炳在仍舊營構又去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已上學惟以二或尚西或尚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

國之西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
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傅篇
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
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
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
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
師保以教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大學庠序之官
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
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

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寬曠
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并作
四門猶爲太廣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
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名儒禮
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安
東將軍青州刺史爲政儒緩不能禁止姦盜廉
清寡欲無犯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酌古今
爲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儀
多闕其一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凶

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
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
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
郊祀郊祀之本實在審位是以列聖格言彪炳
綿籍先儒正論昭著經史臣學謝全經業乖通
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置壇祠遠
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職司請陳膚
淺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
東郊八里之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

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
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
郊五十里鄭玄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
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
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
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
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
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
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

此又南郊七里之審 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
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央黄帝之位
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
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
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於西郊盧植
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許
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
高誘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
金數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

數六又云迎冬於北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
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
郊也鄭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誘云北郊六
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
六里之審據也宋氏含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千
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
遠郊迎王氣蓋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
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
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
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
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之郊
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
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
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
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
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禖
祠于城南不云里數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

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
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太
牢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稷社先
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
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蓋姬旦創成洛邑故
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
爲洛陽界內神祠今並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
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脩理公私於之禱請竊
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

酌以意若遂令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
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
忝今職考括墳籍博採羣議既無異端謂粗可
依據今玄冬務隙野甕人閑遷易郊壇三為
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
從舊先是高祖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閭太常少
卿陸琇并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
之器後崇為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
共營理世宗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大不

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彥討論得失研
窮是非則無以垂之萬葉為不朽之式被報聽
許數旬之間頻煩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
既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
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為盈縮有
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
以自通尚書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
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
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為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

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
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
謂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
云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
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
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
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
其三證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
而識之也使民望即見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

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
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
樹明矣也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
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
以木有木者土主生万物万物莫善於木故樹
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
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
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
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

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唯誠社誡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辨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植之木按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異也愚以爲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乃社之細蓋亦不離

松也世宗從之芳沈雅方正槩尚甚高經傳多通高祖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宮高祖欲爲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高祖歎其謙慎更勑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高祖乃爲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爲左右孺子焉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干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曄後漢書音各一卷辨類三卷徐州人地錄四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世宗不許延昌二年卒年六十一詔賜帛四百匹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

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別駕兗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爲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曰簡無子弟廞以第三子珍爲後

珍天平中走江南武定末歸國賜爵臨潁縣子

懌弟廞字景興好學彊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懌爲宰輔廞皆與其子姪交遊往來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弟往還相好太后令廞以詩賦授弟元吉歷尚書郎太尉屬中書侍郎冠軍將軍行南青州事尋徵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孝莊初除國子祭酒復以本官行徐州事

前廢帝時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復領國子祭酒出帝於顯陽殿講孝經歆為執經雖訓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彩音制足有可觀尋兼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責歆而誅之時年五十二

子騭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弱冠州辟主簿奉使詣闕見莊帝於顯陽殿問以邊事騭應對閑敏帝善之遂勅除員外散騎侍郎出補徐

州開府從事中郎父歆之死騭率勒鄉部赴兖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陳城陷擒送晉陽齊獻武王矜而赦之文襄王之為儀同開府以騭為屬本州大中正武定初轉中書舍人加安東將軍於時與蕭衍和通騭前後受勅接對其使十六人出為司徒右長史未幾遷左長史六年受使兖州行達東郡暴疾卒時人嗟惜之追贈本將軍南青州刺史

歆弟悅永安中開府外記室

悅弟臧武定中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臧弟粹徐州別駕朱衣直閤粹少尚氣俠見歆死粹招合部曲就兖州刺史樊子鵠謀應關西大將軍攻討城陷殺之

芳叔撫之孫思祖勇健有將略高祖末入朝歷羽林監梁沛二郡太守員外常侍屢為統軍南征累著功捷任城王之圍鍾離也蕭衍遣其冠軍將軍張惠紹及彭甕張豹子等率衆一万送糧鍾離時思祖為平遠將軍領兵數千邀衍餉

軍於邵陽遣其長史元鷙少騎一千於鍾離之北遏其前鋒錄事參軍繆琰掩其後思祖身率精銳橫衝其陳三軍合擊大破之擒惠紹及衍驍騎將軍祁陽縣開國男趙景悅悅弟寧遠將軍景脩寧遠將軍梅世和屯騎校尉任景俊長水校尉邊欣越騎校尉曹慶真龍驤將軍徐敞等俘斬數千人尚書論功擬封千户侯思祖有二婢美姿容善歌舞侍中元暉求之不得事遂停寢後除揚烈將軍嵩西太守思祖於路叛奔

蕭衍衍以恩祖爲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領冠淮北數年而死

纘子晰歷蕭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戍朐山朐山人王万壽斬晰送首以朐山內附并晰子朕於京師數年後以朕爲給事中汝陽太守正光初爲郡南叛

芳從子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於劉彧並有名位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多識奇字　世宗初入朝拜員外郎遷尚書外兵郎中旋輕車將軍芳甚重之凡所撰制朝廷軌儀皆與懋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爲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受詔參議新令性沈雅厚重善與人交器宇淵曠風流甚美時論向之尚書李平與之結莫逆之友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宮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鎭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肅宗初大軍攻硤石懋爲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

魏書傳四十三　二一三

而送之曰劉生堂堂德音純備未若天假之年必爲儒宗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儀令懌爲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貧約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儁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秦州刺史諡曰宣簡懋詩誄賦頌及諸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篤字士貞司員外散騎侍郎歷河南郡丞中散大夫徐州大中正祕書丞天平初卒贈前將軍徐州刺史

子規早卒

筠字士文少而聰慧年十二詣尚書王衍衍與語大奇之遂與太傅李延寔祕書李凱上疏薦之拜祕書郎筠亦善士興和元年卒年二十八無子兄子矩繼

懋從叔元孫養志丘園不求聞達高祖幸彭城起家拜蘭陵太守治以清靜爲名卒官

魏書傳四十三　二一四

子長文高祖擢為南兖州冠軍府長史帶譙郡
太守被圍糧竭固節全城以功賜爵下邑子遷
魯郡太守高祖為太子恂納其女為孺子卒
子敬先襲爵
敬先弟徽奉朝請徐州治中
長文弟永字履南頗有將略累以軍功著征戰之勤歷
位中散大夫龍驤將軍神龜中兼大鴻臚卿持
節拜高麗王安還除范陽太守
芳族兄僧利輕財通俠甚得鄉情高祖幸徐州

引見善之拜徐州別駕遷沛郡太守後遂從容
鄉里不樂臺官積十餘年朝議慮其有二志徵
拜冠軍將軍羽林監卒官
長子世雄至太山太守
世雄弟世明字伯楚頗涉書傳自奉朝請稍
遷蘭陵太守彭城內史屬刺史元法僧以城外
叛遂送蕭衍衍欲加封爵世明因辭不受頻請
衍乞還衍聽之肅宗時徵為諫議大夫孝莊末
除征虜將軍南兖州刺史時尒朱世隆等感擢

自己四方怨叛城民王乞得逼劫世明據州歸
蕭衍衍封世明開國縣侯食邑千戶征西大將
軍郢州刺史又加儀同三司世明復辭不受固
請北歸衍不奪其意乃躬餞之於樂遊苑世明
既還奉送所持節身歸鄉里自是不復入朝常
以射獵為適興和二年卒於家贈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子韡字彥英武定末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初南蘭陵繆儼靈奇與彭城劉氏才望略等及彭

城內附靈奇弟子承先隨薛安都至京師賜爵
襄賁子尋還徐州數十年間了無從宦者世
宗末承先子彥植襲爵見敘稍遷伏波將軍羽
林監彥植恭慎長厚為時所稱
時滎陽鄭演仕劉彧為琅邪太守屬徐州刺
史薛安都將謀內附演贊成其事顯祖初入朝
以功除冠軍將軍彭城太守洛陽侯後拜太
中大夫改爵雲陽伯卒贈幽州刺史諡曰懿其
子孫因此遂家彭泗

子長猷以父勲起家拜寧遠將軍東平太守尋轉沛郡入爲南主客郎中太尉屬襲爵雲陽伯車駕南伐既剋宛城拜長猷南陽太守及鑾輿將反詔長猷曰昔曹公尅荊州留滿寵於後朕今委卿此郡兼統戎馬并直綏初附以扞城相託特賜縑二百疋高祖崩於南陽猷於其郡尋徵護軍長史世宗初壽春歸款兼給事黃門侍郎持節宣慰及任城王爲揚州刺史詔長猷爲諮議參軍帶安豐太守轉徐州武

昌王府長史帶彭城內史徵拜諫議大夫轉司徒諮議遷通直散騎常侍永平五年卒謚曰貞侯

子廓襲卒

子元休襲興和中雕州刺史齊受禪爵例降

元休弟憑字元祐武定中司徒從事中郎

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當乞言之重抑亦曠世一時肇既峯修克隆堂構正情梗氣顛沛不渝辭爵主幼朝年元節臣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以遠矣劉芳矯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爲世儒宗亦當年之師表也懋才流識學有名士之風見重於世不虛然矣

列傳第四十三　　魏書五十五

鄭羲　崔辯

鄭羲字幼驎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世孫也曾祖豁慕容垂太常卿父曄不仕娶長樂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氣而羲第六文學爲優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伯以女妻之高宗末拜中書博士天安初劉彧司州刺史常珍奇據汝南來降顯祖詔殿中尚書元石爲都將赴之并招慰淮汝遣羲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既相見議欲頓軍於汝北未即入城羲謂石曰機事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其非意要以全制爲勝石從羲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親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內石既克城意益驕怠置酒嬉戲無警防之虞羲勸石曰觀珍奇甚有不平之色可嚴兵設備以待非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屋欲因救火作難以石有備乃止　旦羲[illegible]則自亭櫓

慰郭邑衆心乃定明年春又引軍東討汝陰劉彧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率精甲攻之不克遂退至陳項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諸將咸樂早還咸稱善計羲曰今張超擁率殘[illegible]右蟻聚窮城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成擒物也而欲棄還長社道塗懸遠超必修城深壍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潰乃剋之竟如羲策淮北平遷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妖惑動衆擾亂京師顯祖以羲河南民望爲州郡所信遣羲乘傳慰諭羲到宣示禍福重加募賞旬日之間衆皆歸散智度奔潁川尋見擒斬以功賜爵平昌男加鷹揚將軍高祖初兼員外散騎常侍假寧朔將軍陽武子使於劉準中山王叡寵幸當世並置王官羲爲其傅是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乏因請假歸遂盤桓不返及李沖貴寵與羲婣

好乃就家徵為中書令文明太后為父燕宣王
立廟於長安初成以羲兼太常卿假滎陽侯具
官屬詣長安拜廟刊石建碑於廟門還以使功
仍賜侯爵加給事中出為安東將軍西兗州刺
史假南陽公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吝
民有禮餉者皆不與杯酒臠肉西門受羊酒東
門酤賣之以李沖之親法官不之糾也酸棗令
鄭伯孫鄄城令董騰別駕賈德治中申靈度並
在任廉貞勤恤百姓羲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

文明太后為高祖納其女為嬪徵為祕書監
太和十六年卒贈帛五百疋尚書奏諡曰宣
詔曰蓋棺定諡先典成式激揚清濁治道明
範故何曾幼孝良史不以繆醜之名賈充寵晉
直士猶立荒公之稱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
清稽古之効未光於朝黷貨之談已形於民
聽諡以善問殊乖其衷又前歲之選匪由備行
充舉自荷後任勳績未昭尚書何乃情遺至公
愆違明典依諡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

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諡文靈
長子懿字景伯涉歷經史善當世事解褐中散
尚書郎稍遷驃騎長史尚書吏部郎太子中庶
子襲爵滎陽伯懿閑雅有治才為高祖所器遇
拜長兼給事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世宗初
以從弟思和同咸陽王禧之逆與弟通直常侍
道昭俱坐緦親出禁拜太常少卿加冠軍將軍出
為征虜將軍齊州刺史尋進號平東將軍懿
好勸課善斷決雖不潔清義然後取百姓猶思

之永平三年卒贈本將軍兗州刺史諡曰穆
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遠謀逆伏誅
懿弟道昭字僖伯少而好學綜覽群言初為中
書學生遷祕書郎拜主文中散從貟外散騎侍
郎祕書丞兼中書侍郎從征沔漢高祖饗侍臣
於懸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焉樂作
酒酣高祖乃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
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
會萬國馳誠混內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

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歷邪從歌曰舜舞干戚兮
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蕩兮
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高祖又歌曰遵彼汝
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
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高祖謂道昭
曰自比遷務雖猥與諸才儁不廢詠綴遂命邢
巒總集敘記當爾之年鄉頻丁艱禍每眷文席
常用慨然尋正除中書郎轉通直散騎常侍北
海王詳爲司徒以道昭與琅邪王秉爲諮議參

軍遷國子祭酒道昭表曰臣竊以爲崇治之道
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
粗置弦誦闕爾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
藜藿蕪穢遊兒牧豎爲之歎息有情之輩實亦
悼心況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回神紆眄
賜垂鑒察若臣微意萬一合允求重敕尚書門
下考論營制之模則五雍可翹立而興毀銘可
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播茂範於不朽
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不從廣平王懷爲司

州牧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爲州都道昭又表曰
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爲本殷周致治以道藝
爲先然則禮樂者爲國之基不可斯須廢也是
故周敷文教四海宅心魯秉周禮彊齊歸義及
至戰國紛紜干戈遞用五籍灰焚群儒坑殄賊
仁義之經貴戰爭之術遂使天下分崩黔黎荼
炭數十年間民無聊生者斯之由矣爰暨漢祖
於行陣之中尚優引叔孫通等光武中興於撥
亂之際乃使鄭衆范升校書東觀降逮魏晉何

嘗不殷勤於篇籍篤學於戎伍伏惟大魏之興
也雖群凶未殄戎馬在郊然猶招集英儒廣開
學校用能闡道義於八荒布盛德於万國教靡
不懷風無不偃今者乘休平之基開無疆之祚
定鼎伊瀍惟新寶曆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懷
擊壤之慶而蠢爾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
怒戎車不息而停鑾佇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
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等妙選英
儒以宗文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

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
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尒迄
今垂將一紀學官凋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
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
風寔由於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
越會未款務修道以來之遐方後服敷文德而
懷之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將使化越軒唐德隆
虞夏是故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既修生
徒未立臣學陋全經識蔽篆素然往年刪定

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修尋訪舊事參定
學令事訖封呈自尒迄今未蒙報判但廢學
歷年經術淹滯請學令并制早勑施行使選授
有依生徒可準詔曰具卿崇儒敦學之意良不
可言新令尋班施行無遠可謂職思其憂無曠
官矣道昭又表曰竊惟鼎遷中縣年將一紀縉
紳褫業俎豆闕聞遂使濟濟明朝無觀風之美
非所以光國宣風納民軌義臣自往年以來頻
請學令並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故常以

臣識淺濡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既修生
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
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
墜後生覩徙義之機學徒崇知新之益至若孔廟
既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遷祕
書監滎陽邑中正出為平東將軍光州刺史轉
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復入為祕書監加平南將軍
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文恭
道昭好為詩賦凡數十篇其在二州政務寬厚
不任威刑為吏民所愛

子嚴祖頗有禮儀粗觀文史歷通直郎通直常
侍輕躁薄行不修士業傾側勢家乾沒榮利閨
門穢亂聲滿天下出帝時御史中尉綦儁劾嚴
祖與宗氏從姊姦通人士咸恥言之而嚴祖聊
無愧色孝靜初除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鴻臚
卿出為北豫州刺史仍本將軍罷州還除鴻臚
卿卒贈都督豫兗潁三州諸軍事闕二字將軍司
空公豫州刺史

叡祖弟敬祖性亦麤疎起家著作佐郎鄭儼之
敗也為鄉人所害
敬祖弟述祖武定中尚書
述祖弟遵祖祕書郎卒贈輔國將軍兗州刺史遵
祖弟順卒於太常丞自靈太后預政婬風稍行及
元叉擅權公為姦穢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亂雜
法官不加糾治婚宦無貶於世有識咸以歎息矣
義五兒長白驎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
並恃豪門多行無禮鄉黨之內疾之若讎

白驎孫道標隨郡太守
小白中書博士
子徽伯有當世器幹自中書博士遷侍郎轉司
空長史高祖納其女為嬪出為建威將軍東徐
州刺史轉廣陵王征東府長史帶齊郡內史卒
於鴻臚少卿謚曰簡
子希儁未官而亡
子道育武定中開封太守
希儁弟幼儒好學修謹時望甚優丞相高陽王

雍以女妻之歷尚書郎通直郎司州別駕有當
官之稱卒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
景幼儒亡後妻姪蕩兒悖肆行無禮子敬道敬
德並亦不才俱走於關右幼儒從兄伯猷每謂所
親曰從弟人才足為令德不幸得如此婦今死
復重死可為悲嘆
仇伯弟平城太尉諮議廣陵王羽納其女為妃
出為東平原太守性清狂使酒為政貪殘卒
贈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

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舉司州秀才以
射策高第除幽州平北府外兵參軍轉太學博
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遊款肅宗釋
奠詔伯猷錄義安豐王延明之征徐州也引為
行臺郎中事寧還都遷尚書外兵郎中典起居
注以軍功賜爵陽武子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
軍前廢帝初以舅氏超授征東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領國子祭酒久之為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
轉驃騎將軍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

所爲衍前後使人齎衍行令其依王尒馬衍之
對申禮伯猷之行衍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
之相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驃騎將軍南青
州刺史在州貪惏妻安豐王元延明女專爲聚
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落空虛乃
誣良民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已誅其丈
夫婦女配沒百姓怨苦聲聞四方爲御史糾劾
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頓廢齊文襄王作相
每誡厲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爲諭武定七

魏書列四十四　十一

年除太常卿其年卒年六十四贈驃騎大將軍
中書監兗州刺史
伯猷弟仲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
仲衡弟輯之解褐奉朝請領侍御史以軍功
賜爵城皐男稍遷黎陽太守屬元顥入洛令
其舅范遵鎮守滑臺與輯之隔岸相對遵潛
軍夜渡規欲掩襲輯之率厲城民拒河擊之遵
遂遁走朝廷嘉之除司州別駕尋轉司空長史
還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卒子靜初除征虜將
軍東濟北太守帶肥城戍主男如故天平四年
卒時年四十九贈都督北豫梁二州諸軍事驃
騎將軍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
輯之弟儼考武定中司徒諮議
洞林字敬叔司州都官從事滎陽邑中正濮陽
太守坐貪穢除名
子籍字承宗徐州平東府長史
籍弟瓊字祖珍有器幹之稱自太尉諮議爲范
陽太守治頗有聲卒贈太常少卿孝昌中弟儼

嘉靖年補刊　魏書傳四十四　十二

寵要重贈安東將軍青州刺史瓊兄弟雍睦其
諸娣姒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內有無相通爲時
人所稱美
子道邕歿關西儼事在恩倖傳
敬叔弟士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儼之勢除衛
尉少卿尋遷左將軍瀛州刺史時葛榮寇竊河
北州城淪陷不獲之鎮尋除征北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又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永熙中卒贈
驃騎將軍冀州刺史重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貞

長子貞司空掾遷從事中郎尚兗州開府司
馬
子貞弟子湛齊濟一州長史光祿大夫
子湛弟昭伯武定中東平太守
昭伯弟子嘉早卒
子大護武定中司空戶曹參軍
叔夜子伯夏司徒諮議東萊太守卒贈冠軍將
軍太常少卿青州刺史
子忠字周子右軍將軍鎮遠將軍卒贈平東將

軍徐州刺史
弟豪長水校尉東平原太守
伯夏弟諧字仲恭琅邪太守
子嵩賓歷尚書郎員外常侍稍遷至左光祿大
夫卒
連山性嚴暴撾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為
奴所害斷自投馬槽下乘馬北逝其第二子忠
明驍勇善騎射被髮率村義馳騎追之及於河
奴乘馬投水忠明止將從不聽放矢乃自射之

一發而亡落馬隨流衆人擒執至家臠而殺之
忠明及弟忠和並以武功自效忠明至驍騎將
軍直閤將軍坐弟忠和同元僖逆徙邊會赦卒
於家後贈冠軍將軍濟州刺史
子先護少有武幹解褐員外郎轉通直郎莊帝
之居藩也先護深自結託及介朱榮稱兵向洛
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固守河梁先護聞
莊帝即位於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
開國侯邑七百戶轉通常侍加鎮北鎮軍尋除

前將軍廣州刺史假平南將軍當州都督時妖
賊劉舉於濮陽起逆詔先護以本官為東道都
督討舉平之還鎮後元顥入洛莊帝北巡先護
據州起義兵不受顥命顥遣上書令臨淮王彧
率衆討之先護出城拒戰莊帝還京嘉其誠節
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襄廣二州諸軍事鎮
南將軍刺史如故進爵郡公增邑一千三百戶
尋轉征西將軍東雍州刺史假車騎將軍當州
都督常侍如故未之任又轉都督二豫東雍

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豫州刺史餘官如故又兼尚書右僕射二豫郢潁四州行臺尋除車騎將軍左衛將軍及尒朱榮死徐州刺史尒朱仲遠擁兵向洛前至東郡諸軍出討不能制之乃詔先護以本官假驃騎將軍大都督領所部與行臺楊昱同討之莊帝又遣都督賀拔勝討仲遠勝於陳降賊戰士離心尋聞京師不守先護部衆逃散遂奔梁伏於南境前廢帝初始遣人招誘之既出而害焉出帝時贈持節都督青齊濟兗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開國如故

思和歷太尉中兵參軍同元禧之逆伏法

子康業通直郎出帝時坐事賜死

子彬武定末齊王相國中兵參軍

思和弟季長太學博士卒

子喬歷司州治中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羲叔父簡簡孫尚壯健有將略屢為統軍東西征討以軍功賜爵汝陽男歷位尚書郎步兵校尉驍騎將軍遷輔國將軍太尉司馬出為濟州刺史將軍如故為政寬簡百姓安之卒贈本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惠

子貴賓襲解褐北海王國常侍員外散騎侍郎稍遷尚書金部郎以公坐免官久之兼太尉屬卒贈征虜將軍荊州刺史

子景裕襲武定末儀同開府行參軍

貴賓弟次珍卒於員外常侍贈安東將軍光州刺史

貴賓異母弟大倪小倪皆麤險薄行好為劫盜侵暴鄉里百姓毒患之普泰中並為尒朱仲遠所殺

尚從父兄雲字道漢歷鴈門濮陽二郡貪穢狼籍肅宗時納賄劉騰得為龍驤將軍安州刺史坐選舉受財為御史所糾因暴病卒

雲從父兄子敬賓自祕書郎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魏郡太守金紫光祿大夫

子士淵司空行參軍

義從父兄德玄顯祖初自淮南內附拜滎陽太
守
子頵爲太和中復爲滎陽太守卒贈冠軍將
軍豫州刺史開封侯謚曰惠
子洪建太尉祭酒同元禧之逆與弟祖育同伏
法永安中特追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
子士機性識不周多有短失歷散騎侍郎司空
從事中郎中書郎卒
子道蔭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祖育太尉祭酒亦特贈平東將軍豫州刺史
祖育弟仲明奉朝請稍遷太尉屬以公強當世爲
從弟儀所昵除滎陽太守儀處世難欲以東道
託之建義初仲明弟季明遇害河陰儀後歸之
欲與起兵尋爲城民所殺
仲明兄洪建李沖女壻建義初莊帝以仲明男
氏之親其弟與謀扶戴仲明之死也且有奉國
之意乃追封安平縣開國侯邑七百戶贈侍中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

長子道門仲明初謀起義令道門說大都督
李叔仁於大梁叔仁始欲同舉後聞莊帝已立
叔仁子拔江乃斬道門建義中特贈立節將軍
瓜州刺史
道門弟孝邕襲天保初爵隨例降
仲明弟季亮司徒城局參軍員外常侍卒贈
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青州刺史
季亮弟季明釋褐太學博士正光中汲郡太守
帶濄陽戍主頻爲蕭衍遣將攻圍兵糧寡少外

援不接季明孤城自守卒得保全朝廷嘉之封
安德縣開國伯邑七百戶累遷平東將軍光祿
少卿武泰中潛通介朱榮謀奉莊帝及在河
陽遂爲亂兵所害事寧追封潁川郡開國
公食邑千五百戶贈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
司空公定州刺史
子昌襲武定末司徒城局參軍天保初爵隨
例降
進字申甫滎陽安平人學涉經史風義敢正

峻顯祖徵拜中書博士散騎侍郎平遠將軍武
邑太守攻事之餘專以勸學爲務年六十二卒贈
安南將軍定州刺史諡曰恭
長子景儁門禮正有高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修
徵拜中書博士歷侍御史主文中散受勅接蕭
賾使蕭琛范雲高祖賜名爲逸後爲員外散騎
侍郎與著作郎韓興宗參定朝儀雅爲高祖所
知重遷國子博士每有公事逸常被詔獨進博
士許命自逸始轉通直散騎常侍廷尉少卿卒

朝廷惜之贈以本官
子巨倫字孝宗幼孤及長歷涉經史有文學武
藝以世宗挽郎除冀州鎮北府墨曹參軍太尉
記室參軍叔指爲殷州巨倫仍爲長 道別
將在州陷賊欲恤亡存爲賊所義葛榮聞其才
名欲用爲黃門侍郎巨倫心惡之至五月五日
會集官寮令巨倫賦詩巨倫乃曰五月五日時
天氣已大熱狗便呀欲死牛復吐出舌以此自
晦獲免未幾潛結死士數人夜中南走遇夜

行數百俱恐不濟巨倫曰寧南死一寸豈北生
一尺也便欺賊曰吾受敕而行賊不信共熟火
觀敕火未然巨倫手刃賊帥餘人因與奮擊
殺傷數十人賊乃四潰得馬數匹而去夜陰失
道惟看佛塔戶而行到洛朝廷嘉之授以持節
別將北討初指喪之始巨倫收殯倉卒事不
周固至是遂偷路改殯并竊家口以歸尋授國
子博士莊帝即位假節中堅將軍東濮陽太
守假征虜將軍別將時河北紛梗人士避賊多

住郡界歲儉飢乏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
類高之元顥入洛據郡不從莊帝還宮行西兗
州事封漁陽縣開國男邑二百戶尋除光祿大
夫三年卒時年四十四
子武襲武定中懷州衛軍府錄事參軍齊受
禪爵例降初巨倫有姊明惠有才行因患眇一
目內外親類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
姑趙國李叔胤之妻高明慈篤聞而悲感曰
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爲

子翼卿之時人歎其義世氏與翼書言數十
首辭理可觀
逸弟模字叔軌身長八尺圍亦如之也後其叔
雅有志度起家奉朝請歷太尉祭酒尚書金
部郎中太尉主簿轉中郎遷太子家令以公事
免神龜中詔復本資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出
除魯陽太守正光二年襄陽民密求款附詔模
為別將隸淮南王世遵率衆赴之事覺模焚
襄陽邑郭而還坐不剋免官及蕭寶夤討關
隴引模為西征別將屢有戰功除持節光祿大
夫都督別道諸軍事加安東將軍方俟醜奴遣
將郝虎南侵模攻破其營擒虎以功封槐里縣
開國伯邑五百戸於時將督敗殁者多模挫敵
持重號為名將後假征東將軍行岐州事未幾
擊賊入深沒於陳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永熙中
追錄前勳又贈都督定相殷三州諸軍事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相州刺史子士護
模弟楷字季則美風望性剛梗有當世幹具

釋褐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廣平王懷文學
正始中以王國官非其人多被刑戮惟楷與楊
昱以數諫獲免後為尚書左主客郎中伏波將
軍太子中舍人左中郎將以黨附高肇為中
尉所劾事在高聰傳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彊
故時人語曰莫䝟都買反獬狐楷反付崔楷於時冀
定數州頻遭水害楷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
者莫不以萬姓為心故矜傷軫於造次求瘼結
於寢興黎民阻飢唐堯致歎衆庶斯饉帝乙罪
己良以為政與農實繫民命水旱緣茲以得濟
夷險用此而獲安頃東北數州頻年淫雨長河
激浪洪波汩流川陸連濤原隰通望彌漫不已
汎溢為災戸無擔石之儲家有藜藿之色華
壤膏腴變為舄鹵菽麥禾黍化作雚蒲苐用痛
心徘徊潸然佇立世昔洪水為害四載流於夏
書九土既平攸同紀自虞誥亮由君之勤恤臣
用劬勞已𠧪忘餐宵分廢寢伏惟皇魏握圖
臨宇揔契裁極道敷九有德被八荒梯暗陪棘路

齊貝縣　哲虎門縣閭寔曰賢明天地匹和日月
光曜自此定冀永濟無歲不飢幽瀛川河頻年
泛溢豈是陽九厄會昊鍾期故以人事而然
非為運極昔魏國鹹鹵史起溉之茲地荒無陸
寶為取不發思賢輒收陳之計水之湊下浸潤
無間九河通塞屢有變改不可一準古是以循
舊隄何者河決瓠子梁楚幾危宣防既建水
□今舊迹十數年間戶口豐衍又決屯氏兩川分
流東北數郡之地僅得支存及下通靈鳴水田

一路往昔膏腴十分病九邑居凋雜墳井毀滅
良田水大渠狹更不開瀉衆流壅塞曲直乘之
所致也至若量其逶迤穿鑿涓入隨分立隄堨
所在疏通預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
得地形土木之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堤之堅水
有非常之備鉤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
邇逕過瀉其境瀉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
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麾畫形勢
郡發明使籌察可否審地推岸辨其脈流樹

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職勝川
原明審通塞當境修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
須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
藝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其實上葉
御灾之方亦為中古井田之利即之近事有可
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
深洿遠通惟用舟艫南畝畬畲微而秉耜而衆
庶未為饉色黔首罕有飢顏豈天德不均致地
偏詭蓋曹地勢異圖有茲豐儉已既鄉居水際

日覩荒殘每思鄭白屢復植其土于夙宵不寐言
念皇家思識丹款實若所效力有心營爲暫施
行使數州士女無廢耕桑之業不世洪恩有賑
飢荒之士鄭宰深焚貞心自一朝已之至茂甲於
今日詔曰頻年水旱粢而思黎民阻飢靜言念
之昊不遑食覽此事所除深協在虞但計畫功廣
非朝夕可合宜付外量閭事遂施行楷刑功未
就詔還追罷久之京兆王繼為大將軍西討引
楷為司馬還轉後將軍廣平太守後為樂轉盛

詔將拒擊並皆失利孝昌初加楷持節散騎常
侍光祿大夫兼尚書北道行臺尋轉軍司未幾
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楷為刺史加後將
軍楷至州表曰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
西通長山東漸巨野頃國路康寧四方有截仍
聚姦宄桴鼓時鳴況今天長喪亂妖災間起定
州逆虜趑趄北界鄴下兇燼狴犴腹心兩處大
羊勢足并合城下之戰匪暮斯朝臣以不武屬
此屏捍實思効力以弱敵強析骸者營固此忠

節但基趾造創庶事茫然升儲尺刃聊自未有
雖欲竭誠莫知攸濟謹列所須兵仗請垂矜許
必當虎視一方遏其侵軼肅清境內保全所委
詔付外量竟無所給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
之後鋒不可當初楷將之州人咸勸留家口單
身述職楷曰貪人之祿憂人之事如一身獨往
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為人固志
也遂合家赴州三年春賊勢已逼或勸減小弱
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兒夜出既而召寮屬

共論之咸曰女郎出嫁之女郎君小未勝兵留
之無益去復何損且使君在城家口尚多足固
將士之意竊不足為疑楷曰國家豈不知城小
力弱也置吾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兒女將
謂吾心不固虧忠全愛臧獲恥之況吾荷國重
寄也遂命追還州既新立了無禦備之具及賊
來攻楷率力抗拒強弱勢懸吾勸兵士撫厲之
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
身遂戰半旬死者相枕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

賊遂害之時年五十一長子士元舉茂才平州
錄事參軍假征虜將軍防城都督隨楷之州州
陷亦戰歿楷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歎焉
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定州刺史永熙
中又特贈侍中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驃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士元弟士謙士約並歿關西
士約弟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士元息勵德武定中司徒城局參軍

史臣曰鄭羲機識明悟為時所許懿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並當榮遇其濟美矣嚴祖穢薄忝其家世幼儒令聞促年伯猷嗣業惜乎崔辯器業著聞位不遠到逸經明行高籍甚太和之日德優官薄仍世恨之模雄壯之烈楷忠貞之操殺身成義臨難如歸非大丈夫亦何能以若此

列傳四十四　　魏書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五　　魏書五十七

高祐　崔挺

高祐字子集小名次奴勃海人也本名禧以與咸陽王同名高祖賜名祐司空允從祖弟也祖展慕容寶黃門郎太祖平中山內徙京師卒於三都大官父讜從世祖滅赫連昌以功拜游擊將軍賜爵南皮子與崔浩共參著作遷中書侍郎轉給事中冀青二州中正假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蒲縣侯使高麗卒贈安南將軍冀州刺史假滄水公謚曰康祐兄祚襲爵東青州刺史祐博涉書史好文字雜說材性通放不拘小節初拜中書學生轉博士侍郎以祐招下邵郡羣賊之功賜爵建康子高宗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獻之京師時人咸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鯪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又有人於靈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顯祖

初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
降附時謂祐言有驗高祖拜秘書令後與丞李
彪等奏曰臣等聞典謨興話言所以光著載籍
作成事所以昭揚然則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
者錄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言動之實錄也
夏殷以前其文弗具自周以降典章備舉史官
之體文質不同立書之旨隨時有異至若左氏
屬詞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體
逮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才論敘今古曲有條

章雖周達未兼斯實前史之可言者也至於後
漢魏晉咸以放焉惟聖朝創制上古開基長發
自始均以後至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
弗能傳臣等疎陋忝當史職披覽國記竊有志
焉愚謂自王業始基庶事草創皇始以降光宅
中土宜依遷固大體令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
志殊貫如此修綴事可備盡伏惟陛下先天開
物洪宣帝命太皇太后淳曜二儀惠和王度聲
教之所漸洽風譯之所覃加固已義振前王矣

加太和以降年未一紀然嘉符禎瑞備臻於往
時洪功茂德事萃於曩世會稽佇玉牒之章岱
宗想石記之列而祕府策勳述美未盡將令皇
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懿績或遺而弗傳著
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
三年有成矣然後大明之德功光于帝篇聖后
之勳業顯于皇策佐命忠貞之倫納言司直之
士咸以備著載籍矣高祖從之高祖從容問祐
曰比水旱不調五穀不熟何以止災而致豐稔

祐對曰昔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
同前聖其如小旱何但當旌賢佐政敬授民時
則災消穰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昔宋均樹
德害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蟲不入其境彼
盜賊者人也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宰守
貞良則盜止矣祐又上疏云今之選舉不採職治
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
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
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人者則可加之

以爵賞不宜妄之以方以仕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高祖皆善之加給事中兾州大中正餘如故時李彪事統著作祐爲令時相關預而已出爲持節以輔國將軍西兖州刺史假東光侯鎮滑臺祐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宜有黌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碓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供行客不聽婦人寄舂取水又設禁賊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雖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

止息轉宋王劉昶傳以祐昔參定律令之勤賜帛五百疋粟五百石馬一匹昶以其官舊年耆雅相祗重妓妾之屬多以遺之拜光祿大夫傅如故昶薨後徵爲宗正卿而祐留連彭城久而不赴於是尚書僕射李沖奏祐散逸淮徐無事稽命處刑三歲以贖論詔免卿任還復光祿太和二十三年卒太常議諡諡曰煬侯詔曰不遵上命曰靈可諡爲靈

子和璧學僧壽有學問中書博士早卒

和璧子顥字門賢學涉有時譽自司空參軍轉員外郎襲爵建康子遷符璽郎中出爲兾州別駕未之任屬刺史元愉據州反世宗遣尚書李平爲都督率衆討之平以顥彼州領袖乃引爲錄事參軍仍領統軍軍機取捨多與參決擒愉之後別黨千餘人皆將伏法顥以爲擁逼之徒前許原免宜爲表陳請平從之於是咸蒙全濟事定顥仍述職時軍旅之後因之飢饉顥爲綱紀務存寬靜甚收時譽尋加陵江將軍坐事免

久之除鎮遠將軍還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征虜將軍仍中散卒時年四十九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諡曰惠

子德正襲武定中黃門侍郎

顥弟雅字興賢有風度自給事中稍遷司徒府錄事參軍定州撫軍府長史卒年三十四天平中追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并州刺史

子德乾早有令問任城太守卒

雅弟諒字脩賢少好學多識強記居喪以孝聞

太和末京兆王愉開府辟召高祖妙簡行佐諒
與隴西李仲尚趙郡李鳳起等同時應選稍遷
太尉北海王詳國子博士正光中加輔國將軍爲徐
州行臺至彭城屬刺史元法僧反叛逼諒同之諒不
許爲法僧所害時年四十一朝廷痛惜之贈左
將軍滄州刺史又下詔以諒臨危授命誠節可
重復贈使持節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贈帛二百
匹優一子出身謚曰忠侯三子長惠勝武定中
司徒外兵參軍諒造親表譜錄四十許卷自五

世已下內外曲盡覽者服其博記
祐弟欽幼隨從叔濟使於劉義隆還爲中書學
生遷秘書中散年四十餘卒
子法永諸王從事中郎亦早亡
祐從父弟次同永安末撫軍將軍定州刺史
子乾邕永熙中司空公長樂郡開國公
乾邕弟敖曹天平中司徒公京兆郡開國公
崔挺字雙根博陵安平人也六世祖贊魏尚書
僕射五世祖洪晉吏部尚書父鬱濮陽太守挺

幼居喪盡禮少敦學業多所覽究推人愛士州
閭親附焉每四時與鄉人父老書相存慰辭旨
款備得者榮之三世同居門有禮讓於後頻值
飢年家始分析挺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
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手不釋卷時穀
糴踊貴鄉人或有贍者遺挺辭讓而受仍亦散
之貧困不爲畜積故鄉邑更欽歎焉舉秀才射
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以工書受敕
於長安書文明太后父燕宣王碑賜爵泰昌子

轉登聞令遷典屬國下大夫以參議律令賜布
帛八百匹穀八百石馬牛各二尚書李沖甚重
之高祖以挺女爲嬪太和十八年大將軍宋王
劉昶南鎮彭城詔假立義將軍爲昶府長史以
疾辭免乃以王肅爲長史其被寄遇如此後除
昭武將軍光州刺史威恩並著風化大行十九
年車駕幸兗州召挺赴行在所及見引諭優厚
又問挺治邊之略因及文章高祖甚悅謂挺曰
別卿已來條焉二載吾所綴文已成一集今當

給卿副本時可觀之又顧謂侍臣曰擁旄者悉
皆如此吾何憂哉復還州及散騎常侍張彝兼
侍中巡行風俗見挺政化之美謂挺曰彝受使
省方採察謠訟入境觀政實愧清使之名州治舊掖
城西北數里有斧山峯嶺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嶽一
邦遊觀之地也挺於頂上欲營觀宇故老曰此嶺秋
夏之際常有暴雨迅風巖石盡落相傳云是龍
道恐此觀不可久立挺曰人神相去何遠之有虬龍
忽豈唯一路乎遂營之數年間果無風雨之異

挺既代即為風雹所毀於後作復尋壞遂莫能
立衆以為善化所感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
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合門充役挺上書以為
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一人
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
盜跖之誅豈不哀哉辭甚雅切高祖納之先是
內少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
諸州中正本在論人高祖將辨天下氏族仍亦訪
定乃遣授挺本州大中正掖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與

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
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治今願
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為寶遣船
隨取光潤果然竟不肯受仍表送京都世宗即
位累表乞還景明初見代老幼泣涕追隨縑帛
贈送挺悉不納散騎常侍趙脩得幸世宗挺雖
同州未嘗詣門北海王詳為司徒錄尚書事
以挺為司馬挺固辭不免世人皆歎其屈而挺
處之夷然於後詳攝選衆人競稱考第以求遷

敘挺終獨無言詳曰崔光州考級並宗加授宜
投一牒當為申請蘧伯玉恥獨為君子亦何故
默然挺對曰階級是聖朝大例考課亦國之恒
典下官雖慙古賢不伐之美至於自衒求進竊
以著之詳大相稱歎自為司馬詳未曾呼名常
稱州號以示優禮四年卒時年五十九其冬
贈輔國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景光州故吏聞凶
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廣因寺起
八關齋追奉冥福其遺愛若此初崔光之在貧

賊也挺懸遺不食常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於
童稚之中並謂終當遠致世稱其知人歷官二
十餘年家資不益食不重味室無綺羅閨門之
內雍雍如也舊故多有贈賄諸子推挺素心一
無所受有子六人
長子孝芬字恭梓早有才識博學好文章高祖
召見甚嗟賞之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
諭殊優今當為君拜紀挺曰卿自欲善勵人父
子之間然斯言吾所不敢聞也司徒彭城王勰

板為行參軍後除著作郎襲父爵尚書令高肇
親寵權盛子植除青州刺史啓孝芬為司馬後
除司徒記室參軍司空屬定州大中正長於剖
判甚有能名府主任城王澄雅重之熙平中澄
奏地制八條孝芬所參定也在府久之除龍驤
將軍廷尉少卿孝昌初蕭衍遣將裴邃等寇淮南
詔行臺酈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停師城父
累月不進勅孝芬持節齎齊庫刀催令赴接城
退而還荊州刺史李神儁為蕭衍遣將攻圍詔

加孝芬通直散騎常侍以將軍為荊州刺史兼
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儁因代
焉於時荊州郡內戍悉已陷沒且路由三鵶賊已
先據孝芬所統既少不得徑進遂從弘農堰渠
山道南入遣弟孝直輕兵在前出賊不意賊便
奔散人還安堵肅宗嘉勞之并賚馬及綿絹等
物後以元叉之黨與盧同李獎等並除名徵還
又孝芬為廷尉之日章武王融以贓貨被劾孝
芬按以重法故融為都督北討鮮于脩禮於時

孝芬弟孝演率勤宗從避賊於博陵郡城為賊
攻陷孝演為賊所害融乃密啓云孝演入賊為王
逐見收捕合家逃竄遇赦乃出孝昌三年蕭衍
將成景儁率眾逼彭城除孝芬寧朔將軍員外
常侍兼尚書右丞為徐州行臺孝芬將發入辭
靈太后謂孝芬曰卿女今事我兒與卿便是親
舊曾何相負而內頭元叉車中稱此老嫗會須
卻之孝芬曰臣蒙國厚恩義無斯語假實有此
誰能得聞若有聞知此於元叉親密過臣遠矣

乞對言者足辦虛實靈太后悵然意解乃有挹
色景儁築柵造堰謀斷泗水以灌彭城孝芬率
大都督李叔仁柴集等起戰景儁等力屈退走
除孝芬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尚書為徐兗行
臺建義初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遠引南賊圍
逼兗州除孝芬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金紫光祿
大夫仍兼尚書東道行臺大都督乃宣馳往救
援與行臺于暉接至便圍之侃突圍奔蕭衍餘
悉平定永安二年莊帝聞元顥有內侵之計

敕孝芬南赴徐州顥遂潛師向考城擒大都督
濟陰王暉業乘勝徑進遣其後軍都督侯暄守
梁國城以為後援孝芬勤諸將馳往圍暄恐顥
遣援乃急攻之晝夜不息五日暄遂突出擒斬
之俘其卒三千餘人莊帝還宮授西兗州刺史
將軍如故孝芬以倦外役固辭不行乃除大常
卿普泰元年南陽太守趙脩延襲據荊州城囚
刺史李琰之招引南寇除孝芬衛將軍荊州刺
史兼尚書南道行臺又除都督三荊諸軍事車

騎將軍假驃騎將軍孝芬已出次改授散騎常
侍驃騎將軍西兗州刺史太昌初兼殿中尚書
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尚書後加儀
同三司兼吏部尚書出帝入關齊獻武王至洛
與尚書辛雄劉廞等並誅時年五十沒其家口
天平中乃免之孝芬博文口辯善談論愛好後
進終日忻然商確古今間以嘲謔聽者忘疲所
有文章數十篇有子八人
長子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有几案才正光初除

太學博士莊帝之為御史中尉啓除侍御史永
安初除建節將軍尚書右中兵郎中從太尉豫
章王蕭贊啓為諮議參軍郎中如故以舉人失
衷為中尉高道穆奏免其官普泰中兼尚書左
丞勉善附會世論以浮競譏之為尚書令爾朱
世隆所親待而尚書郎魏季景尤為世隆知任
勉與季景內頗不穆季景陰求右丞奪勉所兼
世隆啓用季景勉遂悵快自失尋除安南將軍
光祿大夫兼國子祭酒典儀注太昌初除散騎

常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勑
左右兩出入其家被收之際在外逃免於後乃
出見齊獻武王於晉陽王勞撫之天平末王遣
勉送勔妻子赴定州因得還家屬母李氏喪
勉哀號過甚遇病卒時年四十七無子弟宣
度以子龍後之
勉弟宣猷司徒中郎卒於關西
宣猷弟宣度齊王儀同開府司馬
宣度弟宣軌頗有才學尚書考功郎中宣軌弟宣

質宣靜宣略並死於晉陽
孝芬弟孝暐字敬業少質雅卓著長者之風彭
城王勰之臨定州辟為主簿釋褐冀州安東府
外兵參軍歷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軍員外散
騎常侍武泰初蠻首李洪扇動諸蠻詔孝暐持
節為別將隸都督李神軌討平之尒朱榮之害
朝士孝暐與弟孝直攜家避難定陶孝莊初徵
拜通直散騎常侍加征虜將軍尋除趙郡太守
郡經葛榮離亂之後民戶喪亡六畜無遺斗粟

乃至數縑民皆賣鬻兒女夏椹大熟孝暐勸民
多收之郡內無牛教其人種招撫遺散先恩後
威一周之後流民大至興立學校親加勸篤百
姓賴之卒於郡時年四十九贈通直散騎常侍
平東將軍瀛州刺史謚曰簡朝議謂為未中復
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坦武定中尚書左丞兼度支尚書
孝暐弟孝演字則伯出繼伯父性通率美鬚髯
姿貌魁傑少無宦情沉浮鄉里河間王琛為定

州刺史以為治中晚除瀛州安西府外兵參軍
因罷歸及鮮于脩禮起逆孝演率宗屬保郡
城為賊攻陷賊以孝演民望恐移眾心乃害之
時年四十一無子弟孝直以子士遊為後
士遊儀同開府倉曹參軍
孝演弟孝直字叔廉身八尺眉目疏朗早有志
尚起家司空行參軍尋為員外散騎侍郎宣威
將軍仍以本官入領直後轉寧遠將軍汝南王開
府掾領直寢兄孝芬除荊州啟孝直假征虜將

軍別將揔羽林二千騎與孝芬俱行孝直潛師
徑進賊遂破走孝芬入城後蕭衍將曹義宗仍
在馬圈鼓動順陽蠻夷緣邊寇竊孝直率衆禦
之賊皆退散還轉直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尒
朱兆入洛孝直以天下未寧去職歸鄉里勸督
宗人務行禮義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太昌
中又除衛將軍右光祿大夫並辭不赴宗親勸
孝直曰榮華人之所願何故陸沉孝直不答年
五十八卒於鄉里顧命諸子曰吾才疎效薄於

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循吾意不得祇受
若致干求則非吾子斂以時服祭勿殺生其子
皆遵行之有四子
長子士順儀同開府行參軍
孝直弟孝政字季讓十歲挺亡號哭不絕見者
為之悲傷操尚貞立博洽經史雅好辭賦要紀
之禮特所留情衣服制度手能裁造太尉汝南
王悅辟行參軍年四十九卒
子巖武定中員外常侍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

孝頌孝政先亡孝芬等哭泣哀慟絕肉疏食容貌
損瘠見者傷之孝暐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
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旦參
顏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
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挺兄弟同居孝芬
叔振既亡之後孝芬等奉承叔母李氏若事所
生旦夕溫凊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諮決每
兄弟出行有獲財物尺寸已上皆內李氏之庫
四時分賚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撫從弟

宣伯子朗如同氣焉
挺弟振字延根少有學行居家孝友爲宗族所
稱自中書學生爲秘書中散在內謹勅爲高祖
所知出爲冀州咸陽王禧驃騎府司馬在任久
之太和二十年遷建威將軍平陽太守不拜轉
高陽內史高祖南討徵兼尚書左丞留京振既
才幹被擢當世以爲榮後改定職令振本資惟
擬五品詔曰振在郡著績宜有褒升除太子庶
子景明初除長兼廷尉少卿振有公斷以明察

稱河內太守陸琇與咸陽王禧同謀爲逆禧敗
事發振窮治之時琇內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
爲之言振研覈切至終無縱緩遂斃之於獄其
奉法如此正始初除龍驤將軍肆州刺史在任
有政績還朝除河東太守永平中卒於郡時年
五十九贈本將軍南兖州刺史謚曰定振歷官
四十餘載考課恒爲稱職議者善之
長子宣伯早喪
子勁字仲括驃騎參軍

宣伯弟子朗美容貌涉獵經史少溫厚有風尚
以軍功起家襄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普泰中
從兄孝芬爲荊州請爲車騎府司馬孝芬轉西
兖州爲驃騎府司馬太昌初冠軍將軍北徐州
撫軍府長史固辭不獲免興和二年中尉高仲
密引爲侍御史尋加平西將軍武定中卒子道
綱
挺從父弟元珍釋褐司徒行參軍稍遷司徒主
簿趙郡王幹開府屬景明中荊州長史久之爲
司徒從事中郎有公平稱後遷中散大夫加征
虜將軍正光末山胡作逆除平陽太守假右將
軍爲別將以討之頻破胡賊郡內以安武泰初
改郡爲唐州仍除元珍爲刺史加右將軍以破
胡勳賜爵涼城侯尒朱榮之趣洛也遣其都督
樊子鵠取唐州元珍與行臺酈惲拒守不從爲
子鵠所陷被害世咸痛之
子叔恭
挺從父弟瑜之字仲璉少孤有學業太和中釋

褐奉朝請廣陵王羽常侍累歷藩佐入爲司空
功曹參軍事太尉主簿遷冀州撫軍府長史後
爲揚州平東府長史帶南梁太守蕭衍義州刺
史文僧明來降瑜之迎接有勳賜爵高邑男孝
昌初除鴻臚少卿三年卒年五十六贈平北將
軍瀛州刺史有三子
長子孟舒字長才襲父爵累遷平東將軍太中
大夫興和中除廣平太守卒贈中軍將軍殷州
刺史贈平東將軍諡曰康

孟舒弟仲舒武定末鄴縣令
仲舒弟季舒給事黃門侍郎
挺從祖弟脩和州主簿
子儉字元恭雅有器度爲太學博士終於符璽
郎中
儉弟緒字仲穆定州撫軍府法曹參軍
緒小弟孝忠侍御史秘書郎並有容貌無他才
識
緒子子謙尚書郎

子謙弟子讓與侯景同反子謙坐以囚執遇病
死於晉陽
子讓弟子廉等並伏法
脩和弟敬邕性長者有幹用高祖時自司徒主
簿轉尚書都官郎中所在稱職遷太子步兵校
尉景明初母憂去職後中山王英南討引爲都
督府長史加左中郎將以功賜爵臨淄男遷龍
驤將軍太府少卿以本將軍出除營州刺史庫
莫奚國有馬百匹因風入敬邕悉令送還於
是奚人感附熙平二年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
神龜中卒年五十七贈左將軍濟州刺史謚曰
恭
子子盛襲爵除奉朝請
脩和從弟掞字顯賓容貌魁偉放邁自高不拘
常檢爲中書博士樂陵內史雅爲任城王澄所
禮待及澄爲定州刺史掞于無民敬王忻然容
下之後爲冀州安東府司馬轉樂陵太守還鄉
而卒

挺族子纂字叔則博學有文才景明中太學博
士轉員外散騎侍郎襄威將軍既不爲時知乃
著無談子論後爲給事中延昌中除梁州征虜
府長史熙平初爲寧遠將軍廷尉正每參大獄
多所據明有當官之譽時太原王靜自廷尉監
遷少卿纂恥居其下乃與靜書辭氣抑揚無上
下之體又啓求解任乃除左中郎將領尚書三
公郎中未幾以公事免後爲洛陽令正光中卒
年四十五贈司徒左長史凡所製文多行於世

長子史，武定末，儀同府長流參軍。

寘兄穆，寬雅有度量，州辟主簿，卒。子邏，武定末，度支尚書，兼右僕射。

寘弟融，字脩業，奉朝請。尚書令高肇出討巴蜀，引為統軍。還，除員外散騎侍郎。正光中，定州別駕。年四十二卒。二子鴻、瓛，郡功曹。

寘從祖弟遊，字延叔，少有風概。釋褐奉朝請，稍遷太尉主簿。江州刺史陳伯之啓為司馬。還，除奉車都尉。大都督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為錄事參軍，尋轉司馬。及英敗於鍾離，遊坐徙秦州。久而得還。大將軍高肇西征，引為統軍，除步兵校尉，還涼州征虜府長史。未幾，除征虜將軍、北趙郡太守，並有政績。熙平末，轉河東太守。郡有鹽戶，常供州郡為兵，子孫見丁從役，遊矜其勞苦，乃表聞請聽更代，郡內感之。太學舊在城內，遊乃移置城南閑敞之處，親自說經。當時學者莫不勸慕，號為良守。以本將軍還涼州刺史，以母憂解任。正光中，起除右將軍、南秦州刺史，固辭不免。先是，州人楊松柏、楊洛德兄弟數為反叛，遊至州，深加招慰，松柏歸款，引為主簿，稍以辭色誘之，兄弟俱至。松柏既州之豪帥，感遊恩遇，獎諭羣氐，咸來歸款。且以過在前，不復自疑。遊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正光五年夏，秦州城人殺刺史李彥，據州為逆。數日之後，遊知必不安，謀欲出外，尋為城人韓祖香、孫掩攻於州館。遊事窮，乃登樓慷慨悲歎，乃推下小女而殺之，義不為群小所辱也。尋為祖香等所執害，時年五十二。永安中，贈散騎侍郎、鎮北將軍、定州刺史。子伏護，開府參軍。

史臣曰：高祐學業優通，知名前世，儒俊之風，門舊不隕。諸子經傳之器，加有捨生之節。崔挺兄弟風操高亮，懷文抱質，歷事著稱，見重於朝野。繼世承家，門族並著，蓋所謂彼有人焉。

列傳第四十五卷　　魏書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六　　魏書五十八

楊播

楊播字延慶自云恒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卒於中山相曾祖珍太祖時歸國卒於上谷太守祖眞河内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爲廣平太守有稱績高祖南巡吏人頌之加寧遠將軍賜帛三百匹徵爲選部給事中有公平之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而卒贈以本官加弘農公謚曰簡播本字元休太和中高

祖賜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脩整奉養盡禮擢爲中散累遷給事領中起部曹以外親優賜亟加前後万計進北部給事中詔播巡行北邊高祖親送及户戒以軍略未幾除龍驤將軍員外常侍轉衛尉少卿常侍如故與陽平王頤等出漠北擊蠕蠕大獲而還高祖嘉其勳賜奴婢十口遷武衛將軍復擊蠕蠕至居然山而還除左將軍尋假前將軍隨車駕南討至鍾離師回詔播領步卒三千騎五百爲衆軍殿時春水初長賊衆大至舟艦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訖嚴陳南岸身自居後諸軍渡盡賊衆遂集於是圍播播乃爲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擊斬殺甚多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高祖在北而望之既無舟舡不得救援水勢稍減播領精騎三百歷其舟舡大呼曰今我欲渡能戰者來賊莫敢動遂擁衆而濟高祖甚壯之賜爵華陰子尋除右衛將軍後從駕討崔慧景蕭衍於鄧城破之進號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沔水上巳設宴

高祖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遙在勰朋内而播居帝曹遙射侯正中籌限已滿高祖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播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彎弓而發其箭正中高祖笑曰養由基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巵酒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今古之殊也從到懸瓠除太府卿進爵爲伯景明初兼侍中使恒州贍恤寒乏轉左衛將軍出除安北將軍并州刺史固辭乃授安西將軍華州刺史至州借

民田爲御史王基所劾削除官爵延昌二年卒
于家子偘等停柩不葬披訴積年至熈平中乃
贈鎭西將軍雍州刺史并復其爵謚曰壯
偘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
朝廷兒姪早通而偘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
親朋勸其出仕偘曰苟有良田何憂晩歳但恨
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釋褐太尉汝
南王悅騎兵參軍揚州刺史長孫稚請爲録事
參軍蕭衍豫州刺史裴邃治合肥城規相掩襲

魏列傳四一八　三

密購壽春郭人李瓜花袁建等令爲内應邃已
纂勒兵士有期日矣而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
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
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令板
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寮咸欲以實答之云無修
白捺意而偘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好小黠
今集兵遣移虚構是言得無有别圖也稚深悟
之乃云録事可造移報偘移曰彼之纂兵想别
有意何爲妄構白捺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

謂春無人也邃得移謂已知覺便爾散兵瓜花
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邃後
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列營於黎漿梁城日
夕鈔掠稚乃奏偘爲統軍偘叔椿爲雍州刺史
又請爲其府録事參軍帶長安令府州之務多
所委決及蕭寶夤等軍敗北地功曹毛洪賓據
郡引寇鈔掠渭北偘啓椿自出討之遂購募戰
士信宿之間得三千餘人銜枚夜進至馮翊郡
西賊見大軍卒至衆情離解洪賓遂通書送質

魏列傳四一八　四

乞求自效於是擒送宿勤明達兄子賊署南平
王烏過仁後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尚書僕
射長孫稚討之除偘鎭遠將軍諫議大夫爲稚
行臺左丞尋轉通直散騎常侍軍次弘農偘白
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爲壘勝負之理
久而無決豈才雄相類筭略抗行當以河山險
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縱曹操更
出亦無所騁奇必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
死地人有鬭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

賊必望風潰散諸郡既平長安自剋愚計可錄
請爲明公前驅稚曰薛脩義宗一圍河東薛鳳賢
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孫滯師虞坂久不能進
雖有此計猶用爲疑保曰珍孫本行陳一夫因
緣進達可爲人使未可使人一旦受元帥之任
處分三軍精神亂矣宗王堪圍賊河東治在蒲坂
西帶河湄所部之民多在東境脩義驅率壯勇
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率衆一臨方
寸各亂人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勝昭然

在目稚從之令其子彥等領騎與保於弘農北
渡所領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
錐壁保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
觀民情向背然後可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
候臺軍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
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賚軍士民遂轉
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
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脩義
亦即逃遁長安平保頗有力建義初除冠軍將

軍東雍州刺史　并州罷除中散大夫爲都督
鎮潼關還朝除右將軍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
詔以本官假撫軍將軍爲都督率衆鎮大梁未
發詔行北中郎將事從御河北執保手曰朕
停卿蕃寄移任此者正爲今日但卿尊卑百口
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保曰
此誠陛下曲恩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
固求陪從至建州敘行從功臣自城陽王徽已
下凡十人並增三階以保河梁之誠特加四階

保固辭乞同諸人久乃見許於是除鎮軍將軍
度支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敷西縣開國公食
邑一千戶及車駕南還顥令蕭衍將陳慶之守
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
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效尒朱榮率軍赴之及
橋破應接不果皆爲顥所屠滅榮因悵然將爲
還計欲更圖後舉保曰未審明大王發并州之
日已知有夏州義士指來相應爲欲廣申經略
寧復帝基乎夫兵散而更合瘡愈而更戰持此

收功旦夕豈可以　不全而衆慮頓廢今
事不果乃是兩賊相殺則大王之利矣若今即還
民情失望去就之心何由可保未若召發民材雜
多縛筏間以舟檝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為
渡勢首尾既遠顥復知防河處一旦得渡必立大
功榮大笑曰黃門即奏行此計於是尒朱兆與侃
等遂於馬渚揚南渡破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
之顥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正黃門加征東將
軍金紫光祿大夫以濟河之功進爵濟北郡開國公

增邑五百戶復除其長子師沖為祕書郎時所用
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
一千侃奏曰昔馬援至隴西嘗上書求復五銖錢
事下三府不許及援徵入為虎賁中郎親對光武
申釋其趣事始施行臣頃在雍州亦表陳其事聽人
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為而俗弊得改旨下尚
書八座不許以今況昔即理不殊求取臣前表經
御披析侃乃隨事剖辨孝莊從之乃鑄五銖錢如
侃所奏万俟醜奴陷東秦遂圍岐州寇誘巴蜀

大都督尒朱天光率衆西伐詔侃以本官使持
節兼尚書僕射為關右慰勞大使還朝除侍中
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莊帝將圖尒朱榮也侃
與其內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密
謀尒朱兆之入洛也侃時休沐遂得潛竄歸於
華陰普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韋義遠
招慰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從兄昱恐為家禍令
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殁冀全百口侃
往赴之秋七月為天光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
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子純陀襲

播弟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太和中與播俱蒙高
祖賜改性寬謹初拜中散典御廐曹以端慎小
心專司醫藥遷內給事與兄播並侍禁闈又領
蘭臺行職改授中部曹析訟公正高祖嘉之及
文明太后崩高祖五日不食椿進諫曰陛下至
性孝過有虞居喪五朝水漿不御群下惶灼莫
知所言陛下荷祖宗之業臨万國之重豈可同

臣子之節以取僞什旦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
陛下欲自賢於万代其若宗廟何高祖感其言
乃一進粥轉授宮輿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爲安
遠將軍豫州刺史高祖自洛向豫幸其州館信
宿賜馬十匹縑千匹遷冠軍將軍濟州刺史高
祖自鍾離趣鄴至碻磝幸其州館又賜馬二匹
縑千五百匹坐爲平原太守崔敞所訟廷尉論
輒收市利費用官炭免官後降爲寧朔將軍梁
州刺史初武興王楊集始爲楊靈珍所破降於

蕭鸞至是率賊万餘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
領步騎五千出頓下辨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
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心腹之疾
遂領其部曲千餘人來降尋以母老解還後武
興氐楊會反假椿節冠軍將軍都督西征諸軍
事行梁州刺史與軍司羊祉討破之於後梁州
運糧爲羣氐劫奪詔椿兼征虜將軍持節招
慰尋以氐叛拜光祿大夫假平西將軍督征討
諸軍事以討之還兼太僕卿秦州羌呂苟兒

州屠各陳聰等聚衆反詔椿爲別將隸安西將
軍元麗討之賊入隴守蹊自固或謀伏兵山徑
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云斬除山木縱火
焚之然後進討椿曰並非計也此本規盜非有
經略自王師一至無戰不摧所以深竄者正避
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
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矣乃
緩師不進賊果出掠乃以軍中驢馬餌之不加
討逐如是多日陰簡精卒銜枚夜襲斬瞻傳首

入正太僕卿加安東將軍初顯祖世有蠕蠕萬
餘戶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之末叛
走略盡唯有一千餘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鎮
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叛走詔許之慮不
從命乃使椿持節往徙焉椿以爲徙之無益上
書曰臣以古人有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荒忽
之人羈縻而已是以先朝居之於荒服之間者
正以悅近來遠招附殊俗亦以別華戎異內外
也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不安

必思土思土則走叛狐死首丘其害方甚又此族類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將盡進失歸伏之心退非藩衛之益徙在中夏而生後患愚心所見謂為不可時八座議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居之及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浮河赴賊所在鈔掠如椿所策尋平初徐州城人成景儁以宿預叛詔椿率衆四万討之不剋而返又之除都督朔州撫冥武川懷朔三鎮三道諸軍事平北將軍朔州刺史在州為廷尉奏椿前為

太僕卿日招引細人盜種牧田三百四十頃依律處刑五歲尚書邢巒據正始別格奏椿罪應除名為庶人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世宗以新律既班不宜雜用舊制詔依寺斷聽以贖論尋加撫軍將軍入除都官尚書監修白溝堤堰復以本將軍除定州刺史自太祖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纔千餘然主帥如故費祿不少

椿表罷四軍減其帥百八十四人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戶年常發夫三千草三百車修補隄堰椿以屯兵惟輸此田課更無徭役及至閑月即應修治不容復勞百姓椿亦表罷朝廷從之椿在州因治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使兵力為御史所劾除名為庶人正光五年除輔國將軍南秦州刺史時南秦州反叛路又阻塞仍停長安轉授岐州復除撫軍將軍衞尉卿轉左衞將軍又兼尚書右僕射馳驛詣并肆齎

絹三万匹募召恒朔流民揀充軍士不行尋加衞將軍出除都督雍南豳二州諸軍事本將軍雍州刺史又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蕭寶夤元恒芝諸軍為賊所敗恒芝從渭北東渡椿使追之不止寶夤後至留於逍遙園內收集將士猶得万餘由是三輔人心頗得安帖于時涇岐及豳悉已陷賊扶風以西非復國有椿乃鳩募內外得七千餘人遣兄子錄事參軍侃率以防禦詔椿以本官加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為行

宰節傳闕四[illegible]刺其紀內五品已下郡縣須有
補用者任即擬授椿遇暴疾頻啓乞解詔許之
以蕭寶夤代椿為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
將還京師因謂曰當今雍州刺史亦不賢於蕭
寶夤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
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且寶夤不藉刺史
為榮吾觀其得州喜悅不少至於賞罰云為不
依常憲恐有異心關中可惜汝今赴京稱吾此
意以啓二聖并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

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
昱還面啓肅宗及靈太后並不信納及寶夤邀
害御史中尉酈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為椿父子
所謗詔復除椿都督雍岐南豳三州諸軍事本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討蜀大都督椿
辭以老病不行建義元年遷司徒公尒朱榮東
討葛榮詔椿統衆為後軍榮擒葛榮乃止永安
初進位太保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顥入洛椿子
征東將軍昱出鎮滎陽為顥所擒又椿弟順為

冀州刺史順子仲宣正平太守[illegible]弟子遁
並從駕河北為顥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
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怖或有勸椿攜家避
禍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
莊帝還宮椿每辭遜不許上書頻乞歸老詔曰
椿國之老成方所尊尚遂以高年願言致仕顧
懷舊德是以未從但告謁頻煩辭理彌固以茲
難奪又所重違今便允其雅志可服侍中朝服
賜服一具衣一襲八尺床帳几杖不朝乘安車

駕駟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時以禮存
問安否方乖詢訪良用憮然椿奉詔於華林園
帝下御座執椿手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為元
老今四方未寧理須諮訪但高尚其志決意不
留既難相違深用悽愴椿亦歔欷欲拜辭帝親
執不聽於是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寮
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
誡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即為上客給田宅賜
奴婢馬牛羊遂成[illegible]年二千

石方伯不絕祿恤甚多至於親姻知故吉凶之
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賓寮必以酒肉飲食是故
親姻朋友無憾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
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
著布衣韋帶常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脫若富
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
為富也又不聽治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婚
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以漸華好
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

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
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
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世不異
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為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
有別齋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
不為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
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方為勢家所奪北
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
兄在高祖左右吾與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時

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
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
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誡曰今忝二聖近臣
母子間甚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
被瞋責慎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
當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言正恐不
審仰誤聖聽是以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
及二聖間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
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讌高祖謂諸王

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
此有是非言語和朕母子者唯楊椿兄弟遂舉
賜四兄及我酒汝等脫若万一蒙時主知遇宜
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
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
九卿十為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
津今復為司空者正由忠貞小心謹慎口不嘗
論人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
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驅馳勢門

若有輕論人惡者吾見賢勝則敬重之見貧賤
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災身之大病也汝家
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
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
不爲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
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
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
爲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千載之名也汝等能記
吾言百年之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普泰

元年七月爲尒朱天光所害年七十七時人莫
不寃痛之太昌初贈都督冀定殷相四州諸軍
事太師丞相冀州刺史
子昱字元晷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
數出遊獵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
國臣多有縱恣公行屬請於是詔御史中尉崔
亮窮治之伏法於都市者三十餘人其不死者
悉除名爲民唯昱與博陵崔楷以忠諫得免後
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

揚州刺史出頓於洛陽東亭朝貴畢集詔令諸
王送別昱伯父播同在餞席酒酣之後廣陽王
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爲之屈北
海顧謂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
也昱前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污則從其
污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能言肅
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也延昌三年以本
官帶詹事丞于時肅宗在懷抱之中至於出入
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

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然
自此以來輕爾出入進無二傅輔導之美退闕
羣寮陪侍之式非所謂示民軌儀著君臣之義
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勅令臣下咸知爲後世
法於是詔曰自今已後若非朕手敕勿令兒輒
出宮臣在直者從至万歲門久之轉太尉掾兼
中書舍人靈太后嘗從容謂昱曰今帝年幼朕
親万機然自薄德化不能感親姻在外不稱人
心卿有所聞慎勿諱隱昱於是奏揚州刺史李

崇于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并
餉領軍元叉靈太后召叉夫妻泣而責之叉深
恨之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即叉之
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而元氏頻
請別居昱父椿乃集親姻遍告而謂曰我今不幸
早終今男未娶女未嫁何忽便求別居不聽
遂懷憾焉神龜二年瀛州民劉宣明謀反事覺
逃竄叉乃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隱宣明云叉
定州刺史椿叔并州刺史津並送甲仗三百具

謀圖不逞叉又構成其事乃遣左右御仗五百
人夜圍昱宅而收之一無所獲靈太后問其狀
昱具對元氏讎嫌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
縛和及元氏並處死刑而叉相左右和直免官
元氏卒亦不坐及元叉之廢太后乃出昱為濟
陰內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叉令遷黃門盧同詣
鄴刑熙并窮黨與同希叉旨就郡鎖昱赴鄴訊
百日後乃還任孝昌初除征虜將軍中書侍郎
遷給事黃門侍郎時北鎮饑民二十餘万詔昱

為使分散於冀定瀛三州就食後除昱幽州詔
昱兼侍中持節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
隨軍監察豳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
知州內空虛謀欲攻掩刺史元脩義懼而請援
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
曰長安關中基本今大軍頓在涇豳與賊相對
若使長安不守大軍自然瓦散此軍雖往有何
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陳斬神達及諸賊四
百許人餘悉奔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顥軍稽

緩遂免昱官乃兼侍中催軍尋除征虜將軍涇
州刺史未幾昱父椿出為雍州刺史徵昱還除
吏部郎中武衛將軍轉北中郎將加安東將軍
及蕭寶夤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
假撫軍將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返
除度支尚書轉撫軍徐州刺史尋除鎮東將軍
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後大
山太守羊侃據郡南叛蕭衍遣將軍王辯率眾
侵寇徐州番郡人續靈珍受衍平北將軍番郡

刺史擁衆一萬拔逼徐城昱遣別將劉謐擊破
之臨陳斬靈珍首于辯退走僞兄深時爲徐州
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
廢春秋貴之柰何以僞罪深也宜聽朝旨不許
羣議還朝未幾爲劉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征東將
軍右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使持節假車騎將
軍爲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顥既擒濟陰王暉業
乘虛徑進大兵集於城下遣其左衛劉業王道
安等招昱令降昱不從顥遂攻之城陷都督元

恭太守西河王悰並踰城而走俱被擒縶昱與
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須臾顥至執昱下城面責
昱曰楊昱卿今死甘心否卿自負我非我負卿
也昱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者正慮亂
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負病黃泉求乞
小弟一命便死不朽也顥乃拘之明日顥將陳
慶之胡光等三百餘人伏顥帳前請曰陛下渡
江三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日一朝殺傷五百餘
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嘗聞梁主

言初下都日袁昂爲吳郡不降稱其忠節柰何
殺楊昱自此之外任卿等所請於是斬昱下統
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顥既入
洛除昱名爲民孝莊還宮還復前官及父椿辭
老請解官從養詔不許尒朱榮之死也昱爲東
道行臺率衆拒尒朱仲遠會尒朱兆入洛昱還
京師後歸鄉里亦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都督
瀛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
史

子孝邕員外郎走免匿於蠻中潛結逆師謀應
齊獻武王以誅尒朱氏微服入洛參伺機會爲
人所告世隆收付廷尉掠殺之
椿弟穎字惠哲本州別駕
子叔良武定中新安太守
穎弟順字延和寬裕謹厚太和中起家奉朝請
累遷直閤將軍北中郎將兼武衛將軍太僕卿
預立莊帝之功封三門縣開國公食邑七百戸
出爲平北將軍冀州刺史尋進號撫軍將軍罷

州還鄉害年六十五太昌初贈都督相殷二州
諸軍事太尉公錄尚書事相州刺史
子辯字僧達歷通直常侍平東將軍東雍州刺
史
辯弟仲宣有風度才學自奉朝請稍遷太尉掾
中書舍人通直散騎侍郎加鎮遠將軍以功賜爵弘
農男建義初遷通直常侍出為平西將軍正平
太守進爵為伯在郡有能名就加安西將軍遠
京之日兄弟與父同遇害辯太昌初贈使持節

都督燕恒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恒州刺史仲宣贈都督青光二州諸軍事車騎
大將軍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
仲宣子玄就幼而俊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
人謂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人以刀斫斷其
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
仲宣弟測朱衣直閤亦同時見害太昌中贈都
督平營二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吏部尚書平州
刺史

測弟稚卿太昌中為尚書右丞坐事死
順弟津字羅漢本名延祚高祖賜名焉少端謹
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于時高祖沖
幼文明太后臨朝津曾久侍左右忽咳逆失聲
遂吐敕外藏衣袖太后聞聲閣而不見問其故
具以實言遂以敬慎見知賜縑百匹遷符璽郎
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遊至於宗族姻表罕
相祗候司徒馮誕與津少結交遊而津見其貴
寵每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為恨

而津逾遠焉人或謂之曰司徒君之少舊宜蒙
進達何遽自外也津曰為勢家所厚復何容易
但全吾今日亦以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
事令又為直寢遷太子步兵校尉高祖南征以
津為都督征南府長史至懸瓠徵加直閤將軍
後從駕濟淮司徒誕薨高祖以津送柩還都遷
長水校尉仍直閤景明中世宗遊於北邙津時
陪從太尉咸陽王禧謀反世宗馳入華林時直
閤中有同禧謀皆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

曰直閤半為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預此謀因
拜津左中郎將遷驍騎將軍仍直閤出除征虜
將軍岐州刺史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
民齎絹三疋去城十里為賊所劫時有使者馳
驛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
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
十里被劫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
老母行出而哭云是己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
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僚佐有濁貨者

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
厲莫有犯法以母憂去職延昌末起為右將軍
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皆牧本州當世榮之先
是受調絹疋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
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
杯酒而出所輸少劣亦為受之但無酒以示其
恥於是人競相勸官調更勝舊日還除北中郎
將帶河內太守太后疑津貳己不欲使其處河
山之要轉平北將軍肆州刺史仍轉并州刺史

將軍如故徵拜右衛將軍孝昌初加散騎常侍
尋以本官行定州事既而近鎮擾亂侵逼舊京
乃加津安北將軍假撫軍將軍北道大都督右
衛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始津受命出據靈丘
而賊帥鮮于脩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
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
既乘勝士眾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賊必夜
至則万無一全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
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閉門不內津揮刀欲

斬門者軍乃得入城賊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其
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
中愴擾不敢出戰津欲御賊長史許被守門不
聽津手劍擊被不中被乃走津開門出戰斬賊
帥一人殺賊數百賊退人心少安詔除衛尉卿
征官如故以津兄衛尉卿椿代為左衛尋加鎮
軍將軍討虜都督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
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
之至略舉家逃走津乃下教 [illegible]令其還業於

是闔州愊憶遠近稱之時賊帥薛修禮杜洛周
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貯積柴粟
脩理戰具更營雉堞賊每來攻機械競起又於
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
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語曰不畏利槊堅
城唯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及與賊中
督將尉靈根程殺鬼潘法顯等書曉諭之并授
鐵券許以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悟
復書云今與諸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聽之又

三〇五四　魏傳四一六　二一七　三五九四三

云賊欲圍城正為取北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須
盡殺公若置之恐縱敵為患矣願公察之津以
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
收內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
初以鐵券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間
行送之脩禮普賢頗亦由此而死既而杜洛周
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封開國縣侯
邑一千戶將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民給復八
年葛榮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以絕之自

受攻圍經涉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遁
突圍而出詣蠕蠕主阿那瓌令其討賊遁日夜
泣諭阿那瓌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一万南
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隘口蠕蠕持疑遂還
津長史李裔引賊踰城賊入轉衆津苦戰不敵
遂見拘執洛周脫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欲將
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津曾與裔相見
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裔大慚典守
者以相告洛周弗之責也及葛榮吞洛周復為

魏書四十六　二一八

榮所拘守榮破始得還洛永安初詔除津本將
軍荊州刺史加散騎常侍當州都督津以前在
中山陷寇詣闕固辭竟不之任二年兼吏部尚
書又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仍除吏部元顥
內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為中軍大都督兼領
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宿殿中掃灑
宮掖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
也津迎於北邙流涕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
為司空加侍中尒朱榮死也以津為都督并肆

撫恒雲朔顯汾蔚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兼
尚書令北道大行臺并州刺史侍中司空如故
委津以討胡經略津馳至鄴手下唯羽林五百
人士馬寡弱始加招募將從滏口而入值尒朱
兆等便已剋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議欲與津舉
城通款津不從以子逸既為光州刺史兄子昱
時為東道行臺鳩率部曲在於梁沛津規欲東
轉更為方略乃率輕騎望於濟州渡河而尒朱
仲遠已陷東郡所圖不遂乃還京師普泰元年
亦遇害於洛時年六十三太昌初贈都督秦華
雍三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傅雍州刺史諡曰孝
穆將葬本鄉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津有六
子
長子遁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縻王爵
而遁性澹退年近三十方為鎮西府主簿累遷
尚書郎莊帝北巡奉詔慰勞山東車駕入洛除
尚書左丞又為光祿大夫仍左丞永安末父津
受委河北兼黃門郎詣鄴參行臺事尋遷征

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以解官遇害於洛時年四十
二太昌初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諡曰恭定
遁弟逸字遵道有當世才度起家員外散騎侍
郎以功賜爵華陰男轉給事中父津在中山為
賊攻逼逸請使於尒朱榮徵師赴救詔許之建
義初莊帝猶在河陽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黃
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濫禍帝益憂怖詔
逸晝夜陪侍數日之內常寢宿於御床前帝曾
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賴得卿差以
自慰尋除吏部郎中出為平西將軍南秦州刺
史加散騎常侍時年二十九於時方伯之少未
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除平東將軍光州
刺史逸折節綏撫乃心民務或日昃不食夜分
不寢至於兵人從役必親自送之或風日之中
雨雪之下人不堪其勞逸曾無倦色又法令嚴
明寬猛相濟於是合境肅然莫敢干犯時災儉
連歲人多餓死逸欲以倉粟賑給而所司懼罪

不敢逸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
後申表右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並執不
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為宜貸二万詔聽二万
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
於州門煮粥飯之將死而得濟者以万數帝聞
而善之逸為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其兵
吏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為設食者雖在闇
室終不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

州政績尤美及其家禍尒朱仲遠遣使於州害
之時年三十二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為營
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太昌初贈都督豫郢
二州諸軍事衛將軍尚書僕射豫州刺史謚曰
貞
逸弟謐字遵智辟大尉行參軍歷員外散騎常
侍以功賜爵弘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衛將軍在晉陽為尒朱兆所害太昌初贈驃騎
將軍兗州刺史

謐弟遵歷武定中吏部尚書華陰縣開國侯
津弟暐字延季性雅厚頗有文學起家奉朝請
稍遷散騎侍郎直閤將軍本州大中正兼武衛
將軍尚食典御孝昌初正武衛將軍加散騎常
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害於河陰贈衛將軍儀
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元讓武定末尚書祠部郎中播家世純厚並
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剛毅椿津恭謙
與人言自稱名字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

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
幃幔隔障為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
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寐閤前承
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嘗旦暮
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
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
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為
司空於時府主皆引寮佐 人就津求官津曰此
事須家兄 裁之何為見 問初津為肆州椿在京

宅以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
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泣兄弟皆有孫
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爲之早娶望
見玄孫自昱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羨焉
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
以來唯有盧淵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世
隆等將害椿家誣其爲逆奏請收治前廢帝不
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下詔付有司檢聞世隆
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

東西兩家無少長皆遇禍籍其家世隆後乃奏
云楊家實反夜拒軍人遂盡格殺廢帝惋悵久
之不言而已知世隆縱擅無如之何永熙中椿
合家歸葬華陰衆咸觀而悲傷焉
播族弟鈞祖暉庫部給事稍遷洛州刺史卒贈
弘農公謚曰簡父恩河間太守鈞頗有幹用自
廷尉正爲長水校尉中壘將軍洛陽令出除中
山太守入爲司徒左長史又除徐州東荊州刺
史還爲廷尉卿拜恒州刺史轉懷朔鎮將所居

以强濟稱徵爲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北道行臺
卒贈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
夫華州刺史
長子暄卒於尚書郎
暄弟穆華州別駕
穆弟儉寧遠將軍頓丘太守建義初除太府少
卿尋爲華州中正加左將軍儉與元顥有舊及
顥入洛受其位任莊帝還宮坐免後以本將軍
潁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州罷不行

普泰初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永熙中以
本將軍除北雍州刺史仍隨關西
儉弟寬自宗正丞建義初爲通直散騎侍郎領
河南尹丞稍遷散騎常侍安東將軍永安三年
除中軍將軍太府卿後爲散騎常侍驃騎將軍
右光祿大夫澄城縣開國伯太昌初除給事黃
門侍郎尋加驃騎大將軍除華州大中正監內
典書事坐事去官永熙三年兼武衛將軍又除
黃門郎隨出帝入關西儉寬皆無尊無行爲人

流所鄙

史臣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內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所謂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爲世師範漢之万石家風陳紀門法所不過也諸子秀立青紫盈庭其積善之慶歟及胡逆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斯禍報施之理何相反哉

列傳第四十七 魏書五十八

劉昶 蕭寶夤

蕭正表

劉昶字休道義隆第九子也義隆時封義陽王兄駿以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開府及駿子子業立昏狂肆暴害其親屬疑昶有異志昶聞甚懼遣典籤虞法生表求入朝以觀其意子業曰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屢詰法生義陽謀事汝何故不啓法生懼禍走歸彭城昶欲襲建康諸郡並不受命和平六年遂委母妻攜妾吳氏作丈夫服結義從六十餘人間行來降在路多叛隨昶至者二十許人昶雖學不博洽略覽子史前後表啓皆其自製朝廷嘉重之尚武邑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封丹陽王歲餘而公主薨更尚建興長公主皇興中劉彧遣其員外郎李豐來朝顯祖詔昶與彧書爲兄弟之戒彧不答責昶以母爲其國妾宜如春秋荀罃對楚稱外臣之禮尋敕昶

更與彧書昶表曰臣植根南僞託體不殊秉旆
作牧職班台位天厭子業更蒙同體昔卒歸朝
事捨簪笏臣弟彧廢姪自立彰于遐邇孔懷之
義雖奪爲臣之典靡經棠棣之詠可脩越敬之
事未允臣若改書事爲二敬猶脩往文彼所不
納伏願聖慈停臣今荅朝廷從之拜外都坐大
官公主復薨更尚平陽長公主昶好犬馬愛武
事入國歷紀猶布衣皁冠同凶素之服然呵詈
童僕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或戾

手斷骨至於痛傷笑呼之聲聞于御聽高祖每
優假之不以怪問至於陳奏本國事故語及征
役則能斂容涕泗悲動左右而天性褊躁喜怒
不恒每至威忿楚扑特苦引待南士禮多不足
緣此人懷畏避太和初轉內都坐大官及蕭道
成殺劉準時遣諸將南伐詔昶曰卿識機體運
先覺而來卿宗廟不復血食朕聞斯問矜忿兼
懷今遣大將軍率南州甲卒以伐逆豎克蕩兇
醜剪除民害氛穢既清即胙卿江南之土以興

蕃業乃以本將軍與諸將同行路經徐州哭拜
其母舊堂哀感從者乃遍循故居處處隕涕左
右亦莫不辛酸及至軍所將欲臨陳四面拜諸
將士自陳家國滅亡蒙朝廷慈覆辭理切至聲
氣激揚涕泗橫流三軍咸爲感歎後昶恐雨水
方降表請還師從之又加儀同三司領儀曹尚
書於時改革朝儀詔昶與蔣少游專主其事昶
條上舊式略不遺忘高祖引見於宣文堂昶啓
曰臣本國不造私有虐政不能廢昏立德扶定

傾危万里奔波投蔭皇闕仰賴天慈以存首領
然大恥未雪痛愧纏心屬逢陛下釐校之始願
垂曲恩處臣邊戍招集遺人以雪私恥雖死之
日猶若生年悲泣良久高祖曰卿投誠累紀本
邦湮滅王者未能恤難矜災良以爲愧出蕃之
日請別當處分後以昶女爲鄉君高祖臨宣文
堂見武興王楊集始既而引集始入宴詔昶曰
集始邊方之酋不足以當諸侯之禮但王者不
遺小國之臣況此蕃垂之主故勞公卿於此昶

對曰陛下遠化光被自北而南故巴漢之雄遠
覲天闕臣猥瞻盛禮實忻嘉遇高祖曰武興宕
昌於禮容並不閑備向見其始觀其舉動有賢
於蕭承昶對曰陛下惠洽普天澤流無外武興
蕞爾豈不食椹懷音又為中書監開建五等封
昶齊郡開國公加宋王之號十七年春高祖臨
經武殿大議南伐語及劉蕭篡奪之事昶悲慟
泣不已因奏曰臣本朝淪喪艱毒備罹冀恃國
靈釋臣私恥頓首拜謝高祖亦為之流涕禮之

彌崇蕭賾雍州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昶以兵
出義陽無功而還十八年除使持節都督吳越
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固辭詔不許又賜布千
匹及發高祖親餞之命百寮賦詩贈昶又以其
文集一部賜昶高祖因以所製文筆示之謂昶
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脫
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為笑耳其重
昶如是自昶之背彭城至是久矣其昔齋宇山
池並尚存立昶更修繕還處其中不能綏邊懷

物撫接義故而閨門喧猥內外奸雜前民舊吏
莫不慨歎焉預營墓於彭城西南與三公主同
塋而異穴發石累之墳崩壓殺十餘人後復移
改為公私費害高祖南討昶候駕於行宮高祖
遣侍中迎勞之昶討蕭昭業司州雖屢破賊軍
而義陽拒守不剋昶乃班師十九年高祖至彭
城昶王入見昶曰臣奉敕專征剋殄兇醜徒勞
士馬久淹歲時有損威靈伏聽斧鉞高祖曰朕
之此行本無攻守之意正欲伐罪弔民宣威布

德二事既暢不失本圖朕亦無剋而還豈但卿
也十月昶朝于京師高祖臨光極堂大選高祖
曰朝因月旦欲評魏典夫典者為國大綱治民
之柄君能好典則國治不能則國亂我國家昔
在恒代隨時制作非通世之長典故自夏及秋
親議條制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為不
爾何者當今之世仰祖質朴清濁同流混齊一
等君子小人名品無別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
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

七等其中若有其人可起家爲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故令班鏡九流清一朝軌使千載之後我得髣像唐虞卿等依俙元凱昶對曰陛下光宅中區惟新朝典刊正九流爲不朽之法豈唯髣像唐虞固以有高三代高祖曰國家本來有一事可慨可慨者何怕無公言得失今卿等各盡其心人君患不能納羣下之諫爲臣患不能盡忠於主朕今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盡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者宜各舉所知朕當虛已延納若能如此能舉則受賞不言則有罪及論大將軍高祖曰劉昶即其人也後給班劍二十人二十一年四月薨於彭城年六十二高祖爲之舉哀給溫明祕器錢百万布五百匹蠟三百斤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殊禮備九錫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晉琅邪武王伷故事諡曰明

昶適子承緒主所生也少而尫疾尚高祖妹彭城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先昶卒贈員外常侍

長子文遠次輝字重昌並皆疏狂昶深慮不能守其爵封然燀猶小未多罪過乃以爲世子襲封正始初尚蘭陵長公主世宗第二姊也拜員外常侍公主頗嚴妬輝嘗私幸主侍婢有身主笞殺之剖其孕子節解以草裝實婢腹裸以示輝輝遂忿憾疎薄公主公主姊因入聽講言其故於靈太后太后勅清河王懌窮其事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奏其不和之狀無可爲夫婦之理請離婚削除封位太后從之公主在宮周歲高陽王及劉騰等皆爲言於太后太后慮其不改未許之雍等屢請不已聽復舊義太后流涕送公主誡令謹護正光初輝又私淫張陳二氏女公主更不檢惡主姑陳留公主共相扇獎遂與輝復致忿諍輝推主墮牀手脚毆蹈主遂傷胎輝懼罪逃逸靈太后召清河王懌決其事二家女髡笞付宮兄弟皆坐鞭刑徙配敦煌爲兵公主因傷致薨太后親臨慟哭舉哀太極東

堂出葬城西太后親送數里盡哀而還謂侍中
崔光曰向哭所以過哀者追念公主爲輝頓辱
非一乃不關言能爲隱忍古今寧有此此所以
痛之後執輝於河内之温縣幽于司州將加死
刑會赦得免三年復其官爵遷征虜將軍中散
大夫四年輝卒家遂衰頓無復可紀
文遠歷步兵校尉前將軍景明初爲統軍在壽
春坐謀殺刺史王肅以壽春叛事發伏法有道
直郎劉武英者太和十九年從淮南内附自云

劉裕弟長沙景王道憐之曾孫賜爵建寧子司
徒外兵參軍稍轉步兵校尉游擊將軍卒于河
内太守而昶不以爲族親也
蕭寶夤字智亮蕭鸞第六子寶卷母弟也鸞之
竊位封寶夤建安王寶卷立以爲車騎將軍開
府領石頭戍軍事寶卷惛狂其直後劉靈運等
謀奉寶夤密遣報寶夤寶夤許之遂迎寶夤率
石頭文武向其臺城稱警蹕百姓隨從者數百
人會日暮城門閉乃燒三尚及建業城城上射

殺數人衆乃奔散寶夤棄車步走部尉執送之
自列爲人所逼寶卷亦不罪責也寶卷弟寶融
僭立以寶夤爲衛將軍南徐州刺史改封鄱陽
王蕭衍既克建業殺其兄弟將害寶夤以兵守
之未至嚴急其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黄
神密計穿墻夜出寶夤具小舡於江岸脱本衣
服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畔躡屩徒步
脚無全皮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夤假爲釣者隨
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遂委

命投華文榮文榮與其從子天龍惠連等三人
棄家將寶夤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宵行景
明二年至壽春之東城戍戍主杜元倫推檢知
實蕭氏子也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
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
者以爲掠賣生口也澄待以客禮乃請喪居斬
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之制給其齊
衰寶夤從命澄率官寮赴弔寶夤居處有禮不
飲酒食肉輟笑簡言一同極哀之節壽春多其

故義皆受慰誥唯不見夏侯一族以夏侯同蕭衍故也改日造澄澄深器重之景明三年閏四月詔曰蕭寶夤深識機運歸誠有道冒嶮履屯投命絳闕微子陳韓亦曷以過也可遣羽林監領主書劉桃符詣彼迎接其資生所須之物及衣冠車馬在京邸館付尚書悉令預備及至京師世宗禮之甚重伏訴闕下請兵南伐雖遇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是年冬蕭衍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胄等自壽春歸降請軍立効世

宗以寶夤誠懇及伯之所陳時不可失四年二月乃引八座門下入議部分之方四月除使持節都督東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郡開國公齊王配兵萬令且據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夤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給虎賁五百人事從豐厚猶不及劉昶之優隆也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文智三人等爲積弩將軍文榮等三人爲彊弩將軍並爲軍主寶夤雖少羈流

而志性雅重過朞猶絕酒肉慘形悴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伐貴要多札憑託門庭賓客若市書記相尋寶夤接對報復不失其理正始元年三月寶夤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栖賢寺值賊將姜慶眞內侵士民響附圍逼壽春遂據外郭寶夤躬貫甲冑率下擊之自四更交戰至明日申時賊旅彌盛寶夤以衆寡無援退入金城又出相國東門率衆力戰始破走之當寶夤壽春之戰勇冠諸軍聞見者

莫不壯之七月還京師改封梁郡開國公食邑八百戶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夤又表求征乃爲使持節鎮東將軍別將以繼英配羽林虎賁五百人與英頻破衍軍乘勝遂攻鍾離淮水汎溢寶夤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寶夤守東橋不固軍敗由之處以極法詔曰寶夤因難投誠宜加矜貸可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尋尚南陽長公主賜帛一千匹并給禮具公主有婦德事寶夤盡肅雍之禮雖好合積年而

敬事不替寶夤每入室公主必立以待之相遇
如賓自非太妃疾篤未曾歸休寶夤器性溫順
自處以禮奉敬公主內外諧穆清河王懌親而
重之永平四年盧昶克蕭衍朐山戍以琅邪戍
主傅文驥守之衍遣師攻文驥盧昶督衆軍救
之詔寶夤爲使持節假安南將軍別將長驅往
赴受盧昶節度賜帛三百匹世宗於東堂餞之
詔曰蕭衍送死連兵再離寒暑卿忠規內挺孝
誠外亮必欲鞭尸吳墓戮衍江陰故授卿以總

統之任仗卿以克捷之規宜其勉歟寶夤對曰
讎恥未復枕戈俟旦雖無申包之志敢忘伍胥
之心今仰仗神謀俯厲將帥誓必拉彼姦勍以
清王略聖澤下臨不勝悲荷因泣涕橫流哽咽
良久於後盧昶軍敗唯寶夤全師而歸延昌初
除安東將軍瀛州刺史復其齊王四年還撫軍
將軍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夤遣軍討之頻
爲賊破臺軍至乃滅之靈太后臨朝還京師蕭
衍遣其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除寶夤

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鎮東將軍以討之尋復
封梁郡開國公寶夤兵屯淮州之濮陽熙平初賊堰
既成淮水氾溢將爲揚徐之患寶夤於堰上流
更鑿新渠引注淮澤水乃小減乃遣輕車將軍
劉智文虎威將軍劉延宗率壯士千餘夜渡淮
燒其竹木營聚破賊三壘殺獲數千人斬其直
閤將軍王升明而還火數日不滅衍將垣孟孫
張僧副等水軍三千渡淮北攻統軍呂叵寶夤
遣府司馬元達統軍魏續年等赴擊破之孟孫

等奔退乃授左光祿大夫殿中尚書寶夤又遣
軍主周恭叔率壯士數百夜渡淮南焚賊徐州
刺史張豹子等十一營賊衆驚擾自殺害者甚
衆寶夤還京師又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荊
沔東洛三州諸軍事衛將軍荊州刺史不行復
爲殿中尚書寶夤之在淮堰蕭衍手書與寶夤
曰謝齊建安王寶夤亡兄長沙宣武王昔投漢
中值北寇華陽地絕一隅內無素畜外絕繼援
守危疏勒計踰田單卒能全土破敵以弱爲彊

使至之日君臣動色左右相賀齊明帝每念此
功未嘗不輟箸咨嗟及至張永崔道固等小將
覆軍於外小將懷貳於內事危累卵勢過綴旒
亡兄忠勇奮發旋師大峴重圍累日一鼓魚潰
克定慧景功踰桓文亡弟衞尉兄弟勠力盡心
內外大勳不報翻罹荼酷百口幽執禍害相尋
朕於齊明帝外有龕敵之力內盡帷幄之誠日
自三省曾無寸咎遠身邊外亦復不免遂遣劉
山陽輕舟西上來見掩襲時危事迫勢不得已

所以誓衆樊鄧會踰孟津本欲翦除梅虫兒茹
法珍等以雪冤酷拔濟親屬及身素里屬張稷
王珍國已建大事實賢子晉屢動危機迫樂推
之心應上天之命事不獲已豈其始願所以自
有天下絕棄房室斷除滋味正欲使四海見其
本心耳勿謂今日之位是爲可重朕之視此曾
不如一芥雖復崆峒之蹤難追汾陽之志何遠
而今立此堰卿當未達本意朕於是盡循不欲
報亦何急爭無用之地戰蒼生之命也正爲李

繼伯在壽陽侵犯邊境歲月滋甚或攻小城小
戍或掠一村一里若小相酬答終無寧日邊邑
爭桑吳楚連禍所以每抑鎮戍不與校計繼伯
既得如此濫竊彌多今修此堰止欲以報繼伯
侵盜之役既非大舉所以不復文移北土卿幼
有倜儻之心早懷縱橫之氣往日卿於石頭舉
事雖不克捷亦丈夫也今止河洛眞其時矣雖
然爲卿計者莫若行率此衆襲據彭城別當遣
軍以相影援得捷之後便遣卿兒子屏侍送卿

國廟并卿室家及諸姪從若方欲還北更設奇
計恐機事一差難重復集勿爲韓信受困野雞
寶寅表送其書陳其忿毒之意朝廷爲之報答
寶寅志在雪復屢請居邊神龜中出爲都督徐
南兗二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乃起學
館於清東朔望引見土姓子弟接以恩顏與論
經義勤於政治吏民愛之凡在三州皆著名稱
正光二年徵爲車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善於
吏職甚有聲名四年上表曰臣聞堯典有黜陟

之文周書刂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
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于官人用才審於所適
練迹校名驗於虛實豈不以臧否得之餘論登
劣著於歷試者乎旣聲窮於月旦品定於黃紙
用效於名輩事彰於臺閣則賞罰之途差有商
準用捨之宜非無依據雖復勇進忘退之儔奔
競於市里過分亡涯之請馳騖於多門猶且顧
其聲第愼其與奪器分定於下爵位懸於上不
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典所懷未喻敢竭

無隱試陳万一何者竊惟文武之名在人之極
地德行之稱爲生之最首忠貞之美立朝之譽
仁義之號勵身之端自非職惟九官任當四岳
授曰僉諧讓稱俞往將何以克厭大名允兹令
問自比已來官罔高卑人無貴賤皆飾辭假說
用相褒舉涇渭同波薰蕕共器求者不能量其
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遂使冠履相貿名與
實爽謂之考功事同汎涉紛紛漫漫焉可勝言
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或所事之主遷移

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或具寮離索或同
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最日久月深駮落
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惰或停休積稔或
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訪聲迹立其考第
無不苟相悅附共爲脣齒飾垢掩疵妄加丹素
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達君子未免斯患
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成身以請立上下
相蒙莫斯爲甚又勤恤人隱咸歸守令厥任非
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旣而

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
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
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暫朝及其考
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
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
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
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
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人爵也古之
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才質異時汚隆

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恒自持也至乃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親誠以賞罰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覬覦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況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興利之規終慚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羸益坐獲數階之官藉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生偽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

苦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粗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合否如有紕謬即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既定

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忠清甄能以記賞總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錄薄止姦回其內外考格裁非庸管之求博議以為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援流引比之訴貪榮求級之請如

不限以關鍵肆其傍通則蔓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至治開返本之路杜澆散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薪楢載煥矣詔付外博議以為永式竟無所定時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來降寶寅表曰伏見揚州表蕭正德自云避禍遠投宸掖背父叛君駭議衆口深心指趣厥情難測臣聞立身行道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故君親盡之以恒敬嚴父兼之以博愛斯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三千之

罪莫大於不孝毀則罪有常刑廢非赦所以聖賢恭
謗無所逃死衞役受誣二子繼沒親命匪棄
國執無父況今封豕尚存長蛇未滅偷生江表
自安毒酖而正德居猶子之親竊通侯之貴父
榮於國子爵於家履霜弗聞去就先結隔絕山
淮溫凊永盡定省長違報復何日以此爲心心
可知矣皇朝綿基累葉恩均四海自北徂南要
荒仰澤能言革化無思不服貴玉帛於丘園標
忠孝以納賞然桀葉衛于伊洛集華裔冀歸心彼

縣鏤身之酋屈膝而請吏交趾文身之渠款關
而效質至如正德宜甄義以致貶昔越栖會稽
賴宰嚭以獲立漢困彭宋寔丁公而獲免吳項
已平二臣即法豈不錄其情哉欲明責以示後
況遺君忽父狼子是心既不親親安能親人中
間變詐或有万等伏惟陛下聖敬自天欽光纂
歷昭德塞違以臨尊后脫包此凶醜賞其之列位
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門以緒禍深痛纏肝髓日
暮途遙復報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乎雖痛

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願聖慈少
垂察覽訪議槐棘論其是非使秋霜春露施之
有在相凡收刺遂死有歸無令申伋受笑於荷
存曾閔論名於盛世正德既至京師朝廷待之
尤薄歲餘還叛五年蕭衍遣其將裴邃虞鴻等
率衆寇揚州詔寶夤爲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
大將軍都督徐州東道諸軍事率諸將討之既
而揚州刺史長孫稚大破寇軍斬鴻賊遂奔退
初秦州城人薛珍劉慶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彥

推莫折大提爲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第四
子念生竊號天子改年曰天建置立百官以息
阿胡爲太子其兄阿倪爲西河王弟天生爲高
陽王伯珍爲東郡王安保爲平陽王遣天生率
衆出隴東攻沒汧城仍陷岐州執元志裴芬之
等遂寇豳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乃除寶夤
開府西道行臺率所部東行將統爲大都督西
征肅宗幸明堂因以餞之寶夤與大都督崔延
伯擊天生大破之斬獲十餘万追奔至于小隴

軍人採掠遂致稽留不速追討隴路復塞仍進
討高平賊帥万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時有
天水人呂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後與兄衆
保於顯親聚衆討念生戰敗降於胡琛琛以伯
度為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敗念
生將杜粲於成紀又破其金城王莫折普賢於
水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奔
敗伯度乃背胡琛襲琛將劉拔破走之遣其兄
子忻和率騎東引國軍念生事迫乃詐降於寶

寶夤朝廷喜伯度立義之功授撫軍將軍涇州刺
史平秦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而大都督元脩
義高聿停軍隴口久不西進念生復反伯度終
為醜奴所殺故賊勢更甚寶夤不能制孝昌三
年四月除寶夤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假
大將軍尚書令給後部鼓吹增封千戶寶夤初
自黑水終至平涼與賊相對數年攻擊賊亦憚
之關中保全寶夤之力矣三年正月除司空公
出師既久兵將疲弊是月大敗還雍州仍停長

安收聚離散有司處寶夤死罪詔恕為民四月
除使持節都督雍涇岐南豳四州諸軍事征西
將軍雍州刺史假車騎大將軍開府西討大都
督自關以西皆受節度九月念生為其常山王
杜粲所殺合門皆盡粲據州請降於寶夤十月
除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尚書令復其舊封是時
山東關西寇賊充斥王師屢北人情沮喪寶夤
自以出軍累年糜費尤廣一旦覆敗慮見猜責
內不自安朝廷頗亦疑阻乃遣御史中尉酈道

元為關中大使寶夤謂密欲取己彌以憂懼而
長安輕薄之徒因相說動道元行達陰盤驛寶
夤密遣其將郭子恢等攻而殺之詐收道元尸
表言白賊所害又殺都督南平王仲冏是月遂
反僭舉大號赦其部內稱隆緒元年立百官乃
遣郭子恢東寇潼關行臺張始榮圍華州刺史
崔襲詔尚書僕射行臺長孫稚討之時北地人
毛鴻賓與其兄遐糾率鄉義將討寶夤寶夤遣
其大將軍盧祖遷等擊遐為遐所殺又遣其將

侯終德往攻寶寅會甲子終德爲官軍所敗長孫稚又
遣子彥破始榮於華州終德因此勢挫還圖
寶寅軍至白門寶寅始覺與終德交戰戰敗攜
公主及其少子與部下百餘騎從後門出走渡
渭橋投於寧夷巴張宕昌劉興周舍尋奔醜奴
醜奴以寶寅爲大傅永安三年都督尒朱天光
遣賀拔岳等破醜奴於安定追擒醜奴寶寅並
送京師詔置閶闔門外都街之中京師士女聚
共觀視凡經三日吏部尚書李神儁黃門侍郎

〔魏書四十七〕 二四

高道穆並與寶寅素舊二人相與左右言於莊
帝云其逆迹事在前朝冀得赦免會應詔王道
習時自外至莊帝問道習在外所聞道習曰唯
聞陛下欲不殺蕭寶寅帝問其故道習曰人云
李尚書高黃門與寶寅周款並居得言之地必
能全之道習因曰若謂寶寅逆在前朝便將恕
之寶寅敗於長安走爲醜奴大傅豈非陛下御
曆之日賊臣不翦法欲安施帝然其言乃於太
僕駝牛署賜死寶寅之將死神儁攜酒就之以

叙舊故因對之下泣而寶寅夷然自持了不憂
懼唯稱推天委命恨不終臣節而已公主攜男
女就寶寅訣別慟哭極哀寶寅死色貌不改寶
寅有三子皆公主所生而並凡劣
長子烈復尚肅宗妹建德公主拜駙馬都尉寶
寅反伏法
次子權與少子凱射戲凱矢激中之而死凱位
至司徒左長史凱妻長孫稚女也輕薄無禮公
主數加罪責凱竊銜恨妻復惑說之天平中凱

〔魏書 傳四十一〕 二五

遂遣奴害公主乃轘凱於東市妻梟首家遂殄
滅
寶寅兄寶卷子贊字德文本名綜入國寶寅改
爲初蕭衍滅寶卷寶卷宮人吳氏始孕匿而不
言衍仍納之生贊以爲己子封豫章王及長學
涉有才思其母告之以實贊晝則談謔如常夜
則銜悲泣涕結客待士恒有來奔之志爲衍諸
子深所猜疾而衍甚愛寵之有濟陰芮文寵安
定梁話贊曲加禮接乃割血自誓布以腹心寵

贊既感其情義敬相悅諾值元法僧以彭城叛入蕭衍衍命贊為南兗徐二州刺史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彭城於時肅宗遣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討之贊便遣使密告誠款與彧話夜出步投彧軍孝昌元年秋屆于洛陽陛見之後就館舉哀追服三載寶夤于時在關西遣使觀察聞其形貌斂眉悲感朝廷賞賜豐渥禮遇隆厚授司空封高平郡開國公丹陽王食邑七千戶及寶夤反贊惶怖欲奔白鹿山至河橋為北中

所執朝議明其不相干預仍蒙慰勉建義初隨尒朱榮赴晉陽莊帝徵贊還洛轉司徒遷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出為都督齊濟西兗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州刺史寶夤見擒贊拜表請寶夤命尒朱兆入洛為城民趙洛周所逐公主被錄還京尒朱世隆欲相陵逼公主守操被害贊遂棄州為沙門潛詣長白山未幾趣白鹿山至陽平遇病而卒時年三十一贊機辯文義頗有可觀而輕薄俶儻猶有

父之風尚普泰末敕迎其喪至洛遣黃門郎鹿悆護喪事以王禮與公主合葬嵩山至元象初吳人盜其喪還江東蕭衍猶以為子祔葬蕭氏墓焉贊江南有子在國無後

蕭正表字公儀蕭衍弟臨川王宏之子也正表長七尺九寸眉目疏朗雖質貌豐美而性理短闇衍以為封山縣開國侯拜給事中歷東宮洗馬淮南晉安二郡太守轉輕車將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初衍未有子以正表兄正德為子既

而封為西豐侯正德心私懷忿正光三年背衍奔洛朝廷以其人才庸劣不加禮待尋逃歸衍不之罪後封正德臨賀王衍末復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知丹陽尹事侯景之將濟江也知正德有恨於衍密與交通許推為主正德船數十舫迎之景渡江衍召正表入援正表率衆次廣陵聞正德為侯景所推仍託舫粮未集盤桓不進景尋以正表為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既受景署遂於歐陽立柵斷衍援軍又欲遣

并妻兒襲子明進攻廣陵行南兗州刺史南康王蕭會理遣前廣陵令劉瑗襲擊破之正表狼狽失據乃率輕騎走還鍾離武定七年正月仍送子為質據州內屬徐州刺史高歸彥遣長史劉士榮馳赴之事定正表入朝以勳封蘭陵郡開國公吳郡王食邑五千戶尋除侍中車騎將軍特進太子太保開府儀同三司尋以本官領尚書令其年冬卒年四十二贈侍中都督徐揚兗豫齊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開國公王並如故謚曰昭烈

子廣壽

史臣曰劉昶猜疑懼禍蕭寶夤亡破之餘並潛骸竄影委命上國俱稱曉了咸當任遇雖有枕戈之志終無鞭墓之誠昶諸子尫劣喪其家業寶夤背恩忘義梟鏡其心此亦戎夷彰狡輕薄之常事也天重其罪鬼覆其門至於母子兄弟還相殲滅抑是積惡之義蕭贊臨邊脫身晚去讎賊寵祿頓盡貞沛旅亡信亡國之相倚也正表歸命大年名族亦以優哉

列傳第四十七　魏書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八　魏書六十

韓麒麟　程駿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也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恭宗監國為東曹主書高宗即位賜爵魯陽男加伏波將軍父亡在喪有禮邦族稱之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始踐偽境方圖進取宜寬威厚惠以示賊人此韓信降范陽之計勍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自此以東將人各為守攻之難剋日久師老外民乘之以生變故則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為冠軍將軍與房法壽對為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并攻戰器械於是軍資無乏及白曜被誅麒麟亦徵還停滯多年高祖時拜給事黃門侍郎乘傳招慰徐兗叛民歸順者四千餘家尋除冠軍將軍齊州刺史假魏昌侯麒麟在官寡於

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而
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
不得已而用之令民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
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麒
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沉抑乃表曰齊
上自屬偽方歷載久遠舊州府寮動有數百自
皇威開拔并職從省守宰闕任不聽土人監督
竊惟新人未階朝宦州郡褊任甚少沉塞者多
願言冠冕輕爲去就愚謂守宰有闕宜推用豪

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喆則華族蒙榮良才獲叙
懷德安土庶或在茲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
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治
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籍千畝以勸百姓用
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
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實百王
之常軌爲治之所先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
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飢況於
今者動以万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民有餒終

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
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昧旦
憂勤思恤民敝雖帝虞一日萬幾周文昃不暇
食蔑以爲喻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
由有司不爲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
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
無限喪葬婚娶爲費實多貴富之家童妾袨服
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餔糟糠蠶婦乏短褐
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

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
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
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民歸朴素制天下男
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按檢勤
相勸課嚴加賞賜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災
凶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
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爲利
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
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

出賦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
無荒年矣十二年春卒於官年五十六遺敕其
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
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匹其清貧
如此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燕郡公謚曰康
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年十五受道太
學後司空高允奏為秘書郎參著作事中山王
叡貴寵當世闕　為文遷秘書中散太和十四
年冬卒贈寧遠將軍漁陽太守

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頗有學識弱冠未能
自通侍中崔光舉子熙為清河王懌常侍遷郎
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襲父
爵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
其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父亡居喪有
禮子熙為懌所眷遇遂闕位待其喪畢授復用
及元叉害懌久不得葬子熙為之憂悴屏居田
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以終身不
仕後靈太后返政以元叉為尚書令解其領軍

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檦賓客
張子慎伏闕上書曰竊惟故主太傅清河王職
綜樞衡位居論道盡忠貞以奉公竭心膂以事
國自先皇崩殂陛下沖幼負扆當朝義同分陝
宋維反常小子性若青蠅汙白點黑讒佞是務
以元叉皇姨之壻權勢攸歸遂相附託規求榮
利共結圖謀坐生眉眼誣告國王枉以大逆賴
明明在上赫赫臨下泥漬自消玉質還潔謹案
律文諸告事不實以其罪罪之維遂無罪出為

大郡刑賞僭差朝野怪愕若非宋維與叉為計
豈得全其身命方撫千里王以權在寵家塵謗
紛雜恭慎之心逾深逾厲去其本宅移住殿西
閨門靜守親賓阻絕于時吏部諮稟劉騰奏其
弟官郡戍兼補及經內呈為王駁退騰由此生
嫌私深怨怒遂乃擅廢太后離隔二宮構字闕胡
定誣王行毒含齒戴髮莫不悲惋及會公卿議
王之罪莫不俛眉飲氣唯諮議從僕射游肇亢
言厲氣發憤成疾為王致死三王之忠誠款篤節

義純貞非但蘊藏胸襟亦實乃形於文翰搜括史
傳撰顯忠錄區目十卷分卷二十旣欲彰忠心
於万代豈可爲逆亂之一朝乞追遺志足明丹
款乂藉寵姻戚恃握兵馬無君之心實懷皂白
極廢太后枉害國王生殺之柄不由陛下賞罰
之語一出於乂名藩重地皆其親黨京官要任
從其心腹中山王熙本興義兵不圖神器戮其
大逆合門滅盡遂令元略南奔爲國巨患奚康
生國之猛將盡忠弃市其餘枉被屠戮者不可

稱數緣此普天喪氣匝地憤傷致使朔隴猖狂
歷歲爲亂荆徐蠢動職是之由昔趙高秉秦令
關東鼎沸今元乂執權使四方雲擾自古及今
竹帛所載賊子亂臣莫此爲甚開逆之始起自
宋維成禍之末良由騰矣而令凶徒姦黨迭相
樹置高官厚祿任情自取非但臣等痛恨終身
抑爲聖朝懷慙負愧以臣赤心懷懷之見宜梟
諸兩觀洿其舍廬騰合斲棺斬骸沈其五族上
謝天人幽隱之憤下報忠臣冤酷之痛方乃崇

亞三事委以樞端所謂虎也更傅其翼朝野切
尚遐邇扼腕墓草雖除去之宜盡臣歷觀曠代
洒追振古當斷不斷其亂更生況乂猜忍更居
衡要臣中宵九歎竊以寒心實願宸鑒早爲之
所臣等潛伏閭閻於茲六載旦號白日夕泣星
辰仰地寂寥呼天無響衛野納肝秦庭夜哭千
古之痛何足相比今幸遇陛下啟聖親覽万幾
太后仁明更撫四海臣等敢詣闕披陳乞報冤
毒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爲中書舍人後

遂剖騰棺賜乂死尋修國史加寧朔將軍未幾
除著作郎又兼司州別駕轉輔國將軍鴻臚少
卿建義初兼黃門尋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
事又少孤爲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
伯華又幼子熙友愛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
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
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
爲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肅宗詔遣
按檢弼遂大見詰讓尔朱榮之擒葛榮也送至

京師莊帝欲面見數之子熈以爲榮既元兇自知必死恐或不遜無宜見之尒朱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熈莊帝恕而不責尋加征虜將軍及邢杲之起逆詔子熈慰勞杲詐降而子熈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子熈遂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恕死免官未幾兼尚書吏部郎普泰初除通直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光祿大夫尋正吏部郎出帝初還領著作郎以奉冊之故封歷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又加衞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

初爲侍讀又除國子祭酒子熈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力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熈曰朝廷自不給祭酒兵何關韓子熈事也論者高之尋除驃騎將軍元象中加衞大將軍先是子熈與弟娉王氏爲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熈尚未婚後遂與寡婦李氏姦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歷年不罷子熈因此慚恨遂以發疾興和中孝靜欲行釋奠敕子熈爲侍講尋卒遺戒不求贈諡其子不能遵奉遂至于葬武定初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

興宗弟顯宗字茂親性剛直能面折廷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常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二外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郎耳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車駕南討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其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

山竊以爲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往冬輿駕停鄴是閑隙之時猶編戶供奉勞費爲劇聖鑒矜愍優旨殷勤爵浹高年賚周鰥寡雖賑普霑今猶恐來夏菜色況三農要時六軍雲會其所損業實爲不少雖調斂輕省未足稱勞然大駕親臨誰敢寧息往來承奉紛紛道路田蠶暫廢則將來無資此國之深憂也且向炎暑而六軍暴露恐生癘疫此可憂之次也臣願輿

駕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并功專力以營洛邑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不如歸其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為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址魏明帝所營取譏前代伏願陛下損之又損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別四民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則天下幸甚矣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為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不坐垂堂況万乘之尊富有四海乎警蹕於闈闥之內者豈以為儀容而已蓋以戒不虞也清道而後行尚恐銜蹶之或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此愚臣之所以悚息伏願少垂省察其四曰伏惟陛下耳　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万幾晷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

雖叡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頤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之形役無涯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伏願陛下垂拱司契委下責成唯冕旒垂纊而天下治矣高祖頗納之顯宗又上言曰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敘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自墜於皂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熙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即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從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

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治生民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箠撻之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多坐盜弃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麗刑也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爲無私以仁恕爲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

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實宜敕示百寮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爲犬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創革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從禮於斯爲盛豈若周漢出於不得已哉按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則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爲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

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厮豎之邑臧獲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偽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

禁賣買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混雜假令一處彌筆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宜令童亂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効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　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

宦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與閑伎作宦途得與
膏粱華望接閈連甍何其略也此愚臣之所惑
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
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爲疑而闕盛美又曰自
南僞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
邊民故僑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
凡有重名其數甚衆疑惑書記錯亂區宇非所
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爲可依地
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

縣昔以戶少併省今人口既多亦不可復舊君
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
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
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比
以來亦爲太過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錦
綺僮妾厭粱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
賜鰥寡贍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給不繼富之
謂也愚謂事有可賞則明旨褒揚稱事加賜以
勸爲善不可以親近之昵猥損天府之儲又曰

諸宿衛內直者宜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
而今給其蒱博之具以成褻狎之容長矜爭之
心恣喧嚻之慢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
一宜禁止高祖善之後乃啟乞宋王劉昶府諮
議參軍事欲立効南境高祖不許高祖曾謂顯
宗及程靈虯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
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
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
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見卿所撰燕志及

在齊詩詠大勝比來之文然著述之功我所不
見當更訪之監令校卿才能可居中第又謂程
靈虯曰卿比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對
曰臣才第短淺猥聞上天至乃比於崔光實爲
隆渥然臣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臣學微才短
誠不敢仰希古人然遭聖明之世覩惟新之禮
染翰勤素實錄時事亦未慙於後人昔揚雄著
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盎之談二百年外則越諸
子今臣之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裨暉日月然

方祀之後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覩陛下明明
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愼徽於虞書高祖曰
假使朕無愧於虞舜卿復何如於堯臣顯宗曰
臣聞君不可以獨治故設百官以贊務陛下齊
蹤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高祖曰卿爲著作
僅名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
筆而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臣優於遷固
也高祖哂之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高
祖曾詔諸官曰自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有常

分朕意一以爲可復以爲不可宜相與量之李
沖對曰未審上古已來張官列位爲欲爲膏粱
兒地爲欲益治贊時高祖曰俱欲爲治沖曰若
欲爲治陛下今日何爲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
詔高祖曰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
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
用之沖曰傅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高祖曰如
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人耳沖謂諸卿士曰
適欲請諸賢救之秘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

足爲援意有所懷不敢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
以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高祖曰猶如
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唯新國之
興否指此一選臣既學識浮淺不能援引古今
以證此議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秘書監令之
子必爲秘書郎頃來爲監令者子皆可爲不高
祖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爲監令者顯宗曰陛
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高祖
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儁出者朕亦不拘此例

後爲本州中正二十一年車駕南伐顯宗爲右
軍府長史征虜將軍統軍軍次赭陽蕭鸞戍主
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
擊軍營顯宗親率拒戰遂斬法援首顯宗至新
野高祖詔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
城何爲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聞鎭南將軍
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
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豎兵寡力弱
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

其罪彌甚臣所以斂膺袭帛　上帝巳高祖笑
曰如卿此勳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
新野平以顯宗為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
宗後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勳詔曰顯宗斐然
成章甚可怪責進退無檢虧我清風此而不乚
或長澆俗可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彝奏
免顯官詔曰顯宗雖浮矯致愆才猶可用豈
得永棄之也可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效但鄙
很之性不足參華可奪見并禁問訊諸王顯

魏書傳四十八　十八

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為五言詩贈御史中尉
李彪曰賈生謫長沙董儒詣臨江愧無老人跡
忽尋兩賢蹤追昔渠閣遊策駑廁羣龍如何情
願奪飄然獨遠從痛哭去舊國銜淚屆新邦哀
哉無援民嗷然失侶鴻彼著不我聞千里告志
同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
卷所作文章頗傳於世景明初追赭陽勳賜爵
章武男
子武華襲除討寇將軍奉朝請太原太守

程駿字驎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
水使者坐事流于涼州祖父肇呂
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昞
晝夜無倦昞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
此子亞之也駿謂昞曰今世名教
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弗可以經世
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
斯者可謂至順之大人若乖一則煩
沖真昞曰卿年尚稚言若老

魏書傳四十八　十九

譽益播沮渠牧犍擢為東宮侍
祖平涼遷于京師為司徒崔
作拜著作佐郎未幾遷著作
中令進箴於王王納而嘉之
守尚書李敷奏曰夫君之
史才方申直筆千里之任
載以成前籍後授方伯
祖屢引駿與論易老之
人言意甚悅又問駿

十有一顯祖曰昔太公既老而遭文王卿今遇
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而陛下尊過
西伯覬天假餘年竭六韜之効延興末高麗王
璉求納女於掖庭顯祖許之假駿散騎常侍賜
爵安豐男加伏波將軍持節如高麗迎女賜布
帛百疋駿至平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既
而伐之由行人具其夷險故也今若送女恐不
異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往復經年責
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酒食璉欲
逼辱之憚而不敢害會顯祖崩乃還拜秘書令
初遷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之官
例皆賜爵今宜依舊詔百寮評議羣臣咸以爲
宜依舊事駿獨以爲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爲帝
王所貴山河爲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
不侯必當屬有命於大君之辰展心力於戰謀
之日然後可以應茅土之錫未見預事於宗廟
而獲賞於疆土徒見晉鄭之后以夾輔爲至勲
吳鄧之儔以征伐爲重績周漢既無文於遠代

魏晉亦靡記焉往年自皇道開符乾業創統務
高三五之跡奇隆百王之軌罰頒減古賞實增
昔時因神主改祔清廟致爵而授羣司以九品
之命顯執事以五等之名雖復帝王制作弗相
沿襲然一時恩澤豈足爲長世之軌乎乖衆之
愆伏待罪譴書奏從之文明太后謂羣臣曰言
事固當正直而準古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
賜駿衣一襲帛二百匹駿又表曰春秋有云見
有禮於其君者若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其
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所以勸誡將來垂範万
代昔陳恒殺君宣尼請討雖欲晏逸其得已乎
今廟筭天回七州雲動將水蕩鯨鯢陸掃凶逆
然戰貴不陳兵家所美宜先遣劉昶招喻淮南
若應聲響悅同心齊舉則長江之險可朝服而
濟道成之首可崇朝而懸苟江南之輕薄背劉
氏之恩義則曲在彼矣何負神明哉直義檄江
南振旅回旆亦足以示救患之大仁揚義風於
四海且攻難守易則力懸百倍不可不深思不

可不熟慮今天下雖謐方外猶虞拾寅僥倖於西南狂虜伺釁於漠北脫攻不稱心恐兵不卒解兵不卒解則憂慮逾深夫為社稷之計者莫不先於守本臣愚以為觀兵江滸振曜皇威宜特加撫慰秋毫無犯則民知德信民知德信則襁負而來襁負而來則淮北可定淮北可定則吳寇異圖寇圖異則禍釁出然後觀釁而動則不晚矣請停諸州之兵且待後舉所謂守本者也伏惟陛下太皇太后英筭神規彌綸百勝之外應機體變獨悟方寸之中臣影頹虞淵昏耄將及雖思憂國終無云補不從沙門法秀謀反伏誅駿表曰臣聞詩之作也蓋以言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關諸風俗靡不備焉上可以頌美聖德下可以申厚風化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誡此古人用詩之本意臣以垂沒之年得逢盛明之運雖復昏耄將及猶慕廉頗彊飯之風伏惟陛下太皇太后道合天地明侔日月則天與唐風斯穆順帝與周道通靈是以狂妖懷逆

無隱謀之地冥靈潛翦伏發覺之誅用能七廟幽贊人神扶助者已臣不勝喜踴謹竭老鈍之思上慶國頌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焉其頌曰乾德不言四時迭序於皇大魏則天承祜疊聖三宗重明四祖豈伊殷周遐契三五明明在上聖敬日新汪汪叡后體治垂仁德從風穆教與化津千載昌運道隆茲辰歲惟巡狩應運遊田省方問苦訪政高年咸秩百靈柴望山川謳云禮滯遇聖則宣王業初定中山是由臨幸之盛情特綢繆仰歌祖業俯欣春柔大哉肆眚蕩民百憂百憂既蕩與之更初邑邑億兆戸詠來蘇忽有狂豎謀逆聖都明靈幽告發覺伏誅羿浞為亂祖龍干紀狂華冬茂有自來矣美哉皇度道固千祀百靈潛翦姦不遑起姦不遑起罪人得情憲章刑律五秩猶輕於穆二聖仁等春生除棄周漢遐軌犧庭周漢奚棄忿彼苛刻犧庭曷軌希仁尚德徽音一振聲教四塞豈惟京甸化播萬國誠信幽贊陰陽以調谷風扇夕

甘雨降朝嘉生含穎深盛滮苗餘糧栖畝詠寡婦
室謠聞諸詩者雲漢賦宣章句迴秀英昭雅篇
矧乃盛明德隆道玄豈唯雨施神徵豐年豐年
盛矣化無不濃有禮有樂政莫不通咨臣延躍
欣詠時邑誰云易遇曠齡一逢上天無親唯德
是在思樂盛明雖疲勿怠差之毫釐千里之倍
願言勞謙求仁不悔人亦有言聖主慎微五國
連兵踰年歷時鹿車而運廟筭失思有司不惠
蠶食役煩民不堪命將家逃山宜督厥守威德

是宣威德如何聚衆盈川民之從令寔賴衣食
農桑失本誰耕誰織飢寒切身易子而食靜言
念之實懷歎息昔聞典論非位不謀漆室憂國
遺芳載之咨臣昏老偏蒙恩祐忽忘狂瞽敢獻
愚陋文明太后令曰省詩表聞之歌頌宗祖之
功德可尒當世之言何其過也所箴下章戢之
不忘駿又奏得一頌始於固業終於無爲十篇
文多不載文明太后令曰省表并頌十篇聞之
監戒既備良用欽翫養老乞言其斯之謂又詔

曰程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愜又門無侠貨之賓
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悉
散之親舊性介直不競時榮太和九年正月病
篤乃遺令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没爲奢厚哉昔
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籧篨頗亦矯厲今世
既休明百度循禮彼非吾志也可歛以時服器
皿從古遂卒年七十二初駿病甚高祖文明太
后遣使者更問其疾敕御師徐謇診視賜以湯
藥臨終詔以小子公稱爲中散從子靈虬爲著

作佐郎及卒高祖文明太后傷惜之賜東園祕
器朝服一稱帛三百匹贈冠軍將軍兗州刺史
曲安侯謚曰憲所製文筆自有集錄駿六子元
繼公達公亮公禮並無官
公義侍御史謁者僕射都水使者武昌王司馬
沛郡太守
公稱主文中散給事中尚書郎並早卒
公禮子纖字世伯好學頗有文才荊州府主簿
始駿從祖弟伯達伯達名犯顯祖廟諱與駿同

年亦以文辯馳爭沮渠牧犍時俱選與牧犍世子密秉出入時論美之伯達早亡弟子靈虬幼孤頗有文才而久淪末役在吏職十餘年坐事免會駿臨終啓請得擢爲著作佐郎後坐稱在京無緦親而高祖知其與駿子公義爲始族故致譴免至洛無官貧病久之崔光啓申爲羽林監選補徐州梁郡太守以酗酒爲刺史武昌王鑒所劾失官既下梁郡志力少衰猶時爲酒困久去官祿不免飢寒屢詣尚書乞

効舊任僕射高肇領選還申爲著作郎以崔光領任勑令外叙

史臣曰韓麒麟以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土顯宗文學立己屢陳時務至於實錄之功所未聞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未多見知於世者蓋當時之長策乎

列傳第四十八　魏書六十

列傳第四十九　魏書六十一

薛安都　畢衆敬
沈文秀　張讜
田益宗　孟表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父廣司馬德宗上黨太守安都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不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別廐遠近交遊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牣其庭員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

謀逆事發奔於劉義隆後自盧氏入寇弘農執太守李拔等遂逼陝城時秦州刺史杜道生討安都仍執拔等南遁及世祖臨江拔乃得還安都在南以武力見叙值劉駿起江州遂以爲將位至左衛率劉杲歸降子業以安都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鎮彭城和平六年劉彧殺其主子業而自立群情不協共立子業弟晉安王子勛安都與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舉兵應之彧遣將張永討安都安都遣使來降并請兵救援顯

祖召群臣議之群官咸曰昔世祖常有并義隆
之心故親御六軍遠臨江浦今江南阻亂內外
離心安都今者求降千載一會機事難遇時不
可逢取亂侮亡於是乎在顯祖納之安都又遣
第四子道次爲質并與李敷等書絡繹相繼乃
遣鎮東大將軍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等
率騎一萬赴之拜安都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徐南北兗青冀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南
大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安都以事窘歸

國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乃中悔謀圖元等欲還
以城叛會元知之遂不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
委罪於女婿裴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
皇興二年與畢衆敬朝于京師大見禮重子姪
群從並處上客皆封侯至于門生無不收叙爲
又爲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三年卒贈本
將軍秦州刺史河東王謚曰康
子道摽襲爵太和初出爲鎮南將軍平州刺史
治有聲稱轉相州刺史將軍如故後以本將軍

爲秦州刺史十三年卒
子達字宗儁襲例降爲侯及開建五等以安都
著勳先朝封達河東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後
以河東畿甸改封華陰縣侯熙平初拜奉車騎
都尉出爲漢陽太守達不樂爲郡詔聽解卒
子承華襲爵稍遷司徒從事中郎河東邑中正
卒於安南將軍光祿大夫
子羅漢襲齊受禪爵例降
道摽弟道異亦以勳爲第一客早卒贈寧西將

軍秦州刺史安邑侯
道異弟道次既質京師拜南中郎將給事中賜
爵安邑侯加安遠將軍出爲安西將軍秦州刺
史假河南公太和十五年爲光祿大夫卒
子懸龍襲爵例降爲平溫子尚書郎秦州刺史鎮遠
將軍隴西鎮將帶隴西太守後爲滎陽太守還
平北將軍肆州刺史所在貪穢在州彌甚納賄
於司空劉騰以求美官未得而騰死正光五年
臣折念生反於秦州遣　別帥卜胡王慶雲等

衆寇涇州肅宗以為持節光祿大夫假安南
將軍西道別將與伊瓮生等討之進及平涼郡
東與賊交戰不利瓮等退還後為撫軍將軍汧
城大都督鎮北隴孝昌二年春卒於軍贈征西
大將軍雍州刺史子如故
安都兄子碩明隨安都入國賜爵蒲坂侯河
太守太中大夫
安都從祖弟眞度初與安都南奔及安都為徐
州眞度為長史頗有勇幹為其爪牙從安都來

魏書傳四十九　四

降為上客太和初賜爵河北侯加安遠將軍為
鎮遠將軍平州刺史假陽平公後降侯為伯除
冠軍將軍隨駕南討假平南將軍久之除護南
蠻校尉平南將軍荊州刺史蕭賾雍州刺史曹
虎之詐降也詔眞度督四將出襄陽無功而還
後征赭陽為房伯玉所敗有司奏免官爵高祖
詔曰眞度之罪誠如所奏但頃與安都送款彭
方開闢徐宋外捍沈攸之道成之師內寧邊境烏
之衆淮海來服功頗在茲言念厥績每用嘉

美赭陽百敗何足計也宜異群將更由後效可
還其元勳之爵復除荊州刺史自餘徽號削奪
進足彰忠退可明失尋除假節假冠軍將軍東
荊州刺史初遷洛後眞度每獻計於高祖勸先
取樊鄧後攻南陽故為高祖所賞賜帛一百疋
又加持節正號冠軍改封臨晉縣開國公食邑
三百戶詔曰獻忠盡心人臣令節摽善賞功有
國徽範故一言可以興邦片辭可以喪國得無遂
錄前謀以褒厥善眞度爰自遷京每在戎役馮

魏書傳四十九　三

北之計恒所與聞知無不言頗見採納及六師
南邁朕欲起據新野群情皆異眞度獨與朕同
撫寧夷寇有勤績可增邑二百戶轉征虜將
軍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飢眞度表曰去歲
不收飢饉十五今又災雪三尺民人萎餒無以
濟之臣輒日別出州倉米五十斛為粥救其甚
者詔曰眞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在拯
卹陳郡儲粟雖復不多亦可分贍尚書量賑以
聞及裴叔業以壽春內附詔眞度率衆赴之畢

還華州刺史將軍如故未幾轉荊州刺史仍本將軍入爲大司農卿正始初除平南將軍揚州刺史又以年老聽子懷吉以本官隨行蕭衍豫州刺史王超宗率衆圍逼小峴眞度遣兼統軍李叔仁等率步騎擊之超宗逆來拒戰叔仁擊破之俘斬三千還朝除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又改封敷西縣永平中卒年七十四賻帛四百疋朝服一襲贈左光祿大夫常侍如故諡曰莊有子十二人

嫡子慷徵襲封自太常丞稍遷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又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卒於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初眞度有女妓數十人每集賓客輒命奏之絲竹歌舞不輟於前盡聲色之適庶長子懷吉居喪過周以父妓十餘人并樂器獻之世宗納焉

懷吉好勇有膂力雖不善書學亦解達世事自奉朝請歷直後寢領太官令正始初爲驃騎將軍後試守恒農郡蕭衍遣衆入寇徐兗安東邢

擊討之詔懷吉以本任爲統軍司永平初分梁州晉壽爲益州除征虜將軍益州刺史以元愉未平中山王英爲征東將軍討之詔懷吉爲英軍司未發而愉平蕭衍遣將宛略郢州之三關詔英南討懷吉仍爲軍司以義陽危急令懷吉馳驛先赴時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以懸瓠入蕭衍衍將齊苟仁率衆守城於是自懸瓠以南至于安陸惟義陽一城而已懷吉與郢州刺史婁悅督厲將士且守且戰卒全義陽與英討復三關諸戍後鎮東將軍盧昶敗朐山與賊相持詔懷吉爲昶軍司及昶敗懷吉得不坐延昌中以本將軍除梁州刺史南秦氐反攻逼武興懷吉遣長史崔纂司馬韋毅別駕范洵擊平之進號右將軍正光初除後將軍汾州刺史四年卒贈平北將軍并州刺史懷吉本不廉清及爲汾州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餌誘勝己共爲婚姻多挽親戚來悉令同行兼爲之彌縫恣其取受而將帶寬容曲爲物情送去迎來不避寒

熱悰少言毋有按對但嘿然而退既指授先斯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率芻粟纖至遽子弟別賜以縑綾下及廝傭咸過本望其延納豪傑若此

懷吉弟懷直京兆內史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

懷直弟懷朴弘農太守襄陵男

懷朴弟懷景征南將軍河東太守安昌男卒贈持節都督北徐兗東徐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魏書傳四十九　八

懷景弟懷儁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汾陰男出為征南將軍益州刺史天平初代還至梁州與刺史元羅俱為蕭衍將蘭欽所擒送江南衍見懷儁謂之曰卿父先為魏荊州我于時猶在襄陽且荊州壤連甚相知練卿今至此當能住乎若欲還者亦以禮相遣顧謂左右曰此家在北富貴極不可言懷儁乞便歸衍聽還國興和中卒子湛儒雅武定中司空水曹參軍襲爵例降眾敬諸子既多并母非一同產相朋因有會爭興和中遂致訴列云以毒藥相害事在公庭發揚疵釁時人恥焉

畢眾敬小名捺東平須昌人少好弓馬射獵交結輕果常於疆境盜掠為業劉駿為徐兗刺史辟為州從事騎將綏遠歷泰山太守冗從僕射及劉彧殺子業而自立遣眾敬詣兗州募人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與密謀云晉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共卿為計曹從乃矯彧命以眾敬行兗州事眾敬從之時兗州刺史

魏書傳四十九　九

殷孝祖留其妻子率文武二千人赴彧使司馬劉文石守城眾敬率眾取瑕丘殺文石安都與孝祖先不相協命眾敬誅孝祖諸子而敬不得已遂殺之州內悉附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與之同及彧平子勛遣纂兗州刺史會安都引國授軍經其城下纂閉門城守深恨眾敬會有人發眾敬父墓遂令其母骸首散落眾敬發哀行服拷掠近墓細民死者十餘人又疑纂所為並深愛為安都長史亦遣人密陰掘

纂父墓以相報又及安都以城入國眾敬不同
其謀于元賓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禍
已夜啼泣遣諭眾敬眾敬猶未從之眾敬先已
遣表謝或或授眾敬兗州刺史而以元賓有他
罪獨不捨之眾敬拔刀斫柱曰皓首之年唯有
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遂以城降
元遣將入城事定眾敬悔恚數日不食皇興初
就拜散騎常侍寧南將軍兗州刺史賜爵東平
公與中書侍郎李璨對為刺史慕容白曜攻克

無鹽申纂為亂兵所傷走出投塹送於白曜白
曜無殺纂之意而城中火起纂創重不能避為
火所燒死眾敬聞剋無鹽懼不殺纂乃與白曜
書并表朝廷云家之禍酷皆由於纂纂死乃
悅三年與薛安都朝于京師因留之賜甲第一
區後復為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徵還京師眾敬
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他方遠味年已七十
鬢髮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
於姻類深有國士之風張讜之亡躬往營視有

少至親太和中高祖賓禮舊老眾敬與咸陽公
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亦與
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
還桑梓朝廷許之眾敬臨還獻真珠璫四具銀
裝劍一口刺虎矛一枚仙人文綾一百匹文明
太后高祖引見於皇信堂賜以酒饌車一乘馬
三匹絹二百匹勞遣之十五年十月卒詔兗
州賜絹一千匹以供葬事
子元賓少而豪俠有武幹涉獵書史為劉駿正

員將軍與父同建勳誠及至京師俱為上客賜
爵須昌侯加平遠將軍後以元賓勳重拜使持
節平南將軍兗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相代為
本州當世榮之時眾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為
使君每於元賓聽政之時乘輿出至元賓所先
遣左右勑不聽起觀其斷決忻忻然喜見顏色
眾敬善持家業尤能督課田產大致儲積元賓
為政清平善撫民物百姓愛樂之以父喪解任
喪中岳拔長孫殷中尚書十七年冬未卒贈撫軍

將軍衛尉卿諡曰平賜帛八百匹元賓入國初
娶東平劉氏有四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旋賜妻
元氏生二子祖榮祖暉祖朽最長初暉次祖髦
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妻子皆承嫡所以
劉氏先亡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朽等三年
終禮祖榮早卒
子義允襲祖爵東平公例降爲侯陵江將軍給
事中卒
子僧安襲

祖朽身長八尺胷帶十圍歷涉經史好爲文詠
性寬厚善與人交襲父爵須昌侯例降爲伯起
家員外郎尚書郎治書侍御史加寧遠將軍本
州中正正始三年蕭衍將蕭及先率步騎二萬
人寇兗州及先令別帥角念屯于蒙山以祖朽
爲統軍假寧朔將軍隸邢巒討之祖朽開誘有
方降者相繼賊出逆戰祖朽大破之賊走還柵
祖朽夜又焚擊賊徒潰散追討百餘里斬獲及
赴沂水死者四千餘人斬龍驤將軍矯道儀寧

朔將軍王季秀以功封武城縣開國男食邑二
百戶歷散騎侍郎中書侍郎加龍驤將軍延昌
末安南王志出討荊沔以祖朽爲志軍司兼給
事黃門侍郎尋遷司空長史神龜末除持節東
豫州刺史將軍如故祖朽善撫邊人清平有信
務在安靜百姓稱之還除前將軍太尉長史兼
尚書北道行臺孝昌初除持節本將軍南兗州
刺史尋授度支尚書行定州事未之職改授安東
將軍瀛州刺史爲賊帥鮮于脩禮攻圍積旬拒

守自固病卒於州贈衛將軍吏部尚書兗州刺
史祖朽無子以弟祖歸子義暢爲後襲爵
義暢傾巧無士業善通時要歷尚書郎中侍郎
兗州刺史大中正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太
昌初車騎將軍尋除散騎常侍天平中坐與北
豫州山賊張儉通伏法
祖髦起家奉朝請兄祖朽別封南城以須昌侯
回授之神龜初累遷揚烈將軍東平太守後爲
本州別駕卒於官

子義和襲爵卒於右將軍太中大夫贈散騎常侍
安東將軍兗州刺史
子仁超
義和第六弟義亮性豪疎歷尚書郎中書舍人
太平中與舍人韋鴻坐泄密賜盡於宅
祖樺早有器幹自奉朝請稍遷征虜將軍前軍
將軍宣後正始中除龍驤將軍東郡太守入爲
驍騎將軍加征虜將軍後試守勃海郡熙平中
拜潁川太守神龜初除右將軍幽州刺史入爲

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正光五年幽州民反招引
蠕賊攻逼州城以祖樺前在州日得民情和復
授平西將軍幽州刺史假安西將軍爲別將以
討之祖樺且戰且前突圍入治孝昌初北海王
顥救至城圍始解以全城之勳封新昌縣開國
子食邑四百戶後值蕭寶夤反退敗祖樺乃拔城
東趣華州坐免官爵尋假征虜將軍行豳州事
逢義中詔復州爵加撫軍將軍永安中祖樺從
大頡攤規入州城于時賊帥叱干騏驎保太子

壁祖樺擊破之而賊宿勤明達復攻祖樺祖樺
兵少糧竭軍援不至爲賊所乘遂歿時年五十
長子義緦襲爵武定中開府中郎齊受禪爵例
降
義緦弟義雲尚書騎兵郎中
祖歸官至建寧太守
子義遠武定中平原太守
義遠弟義顯義儁性並豪率天平已後蕭衍使
人還往經歷兗城前後州將以義儁兄弟善營

鮭膳器物鮮華常兼長史接宴賓客義顯左將
軍太中大夫義儁歷司空主簿兗州別駕而卒
祖旋太尉行參軍鎮遠將軍卒贈都官尚書齊
兗二州刺史
子義眞太尉行參軍
衆敬弟衆愛隨兄歸國以勳爲第一客賜爵鉅
平侯卒贈冠軍將軍徐州刺史謚曰康
子聞慰字子安有器幹襲爵例降爲伯拜泰山
太守入爲尚書郎本州中正加威遠將軍出爲

徐州平東府長史帶彭城內史永平中遷中散
大夫加龍驤將軍延昌初除清河內史因以疾
辭復爲龍驤中散又試守廣平內史正光初相
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謀誅元乂聞慰斬其使
發兵拒之在任寬謹百姓愛附後乂以聞慰忠
於己遷持節平東將軍滄州刺史甚有政績後
以本軍除散騎常侍東道行臺尋爲都督安樂
王鑒軍司孝昌元年春徐州刺史元法僧反聞
慰與鑒攻之爲法僧所敗奔還京師被劾遇赦

免其年卒年五十七贈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兗
州刺史伯如故謚曰恭
子祖彥字脩賢涉獵書傳風度閑雅爲時所知
以侍御史爲元法僧監軍法僧反逼祖彥南入
永安中得還歷中書侍郎襲爵鉅平伯中軍將
軍光祿大夫天平四年卒年五十贈都督兗濟
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尚書左僕射兗州刺史
祖彥弟哲永安末祕書郎諸畢當朝不乏榮貴
但幃薄不脩爲時所鄙

申纂者本魏郡人中鍾曾孫也皇始初太祖平
中山纂宗室南奔家于濟陰及在無鹽劉彧用
爲兗州刺史顯祖曰申纂既不識機又不量力
進不能歸正朔退不能還江南守孤城於危亡
之地欲建功立節豈可得乎纂既敗子景義入
國太和中爲散員士宋王劉昶國侍郎景義初
試守濟陰郡揚州車騎府錄事參軍右司馬
常珍奇者汝南人也爲劉駿司州刺史亦與薛
安都等推立劉子勛子勛敗遣使馳告長社鎮

請降顯祖遣殿中尚書元石爲都將率衆赴之
中書博士鄭羲參右軍事進至上蔡珍奇率文
武來迎羲說石令徑入城語在羲傳事定以珍
奇爲持節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珍奇表
曰臣昔蒙劉氏生成之恩感義忘身志陳報荅
遂與雍州刺史袁顗豫州刺史殷琰等共唱大
義奉戴子勛纂承彼曆大運未集遂至分崩而
劉彧滔天殺主篡立蒼生殄悴危於綴旒伏惟
陛下龍姿鳳儀光格四表凡在黔黎延屬象魏

所願天地垂仁亟圖南服宜遣文檄諭以吉凶
使江東之地離心草靡荊雍九州北面請吏乞
高臣官名更遣雄將精騎五千助臣經討并賜
威儀震動江外長江已北必可定矣臣雖不武
乞備前驅進據之宜更在處分敢冒愚款推誠
上聞機運可乘實在茲日珍奇雖有虛表而誠
款未純歲餘徵其子超超母胡氏不欲超赴京
師密懷南叛時汝徐未平元石自出攻之珍奇
乘虛於懸瓠反叛燒城東門斬三百餘人虜掠

上蔡安城平輿三縣居民屯于灌水石馳往討
擊大破之會日闇放火燒其營珍奇乃匹馬逃
免其子超走到苦城為人所殺小子沙彌囚送
京師刑為閹人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伯父慶之劉駿司
空公文秀初為郡主簿稍遷建威將軍青州刺
史和平六年劉子業為其叔彧所殺文秀遂與
諸州推立劉子勛及子勛敗皇興初文秀與崔
道固俱以州降請師應接顯祖遣平東將軍長

孫陵等率騎赴之會劉彧遣文秀弟文炳來喻
之文秀復歸於彧彧以文秀為輔國將軍刺史
如故後慕容白曜既尅升城引軍向歷下白曜
復遣陵等率萬餘人長驅至東陽文秀始欲降
以軍人虜掠遂有悔心乃嬰城固守陵乃引師
軍於清西白曜既下歷城乃率大衆并力攻討
長圍數匝自夏至春始尅文秀取所持節衣冠
儼然坐於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
曰身是執而裸送于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

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白曜忿之乃至撾撻後
還其衣為之設饌遂與長史房天樂司馬沈嵩
等鎖送京師面縛數罪宥死待為下客給以麤
衣蔬食顯祖重其節義稍亦加禮之拜為外都
下大夫太和三年遷外都大官高祖嘉文秀忠
於其國賜絹綵二百匹後為南征都將臨發賜
以戎服尋除持節平南將軍懷州刺史假吳郡
公是時河南富饒人好奉遺文秀一無所納卒
守清貧然為政寬緩不能禁止盜賊而大興水

田於公私頗有利益在州數年年六十一卒
子保沖太和中奉朝請大將軍宋王外兵參軍
後爲南徐州冠軍長史二十一年坐援漣口退
敗有司處之死刑高祖詔曰保沖以秀之子可
特原命配洛陽作部終身既而獲免世宗時卒
於下邳太守
房天樂者清河人滑稽多智先爲青州別駕文
秀拔爲長史贊裔郡州府之事一以委之卒于
京師

弟子嘉慶漁陽太守
嘉慶從弟瑚璉長廣太守
文秀族子嵩聰敏有筆札文秀以爲司馬甚器
任之隨文秀至懷州文秀卒後依宋王劉昶昶
遇之無禮憂愧飢寒未幾而卒
文秀族子陵字道通太和十八年高祖南伐陵
攜族孫智度歸降引見於行宮陵姿貌妍偉辭
氣辯暢高祖奇之禮遇亞於王肅授前軍將軍
後監南徐州諸軍事中壘將軍南徐州刺史尋

假節龍驤將軍二十二年秋進持節冠軍將軍
及高祖崩陵陰有叛心長史趙儼密言于朝廷
尚書令王肅深保明之切責儼顯而果叛殺數
十人驅掠城中男女百餘口夜走南入智度於
彭城知之從清中單舸奔陵爲下邳戍人所射
殺
張讜字處言清河東武城人也六世祖名犯顯
祖諱曾長秋卿父華爲慕容超左僕射讜仕劉
駿歷給事中泰山太守青冀二州輔國府長史

帶魏郡太守劉彧之立遙授冠軍將軍東徐州
刺史及華徐兗讜乃歸順於尉元元亦表授冠
軍東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與讜對爲刺
史後至京師禮遇亞於薛畢以勳賜爵平陸侯
加平遠將軍讜性開通篤於撫恤青齊之士雖
疏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
推懷陳款無所顧避畢衆敬等皆敬重之高允
之徒亦相器待延興四年卒贈平南將軍青州
刺史諡康侯子敬伯求致父喪出葬冀州清河

舊墓父不被許停柩在家積五六年第四子敬
叔先在徐州初聞父喪不欲奔赴而規南叛爲
徐州所勒送至乃自理後得襲父爵
敬伯自以隨父歸國之功賜爵昌安侯出爲樂
陵太守
敬叔武邑太守父喪得葬舊墓還屬清河初讜
兄弟十人
兄忠字處順在南爲合鄉令世祖南征忠歸降
賜爵新昌男拜新興太守卒官贈冀州刺史初

讜妻皇甫氏被掠賜中官爲婢皇甫遂乃詐癡
不能梳沐後讜爲劉駿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
購求皇甫高宗怪其納財之多也引見之時皇
甫年垂六十矣高宗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
義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氏
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卒後十年而讜
入國
讜兄子安世正始中自梁漢同夏侯道遷歸款
爲客積年出爲東河間太守卒官

元茂爲信都令遷冀州治中
元茂弟子讓洛州安西府長史都水使者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貌狀
舉止有異常蠻世爲四山蠻帥受制於蕭賾太
和十七年遣使張超奉表歸款十九年拜貟外
散騎常侍都督光城弋陽汝南新蔡宋安五郡
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司州刺史光城縣開國伯
食蠻邑一千戶所統守宰任其銓置後以益宗
既渡淮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

以益宗爲刺史尋改封安昌縣伯食實邑五百
戶二十二年進號征虜將軍景明初蕭衍遣軍
主吳子陽率衆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興
之步騎四千進至陰山關南八十餘里據長風
城逆擊子陽大破之斬獲千餘級蕭衍建寧太
守黃天賜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黃公賞屯於漴
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爲之
掎角擊討破天賜等斬首數百獲其二城上表
曰臣聞乘機之所在聖賢弗之疑兼弱攻昧前王

莫之捨皆拯群生於湯炭盛武功於方來然霜
葉牂崙非勁飇無以速其籜天之所棄非假手
無以殲其人竊惟蕭衍𥘉常君臣父爭江外州
鎮中分爲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
輸甲兵疲於戰鬬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闕
無外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棊立孤存而已不
乘機電掃廓彼蠻䍐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
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寔須豫設義陽
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

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
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
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衆不過須精卒一
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
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
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
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弗過十旬剋
之必矣世宗納之遣鎮南元英攻義陽益宗遣
其息魯生領步騎八千斷賊粮運幷焚其鈞城

積聚衍戍主趙文舉率衆拒戰魯生破之獲文
舉及小將胡建興古皓莊元仲等斬五千餘級
溺死千五百人倉米運舟焚燒蕩盡後賊寧朔
將軍楊僧遠率衆二千寇逼蒙籠益宗命魯生
與戍主奇道顯逆擊破之追奔十里俘斬千餘
進號平南將軍又詔益宗率其部曲幷州鎮文
武與假節征虜將軍太僕少卿宇文福綏防蠻
楚加安南將軍增封一百戶賜帛二千四百匹
生反於豫州詔益宗曰懸瓠要藩密邇崧潁南

疆之重所寄不輕而群小猖狂忽構釁逆殺害
鎮主規成叛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即遣尚書
邢巒總精騎五万星馳電驅征南將軍中山王
英統馬步七万絡繹繼發量此蟻寇唯當逃奔
知將軍志翦豺狼以清邊境節義慷慨良在可
嘉非蹇蹇之至何以能爾深戢誠款方相委託
故遣中書舍人趙文相具宣朕懷往還之規口
別指授便可善盡算略隨宜追掩勿令此豎得
有竄逸邇近清蕩更有別旨時白樂口已南郢

豫二州諸城皆沒於賊唯有義陽而已蕭衍於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豫克平益宗之力也益宗年稍衰老聚斂無厭兵民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內苦之咸言欲叛世宗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還啓益宗侵掠之狀世宗詔之曰風聞卿息魯生淮南貪暴擾亂細民又橫殺梅伏生爲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

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如欲外祿便授中畿一郡魯生久未至延昌中詔曰益宗先朝耆艾服勤邊境不可以地須其人遂令久居可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世宗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衆襲之出其不意奄入廣陵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於關南招引賊兵襲逐諸戍光城已南皆爲賊所保世哲討擊破之復置郡戍而以益宗還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開

國伯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內榮雖位秩崇重猶以爲恨上表曰臣昔在南仰餐皇化擁率部曲三千餘家棄彼邊榮歸投樂土兄弟荼炭舉結賊朝高祖孝文皇帝錄臣乃誠授以藩任方欲仰憑國威冀雪冤恥豈容背寵向讎就險危命昔郢豫紛擾臣躬率義兵擁絕賊路竊謂誠心仰簡朝野但任重據邊易招壓謗致使桃符橫加讒毀說臣恒欲投南暴亂非一乞檢事原以何爲驗復云虐害番兵殺賣過半如其所言未

審死失之家所訟有幾又云耗官粟帛倉庫傾盡御史覆檢曾無損折初代之日二子魯生魯賢從子超秀等並在城中安然無二而桃符密遣積射將軍鹿永固私將甲士打息魯生僅得存命唱云我被面勅若能得魯生魯賢首者各賞本郡士馬圍逐騰城唱殺二息戰怖寔由於此殘敗居業爲生蕩然乃復毀發墳墓露泄枯骸存者罹生離之苦亡魂遭粉骨之痛昔歲朝廷頻遣桃符數加慰勞而桃符凶姦擅生禍福

云唯我相申致降恩旨及返京師復兹朝廷說
臣父子全無忠誠誣陷貞良惑亂朝聽乞攝桃
符與臣並對若臣罪有狀分從憲網如桃符是
謬坐宜有歸詔曰既經大宥不容方更為獄熙
平初益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令曰
卿誠著二朝勳光南服作藩萬里列土承家前
朝往恩酬叙不淺兼子弟荷榮中表被澤相
輕重卿所知悉先帝以卿勞舊州小祿薄故遷
牧華壞爰登顯級于時番兵交換不生猜疑而

卿息魯賢等無事外叛忠孝俱乖鱗為戎首以
卿誠重不復相討今卧護征南榮以金紫朝廷
處遇又甚於先且卿年老方就閑養焉得以本
州為念魯賢來否豈待自往也但遣慰納足相
昭亮若審遣信當更啓聞別勑東豫聽卿喻曉
魯賢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
史謚曰莊
少子纂襲封位至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左
將軍東豫州刺史

益宗長子隨興冠軍將軍平原太守隨興情貪
邊官不願內地改授　陽汝南二郡太守
益宗兄興祖太和末亦來歸附景明中假郢州
刺史及義陽置郢州改授征虜將軍江州刺史
詔賜朝服劒舄一具治麻城興祖卒益宗請隨
興代之世宗不許罷并東豫初益州內附之後
蕭衍遣寧州刺史董巒追討之官軍進擊執
巒并其子景曜送於行宮
巒字仲舒營陽人真君末隨父南叛雖長自江

外言語風氣猶同華夏性疎武不多識文字高
祖引巒於庭問其南事巒怖不能對數顧景曜
景曜進代父答申叙蕭衍篡襲始終辭理横出
言非而辯高祖異焉以巒為越騎校尉景曜為
員外郎謀欲南叛坐徙朔州及車駕南討漢陽
召巒從軍景曜至洛陽密啓其父必當奔叛軍
次魯陽巒單騎南走過南陽新野歷告二城以
魏軍當至戒之備防房伯玉劉忌並云無足可
慮巒曰不然軍勢甚盛至境首北向哭呼景曜

云五百已在彼事須還不得顧汝一子也景明鎮詣行在所數而斬之又有陳伯之者下邳人也以勇力自效仕於江南爲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豐城縣開國公景明三年伯之遣使密表請降幷遣其子冠軍將軍徐州刺史永昌縣開國侯虎牙爲質四年以伯之爲持節都督江郢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曲江縣開國公邑一千戸虎牙爲冠軍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彭安縣開國伯邑五百戸正始初蕭衍征虜

將軍趙祖悅築城於水東與潁川援對置兵數千欲爲攻討之本伯之進軍討祖悅大破之乘勝長驅入城刺祖悅三創賊衆大敗進討南城破賊諸部斬獲數千二年夏除伯之光祿大夫虎牙遷前軍將軍

孟表字武達濟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屬北地號索虜諸孟青徐內屬後表因事南渡仕蕭賾爲馬頭太守太和十八年表以郡歸誠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渦

陽後蕭衍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唯以朽草及草木皮葉爲粮表撫循將士勠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解義陽之圍還以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云慕化歸國未及送闕便值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疑有異即加推覈乃云是叔業姑兒爲叔業所遣規爲內應所攜妻子並亦假妄表出叔珍於北門外斬之於是人情乃安高祖嘉其誠績封汶陽

縣開國伯邑五百戸遷征虜將軍濟州刺史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進號平西將軍世宗末除平東將軍齊州刺史延昌四年卒年八十一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恭

子崇襲官至昌黎濟北二郡太守

史臣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啓東南事窮圖變而竟保寵秩優矣眞度一諺見賞明主衆敬舉地納誠榮曜朝國父子並列無乏於時文秀不回有死節之氣非但身享家嘉禮乃

至于兄刑戮在我欲其爲人忠義可不勉也張讜觀機委質篤恤流離亦仁智矣田益宗蠻夷荒帥翻然效款終懷金曳紫不其美歟孟表之致名位非徒然也

列傳第四十九　魏書六十一

列傳第五十　魏書六十二

李彪　高道悅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高祖賜名焉家世寒微少孤貧有大志篤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悅北平陽尼等將隱於名山不果而罷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鄉里平原王叡年將弱冠雅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路由冀相聞彪名而詣之脩師友之禮稱之於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高閭稱之于朝貴李沖禮之甚厚彪深宗附高祖初爲中書教學博士後假員外散騎常侍建威將軍衛國子使於蕭賾遷秘書丞參著作事自成帝以來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錄爲春秋之體遺落時事三無一存彪與秘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之體創爲紀傳表志之目焉彪又表曰臣聞昔之哲王莫不豐齊　孜孜思納讜言以康黎庶是以訪童問師不

避淵澤詢謀諮善不棄芻蕘故能光茂實貴於竹
素播徽聲於金石臣屬生有道遇無諱之朝敢
脩往式竊揆時宜謹冒死上封事七條狂瞽之
言伏待刑戮其一曰自太和建號踰于一紀與
刑德政可得而言也立圓丘以昭孝則百神不
乏饗矣舉賢才以酬諮則多士盈朝矣闡至誠
以軌物則朝無佞人矣敦六順以教人則四門
無凶人矣制冠服以明秩則典式復彰矣作雅
樂以協人倫則人神交慶矣深恤罰以明刑則

庶獄得衷矣薄服味以示約則儉德光昭矣簡
宮女以配鰥則人無怨曠矣傾府藏以賑錫則
大貧周渥矣省賦役以育人則編戶巷歌矣宣
德澤以懷遠邇則華裔抃舞矣垂至德以暢幽
顯則禎瑞效質矣生生得所事事惟新魏魏乎
猶造物之曲成也然臣愚以爲行儉之道猶自
闕 何者今四人豪富之家習華既深敦樸情淺
夫識儉素之易長而行奢靡之難久壯制第宅
美飾車馬僕妾衣綾綺土木被文繡僭度違

者衆矣古先哲王之爲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
下及抱關擊柝其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
踰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
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爲消功之物巨制費
力之事豈不謬哉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費力
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其妨男業害女工
者焉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
可爲長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
下必從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靈好瘦

而國有飢人今二聖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
姓之奢猶未革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
之士難化如此蓋朝制弗宣人未見德使之然
耳臣愚以爲第宅車服自百官以至于庶人宜
爲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尊不可以稱其
侈意用違經典今或者以爲習俗日久不可卒
革臣謹言古人革之之漸昔子產爲政一年百
姓歌之曰我有田疇子產伍之我有衣冠子產
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乃改歌曰我

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子產若
死其誰繼之然則鄭人之智豈前昏而後明哉
且從政者須漸受化者難頓故也今若爲制以
差品之始末之情魏士與鄭人同矣既同鄭人
是爲卒有善歌豈可憚其初怨而不爲終善哉
夫尚儉者開福之源好奢者起貧之兆然則儉
約易以教行華靡難以財滿是以聖人留意焉
賢人希準焉故夏禹卑宮室而惡衣服殷湯寢
黃屋而乘輅輿此示儉於後王後王所宜觀其

意而取折衷也孔子爲魯司寇乘柴車而駕駑
馬晏嬰爲齊正卿冠濯冠而衣故裘此示儉於
後臣後臣所宜識其情而消息之也前志云作
法於涼其弊猶貪此言雖略有達治道臣之瞽
言儻或可採此及三年可以有成有成則人務
本人務本則奢費除奢費除則穀帛豐穀帛豐
則人逸樂人逸樂則皇基固矣其二曰易稱主
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則
祭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illegible]所傳

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爲長世之法昔姬王
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
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蒸是以世統生人載祀
八百逮嬴氏之君於秦也殆棄德政坑焚儒典
弗以義方教厥冢子於是習成凶德肆虐以臨
黔首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與興其道
在於師傅師傅之損益可得而言益者周公傅
成王教以孝仁禮義逐去邪人不使見惡人選
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爲儒翼翼

翼良成王正周道之所以長久也損者趙高傅
胡亥教以刑戮斬劓及夷人族逐去正人不得
見善士諂佞讒邪者爲其左右左右邪胡亥僻
秦祚之所以短促也夫皇天輔德也豈私周
而疏秦哉由所行之道殊故禍福之途異耳昔
光武議爲太子置傅以問其群臣群臣望意皆
言太子舅執金吾新陽侯陰就可博士張佚正
色曰今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
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光武

稱善曰宜傅以　太子也今博士不亂正朕況
太子才郎拜侯為太子太傅漢明卒為賢主然
則佚之傳漢明非迺生之漸也尚或有稱而況
迺生訓之以正道其為益也固以大矣故禮曰
太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
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
則趨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為赤子而
教固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高宗文成皇帝
慨少侍師不勤教嘗謂群臣曰朕始學之日年

尚幼沖情未能專既臨万機不遑溫習今而思
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
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贊
高宗訓成顯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
蒙鞠誨聖敬之躋及儲宮誕育復親撫詔日省
月課實勞神慮今誠宜準古立師傅以訓導太
子訓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
則人幸甚矣其三曰臣聞國本黎元人資粒食
是以昔之哲王莫不勸功稼　務重　敦究

湯水旱人無菜色者蓋由備之有漸積之有素
暨于漢家以人食少乃設常平以給之魏氏以
兵糧乏制屯田以供之用能不匱當時軍國取
濟又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
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
彼明君之恤人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
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而
乃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
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況古誠
可懼也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

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
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
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
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人
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餘財市
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
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
而人足雖災不為害臣又聞前代明主皆務懷

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胄晉武
廓定攸吳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
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
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
之情其四曰昔帝舜命咎繇作刑之恤周公誥
成王勿誤于庶獄斯皆君臣相誡重刑之至也
今二聖哀矜眾辜小大二情訟決之日多從降
恕時不得已必垂惻隱雖前王之勤聽肆赦亦
如斯而已至若行刑犯時愚臣竊所未安漢制

舊斷獄報重常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
育三微後歲旱論者以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
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書陳寵議冬至陽氣
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應周以為春十
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殷以為春十三月陽
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
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月令仲
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以起隆怒不可謂寧以
行大刑不可謂靜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今

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
育三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遵時之憲猶或闕
然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
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
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
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
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
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氂纓盤
水加劍造請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

敢逃刑也聖朝賓遇大臣禮同古典自太和以
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日
深垂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
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聖衷
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昔漢文時人
有告丞相周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
皁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
夫貴臣者天子為其改容而體貌之吏人為其
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

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詈罵之殆
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
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
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
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入
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爲永制故耳伏惟聖
德慈惠智與漢文比隆哉今天下有道庶人不
議之時臣妄可陳贅言於朝但恐万世之後繼
體之主有若漢武之事焉夫道貴長久所以樹

之風聲垂世法尚不虧所以貽厥孫謀也焉得行
恩當時而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
子之道天性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二經之
旨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
有罪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至若有懼
懼懸相追者固自然之恒理也無情之人父兄
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恧
之色宴安榮位游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
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昔秦伯以楚

人圍江素服而哭宋仲子以失舉相譴免冠
而謝罪然則子弟於父兄父兄之於子弟惟
其情至豈與結朋相知者同年語其深淺哉二
聖清簡風俗孝慈楚先臣愚以爲父兄有犯宜
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
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
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恥
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
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

喪禮稍亡是以要絰即戎素冠作刺逮于虐秦
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
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
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定有聞至後漢元初中
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
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而不行晉時鴻臚鄭
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爲
常聖魏之初撥亂返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
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

日以叙慰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父憂
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緌
同節慶之醼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
有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有
曠庶官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
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
縗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
可採願付有司別為條制高祖覽而善之尋皆
施行彪稍見禮遇加中壘將軍及文明太后崩

群臣請高祖公除高祖不許與彪往復語在禮
志高祖詔曰歷觀古事求能非一或承籍微蔭
著德當時或見拔幽陋流名後葉故毛遂起賤
奮抗楚之辯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彪雖宿非
清第本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之
才頗堪時用兼憂吏若家載宣朝美若不賞庸
叙績將何以勸獎勤能可特遷秘書令以酬厥
款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五百匹馬一匹牛二
頭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賾賾遣其主

客郎劉繪接對并設讌樂彪辭樂及坐彪曰齊
主既賜讌樂以勞行人向辭樂者卿或未相體
自喪禮廢替於茲以久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
極故有今者喪除之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
裳猶以素服從事裴謝在此固應具此我今辭
樂想卿無怪繪答言辭樂之事向以不異請問
魏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踰月
今聖上追鞠育之深因感慈訓之厚德軌於殷
漢之間可謂得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何為

不終三年彪曰万機不可久曠故割至慕俯從
群議服變不異三年而限同一朞可謂亡禮之
禮繪言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為
曠代之制何關許人繪言百官總己聽於冢宰
万機何慮於曠彪曰我聞載籍五帝之臣臣不
若君故君親攬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機
務五霸臣過於君故事決於下我朝官司皆五
帝之臣主上親攬蓋遠軌軒唐彪將還賾親謂
曰卿前使還口賦阮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歲復

來遊果如今日樂盛復來斯否彪答曰
使臣請重賦阮詩曰衎清都中一去永矣哉
賾惘然曰清都可尒何事觀卿此言似成
長闊朕當以殊禮相送賾遂親至瑯邪城登山
臨水命群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如此彪前後
六度銜命南人奇其謇諤後車駕南征假彪冠
軍將軍東道副將尋假征虜將軍車駕還京遷
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為高祖所寵性又剛
直遂多所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高祖常呼

彪為李生於是從容謂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猶
漢之有汲黯汾州胡叛詔彪持節綏慰事寧還
京除散騎常侍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事高祖
宴群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沖曰崔光之博李
彪之直是我國家得賢之基車駕南伐彪兼度
支尚書與僕射李沖任城王等參理留臺事彪
素性剛豪與沖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
降下之心自謂身為法官莫能糾劾己者遂多
專恣沖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

表曰臣聞範國匡人光化昇治輿服典章理無
暫失故晉文功建九合猶見抑於請隧季氏藉
政三世尚受譏於璵璠固知名器之重不可以
妄假先王既憲章於古陛下又經綸於今用能
車服有叙禮物無墜案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
技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恩眷繩直憲臺左
加金璫右珥蟬冕闕東省宜感恩厲節忠以報
德而竊名忝職身為違傲矜勢高亢公行僭逸
坐與禁省冒取官材輒駕乘黃無所憚懾肆志

傲然愚聾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臣輒集尚
書以下令史以上并治書侍御史臣酈道元等
於尚書都座以彪所犯罪狀告彪訊其虛實并
或不知須訊部下彪荅臣言事見在目實如所
劾皆彪所知何須復召部下臣今請以見事免
彪所居職付廷尉治獄沖又表曰臣與彪相識
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辭辯
才優學博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位
宦升達參與言燕聞彪評章古今商略人物興

言於侍從之次啓論於衆英之中賞忠識正發
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雖復諸王之尊近
侍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折酷疾矯詐毒若非
違厲色正辭如鷹鸇之逐鳥雀懍懍然實似公
清之操臣雖下才輒亦尚其梗槩欽其正直微
識其褊急之性而不以爲瑕及其初登憲臺始
居司直首復騶唱之儀肇正直繩之體當時識
者僉以爲難而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勢其所彈
劾應弦而倒赫赫之威振於下國肅肅之稱著

自京師天下改目貪暴歛手臣時見其所行信
謂言行相符忠清内發然時有私於臣云其威
暴者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
音謡心不承信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
府共太尉司空及領軍諸卿等集閻廷尉所問
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採語理
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叱吒
左右高聲大呼云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
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即言南臺所問唯恐枉

活終無枉死但可依此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
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嘿爾因緣此事臣遂
心疑有隘審加情察知其威虐猶未體其採訪
之由訐撿之狀商略而言酷急小罪肅禁爲大
會而言之猶謂益多損少故懷寢所疑不以申
徹宴安爲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
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與行舛
是己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安以身作之過
深劾他人己方事人好人佞己聽其言同振古

忠恕之賢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賊臣與任城
卑躬曲己若順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
理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
宜殛彪於有北以除姦矯之亂政如臣無證宜
投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黒高祖在懸瓠覽
表歎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高
祖恕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鄉高祖自懸瓠北
幸鄴彪拜迎於鄴南高祖曰朕之期卿每以貞
松爲志歳寒爲心卿應報國盡身爲用近見

彈文殊乖所以卿惟此譴爲朕與卿爲宰事與
卿爲卿自取彪對曰臣愆由巳至罪自身招實
非陛下横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以罪既
如此宜伏東皐之下不應遠點屬車之塵但伏
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
來高祖納宋弁言將復採用會留臺表言彪與
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恂事理有誣抑奏請以彪
彪自言事枉高祖明彪無此遣左右慰勉之聽
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高祖崩世宗

踐阼彪自託於王肅又與邢巒詩書往來迭相
稱重因論求復舊職修史官之事肅等許爲左
右彪乃表曰臣聞龍圖出而皇道明龜書見而
帝德昶斯實冥中之書契也自瑞官文而甲高
陳民師建而賤貴序此乃人間之繩式也是以
唐典篡欽明之冊虞垂銘睿徽之篇傳著夏殷
之箴詩錄商家之頌斯皆國史明乎得失之迹
也逮于周姬驗乎二代文王開之以兩經公旦
申之以六聯郁乎其文典章大略也故觀雅頌

識文武之丕烈察歌音辨周公之至孝是以季
札聽風而知始基聽訟而識盛德至若尼父之
别魯籍丘明之辨孔志可謂婉而成章盡而不
汙者矣自餘乘志之比其亦有趣焉暨史班之
錄乃文窮於秦漢事盡於哀平懲勸兩書華實
兼載文質彬彬富哉言也令大漢之風美類三
代炎闕二字崇道冠來事降及華馬陳干咸有放
焉四敷贊弗遠不可力致豈亞世哉其餘率見
而書覩事而作者多矣尋其本末可往來焉唯

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齡年幾十紀太
祖以弗違開基武皇以奉時拓業虎嘯域中龍
飛宇外小往大來品物咸亨自茲以降世濟其
光史官敍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圮冊勳有
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
荒蕪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遠惟皇業綿
[illegible]若不懷史闕錄懼上業茂功始有缺矣
允麟閣之選于時忘臣
納授臣丞職猥屬斯事

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平爾雅志正爾筆端
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與
著作等鳩集遺文并取前記撰爲國書假有新
進時賢制作於此者恐闇門既異出入生疑弦
柱既易善者或謬自十五年以來臣使國還頻
有南轅之事故載筆遂寢簡牘弗張其於書功
錄美不其闕歟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
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崩殂凡百黎萌若無
天地賴遇陛下體明叡之真應保合之量恢大

明以燭物履靜恭以安邦天清其氣地樂其靜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
惟先皇之開創造物經綸浩曠加以魏典流製
藻繢垂篇窮理於有象盡性於衆變可謂日月
出矣無幽不燭也記曰善流者欲人繼其行善
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
又曰無周公之才不得行周公之事今之親王
可謂當之矣然先皇之茂猷聖達今王之懿美
洞鑒準之前代其聽靡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先

[illegible]齊明日月者
皇之茂功也合
百先皇之玄[illegible]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
定協和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
皇之遠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
者先皇之威也禮田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
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鑾 幽漠者先皇之智也
衮[illegible]南荊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
肅也親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衮實無闕者先

皇之德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
者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
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
尊而光爲而弗有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誠
宜功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
者大則與日月齊明小則與四時並茂其大者
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遷班固是也故能聲流
於無窮義昭於來裔 以金石可滅而流風不泯
者其惟載籍乎諺曰 [illegible]有相將門有將斯不

唯其性蓋言習何也蓋謂天文之官太史
之職如有其人宜其善矣故尚書稱羲和世掌
天地之官張衡賦曰學乎舊史氏斯蓋世傳之
義也若夫良冶之子善知為裘良弓之子善知
為箕物豈有定習則知耳所以言及此者
職不修事多淪曠天人之際不可須臾闕載也
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此
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蓍龜也然前代史官之
不終業者有之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

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
有佐郎王隱為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
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
事司馬紹敕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
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時也
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
穀爾休矣而典謨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
漁陽傅毗北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
韓顯宗等並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皆登年不

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虯同時應舉共掌此
務今從他職官非所司唯崔光一人雖不移任
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由於
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雖時有文質史有備
略然歷世相仍不改此度也昔史談誡其子遷
曰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
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取之
深衷史談之志賢亮遠矣書稱無曠庶官詩有
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

草茅自疏敢言及於此語曰患為之者不必知
知之者不得為臣誠不知強欲為之臣竊謂先
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准晉
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荷恩佩澤而
後已今求都下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
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啟大錄庶不為
飽食終日耳近則朞月可就遠也三年有成正
本蘊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時司空北海王詳
尚書令王肅以其無祿頗相賑餉遂在祕書省

同王隱故事白衣脩史世宗親政崔光表曰伏見前御史中尉臣李彪夙懷美意創刊魏典臣昔為彪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強考述無倦督勸群寮注綴略舉雖頃來契闊多所廢離近蒙收起還綜厥事老而彌厲方寸日新若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闡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歷高班纖介微愆應從滌洗愚謂宜申以常伯正綰著作停其外役展其內思研積歲月紀冊必就鴻聲巨迹蔚乎有章盛軌懋詠鑠焉無泯矣世宗不許詔彪兼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請不行有司切遣之會遘疾累旬景明二年秋卒於洛陽年五十八始彪為中尉號為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為木手擊其脅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凶渠皆鞭面殺之及彪之病也體上往往瘡潰痛毒備極詔賜帛一百五十匹贈鎮遠將軍汾州刺史謚曰剛憲彪在秘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其所著詩頌賦誄章奏雜筆百餘篇別有集彪雖與宋弁結管鮑之交弁為大中正與高祖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微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為恨及弁卒彪痛之無已為之哀誄備盡辛酸郭祚為吏部彪為子志求官祚仍以舊第處之彪以位經常伯又兼尚書謂祚應以貴遊拔之深用忿怨形於言色時論以此譏祚祚每曰尒與義和志交豈能饒尒而怨我乎任城王澄與彪先亦不穆及為雍州彪

詣澄為志求其府寮澄釋然為啓得列曹行參軍時稱美之

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歲便能屬文彪甚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為二鴻於洛陽鴻遂與志交款往來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嘗竊謂所親曰此當興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世宗聞其名召為婕妤以禮迎引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志後黏還符璽郎中徐州平東府司馬以軍

功曾以輔後軍將軍中散大夫輔國將軍永寧寺
典作副將始彪奇志及婕妤特加器愛公私坐
集必自稱詠由是為宣武所責及彪亡後婕妤
果入掖庭後宮咸師宗之世宗崩為比丘尼通
習經義法座講說諸僧歎重之志所在著績桓
叔興外叛南荆荒毀領軍元叉舉其才任撫導
擢為南荆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建義初叛入蕭
衍

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也曾祖策馮跋散

騎常侍新昌侯祖育馮文通建德令值世祖東
討率其所部五百餘家歸命軍門世祖授以建
忠將軍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爵肥如子父玄
起武邑太守遂居渤海蓨縣道悅少為中書學
生侍御主文中散久之轉治書侍御史加諫議
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彊禦車駕南征徵兵秦雍
大期秋季閱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治書御史薛
聰侍御主文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
又奏兼左僕射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位總朝右

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曾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
良職維樞轄蒙冒莫舉請以見事免良等所居
官時道悅兄觀為外兵郎中而澄奏道悅有黨
兄之負高祖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不論
詔曰道悅資性忠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
規處諫著必犯之節王公憚其風鯁朕實嘉其
一至謇諤之誠何愧黯鮑也其以為主爵下大
夫諫議如故車駕將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
洛京時宮極初基廟庫未構車駕將水路幸鄴

已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檝道悅表諫曰
臣聞博納興言君上之崇務規諫匡正臣下之
誠節是以置鼓設謗爰自曩日虛襟博聽義屬
今辰臣既蹤胥濫蒙榮貫司隸獻弼職當然否
佩遇恩華頻陳聞見竊以都作營構之材部別
科擬素有定所工治已訖回付都水用造舟艫
闕永固居宇之功作暫時遊嬉之用損耗殊倍
終為棄物且子來之誠本期營起今乃修繕舟
檝更為非務公私回惶僉深怪愕〻欲御泛龍

舟舩由石濟其沿河挽道久以荒蕪舟檝之人素不便習若欲委棹正流深薄之危古今共慎若欲挽牽取進授衣之月裸形水陸恐乖視人君子之義且鄴洛相望陸路平直時乘沃若往來匪難更乃捨周道之安即涉川之殆此乃愚智等慮朝野俱惑進退伏思不見其可又從駕群寮聽將妻累舟檝之間更無限隔士女雜亂內外不分當今景御伀明惟新式度裁禮謂風軌物寰宇齊稱惟斯舉或損洪猷深失遵天順則

之望又臣胡犯順未恭西道偏戎旗首仍襲南冠對接近畿發民踈攻每造不軌闚覦間隙或生慮外患謂應妙選懿親撫寧後事今蚤回息覬覦之望遂寇絕闚塩之心臣稟性愚直知而無隱區區丹志冒昧以聞詔曰省所上事深具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當須陳非以示謗稱是以彰得然後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為之不爾則未相體耳回材鄴水暫營嬉遊終為棄物脩繕非務舟檝無郭士女雜亂此則卿之失辭

矣深薄之危撫後之重斯則卿之得言也於是高祖遂從陸路轉道悅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宮官上下咸畏憚之太和二十年秋車駕幸中岳詔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還代忿道悅前後規諫遂於禁中殺之高祖甚加悲惜贈散騎常侍帶營州刺史賜帛五百匹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喪事葬于舊塋論曰貞侯世宗又追錄忠槩拜長子顯族給事中

顯族亦以忠厚見稱卒於右軍將軍

顯族弟敬猷有風度員外散騎侍郎殿中侍御史進給事中輕車將軍奉車都尉蕭寶夤西征引為驃騎司馬及寶夤謀逆敬猷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泄見殺贈冠軍將軍滄州刺史聽一子出身

道悅長兄嵩字崐崙魏郡太守

子良賢長水校尉

良賢弟侯險薄為劫盜冀部患之

嵩弟雙，清河太守，濁貨，以刑在市，遇赦免。時北海王詳為錄尚書，雙多納金寶，除司空長史，又求幾，遷太尉長史。出為征虜將軍、涼州刺史，坐事肆貪暴，以罪免。後貨高肇，復起為幽州刺史。又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未幾而卒。

子景猷，幽州司馬。

雙弟覲，尚書左外兵郎中、城陽王鸞司馬，西征赭陽，先驅而歿。贈通直散騎侍郎，謚曰閔。

史臣曰：李彪生自微族，才志確然，業藝風成，見擢太和之世，輶軒驟指，聲駭江南，秉筆立言，足為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豈彪之謂也。高道悅匪直之風，見憚於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

列傳第五十　魏書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一　魏書六十三

王肅　宋弁

王肅，字恭懿，瑯邪臨沂人，司馬衍丞相導之後也。父奐，蕭賾尚書左僕射。肅少而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蕭賾，歷著作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祕書丞。肅自謂禮易為長，亦未能通其大義也。父奐及兄弟並為蕭賾所殺，肅自建業來奔。是歲，太和十七年也。高祖幸鄴，聞肅至，虛襟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高祖甚

哀惻之。遂語及為國之道，肅陳說治亂，音韻雅暢，深會帝旨。高祖嗟納之，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淹也。因言蕭氏危滅之兆，可乘之機，勸高祖大舉。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能間也。或屏左右相對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玄德之遇孔明也。尋除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肅討蕭鸞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為爪牙，其募士有功，賞

加常募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以下聽先擬用
然後表聞若授化之人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
於是假肅節行平南將軍肅至義陽頻破賊軍
降者萬餘高祖遣散騎侍郎勞之以功進號平
南將軍賜駿馬一匹除持節都督豫郢東郢三
州諸軍事本將軍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
於撫接治有聲稱尋徵肅入朝高祖手詔曰不
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
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故復此勅

又詔曰肅丁荼虐世志等伍胥自拔吳州膺未
魏縣躬操忘禮之本而同無數之喪誓雪怨恥
方展申復窮諭再朞縕縗不改誠季世之高風
末代之孝節也但聖人制禮必均愚智先王作
則理齊盈虛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行
之曾參居罰寧其哀終吳員處酷豈闕四載夫
三年者天下之達喪古今之所一其雖欲過禮朕
得不制之以禮乎有司可依禮諭之爲裁練禫
之制二十年七月高祖以久旱不雨輟膳三旦

百寮詣闕引在中書省高祖在崇虛樓遣舍人
問曰朕知卿等至不獲相見卿何爲而來肅對
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旦群臣焦怖不敢自
寧臣聞堯水湯旱自然之數須聖人以濟世不
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臣
又聞至於八月不雨然後君不舉膳昨四郊之
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爲少澤蒸民未闕
一餐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高祖
遣舍人荅曰昔堯水湯旱賴聖人以濟民朕雖

居群黎之上道謝前王今日之旱無以救恤應
待立秋克躬自咎但此月十日已來炎熱焦酷
人物同悴而連雲數日高風蕭條雖不食數朝
猶自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肅曰臣聞聖
人與凡同者五常異者神明昔姑射之神不食
五穀臣常謂矯今見陛下始知其驗且陛下自
輟膳以來若天全無應臣亦謂上天無知陛下
無感一昨之前外有滂澤此有密雲臣即謂天
有知陛下有感矣高祖遣舍人荅曰昨內外貴

賜勑云四郊有雨朕恐此輩皆勉勵之辭言復
之慎必欲使信而有徵比當遣人往行若果雨
也便命太官欣然進膳豈可以近郊之內而懷
慨要天乎若其無也朕之無感安用朕身以擾
民庶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澍雨大降以破
蕭鸞爲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豫南
兗東荊東豫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開國子食
邑三百戶持節中正刺史如故肅頻表固讓不
許詔加鼓吹一部二十二年既平漢陽詔肅曰

夫知己貴義君臣務恩不能矜災卹禍恩義焉
措卿情同伍員懷酷歸朕然未能翦一讎人蕆
彼凶帥何嘗不興言憤歎叅寡闇而長息比獲
蕭鸞輔國將軍黃瑤起乃知是卿怨也尋當相
付微望紓泄使吾見卿之日差得緩懷初贖之
收肅父奐也司馬黃瑤起攻奐殺之故詔云然
高祖之伐淮北令肅討義陽未克而蕭鸞遣將
裴叔業寇渦陽劉藻等救之爲叔業所敗肅表
求更遣軍援渦陽詔曰得表覽之憮然觀卿意

非專在水當是以藻等鋭兵新敗於前畏往勢
難故也朕若分兵遣之非多會無所制多遣則
禁旅難闕今日之計唯當作必克之舉不可爲
孤疑之師徒失南兗也卿便息意停彼以圖義
陽之寇宜止則止還取義陽宜下則下鎮軍淮
北深量二途勿致重爽若盡表粮盡軍不及至
致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以赴渦
陽叔業乃引師而退肅坐劉藻等敗黜爲平南
將軍中正刺史如故高祖崩遺詔以肅爲尚書

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爲宰輔徵肅會駕魯陽肅
至遂與禧等參同謀謨自魯陽至於京洛行途
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弟並
敬而昵之上下稱爲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
自羇遠一旦在己之上以爲憾焉每謂人曰朝
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歷
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其言恒
降而避之尋爲澄所奏劾稱肅謀叛言尋申釋
詔肅尚陳留長公主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

賜錢二千　三千疋肅宜考以顯能賞由績
著昇明退闇於是年在自百賓贈祭西愆于茲
請依舊式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內附
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車騎將軍與驃
騎大將軍彭城王勰率步騎十万以赴之蕭寶
卷豫州刺史蕭懿率衆三万屯於小峴交州刺
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圖壽春懿遣將胡松李居
士等領衆万餘屯據死虎肅進師討擊大破之
擒其將王環等斬首數千進討合肥生擒叔獻

魏書傳五十一　六

蕭懿棄小峴南走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
勞之又問江左有何息耗肅曰如聞崔慧景已
死寶卷所任非邪即佞天殆以此資陛下廓定
之期勢亦不久以肅淮南之捷賞帛四千七百
五十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縣開國侯
食邑八百戶餘如故尋以肅為散騎常侍都督
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持節餘官如故肅頻在
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以誠綏納咸
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絕聲色終始一致家無餘

財然性微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
推下高祖每以此為言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年
三十八世宗為舉哀詔曰肅奄至不救痛惋兼
懷可遣中書侍郎賈思伯兼通直散騎常侍撫
慰厥孤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帛一
千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并問其卜遷遠近專
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務令優厚又詔曰死
生動靜卑高有域勝達所居存亡崇顯故杜預
之歿窆於首陽司空李沖覆舟是託顧瞻斯所

嘉靖八年補刊　魏書傳五十一　二

誠亦二代之九原也故揚州刺史肅識義結於
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既有
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沖預兩墳之間使之
神遊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本官如故有司奏
以肅忠心大度宜謚匡公詔謚宣簡肅宗初詔
為肅建碑銘子紹襲
紹子二歸歷官太子洗馬員外常侍中書侍郎
卒贈輔國將軍徐州刺史
子遷襲武定中通直常侍齊受禪爵隨例降

紹兄[illegible]初以[illegible]得[illegible]朝武定末著作佐郎紹
書僕射妻謝生也[illegible]謝始攜二女及紹至壽
春世宗納其女為夫人肅宗又納紹女為嬪
肅弟秉字文[illegible]秘書監[illegible]有兄風世宗初攜
以手誦[illegible]衍等入國拜中書郎遷司徒諮議出
為輔國將軍[illegible]州刺史卒贈征虜將軍徐州刺
史
誦字國[illegible]長兄[illegible]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
儁風流[illegible]是美白員外郎司徒主簿轉司徒屬司
〔[illegible]傳五十[illegible]〕 八
空諮議[illegible]遷直常侍汝南王友遷司徒諮議加前
軍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出為左將軍幽州刺史
未幾徵[illegible]長兼秘書監從給事黃門侍郎[illegible]肅宗
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於時大赦誦宣讀詔書
音制抑揚風神疎秀百寮傾屬莫不歎美孝莊
初於河陰遇害年三十七贈驃騎大將軍尚書
左僕射司空公徐州刺史謚曰文宣
子孝虔 中尚書郎卒
孝康弟 清雅頗有文才齊文襄王中外

府祭酒卒贈征虜將軍太府少卿
誦弟衍字文舒名行器藝亞於誦自著作佐郎
稍遷尚書郎員外常侍司空諮議光祿大夫廷
尉揚州大中正度支尚書仍轉七兵徙太常卿
出為散騎常侍征東將軍西兗州刺史行屆治
未幾屬尒朱仲遠稱兵內向州既路衝為其攻
逼衍不能守為仲遠所擒以其名望不害也令
其騎牛從軍久乃見釋還洛除車騎將軍左光
祿大夫孝靜初轉侍中將軍如故天平三年卒
〔魏傳二十二〕 九
年五十二勅給東園秘器賵物三百段贈使持
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
令司徒公徐州刺史謚曰文獻衍篤於交舊有
故人竺號於西兗為仲遠所害其妻子飢寒衍
置之於家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
翊字士游爾次兄琛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
才歷司空主簿清河王友中書侍郎頗銳於榮
利結婚於元乂超拜左將軍濟州刺史尋加平
東將軍清靜愛民有政治之稱入為散騎常侍

孝莊初還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永安元年冬卒年三十七贈侍中衛將軍司空公徐州刺史

子淵武定中儀同開府記室參軍

宋弁字義和廣平列人人也祖愔與從叔宣博陵崔建俱知名世祖時歷位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使江南賜爵列人子還拜廣平太守與安五年卒贈安遠將軍相州刺史諡曰惠長子顯襲爵弁伯父世顯無子養弁爲後弁父叔珍

李敷妹夫因敷事而死弁才學儁贍少有美名高祖初曾至京師見尚書李沖因言論移日沖竦然異之退而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顯卒弁襲爵弁與李彪州里迭相祗好彪爲秘書丞弁自中散彪請爲著作佐郎尋除尚書殿中郎中高祖曾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爲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遷中書侍郎兼員外常侍使於蕭賾賾司徒蕭子良秘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爲志氣謇諤不逮李彪而體韻和雅舉止閑邃過之轉散騎侍郎時散騎位在中書之右高祖曾論江左事因問弁曰卿比南行入其隅隩彼政道云何興亡之數可得知不弁對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德政不理徭役滋劇內無股肱之助外有怨叛之民以臣觀之必不能貽厥孫謀保有南海若物憚其威身免爲幸後車駕南征以弁爲司徒

司馬曜武將軍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靽者斬而徇之於是三軍振懼莫敢犯法黃門郎崔光薦弁自代高祖不許然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黃門尋即正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內外群官弁定四海士族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然好言人之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毀之至於舊族淪滯人非可忌者又中達之弁又爲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頗爲時人所怨從駕南討詔弁於豫州都督所部及東荊領

禁皆減戍士營　作遷散騎常侍弁遷
右衛將軍領黃門弁屢自陳讓高祖曰吾為相
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不助朕為
治且常侍者黃門之廳冗領軍者二衛之假攝
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其被知遇如此始高
祖北都之選也李沖多所參豫頗抑宋氏弁有
恨於沖而與李彪交結雅相知重及彪之抗沖
沖謂彪曰爾如狗耳為人所嗾及沖劾彪不至
大罪弁之力也彪除名為民弁大相嗟慨密圖

申復高祖在汝南不豫大漸旬有餘日不見侍
臣左右惟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小瘳乃引見
門下及宗室長幼諸人入者未能知致悲泣弁
獨進及御床歔欷流涕曰臣不謂陛下聖顏毀
瘠乃爾由是益重之車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
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
事在祠與戎故令卿綰攝二曹可不自勉弁頓
首辭謝弁劬勢王事夙夜在公恩遇之甚輩流
莫及名重朝野亞於李　沖弁可為吏

部尚書及崩遺詔以弁為之與咸陽王禧等六
人輔政而弁已先卒年四十八詔賜錢十萬布
三百疋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謚曰貞順弁性
好矜伐自許膏腴高祖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
謂弁曰卿固應推郭祚之門也弁笑曰臣家未
肯推祚高祖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
儁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
臣出後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良自不惡
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為可怪

長子維字伯緒維弟紀字仲烈維少襲父爵自
員外郎遷給事中坐謟事高肇出為益州龍驤
府長史辭疾不行太尉清河王懌輔政以維名
臣之子薦為通直郎辟其弟紀行參軍靈太后
臨政委任元义而义恃寵驕盈懌每以分理裁
斷义甚忿恨思以害懌遂與維為計以富貴許
之維見义寵勢日隆便至乾沒乃告司染都尉
韓文殊父子欲謀逆立懌懌坐被錄禁中文殊
父子懼而逃遁鞫無反狀以文殊亡走懸處大

辟置懌於宮西別館禁兵守之紀應反坐又言
於大后欲開將來告者之路乃黜爲燕州昌平
郡守紀爲秦州大羌令維及紀頗涉經史而浮
薄無行懌親尊懿望朝野瞻屬維受懌眷賞而
無狀搆間天下人士莫不怪忿而賤薄之及叉
殺懌專斷朝政以維兄弟前者告懌徵維爲散
騎侍郎紀爲太學博士領侍御史甚昵之維超
遷通直常侍又除冠軍將軍洛州刺史紀超遷
尚書郎初弁謂族弟世景言維性踈險而紀識

慧不足終必敗吾業也世景以爲不爾至是果
然聞者以爲知子莫若父尚書令李崇尚書左
僕射郭祚右僕射游肇每云伯緒兇踈終敗宋
氏幸得殺身耳論者以爲有徵後除營州刺史
仍本將軍靈太后反政以叉黨除名遂還鄉里
尋追其前誣告清河王事於鄴賜死
子春卿早亡弟紀以次子欽仁繼
欽仁武定末太尉祭酒
紀肅宗末爲北道行臺卒於晉陽

子欽道武定末冀州別駕
弁弟機本州治中
子寶積卒於中散大夫
弁族弟穎字文賢奉朝請稍遷尚書郎魏郡
太守納貨劉騰騰言之於元叉以穎爲冠軍將
軍涼州刺史穎前妻鄧氏亡後十五年穎夢見
之向穎拜曰新婦今被處分爲高崇妻故來辭
君泫然流涕穎旦而見崇言之崇後數日而卒
穎族弟變字宣和廣平王懷郎中令員外常侍

爲征北李平司馬征殄元愉頗有贊謀之力
變族弟鴻普泰中爲定州平北府參軍送兵於荊州
坐取兵絹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斬十人又踈凡
不達律令見律有梟首之罪乃生斷兵手以水
澆之然後斬決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
之愚
史臣曰古人有云千載未半古功以過之非徒語
也王肅流寓之人見知一面雖器業自致抑亦
逢時榮任赫然寄同舊列矣公誦[illegible]一不殞

光風宋弁以才度見知迹參顧命拔萃出類其有以哉無子之歎豈徒手舌宗祀之不亡幸矣

列傳第五十一　魏書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二　魏書六十四

郭祚　張彝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魏車騎郭淮弟亮後也祖逸州別駕前後以二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恬世祖時浩親寵用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終贈光祿大夫父洪之坐浩事誅祚亡竄得免少而孤貧姿皃不偉鄉人莫之識也有女巫相祚後當富貴祚涉歷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弱冠州主簿刺史孫小委之書記又太原王希彥逸妻之姪共相賙恤得以饒振高祖初舉秀才對策上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遷尚書左丞長兼給事黃門侍郎祚清勤在公夙夜匪懈高祖甚知賞之從高祖南征及還正黃門車駕幸長安行經渭橋過郭淮廟問祚曰是卿祖宗所承邪祚曰是臣七世伯祖高祖曰先賢後哲頓在一門祚對曰昔臣先人以通儒英博唯事魏文微臣虛薄遭奉明聖自惟幸甚因勑以太牢祭淮廟

令祚自撰祭文以賛遷洛之規賜爵東光子高
祖曾幸華林園因觀故景陽山祚曰山以仁靜
水以智流願陛下修之高祖曰魏明以奢失於
前朕何爲襲之於後祚曰高山仰止高祖曰得
非景行之謂遷散騎常侍仍領黃門是時高祖
銳意典禮兼銓鏡九流又遷都草創征討不息
内外規略號爲多事祚與黃門宋弁參謀幃幄
隨其才用各有委寄祚承稟注疏特成勤劇嘗
以立馮昭儀百官夕飲清徽後園高祖舉觴賜

祚及崔光曰郭祚憂勞庶事獨不欺我崔光溫
良博物朝之儒秀不勸此兩人當勸誰也其見
知若此初高祖以李彪爲散騎常侍祚因入見
高祖謂祚曰朕昨誤授一人官祚對曰陛下聖
鏡照臨論才授職進退可否黜陟幽明品物既
彰人倫有序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高祖沈
吟曰此自應有讓因讓朕欲別授一官須臾彪
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
辭讓高祖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

遲回不能復決遂不換彪官也車駕南討祚以
兼侍中從拜尚書進爵爲伯高祖崩咸陽王禧
等奏祚兼吏部尚書尋除長兼吏部尚書并州
大中正世宗詔以姦吏逃刑縣配遠戍若永避
不出兄弟代之祚奏曰慎獄審刑道煥先古垂
憲設禁義蔡惟今是以先王沿物之情爲之軌
法故刑備於昔典姦律炳於來制皆所以謀
其始迹訪厥成罪敦風厲俗永資世範者也伏
惟旨義博遠理絶近情既懷愚異不容不述誠

以敗法之原起於姦吏姦吏雖微敗法實甚伏
尋詔旨信亦斷其逋逃之路爲治之要實在於
斯然法貴止姦不在過酷立制施禁爲可傳之
於後若法猛而姦不息禁過不可永傳將何以
載之刑書垂之百代若以姦吏逃竄徙其兄弟
罪人妻子復應徙之此則一人之罪禍傾二室
愚謂罪人既逃止徙妻子走者之身懸名永配
於眚不免姦途自塞詔
潔清重惜官位至於

之然後下筆下筆即云此人便以貴矣由是事
頗稽滯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皆量才稱
職時又以此歸之出為使持節鎮北將軍瀛州
刺史及太極殿成祚朝於京師轉鎮東將軍青
州刺史祚值歲不稔闔境饑敝矜傷愛下多所
賑恤雖斷決淹留號為煩緩然士女懷其德澤
于今思之入為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并州大中
正遷尚書右僕射時議定新令詔祚與侍中黃
門參議刊正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

於馬道及祚為僕射以為非盡敬之宜言於世
宗帝納之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止車門御在
朝堂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詔祚本
官領太子少師祚曾從世宗幸東宮肅宗幼弱
祚懷一黃甌出奉肅宗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
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為世宗所信祚私
事之時人謗祚者號為桃弓僕射黃甌少師祚
奏曰謹案前後考格雖班天下如臣愚短猶有
未悟今須定職人遷轉由狀超越階級者即須

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半正始中故
尚書中山王英奏考格被旨但可正滿三周為
限不得計殘年之勤又去年中以前二制不同
奏請裁決旨云黜陟之體自依舊來恒斷今未
審從舊來之旨為從景明之斷為從正始為限
景明考法東西省文武閑官悉為三等考同任
事而前尚書盧昶奏上第之人三年轉半階今
之考格復分為九等前後不同參差無準詔曰
考在上中者得汎以前有六年以上遷一階三

年以上遷半階殘年悉除考在上下者得汎以
前六年以上遷半階不滿者除其得汎以後考
在上下者三年遷一階散官從盧昶所奏祚又
奏言考察令公清獨著德績超倫而無負殿者
為上上一殿為上中二殿為上下累計八殿品
降至九未審今諸曹府寺凡考在事公清然才
非獨著績行稱務而德非超倫幹能粗可而守
平堪任或人用小劣處官濟事並全無負殿之
徒為依何第景明三年以來至今十有一載准

限而判三應昇退今與遇考未滿為十年之中
通其殿最積以為第隨前後年斷各自除其善
惡而為昇降且負注之章數成殿為差此條以
寡愆三殿最多殿為殿未審取何行是寡愆何坐
為多殿結累品次復有幾等諸文案失衷應杖
十者為一負罪依律次過隨負記十年之中三
經肆眚赦前之罪不問輕重皆蒙宥免或為御
史所彈案驗未周遇赦復任者未審記殿得除
以不詔曰獨著超倫及才備寡咎皆謂文武兼

上上之極言耳自此以降猶有八等隨才為次
令文已具其積負累殿及守平得濟皆含在其
中何容別疑也所去通考者據總多年之言至
於黜陟之體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請其罰贖
已決之殿固非免限遇赦免罪惟記其殿除之
尋加散騎常侍時詔營明堂國學祚奏曰今雲
羅西舉開納岷蜀戎旗東指鎮靖淮荊漢沔之
間復須防捍徵兵發衆所在殷廣邊郊多壘烽
驛未息不可於師旅之際興板築之功且獻歲

云暨東作將始臣愚量謂宜待豐靖之年因子
來之力可不時而就從之世宗末年每引祚入
東宮密受賞賚多至百餘萬雜以錦繡又特賜
以劒杖恩寵甚深遷左僕射先是蕭衍遣將康
絢遏淮將灌揚徐祚表曰蕭衍狂悖擅斷川瀆
役苦民勞危亡已兆然古諺有之敵不可縱夫
以一酌之水或為不測之淵如不時滅恐同原
苦宜命一重將率統軍三十人領羽林一萬五
千人并科京東七州虎旅九萬長驅電邁遄令

撲討擒斬之勳一如常制賊資雜物悉入軍人
如此則鯨鯢之首可不日而懸誠知農桑之時
非發衆之日苟事理宜然亦不得不爾昔韋顧
跋扈殷后起昆吾之師玁狁孔熾周王興六月
之伐臣職忝樞衡獻納是主心之所懷寧敢自
嘿并宜勑揚州選一猛將遣當州之兵令赴浮
山表裏夾攻朝議從之出除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
太和以前朝法尤峻貴臣蹉跌便致誅夷李沖

之門事也欽祚識幹薦為左丞又兼黃門意便
滿足每以孤門往經崔氏之禍常慮危亡苦自
陳挹辭色懇然發於誠至沖謂之曰人生有遇
非可避也但當明白當官何所顧畏自是積二
十餘年位秩隆重而進趨之心更復不息又以東
宮師傅之資列辭尚書志在封侯儀同之位
尚書令任城王澄為之奏聞及為征西雍州雖
喜於外撫尚以府號不優心望加大執政者頗
怪之於時領軍于忠恃寵驕恣崔光之徒曲躬承

魏書傳五十二　八

奉祚心惡之乃遣子太尉從事中郎景尚説高
陽王雍令出忠為州忠聞而大怒矯詔殺祚時
年六十七祚達於政事凡所經履咸為稱職每
有斷決多為故事名器既重時望亦深朝
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靈太后臨朝遣使弔
慰追復伯爵正光中贈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
三司雍州刺史諡文貞公初高祖之置中正從
容謂祚曰并州中正卿家故應推王瓊也祚退
謂寮友曰瓊真偽今自未辨我家何為減之然

主上直信李沖吹噓之説耳祚死後三歲而于
忠死咸以祚為祟
祚長子思恭弱冠州辟為主簿早卒思恭弟慶
禮以第二子延伯繼
延伯襲祖爵東光伯武定中驃騎大將軍將作
大匠齊受禪爵例降
思恭弟景尚字思和涉歷書傳曉星曆占候言
事頗驗初為彭城王中軍府參軍遷員外郎司
徒主簿太尉從事中郎公彊當世善事權寵世

魏書傳五十二　九

號之曰郭尖肅宗時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
中書侍郎未拜而卒年五十一
子季方武定中膠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景尚弟慶禮字叔為祚所愛著作佐郎通直郎
卒贈征虜將軍瀛州刺史
子元貞武定末定州驃騎府長史
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曾祖幸慕容超東
牟太守後率戶歸國世祖嘉之賜爵平陸侯拜
平遠將軍青州刺史祖準之襲又為東青州刺

史父靈真早卒彝性公彊有風氣歷覽經史高
祖初襲祖侯爵與盧淵李安民等結爲親友往
來朝會常相追隨淵爲主客令安民與彝並爲
散令彝少而豪放出入殿庭步眄高上無所顧
忌文明太后雅尚恭謹因會次見其如此遂召
集百寮督責之令其修悔而猶無悛改善於督
察每東西馳使有所巡檢彝恒充其選清慎嚴
猛所至人皆畏伏儔類亦以此高之遷主客令
例降侯爲伯轉太中大夫仍行主客曹事尋爲

黃門後從駕南征母憂解任彝居喪過禮送葬
自平城達家千里徒步不乘車馬顏貌毀瘠當
世稱之高祖幸冀州遣使弔慰詔以驍騎將軍
起之還復本位以參定遷都之勳進爵爲侯轉
太常少卿遷散騎常侍兼侍中持節巡察陝東
河南十二州甚有聲稱使還以從征之勤遷尚
書坐舉元昭爲兼郎中黜爲守尚書世宗初除
正尚書兼侍中尋正侍中世宗親政罷六輔彝
與兼尚書邢巒聞處分非常出京奔走爲御史

中尉甄琛所彈云非虎非兕率彼曠野詔書切
責之尋除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彝務尚典式考
訪故事及臨隴右彌加討習於是出入直衛方
伯威儀赫然可觀羌夏畏伏憚其威整一方肅
靜號爲良牧其年冬太極初就彝與郭祚等俱
以勤舊被徵及還州進號撫軍將軍彝表解州
任詔不許彝敷政隴右多所制立宣布新風革
其殘俗民庶愛仰之爲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諸
有罪咎者隨其輕重謫爲土木之功無復鞭杖

之罰時陳留公主寡居彝意願尚主主亦許之
僕射高肇亦望尚主主意不可肇怒譖彝於世
宗稱彝擅立刑法勞役百姓詔遣直後萬貳興
馳驛撿察貳興肇所親愛必欲致彝深罪彝清
身奉法求其愆過遂無所得見代還洛猶停廢
數年因得偏風手脚不便然志性不移善自將
攝稍能朝拜久之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彝
愛好知己輕忽下流非其意者視之蔑爾雖疹
疾家庭而志氣彌高上表曰臣聞元天高朗尚

假列星以助明洞庭一瀾湛猶籍衆流以增大莫不以孤照不詣其幽獨源未盡其廣先聖識其若此必取物以自誠故堯稱則天設謗木以曉未明舜稱盡善懸諫鼓以規政闕虞人獻箴規之旨盤盂著舉動之銘庶幾見善而思齊聞惡以自改眷眷於悔往之衢孜孜於不逮之路用能聲高百王卓絕中古經十氏而不渝歷二千以孤欝伏惟太祖撥亂弃代重光世祖以不世之才開盈函夏顯祖以溫明之德潤伏九區髙

祖大聖臨朝經營云始未明求衣日昃忘食開翦荊棘徙御神縣更新風軌冠帶朝流海東雜種之渠銜南異服之帥沙西氊頭之戎漠北辮髮之虜重譯納貢請吏稱藩積德懋於夏殷富仁盛於周漢澤教既周武功亦匝猶且發明詔思求直士信是蒼生薦言之秋祝史陳辭之日況臣家自奉國八十餘年紆金銜玉及臣四世過以小才藉蔭出仕學慙專門武闕方略早荷先帝眷仗之恩未蒙陛下不遺之施侍則出入

兩都官歷納言常伯黍牧秦藩號兼安撫實思碎首膏原仰酬二朝之恵輕塵碎石遠增嵩岱之高輒私訪舊書竊觀圖史其帝皇興起之元配天隆家之業脩造益民之奇龍麟雲鳳之瑞卑宮愛物之仁釋網改祝之澤前歌後舞之應囹圄寂寥之美可爲楎風景行者輒謹編丹青以標睿範至如太康好田遇窮后迫禍武乙逸禽羅震雷暴酷夏桀淫亂南巢有非命之誅殷紂昏酣牧野有倒戈之陳周厲逐獸滅不旋踵

嘉祐八年開刊

幽王遇惑死亦相尋暨於漢成失御亡新篡奪桓靈不綱魏武遷鼎晉惠闇弱骨肉相屠終使聰曜鴟視并州勒虎狼據燕趙如此之輩罔不畢載起元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名曰歷帝圖亦誘木諫鼓虞人盤盂之類脫蒙置御坐之側時復披覽冀或起予左右上補未萌伏願陛下遠惟宗廟之憂近存黎民之念取其賢君棄其惡主則微臣雖沈淪地下無異

乘雲登天矣世宗善之尋又表曰竊惟皇王統
天必以窮幽為美盡理作聖亦假廣採成明故
詢於芻蕘著之周什與人獻箴流於夏典不然
則美刺無以得彰善惡有時不達逮於兩漢魏
晉雖道有隆汚而被繡傳檄未始闕也及惠帝
失御中夏崩離劉裕專據秦西燕趙獨制關左
姚夏繼起五涼競立致使九服搖搖民無定主
禮儀典制此焉堙滅暨大魏應歷撥亂登皇翦
彼鯨鯢龕靖神縣數紀之間天下寧一傳輝七

帝積聖如神高祖遷鼎成周永茲八百偃武修
文憲章斯改實所謂加五帝登三王民無德而
名焉猶且慮獨見之不明欲廣訪於得失乃命
四使觀察風謠臣時忝常伯充一使之列遂得
仗節揮金宣恩東夏周歷於齊魯之間遍馳於
梁宋之域詢採詩頌研檢獄情實庶片言之不
遺美刺之俱顯而才輕任重多不遂心所採之
詩並始申目而值鑾輿南討問罪宛鄧臣復忝
行軍樞機是務及鑾駕之返膳御未和續以大

諱奄臻四海崩慕遂爾推遷不及聞徹未幾改
牧秦藩違離闕下繼以譴疾相纏寧十八歲常
恐所採之詩永淪丘壑是臣夙夜所懷以為深
憂者也陛下垂日月之明行雲雨之施察臣往
罪之濫矜臣貧病之切既蒙崇以祿養復得拜
掃丘墳明目友朋無所稽槐且臣一二年來所
患不劇尋省本書粗有髣髴凡有七卷今寫上
呈伏願昭覽勑付有司使魏代所採之詩不堙
於丘井臣之願也肅宗初侍中崔光表曰彝及

李韶朝列之中唯此二人出身官次本在臣右
器能幹世又並為多近來參差便成替後訂其
階途雖應遷陟然恐班秩猶未賜等昔衛之公
叔引下同舉晉之士丐推長伯游古人所高當
時見許敢緣斯義乞降臣位一階授彼汎級齊
行聖庭帖穆選叙詔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
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疾而自彊人事孜孜無怠
公私法集衣冠從事延請道俗修營齋講好善
欽賢愛獎人物南北新舊莫不多之大起第宅

徽號華侈頗侮其踈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
憾焉榮宦之間未能止足屢表在秦州預有開
援漢中之勳希加賞報積年不已朝廷患之第
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
預在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牓大巷
尅期會集屠害其家彝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
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幾將千人相率至
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
石擊打公門上下畏懼莫敢討抑遂便持火虜

列傳五十二　一六

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曳堯堂
下捶辱極意唱呼嗷嗷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
時踰北垣而走始均回救其父拜伏群小以請
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於煙火之中及
得尸骸不復可識唯以髻中小釵為驗仲瑀傷
重走免彝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鄰輿致於
寺遠近聞見莫不惋駭彝臨終口占左右上啓
曰臣自奉國及孫六世尸祿素餐負恩唯覲徒
思竭智盡誠終然靡效臣第二息仲瑀所上之

事益治實多既曰有益寧容默爾通呈有日未
簡神聽豈圖衆忿乃至於此臣不能禍防未萌
慮絕殃兆致令軍衆橫嚣攻焚臣宅息始均仲
瑀等叩請流血乞代臣死始均即陷塗炭仲瑀
經宿方蘇臣年已六十宿被榮遇垂暮之秋忽
見此苦顧瞻災酷古今無比臣傷至重殘氣假
延望景顧時推漏就盡頃刻待終臣之命也知
復何言若所上之書少為益國臣便是生以理
全死與義合不負二帝於地下臣無餘恨矣一

列傳五十二　一七

歸泉壤長辭紫庭戀仰天顏誠痛無已不勝眷
眷力喘奉辭伏願二聖加御珍膳覆露黔首壽
保南嶽德與日昇臣夙被獨蒙先後銜恩欲報
之期昊天罔極土塊有知不忘結草彝遂卒時
年五十九官為收掩羽林凶彊者八人斬之不
能窮誅群臣即為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
紀之將墜矣彝還所焚宅與始均東西分斂於
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創得漸
瘳始奔父喪詔賜布帛千匹靈太后以其累朝

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為張彝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苦以至於此初彝曾祖幸所招引河東民為州裁千餘家後相依合至於罷入冀州積三十年析別有數萬戶故高祖比校天下民戶最為大州彝為黃門每侍坐以為言高祖謂之曰終當以卿為刺史酬先世誠效彝追高祖往旨累乞本州朝議未許彝亡後靈太后云彝屢乞冀州吾欲用之有人違我此意若從其請或不至

是悔之無及乃贈使持節衛將軍冀州刺史謚文侯

始均字子衡端潔好學有文才司徒行參軍遷著作佐郎世宗以彝先朝勳舊不幸殘廢特除始均長兼左民郎中遷員外常侍仍領郎始均才幹有美於父改陳壽魏志為編年之體廣益異聞為三十卷又著冠帶錄及諸賦數十篇今並亡失初大乘賊起於冀瀛之間遣都督元遙討平之多所殺戮積尸數萬始均以郎中為行臺忿軍士重以首級為功乃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爇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也始末在於烟炭之間有焦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贈樂陵太守謚曰孝

子暠襲祖爵武定中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暠弟晏之武定中儀同開府中兵參軍

仲瑀司空祭酒給事中

子台儀同開府參軍事

仲瑀弟珉著作佐郎

史臣曰郭祚才幹敏實有世務之長高祖經綸之始獨在勤勞之地居官任事動靜稱述張彝風力謇謇有王臣之氣銜命拂旍風聲猶在並魏氏器能之臣乎遭隨有命俱嬰世禍悲哉始均才志未申惜也

列傳第五十二　魏書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三　魏書六十五

邢巒　李平

邢巒字洪賓河間鄚人也五世祖嘏石勒頻徵
不至嘏無子巒高祖蓋自旁宗入後蓋孫穎字
宗敬以才學知名世祖時與范陽盧玄渤海高
允等同時被徵後拜中書侍郎假通直常侍寧
朔將軍平城子銜命使於劉義隆後以病還鄉
里久之世祖訪穎於羣臣曰往憶邢穎長者有
學義宜侍講東宮今其人安在司徒崔浩對曰

穎臥疾在家世祖遣太醫馳驛就療卒贈冠軍
將軍定州刺史諡曰康子脩年即巒父也州主
簿巒少而好學負帙尋師家貧厲節遂博覽書
傳有文才幹略美鬚髯姿皃甚偉州郡表貢拜
中書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為高祖所知賞兼
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賾還拜通直郎轉中書
侍郎甚見顧遇常參坐席高祖因行藥至司空
府南見巒宅遣使謂巒曰朝行藥至此見卿宅
乃住東望德館情有依然巒對曰陛下移構中

京方建無窮之業臣意在與魏升降寧容不務
永年之宅高祖謂司空穆亮僕射李沖曰巒之
此言其意不小有司奏策秀孝詔曰秀孝殊問
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後兼黃門郎從
征漢北巒在新野後至高祖曰伯玉天迷其心
鬼惑其慮守危邦固逆主乃至如此巒曰新野
既摧眾城悉潰唯有伯玉不識危機平殄之辰
事在旦夕高祖曰至此以來雖未擒滅城隍已
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為露布耳

尋除正黃門兼御史中尉瀛州大中正遷散騎
常侍兼尚書世宗初巒奏曰臣聞昔者明王之
以德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寶然粟帛安國
育民之方金玉是虛華損德之物故先皇深觀
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雕鏤所珍在素
不務奇綺至乃以紙絹為帳扆銅鐵為轡勒訓
朝廷以節儉示百姓以憂務日夜孜孜小大必
慎輕賤珠璣示其無設府藏之金裁給而已更
不買積以費國資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

疆清晏遠通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賈交入諸
所獻貿倍多於常雖加以節約猶歲損万計珍
貨常有餘國用恒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
以支歲自今非為要須者請皆不受世宗從之
尋正尚書常侍如故蕭衍梁秦二州行事夏侯
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
諸軍事假鎮西將軍進退徵攝得以便宜從事
巒至漢中白馬已西猶未歸順巒遣寧遠將軍
楊舉統軍楊衆愛氾洪雅等領卒六千討之軍

鋒所臨賊皆款附唯補谷戍主何法靜據城拒
守懸等進師討之法靜奔潰乘勝追奔至關城
之下蕭衍龍驤將軍門城流雜戍李侍叔逆以
城降蕭衍輔國將軍任僧幼等三十餘將率南
安廣長東洛大寒武始除口平溪桶谷諸郡之
民七千餘戶相繼而至蕭衍平西將軍李天賜
晉壽太守王景胤等擁衆七千屯據石亭統軍
韓多寶等率衆擊之破天賜前軍趙臘擒斬一
千三百遣統軍李義珍討晉壽景胤宵遁遂平

之詔曰巒至彼須有板官以懷初附高下品第
可依征義陽都督之格也拜巒使持節安西將
軍梁秦二州刺史蕭衍巴西太守龐景民恃遠
不降巒遣巴州刺史嚴玄思往攻之斬景民巴
西悉平蕭衍遣其冠軍將軍孔陵等率衆二万
屯據深坑冠軍將軍曾方達固南安冠軍將軍
任僧褒輔國將軍李畎戍石同巒統軍王足所
在擊破之梟衍輔國將軍樂保明寧朔將軍李
伯度龍驤將軍李思賢賊遂保回車柵足又進

擊衍輔國將軍范峻自餘斬獲殆將万數孔陵
等收集遺衆奔保梓潼足又破之斬衍輔國將
軍符伯度其殺傷投溺者万有餘人開地定民
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
縣戍遂逼涪城巒表曰揚州成都相去万里陸
途既絕唯資水路蕭衍兄子淵藻去年四月十
三日發揚州今歲四月四日至蜀水軍西上非
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
連反叛鄧元起攻圍資儲散盡倉庫空竭今猶

未復兼民人喪膽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淵藻是蠢劇少年未洽治務及至益州便戮鄧元起曹亮宗臨戎斬將則是駕馭失方范國惠津渠退敗鎖執在獄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旣不厭民望多行殘暴民心離解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劍閣今旣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四可圖也昔劉禪據一國之地姜維爲佐鄧艾旣出綿竹彼卽

投降及苻堅之世楊安朱彤三月取漢中四月至涪城兵未及州仲孫逃命桓温西征不旬月而平蜀地昔來恒多不守況淵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剋涪城淵藻復何宜城中坐而受困若其出鬬庸蜀之卒唯便刀矟弓箭至少假有遥射弗至傷人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攻昧侮亡春秋明義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混一伏惟陛下纂武文之業當必世之期跨中州之饒兼

甲兵之盛淸蕩天區在於今矣是以踐極之初壽春馳款先歲命將義陽剋闢淮外謐以風淸荆沔於焉肅晏方欲偃甲息兵俟機而動而天贊休明時來斯速雖欲靖戎理不獲已至使道遷歸誠漢境佇援臣以不才屬當戎寄內省文吏不以軍謀自許指臨漢中惟規保疆守界事屬艱途東西寇竊上憑國威下仗將士邊帥用命頻有薄捷藉勢乘威經度大劍旣剋南安據彼要險前軍長邁已至梓潼新化之民翻然懷

惠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爲爾稽緩懼失民心則更爲寇今若不取後圖便難輒率愚管庶幾殄剋如其無功分受憲坐且益州殷實戶餘十萬比壽春義陽三倍非可乘可利實在於茲若朝廷志存保民未欲略臣之在此便爲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志若賊敢闚闟觀機翦撲如其無也則安民保境以悅邊心子蜀之舉更聽後敕方將席卷岷蜀電掃西南何得辭以戀親中途告退宜勗

令國務中高略巒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
萬衆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資力
故也況臣才絶古人智勇又闕復何宜請二萬
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
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剋
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
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戶
數萬朝廷豈得不守之也若守也直保境之兵
則已一萬臣今請二萬伍千所增無幾又劍閣

天險古來所稱張載銘云世亂則逆世清斯順
此之一言良可惜矣臣誠知征戎危事不易可
爲自軍度劍閣以來鬢髮中白憂慮戰懼寧可
一日爲心所以勉強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
恐辜先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頻
有陳請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
若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
外無援軍孤城自守復何能持久哉臣今欲使
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作萬全之計然後圖彼

得之則大剋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離一
千四百去州迢遞恒多生動昔在南之日以其
統綰勢難故增立巴州鎭靜夷獠梁州藉利因
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五三族落雖
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學箋啓往往可觀冠帶
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能仕進至於
州綱無由厠迹巴境民豪便是無梁州之分是
以鬱快多生動靜比建議之始嚴玄思自號巴
州刺史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一千戶

餘四萬若彼立州鎭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
江已還不復勞征自爲國有世宗不從又王足
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巒既剋巴西遣軍主李
仲遷守之仲遷得蕭衍將張法養女有美色甚
惑之散費兵儲專心酒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
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降
衍將譙希遠巴西遂沒武興氐楊集起等反叛
巒遣統軍傅豎眼討平之語在豎眼傳巒之初
至漢中從容風雅接豪右以禮撫細民以惠歲

餘之後頗因百姓去就誅滅齊民籍為奴婢者
二百餘口兼商販聚斂清論鄙之徵授度支尚
書時蕭衍遣兵侵軼徐兗緣邊鎮戍相繼陷沒
朝廷憂之乃以巒為使持節都督東討諸軍事
安東將軍尚書如故世宗勞遣巒於東堂曰蕭
衍寇邊旬朔滋甚諸軍舛互規致連戍陷沒宋
魯之民尤罹湯炭誠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
違然東南之寄非將軍莫可將軍其勉建殊績
以稱朕懷自古忠臣亦非無孝也巒對曰賊雖

送死連城犬羊衆盛然逆順理殊滅當無遠況
臣仗陛下之神算奉律以摧之平殄之期可指
辰而待願陛下勿以東南為慮世宗曰漢祖有
云金吾擊鄗吾無憂矣今將軍董戎朕何慮哉
先是蕭衍輔國將軍蕭及先率衆二萬寇陷固
城冠軍將軍魯顯文驍騎將軍相文玉等率衆
一萬屯於孤山衍將角念等率衆一萬擾亂龍
蒙土民從逆十室而五巒遣統軍樊魯討文玉
別將元恒攻固城統軍畢祖朽討角念樊魯大

破文玉等追奔八十餘里斬首四千餘級元恒
又破固城畢祖朽復破念等兗州悉平巒破賊
將藍懷恭於睢口進圍宿豫而懷恭等復於淮
南造城規斷水陸之路巒身率諸軍自水南而
進遣平南將軍楊大眼從北逼之統軍劉思祖
等夾水造筏燒其船舫衆軍齊進拔柵填塹登
其城火起中流四面俱燒仍陷賊城俘斬數萬
在陳別斬懷恭擒其列侯列將直閣直後三十
餘人俘斬一万宿豫既平蕭昞亦於淮陽退走

二戍獲米四十餘萬石世宗賜巒璽書曰知大
龕醜虜威振賊庭淮外霧披徐方卷壒王略遠
恢混一維始公私慶泰何快如之賊衍此舉實
為傾國比者宿豫陷沒淮陽嬰城凶狡偷張規
抗王旅將軍忠規協著火烈霜摧電動岱陰風
掃沂嶧遂令逋誅之寇一朝殲夷元鯨大憝千
里折首殊勳茂捷自古莫二但揚區未安餘燼
宜盪秉勝掎角勢不可遺便可率厲三軍因時
經略申威東南清彼江介忘此彷勞用圖永逸

進退現度委之高算又詔巒曰淮陽宿豫雖已
清復梁城之賊猶敢聚結事宜乘勝幷勢摧殄
可率二萬之衆渡淮與征南犄角以圖進取之
計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又詔巒
帥衆會之巒表曰奉被詔旨令臣濟淮與征南
犄角乘勝長驅實是其會但愚懷所量竊有未
盡夫圖南因於積風伐國在於資給用兵治戎
須先計校非可抑爲必勝幸其無能若欲掠地
誅民必應萬勝如欲攻城取邑未見其果得之

則所益未幾不獲則虧損必大蕭衍傾竭江東
爲今歲之擧疲兵喪衆大敗而還君臣失計取
笑天下雖野戰非人敵守城足有餘今雖攻之
未易可剋又廣陵懸遠去江四十里鍾離淮陰
介在淮外假其歸順而來猶恐無糧難守況加
攻討勞兵士乎且征南軍士從戎二時疲敝死
病量可知已雖有乘勝之資懼無遠用之力若
臣之愚見謂宜修復舊戍牢實邊方息養中州
擬之後擧又江東之釁不患久無直須待機謂

爲勝計詔曰濟淮犄角事如前勑何容猶爾盤
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經略之宜聽征南至要
巒又表曰蕭衍侵境久勞王師今者奔走實除
邊患斯由靈贊皇魏天敗寇豎非臣等弱劣所
能尅勝若臣之愚見今正宜修復邊鎭俟之後
動且蕭衍尚在凶身未除螳蜋之志何能自息
唯應廣備以待其來實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
困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能爲得失之
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入其內地出其不備或

未可知正欲屯兵蕭密餘軍猶自在彼欲言無
糧運船復至而欲以八十日糧圖城者臣未之
前聞且廣陵任城可爲前戒豈容今者復欲同
之今若往也彼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
非可塡塞空坐至春則士自敝若遣臣赴彼糧
何以致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取濟何
方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
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
無也必無尅狀若其不復臣言如何若信臣言

也願賜臣停若謂臣難行求田臣所領兵統悉
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且俗諺
云耕則問田奴絹則問織婢臣雖不武忝備征
將前宜可否頗實知之臣既謂難何容強遣詔
曰安東頻請罷軍遐回未往阻異戎規殊乖至
望士馬既殿無容停積宜務神速東西齊契乘
勝掃殄以赴機會巒累表求還世宗許之英果
敗退時人伏其識略初侍中盧昶與巒不平昶
與元暉俱世宗所寵御史中尉崔亮昶之黨也

昶暉令亮糾巒事成許言於世宗以亮為侍中
亮於是奏劾巒在漢中掠良人為奴婢巒懼為
昶等所陷乃以漢中所得巴西太守龐景民女
化生等二十餘口與暉化生等數人奇色也暉
大悅乃背昶為巒言於世宗云巒新有大功已
經赦宥不宜方為此獄也世宗納之高肇以巒
有剋敵之效而為昶等所排助巒申釋故得不
坐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
蕭衍遣其冠軍將軍齊苟仁率衆入據懸瓠

詔巒持節率羽林精騎以討之封平舒縣開國
伯食邑五百戶賞宿豫之功也世宗臨東堂勞
遣巒曰司馬悅不愼重門之戒智不足以謀身
匪直喪元隸賢乃大虧王略懸瓠密邇近畿東
南藩捍兼云(字闕一)公在彼憂慮尤深早生理不獨
立必遠引吳楚士民同惡勢或交兵卿文昭武
烈朝之南仲故令卿星言電邁出其不意卿言
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以平之巒對曰早生非
有深謀大智能構成此也但因司馬悅虐於百

姓乘衆怒而為之民為凶威所懾不得已而苟
附假蕭衍軍入應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擒
耳不能為害也早生得衍軍之援溺於利欲之
情必守而不走今王師若臨士民必翻然歸順
圍之窮城奔走路絕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
陛下不足垂慮世宗笑曰卿言何其壯哉深會
朕遣卿之意知卿親老頻勞於外然忠孝不俱
才宜救世不得辭也於是巒率騎八百倍道兼
行五日次於鮑口賊遣大將軍胡孝智率衆七

千去城二百逆來拒戰巒擊破孝智乘勝長驅
至於懸瓠賊出城逆戰又大破之因即渡汝既
而大兵繼至遂長圍之詔加巒使持節假鎮南
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征南將軍中山王英南
討三關亦次於懸瓠以後軍未至前寇稍多憚
不敢進乃與巒分兵掎角攻之衍將齊苟仁等
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即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
豫州平巒振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勞之曰卿
役不踰時克清妖醜鴻勳碩美可謂無愧古人

巒對曰此自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
何功之有世宗笑曰卿匪直一月三捷所足稱
奇乃存士伯欲功成而不處巒自宿豫大捷及
平懸瓠志行修正不復以財賄為懷戎資軍實
絲毫無犯遷殿中尚書加撫軍將軍延昌三年
暴疾卒年五十一巒才兼文武朝野瞻望上下
悼惜之詔賻帛四百匹朝服一襲贈車騎大將
軍瀛州刺史初世宗欲贈冀州黃門甄琛以巒
前曾劾己乃云瀛州巒之本邦人情所欲乃從

之及為詔乃云優贈車騎將軍瀛州刺史議
者琛淺薄謚曰文定
子遜字子言皃雖陋短頗有風氣解褐司徒行
參軍襲爵後遷國子博士本州中正因謁靈太
后自陳功名之子久抱沉屈臣父屢為大將而
臣身無軍功階級臣父唯為忠臣不為慈父靈
太后慨然以遜為長兼吏部郎中出為安遠將
軍平州刺史時土蕃多難暫出不進免孝莊初
除輔國將軍通直散騎常侍求道軍司討逆賊

劉舉於濮陽不剋還除散騎常侍加前將軍永
安二年坐受任元顥除名尋除撫軍將軍金紫
光祿大夫出帝時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孝靜
初以本官領營構典御加車騎將軍久之除大
司農卿與少卿馬慶哲至相糾訟遜競於財利
議者鄙之武定四年卒年五十六贈本將軍光
祿勳卿幽州刺史
子祖徵開府祭酒父喪未終謀反伏法
巒弟儒瀛州鎮遠府長史給事中

儒弟偉尚書郎中卒贈博陵太守子昕在文
苑傳
偉弟季彥
季彥弟晏字幼平美風儀博涉經史善談釋
老雅好文詠起家太學博士司徒東閤祭酒
世宗初爲與廣平王懷遊宴左遷鄭縣令未之
官除給事中遷司空主簿本州中正汝南王文
學稍遷輔國將軍司空長史兼吏部郎中以本
將軍出爲南兗州刺史徵爲大中大夫兼丞相

高陽王右長史尋以本將軍除滄州刺史爲政
清靜吏民安之孝昌中卒時年五十一贈征北
將軍尚書左僕射瀛州刺史謚曰文貞晏篤於
義讓初爲南兗州刺史例得一子解褐乃格其
孤弟子子慎年甫十二而其子已弱冠矣後爲
滄州復啓孤兄子昕爲府主簿而其子並未
從宦世人以此多之
子測武定末太子洗馬
測弟亢字子高頗有文學釋褐司空行參軍遷

廣平王開府從事中郎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於
蕭衍時年二十八還除平東將軍齊文襄王大
將軍府屬又轉中外府屬武定七年坐事死於
晉陽年三十四
瑩叔祖祐字宗祐少有學尚知名於時徵除著
作郎領樂良王傅後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劉
彧以將命之勤除建威將軍平原太守賜爵城
平男政清刑肅百姓安之卒年七十三
子産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爲時

所稱舉秀才除著作佐郎假員外常侍鄭縣子
使於蕭賾産仍世將命時人榮之後遷中書侍
郎俄遷太子中庶子卒年四十六朝廷嗟惜焉
贈建威將軍平州刺史樂城子謚曰定
祐從子虬字神虎少爲三禮鄭氏學明經有文
思舉秀才上第爲中書儀郎尚書殿中郎高祖
因公事與語問朝覲宴饗之禮虬以經對大合
上旨轉司徒屬國子博士高祖崩尚書令王肅
多用新儀虬往往折以五經正禮轉尚書右丞

從左丞多所糾正臺閣肅然時鴈門人有害母者八座奏轘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虬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今謀逆者戮及朞親害親者令不及子既逆甚梟獍禽獸之不若而使禋祀不絕遺育永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存三綱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不則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聽配匹盤庚言無令易種於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欲絕其類也奏入世宗從之尋除司徒右長

史遷龍驤將軍光祿少卿虬以在鄉遇患請假歸值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虬得一小船而渡漏而不沒時人異之母喪哀毀過禮為時所稱年四十九卒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謚曰威虬善與人交清河崔亮頓丘李平並與親善所作碑頌雜筆三十餘篇有二子

長子臧在文苑傳

臧弟子才武定末太常卿

虬從子策亦有才學卒於齊王儀同開府主簿

李平字曇定頓丘人也彭城王嶷之長子少有大度及長涉獵羣書好禮易頗有文才太和初拜通直散騎侍郎高祖禮之甚重頻經大憂居喪以孝稱後以例降襲爵彭城公拜太子中舍人遷散騎侍郎舍人如故遷太子中庶子平因侍從容請自效一郡高祖曰卿復欲以吏事自試也拜長樂太守政務清靜吏民懷之車駕南伐以平兼冀州儀同開府長史甚著聲稱仍除正長史太守如故未幾遷行河南尹豪右權貴

憚之世宗即位除黃門郎遷司徒左長史行尹如故尋以稱職正尹長史如故車駕將幸鄴平上表諫曰伏見己丑詔書爰軒鑾輅行幸有期鳳服龍驂剋駕近日將欲講武淇陽大習鄴魏馳驌驦於綠竹之區騁驊騜於漳滏之壤斯誠幽顯同忻人靈共悅臣之愚管竊有惑焉何者嵩京創構洛邑俶營雖年跨十稔根基未就代民至洛始欲向盡資產殫於遷移牛畜斃於輦運陵太行之險越長津之難辛勤備經得達京

閼富者猶損太半貧者可以意知兼歷歲從戎
不遑啟處自景明已來差得休息事農者未積
二年之儲築室者裁有數間之屋莫不肆力伊
瀍人急其務實宜安靜新人勸其稼穡令國有
九年之糧家有水旱之備若乘之以羈紲則所
廢多矣一夫從役舉家失業今復秋稼盈田禾
菽遍野鑾駕所幸騰踐必殷未若端拱中天坐
招四海耀武崧原禮射伊洛上萬無跋涉之勞
兆民有康哉之詠可不美歟不從詔以本官行

相州事世宗至鄴親幸平第見其諸子尋正刺
史加征虜將軍平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
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教之圖孔子
及七十二子於堂親為立讚前來臺使頗好侵
取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
示誡焉加平東將軍徵拜長兼度支尚書尋正
尚書領御史中尉冀州刺史京兆王愉反於信
都以平為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鎮北將軍
行冀州事以討之世宗臨式乾殿勞遣平曰愉

朕之元弟居不疑之地豺狼之心不意而發欲
上傾社稷下殘万姓大義滅親夫豈獲止周公
行之於古朕亦當行之於今委卿以專征之任
必令應期摧殄務盡經略之規勿虧推轂之寄
也何圖今日言及斯事因歔欷流涕平對曰臣
愉天迷其心構此梟悖陛下不以臣不武委以
總督之任今大宥既敷便應有征無戰脫守迷
不悟者當仰憑天威抑厲將士譬猶太陽之消
微露巨海之蕩熒燭天時人事滅在昭然如其

稽顙軍門則送之大理若不悛待戮則鳴鼓釁
鍾非陛下之事平進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
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俄而
乃定遂至冀州城南十六里以攻圍濟州軍拔
柵填塹未滿者數尺諸將合戰無利而還憚於
更進平親入行間勸以重賞士卒乃前大破逆
眾愉時墜馬乃有一人下馬授愉止而鬪死乘
勝逐北至於城門斬首數萬級遂圍城燒門愉
與百餘騎突門出走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

都八十里擒愉冀州平世宗遣兼給事黃門侍
郎祕書丞元梵宣旨慰勞徵還京師以本官領
相州大中正平先爲尚書令高肇侍御史王顯
所恨後顯代平爲中尉平加散騎常侍顯劾平
在冀州隱截官口肇又扶成其狀奏除平名延
昌初詔復官爵除其定冀之勳前來良賤之訟
多有積年不決平奏不問真僞一以景明年前
爲限於是爭訟止息武川鎮民飢鎮將任款請
貸未許擅開倉賑恤有司繩以費散之條免其

官爵平奏款意在濟人心無不善世宗原之遷
中書令尚書如故肅宗初轉吏部尚書加撫軍
將軍平高明彊濟所在有聲但以性急爲累尚
書令任城王澄奏理平定冀之勳請酬以山河
之賞靈太后乃封武邑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
百戶縑二千五百疋先是蕭衍遣其左游擊將
軍趙祖悅偷據西硤石衆至數萬以逼壽春鎮
南崔亮攻之未剋又與李崇乖貳詔平以本官
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

度諸軍東西州將一以稟之如有乖異以軍法
從事詔平長子奬以通直郎從賜平縑帛百段
紫納金裝衫甲一領賜奬縑布六十段絳衲襖
一領父子重列拜受家庭觀者榮之於是率步
騎二千以赴壽春平巡視硤石內外知其盈虛
之所嚴勒崇亮令水陸兼備剋期齊舉崇亮憚
之無敢乖互頻日交戰屢破賊軍安南將軍崔
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軍賊將王神念
昌義之等不得進救祖悅守死窮城平乃部分

攻之令崔亮督陸卒攻其城西李崇勒水軍擊
其東面然後鼓噪南北俱上賊衆周章東西赴
戰屠賊外城賊之將士相率歸附祖悅率其餘
衆固保南城通夜攻守至明乃降斬祖悅送首
於洛俘獲甚衆以功還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
侍將軍如故平還京師靈太后見於宣光殿賜
以金裝刀杖一口時南徐州表云蕭衍堰淮水
爲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爲不假兵力終自毀壞
及淮堰破靈太后大悅引群臣入宴勑平前賜

簡管肅宗手賜縑布百段熙平元年冬卒遺令
薄葬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帛七百
定靈太后爲舉哀於東堂贈侍中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烈公平自在度支至
於端副夙夜在公孜孜匪懈凡處機密十有餘
年有獻替之稱所製詩賦箴誄詠頌別有集録
平長子獎字遵穆襲容貌魁偉有當世才度自
太尉參軍事稍遷通直郎中書侍郎直閤將軍
吏部郎中征虜將軍遷安東將軍光祿大夫仍

吏部郎中又以本官兼尚書出爲撫軍將軍相
州刺史初元乂擅朝獎爲其執待頻居顯要靈
太后反政削除官爵孝莊初爲散騎常侍鎮東
將軍河南尹獎前後所歷皆以明濟著稱元顥
入洛顥以獎兼尚書右僕射慰勞徐州羽林及
城人不承顥旨害獎傳首洛陽出帝時獎故吏
通直散騎常侍宋游道上書理獎曰臣聞賞善
罰惡謂之二機有道存焉所貴不濫是以子產
無罪吳人痛之郤宛不幸國言未息故河南尹

李獎門居成里世擅名家有此良才是兼周用
自少及長忠孝爲心入朝出牧清明流譽襟懷
放暢風神爽發實廊廟之瑚璉社稷之楨幹往
歲北海竊據負衆當朝王公卿士俛眉從事而
獎闔門百口同居京洛餅被羈縶自拔無由託
使東南情存避難當時物論謂其得所然北海
未敗之日徐州刺史元孚爲其純臣莫之敢距
表啓相望遐邇唯命及皇輿返正神器斯復輕
薄之徒共生僥倖詭言要賞曲道求通濫及善

人稱爲己力若以獎受命賊朝語跡成罪便與
天下共當此責于時朝旨唯命免官亦既經恩
方加酷濫伊昔具臣比肩賊所身臨河上日尋
干戈時逢寬政任遇不改一介使人獨嬰斯戮
凡在有心孰不嗟悼前朝所以論功者見其邊
人且相慰悅其猶郭默生亂劉胤肆首事乃權
宜蓋非實録昔鄧艾下世段灼理其冤馬援物
故朱勃申其屈臣雖小人趣事君子有懷舊恩
義兼人故見其若此又欲陳辭含言未吐遂至

今日幽泉已閉墓樹成行内手捫心顧懷愧旣幸逢興聖理運唯新雖曰纂戎事同創革頻有大恩被於率土亡官失爵者悉蒙追復而奬雖木猶存牛車未改士感知己懷此無忘輕率管言干犯箪戮伏願天鑒賜垂矜覽加其贈秩慰此幽魂詔贈衛將軍兗州刺史

子搆襲武定末太子中舍人齊受禪爵例降

搆弟訓太尉騎曹參軍

奬弟諸字虔和風流閑潤博學有文辯當時才俊咸相欽賞襲父前爵彭城侯自太尉參軍歷尚書郎徐州北海王顥撫軍府司馬入為長兼中書侍郎崔光引為兼著作郎諳在史職無所歷意加輔國將軍相州大中正光祿大夫除金紫光祿大夫加衛將軍元顥入洛以為給事黃門侍郎顥敗除名乃為述身賦曰夫休咎相躡禍福相生籠蹙迷其兆聖達蔽其萌覽成敗於前迹料趣捨於人情咸爭途以走利罕外己以逃名達從車以載禍多覷馬以取刑豈知夫一

介獨往乃千乘所不能傾伊溥躬之悔吝無性命之淑靈稍休庸於祖武仰餘烈於家聲徒從師以下學之遊道於上京洎方年之四五實始筮之弱齡爰釋巾而從吏謬邀寵於時明彼[闕一字]之赫赫乃陋周而小漢帝文篤其成功我武治其未亂掩四奧而同軌穆三辰而貞觀咸北暢而武戢鼎南遷而文煥異人相趨於絳闕鴻生接武於儒館總群雅而同歸果方員而殊貫伊濫吹之所從初竊服於宰旅奉盛王之高義遊兔園而容與綴鴻鷺之末行連英髦之茂序及伯舅之西伐赫霓旗之東舉復奉役於前轅仍執羈於後距迫玄冬之暮歲歷關山之遐阻風激沙而破石雪浮河而漫野樂在志其無端悲涉物而多緒餞官車之晏駕毀乘轅而歸予𠒎排恩之在今自傍枝而禔福旣獻[闕一字]以命宗叨微躬於侯服禮空文於覲饗賦無征於湯沐思守位而匪懈每鼎居而自肅忽忝命於建禮遊丹綺之重複信茲選之為難乃上應於列

宿陽源猶且目先何稱仲治與太叔余生[闕一字]之
蕭散本寓名而仕好不存於吏法予嘗疎於
政理竟炎燭之不事徒博弈其賢已竊自託於
諸生頗馳騁於文史通人假其餘論士林察於
[闕一字]理乃妄涉於風流遂飾華於士子且以自託
[闕四字] 雖遁棲塵滓而賞許雲霞栖閑虛以
築館背城闕而爲家帶二學之高宇遠三市之
狹邪事雖儉而未陋製有度而不奢山隱勢於
復石水回流於激沙樹先春而動色草迎歲而

卷首傳五十三　三十九

發花座有清談之客門交好事之車或林嬉於
月夜或水宴於景斜尋雕章之腴旨咀文藝之
英華叢綠竹與丹藕薦朱李及甘瓜雖懃洛水
之名致有類金谷之譚譁聊自足於所好豈留
連於或號思網戒而旨反助身名於所蹈奉哲
后之淵猷讚崇麾於華輿豈千乘之足使感一
駟之相勞竟不留於三月因病滿而休告彼東
觀之清華乃任隆於載筆蔡一去而貽恨張再
遷而有述忝年短而激官司惇史於藏室懃班

子之繁麗微[闕四字]之簡實復通籍而延寵陪帝
扃之華寤信僕闕之所栖乃絲文之自出歷五
載而徘徊猶官命之不改謝能飛於無翼故同
滯於有待晚加秩於殘章乃[闕一字]號之斯在屬運
道之將季諒[illegible]履之無尋奄昇御於鼎湖忽流
哀於四海昔漢[illegible]之中微皇統於是三絕暨孝
昌之陵陂亦繼[闕一字]而禍結將小雅之詩廢復三
綱之道滅思蹈蹐於時昏獨沉吟於運閉遂退
處於窮里不外交於人世及數反於中興驅時

嘉靖八年補刊　卷首傳五十三　三十

雄而電逝餘耕取亂之權方乘轉圜之勢俄隙
開而守廢遂冠冕之毀裂彼膏原而塗野嗟
衛肝與嵇血何古今之一揆每治少而亂多虛
遁身於東掖貊寄迹於南羅時搜逃於[闕一字]阜仍
竄宿於巖阿首丘急於明發東路長其如何遠
登舟而鼓枻乃泝洛而汎河驚寸陰於不測競
征鳥於歸波時在所而放命連百萬於山東何
信都之巨猾若封豕與大風肆吞噬於鄰邑咸
邑爐而野空徑黎陽之冠聚造崖壘之氛隆躁

通川而鼎沸天交射於舟中備百羅於茲日諒
陳蔡之非窮乘虎口而獲濟陵陽侯而迅往得
投戀於濮陽實陶衛之舊墟望鄉村而佇立曾
不遥之河廣聞虜馬之夕嘶見胡塵之晝上王
略恢而廟勝車徒發而雷響府風師之猛氣張
天畢之曆綱我一鼓而冰銷俄氛祲之廓蕩昔
遂生之出奔覩亡徵於亂政及季子之來反乃
君立而位定伊吾人之蕞爾本無僕於衰盛忻
草茅而偃伏且優遊於辰夏復推斥於宦流

廷光華於璽命甫聞内侍之忝復奉優加之令
何金紫之陸離鬱貂玉之相映時權定之云初
尚民心之易擾何建武之明傑茂雄姿於天表
忽靈命之有歸藉親均而爭紹師出楚而飈發
旆陵江而雲矯闢閶闔之崢嶸端冕旒於億兆
神駕逝以流越翠華颺而繚繞茍命舛而數違
雖功深而祚夭時難忽然巳及綱羅周其四張
非五三之親暱罕狗節於漢陽彼百寮之冠帶
咸比面於西王矧忠踈而任遠亘身存而義亡

及衰居之反正振天綱於頹網墜大義以明罰
虛半列於周行乃褫帶而來反驅下澤於故鄉
採宿志以内求撫身途而自計不詭遇以邀合
豈釣名以干世獨浩然而任巳同虛舟之不繫
既未識其所以來亦豈知其所以逝於是得喪
同遣忘懷自深遇物栖息觸地山林雖因西浮
之迹何異東都之心顛自託於魚鳥永得性於
飛沉庶保此以獲沒不再罪於當今孝靜初遭
母憂還鄉里徵爲魏尹將軍如故以禪制未終

表辭朝議亦以爲優仍許其讓蕭衍求通和好
朝廷盛選行人以諧兼散騎常侍爲聘使主諧
至石頭蕭衍遣其主客郎范胥當接諧問胥曰
主客在郎官幾時胥答曰我本訓冑虎門適復
令任諧言國子博士不應左轉爲郎胥答曰特
爲應接遠賓故權兼耳諧言屈巳濟務誠得事
宜由我一介行人令卿左轉胥答曰自顧菲薄
不足對揚盛美豈敢言屈胥問曰今猶尚暖比
問當小寒於此諧答曰地居陰陽之正寒暑適

時不知多少胥曰所訪鄴下豈是測影之地諧
荅曰皆是皇居帝里相去不遠可得統而言之
胥曰洛陽既稱盛美何事遷鄴諧荅曰不常厥
邑于茲五邦王者無外所在關河復何所怪胥
曰殷人否危故遷相耿貴朝何爲而遷諧荅聖
人藏往知來相時而動何必俟於隆替胥曰金
陵王氣兆於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君臨萬
邦故宜在此諧荅曰帝王符命豈得與中國比
隆紫蓋黃旗終於入洛無乃自害也有口之說

乃是俳諧亦何足道蕭衍親問諧曰魏朝人士
德行四科之徒九有幾人諧對曰本朝多士義
等如林文武賢才布在列位四科之美非無其
人庸短造次無以備啓衍曰武王有亂臣十人
魏雖人物之盛豈得頓如卿言諧曰愚謂周稱
十人本舉佐命至於濟濟多士實是文王之詩
皇朝廊廟之才足與周人有競衍曰若爾文足
標異武有冠絕者便可指陳諧曰大丞相渤海
王秉文經武左右皇極畫一九州懸衡四海錄

尚書汝陽王元叔昭尚書令元世儁宗室之秀
綰政朝端左僕射司馬子如右僕射高隆之並
時譽民英勠力匡輔侍中高岳侍中孫騰勳賢
忠亮宣贊王猷自餘才美不可具悉衍曰故宜
輔弼幼主永固基業深不可言江南稱其才辯
使還除大司農卿加驃騎將軍轉祕書監遇偏
風廢頓武定二年卒年四十九時人悼惜之贈
驃騎大將軍衛尉卿齊州刺史所著文集別有
集錄行於世

長子嶷武定末司徒祭酒
嶷弟蒨尚書南主客郎
諧弟邕字脩穆幼而儁爽有逸才著作佐郎高
陽王雍友凡所交遊皆倍年儁秀才藻之美爲
時所稱年二十五卒贈鎮遠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文
史臣曰邢巒以文武才策當軍國之任內參機
務外寄折衝其緯世之器歟李平以高明幹略
效智於時出入當官功名克著蓋贊務之英也

列傳第五十三　魏書六十五

李崇　崔亮

李崇字繼長小名繼伯頓丘人也文成元皇后第二兄誕之子年十四召拜主文中散襲爵陳留公鎮西大將軍高祖初爲大使巡察冀州尋以本官行梁州刺史時巴氐擾動詔崇以本將軍爲荊州刺史鎮上洛勑發陝秦二州兵送崇至治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自然易帖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懷懼也高祖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當即帖然尋勒邊戍掠得蕭賾人者悉令還之南人感德仍送荊州之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治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以本將軍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始聞者撾鼓一通次復聞者以二爲節次後聞者以三爲節各擊數千槌

諸村聞鼓皆守要路是以盜發俄頃之間聲布百里之內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後例降爲侯改授安東將軍車駕南征驃騎大將軍咸陽王禧都督左翼諸軍事詔崇以本官副焉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權擾南北崇遣高平人卜冀州詐稱犯罪逃亡歸陸陸納之以爲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入爲河南尹後車駕南討漢陽崇行梁州刺史氐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蕭鸞相結詔崇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衆數萬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以襲群氐皆弃靈珍散歸靈珍衆減太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鷲峽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峽之口積大木聚礌石臨崖下之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乃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

多設疑兵襲克武興蕭鸞梁州刺史陰廣宗遣
參軍鄭猷王思考率衆援靈珍崇大破之并斬
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靈珍走奔漢中高
祖在南陽覽表大悅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
崇之功也以崇爲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本將
軍梁州刺史高祖手詔曰今仇隴剋清鎮捍以
德文人威惠既宣寔允遠寄故勑授梁州用寧
邊服便可善思經略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
所患悉令芟夷及靈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靈

珍遠遁世宗初徵爲右衛將軍兼七兵尚書尋
加撫軍將軍正尚書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
魯陽蠻柳北喜魯北燕等聚衆反叛諸蠻悉應
之圍逼湖陽游擊將軍李暉先鎮此城盡力捍
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爲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
事以討之蠻衆數萬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累
戰破之斬北燕等徙萬餘戶於幽并諸州世宗
追賞平氏之功封魏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東
荊州蠻樊安聚衆於龍山僭稱大號蕭衍共爲

脣齒遣兵應之諸將擊討不利乃以崇爲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征蠻諸軍事進號鎮南將軍
率步騎以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剋
捷生擒樊安進討西荊諸蠻悉降詔以崇爲使
持節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能否著賞罰之稱
轉中護軍出除散騎常侍征南將軍揚州刺史
詔曰應敵制變筭非一途救左擊右疾雷均勢
今朐山蟻寇久結未殄賊衍狡詐或生詭劫宜
遣銳兵備其不意崇可都督淮南諸軍事坐敦

威重遙運聲筭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
江西諸軍事刺史如故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
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
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並有隣證郡
縣不能斷崇曰此易知耳令二父與兒各在別
處禁經數旬然後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
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即號咷悲
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
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乃款引云先亡一

子故妄認之又 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思
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
絶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
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陽氏自
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
疑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
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 崇疑而停之密
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
僕住在此州去此三百比 有一人見過寄宿夜

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迹其由緒乃云是
流兵背役逃走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
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
脫矜愍爲往報告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
報所有資財當不愛惜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
官何晩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雇幾何當
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
求其少停當備財物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
曰爾弟逃亡何故 認他尸慶賓伏引更問蓋

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
女巫視之鞭笞一百 崇斷獄精審皆此類也時
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春城中有魚無數從
地湧出野鴨群飛入城與鵲爭巢五月大霖雨
十有三日大水入城屋宇皆没崇與兵泊於城
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
而已州府勸崇棄壽春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
恩忝守藩岳德薄招災致此大水淮南万里繫
于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

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
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桴筏隨高人規自
脫吾必守死此城幸諸君勿言時州人裴絢等
受蕭衍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
擊滅之崇以洪水爲災請罪解任詔曰卿居藩
累年威懷兼暢資儲豐溢足制勍寇然夏雨汎
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
復業便可繕甲積糧修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
綏懷之略也崇又表請解州詔報不聽是時非

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
在州凡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
向摧破號曰臥虎賊甚憚之蕭衍惡其久在淮
南屢設反間無所不至世宗雅相委重衍無以
措其姦謀衍乃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万戶郡公諸子皆爲縣侯欲以構崇崇表言
其狀世宗屢賜璽書慰勉之賞賜珍異歲至五
三親待無與爲比衍每歎息服世宗之能任崇
也肅宗踐阼褒賜衣馬及蕭衍遣其游擊將軍

趙祖悅襲據西硤石更築外城逼徙緣淮之人
於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泝淮
而上規取壽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
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戍皆被寇逼崇分遣諸
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百餘艘教之水戰以
待臺軍蕭衍霍州司馬田休等率衆寇建安崇
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
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
書勞勉許昌縣令兼紵麻戍主陳平玉南引衍

軍以戍歸之崇自秋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
將軍崔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夤於衍堰上
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乖角不相順赴乃以
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
[illegible]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硤石李神
水軍剋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語在平傳
朝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
如故衍淮堰未破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戍間
編舟爲橋北更立船樓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

籬至兩岸蕃板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
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覆大船東西竟水防賊
火栰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
州人號曰魏昌城崇累表解州前後十餘上肅
宗乃以元志代之尋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
事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儀同如故不行崇上
表曰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黌兩學盛自
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
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格言育青襟而敷

興式固能享國久長風徽萬祀者也故孔子稱
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此其盛矣
爰暨亡秦政失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首國無
黌序之風野有非時之役故九服分崩祚終二
世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文景已降禮樂復彰化
致昇平治幾刑措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
三本之盛莫不紛綸掩藹響流無已逮自魏晉
撥亂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遺文燦然方軌
前代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

徙馭嵩河光宅函洛模唐虞以革軌儀規周漢
以新品制列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使揖
讓之禮橫被於崎嶇歌詠之音聲溢於仄陋但
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
統曆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
戎馬生郊雖逮為山還停一簣竊惟皇遷中縣
垂二十祀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荊棘之林膠
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
塼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

雨稍侵漸致虧墜又府寺初營頗亦壯美然一
造至今更不修繕廳宇凋朽牆垣頹壞皆非所
謂追隆堂構儀形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
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
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
宗事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
以失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
矣酬之以祿如此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
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

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
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
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
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
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
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
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
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
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修此數條

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宇顯麗於中道發明令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妙含識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小緩苟使魏道熙緝元首唯康爾乃經營未爲晚也靈太后令曰省表具悉體國之誠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年和歲稔當勑有司別議經始除中書

監驃騎大將軍儀同如故又授右光祿大夫出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幽燕瀛四州諸軍事本將軍定州刺史儀同如故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驃騎儀同如故遷尚書令加侍中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受納辭訟必理在可推始爲下筆不徒爾收領也然性好財貨販肆聚歛家資巨萬營求不息子世哲爲相州刺史亦無清白狀鄴洛市鄽收擅其利爲時論所鄙蠕蠕主阿那瓌率衆犯塞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

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肅宗目而壯之朝廷莫不稱善崇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後北鎮破落汗拔陵反叛所在響應征北將軍臨淮王彧大敗於五原安北將軍李叔仁尋敗於白道賊衆日甚詔引丞相令僕尚書侍中黃門於顯陽殿詔曰朕比以鎮人搆逆登遣都督臨淮王克時除翦軍屆五原前鋒失利二將殞命兵士挫衂又武川乖防復陷凶手恐賊勢侵淫

寇逼恒朔金陵在彼夙夜憂惶諸人宜陳良策以副朕懷吏部尚書元脩義曰强寇充斥事須得討臣謂須得重貴鎮壓恒朔揔彼師旅備衞金陵詔曰去歲阿那瓌叛逆遣李崇令北征崇遂長驅塞北返旆榆關此亦一時之盛崇乃上表求改鎮爲州罷削舊貫朕于時以舊典難革不許其請尋李崇此表開諸鎮非異之心致有今日之事但既往難追聊復略論此耳朕以李崇國戚望重器識英斷意欲遣還崇行揔督三

軍揚旌恒朔除彼羣盜諸人謂可衛以不僕射
蕭寶夤等曰陛下以舊都在北憂慮金陵臣等
實懷悚息李崇德位隆重社稷之臣陛下此遣
實合羣望崇啓曰臣實無用猥蒙殊寵位妨賢
路遂充北伐徒勞將士無勳而還慙負聖朝於
今莫已臣以六鎮幽垂與賊接對鳴柝聲弦弗
離旬朔名差重於鎮謂實可悅彼心使聲教
日揚微塵去塞豈敢導此凶源開生賊意臣之
愆負死有餘責屬陛下慈寬賜全腰領今更遣

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所不敢辭但臣年七十
自惟老疾不堪敵場更願英賢收功盛日於是
詔崇以本官加使持節開府北討大都督撫軍
將軍崔暹鎮軍將軍廣陵王淵皆受崇節度
詔崇子光祿大夫神軌假平北將軍隨崇北討
崇至五原崔暹大敗于白道之北賊遂并力攻
崇崇與廣陵王淵力戰累破賊衆相持至冬乃
引還平城淵表崇長史祖瑩詐增功級盜沒軍
資崇坐免官爵 還以後事付淵後除徐州刺史

元法僧以彭城南叛時除安樂王鑒為徐州刺
史以討法僧為法僧所敗單馬奔歸乃詔復崇
官爵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會崇疾篤乃
以衛將軍安豐王延明代之改除開府相州刺
史侍中將軍儀同並如故孝昌元年薨於位時
年七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
史諡曰武康後重贈太尉公增邑一千戶餘如
故
長子世哲性輕率供奉豪侈少經征役頗在將

用自司徒中兵參軍超為征虜將軍驍騎將軍
尋遷後將軍為三關別將討群蠻大破之斬蕭
衍龍驤將軍文思之等還拜鴻臚少卿性傾巧
善事人亦以貨賂自達高肇劉騰之處勢也皆
與親善故世號為李錐肅宗末遷宗正卿加平
南將軍轉大司農卿仍本將軍又改授太僕卿
加鎮東將軍尋出為相州刺史將軍如故世哲
至州斥逐細人遷徙佛寺逼買其地廣興第宅
百姓患之崇北征之後徵兼太常卿御史高道

穆毀發其宅表其罪過後除鎮西將軍涇州刺史賜爵衛國子正光五年七月卒賻帛五百疋朝服一襲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子如故

世哲弟神軌爲父爵陳留侯自給事中稍遷員外常侍光祿大夫累出征討頗有將領之氣孝昌中爲靈太后寵遇勢傾朝野時云見幸帷幄與鄭儼爲雙特人莫能明也頻遷征東將軍武衛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常領中書舍人時相州

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武泰初蠻帥李洪扇動諸落伊闕已東至於鞏縣多被燒劫詔神軌爲都督破平之尒朱榮之向洛也復爲大都督率衆禦之出至河橋值北中不守遂便退還尋與百官俱迎於河陰仍遇害建義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空公相州刺史謚曰烈

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也父元孫劉駿尚書郎劉彧之僭立也彧青州刺史沈文秀阻兵叛之彧使元孫討文秀爲文秀所害亮母房氏攜亮依冀州刺史崔道固於歷城道固即亮之叔祖也及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內徙桑乾爲平齊民時年十歲常依季父幼孫居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而不往託李氏也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於市安能看人眉睫乎光言之於沖沖召亮與語因謂亮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論使人胷中

無復怵迫之念今遂亡本卿能記之不亮即爲誦之涕淚交零聲韻不異沖甚奇之迎爲館客沖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沖薦之爲中書博士轉議郎尋遷尚書二千石郎高祖在洛欲創革舊制選置百官謂群臣曰與朕舉一吏部郎必使才望兼允者給卿三日假又一日高祖曰朕已得之不煩卿輩也馳驛徵亮兼吏部郎俄爲太子中舍人遷中書侍郎兼

尚書左丞亮雖歷顯任其妻不免親事舂簸高祖聞之嘉其清貧詔帶野王令世宗親政遷給事黃門侍郎仍兼吏部郎領青州大中正亮自參選事壘將十年廉慎明決為尚書郭祚所委每云非崔郎中選事不辦尋除散騎常侍仍為黃門遷度支尚書領御史中尉自遷都之後經略四方又營洛邑費用甚廣亮在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億計又議修汴蔡二渠以通邊運公私賴焉侍中廣平王懷以母弟之親左右不遵憲

法勑亮推治世宗禁懷不通賓客者久之後因宴集懷恃親使忿欲陵突亮亮乃正色責之即起於世宗前脫冠請罪遂拜辭欲出世宗曰廣平麤疎向來又醉卿之所悉何乃如此也遂詔亮復坐令懷謝焉亮外雖方正內亦承候時情宣傳左右郭神安頗被世宗識遇以弟託亮亮引為御史及神安敗後因集禁中世宗令兼侍中盧昶宣旨責亮曰在法官何故受左右囑請亮拜謝而已無以上對轉都官尚書又轉七兵

領廷尉卿加散騎常侍中正如故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和詔亮馳驛安撫亮至劾昞處以大辟勞賚綏慰百姓怗然除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城北渭水淺不通船行人艱阻亮謂寮佐曰昔杜預乃造河梁況此有異長河且魏晉之日亦自有橋吾今決欲營之咸曰水淺不可為浮橋汎長無恆又不可施柱恐難成立亮曰昔秦居咸陽橫橋渡渭以像閣道此即以柱為橋今唯慮長柱不可得耳會天大雨山水暴至浮出長

木數百根藉此為用橋遂成立百姓利之至今猶名崔公橋亮性公清敏於斷決所在並號稱職三輔服其德政世宗嘉之詔賜衣馬被褥徵納其女為九嬪徵為太常卿攝吏部事肅宗初出為撫軍將軍定州刺史蕭衍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硤石詔亮假鎮南將軍齊王蕭寶夤鎮東將軍章武王融安南將軍並使持節都督諸軍事以討之靈太后勞遣亮等賜戎服雜物亮至硤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之賊復於

城外置二柵欲拒官軍亮焚柵擊破之殺三千餘人亮與李崇為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及李平至崇乃進軍共平硤石語在平傳靈太后賜亮璽書曰硤石既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遊魂此當易以立計擒翦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憑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掃蕩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度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長威降首者自加綏宥以之

為本任之雅算二三往使別宣以功進號鎮北將軍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奏亮臣以蕭衍將湛僧珍由道龍遊魂境內猶未收跡義之神念尚任梁城令都督崔亮權據下蔡別將元生郎往東岸與亮接勢以防橋道臣發引向堰舍人曹道至奉勑更有處分而亮已輒還京按亮受付東南推轂是託誠應憂國忘家致命為限而始屆汝陰盤桓不進暨到寇所停淹八旬

所營土山攻道並不克就指費粮力坐延歲序賴天威遠被士衆憤激東北騰上垂至北門而亮遲回仍不肯上臣逼以白刃甫乃登陟及平硤石宜聽處分方更肆其專恣輕輒還歸其所不糾法將焉寄按律臨軍征討而故留不赴者死又云軍還先歸者流軍罷先還尚有流坐況亮被符令停委棄而反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緣情據理咎深故留今處亮死上議靈太后令曰亮為臣不忠去留自擅既損威稜違我經

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幾庶茲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及平至京亮與爭功於禁中形於聲色尋除殿中尚書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為嗟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司空諮議劉景安書規亮曰殿

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
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
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
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
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
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之何反
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
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邀幸得爲
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況今朽老而居

帝難之任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
竭力不爲貽厥之累昨爲此格有由而然今已
爲汝所怪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
爲汝論之吾兼正六爲吏部郎三爲尚書銓衡
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
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
職此乃與天下群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
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
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

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闚
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
崛起不解書計唯可彍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
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效未曾操刀而使
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
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
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
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
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

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亦春秋罪我
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
知吾意焉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
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
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轉侍中太常卿尋
遷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時劉騰擅權亮託
妻劉氏傾身事之故頻年之中名位隆赫有識
者譏之轉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正光二年秋
疽發於背肅宗遣舍人問疾　亮上表乞解僕射

送所負荷及印綬詔不許尋卒詔給東園祕器
朝服一襲賻物七百段蠟三百斤贈使持節散
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
貞烈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爲八磨嘉其有濟
時用遂教民爲碾及爲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
穀水造水碾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用便之亮
有三子士安士和士泰並彊幹善於當世
士安歷尚書比部郎卒於諫議大夫贈左將軍
光州刺史無子弟士和以子乾耳繼

〔魏書傳五十四〕 一三三

乾耳武定中尚書都兵郎中
士和歷司空主簿通直郎從亮征硤石以軍勳
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西道行臺丕偷義左丞
行涇州事蕭寶夤反士和在關中寶夤選寮佐以爲督
府長史時莫折念生遣使詐降寶夤遣士和兼
度支尚書爲隴右行臺令入秦撫慰爲念生所
害
士泰歷給事中司空從事中郎諫議大夫司空
司馬肅宗末荆蠻侵斥以士泰爲龍驤將軍征
蠻別將事平以功賜爵五等男建義初遇害於
河陰贈都督青兗二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
刺史謚曰文肅
子肇師襲爵武定末中書舍人
亮弟敬默奉朝請卒於征虜長史贈南陽太守
子思韶從亮征硤石以軍功賜爵武城子爲冀
州別駕
敬默弟隱亂入青州州都亮以其賤出殊不經紀
論者譏焉

〔魏書傳五十四〕 二十四

亮從父弟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
與弟光伯雙生操業相伴特相友愛遂經吏部
尚書李沖讓官於光伯辭色懇至沖爲奏聞高
祖嘉而許之太和二十年以光韶爲司空行參
軍復請讓從叔和曰臣誠微賤未登讓品屬逢
唐朝恥無讓德和亦謙退辭而不當高祖善之
遂以和爲廣陵王國常侍尋勑光韶兼秘書郎
掌校華林御書肅宗初除青州治中後爲司空
騎兵參軍又兼司徒戶曹出爲濟州輔國府司

馬刺史高楨甚知之政事多委訪焉遷青州平
東府長史府解敕知州事光韶清直明斷民吏
畏愛之入為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
賦詩展意朝士屬和者數十人久之徵為司徒
諮議固辭不拜光韶性嚴毅聲韻抗烈與人平
談常若震厲至於兄弟議論外聞謂為忿怒然
孔懷雍睦人少逮之孝莊初河間邢杲率河北
流民十餘萬眾攻逼州郡刺史元儁憂不自安
州人乞光韶為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

齊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
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
之發使慰勞焉尋為東道軍司及元顥入洛自
河以南莫不風靡而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
議所從欣曰北海長樂俱是同堂兄弟今宗祏
不移我欲受赦諸君意各何如在坐之人莫不
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
拔本塞源以資讎敵賊臣亂子曠代少儔何但
大王家事所宜切齒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

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
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尋徵
輔國將軍廷尉少卿未至除太尉長史加左將
軍俄遷廷尉卿時秘書監祖瑩以贓罪被劾光
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尚書令臨淮
王彧吏部尚書李神儁侍中李彧並勢望當時
皆為瑩求寬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
未聞有一如何反為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
此永安末擾亂之際遂還鄉里光韶博學強辯

尤好理論至於人倫名教得失之間推而論之
不以一毫假物家足於財而性儉吝衣馬敝瘦
食味麤薄始光韶在都同里人王蔓於夜遇盜
害其二子孝莊詔黃門高道穆令加檢捕一坊
之內家別搜索至光韶宅綾絹錢布匱篋充積
議者譏其矯嗇其家資產皆光伯所營光伯亡
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貸錢數萬後送還之
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刺史元
弼前妻是光韶之繼室兄女而弼貪惏多諸不

法光韶以親情亟相非責弼銜之于時耶翔反於
州界弼誣光韶子通與賊連結囚其合家考掠
非理而光韶與之辯爭辭色不屈會樊子鵠為
東道大使知其見枉理出之時人勸令詣樊陳
謝光韶曰羊舌大夫已有成事何勞往也子鵠
亦歎尚之後刺史侯淵代下疑懼停軍益都謀
為不軌令數百騎夜入南郭劫光韶以兵脅之
責以謀略光韶曰凡起兵者須有名義使君今
日舉動直是作賊耳父老知復何計淵雖恨之

敬而不敢害尋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
起光韶以世道屯邅朝廷屢變閉門卻掃吉凶
斷絕誡子孫曰吾自謂立身無慚古烈但以祿
命有限無容希世取進在官以來不冒一級官
雖不達經為九卿且吾平生素業足以遺汝官
閑亦何足言也吾既運薄便經三娶而汝之兄
弟各不同生合葬非古吾百年之後不須合也
然贈謚之及出自君恩豈容子孫自求之也勿
須求贈若違吾志如有神靈不享汝祀吾兄弟

自幼及老衣服飲食未曾一片不同至於兒女
官婚榮利之事未嘗不先以推弟弟頃橫禍權
作松櫬亦可為吾作松棺使吾見之卒年七十
一孝靜初侍中賈思同申啓稱述光韶贈散騎
常侍驃騎將軍青州刺史
光韶弟光伯尚書郎青州別駕後以族弟休臨
州遂申牒求解尚書奏按禮始封之君不臣諸
父昆弟封君之子臣昆弟不臣諸父封君之孫
得盡臣計始封之君即是世繼之祖尚不得臣

況今之刺史既非世繼而得行臣吏之節執笏
稱名者乎檢光伯請解率禮不愆謂宜許遂成
明道敎靈太后令從之尋除北海太守有司以
其更滿依例奏代肅宗詔曰光伯自蒞海沂清
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
宜有甄錄可更申三年以厲風化後歷太傅諮
議參軍前廢帝時崔祖螭張僧皓起逆攻東陽
旬日之間衆十餘萬刺史東萊王貴平欲令光
伯出城慰勞兄光韶曰城民陵縱為日已久人

人恨之其氣甚盛古人有言衆怒如水火焉以此觀之今日非可慰諭止也貴平彊之光韶曰使君受委一方董攝萬里而經略大事不與國士圖之所共腹心皆趨走羣小既不能綏邊以杜其萌又不能坐觀待其衰挫威逼小家從爲無名之行若單騎獨往或見拘縶若以衆臨之勢必相拒敵懸見無益也貴平逼之不得已光伯遂出城數里城人以光伯兄弟羣情所繫慮人劫留防衛者衆外人疑其欲戰未及曉諭爲飛矢所中卒贈征東將軍青州刺史

子滔武定末殷州別駕

史臣曰李崇以風質英重毅然秀立任當將相望高朝野美矣崔亮既明達從事動有名迹於斷年之選失之逾遠救弊未聞終爲國蠹苟而已其若是乎光韶居雅仗正有國士之風矣

崔光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高祖賜名焉東清河鄃人也祖曠從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時水慕容氏滅仕劉義隆爲樂陵太守父靈延劉駿龍驤將軍長廣太守與劉彧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國軍慕容白曜之平三齊光年十七隨父徙代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太和六年拜中書博士轉著作郎與祕書丞李彪參撰國書遷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甚爲高祖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浩浩如黃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以參贊遷都之謀賜爵朝陽子拜散騎常侍黃門著作如故又兼太子少傅尋以本官兼侍中使持節爲陝西大使巡方省察所經述敘古事因而賦詩三十八篇還仍兼侍中以謀謨之功進爵爲伯光少有大度喜慍不見於色有毀惡之者必善言以報之雖見誣謗終不

川申曲　孫爲奴婢

後詔光[illegible]　[illegible]聞而嘉之
雖處機近曾不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贊大
政而已高祖每對羣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
若無意外咎譴二十年後當作司空其見重如
是又從駕破陳顯達世宗即位正除侍中初光
與李彪共撰國書太和之末彪解著作專以史
事任光彪尋以罪廢世宗居諒闇彪上表求成
魏書詔許之彪遂以白衣於秘書省著述光雖
領史官以彪意在專功表解侍中著作以讓彪

世宗不許遷太常卿領齊州大中正正始元年
夏有典事史元顯獻四足四翼雞詔散騎侍郎
趙邕以問光光表荅曰臣謹按漢書五行志宣
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軨中雌雞化為雄毛變
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
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
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
事為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
猶石顯也竟[illegible]　靈帝

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一身毛皆似
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
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
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
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
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
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
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
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

徵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眾多亦羣下
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
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
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闇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
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觀者也今
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
比者南境死亡千計白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
歿為怨傷之魂義陽屯師盛夏未返荊蠻狡猾
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往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縊

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
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之時司寇行戮君爲
之不舉陛下爲民父母所宜矜恤國重戎戰用
兵猶火內外怨敝易以亂離陛下縱欲忽天下
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營劬勞也誠
願陛下留聽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處左右節
其賞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以害之
又躬饗加牢宴宗或闕時應親肅郊廟延敬諸
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賑貧瘠簡

費山池減撤聲飲畫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芻
堯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
世宗覽之大悅後數日而茹皓等並以罪失伏
法於是禮光愈重加撫軍將軍二年八月光表
曰去二十八日有物出于太極之西序勑以示
臣臣按其形即莊子所謂蒸成菌者也又云朝
菌不終晦朔雍門周所稱磨蕭斧而伐朝菌皆
指言蒸氣鬱長非有根種柔脆之質凋殞速易
不延旬月無擬斧斤又多生墟落穢濕之地罕

起殿堂高華之所今極宇崇麗牆築工密糞朽
弗加沾濡不及而茲菌歘構厥狀扶疎此誠足異
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以爲敗亡之象
然懼而修德者咸致休慶所謂家利而怪先國
疾而妖豫是故桑穀拱庭太戊以昌雊雉集鼎
武丁用熙自比鵶鵲巢于廟殿梟鵩鳴於宮寢
菌生賓階軒坐之正準諸往記信可爲誡且東
南未靜兵革不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悴
莫此之甚承天子育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追

殷二宗感變之意側躬聳誠惟新聖道節夜飲
之忻彊朝御之膳養方富之年保金玉之性則
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四年秋除中書
令進號鎮東將軍永平元年秋將刑元愉妾李
氏羣官無敢言者勑光爲詔光逡巡不作奏曰
伏聞當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亂誠合
此罪但外人竊云李今懷妊例待分產且臣尋
諸舊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謂之虐刑桀紂之
主乃行斯事君舉必書義無隱昧酷而非法何

以宗後陛下春秋已長始有儲體皇子襁褓至
有夭失臣之愚識知無不言乞停來秋以俟育
孕世宗納之延昌元年春遷中書監侍中如故
二年世宗幸東宮召光與黃門甄琛廣陽王淵
等並賜坐詔光曰卿是朕西臺大臣今當為太
子師傅光起拜固辭詔不許即命肅宗出從者
十餘人勅以光為傅之意令肅宗拜光光又拜
辭不當受太子拜復不蒙許肅宗遂南面再拜
詹事王顯啟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畢拜光北

面立不敢荅拜唯西面拜謝而出於是賜光繡
綵一百匹琛淵等各有差尋授太子少傅三年
遷右光祿大夫侍中監如故四年正月世宗夜
崩光與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迎肅宗於東宮安
撫內外光有力焉帝崩後二日廣平王懷扶疾
入臨以母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哀慟禁內呼
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欲上殿哭大行又須
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無敢抗對者光獨
攘衰振杖引漢光武初崩太尉趙憙橫劍當階

推下親王故事辭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壯光
理義有據懷聲淚俱止云侍中以古事裁我我
不敢不服於是遂還頻遣左右致謝初永平四
年以黃門郎孫惠蔚代光領著作惠蔚首尾五
載無所厝意至是三月尚書令任城王澄表光
宜還史任於是詔光還領著作四月遷特進五
月以奉迎肅宗之功封光博平縣開國公食邑
二千戶七月領國子祭酒八月詔光乘步挽於
雲龍門出入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靈太

后臨朝之後光累表遜位于忠擅權光依附之
及忠稍被疏黜光并送章綬冠服茅土表至十
餘上靈太后優荅不許有司奏追于忠及光封
邑熙平元年二月太師高陽王雍等奏舉光授
肅宗經初光有德於靈太后語在于忠傳四月
更封光平恩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以朝陽伯
轉授第二子勗其月勅賜羊車一乘時靈太后
臨朝每於後園親執弓矢光乃表上中古婦人
文章因以致諫曰孔子云士志於道據於德依

於仁游於藝藝謂禮樂書數射御明前四業丈
夫婦人所同修者若射御唯主男子事不及女
古之賢妃烈媛母儀家國垂訓四海當教九宗
可秉道懷疑率遵仁禮是以漢后馬鄧術邁祖
考羊嬪蔡氏具體伯喈伏惟皇太后含聖履仁
臨朝闡化肅雍愷悌靖徽齊穆孝祀通於神祠
和風溢于區宇因時暇豫清暑林園遠覩姑射
眷言瞿相弦矢所發必中正鵠威靈遐暢義震
上下文武懾心左右悅目吾王不遊吾何以休

不窺重闈安見富美天情沖謙動容祗愧以爲
舉非蠶織事存無功豈謂應乾順民裁成輔相
者哉臣不勝慶幸謹上婦人文章錄一帙其集
具在內伏願以時披覽仰裨末聞息彎挾之勞
納閑拱之泰頤精養壽栖神翰林是秋靈太后
頻幸王公第宅光表諫曰禮記云諸侯非問疾
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不言王后
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
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並爲周

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嫁唁
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
爲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
爲宰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
之大節伯姬待姆安就炎燎樊姜俟命忍赴洪
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詠昨軒駕頻出幸馮翊君
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尚蒸衡蓋往還聖躬
煩倦豐廚嘉醴罄竭時羞上壽時帶限一觴方丈
卉踰百品旦及日斜接對不憩非謂順時而遊

奉養有度縱雲輦崇凉御筵安暢左右僕侍衆
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鉀在身蒙曝塵日汗流
雖致時飢渴餐飯不贍債爲假乘交費錢帛昔
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惑其事也伏惟皇太
后月靈炳曜坤儀挺茂誕育帝躬維興魏道德
踰文母仁邁和熹親以天至遠異莫間愛由其
固非俟虛隆紆屈鑾駕降臨閭里榮光帝京士
女藻悅白首之耋欣遇儀年青衿之童慶屬唐
日千載之所難一朝之爲易非至明超古忘驕

釋吝孰能若斯者哉魏元以來莫正斯浜與居
出入自當坦然豈同性嫌曲有矯避但帝族方
衍勳貴增遷祇請遂多將成暴弊陛下遵酌前
王貽厥後矩天下爲公億兆已任專薦郊廟止
決大政輔養神和簡息遊幸以德爲車以樂爲
御考仁聖之風爵治國之道則率土蒼蜀賴含生
仰悅矣臣過荷恩榮所知必盡嘿嘿唯唯愚竊
未敢輕陳狂瞽公貽憲坐神龜元年夏表曰
詩稱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又云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傳曰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
其道不恤其人是以書始稽古易本山火觀於
天文以察時變觀於人文以化成天下孟子闕一字
實臣張訓詳安世記篋於汾南伯山抱卷於河
右元始孤論芥漢帝之坐孟皇序字懸魏王之
帳前哲之寶是墳籍珍愛分篆猶若此之至也
刻廼聖典鴻經炳勒金石理爲國楷義成家範
迹實世模事則人紀千載之格言百王之盛烈
而令焚荒汙毀積榛棘而弗掃爲鼪鼬之所栖

宿萱豎之所登踞者哉誠可爲痛心疾首搢紳
泥朊伏惟皇帝陛下孝敬日休自天縱睿聖
初學儒業方熙皇太后欽明懋淑臨制紘
道重教留神翰林將披雲臺而問禮拂蘿以
招賢誠宜遠開闕里清彼孔堂而使近在城闉
而接宮廟蓄校爲墟子衿永替豈所謂建國君
民教學爲先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也尋石經之
作起自炎劉繼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
末向二十紀矣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

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
發掘基蹠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尚可補復
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剝撤播麥
納菽秋春相因闕字生蒿杞時致火燎由是經石
彌滅文字增缺職忝胄教參掌經訓不能繕修
頹墜興復生業倍深慙恥今求遣國子博士一
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
料閱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
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

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補治之於後靈太后廢遂寢二年八月靈太后幸永寧寺躬登九層佛圖光表諫曰伏見親昇上級佇蹕表剎之下祇心圖構誠為福善聖躬玉趾非所踐陟臣庶恇惶竊謂未可按禮記為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古賢有言衆畫失於廟堂大人厭於中野漢書上欲西馳下峻坂爰盎攬轡停輿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如有車敗馬驚奈高廟太后何又云上酎祭廟出欲御樓船薛廣德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以血汙車輪樂正子春曾參弟子亦稱至孝因曰謹慎堂基不過一尺猶有傷足之愧永寧累級閣道回隘以柔懦之寶體乘至峻之重峭万一差跌千悔何追禮將祭宗廟必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然後入祀神可得而通今雖容像未建已為神明之宅方加雕繢飾麗丹青人心所祇銳觀滋甚登者既

多升與懷若面縱一人之身恒盡誠潔豈左右宮妾各竭虔仰不可獨昇必有僕侍懼或忘慎非飲酒如簞而已昨風霾暴興紅塵四塞白日晝昏特可驚畏春秋宋衛陳鄭同日而災伯姬待姆致焚如之禍去皇興中青州七級亦號崇壯夜為上火所焚雖梓慎裨竈之明尚不能逆覩端兆變起倉卒預備不虞天道幽遠昔賢誠墟墓必哀廟社致敬望墳懷慟入門登悚適墓不登壟木有昇陟之事傳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其下無天地先祖之神故可得而乘也內經寶塔高華堪室千萬唯盛言香花禮拜豈有登上之義獨稱三寶階從上而下人天交接兩得相見超世奇絕莫可而擬恭敬拜跽悉在下級遠存矚眺周見山河因其所眄增發嬉笑未能級級加虔步步崇慎徒使京邑士女公私湊集上行下從理勢以然迄於無窮豈長世競皆恭一登而可抑斷哉蓋心信為本形敬乃末靈貞輕根靖寔躁君恭已正南面者豈宜乘峻極可

衙扉島階今經始既就子來自勸基構已興剛紛
漸起紫山華臺郎其宮也伏願息躬親之勞廣
風靡之化因立制防遊之條限以過者汙之歸
清穆下竭肅穆之誠上展瞻仰之敬勿踐勿履
顯固億齡融教闡悟不其博歟九月靈太后幸
嵩高光上表諫曰伏聞明后當親幸嵩高往還
累宿鑾遊近旬存省民物誠足為善雖漸農隙
所獲栖畝飢貧之家指為珠玉遺秉滯穗莫不
寶惜步騎萬餘來去經踐駕輦雜逕競騖交馳

魏傳五十五　二四　胡孔刊

縱加禁護猶有侵耗士女老幼微足傷心秋末
久旱塵壤委深風霾一起紅埃四塞轘轅關峭嶮
山路危狹聖駕清道常務萬安乘履澗壑蒙犯
霜露出入半旬逵越數百飄飆彌日仰虧和豫
七廟上靈容或未許億兆下心寔用悚慄且蠶
蟄節遠昆蟲布列螺𧊒之類盈於川原車馬轢
蹈心有類殺慈矜好生慮無未測誠恐微之
議將謂為福興罪斯役困於穢從牙寒於貨
乘供頓候迎公私擾費廚兵幕士衣履敗穿晝

暗夜淒囧所覆藉監帥驅捶泣呼相望霜旱為
災所在不稔飢饉薦臻方成儉敝為民父母所
宜存恤靖以撫之猶懼離散乃於收斂初辰致
此行舉自近及遠交興怨嗟伏願遠覽虞舜之
巳無為近遵老易不出之旨臨罷劬勞形之遊息省
財之駕動循典防納諸軌儀委司責成寄之耳
目人神幸甚朝野抃悅靈太后不從正光元年
冬賜光八杖衣服二年春肅宗親釋奠國學光
執經南面百寮陪列司徒京兆王繼頻上表以

魏書傳五十五　十五

位讓光三月以光為司徒侍中國子祭酒領
著作如故光表固辭歷年終不肯受食獲禿
鶖鳥於宮內詔以示光光表曰蒙示十四日所
得大鳥此即詩所謂有鶖在梁解云禿鶖也貪
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殿庭昔魏氏黃初中
有鵜鶘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
子近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
管寧者也臣聞野物　古人以為　晉定以
張　爲

至誠況乎親入宮禁為人所獲方被畜養晏然不以為懼準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饑養之禽必資魚肉菽麥稻粱時或餐啄一食之費容過斤鎰今春夏陽旱穀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為民父母撫之如傷豈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死國滅可為寒心陛下學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詠其言行違其道誠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賢消災集慶放無用之物委之川澤取樂琴

書頤養神性肅宗覽表大悅即棄之池澤詔召光與安豐王延明議定服章三年六月詔光乘步挽至東西上閤九月進位太保光又固辭光年耆多務疾病稍增而自強不已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四年十月肅宗親臨省疾詔斷賓客中使相望為止聲樂罷諸遊眺拜長子勵為齊州刺史十一月疾甚勑子姪等曰諦聽吾言聞曾子有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啓予手啓予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

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以吾之故並得名位勉之勉之以死報國脩短命也夫復何言速可送我還宅氣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薨年七十三肅宗聞而悲泣中使相尋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六十萬布一千匹蠟四百斤大鴻臚監護喪事車駕親臨撫屍慟哭御輦還宮流涕於路為減常膳言則追傷每至光坐講讀之處未曾不改容悽悼五年正月贈太傅領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冀州刺史侍中

如故又勑加後部鼓吹班劍依太保廣陽王故事謚文宣公肅宗祖喪建春門外望輀哀感儒者榮之初光太和中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為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為十二次詩以報光光又為百三郡國詩以答之國別為卷為百三卷焉光寬和慈善不逆於物進退沉浮自得而已常慕胡廣黃瓊之為人故為氣槩者所不重始領軍于忠以光舊德甚信重焉每事籌決光亦傾身事之元叉於光亦深宗敬及郭祚裴植見殺

清河王懌遇禍光隨時俛仰竟不匡救於是天
下譏之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啓其女壻彭城
劉敬徽云敬徽爲荊州五龍戍主女隨夫行常
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爲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
京師肅宗許之時人比之張禹光初爲黃門則
讓宋弁爲中書監讓汝南王悅爲太常讓劉芳
爲少傅讓元暉穆紹甄琛爲國子祭酒讓清河
王懌任城王澄爲車騎儀同讓江陽王繼又讓
靈太后父胡國珍皆顧望時情議者以爲矯飾

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逾甚終日怡怡未曾
恚忿曾於門下省晝坐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
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讚詠詩頌者
數十人每爲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
常數百人即爲二經義疏三十餘卷識者知其
疎略以貴重爲後坐（疑）於講次凡所爲詩賦銘
贊誄頌表啓數百篇五十餘卷別有集光十一
子勵勗勔勸劼勉勍劭勳勉
勵字彥德器學才行最有父風舉秀才中軍彭

城王參軍秘書郎中以父光爲著作固辭不拜
歷員外郎騎侍郎太尉記室散騎侍郎以繼母
憂去職神龜中除司空從事中郎正光二年拜
中書侍郎領軍將軍元乂爲明堂大將以勵爲
長史與從兄鴻俱知名於世四年十月父光疾
甚詔拜征虜將軍齊州刺史以父寢疾衣不解
帶及光薨肅宗每加存慰五年春光葬於本鄉
又詔遣主書張文伯宣弔焉孝昌元年十二月
詔除太尉長史仍爲齊州大中正襲父爵建義

初遇害河陰時年四十八贈侍中衛將軍儀同
三司青州刺史
子挹襲武定末太尉屬齊受禪爵例降
挹弟損儀同開府主簿
勗武定末征虜將軍安州刺史朝陽伯齊受禪
例降
勔字彥儒亦有父風司空記室通直散騎侍郎
寧遠將軍清河太守帶槃陽鎮將爲逆賊崔景
安所害贈征虜將軍齊州刺史

子權太尉參軍事
勍武定中中書郎
光弟敬友本州治中頗有受納御史案之乃與
守者俱逃後除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母憂不拜
敬友精心佛道晝夜誦經免喪之後遂菜食終
世恭寬接下修身厲節自景明已降頻歲不登
飢寒請丐者皆取足而去又置逆旅於肅然山
南大路之北設食以供行者延昌二年二月卒
年五十九

子鴻字彥鸞少好讀書博綜經史太和二十年
拜彭城王國左常侍景明三年遷員外郎兼尚
書虞曹郎中勑撰起居注遷給事中兼祠部郎
轉尚書都兵郎中詔太師彭城王勰以下公卿
朝士儒學才明者三十人議定律令於尚書上
省鴻與光俱在其中時論榮之永平初豫州城
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據懸瓠叛詔鎮南將
軍邢巒討之以鴻為行臺鎮南長史徙三公郎
中加輕車將軍遷員外散騎常侍領郎中延昌

二年將大考百寮鴻以考令於體例不通乃建
議曰竊惟王者為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
揚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昇夕進
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閡以（字闕）寮等位者哉
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此職
或超騰昇陟數歲而至公卿或長兼試守稱允
而遷進者披卷則人人而是舉目則朝貴皆然
故能時收多士之譽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
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

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
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黃龔儒學如王鄭
史才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
流所攀選曹亦抑為一槩不曾甄別琴瑟不調
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世宗不從三
年鴻以父憂解任甘露降其廬前樹十一月世
宗以本官徵鴻四年復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
庭樹復加中堅將軍常侍領郎如故遷中散大
夫高陽王友仍領郎中其年為司徒長史正光

元年加前將軍修高祖世宗起居注光撰魏史徒有卷目初未考正闕略尤多每云此史會非我世所成但須記錄時事以待後人臨薨言鴻於肅宗五年正月詔鴻以本官修緝國史孝昌初拜給事黃門侍郎尋加散騎常侍齊州大中正鴻在史甫爾未有所就尋卒贈鎮東將軍度支尚書青州刺史鴻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孑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於外世宗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於機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既未訖迄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曰臣

聞帝王之興也雖誕應圖籙然必有驅除蓋所以翦彼厭政成此樂推故戰國紛紜年過十紀而漢祖夷殄群豪開四百之業歷文景之懷柔纂夏世宗之奮揚威武始得涼朔同文牂越一軌於是談遷感漢德之盛痛諸史放絶乃鈐括舊書著成太史所謂緝茲人事光彼天時之義也昔晉惠不競華戎亂起三帝受制於姦臣二皇晏駕於非所五都蕭條鞠爲煨燼趙燕既爲長蛇遼海緬成殊域窮兵銳進以力相雄中原無主八十餘年遺晉僻遠勢略孤微民殘兵革靡所歸控皇魏龍潛幽代世篤公劉內修德政外抗諸僞并冀之民懷寶之士繦負而至者日月相尋雖邠歧之赴太王謳歌之歸西伯實可同年而語矣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運應天順民龍飛受命太宗必世重光業隆玄默世祖雄才叡略闡曜威靈農戰兼修掃清氛穢歲垂四紀而寰宇一同儋耳文身之長卉服斷髮之酋莫不請朔率職重譯來庭隱愍

鴻濟之澤三樂擊壤之歌臣竊然得陶然鼓腹
欣於堯舜之世自晉永寧以後雖所在稱兵競
自尊樹而能建邦命氏成為戰國者十有六家
善惡興滅之形用兵乖會之勢亦足以垂之將
來昭明勸戒但諸史殘缺體例不全編錄紛謬
繁略失所宜審正不同定為一書伏惟高祖以
大聖應期欽明御運合德乾坤同光日月建格
天之功創不世之法開鑿生民惟新大造陛下
以青陽繼統叡武承天應符屈已則道高三五

顧神至境則洞彼玄宗剖判百家斟酌六籍遠
邁石渠美深白虎至如導禮革俗之風昭文變
性之化固以感彼禽魚移茲寒暑而況愚臣沐
浴太和懷音正始而可不勉彊難革之性砥礪
木石之心哉誠知敏謝允南才非承祚然國志
史考之美竊亦輒所庶幾始自景明之初搜集
諸國舊史屬遷京甫爾率多分散求之公私驅
馳數歲又臣家貧祿薄唯任孤力至於紙盡書
寫所資每不周接暨正始元年寫乃向備謹於

吏按之暇草構此書區分時事各繫本錄破彼
異同凡為一體約損煩文補其不足三豕五門
之類一事異年之流皆稽以長曆考諸舊志刪
正差謬定為實錄商校大略著春秋百篇至三
年之末草成九十五卷唯常璩所撰李雄父子
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繕成輟筆私求
七載于今此書本江南撰錄恐中國所無非臣
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
有但不得此書懼簡略不成久思陳奏乞敕緣

邊求採但愚賤無因不敢輕輒散騎常侍太常
少卿荊州大中正臣趙邕忽宣明旨敕臣送呈
不悟九皋微志乃得上聞奉敕欣惶慶懼兼至
今謹以所訖者附臣邕呈奏臣又別作序例一
卷年表一卷仰表皇朝統括大義俯明愚臣著
錄微體徒竊慕古人立言美意文致疏鄙無一
可觀簡御之日伏深慚悸鴻意如此然自正光
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
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相傳讀亦以光故

執事者遂不論之鴻經綜既廣多有違謬至如
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以為改在元年太
宗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固鴻又以為事在
元年太常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亦以為滅
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子子元祕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曰臣亡
考故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
中正鴻不殞家風式纘世業不古學克明在茲必
鏡多識前載博極群書史才富洽號稱籍甚年

止壯立便斐然懷著述之意正始之末任屬記言
撰緝餘暇乃刊著趙燕秦夏涼蜀等遺載為之
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草構悉了唯有李雄
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未成去正光三
年購訪始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十六國
名為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為備悉未曾
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儻或淺
陋不回睿賞乞藏秘閣以廣異家子元後謀反
事發逃竄會赦免尋為其叔鵾所殺

光從祖弟長文字景翰少亦徙於代都聰敏有
學識太和中除奉朝請遷洛拜司空參軍事營
構華林園後兼員外散騎常侍為宕昌使王還
授給事中本國中正尚書庫部郎正始中大修
器械為諸州造仗部使齊州太原太守雍州撫
軍府長史以廉慎稱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轉
太府少卿丞相高陽王雍諮議參軍太中大夫
永安中以老拜征虜將軍平州刺史還家專讀
佛經不關世事年七十九天平初卒贈使持節

征東將軍齊州刺史諡曰貞
子慈懋字德林永熙初征虜將軍徐州征東府
長史
長文從弟庠字文序有幹用初除侍御史員外
散騎侍郎給事中頻使高麗轉步兵校尉又轉
司空掾領左右直長出除相州長史還拜河陰
洛陽令以彊直稱遷東郡太守元顥寇逼郡界
庠拒不從命棄郡走還鄉里孝莊還宮賜爵平
原伯拜潁川太守二年五月為城民王早蘭寶

等所害後贈驃騎將軍吏部尚書齊州刺史
子罕襲爵齊受禪例降
光族弟榮先字隆祖涉歷經史州辟主簿
子鏗有文才冠軍將軍中散大夫
鏗弟覲寧遠將軍羽林監
史臣曰崔光風素虛遠學業淵長高祖歸其才
器許其大至明主固知臣也歷事三朝師訓少主
不出宮省坐致台傅斯亦近世之所希有但顧
懷大雅託迹中庸其於容身之譏斯乃胡廣所
不免也鴻博綜古今立言爲事亦才志之士乎

列傳第五十五　魏書六十七

列傳卷第五十六　魏書六十八

甄琛　高聰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甄邯後也父
凝州主簿琛少敏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
禮法自居頗學經史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鮮
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弈棊棄日至乃通
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加其
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辭
父母仕宦京師若爲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乃

以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
不亦非理琛惕然慚感遂從許叡李彪假書研
習聞見益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
時有所陳亦爲高祖知賞轉通直散騎侍郎出
爲本州征北府長史後爲本州陽平王頤衛軍
府長史世宗踐祚以琛爲中散大夫兼御史中
尉轉通直散騎常侍仍兼中尉琛表曰王者道
同天壤施齊造化濟時拯物爲民父母故年穀
不登爲民祈祀乾坤所惠天子順之山川秘利

天子通之苟益生民損躬無吝如或所聚唯為
賑恤是以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疏食禽獸
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
明導民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
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
謂障護雖在公更所以為民守之耳且一家之
長惠及子孫一運之君澤周天下皆所以厚其
所養以為國家之富未有尊居父母而醯醢是
吝富有萬品而一物是規今者天為黔首生鹽

國與黔首障護假獲其利是猶富專口斷不及
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
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
苟禁一池也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
其用或巢宇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飢或訓
衣以除其敝故周詩稱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
所以撫覆導養為之求利者也臣性昧知理識
無遠尚每觀上古愛民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
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偽弊相承仍

崇關鄽之稅大魏恢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
方聞者罔不歌德昔亡秦以之棄寶得民頭鼠以
愛財失衆君王之義宜其高矣魏之簡稅惠實具
遠矣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
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為災況府外
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且善藏者藏於民不善
藏者藏於府藏於民者民欣而君富藏於府者
國怨而民貧國怨則示化有虧民貧則君無所
取願弛茲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

法使之監導而已詔曰民利在斯深如所陳付
八座議可否以聞司徒錄尚書彭城王勰兼尚
書邢巒等奏琛之所列富乎有言首尾大備或
無可貶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
回未謂為可竊惟古之善為治者莫不昭其勝
途悟其遠理及於救世升降稱時欲令豐無過
溢儉不致敝役養消息備在厥中節約取足成
其性命如不爾者焉用君為若任其生產隨其
啄食便是芻狗萬物不相息矣自大道既往恩

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然恩惠既交思拯
之術廣恒恐財不贍國澤不厚民故多方以達
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川輕在民之
貢立稅關市裨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己也
回彼就此非為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產惠天地
之民藉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徹商賈給戎戰
賦四民贍軍國取乎用乎各有義已禁此淵池
不專大官之御斂此匹帛豈為後宮之資既潤
不在己彼我理一猶積而散之將焉所吝且稅

之本意事有可求固以希濟生民非為富賄藏
貨不爾者昔之君子何為然哉是以後來經圖
未之或改故先朝商校小大以情降鑒之流
與復鹽禁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
不如法遂令細民怨嗟商販輕議此乃用之者
無方非興之者有謬至使朝廷明識聽營其間
今而罷之懼失前旨一行一改法若易棊參論
理要宜依前式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
興制利民亦代或不同苟可以富氓益化唯理

所在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治者也可從其
前計使公私並宜川利無擁尚書嚴為禁豪強
之制也詔琛參八座議事尋正中尉常侍如故
遷侍中領中尉琛俛眉畏避不能繩糾貴遊凡
所劾治率多下吏於時趙修盛寵琛傾身事之
琛父凝為中散大夫弟僧林為本州別駕皆託
脩申達至脩姦詐事露明當於考今日乃舉其
罪及監決脩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脩小人
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脩死之明

日琛與黃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
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諸賓悉
集巒乃晚至琛謂巒曰卿何處放蛆來今晚始
顧雖以戲言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
公錄尚書北海王詳等奏曰臣聞黨人為患自
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天下之
至公保靈基於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前暉
淵鑒幽慝恩斷近習憲軌唯新大政蔚以增光
鴻猷於焉永泰謹按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

居直法糾摘是司風聞舉贓猶宜劾糾況趙脩
奢暴聲著內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
陳奏方更往來綢繆結納以為朋黨中外影響
致其談譽今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
弟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塵聖明之官
又與武衛將軍黃門郎李憑相為表裏憑兄
路封知而不言及脩釁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
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為己力仰欺
朝廷俯罔百司其為鄙詐於茲甚矣不實不忠

寔合貶黜謹依律科徵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實
為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
下收奪李憑朋附趙脩是親是仗交遊之道不
依恒度或晨昏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
親妻見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請託縉黷皇風塵
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厲忠節
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
右相連死黜者三十餘人始琛以父母年老常
求解官扶侍曾祖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

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母鉅鹿曹
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踰百里每得魚肉菜果
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焉琛
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塋兆之內手種松栢隆
冬之月負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
中墳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沒齒專事產
業躬親晨圃時以鷹犬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
猶上表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
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

參尚書入廁帷幄帝以高祖時兼主客郎迎送蕭
賾使彭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歎詠之纘子昕
為朐小戍主昕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
已六十餘矣乃納昕女為妻婚日詔給廚費琛
深所好悅世宗時調戲之盧昶敗於朐山詔琛
馳驛檢按遷河南尹加平南將軍黃門中正如
故琛表曰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者京邑是
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清是以國家居代
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

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得為之又多置吏士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難可備簡寇盜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為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堅木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堅之利器非貞剛精銳無以治之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鉛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

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蔭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又有州郡俠客蔭結貴遊附黨連羣陰為市劫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實為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改弦易調明主所急先朝立品不必即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

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況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之者進而為之則督責有所輦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為遊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至今踵焉轉太子少保黃門

如故大將軍高肇伐蜀以琛為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領步騎四萬為前驅都督琛次梁州獠亭會世宗崩班師高肇既死以琛肇之黨也不宜復參朝政出為營州刺史加安北將軍歲餘以光祿大夫李思穆代之時年六十五矣遂停中山久之乃赴洛除鎮西將軍涼州刺史猶以琛高氏之昵也不欲處之於內 尋徵拜太常卿仍以本將軍出為徐州刺史 入辭肅宗琛辭以老詔除吏部尚書將軍如故未幾除征北將軍

定州刺史衣錦晝遊大爲稱滿治體嚴細甚無
聲譽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
内實附會也光亦揣其意復書褒美以悅之徵
爲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
府杖朝直杖以出入正光五年冬卒詔給東園
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物七百段蠟三
百斤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
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
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

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
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爲將來勸
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即言大
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
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
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
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爲褒
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
言君父之行無復相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

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
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衽論
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罔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
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
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
致號謚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
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案甄司徒行狀
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謚
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琛之流

無不復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民曰孝宜謚曰
孝穆公自今已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
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必
準人立謚不得甚加優越復仍踵前來之失者
付法司科罪從之琛祖載肅宗親送降車就輿
弔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謔
故少風望然明解有幹具在官清白高祖世
宗咸相知待肅宗以師傅之義而加禮焉所著
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磔四聲姓族廢興

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
行於世
琛長子侃字道正郡功曹釋褐祕書郎性險薄
多與盜劫交通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
舍毆擊主人爲司州所劾淹在州獄琛大以慙
慨廣平王懷爲救與琛先不協欲具案窮推琛
託左右以聞世宗遣右衣吳仲安勑懷寬放懷
固執治之久乃特旨出之侃自此沉廢卒於家
侃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習吏事太平中上

高祖頌十二篇文多不載優詔報之琛啓除祕
書郎世宗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
戲免官任城王澄爲司徒引爲公曹參軍稍遷
尚書儀曹郎有當官之稱肅宗末定州刺史廣
陽王淵被徵還朝時楷丁憂在鄉淵臨發召楷不
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值鮮于脩禮毛普賢等率
北鎮流民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
向州城州城之內先有燕恒雲三州避難之戶
皆依傍市鄽草廬攢住脩禮等聲云欲收此輩

共爲舉動既外寇將逼恐有內應楷見人情不
安慮有變起乃收州人中麤暴豪者皆殺之以威
外賊固城民之心及刺史元固大都督楊津等
至楷乃還家後脩禮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其
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爲中書侍
郎介朱榮之死帝以其堪率鄉義除試守常山
太守賜絹二百疋出帝初除征東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遷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取爲
儀同府諮議參軍天平四年卒年四十六贈驃

騎將軍祕書監滄州刺史
楷弟寬字仁規員外散騎侍郎本州別駕
稍遷太尉從事中郎治書侍御史武定初謝病
還鄉卒於家
僧林終於鄉里
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欲頗涉書史太
和中奉朝請密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曾作風
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
人蘇良沒於賊手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既歸傾

資報密密一皆不受謂良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貸豈相贖之意也歷太尉鎧曹遷國子博士肅宗末通直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時賊帥葛榮侵擾河北裴衍源子邕敗沒人情不安詔密爲相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密全鄴之勳賞安市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領廷尉少卿尋轉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靜初車騎將軍廷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出爲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興和四年卒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靖

長子儉字元恭官至前將軍太中大夫卒

儉弟贖有才學亦早卒

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慶安尚書太祖平中山入國世祖時拜中書侍郎真君元年關右慰勞大使二年拜使持節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卒贈征東將軍燕州刺史謚曰穆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尚交結勝流太和中釋褐奉朝請稍遷伏波將軍任城王澄鎮北府騎兵參軍帶魏昌縣令吏民安之後爲北中府司馬久之除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使持節都督冀定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纂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

子宣軌少孤事母以孝聞歷郡功曹州主簿延昌中釋褐奉朝請冀州征東府長流參軍轉相州中軍府錄事參軍定州別駕後除鎮遠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出爲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通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有固守之効永安中以功賜爵中山公中興初坐事死於鄴

子子瑜

纂從弟元賓太和十六年出身奉朝請遷員外郎給事中正光中除中堅將軍射聲校尉永安三年卒永熙中外生高敖曹貴達啓贈持節撫軍將軍瀛州刺史

子辦天平中司徒行參軍

高聰字僧智本勃海蓨人曾祖軌隨慕容德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劉駿車騎將軍王玄謨甥也少隨玄謨征伐以軍功至員外郎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撫育之大軍攻剋東陽聰徙入平城與蔣少遊為雲中兵戶窘困無所不至族祖允視之若孫大加賙給聰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云青州蔣少遊與從孫僧智雖為孤弱然皆有文情由是與少遊同拜中書博士積十年轉侍郎以

本官為高陽王雍友稍為高祖知賞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蕭昭業高祖定都洛陽追詔聰等曰比於河陽敕卿仍屆瀍洛周視舊業依然有懷固欲先之營之後乃薄伐且以蹟喪甫爾使適在昔乘危幸凶君子弗取是用輟茲前圖遂期來會爰息六師三川是宅將底居成周永恢皇宇今更造璽書以代往詔比所敕授隨宜變之善勗皇華無替指意使還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府少卿轉兼太子左率聰微

習弓馬乃以將用自許高祖銳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事聰託肅願以偏裨自効肅言之於高祖故假聰輔國將軍統兵二千與劉藻傅永成道益任莫問俱受肅節度同援渦陽而聰躁怯少威重所經淫掠無禮及與賊交望風退敗與藻等同囚於懸瓠高祖恕死徙平州為民行屆瀛州屬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為表高祖見表顧謂王肅曰在下那得復有此才而令朕不知也肅曰比高聰北徙此文或其所製高祖

悟曰必應然也何應更有此輩世宗初聰復竊還京師六輔之廢聰之謀也世宗親政除給事黃門侍郎加輔國將軍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世宗幸鄴還於河內懷界帝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伏見親御弧矢臨原弋遠弦動羽馳矢鏃所逮三百五十餘步臣等伏惟陛下聖武自天神藝夙茂巧會驪虞之節妙盡矍圃之儀威稜攸曁魍魅兒懾氣才猛所振勍敵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宇矣盛事奇迹必

宜表述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詔曰此乃弓弧
小藝何足以示後葉而喉脣近侍苟以爲然亦
豈容有異便可如請遂刊銘於射所聰爲之詞
趙脩嬖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脩父聰爲碑文
出入同載觀視碑石聰每見脩迎送盡禮聰又
爲脩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安之術由是迭
相親押脩死甄琛李憑以朋被黜落聰亦深用危
慮而聰先以疎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肇
之力也脩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脩之死言必

毀惡茹晧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言笑攜撫
公私託仗無所不至每稱晧才識明敏非趙脩
之儔乃因晧啓請青州鎮下治中公廨以爲私
宅又乞水田數十頃皆被遂許及晧見戮聰以
爲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類皆如此侍中高顯
出授護軍聰轉兼其處於時顯兄弟疑聰間搆
而求之聰居兼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即眞無遠
慮耤貴因權恥於聲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
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陳聰罪世宗乃出聰爲

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
身承奉肇遂待之如舊聰在并州數歲多不率
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爲大使御史舉
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寢緩世宗末拜散騎
常侍平北將軍肅宗踐祚以其素附高肇出爲
幽州刺史將軍如故尋以高肇之黨與王世義
高綽李憲崔楷蘭氛之爲中尉元匡所彈靈太
后並特原之聰遂停廢于家斷絕人事唯修營
園果以聲色自娛久之拜光祿大夫加安北將

軍聰心望中書令然後出作青州願竟不果正
光元年夏卒年六十九靈太后聞其病遣主書
問之聰對使者歔欷慟泣及聞其亡嗟悼良久
言朕既無福大臣殞喪且其與朕父南征契闊
戎旅特可感念賵布帛三百匹水一車贈撫軍
將軍青州刺史謚曰獻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
子皆注籍爲妾以悅其情及病不欲他人得之
並令燒指吞炭出家 爲尼聰所作文筆二十卷
別有集

子長雲字彥㵅起家祕書郎太尉主簿稍遷輔
國將軍中散大夫建義初於河陰遇害贈安東
將軍兖州刺史
雲長弟叔山字彥甫司徒行參軍稍遷寧朔將
軍越騎校尉卒贈太常少卿
史臣曰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
終至崇重高聰才尚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
奔咸經於危覆之轍惜乎

列傳第五十六 魏書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七 魏書六十九

崔休 裴延儁

袁翻

崔休字惠盛清河人御史中丞逞之玄孫也祖
靈和仕劉義隆爲員外散騎侍郎父宗伯世宗
初追贈清河太守休少孤貧矯然自立舉秀才
入京師與中書郎宋弁通直郎邢巒雅相知友
尚書王嶷欽其人望爲長子娉休姊贍以貨財
由是少振高祖納休妹爲嬪以爲尚書主客郎

轉通直正員郎兼給事黃門侍郎休好學涉歷
書史公事軍旅之隙手不釋卷崇尚先達愛接
後來常參高祖侍席禮遇次于宋郭之輩高祖
南伐以北海王爲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爲
尚書左丞高祖詔休曰北海年少未閑政績百
揆之務便以相委轉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後
從駕南行及車駕還幸彭城汎舟泗水詔在侍
筵觀者榮之世宗初休以弟亡祖父未葬固求
勃海於是除之性嚴明 長治體下車先戮豪

猾數人廣布耳目所在姦盜莫不擒翦百姓畏之寇盗止息清身率下渤海大治時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四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遠而至者恒千餘人生徒既衆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為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為口實入為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兼選任休愛才好士多所拔擢廣平王懷數引談宴世宗責其與諸王交遊免官後除龍驤將軍洛州刺史在州數年以母老辭州許之尋行幽州事

徵拜司徒右長史休聰明強濟雅善斷決幕府多事辭訟盈几剖判若流殊無疑滯加之公平清潔甚得時談復除吏部郎中加征虜將軍冀州大中正遷光祿大夫行河南尹肅宗初即真加平東將軍尋除平北將軍幽州刺史進號安北將軍還安東將軍青州刺史青州九郡民單攦李伯徽劉通等一千人上書訟休德政靈太后善之休在幽青州五六年皆清白愛民甚著聲績二州懷其德澤百姓追思之徵為安南將

軍度支尚書尋進號撫軍將軍七兵尚書又轉殿中尚書休久在臺閣明習典禮每朝廷疑議咸取正焉諸公咸相謂曰崔尚書下意處我不能異也正光四年卒年五十二贈帛五百匹贈車騎將軍尚書僕射冀州刺史謚文貞侯休少而謙退事母孝謹及為尚書子仲文納丞相雍第二女妻領軍元叉長庶子秘書郎稚舒俠侍二家志氣微改內有自得之心外則陵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右僕射元欽皆

以雍叉之故每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不欲乃違其母情以妻叉子議者非之休有九子

長子㥄字長儒武定中七兵尚書武城縣開國公

㥄弟仲文散騎常侍

仲文弟叔仁性輕俠重衿期歷通直散騎侍郎司徒司馬散騎常侍出為驃騎將軍潁州刺史以貪汙為御史所劾與和中賜死於宅臨刑賦

詩與諸弟訣別而不及　兄以其不甚營救故
也
叔仁弟叔義孝莊時爲尚書庫部郎坐兄愷鑄
錢事發合家逃逸數日叔義遂見執稚時城陽
王徽爲司州牧臨淮王彧以非其身罪驟爲致
言徽不從乃殺之
叔義弟子侃以竊級爲中書郎爲尚書左丞和
子岳彈糾失官後兼通直常侍使於蕭衍還路
病卒

仟侃弟子聿武定末東莞太守卒
江聿弟子約開府祭酒
休弟寅字敬禮太子舍人早卒贈樂安太守妻
安樂王長樂女晉寧主也貞烈有德行
子長謙好學修立少有令名仕歷給事中仍還
鄉里久之刺史尉景取爲開府諮議參軍事晩
頗以酒爲損天平中被徵兼主客郎接蕭衍使
張臯等後兼散騎常侍使蕭衍還卒於宿豫時
人歎惜之以死王事贈驃騎將軍南青州刺史

裴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
八世孫曾祖天明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雙虎河
東太守卒贈平遠將軍雍州刺史謚曰順父崧
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匡功贈東雍
州刺史延儁少偏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
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遷尚
書儀曹郎轉殿中郎太子洗馬又領本邑中正
及太子友太子恂廢以宮官例免頃之除太尉
掾兼太子中舍人世宗初爲散騎侍郎尋除雍

州平西府長史加建威將軍入爲中書侍郎時
世宗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儁上疏諫曰臣聞
有堯文思欽明稽古嬀舜體道慎典作聖漢光
神叡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翫籍先帝天縱
多能克文克武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以經史
義深補益處廣雖則劬劳不可暫輟斯乃前王
之美實後王之水鏡善足以遵惡足以誡也陛
下道悟自深淵鑒獨得昇法座於宸闈釋覺善
於百官凡在聽矚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

六籍軌俗之本蓋以訓物有漸應時匪妙必須先麤後精乘近即遠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後除司州別駕加鎮遠將軍及詔立明堂群官博議延儁獨著一堂之論太傅清河王懌時典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兼太子中庶子尋即正別駕加故加冠軍將軍肅宗初遷散騎常侍監起居注加前將軍又加平西將軍除廷尉卿轉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十里漁陽

燕郡有故戾陵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民多飢餒延儁謂疏通舊跡勢必可成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水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至今賴之又命主簿酈惲修起學校禮教大行民歌謠之在州五年考績爲天下最延儁繼母隨延儁在薊時遇重患延儁啓求侍母還京療治至都未幾拜太常卿時汾州山胡恃險寇竊正平平陽二郡尤被其害以延儁兼

尚書爲西北道行臺節度討胡諸軍尋遇疾勑還三鵶群蠻寇掠不已車駕欲親征之延儁乃於病中上疏諫諍尋除七兵尚書安南將軍從殿中尚書加中軍將軍轉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儁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都督雍岐幽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本將軍雍州刺史

子元直尚書郎中

元直弟敬猷員外常侍兄弟並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雍外孫超贈尚書僕射

延儁從叔彎亦見稱於鄉里

子夙字買奴沉雅有器識儀望甚偉高祖見而異之自司空主簿轉尚書左主客郎中時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以遠大許之高祖南伐爲行臺吏部郎仍除征北大將軍穆亮從事中郎轉爲河北太守以忠恕接下百

姪感之卒於郡年四十三
長子範字宗模早卒
範子凝字長儒卒於武平鎮將
範弟昇之鑒武定末昇之太尉掾鑒司徒右長
史
延儁從祖弟良字元賓起家奉朝請轉北中府
功曹參軍世宗初除南絳縣令稍遷并州安北府
長史入為中散大夫領尚書考功郎中時汾州
吐京群胡薛羽等作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為西

北道行臺值別將李德龍為羽所破良入汾州
與刺史汝陰王景和及德龍率兵數千憑城自
守賊併力攻逼詔遣行臺裴延儁大都督章武
王融都督宗正珍孫等赴援時有五城郡山胡
馮宜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眾假稱帝號服
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眾於雲臺郊抗拒王
師融等與戰敗績賊乘勝圍城良率將士出戰
大破之於陣斬回成復誘導諸胡令斬送宜都
首又山胡劉蠡升自云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

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擁德能議欲拔城良不許
德龍等乃上景和並以良為汾州刺史加輔國
將軍行臺如故都督高防來援復敗於百里候
先是官粟貸民未及收聚仍值寇亂至是城民
大飢人相食賊知倉庫空虛攻圍日甚死者十
三四良以飢窘因與城人奔赴西河汾州之治
西河自良始也時南絳蜀陳雙熾等聚眾反自
號始建王與大都督長孫稚宗正珍孫等相持
不下詔良解州為慰勞使轉太中大夫本郡中

正孝莊末除光祿大夫尒朱榮死榮從子天光
擁眾關西乃詔良持節假安西將軍潼關都督
又兼尚書為河東恒農河北宜陽行臺以備之
前廢帝時除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轉衛
將軍又加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轉
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出帝末除汲郡太守孝
靜初衛大將軍太府卿天平二年秋卒時年六
十一贈使持節都督雍華二州諸軍事吏部尚
書本將軍雍州刺史諡曰貞又重贈侍中驃騎

大將軍尚書僕射餘如故
子叔祉武定末太子洗馬
良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遠少孤性倜儻重然諾釋褐員外散騎侍郎正光末汾州吐京群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爲王聚黨作逆衆至數万詔慶孫爲募人別將招率鄉豪得戰士數千人以討之胡賊屢來逆戰慶孫身先士卒每摧其鋒遂深入至雲臺郊諸賊更相連結大戰郊西自旦及夕慶孫身自突陳賊王郭康兒賊衆大潰勑徵赴都除直後於後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兇徒轉盛復以慶孫爲別將從軹關入討至齊子嶺東賊帥范多范安族等率衆來拒慶孫與戰復斬多首乃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肅宗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爲太守假節輔國將軍當郡都督民經賊亂之後率多逃竄慶孫務安緝之咸來歸業永安中還朝除太中大夫榮之死也世隆擁衆北渡詔慶孫爲大都督

行臺源子恭率衆追擊世隆密通事泄追還河內而斬之時年三十六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撫養咸有恩紀在郡之日值歲飢凶四方遊客常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粮贍之性雖麤武愛好文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座客常滿是以爲時所稱
子子瑩永安中太尉行參軍
延儁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起家奉朝請領侍御咸陽王禧爲司州牧辟爲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高祖詔仲規曰朕聞置神畿郡望彌重卿既首應司隸美舉復督我名邦何能自致也仲規對曰陛下窮神盡聖應天順民褰役玄壤來宅紫縣臣方罄心力躍馬吳會冀功銘帝籍勳書王府豈一郡而已高祖笑曰冀卿必副此言車駕達河梁見咸陽王謂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可殊副

所望尋除司徒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
赴以違制免父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爲統軍
奏復本資於陳戰殁時年四十八贈河東太守
謚曰貞無子以叔義從弟二子伯茂爲之後伯
茂在文苑傳
叔義亦有學行高祖末除兗州安東府外兵參
軍累遷太山太守爲政清靜吏民安之遷司空
從事中郎正光五年夏卒時年五十七贈征虜
將軍東秦州刺史謚曰宣

子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正光初舉秀才射
高策除太學博士永安中祕書監李凱以景
融學啓除著作佐郎稍遷輔國將軍諫議大
夫領著作出帝時議孝莊謚事遂施行時詔
邢子略令景融專典竟無所成元象中儀
同以爲錄事參軍弟景顏被劾廷尉獄景
吏部擬郡爲御史中丞崔暹所彈去其
進遂坐免官武定四年冬病卒年五十
單退廉謹無競於時雖 才不稱學而緝
綴無倦文詞氾濫理會處寡所作文章別有集
錄又造鄴都賦云
景顏頗有學尚起家汝南王開府行參軍孝莊
初爲廣州防蠻別將行廣漢郡事元顥入洛與
刺史鄭先護據州起義事寧賜爵保城子以軍
功稍遷太尉從事中郎轉諮議參軍孝靜初從
司空長史在官貪穢武定二年爲中尉崔暹所
劾事下廷尉遇疾死於獄年四十五
仲規弟子伯珍歷襄威將軍員外散騎郎河西

太守孝靜初爲平東將軍滎陽太守卒官時年
三十二贈本將軍雍州刺史
延儁族子禮和解褐員外散騎侍郎遷謁者僕
射身長九尺晉帶十圍於群衆之中魁然有異
出爲陳留太守卒於金紫光祿大夫
延儁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爲高祖所知
自著作佐郎出爲北中府長史時高祖以聿與
中書侍郎崔亮並清貧欲以幹祿優之乃以亮
帶野王縣聿帶溫縣時人榮之轉尚書郎遷大

尉諮議參軍出爲平秦太守卒贈冠軍將軍洛
州刺史
子子袖殁關西
延儁族人瑗字珍寶太和中析爲河北郡少孤
貧而清苦自立太守司馬悅召爲中正悅爲別
將軍征義陽引爲中兵參軍瑗夙夜恭勤爲悅
所知軍還除奉朝請轉給事中汝南王悅郎中
令悅散費無常每國俸初入一日之中分賜極
意瑗每隨例恒辭多受少伺悅醒寤還來奉貢

悅雖性理不恒然亦相賞愛悅遷太尉請爲從
事中郎轉驍騎將軍肅宗末出爲汝南太守不
行轉太原太守屬肅宗崩尒朱榮初謀赴洛瑗
預其事封五原縣開國子邑三百戶尋行并州
事轉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孝靜初除衞將軍東
雍州刺史興和元年卒年七十三
子袁武定末徐州驃騎府長流參軍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有才筆爲劉彧
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皇興中東陽州平隨

文秀入國而大將軍劉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
祖淑之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爲宗宣
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
遂各陵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翻少以才
學擅美一時初爲奉朝請景明初李彪在東觀
翻爲徐紇所薦彪引兼著作佐郎以參史事及
紇被徙彪解後遷司徒祭酒揚烈將軍尚書殿
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
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虎

律博士侯堅固治書侍御史高綽前軍將軍邢
苗奉車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
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並
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
中書監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劉芳左衞將軍
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
少卿王顯等入預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修
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案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
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

傍採紀籍以爲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訓詔闕
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
謂典章之極莫知三代郁郁之盛從周斯美制
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案周官
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
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
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
个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
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

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
欲爲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
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德
行疑於今雖有不同時說昞然本制著存而言
無明文欲復何責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
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
此制猶竊有懵焉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
宮布教班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此乃明堂之
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

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
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
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
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
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
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
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
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
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

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
夫今之基址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
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
復乖盧蔡之義進退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
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
意妄作茲爲曲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
代既乘乾統曆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
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
知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

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横議指畫妄圖儀刑宇宙
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未皆允怗繕修草
創以意良多事移禮變所存者無幾理苟宜革
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
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悛换非一良以永法爲
難數改爲易何爲宫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
辟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
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
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詁無失典刑識偏學踈

退慙謬浪後議選邊戍事議曰臣聞兩漢警
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
重伐叛柔服寔賴温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
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爲美談今古
以爲盛德自皇上以叡明纂御風凝化遠威厲
秋霜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即序連
城請面北屋歸仁懸車劒閣豈伊曩載鼓譟金
陵復在兹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
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

壃埸統戍階當即用或值穢德凡人或遇貪家
惡子不識字民温恤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
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
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
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强敵即爲奴
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
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
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陸販貿往還
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

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
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
以吴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
擾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埸頻年以來甲胄生蟣
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爲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
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
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
本既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以後荆揚
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

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統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修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時褒賚薦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惏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即加顯戮用彰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僞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既

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譏議攸息矣遭母憂去職熙平初除冠軍將軍廷尉少卿尋加征虜將軍後出爲平陽太守翻爲廷尉頗有不平之論及之郡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曰日色黯兮高山之岑月逢霞而未皎霞值月而成陰望他鄉之阡陌非舊國之池林山有木而蔽月川無梁而復深悵浮雲之弗限何此恨之難禁於是雜石爲峰諸煙共色秀出無窮煙起不極錯翻花而似繡網遊絲其如織蝶兩戲以相追燕雙飛而鼓翼怨驅馬之悠悠歎征夫之未息尒乃臨峻壑坐層阿北眺羊腸詰屈南望龍門嵯峨疊千重以聳翠橫萬里而揚波遠鏡鵰與麋麝走鼯鼪及黿鼉彼暖然兮鞏洛此邈矣兮關河心鬱鬱兮徒傷思搖搖兮空滿思故人兮不見神翻覆兮魂斷斷魂兮如亂憂來兮不散俯鏡兮白水水流兮漫漫異色兮縱橫奇光兮爛爛下對兮碧沙上覩兮青岸岸上兮氤氳駮霞兮絳氛風搖枝而爲弄日照水以成文行復行兮

川之畔望復望兮望夫君君之門兮九重門余之別兮千里分願一見兮導我意我不見兮君不聞魄恍惚兮知何語氣繚戾兮獨縈縕彼鳥馬之無知尚有情於南北雖吾人之固鄙豈忘懷於上國去上國之美人對下邦之鬼蜮形既同於魍魎心匪殊於蝥賊欲修之而難化何不殘之云剋知進退之非可徒終朝以默默願生還於洛濱荷天地之厚德翻稱未遷冠軍將軍涼州刺史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

國亂來降朝廷問翻安置之所翻表曰臣以非
才忝荷邊任偃垂訪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
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宜竊惟匈奴為患其
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障服衰弱則降富彊
則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遑自息衛青去病勤亦
勞止或修文德以來之或興干戈以伐之而一
得一失利害相侔故呼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
謂之盛事千載以為美談至于皇代勃興威馭
四海爰在北京仍梗疆埸自卜惟洛食鼎伊

瀍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彊
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北及蠕蠕
復振反破高車王喪民離不絕如綫而高車今
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
頓滅故也然鬬此兩敵即卞莊之筭得使境上
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今蠕蠕為高
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朞而
至百姓歸誠万里相屬進希朝廷哀矜克復宗
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夷荒繁不

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亡
繼絕列聖同規撫降卹附綿經共軌若棄而不
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則損我資儲來者
既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然夷
不亂華殷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
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
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
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實繁
部落猶衆處處棊布以望今主高車亦未能

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
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為資陵奪為
業河西捍禦彊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
民希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
復竪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
夕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
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住
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
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

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是高車所住金
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
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歐婆羅門
於事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
將加以配衣共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
從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雖外爲置蠕蠕之
舉內實防高車之第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
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
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
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蕃高車勍敵西北之虞可
無過慮如其姦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
逋逃之冠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
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
以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
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燉煌及
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障遠近之
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見災處置得所入
春西海之閒即令播種至秋收一二千之食使不

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　即是大磧野獸
所聚千百爲群正是蠕蠕射獵之處蒔田以自
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
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
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
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管窺所
陳懼多孟浪時朝議是之還拜吏部郎中加平
南將軍光祿大夫以本將軍出爲齊州刺史無
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
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並掌文翰翻既才學
名重又善附會亦爲靈太后所信待是時蠻賊
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諫止後蕭寶夤
大敗於關西翻上表請爲西軍死亡將士舉哀
存而還者并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
翻表曰臣往忝門下翼侍帷幄同時流輩皆以
出離左右蒙數階之陟唯臣奉辭非但直去黃
門今爲尚書後更在中書令下於臣庸朽誠爲
叨濫進之倫匹或有未盡竊惟安南之與金紫

雖是異品之隔實有半階之校加以尚書清要
位遇通顯準秩論資似加少進語望比官人不
願易臣自揆自顧力極求此伏願天地成造有
始有終矜臣疲病乞臣骸骨願以安南尚書換
一金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閑秩而內有求
進之心識者怪之於是加撫軍將軍肅宗靈太
后曾醼於華林園舉觴謂群臣曰袁尚書朕之
杜預欲以此桮敬屬元凱今為盡之侍座者莫
不羨仰翻名位俱重當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

善其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懼其凌己論者鄙
之建義初遇害於河陰年五十三所著文筆百
餘篇行於世贈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
司青州刺史
嫡子寶首武定中司徒記室參軍
寶首兄叔德武定末太子中舍人翻弟躍語在
文苑傳
躍弟颺本州治中别駕豫州冠軍府司馬而卒
颺弟昇太學博士司徒記室尚書儀曹郎中正
員郎通直常侍颺死後昇通其妻翻慚恚為之
發病昇終不止時人鄙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
左將軍齊州刺史
史臣曰崔休立身有本當官著聞朝之良也裴
儁器業位望有可稱乎袁翻文高價重其當時
之才秀歟

列傳第五十七　　　魏書十九

劉藻　傅永
傅豎眼　李神

劉藻字彥先廣平易陽人也六世祖遐從司馬
叡南渡父宗之劉裕廬江太守藻涉獵群籍美
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永安中與姊
夫李嶷俱來歸國賜爵易陽子擢拜南部主書
號爲稱職時北地諸羌數萬家恃險作亂前後
牧守不能制姦暴之徒並無名實朝廷患之以
藻爲北地太守藻推誠布信諸羌咸來歸附藻
書其名籍收其賦稅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雍
城鎮將先是氐豪徐成楊黑等驅逐鎮將故以
藻代之至鎮擒獲成黑等斬之以徇群氐震慴
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爲騶奴戍主
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叙在任八
年遷離城鎮將太和中改鎮爲岐州以藻爲岐
州刺史轉秦州刺史秦人恃嶮率多麤暴或拒
課輸或害長吏自前守宰率皆依州遙領不入

郡縣藻開示恩信誅戮豪橫羌氐憚之守宰於
是始得居其舊所遇車駕南伐以藻爲東道都
督秦人紛擾詔藻還州人情乃定仍與安南將
軍元英征漢中頻破賊軍長驅至南鄭垂平梁
州奉詔還軍乃不果克後車駕南伐以藻爲征
虜將軍督統軍高聰等四軍爲東道別將辭於
洛水之南高祖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
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輒當釃曲
阿之酒以待百官高祖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
以河東數石賜卿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
景明初世宗追錄舊功以藻爲太尉司馬是年
六月卒年六十七贈錢六萬
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
啓爲其國郎中令襲子爵稍遷本州別駕司空
屬以事免官建義初詔復尋除太中大夫永安
二年除安西將軍河北太守還朝久之拜車騎
將軍左光祿大夫出爲黎陽太守所在無政績
天平中坐子尚書郎洪業入於關中率衆侵擾

伏法
傅永字脩期清河人也幼隨叔父洪仲與張幸
自青州入國尋復南奔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
執鞍橋倒立馳騁年二十餘有友人與之書而
不能荅請於洪仲洪仲深讓之而不爲報永乃
發憤讀書涉獵經史兼有才筆自東陽禁防爲
崔道固城局參軍與道固俱降入爲平齊民父
母並老飢寒十數年賴其彊於人事勠力傭丐
得以存立晚乃被召兼治禮郎詣長安拜文明

太后父燕宣王廟令賜爵貝丘男加伏波將軍
未幾除中書博士又改爲議郎轉尚書考功郎
中爲大司馬從事中郎尋轉都督任城王澄長
史兼尚書左丞王肅之爲豫州以永爲建武將
軍平南長史咸陽王禧慮肅難信言於高祖高
祖曰已選傅脩期爲其長史雖威儀不足而文
武有餘矣肅以永宿士禮之甚厚永亦以肅爲
高祖眷遇盡心事之情義至穆蕭鸞遣將魯康
祚趙公政衆號一萬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

勒甲士三千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淮
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以斫營爲事即
夜分兵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
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
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
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
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趨淮水火
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
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

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屍斬首幷公政送京師公
政岐州刺史超宗之從兄也時裴叔業率王茂
先李定等來侵楚王戍永適還州肅復令太討
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至即令填塞外
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江
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左道擊其
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陳自率精
甲數千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
便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

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何假逐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高祖嘉之遣謁者就豫州策拜永安遠將軍鎮南府長史汝南太守貝丘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唯傅脩期耳裴叔業又圍渦陽時高祖在豫州遣永爲統軍與高聰劉藻成道益任莫問等往救之軍將逼賊

永曰先深溝固壘然後圖之聰等不從裁營輜重便擊之一戰而敗聰等棄甲徑奔懸瓠永獨收散卒徐還賊追至又設伏擊之挫其鋒銳四軍之兵多賴之以免永至懸瓠高祖俱鎖之聰藻徙爲邊民永免官爵而已不經旬日詔曰脩期在後少有擒殺可揚武將軍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景明初裴叔業將以壽春歸國密通於永永具表聞及將迎納詔永爲統軍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

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土永唯清河男蕭寶卷將陳伯之侵逼壽春沿淮爲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爲憂詔遣永爲統軍領汝陰之兵三千人先援之永總勒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永去二十餘里牽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船便渡適上南岸賊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城下勰衍聞外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不意永

至永免冑乃信之遂引永上勰謂永曰北望以久恐洛陽難復可見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剋捷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蕭衍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謂英曰凶豎豕突意在決戰雅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沉吟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往明朝

必爲賊有雖悔無及英乃分兵通夜築城於山
上遣統軍張懷等列陳於山下以防之至曉仙
琕果至懷等戰敗築城者悉皆奔退仙琕乘勝
直趨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
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
擐甲揮戈單騎先入唯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
人無有及者突陳橫過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
箭復入遂大破之斬仙琕子仙琕燒營席卷而
遁英於陳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

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帥奈何使虜
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
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既平英使司馬陸
希道爲露板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
彩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已而英深
賞之歎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
矣還京復封永先有男爵至是以品不累加賜
帛二千疋除太中大夫行秦梁二州事代邢巒
鎮漢中後還京師於路除恒農太守非心所樂

時英東征鍾離連表請永求以爲將朝廷不聽
永每言曰文淵充國竟何人哉吾獨白首見拘
此郡深用扼腕然於治民非其所長故在任無
多聲稱未幾解郡還爲太中大夫行南青州事
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猶能馳射盤馬奮矟時
年踰八十常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還京拜平
東將軍光祿大夫熙平元年卒年八十三贈安
東將軍齊州刺史永嘗登北邙於平坦處奮矟
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遠慕杜預近好李

沖王肅欲葬附其墓遂買左右地數頃遺勑子
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永妻賈氏留於本鄉永
至代都娶妾馮氏生叔偉及數女賈後歸平城
無男唯一女馮恃子事賈無禮叔偉亦奉賈不
順賈常忿之馮先永亡及永之卒叔偉稱父命
欲葬北邙賈疑叔偉將以馮合葬賈遂求歸葬
永於所封貝丘縣事經司徒司徒胡國珍本與
永同經征役感其所慕許叔偉葬焉賈乃邀訴
靈太后靈太后遂從賈意事經朝堂國珍理不

能得乃葬於東清河又永昔營宅兆葬父母於
舊鄉買於此彊徙之與永同處永宗親不能抑
葬已數十年矣棺爲桑棗根所遶束去地尺餘
甚爲周固以斧斬斫出之於坎時人咸怪未三
年而叔偉亡
叔偉九歲爲州主簿及長膂力過人彎弓三百
斤左右馳射又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爲
得永之武而不得永文也
正光中叔偉子豐生襲封

傅豎眼本清河人七世祖伷伷子遐石虎太常
祖父融南徙渡河家于磐陽爲鄉閭所重性豪
爽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融以此自
負謂足爲一時之雄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
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由得人乘之有一人對
曰唯有傅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
堪引人曰唯有傅靈根可以彎此弓又有數紙
文書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傅靈越可解此文
融意謂其三子文武才幹堪以駕馭當世常密
謂鄉人曰汝聞之不
之文也好事者然之
駿將蕭斌王玄謨 謨彊引
靈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爲城內所燒靈慶懼
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輿之還營遂與壯士數
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
並有雄才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尹生之
徒也一當數十人射不虛發不可逼也不如緩
之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於山澤之

間時靈慶從叔乾愛爲斌法曹參軍斌遣乾愛
誘呼之以腰刀爲信密令壯健者隨之而乾愛
不知斌之欲圖靈慶也既至靈慶間對坐未久
斌所遣壯士執靈慶殺之靈慶將死與母崔訣
言法曹殺人不可忘也靈根靈越奔河北靈越
至京師高宗見而奇之靈越因說齊民慕化青
州可平高宗大悅拜靈越鎮遠將軍青州刺史
貝丘子鎮羊蘭城靈根爲臨齊副將鎮明潛壘
靈越北入之後母崔氏遇赦免劉駿恐靈越在

邊擾動三齊乃以處叔父琰為青冀州治中乾
愛為樂陵太守樂陵與羊蘭隔河相對命琰遣
其門生與靈越書許為天歸投化以招之靈越
與母分離思積懷之與靈根相要南走靈越與羊
蘭奮矛相擊乾愛遣船迎之得免靈根差期不
得俱渡為齊人所知劉斬殺之乾愛出郡迎靈
越問靈根差期之狀而靈越殊不應答但言不
知而已乾愛不以為惡勞之左右出匣中烏皮袴
褶令靈越代所常服靈越言不須乾愛云汝豈
可著體上衣服見垣公也時垣護之為刺史靈
越奮聲言垣公垣公者此當見南方國主豈垣
公也竟不肯著及至丹陽劉駿見而禮之拜員
外郎兗州司馬帶魯郡而乾愛亦還青冀司馬
帶魏郡後二人俱還建康靈越意恒欲為兄復
讎而乾愛初不疑防知乾愛嗜雜肉羹未食乃
為作之下以毒藥乾愛飯還而卒後數年而靈
越為太原太守戍升城後舉兵同劉駿子子勛
子勛以靈越為前軍將軍子勛敗靈越軍衆散

亡為劉彧將王廣之軍人所擒厲聲曰我傅靈
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廣之生送詣彧輔國府
司馬劉勔勔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
義豈獨在我勔又問四方阻逆無戰不擒主上
皆加以大恩即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
命草間乎靈越答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
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
然事之始末備皆參預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
求活勔壯其意送詣建康劉彧欲加原宥靈越
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豎眼即靈越子也
沉毅壯烈少有父風入國鎮南王肅見而異之
且奇其父節傾心禮敬表為參軍從肅征伐累
有戰功稍遷給事中步兵校尉左中郎將常為
統軍東西征伐世宗時為建武將軍討揚州賊
破之仍鎮於合肥蕭衍民歸之者數千戶後武
興氐楊集義反叛推其兄子紹先為主攻圍關
城梁州刺史邢巒遣豎眼討之集義衆逆戰頻
破走之乘勝追北武興平紹先奔洛詔假節行南

兗州事豎眼善於綏撫南人多歸之轉昭武將
軍益州刺史以州初置境逼巴獠給羽林虎賁
三百人進號冠軍將軍及高肇伐蜀假豎眼征
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北巴蕭衍聞大
軍西伐遣其寧州刺史任太洪從陰平偷路入
益州北境欲擾動氐蜀以絕運路乘國諱班師
遂扇誘土民奄破東洛除口二戍因此詐言南
軍繼至氐蜀信之翕然從逆太洪率氐蜀數千
圍逼關城豎眼遣寧朔將軍成興孫討之軍次

白護太洪遣其輔國將軍任碩北等率衆一千
邀險拒戰在虎徑南山連置三營興孫分遣諸
統隨便掩擊皆破之太洪又遣軍主邊昭等率
氐蜀三千攻逼興孫柵興孫力戰爲流矢所中
死豎眼又遣統軍姜喜季元度從東峽潛入圍
出西嶺邀賊之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斬邊昭及
太洪前部王隆護首於是太洪及關城五柵一
時逃散豎眼性既清素不營産業衣食之外俸
祿粟帛皆以饗賜夷首賑恤士卒撫蜀人以恩

信爲之保境安民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民入
境者皆移送還本土撿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
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爲魏民矣是以蜀民
請軍者旬月相繼世宗甚嘉之肅宗初屢請解
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民追隨戀泣者數百
里至洛拜征虜將軍太中大夫蕭衍遣將趙祖
悅入屯硤石以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
豎眼爲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既至大失民和蕭
衍遣其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張齊因民心之怨

入寇晉壽頻陷葭萌小劍諸戍進圍州城朝廷
以西南爲憂乃驛徵豎眼於淮南既至以爲右
將軍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假安
西將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張齊給銅
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已下板之豎眼既
出梁州衍冠軍將軍勾道侍梁州刺史王太洪
等十餘將所在拒塞豎眼三日之中轉戰二百
餘里甲不去身頻致九捷士民統軍席廣度等
處處邀擊斬太洪及衍征虜將軍楊伏錫等首

張齊引兵西退遂奔葭萌蜀民聞豎眼復爲刺
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
水以東民皆寧業先是蕭衍信義將軍都統白
水諸軍事楊興起征虜將軍李光宗襲據白水
舊城豎眼遣虎威將軍強虯與陰平王楊太赤
率衆千餘夜渡白水旦而交戰大敗賊軍斬興
起首剋復舊城又遣統軍傅曇表等大破衍寧
朔將軍王光昭於陰平張齊仍阻白水屯寇葭
萌豎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齊遣兵寧朔將軍

費忻督步騎二千逆來拒戰軍主陳洪起力戰
破之乘勝追奔遂臨夾谷三柵統軍胡小虎四
面攻之三柵俱潰張齊親率驍勇二萬餘人與
諸軍交戰豎眼命諸統帥同時奮擊軍主許暢
斬衍雄信將軍牟興祖軍主孔領周射齊中足
於是大破賊軍斬獲甚衆齊乃柵於虎頭山下
賊帥任令宗屯據西郡豎眼復遣討之令宗棄
衆夜遁乃進討齊破其二柵斬首萬餘齊被重
創奔竄而退小劒大劒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

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驊騮馬一匹寶劒一口豎
眼表求解州不許復轉安西將軍岐州刺史常
侍如故仍轉梁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梁州之
人旣得豎眼爲牧人咸自賀而豎眼至州遇患
不堪綜理其子敬紹險暴不仁聚貨耽色甚爲
民害遠近怨望焉尋假鎮軍將軍都督梁西益
巴三州諸軍事蕭衍遣其北梁州長史錫休儒
司馬魚和上庸太守姜平洛等十軍率衆三萬
入寇直城豎眼遣敬紹總衆赴之倍道而進至

直城而賊龍表據直口敬紹以賊斷歸路督兼統
軍高徹吳和等與賊決戰大破之擒斬三千餘
人休儒等走還魏興敬紹頗覽書傳微有膽力
而奢淫倜儻輕爲殘害又見天下多事陰懷異
圖欲杜絕四方擅據南鄭令其妾兄唐崐崙扇
攪於外聚衆圍城敬紹謀爲內應賊圍旣合其
事泄露在城兵武執敬紹白豎眼而殺之豎眼
恥恚發疾遂卒永安中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
齊州刺史出帝初重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司

國好故
敬仲並好酒薄行傾側勢家
長史孝莊時復爲益州刺
吏故也至州聚斂無已好
望仍爲蕭衍將樊文熾攻圍敬
江南後衍以齊獻武王威德日
以中和通之意又之除北徐州
刺史復以耽酒爲土賊掩襲棄城走徵詣廷尉
遇恩免遂廢棄卒於家
乾愛子三寶與房法壽等同効盤陽賜爵
貝丘子。
三寶弟法獻高祖初南叛爲蕭鸞右中郎將直
閣將軍從崔慧景至鄧城爲官軍所殺
琰曾孫文驥勇果有將領之才隨蕭鸞征伐累
有軍功自彊弩將軍出爲琅邪戍主朐山內附
徐州刺史盧昶遣文驥守朐山樵米既竭而昶
軍不進文驥遂棄母妻以城降蕭衍後大以南
貝賂光州刺史羅衡衡爲渡其母妻

李神恂農人父洪之秦益二州刺史神少有膽
略以氣尚爲名早從征役其從兄崇深所知賞
累遷威遠將軍新蔡太守領建安戍主轉寧遠
將軍陳留太守領秋丘戍主頻有軍功封長樂
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遷征虜將軍驍騎將軍
直閣將軍蕭衍將趙祖悅率衆據硤石神爲別
將率揚州水軍受刺史李崇節度與都督崔亮
行臺僕射李平等攻硤石剋之進平北將軍太
中大夫孝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將軍假
鎭東將軍大都督建義初除衞將軍時葛榮充
斥民多逃散先是州將元鑒反叛引賊後都督
源子邕裴衍戰敗被害朝野憂懼人不自保而
神志氣自若撫勞兵民小大用命旣而葛榮盡
銳攻之久不能剋會尒朱榮擒葛榮於鄴西事
平除車騎將軍以功進爵爲公增邑八百通前
一千戶元顥入洛莊帝北巡以神爲侍中又除
殿中尚書仍行相州事車駕還宮改封安康郡
開國公加封五百戶普太元年進驃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相州大中正永熙中薨天平元年贈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子玄約襲齊受禪爵例降

史臣曰劉藻傳永暨眼文武器幹知名於時暨眼加以撫邊道俗風化尤美方之二子固以優乎抑又魏世之良牧李神據危城當大難其氣槩亦足稱焉

列傳卷第五十八　　魏書七十

列傳第五十九　　魏書七十一

裴叔業　夏侯道遷
李元護　席法友
王世弼　江悅之
淳于誕　李苗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五代祖苞晉秦州刺史祖邕自河東居于襄陽父順宗兄叔寶仕蕭道成並有名位叔業少有氣幹頗以將略自許仕蕭賾歷右軍將軍東中郎將諮議參軍蕭鸞見叔業而奇之謂之曰卿有如是志相何慮不大富貴深宜勉之鸞為豫州引為司馬帶陳留太守鸞輔政叔業常伏壯士數百人於建業及鸞廢昭文叔業率衆赴之鸞之自立也以叔業為給事黃門侍郎封武昌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高祖南巡車駕次鍾離鸞拜叔業持節冠軍將軍徐州刺史以水軍入淮去王師數十里高祖令尚書郎中裴聿往與之語叔業盛飾左右服翫以夸聿曰我在南富

貴正如此豈若卿彼之儉陋也聿云伯父儀服
誠爲美麗但恨不盡遊耳從輔國將軍豫州刺
史屯壽陽繼死子寶卷自立遷叔業本將軍南
兗州刺史會陳顯達圍建鄴叔業遣司馬李元
護率軍赴寶卷其實應顯達也顯達敗而還叔
業慮內難未已不願爲南兗以其去建鄴近受
制於人寶卷嬖人茹法珍王咺之等疑其有異
去來者並云叔業北入叔業兄子植颺粲等棄
母奔壽陽法珍等以其既在疆場急則引魏力

不能制且欲羇縻之白寶卷遣中書舍人裴長
穆慰誘之許不復回換叔業雖云得停而憂懼
不已遣親人馬文範以自安之計訪之於寶卷
雍州刺史蕭衍曰天下之事大勢可知恐無復
自立理雍州若能堅據襄陽輒當勠力自保若
不爾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遣文範報曰
群小用事豈能及遠多遣人相代力所不辦少
遣人又於事不足意計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
家還都以安慰之自然無患若意外相逼當勒

馬步二万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
舉可定也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
地相處河南公寧復可得如此則南歸之望絕
矣叔業沈疑未決遣信詣豫州刺史薛眞度具
訪入國可否之宜眞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惟
新之美知卿非無款心自不能早決捨南耳但
恐臨迫而來便不獲多賞叔業遲遲數反眞度
亦遣使與相報復乃遣子芬之及兄女夫韋伯
昕奉表內附景明元年正月世宗詔曰叔業明

敏秀發英款早悟馳表送誠忠高振古宜加褒
授以彰先覺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雍兗
徐司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
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又賜叔業璽書曰前後
使返有勑想卿具一二寶卷昏狂日月滋甚虐
遍宰輔暴加戚屬淫刑既逞朝無孑遺國有瓦
解之形家無自安之計卿兼茲智勇深懼禍萌
翻然高舉去彼危亂朕興居在念深嘉乃勳前
即勑豫州緣邊諸鎮兵馬行往赴援楊大眼奚

康生鐵騎五千星言即路彭城王勰尚書令肅
精卒十万絡繹繼發將以長驅淮海電擊衡巫
卿其并心勠力同斯大舉殊勳茂績職爾之由
崇名厚秩非卿孰賞并有勑與州佐吏及彼土
人士其有微功片效必加褒異軍未渡淮叔業
病卒年六十三李元護席法友等推叔業兄子
植監州事乃贈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謚忠武
公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万絹一
千匹布五百匹蠟三百斤

子植之字文聡仕蕭寶夤為西郡王左常侍先卒
子譚紹封
譚麤險好殺所乘牛馬為小驚逸手自殺之然
孝事諸叔盡於子道國祿歲入每以分贍世以
此稱之世宗以譚及高皇后弟偃王肅子紹俱
為太子洗馬肅宗踐祚轉員外常侍遷輔國將
軍中散大夫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敬
子測字伯源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天平中走於
關西

植之弟芬之字文穎長者好施篤愛諸弟仕蕭
寶夤歷位羽林監入國以父勳授通直散騎常侍
上蔡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除廣平內史固辭
不拜轉輔國將軍東秦州刺史在州有清靜之
稱入為征虜將軍太中大夫從封山荏縣出為
後將軍岐州刺史正光末元志西討隴賊軍敗
退守岐州為賊所圍城陷志與芬之並為賊擒
送於上邽為莫折念生所害贈平東將軍青州
刺史

子涉字仲昇襲卒
子僑歷梁武定中員外羽林監齊受禪爵例降
芬之弟簡之英之並早卒
英之弟藹之字幼重性輕率好琴書其內弟柳
諧善鼓琴藹之師諧而微不及也歷通直散騎
侍郎平東將軍安廣汝陽二郡太守卒
叔業長兄子彥先少有志尚叔業以壽春入國
彥先景明二年逃遁歸魏朝廷嘉之除通直散
騎常侍封雍丘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出為趙

郡太守爲政舉大綱而已正始中轉渤海相屬
元愉作逆徵兵郡縣彥先不從爲愉拘執踰獄
得免仍爲沙門潛行至洛愉平勑還郡延昌中
卒時年六十一熙平中贈持節左將軍南青州
刺史謚曰惠恭
子約字元儉性頗剛鯁起家員外郎轉給事中
永平中丹陽太守後襲爵冀州大乘賊起勑爲
別將行渤海郡事後州軍爲賊所敗遂圍郡城
城陷見害年三十六神龜中贈平原太守出帝

時復贈前將軍揚州刺史
長子英起武定末洛州刺史
英起弟威起卒於齊王開府中兵參軍年三十
二贈鴻臚少卿
彥先弟絢揚州治中時揚州霖雨水入州城刺
史李崇居於城上繫船憑焉絢率城南民數千
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遂與別駕鄭
祖起等送子十四人於蕭衍自號豫州刺史衍
將馬仙琕遣軍赴之崇聞絢反未測虛實乃遣

國侍郎韓方興單舸召之絢聞崇在悵然驚恨
報崇曰比因大水顛狽不免群情所逼推爲盟
首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
吏願早行無犯將吏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丹
陽太守謝靈寶勒水軍討絢絢率衆逆戰神等
大破之斬其將帥十餘人絢衆奔營神乘勝尅
柵衆皆潰散絢匹馬單逃爲村民所獲至尉升
湖絢曰吾爲人吏反而見擒有何面目得視公
也投水而死并鄉祖起等皆斬之

植字文遠叔業兄叔寶子也少而好學覽綜經
史尤長釋典善談理義仕蕭寶卷以軍勳至長
水校尉隨叔業在壽春叔業卒寮佐同謀者多
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謀不決定唯席法
友柳玄達楊令寶等數人慮元護非其鄉曲恐
有異志共舉植監州祕叔業喪問教命處分皆
出於植於是開門納國軍城庫管籥悉付康生
詔以植爲征虜將軍兗州刺史崇義縣開國侯
食邑千戶尋進號平東將軍入爲大鴻臚卿後

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詔曰植闔門歸
款子昕愚昧爲人誘陷雖刑書有常理宜矜恤
可特恕其罪以表勳誠尋除揚州大中正出爲
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罷州復除大鴻臚卿遷度
支尚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植性非柱石所爲無
恒兗州還也表請解官隱於嵩山世宗不許深
以爲怪然公私集論自言人門不後王肅怏怏
朝廷處之不高及爲尚書志意頗滿欲以政事
爲己任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辭氣

激揚見於言色入參議論時對衆官面有譏毀
又表毀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
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類也侍中于忠
黃門元昭覽之切齒寢而不奏會韋伯昕告植
欲謀廢黜尚書又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達
云受植旨詐稱被詔率合部曲欲圖領軍于忠
臣等窮治辭不伏引然衆證明昞案律在邊合
率部衆不滿百人以下身猶尚斬況仲達公然
在京稱詔聚衆諠惑都邑駭動人情量其本意

不可測度按詐僞律詐稱制者死今依衆證處
仲達入死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崇義縣開國侯
裴植身居納言之任爲禁司大臣仲達又稱其
姓名募集人衆雖名仲達切讓無忿懼之心衆
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爲植所使召仲達責問
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
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又植
親率城衆附從王化依律上議唯恩裁處詔曰
凶謀既爾罪不合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

亦不須待秋分也時于忠專擅朝權既構成其
禍又矯爲此詔朝野怨之臨終神志自若遺令
子弟命盡之後翦落鬚髮被以法服以沙門禮
葬于嵩高之陰年五十初植與僕射郭祚都水
使者韋儁等同時見害於後祚儁事雪加贈而
植追復封爵而已植故吏渤海刁沖上疏訟之
於是贈植征南將軍尚書僕射揚州刺史乃改
葬植母夏侯道遷之姊也性甚剛峻於諸子皆
如嚴君長成之後非衣帢不見小有罪過必束

帶伏閣經五三日乃引見之督以嚴訓唯少子
衍得以常服見之旦夕溫凊植在瀛州也其母
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
箕箒於沙門寺洒掃植弟瑜粲衍並亦奴僕之
服泣涕而從有感道俗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
免其母於是出家爲比丘尼入嵩高積歲乃還
家植雖自州送祿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別資財
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植母
旣老身又長嫡其臨州也妻子隨去分違數歲

論者譏焉
子惔字道則襲爵
植弟颺壯果有謀略常隨叔業征伐以軍功爲
寶卷驍騎將軍叔業之歸誠也遣颺率軍於外
外以討蠻楚爲名內實備寶卷之衆景明初以
颺爲輔國將軍南司州刺史擬戍義陽封義安
縣開國伯邑千戶詔命未至爲賊所殺贈冠軍
將軍進爵縣侯餘如故世宗以颺勳効未立而
卒其子烱不得襲封肅宗初烱行貨於執事乃

封城平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
烱字休光小字黃頭頗有文學善事權門領軍
元乂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揚州大
中正進伯爲侯改封高城縣增邑一千戶尋兼
尚書右丞出爲東郡太守孝昌三年爲城民所
害贈散騎常侍鎮東將軍青州刺史開國如故
謚曰簡
子斌襲齊受禪爵例降
颺弟瑱字文琬初拜通直散騎常侍封下密縣

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尋試守滎陽郡坐虐暴殺
人免官後徙封灌津子卒於渤海太守年四十
五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定
子堪字靈淵襲爵歷尚書郎興和中坐事死
爵除
瑜弟粲字文亮景明初賜爵舒縣子沈重善風
儀頗以驕豪爲失歷正平恒農二郡太守高陽
王雍曾以事屬粲粲不從雍甚爲恨後因九日
馬射勑畿內太守皆赴京師雍時爲州牧粲往

脩謁雍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邁舉止抑揚雍目
之不覺解顏及坐定謂粲曰相愛舉動可更為
一行粲便下席為行從容而出坐事免官後世
宗聞粲善自標置欲觀其風度忽令傳詔就家
急召之須臾之間使者相屬合家恇懼不測所
以粲更恬然神色不變世宗歎異之時僕射高
肇以外戚之貴勢傾一時朝士見者咸望塵拜
謁粲候肇惟長揖而已及還家人尤責之粲曰
何可自同凡俗也又曾詣清河王懌下車始進

便屬暴雨粲容步舒雅不以霑濡改節懌乃令
人持蓋覆之歎謂左右曰何代無奇人性好釋
學親升講座雖持義未精而風韻可重但不涉
經史終為知音所輕世宗末除前將軍太中大
夫揚州大中正遷安南將軍中書令肅宗釋奠
以為侍講轉金紫光祿大夫後元顥入洛以粲
為西兗州刺史尋為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
州入嵩高山前廢帝初徵為驃騎將軍左光祿
大夫復為中書令後以正月晦帝出臨洛濱粲起

於御前再拜曰今年還節美聖駕出遊臣幸參
陪從豫奉醼樂不勝忻戴敢上壽酒帝曰昔歲
北海入朝暫竊神器具聞爾日卿戒之以酒今
欲使我飲何異於往情粲曰北海志在沉酒故
諫其所失陛下齊聖溫克臣敢獻微誠帝曰實
乃寡德甚愧來譽仍為命酌出帝初出為驃騎
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士民勸令禱於海
神粲憚違眾心乃為祈請直據胡床舉杯而言
曰僕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嶽視

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而致禮海神也卒
不肯拜時青州叛賊耿翔受蕭衍假署寇亂三
齊粲唯高談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
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
又言已入州門粲乃徐云耿王可引上廳事自
餘部眾且付城外其不達時變如此尋為翔所
害送首蕭衍時年六十五
子含字文若員外散騎侍郎
粲弟衍字文舒學識優於諸兄才行亦過之事

親以孝聞兼有將略仕蕭寶卷至陰平太守景
明二年始得歸國授通直郎衍欲辭朝命請隱
嵩高乃上表曰臣幸乘昌運得奉盛化沐藉炎
風餐佩唐德於生於運已溢已榮但攝性乖和
恒苦虛弱比風露增加精形侵耗小人愚懷有
願閑養伏見嵩岑極天苞育名草脩生救疾多
遊此岫臣質無靈分性乖山水非敢追蹤輕舉
髣髴高蹤誠希藥此沉痾全養稟氣耳若所療
微痊庶偶影風雲永歌至德荷衣蔥褐裁營已

竪搖策納屐便陟山途謹附陳聞乞垂昭許詔
曰知欲養痾中岳練石嵩嶺栖素雲根餌芝清
壑騰跡之操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風有愧山客
耳既志往難裁豈容有抑便從來請世宗之末
衍稍以出山干祿執事肅宗除散騎侍郎行河
內郡事尋除建興太守轉河內太守加征虜將
軍遭母憂解任衍歷二郡廉白寡欲善撫百姓
民吏追思之孝昌初蕭衍遣將曹敬宗寇荊州
山蠻應之大路斷絕都督崔暹率數萬之衆盤

桓魯陽不能前討荊州危急朝廷憂之詔衍為
別將假前將軍與恒農太守王羆率軍一萬出
武關以救荊州賊逆戰於淅陽衍大破之賊遂
退走荊州圍解除使持節散騎常侍平東將軍
假安東將軍北道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
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
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
別將嵇宗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
神軌等討鑒平之除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假鎮

北將軍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開國公增邑
千二百戶常侍如故仍詔衍與子邕北討葛榮
軍次陽平之東北漳曲賊來拒戰衍軍敗見害
朝野人情莫不歎惋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司
空相州刺史
子嵩襲武定中河內太守齊受禪爵例降又天
水冀人尹挺仕蕭鸞以軍勳至陳郡太守遂
與叔業參謀歸誠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司州
刺史擬戍義陽亦封宋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

轉冠軍將軍東郡太守未拜而卒賜布帛一百匹贈本將軍涇州刺史

子循歷太原太守

循弟彖饒安令遂西太守兄弟皆有政事才時

河東南解人柳玄達頗涉經史仕蕭鸞歷諸王參軍與叔業姻婭周旋叔業之鎮壽春委以管記及叔業之被猜疑將謀歸款玄達贊成其計前後表啓皆玄達之詞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司徒諮議參軍封南頓縣開國子邑二百戶二

年秋卒時年四十三後改封夏陽縣邑戶如先玄達曾著大夫論備陳叔業背逆歸順契闊危難之旨又著喪服論約而易尋文多不錄

子緯襲武定中東太原太守齊受禪爵例降緯弟遠字季雲性麤疏無拘檢時人或謂之柳癡好彈琴耽酒時有文詠爲肅宗挽郎出帝初除儀同開府參軍事放情琴酒之間每出返家人或問有何消息荅云無所聞縱聞亦不解元象二年客遊項城遇患卒時年四十一

玄達弟玄瑜景明初除正員郎轉鎮南大將軍開府從事中郎帶汝陰太守延昌二年卒年五十五

子諧頗有文學善鼓琴以新聲手勢京師士子翕然從學除著作佐郎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二十六又武都人楊令寶有膂力善射仕蕭鸞數爲小將征戰著效至譙郡太守遂參叔業歸誠之謀景明初除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擬戍淮陰封宵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在淮南

征戰累著勞捷徵拜冠軍將軍試守京兆內史卒追封邵陵縣開國子邑二百戶賜帛三百匹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

子彪襲爵永熙中征虜將軍中散大夫齊受禪例降

令寶弟令仁亦隨令寶立效前將軍汝南內史

又京兆杜陵人韋伯昕學尚有壯氣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植疾之如讎即彥先之妹壻也叔業入其有大志故遣送子芬之爲質景明

初封雲陵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拜南陽太守數歲坐事免乂之拜負外散騎常侍加中壘將軍延昌末告尚書裴植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由何以見怒也其叔業爪牙心膂所寄者裴智淵左中郎將封浚儀縣王昊左軍將軍封南汝陰縣趙革右中郎將封西宋縣並開國男食邑各二百戶李道真右軍將軍封雎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胡文盛右軍將軍封剛陽

縣魏承祖右軍將軍封五春縣並開國子食邑各三百戶

承祖廣陵寒人也依隨叔業爲趨走左右壯健善事人叔業待之甚厚及出爲州以爲防閤善撫士卒兼有將用自景明以後常爲統軍南北征伐累有戰功歷太原太守至光祿大夫安南將軍蕭衍遣將圍義陽士民應之三關既陷州城時甚懸急以承祖持節行撫軍將軍率師討之大破賊衆解義陽之圍還復三關遂爲名將

終於并州刺史衣冠之士預叔業勳者安定皇甫光北地梁祐清河崔高客天水閻慶胤河東柳僧習等

光美鬚髯善言笑仕蕭鸞以軍勳至右軍將軍入國爲輔國將軍假南兗州刺史卒於渤海太守

兄椿齡薛安都壻也隨安都於彭城內附歷位司徒諮議岐州刺史光未入朝而椿齡先卒

椿齡子璋鄉郡相

璋弟瑒爲司徒胡國珍所拔自太尉記室超遷吏部郎性貪婪多所受納鬻賣吏官皆有定價後以丞相高陽王雍之壻超拜持節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爲政殘暴百姓患之罷州後仍遇風病乂之除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太昌初卒年五十八贈衛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

子長卿司州主簿祕書郎中太尉司馬

祐叔業之從姑子也好學便弓馬隨叔業征伐身被五十餘創景明初拜右軍將軍賜爵山桑

子出為北地太守清身率下甚有治稱歷驍騎
將軍太中大夫右將軍從容風雅好為詩詠常
與朝廷名賢泛舟洛水以詩酒自娛遷光祿大
夫加平北將軍端然養志不歷權門出為平西
將軍京兆內史當世歎其抑屈卒官贈本將軍
涇州刺史
高客博學善文札美風流景明初拜散騎侍郎
出為揚州開府掾帶陳留太守卒官
慶胤父汪參薛安都平北將軍事安都入國聽

汪還南慶胤博識洽聞善於談論聽其言說不
覺忘疲景明初為李元談輔國府司馬卒於穀
城太守
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景明初為裴植征虜府
司馬稍遷北地太守為政寬平氐羌悅愛肅宗
時至太中大夫加前將軍出為潁川太守卒官
夏侯道遷譙國人少有志操年十七父母為結
婚韋氏道遷云欲懷四方之志不願取婦家人
咸謂戲言及至婚日求覓不知所在於後訪問

乃云逃入益州仕蕭鸞以軍勳稍遷至前軍將
軍輔國將軍隨裴叔業至壽春為南譙太守兩
家雖為姻好而親情不協遂單騎歸國拜驍騎
將軍隨王肅至壽春道遷守合肥肅薨道遷
棄戍南叛會蕭衍以莊丘黑為征虜將軍梁秦
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為長史帶漢中郡
會黑死衍以王鎮國為刺史未至而道遷陰圖
歸順先是仇池鎮將楊靈珍阻兵反叛戰敗南
奔衍以靈珍為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

有部曲六百餘人道遷憚之衍時又遣其左右
吳公之等十餘人使南鄭道遷乃偽會使者請
靈珍父子靈珍疑而不赴道遷乃殺使者五人
馳擊靈珍斬其父子并送使者五首於京師江
悅之等推道遷為持節冠軍將軍梁秦二州刺
史道遷表曰臣聞知機其神趣利如響臣雖不
武敢忘機利伏惟陛下澤被區宇德濟蒼生八
表同忻品物咸賴臣頃亡蟻賊匹馬歸闕自斯
搏噬釐揭冊款但中於壽陽橫為羣犢所謗理

之曲直並是楊集朗王秉所悉臣實是知其實
自安便逃竄江吳苟存視息蕭衍梁州刺史莊
丘黑與臣早舊申臣爲長史值黑亡歿專任天
時　忝願機會在茲遇武興私署侍郎鄭洛生來
此臣即披露誠款與其共契機要報武興王楊
紹先并其中叔集起等請其遣軍以爲腹背即
遣左天長由寒山路馳啓後會通直散騎常侍
臣集朗還至武興臣聞其至知事必克集朗果
遣鄭右留使至臣間密參機舉會有蕭衍使人

吳公之至知臣懷誠將歸大化遂與府司馬嚴
思藏恭典籤吳宗肅王勝等共楊靈珍父子密
臣臣幸先覺悉得戮思恭等臣
集朗急求軍援而武興軍未到
戍主尹天寶不識天命固執愚
亍敢爲不逞臣即遣軍主
以靈坦龐樹等領義勇應時
戮逞悅之節度輕進失脫天
遣圍州城梁秦士庶僉云危

棘以義逼臣勸爲刺史須藉此威鎮靖內外臣
赤誠奉國苟取濟事輒捐小跡且從權宜假當
州位重遣臣甫選由斜谷道以事啓聞臣即親
率士卒四日三夜交鋒苦戰武興之軍乘虛躡
後天寶兇徒因宵鳥散進既摧破退失巢穴潛
捨軍衆依山傍險突入白馬集朗與二弟躬擐
甲冑率兵所領登即擒斬戍內戶口即放還民
斯由皇威遐振罪人授首凶狡時殄公私慶快
非但梁秦竭力寔關集朗赴接之機臣前已遣

軍主杜法先還洵陽構合徒黨誘結鄉落令晉
壽太守王僧承王文粲等還至西關共興義
當今庸蜀虛弱楚鄧懸危開拓九區掃清八合
形要之利在於此時進趣之略願速處分臣以
愚陋猥當推舉事定之後便即東身馳歸天闕
但物情草創猶有參差蕭衍魏興太守范珣安
康太守范悠共前巴西太守姜脩屯聚川東尚
規舉衆發遣討襲集於別啓集朗兄弟並議曰
臣從日歸誠誓盡心力紹先家業資爲報但

留臣權柏綏奬須得撲滅珣等便即首路伏願
聖慈特垂鑒照謹遣兼長史臣張天亮奉表略
聞詔曰得表聞之將軍前職機運已投誠款而
中逢猜間致有播越復翻然風返建茲殊效忠
貫古烈義動遐邇漢鄭既開勢剪庸蜀混同之
略方自斯始擒凶掃惡何快如之想餘黨悉平
西南清謐經算淹朔當有劬勞所請軍宜別勅
一二又賜道遷璽書曰得表具誠節之懷卿忠
義夙挺期委自昔中有書因以致乖舛知能乘

機豹變翻然改圖奬率同心萬里投順遠舉漢
中爲開蜀之始洪規茂略深有嘉焉今授卿持
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開國侯
食邑一千戶并同義諸人尋有別授王師數道
絡繹電邁遷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梁漢諸
軍事鎮西將軍尚書邢巒指授節度卿其善建
殊勣稱朕意焉道遷表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
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爲例世宗不許道遷自
南鄭來朝京師引見於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

比在壽春遭韋纘之酷申雅無所致此猖狂是
段之來希酬昔遇勳微恩重有䩄心顏世宗曰
卿建爲山之功一簣之玷何足謝也道遷以賞
報爲微逡巡不拜詔曰道遷至止既淹未恭州
封可勅吏部速令召拜道遷拜日詔給百五十
人供尋改封濮陽縣開國侯邑戶如先歲餘頻
表解州世宗許之除南兖州大中正不拜道遷
雖學不淵洽而歷覽書史閑習尺牘札翰往還
甚有意理好言宴務口實京師珍羞罔不畢有

於京城之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
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
入三千餘匹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詩
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
多之出爲散騎常侍平西將軍華州刺史轉安
東將軍瀛州刺史常侍如故爲政清嚴善禁盜
賊熙平年病卒年六十九贈撫軍將軍雍州刺
史贈帛五百匹謚曰明侯初道遷以拔漢中歸
國王頒興之計求分邑戶五百封之世宗

不許靈太后臨朝道遷重求分封太后大奇其意議欲更以三百戶封穎輿會卒遂寢道遷不娉正室唯有庶子數人

長子夬字元廷歷位前軍將軍鎮遠將軍南兗州大中正夬性好酒居喪不戚醇醪肥鮮不離於口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負數猶千餘匹穀食至常不足弟妹不免飢寒初道遷知夬好酒不欲傳授國封夬未亡前忽夢見征虜將軍房世寶來至其家直上

聽事與其父坐屏人密言夬心驚懼謂人曰世寶至官聞必擊我世寶有人至云官呼郎隨召卽云遣左右杖之二百不勝楚痛大叫良久乃寤流汗徹於寢具至明前京城太守趙卓詣之見其衣濕謂夬曰卿昨夕當大飲溺衣如此夬乃具陳所夢先是旬餘祕書監鄭道昭暴病卒夬聞謂卓曰人生何常唯當縱飲耳於是昏酣遂甚夢後二日不能言針之乃得語而猶虛劣其弟元象等並營視之夬言危而後振俄而心悶旋轉而死爲洗浴者視其尸體大有杖處青赤隱起二百下許贈鉅鹿太守初夬與南人辛諶庾道江文遙等終日遊聚酣飲之際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坐上相看先後之間耳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宴儻或有知庶其歆饗及夬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夬靈前酌飲時日晚天陰室中微闇咸見夬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時夬家客雍僧明心有畏恐披簾欲出

便卽僵仆狀若被毆夬從兄欣宗云今是節日諸人憶弟疇昔之言故來共飲僧明何罪而被瞋責僧明便寤而欣宗鬼語如夬平生并怒家人皆得其罪又發摘陰私竊盜咸有次緒夬妻裴植女也與道遷諸妾不穆訟鬩徹于公庭

子籍年十餘歲襲祖封已數年而夬弟脊等言其眇目癎疾不任承繼自以與夬同庶已應紹襲尚書奏翻承封元象以平東將軍太中大夫齊受禪例降

奠道還兄子世位至咸陽太守
李元護遼東襄平人八世祖胤晉司徒廣陵侯
胤子順璠及孫沈志皆有名官沈孫根慕容寶
中書監根子後智等隨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
數世無名位三齊豪門多輕之元護以國家平
齊後隨父懷慶南奔身長八尺美鬚髯少有武
力仕蕭道成歷官馬頭太守後軍將軍龍驤將
軍雖以將用自達然亦頗覽文史習於簡牘高
祖至鍾離元護時在城中爲蕭鸞徐州刺史蕭

惠休奉使詣軍高祖見而善之後爲裴叔業司
馬帶汝陰太守叔業疑懼元護贊同其謀及叔
業疾病外內阻貳元護督率上下以俟援軍壽
春既定元護頗有力焉景明初以元護爲輔國
將軍齊州刺史廣饒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戶便
道述職其年入朝尋以州民柳世明圖爲不軌
元護馳還歷城至即擒殄誅戮所加微爲濫酷
値州內飢儉民人困敝亡徙存隱恤表請賑貸蠲
其賦役但多有部曲時爲侵擾城邑苦之故不

得爲良刺史也三年卒於官年五十一病前月餘
京師無故傳其凶問又城外送客亭柱有人書
曰李齊州死綱佐鎮副皆見而拭之後復如此
元護妾妓十餘聲色自縱情慾既甚支骨消削
鬚長二尺一時落盡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元
護爲齊州經拜舊墓巡省故宅饗賜村老莫不
欣暢及將亡謂左右曰吾嘗以方伯簿伍至青
州士女屬目若喪過不但不可不好設儀衞哭
泣至京令觀者改容也家人遵其誡

子會襲正始中降爵例子邑五百戶延昌中除
宣威將軍給事中會頗驕縱好酒其妻南陽太守
清河房伯玉女也甚有姿色會不答之房乃通
於其弟機因會飲醉殺之
子景宣襲天平中除給事中齊受禪例降襲爵
房遂如夫婦積十餘年房氏色衰乃更婚娶
元護弟靜景明初以歸誠勳拜前將軍性甚貪
忍兄亡未斂便剝脫諸妓服玩及餘財物歷齊
州內史天水太守

靜子鉉羽林監
元護從叔恤卒於東代郡太守
子曠之
席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蕭鸞以膂
力自効軍勳稍遷至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
戍主蕭寶卷遣胡景略代之法友遂留壽春與
叔業同謀歸國景明初拜冠軍將軍豫州刺史
苞信縣開國伯食邑千户始叔業卒後法友與
裴植追成叔業志淮南剋定法友有力焉尋轉

冠軍將軍華州刺史未拜改授并州刺史歲餘
代還蕭衍遣將揚公則寇揚州假法友征虜將
軍以討之法友未至而公則敗走後假法友前
將軍持節爲別將出淮南欲解朐山之圍法友
始渡淮而朐山敗没遂停散十年恬靜自處不
競勢利世宗末以本將軍除瀛州刺史在州廉
和著稱又從封衆氏肅宗初拜光祿大夫熙平
二年卒贈平西將軍秦州刺史贈帛二百匹謚
襄侯

子景通襲善事元叉兼以貨賂叉父繼繼爲司
空引景通爲掾後加右軍將軍鎮軍將軍卒官
贈輔國將軍衛尉少卿
子鵬襲永安末尚書郎走關西
王世弼京兆霸城人也劉裕滅姚泓其祖父從
裕南遷世弼身長七尺八寸魁岸有氣善草
隷書好愛墳典仕蕭寶卷以軍勳至游擊將軍爲
軍主助戍壽春遂與叔業同歸城景明初除
冠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擬戍離懸封慎縣開

國伯食邑七百户徐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
治任於刑爲民所怨有受納之響爲御史
中尉李平所彈會赦免久之拜太中大夫加征
虜將軍尋以本將軍出爲河北太守治有清稱
轉渤海相尋遷中山内史加平北將軍直閤元
羅領軍叉弟也曾行過中山謂世弼曰二州刺
史飜復爲郡亦當恨恨耳世弼曰儀同之號起
自鄧騭平北爲郡始在下官正光元年卒官贈
本將軍豫州刺史謚曰康

長子會，汝陽太守。
次子由，字茂道，好學，有文才，尤善草隸，性方厚，有名士之風，又工摹書，為時人所服。歷給事中、尚書郎、東萊太守。罷郡，後寓居潁川。天平初，元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為亂兵所害，時年四十二。名流悼惜之。
江悅之，字彥和，濟陽考城人也。七世祖統，晉散騎常侍。劉淵石勒之亂，南徙渡江。祖興之，父範之，並為劉裕所誅。悅之少孤，仕劉駿，歷諸王參軍。好讀兵書，有將略，善待士，有部曲數百人。蕭道成初，以悅之為荊州征西府中兵參軍，領臺軍主，遷屯騎校尉，轉後軍將軍，部曲稍衆，千有餘人。蕭賾遣戍漢中，就遷輔國將軍。蕭衍初，劉季連據蜀反叛，悅之率部曲及梁秦之衆討滅之，以功進號冠軍將軍。氐王武興氐破白馬，進圍南鄭，悅之率軍拒戰，大破氐衆，還復白馬。衍秦梁二州刺史莊丘黑死，夏侯道遷與悅之及龐樹、軍主李忻榮、張元亮、孫天與等謀以梁州內附。

既殺蕭衍使者及楊靈珍，衍華陽太守尹天寶率衆向州城，悅之與樹、忻榮勒衆逆戰，為天寶所敗，遂圍南鄭。戰經四日，衆心危沮，咸懷貳。悅之盡以家財散賞士卒，身當矢刃，晝夜督戰。會武興軍至，天寶敗走。道遷之克全，勳款悅之實有力焉。正始二年夏，與道遷俱至洛陽，尋卒，年六十一。贈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追封安平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謚曰莊。悅之二子，文遙、文遠。
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道遷之圖楊靈珍也，文遙奮劒請行，遂手斬靈珍。正始二年，除步兵校尉。遭父憂解官。熙平初，襲封，拜前軍，出為咸陽太守。勤於禮接，終日坐廳事，至者見之，假以恩顏，屏人密問，於是民所疾苦，大盜姓名，姦猾吏長，無不知悉。郡中震肅，姦劫息止。治為雍州諸郡之最。徵拜驍騎將軍、輔國將軍，進號征虜將軍。肅宗初，拜平原太守，在郡六年，政理如在咸陽。遷後將軍、安州刺史。文遙善於

綏納甚得物情時杜洛周葛榮等相繼叛逆自
幽燕已南悉皆淪陷唯文遥介在羣賊之外孤
城獨守鳩集荒餘且耕且戰百姓皆樂爲用建
義元年七月遘疾卒於州年五十五長史許思
祖等以文遥遺愛在民復推其子果行州事既
鎮州任乃遣使奉表莊帝嘉之除果通直散騎
侍郎假節龍驤將軍行安州事當州都督既而
賊勢轉盛憂援不接果以阻限寇內徙無由
乃攜諸弟并率城民東奔高麗天平中詔高麗

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
果弟昴武定三年襲爵齊受禪例降
文遠善騎射勇於攻戰以軍勳授自給事中
稍遷中散大夫龍驤將軍
龐樹南安人世宗追錄謀勳封其子景亮襄邑
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
李忻榮漢中人與樹俱守天寶同時戰歿封其
子建爲清水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
張元亮漢中人便弓馬甚有戰鬪以勳封撫夷縣

開國子食邑二百戶拜東萊太守入爲平遠將
軍左中郎將遷中散大夫加龍驤將軍卒贈左
將軍巴州刺史
士孫天與扶風人以勳封莫西縣開國男食邑
二百戶拜武功太守又襄陽羅道珍北海王安
世潁川辛諶漢中姜永等皆參其勳末
道珍除齊州東平原相有治稱卒於鎮遠將軍
屯騎校尉
安世苻堅丞相王猛之玄孫也歷涉書傳敏於

人閒自羽林監稍遷安西將軍北華州刺史卒
贈本將軍梁州刺史
諶魏衛尉辛毗之後有文學歷步兵校尉濮陽
上黨二郡太守卒贈征虜將軍梁州刺史
子佛之濟州司馬
永善彈琴有文學員外郎梁州別駕漢中太守
永弟漾亦善士性亦至孝爲漢中所歎服元羅
之陷也永入於建鄴遂死焉時有潁川庾導者
亦與道遜俱入國雖不參謀亦爲奇士歷覽史

侍善草隸書輕財重義仕蕭衍右中郎將助
戍漢中及至洛陽環堵敝廬多與儁秀交舊
積二十餘歲殊無宦情正光中乃除幽州左
將軍府主簿饒安令罷縣後仍客遊齊魯之
閒天平中卒於青州時有皇甫徽字子玄安
定朝那人仕蕭衍歷諸王參軍郡守及道
遷之入國也徽亦因地內屬徽妻則道遷之
兄女道遷列上勳書欲以徽爲元謀徽曰創
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實內愧於心

遂拒而不許後刺史羊祉表授征虜府司馬
卒官
子和武定末司空司馬
和弟亮儀曹郎中
淳于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後世居於蜀漢
或家安國之桓陵縣父興宗蕭賾南安太守誕
年十二隨父向揚州父於路爲羣盜所害誕雖
童稚而哀感奮發傾資結客旬朔之內遂得復
讎由是州里歎異之臨益州刺史劉悛召爲主

簿蕭衍除步兵校尉景明中自漢中歸國既達
京師陳伐蜀之計世宗嘉納之延昌末王師大
舉除驍騎將軍假冠軍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
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
戎號及奉辭之日詔遣主書趙桃弓宣旨勞勉
若剋成都即以益州許之師次晉壽蜀人大震
屬世宗晏駕不果而還後以客例起家除羽林
監蕭衍遣將張齊攻圍益州詔誕爲統軍與刺
史傅豎眼赴接事寧還朝正光中秦隴反叛詔

誕爲西南道軍司假冠軍將軍別將從子午南
出斜谷趣建安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衍
益州刺史蕭淵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
數萬圍小劒戍益州刺史邴虯令子建拒之因
轉營爲文熾所掩統軍胡小虎崔珍寶並見俘
執子建遣誕助討之誕勤兵馳赴相對月餘未
能摧殄文熾軍行之谷東峯名龍鬚山置柵其
上以防歸路誕以賊衆難可角力乃密募壯士
二百餘人令夜登山攻其柵及時火起煙焰漲

天賊以還途不守運營震怖誕率諸軍鳴鼓攻擊文熾大敗俘斬萬計擒世澄等十一人文熾爲元帥先走獲免孝昌初子建以誕行華陽郡帶白馬戍二年復以誕行巴州刺史三年朝議以梁州安康郡阻帶江山要害之所分置東梁州仍以誕爲鎮遠將軍梁州刺史永安二年四月卒時年六十贈安西將軍益州刺史謚曰莊

長子亢

亢弟亂字闕一字館武定末梁州驃騎府司馬

李苗字子宣梓潼涪人父膺蕭衍尚書郎太僕卿苗出後叔父略略爲蕭衍寧州刺史大著威名王足伐蜀也衍命略拒足於涪許其益州及足還退衍遂改授略怒將有異圖衍使人害之苗年十五有報雪之心延昌中遂歸闕仍陳圖蜀之計於是大將軍高肇西伐詔假苗龍驤將軍鄉導統軍師次晉壽世宗晏駕班師後以客例除員外散騎侍郎加襄威將軍苗有文武才幹以大功不就家恥未雪常懷慷慨乃上書曰

昔晉室數否華戎鼎沸三燕兩秦咆勃中夏九服分崩五方圮裂皇祚承曆自北而南誅滅姦雄定鼎河洛唯獨荊揚尚阻聲教今令德廣被於江漢威風遠振於吳楚國富兵彊家給人足以九居八之形有兼弱攻昧之勢而欲逆豫遺疾子孫違高祖之本圖非社稷之深慮誠宜商度東西夾防輕重之要計量彊埸險易安危之理探測南人攻守窺覦之情籌其卒乘要械征討之備然後去我所短避彼所長釋其至難攻其甚易奪其險要割其膏腴數年之內荊揚可

并若捨舟檝即平原斂後踈前則江淮之所短棄車馬游飛浪乘流馳逐非中國之所長彼不敢入平陸而爭衡猶我不能越巨川而趣利若俱去其短各恃其長則東南未見可滅之機而淮沔方有相持之勢且夫滿昃相傾陰陽恒理盛衰遞襲五德常運今以至彊攻至弱必見吞并之理如以至弱禦至彊焉有全濟之術故明王聖主皆欲及時立功爲万世之業去高而就

下百川以之常流取冒勿而避難兵家以之恒陈
今巴蜀孤懸去建鄴遼遠偏兵獨戍泝流十千
牧守無良專行刼剥官由財進獄以貨成士民
思化十室而九延頸北望日覬王師若命一偏
將弔民伐罪風塵不接可傳檄而定守白帝之
阨據上流之險循士治之迹蕩建鄴之逋然後
偃武脩文制禮作樂天下幸甚豈不盛哉於時
肅宗幼沖無遠略之意竟不能納正光末二秦
反叛侵及三輔時承平既久民不習戰苗以隴

兵彊悍且羣聚無資乃上書曰臣聞食少兵精
利於速戰粮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
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埶在於疾攻日
有降納遲則人情離阻坐受崩潰夫飆至風起
逆者求万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
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
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以憍將御惰卒不思長
久之計務奇正之通必有莫敖輕敵之志恐無
充國持重之規如令隴東不守汧軍敗散則二

秦遂彊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今且宜
勤大將深溝高壘堅守勿戰別命偏師精兵數
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
於是詔苗為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隷
行臺魏子建子建以苗為郎中仍領軍深見知
待孝昌中還朝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俄兼尚
書右丞為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
汾絳蜀賊平之還除司徒司馬轉太府少卿加
龍驤將軍於時蕭衍巴西民何難尉等豪姓相

率請討巴蜀之間詔苗為通直散騎常侍冠軍
將軍西南道慰勞大使未發會殺尒朱榮榮從
弟世隆擁榮部曲屯據河橋還逼都邑孝莊親
幸大夏門集羣臣博議百寮恇懼計無所出苗
獨奮衣而起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
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竊所
庶幾請以一旅之衆為陛下徑斷河梁城陽王
徽中尉高道穆贊成其計莊帝許焉苗乃
募人於馬渚上流以舟師夜下去橋數里便放

火船河流既駛倏忽而至賊於南岸望見火下
相蹙爭橋俄然橋絶没水死者甚衆苗身率士
卒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既而官軍不至
賊乃涉水與苗死鬭衆寡不敵左右死盡苗浮
河而殁時年四十六帝聞苗死哀傷久之曰苗
若不死當應更立奇功贈使持節都督梁益巴
東梁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州
刺史河陽縣開國侯邑一千戸賵帛五百疋粟
五百石謚忠烈侯苗少有節槩志尚功名每讀

蜀書見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亮不許常歎息謂亮
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曾不咨嗟絶倒太保城
陽王徽司徒臨淮王彧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
每諫之及徽寵勢隆極猜忌彌甚苗謂人曰城
陽蜂目先見豺聲今轉彰矣解鼓琴好文詠尺
牘之敏當世罕及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莊帝
幽崩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以白世隆世隆
曰吾爾時羣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焚燒
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士也

不宜追之
子曇襲爵武定末冀州儀同府刑獄參軍齊受
禪爵例降

史臣曰壽春形勝南鄭要險乃建鄴之肩髀成
都之喉嗌裴叔業夏侯道遷體運知機翻然鵲
起舉地而來功誠兩茂其所以大啓茅賦兼列
旌旗固其宜矣植不恒其德器小志大斯所以
顚覆也衍才行將略不遂其終惜哉李席王江
雖復因人成事亦爲果決之士淳于誕好立功

名有志者竟能遂也李苗以文武幹局沉斷過
人臨難慨然奮其大節蹈忠履義殁而後已仁
必有勇其斯人之謂乎

列傳第五十九　魏書七十一

列傳第六十　魏書七十二

陽尼　賈思伯
李叔虎　路恃慶
房亮　曹世表
潘永基　朱元旭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少好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刺史胡泥以尼學藝文雅乃表薦之徵拜秘書著作郎奏佛道宜在史錄後改中書學為國子學時中書監高閭侍中李沖等以尼碩學博識舉為國子祭酒高祖嘗親在苑堂講諸經典詔尼侍聽賜帛百匹尼後兼幽州中正出為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陽太守未拜坐為中正時受鄉人財貨免官尼每自傷曰吾昔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也如何既而還鄉遂卒於冀州年六十一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篇未就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遂撰為字統二十卷行於世

子介字天佐奉朝請冀州默曹參軍早卒

尼從子鳴鶴

鳴鶴弟季智俱有名於時前後並為幽州司馬

季智子播通直散騎常侍

季智從弟藉范陽太守有吏能卒贈平西將軍東益州刺史

季智從子伯慶汝南太守

伯慶從父弟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太和初舉秀才射策高第以母侯還徵拜中書博士詔兼禮官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授寧遠將軍賜爵魏昌男還為廷尉正轉考功郎中除建德太守以清貧賜帛六十匹尋假寧遠將軍領統軍外防內撫甚得居邊之稱解任還家久之除兗州左將軍府長史又拜瀛州安東府長史加揚烈將軍藻以年老歸家闔門不關世事孝昌中在鄉為賊帥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贈征虜將軍幽州刺史

子貞字世幹早卒

從弟彌字世輔長於吏事本州別駕加輕車將
軍屬洛周陷城彌遂率宗親南渡河居於青州
值邢杲起逆青州城民疑河北人為杲內應遂
害彌時年四十八
子播襲祖爵
彌弟斐武定末尚書右丞
藻從弟令鮮京兆王愉郎中令坐同愉反逃竄
免會赦除名
子世和武定末齊州驃騎府司馬

藻從弟延興南幽州刺史
延興從弟固字敬安性倜儻不拘小節少任俠
好劍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遂博
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
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假陵江將軍昶嚴暴治
軍甚急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啓諫并面陳事
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志
貲閑雅了無懼色昶甚奇之軍還言之高祖年
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督城局仍從駕

鎮彭城板兼長史俄以憂去任裴叔業以淮南
內附世宗詔平南將軍廣陵侯元衍與司徒彭
城王勰同鎮壽春敕固為衍司馬還除太尉西
閣祭酒兼廷尉評上改定律令議除給事中出
為試守北平太守甚有惠政久之以公事免後
除給事中領侍御史轉治書劾奏廣平王懷汝
南王悅南陽長公主及使懷荒鎮將高貳望風
逃走劾恒農太守裴粲免官時世宗廣訪得失
固上讜言表曰臣聞為治不在多方在於力行
而已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

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彊
幹弱枝以立萬世之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
遺才朝無素餐孜孜萬幾躬勤庶務使民無謗
讟之響省徭役薄賦斂脩學官遵舊章貴農
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
以存元元之民以救飢寒之苦上合昊天之心
下悅億兆之望然後備器械修甲兵習水戰滅
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同彼七十二君

之徽號協定鼎於嵩河之心副高祖殷勤之寄上與三皇比隆下與五帝齊美豈不茂哉臣位卑識昧言不及義屬聖明廣訪敢獻瞽言伏願陛下留神少垂究察初世宗委任羣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並有釁故宗室大臣相見踈薄而王畿民庶勞斂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稱恒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辭多不載世宗末中尉王顯起宅

既成集僚屬饗宴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對曰晏嬰湫隘流稱于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太府卿庫藏充實卿以為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哉顯大不悅以此銜固又有人間固於顯顯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既無事役遂闔門自守著演賾賦以明幽微通塞之

事其詞曰紹有周之遐軌兮初錫世於河陽建旬侯而列爵兮與王室而並昌遭季葉之紛亂兮仍播迹於良鄉襲侯衛之楨獮兮乃殖根於幽方自祖考而輝烈兮逮余躬而鮮微懼堂構之頹撓兮恐崩毀其洪基心惴惴而慄慄兮若臨深而履薄登喬木而長吟兮抗幽谷而靡託何身輕而任重兮懼顛墜於峻壑憑神明之扶助兮雖幽微而獲存賴先后之醇德兮乃保護其遺孫伊日月之條邁兮何四時之相逼知年

命之有期兮慨斡流之不息傷艱蹟之相承兮悲屯蹇而日臻心惻愴而不懌兮乃有懷於古人或垂綸於渭濱兮有爵聲於傅巖既應跡而赴兆兮作殷周之元鑒孔栖栖而不息兮終見黜於庶邦墨馳騁而不已兮亦舉世而不容有鵜孫而爭國兮有讓位而採薇有躍馬而赴會兮有棲遲以俟時曹納幸而表亡兮袁戮田而曹盛鮑援州而得時兮蘇棄牧而失性趙尭門而誕聖兮終夭隱而不彰衛泯軀於世難兮啓

洪業於宣元稱畢畧之法度兮兼參之先古
纁疑枉於怨獄兮寧于公之偏旨明禍福之同
門兮知休咎之異塗壽倚伏之無源兮或先誂
而後舒賜憑軒而策駟兮撫清琴而自娛憲服
散於陋巷兮蘊六藝於蓬廬勠計行而致位兮
錯謀合而身顯商功成而福集兮韓勲立而禍
弁紛回平而綿結兮亮未識其幽情有積毀而
恩既兮有積譽而寵衰或形乖而意合兮或身
密而志離情與貌而紛競兮體與識而亦馳曰

蔡邕傳六十　七

流言而見疑先緣謗而益信樂食子而中疎兮
巳放麑而日進或舉世而稱賢兮偶不合於主
心或居鄉而三黜兮獨為時之所欽或忍鼻而
干主兮或杖策於幽林或望旗而色阻兮或臨
危而撫琴道有大而由小兮義有顯而必微理
貿在於得要兮事終成於會機每一日而三省
兮亦有念而九思孰有是而可是兮孰有非而
可非石育子而啓夏兮鳥遺卵而孕殷鳥藉冰
而存棄兮虎乳孩以字文發昇舟而魚躍兮季

潛軀而覆雲或揮戈而爭帝兮或洗耳而辭君
道幽成而不一兮神參差而異兆茲靈逵之未
明兮豈前脩之克寸迷白日之近遇兮方有闚
於天表且臨海而觀瀾兮何津源之杳杳文遷
繹而身徂兮景守鄙而災移湯改祝而革命兮
靈投策而訴龜圖擁胎而為巨兮友發文而自
相風吹雞而霸秦兮神壓紐而平王彼嬴縮之
由兮信吉凶之在己或勤憂以減齡兮亦安
樂而後社弟成師而害見兮父純臣而享字識

蔡邕傳六十　八

同命於三君兮兆先見於裔姒始擾桑而發輝
兮終龍變於巴庸統閭門而結慶兮韓蟬蛻於
三江水浩浩而襄陵兮竊息壤而春之鯀殛死
於羽山兮禹宣力而營之鑿龍門以通河兮疏
九江而入海總九州以攸同兮甄五都之所在
雖父子之同氣兮乃業行之已改以愚蹇為
福兮痛比干之淩軀以佞諛為獲安兮哂宰嚭
之見屠以慶士而受賞兮惜史遷之罹刑以進
為罪兮貝鄂秋之專城以仁至我為桂芘兮

揖讓之勞疲以放曠爲懸解兮傷六親之乖離
哀越種之被戮兮嘉范蠡之脫羈歎四皓之高
尚兮歎伊周之涉危望仗鉞而先鋒兮光安卑
而弗顧求封賞於寸心兮夢台衮於遠慮或忌
賢而獨上或篡君以自樹既思匿而名揚兮亦
求清而反汙見衆兆之紛錯兮覩變化之無方
心營營而擾擾兮乃探衷而準常儼端坐於敝
筵兮始拂龜而整策幸靈筮之祐余兮願告余
以中心筮龜發兆以施靈兮利去華而守約著布

列而成卦兮保龍潛而勿躍踵嘉遯之玄蹤兮
追考槃於巖壑登名山以恬澹兮辭朝市之紛
若奉自吉於占繇兮朝夕整而晨裝　許公於
箕山兮諮夷齊於首陽瞻嵩華之崇崖　眺恒
碣之磋礦陵江湖之駭浪兮昇醫閭　羊乘
玄虬之弈弈兮鳴玉鑾之瑲瑲濯　洲濯足
兮入三山而解棠諸伯禹於塗山兮　一茵於
三危登　稽而暇眺兮訪二妃於右　祝融
於荊羊兮問各公於禹東夔回飆而上騖以考寂

深谷而下馳沿扶水而遠矚兮見虞淵之威微
乘閶風之峻坂兮覿王母於崦嵫昇瑤臺而奏
歌兮坐瓊室而賦詩託赤水以寄命兮附光風
以傳辭出琨岫之崢嶸兮入汜林之杳鬱採鍾
山之玉瑛兮收珠澤之珂珹攜羽民而遠遊兮
探長生之妙術騰雲霧而窈冥兮窺域中之穢
賓茲玄闕之寂寥兮過寒門而懷悲揖若士於
霄際兮求露鹿於海湄憑帝臺而肆眺兮歷層
冰而風馳越弱水之渟濙兮躡不周之嶮巇胥

瑤蘂以爲糧兮斟玉液以爲漿結秋蘭以爲珮
兮攬白蜺以爲裳登景雲而上征兮撫閶闔而
啓扉肅百神而警策兮奏中皇於紫微聆鈞天
而九變兮耽廣樂而忘歸忽心移而志駭兮戀
舊京而依依擬招搖以爲旆兮巡天漢而下遊
建雲旗之逶迤兮御回風之瀏瀏策王良以斂
轡兮命風伯以挾輈符屏翳以清路兮告河鼓
以具舟聊右次於析木兮適回駕於營室訪古
人以首陽兮亦問諸於孤竹覩三韓以冥累兮

見冄服之悠悠瞻雒常之蔚蔚兮貢楛矢之啾
啾心怊怊惕惕兮志憫憫而綿綿伊五嶽之
塠塠兮何四海之湑湑瞻九河其如帶兮觀三
江其沈然夫五都之摠摠兮尚何足以遊盤彼
八方之局促兮殊無可以逞觀方吞霞而棄粒
兮亦脣玉而錬丹漱醴泉以養氣兮吸沆瀣以
當餐攀建木之長柯兮援木禾之脩莖咀玉髓
而充腸兮𠯍正陽以長生參松喬而撫翰兮侶浮
丘而上征嗟域中之默默兮詎攄寫其深情

盤桓而猶豫兮志狐疑而未決久放蕩而不還
兮心惆悵而不悦憶慈親於故鄉兮戀先君於
丘墓回遊駕而改轅兮縱歸轡而緩御僕眷眷
於短衢兮馬依依於跬步還故園而解羈兮入
茅宇而返素耕東皐之沃壤兮釣北湖之深潭
養慈顏於婦子兮競獻壽而薦甘朝樂酣於濁
酒兮夕寄忻於素琴誦風雅以導志兮蘊六籍
於胷襟敦儒墨之大教兮崇逸民之遠心播仁
聲於終古兮流不朽之微音進不求於聞達兮

退不營於榮利泛若不繫之舟兮湛若不用之
器不潔其身兮不屑於位不拘小節兮不求曲
備資靈運以託己兮任性命之遭隨既聽天而
委化兮無形志之兩疲除紛競而靖默兮守沖
寂以無爲寄後賢以籍賞兮寧怨時之弗知亂
曰稟元承命人最靈兮夭壽否泰本天成兮體
源究道歸聖哲兮隨化委遇能達節兮顯親揚
名德之上兮保家全身亦厚幸兮趣世浮動違
性命兮鑒始究終同水鏡兮志願不合思遠遊

兮陵虛騁志從所求兮周歷四極騰八表兮形
勞志沮來東道兮反我遊駕養慈親兮躬耕練
藝齊至人兮固又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巧
巧佞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爲
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蠆毒何厚兮巧佞巧佞一
何工矣司間司忿言必從矣朋黨噂㗖自相同
矣浸潤之譖傾人墉矣成人之美君子貴焉攻
人之惡君子恥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予實無
罪騁汝詭言番番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如

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禍行將及
矣泛泛遊蠅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晉或惡維
予小人未明茲理毀與行俱言與釁起我其懲
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己彼諂諛兮人
之蠹兮刺促昔粟周顧恥辱以求媚兮邪干側
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
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或
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不
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實繁有詭其行有佞其

音籧篨戚施邪媚是欽既讒且妬以逞其心是
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末如之何習習宰
嚭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異
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豎刁上官擅生羽
翼乃如之人僭爽其德豈徒喪身亦覆國嗟
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
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若疚凡百君子宜
其慎矣覆車之鑒近可信矣言既備矣事既至
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肅宗即位 除尚書考功

郎奏諸秀孝中第者聽叙自固始大軍征硤石
勅為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郎中平奇固勇敢軍中
大事悉與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
期乘賊獲其外城軍罷太傅清河王懌舉固除
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尋加寧遠將軍
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屑近小人固上疏切諫并
面陳往代諸王賢愚之分以感動悅悅甚敬憚
之懌大悅以為舉得其人熙平二年除洛陽令
將軍如故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病杖

而能起練禫之後猶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
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神龜末清河
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元叉秉
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吏僚莫不慮禍隱
避不出素為懌所厚者彌不自安固以嘗被辟
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
聞而歎曰雖欒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
及汝南王悅為太尉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撾
撻固以前為元卿雖離國猶上疏切諫事在悅

傳抗辟固為從事中郎不就正光二年京兆王
繼為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加鎮遠將
軍府解除前軍將軍鎮遠如故又與科揚州勲
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
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勲更表崇雖貴盛固據理
不撓談者稱焉四年九月卒時年五十七贈輔
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文固剛直雅正不畏彊
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殁之日室徒四壁無
以供喪親故爲其棺斂焉初固著緒制一篇務
從儉約臨終又勑諸子一遵先制固有三子

長休之武定末黄門郎

休之弟諡之字子衡少著才名辟司徒行參軍
早爲門生所害時人悼惜之

賈思伯字士休齊郡益都人也世父元壽高祖
時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釋褐奉朝
請太子步兵校尉中書舍人轉中書侍郎頗爲
高祖所知常從征伐及世宗即位以時從之勤
轉輔國將軍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

節爲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爲後殿澄以思伯
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
虛談今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
功時論稱其長者後爲河内太守不拜尋除鴻
臚少卿以母憂免服闋徵爲滎陽太守有政績
遷征虜將軍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
事北海陰鳳授業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及
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
不往時人稱歎焉尋以父憂免後除征虜將軍

光祿少卿仍拜左將軍兖州刺史肅宗時徵爲
給事黄門侍郎因請拜掃還鄉里未拜以風聞
免尋除右將軍凉州刺史思伯以州邊遠不樂
外出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舍人徐紇言
之得改授太尉長史又除安東將軍廷尉卿思
伯自以儒素爲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
卿于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按周
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
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

堂五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
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
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
功養老教學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按戴
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
難得厥衷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
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
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暫配享五帝故耳又
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即辟

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肅肅在
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
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按孟子云
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
不應有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一
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
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陽陰九六之數九室
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九九之數二
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按此皆

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
立五室以象五行豈不快也如此蔡氏之論非
爲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
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
後作不亦優乎且孝經援神契五經要義舊禮
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同考工者多矣朝廷
若獨絕今古自爲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若猶
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
妄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疑議難可準

信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
於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施行于今雖
有不同時說然耳尋鄭此論非爲無當按月令
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陽右
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
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如此則
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按其
方圓高廣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
之議子幹靈臺之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云

並無取焉學者善其議又遷太常卿兼度支尚
書轉正都官時太保崔光疾甚表薦思伯為侍
講中書舍人馮元興為侍讀思伯遂入授肅宗
杜氏春秋思伯少雖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
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
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
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
當[illegible]為雅談為元乂所寵論者譏其趣勢孝
昌元年卒贈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右

僕射謚曰文貞
子彥始武定中淮陽太守
思伯弟思同字士明少厲志行雅好經史釋褐
彭城王國侍郎五遷尚書考功郎青州別駕又
之遷鎮遠將軍中散大夫試守滎陽太守尋即
真後除平南將軍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
姓安之及元顥之亂也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
護並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開國男邑二百
戶除撫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大中正又

為鎮東金紫光祿大夫仍兼黃門尋加車騎大
將軍左光祿大夫遷鄴後除黃門侍郎兼侍中
河南慰勞大使仍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為侍
講授靜帝杜氏春秋又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
書尋拜侍中興和二年卒贈使持節都督青徐
光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司徒
公青州刺史謚曰文獻初思同之為別駕也清
河崔光韶先為治中自恃資地耻居其下聞思
同還鄉遂便去職州里人物為思同恨之及光

韶之亡遺誡子姪不聽求贈思同遂上表訟光
韶操業登時蒙贈謚論者歎尚焉思同之侍講
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為服氏之學上書難
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冀隆乖錯者十
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
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
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
又持冀隆說至今未能裁正焉
李叔虎渤海蓨人也從祖金世祖神䴥中與高

允俱被徵位至征南從事中郎叔虎好學博聞有識度爲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光河間邢巒並相親友轉議郎久之遷太尉從事中郎轉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攝樂陵中正性清直甚有公平之稱後兼散騎侍郎太極都將事訖除高陽太守固辭不拜尋除顯武將軍太尉高陽王雍諮議參軍事雍以其器操重之尋除假節行華州事爲吏民所稱永平四年卒年五十四贈冠軍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穆

允叔寶州舉秀才拜頓丘公國郎中令遷太常丞延昌末叔寶爲弟壹戶及從弟歸伯同沙門法慶反陷破郡縣叔寶當坐遇病死於洛陽獄子伯胄光祿大夫

叔寶從弟鳳歷尚書郎中國子博士坐弟同京兆王愉逆除名

鳳從子長仁字景安頗有學涉舉秀才射策高第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累遷平南將軍沛郡太守仍爲彭城太守又從尉元討定南境賜爵延陵男徵拜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劉準行還以疾除北海內史詔賜縣粟凡在三郡吏民安之尋卒武定中贈安南將軍七兵尚書冀州刺史男如故

長仁從弟述字道興有學識州舉秀才拜太常博士使詣長安冊祭燕宣王廟還除尚書儀曹郎賜爵蓨縣男稍遷建興太守卒

子象字孟則清簡有風槩博涉群書初襲爵爲徐州平東府功曹參軍遷冀州治中有勤績久

之拜散騎侍郎加寧朔將軍尋轉中書侍郎出爲青州太傅開府諮議參軍行北徐州事本將軍光祿大夫齊文襄王引爲開府諮議參軍加征東將軍興和二年兼散騎常侍使於蕭衍三年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曰文簡以子子貞預義之勤也

子貞歷司空長史武邑太守司徒右長史陽平太守入爲吏部郎中出爲騎驃將軍兗州刺史坐貪汙賜死

路恃慶字伯瑞陽平清淵人也祖綽陽平太守
恃慶有幹用與廣平宋翻俱知名爲鄉閭所稱
相州刺史李安世並表薦之太和中除奉朝請
恃慶以從兄文舉有才望因推讓之高祖遂並
拜焉稍遷尚書儀曹郎轉左民郎行潁川郡出
爲華州安定王征虜府長史尋以母憂去職仍
轉定州河間王琛長史琛貪暴肆意恃慶每進
苦言年四十八卒贈左將軍安州刺史謚曰襄
子祖璧給事中

恃慶弟仲信亦好學爲太尉參軍稍遷奉車都
尉開府掾會武王融之討葛榮也仲信爲其都
督府長史融敗歿仲信遂亦免棄
仲信弟思略字叔約有識尚冀州安東府騎軍
參軍
子祖遺武定末太學博士
思略弟思令字季儁初爲廣陽王司空參軍轉
司空城局參軍司徒記室威遠將軍尚書左民
郎轉右民時天下多事思令乃上疏曰臣聞國

之大事唯祀與戎戎之有功在於將帥三代不
必別民取治不等五霸不必異兵各能剋定有
湯武之賢猶須伊望之佐堯舜之聖尚有稷契
之輔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也三河
方爲戰地何者動之甚易靖之至難竊以比年
以來將帥多是寵貴子孫軍幢統領亦皆故義
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於銜杯躍馬志逸
氣浮軒眉攘腕便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怖懼
交懷雄圖鋭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

鋒鏑壯者在後以安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不集
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
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
而先逃將又怖敵遷延而不進國家便謂官號
未滿重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金帛日賜帑藏
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徒更增膽氣益盛生民
損耗荼毒無聊主歎臣哀何心寢食臣雖位微
竊不遑舍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節義率多果決
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輕求下

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捜從節制率練兵習武
甲密弩彊弓調矢勁詳主旣設然士先陳曉以
安危示其禍福知其不悛以我義順之師討兹
悖逆之豎豈異屠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
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敢以愚短昧死陳
誠尋拜假節征虜將軍陽平太守又割冀州之
平清河相州之陽平齊州之原以為南冀州仍
以思令為左將軍南冀州刺史假平東將軍都
督時葛榮遣其清河太守據季虎高唐城以招

叛民思令乃命麾下并率鄉曲潛軍夜往出其
不意遂大破之徐乃收衆南還又詔思令并領
冀州流民及葛榮滅還鎮平原後除征東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天平三
年三月卒時年五十一贈驃騎將軍定州刺史
侍慶從叔景略起家中書博士太和中尚書郎
本郡中正出為齊州魏郡平原二郡太守卒
景略弟雄字仲略容貌偉異以軍功為給事中
高祖曾對羣臣云路仲略好尚書郎才俟對李

沖云其人宜為武職遷轉太尉咸陽王錄事
參軍遷伏波將軍奉車都尉卒贈頓丘太守
景略從祖弟法常幼而脩立為郡功曹早卒儀
同李神儁與之有舊每云諸路前輩中有路法
常足為名士謂必遠至而竟無年天下事誠難
知也
房亮字景高清河人也父法延譙郡太守亮好
學有節操太和中舉秀才為奉朝請拜秘書郎
又兼員外散騎侍郎副中書侍郎宋弁使於蕭

賾還除尚書二千石郎中濟州中正兼員外常
侍使高麗高麗王託疾不拜以亮辱命坐白衣
守郎中後除濟北太守轉平原太守以清嚴稱
時冀州刺史京兆王愉據州反平原界在河北
與愉接境愉乃遣人說亮啗以榮利亮即斬其
使人發兵防捍愉怒遣其大將張靈和率衆攻
亮亮督厲兵民喻以逆順出城拒擊大破之尋
遭憂解任服終除左將軍汲郡太守遷前將軍
東荆州刺史亮留心撫納夷夏安之時邊州刺

史例得一子出身亮不言其子而啓弟子超爲奉朝請議者稱之轉平東將軍滄州刺史入爲光祿大夫加安東將軍永安二年卒年七十一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子東字元約卒於光祿大夫

亮弟詮字鳳舉尚書郎本州中正卒贈撫軍將軍齊州刺史

詮弟悅字季欣解褐廣平王懷國常侍轉青州平東府中兵參軍加宣威將軍遷高陽太守轉

廣川太守加鎭遠將軍普太中濟州刺史張瓊表所部置南清河郡仍請悅爲太守朝廷從之凡歷三郡民吏安之遷平東將軍太中大夫興和二年卒年七十贈征東將軍濟州刺史

長子超字伯穎武定末司徒録事參軍濟州大中正

超弟昭淮州驃騎大將軍府長史

曹世表字景昇東魏郡魏人也魏大司馬休九世孫祖諡父慶並有學了名世表少喪父舉止有禮度性雅正工尺牘涉獵羣書太和二十三年尚書僕射任城王澄奏世表爲國子助教頗失意後轉司徒記室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等並相友善侍中崔光鄉里貴達每稱美之遇患歸鄉永平中除兗州左將軍府司馬非其所願復以病解延昌中除清河太守治官省約百姓安之正光中拜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大將軍京兆王繼西征以爲從事中郎攝中水兵事自當煩劇論者皆稱其能還都拜司空長

史孝昌中青齊頻年反亂詔世表持節慰喻還都轉尚書右丞後加征虜將軍出行豫州刺史值蕭衍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州民劉獲鄭辯反於州界爲之内應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爲州以世表爲東南道行臺率元安平元顯伯皇甫鄧林等討之於時賊衆强斷小殷關驛使不通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咸欲保城自固世表時患背腫乃輿病出外呼統軍是云寶謂之曰湛僧珍所以敢深入爲寇者以獲辯

皆州民之望爲之内應向有驛至知劉獲移軍
欲迎僧珍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
獲破則僧珍自走東南清服卿之功也乃簡選
兵馬付寶討之促令發軍日暮出城比曉兵合
賊不意官軍卒至一戰破獲諸賊悉平湛僧珍
退走唯鄭辯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召
諸將吏衆責子恭收辯斬之傳首京師勑遣中
使宣旨慰喻賜馬二匹衣服被褥復以世表行
豫州事行臺如故還朝加左將軍兼尚書東道

行臺公河分立之邊戍以備蕭衍行達青州遇患
卒時年五十四永熙中贈征東將軍齊州刺史
潘永基字紹業長樂廣宗人也父靈虬中書侍
郎永基性通率輕財好施爲冀州鎮東府法曹
行參軍遷威烈將軍揚州曲陽戍主轉西硤石
戍主治陳留南梁二郡事頗有威惠轉揚州車
騎府主簿累遷虎賁中郎將直寢前將軍出爲
持節平北將軍冀州防城都督長樂太守于
時葛榮攻逼長圍遏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
史元孚同心戮力晝夜防拒外無軍援内乏粮
儲從春至冬力窮乃陷榮欲害孚永基請以身
代孚死永安二年除潁川太守遷鎮東將軍東
徐州刺史時蕭衍將曹世宗馬洪武等率衆來
寇永基出討破之永熙中爲征東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遷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尋加衛大將
軍復除東徐州刺史前後在州爲吏民所樂代
還京師元象初卒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都督
冀瀛洲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

司徒公冀州刺史
長子子禮州主簿
子禮弟子智武定中太尉士曹參軍
朱元旭字君昇本樂陵人也祖霸眞君末南叛
投劉義隆遂居青州之樂陵元旭頗涉子史開
解几案起家清河王國常侍太學博士員外散
騎侍郎頻使高麗除尚書度支郎中神龜末以
郎選不精大加沙汰元旭與隴西辛雄范陽祖
瑩泰山羊深西平源子恭並以才用見留尋加

鎮遠將軍兼尚書右丞仍郎中本州中正時關西都督蕭寶夤啓云所統十萬食唯一月於是肅宗大怒召問所由録令以下皆推罪於元旭元旭入見於御座前屈指校計寶夤兵糧乃踰一年事乃得釋除通直散騎常侍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尚書左丞光禄大夫後轉司農少卿遷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天平中復拜尚書左丞既無風操俛仰隨俗性多機數自容而已於時朝廷分汾郡河内二界挾河之地以立義州安置關西歸款之戶除元旭使持節驃騎將軍義州刺史武定三年夏卒於州年六十七贈本將軍幽州刺史

子敬道武定中司徒長流參軍

史臣曰陽尼學義之迹世不乏人固遠氣正情文學兼致賈思伯門有舊業經明行脩唯兄及弟並標儒素李路器尚所及俱可觀者象風采詞涉亦當年之俊民房亮西出表潘永基朱元旭拔萃從宦咸其名器各有由也

列傳六十終 魏書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一　魏書七十三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奚康生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世爲部落大人祖直平遠將軍柔玄鎮將入爲鎮北大將軍内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父普憐不仕而卒太和十一年蠕蠕頻來寇邊柔玄鎮都將李兜討擊之康生性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爲當時所服從兜爲前驅軍主頻戰陷陳壯氣有聞由是爲宗子隊

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蕭鸞遣將率衆據渚邀斷津路高祖勅曰能破中渚賊者以爲直閤將軍康生時爲軍主謂友人曰如其尅也得暢名績脱若不捷命也在天丈夫今日何爲不決遂便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衆乃假康生直閤將軍後以勳除中堅將軍太子三校西臺直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爲

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胡遣精騎一千邀各斷截康生率五百人拒戰破之追至石羊城斬首三十級彬甲卒七千與胡對戰分爲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遷爲統軍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爲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胡遂奔北辛支輕騎退走去康生百餘步彎弓射之應弦而死因俘其牛羊駝馬以萬數蕭鸞置義陽招誘邊民康生復爲統軍從王肅討之進圍其城鸞將張

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以彊弓大箭望樓射窗扉開即入應箭而斃彼民見箭皆云狂弩以殺伏護賞帛一千匹又頻戰再退其軍賞三階帛五百匹蕭寶卷將裴叔業率衆圍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等四軍往援之後遣都督廣陵侯元衍並皆敗退時刺史孟表頻啓告高祖勑肅遣康生馳往赴援一戰大破之賞二階帛一千匹及壽春來降也遣康生領羽林一千人給龍廐馬兩匹馳赴壽

春徑入其城命集城內耆老宣詔撫賚伏所蕭寶卷將桓和頓軍梁城陳伯之據硤石民心駭動頗有異謀康生乃防禦內外音信不通固城一月援軍乃至康生出擊桓和伯之等二軍並破走之拔梁城合肥洛口三戍以功遷征虜將軍封安武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出爲南青州刺史後蕭衍郁洲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率將出討破之生擒濟賞帛千疋時蕭衍聞康生能引彊弓力至十餘石故特作大弓兩張

送與康生康生得弓便會集文武乃用平射猶有餘力其弓長八尺把中圍尺二寸箭麤殆如今之長笛觀者以爲希世絕倫弓即表送置之武庫又蕭衍遣將宋黑率衆寇擾彭城時康生遭母憂詔起爲別將持節假平南將軍領南青州諸軍擊走之後衍復遣都督臨川王蕭宏副將張惠紹勒甲十萬規寇徐州又假宋黑徐州刺史領衆二萬水陸俱進徑圍高塚戍詔授康生武衛將軍持節假平南將軍爲別將

領羽林三千人騎步甲士隨便割配康生一戰
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疋賜驊騮御胡
馬一匹出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
涇州刺史仍本將軍以輒用官炭瓦爲御史所
劾削除官爵尋旨復之蕭衍直閤將軍徐玄
明戍於郁州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內附詔遣康
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槊一張并棗柰果面勅曰
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之間郁州
復叛時揚州別駕裴絢謀反除康生平東將軍

爲別將領羽林四千討之會衆平不行遭父憂
起爲平西將軍西中郎將是歲大舉征蜀假康
生安西將軍領步騎三萬邪趣綿竹至隴右世
宗崩班師除衛尉卿出爲撫軍將軍相州刺史
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
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
疾巫以爲虎豹之祟徵拜光祿卿領右衛將軍
與元乂同謀廢靈太后遷撫軍大將軍河南尹
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即

元乂妹夫也乂以其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
俱宿禁內時或迭出乂以康生子難爲千牛備
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乂稍憚之見于顏色
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三月肅宗朝靈太
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
生乃爲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
足瞋目頷首爲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
言日暮太后欲攜肅宗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
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

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羣臣莫敢應
靈太后自起援肅宗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
万歲於後近侍皆唱万歲肅宗引前入閤左右
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斫直
後元思輔乃得定肅宗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
將出處分遂爲乂所執鏁於門下至曉乂不出
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
其事處康生斬刑難處絞刑乂與剛並在內矯
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恕死從流難哭拜辭父康

生析子免死又沉頓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反死汝何爲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昏闇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禀又意旨過至苦痛嘗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就市絞刑康生久爲將及臨州尹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數捨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年五十四

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子婿得停百日竟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爲行臺又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

佛圖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爲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稱然竟及禍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又追封壽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子剛襲武定中青州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剛弟定國襲康生安武縣開國男

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跳走如飛然側出不爲其宗親顧待頗有飢寒之切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高祖自代將南伐令尚書李沖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沖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沖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爲統軍從高祖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陳莫不勇冠六軍世宗初裴叔業以壽春

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先入以功封安成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直閤將軍尋加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出爲征虜將軍東荊州刺史時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爲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於攻陳遊獵之際大眼令妻潘戎裝或齊鑣戰場或並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時指之謂人曰此潘將軍也蕭衍遣其前江州刺史王茂先率衆數万次于樊雍招

誘蠻吕又規立兖州又令其所署兖州刺史雷豹狼軍主曹仲宗等領衆二万偷據河南城世宗以大眼為武衛將軍假平南將軍持節都督統軍曹敬邴虬樊魯等諸軍討茂先等大破之斬衍輔國將軍王花龍驤將軍申天化俘馘七千有餘衍又遣其舅張惠紹總率衆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為別將與都督邢巒討破之遂乘勝長驅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二道屬水汎長大眼所綰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為營州兵永平中世宗追其前勳起為試守中山内史時高肇征蜀世宗慮蕭衍侵軼徐揚乃徵大眼為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隸都督元遥遏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臺省閭巷觀者如市大眼次譙南世宗崩時蕭衍遣將康絢於浮山遏淮規浸壽春詔加大眼光禄大夫率諸軍鎮荆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

俱征淮堰不能克遂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竦擐甲折旋見稱當世撫巡士卒呼為兒子及見傷痍為之流泣自為將帥恒身先兵士衝突堅陳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前後所遣督將未渡江預皆畏懾傳言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為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皆以為關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怒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為性移所致又以本將軍出為荆州刺史常縛蒿為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淯郡常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為寇盜在州二年而卒太

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甑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氣幹咸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行。及為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言之於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甑生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謂甑生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甑生深以為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城東七里，營

車而宿。夜二更，甑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之，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射之。甑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荊人畏甑生等驍勇，不敢苦追，奔於襄陽，遂歸蕭衍。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有氣力，少以勇壯聞，仕蕭賾，為緣淮遊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國，高祖深嘉之，常為統帥。膽氣絕人，兼有謀略，所在征討，咸立戰功，積勞

稍進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荊州土險，蠻左為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莫不摧殄。由是穰土帖然，無敢為患。永平中，轉後將軍、幽州刺史。蕭衍遣其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眾偷據峽石，詔延伯為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瓮生挾淮為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等走路，

又令舟舸不通，由是衍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延伯等。太后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峽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豫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算，各出一圖，以為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克。」延伯曰：「臣今輒難大眼。既對聖顏，答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

惠臣知見願聖心慈水兵之勁　蕭綜治以一年　尋
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往無不獲靈太后
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勑如請二年除安北
將軍并州刺史在州貪汙聞於遠近還為金紫
光祿大夫出為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西
將軍賜驊騮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
建淮橋之勳封當利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尋
增邑一百戶改封新豐進爵為子時莫折念生
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為天生所擒

賊眾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為使持節征西將
軍西道都督與行臺蕭寶夤討之寶夤與
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寶夤日集督
將論討賊方略延伯每言賊新制勝難與爭鋒
寶夤正色責之曰君荷國寵靈擁戎出討便
是安危所繫每言賊不可討以示怯懦損威挫
氣乃君之罪延伯明晨詣寶夤自謝仍云今當
仰為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渡黑
水列陳西進以向賊營寶夤率眾於水東尋原

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眾大盛水西一里營營
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脅之徐而還退賊以
延伯眾少開營競追眾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夤
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
眾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渡賊徒奪
氣相率還營寶夤大悅謂官屬曰崔公古之關
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夤曰此賊
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眾而出寶夤
為後拒天生悉眾來戰延伯中令將士身先士

卒陷其前鋒於是勇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
萬追奔至於小隴秦賊勁彊諸將所憚朝廷初
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克敵授右
衛將軍於時萬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川
先是盧祖遷伊甕生數將等皆以元志前行之
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
部延伯既破秦賊乃與寶夤率眾會於安定
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醜奴置營
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

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
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為鎖柱教習強兵負而趨
走號為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
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
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夤延伯謂其事
實逡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
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
突陳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
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

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万寶夤斂軍退
保涇州延伯脩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川西
進去賊彭阬谷柵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報
寶夤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
逃遁見兵人採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
敗延伯中流矢為賊所害士卒死者万餘人延
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為諸將之冠
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
野歎懼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

州刺史謚曰武烈又有王足者驍果多策略
隸邢巒伐蜀所在克捷詔行益州刺史遂圍
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復以羊祉為益州足聞
而引退後遂奔蕭衍次有王神念足之流也
後自潁川太守奔江南又冀州人李叔仁叔
仁弟龍壤以勇壯為將統叔仁位至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陳郡開國公後為梁州刺史
歿於關西龍壤正光中北征戰死白道其平
州刺史王買奴南秦州刺史曹敬南兗州刺

史樊魯益州刺史邴虬玄州刺史邢豹及屈
祖嚴思達呂臣崔襲柴慶宗王珍孫虞
祖遷高智方俱為將帥並有攻討之名而
事迹不存無以編錄然未若康生大眼延伯
尤著也
史臣曰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
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為國之所繫也康生等
俱以熊虎之姿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
士之功名也

列傳第六十一　　魏書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二　　魏書七十四

尒朱榮

尒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其先居於尒朱川因爲氏焉常領部落世爲酋帥高祖羽健登國初爲領民酋長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從駕平晉陽定中山論功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爲世業太祖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畿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堉更遷遠地太祖許之所居之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焉至今名狗舐泉羽健世祖時卒曾祖鬱德祖代勤繼爲領民酋長代勤世祖敬哀皇后之舅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民射獸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既過誤何忍加罪部內聞之咸感其意高宗末假寧南將軍除肆州刺史高祖賜爵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匹以爲常年九十一卒賜帛五百匹布二百

民酋長鎮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莊孝莊初榮有
翼戴之勳追贈太師司徒公錄尚書事父新興
太和中繼為酋長家世豪擅財貨豐贏曾行馬
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遊於馬前新興異之謂
曰爾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之後日覺滋
盛牛羊駝馬色別為羣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
討輒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高祖嘉之除
右將軍光祿大夫及遷洛後特聽冬朝京師夏
歸部落每入朝諸王公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

魏書傳六二　二

興亦報以名馬轉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
一領民酋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
牧於川澤射獵自娛肅宗世以年老啟求傳爵
於榮朝廷許之正光中卒年七十四贈散騎常
侍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謚曰簡孝莊初贈假黃
鉞侍中太師相國西河郡王榮潔白美容皃幼
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為
軍陣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
所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

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遊池上忽聞簫鼓之音
新興謂榮曰古老相傳凡聞此聲皆至公輔吾
今年已衰暮當為汝耳汝其勉之榮襲爵後除
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
合義勇給其衣馬蠕蠕主阿那瓌寇掠北鄙詔
假榮節冠軍將軍別將隸都督李崇北征榮率
其新部四千人追擊度磧不及而還秀容內附
胡民乞扶莫于破郡殺太守南秀容牧子萬子
乞真反叛殺太僕卿陸延并州牧子素和婆崘

魏書傳六二　三

嶮作逆榮並前後討平之遷直閤將軍冠軍將
軍仍別將內附叛胡乞步落堅胡劉阿如等作
亂瓜肆勑勒北列步若反於沃陽榮並滅之以
功封安平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尋加通直散
騎常侍勑勒斛律洛陽作逆桑乾西與費也頭
牧子迭相掎角榮率騎破洛陽於深井逐牧子
於河西進號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假安北將軍
爲北道都督尋除武衛將軍俄加使持節安北
平都督恒朔討虜諸軍假撫軍將軍進封博

陵郡公增邑五百戶其父新興前爵聽賜榮第二子
爵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畏惡之閉城
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為刺史執
慶賓於秀容自是榮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
責也尋除鎮北將軍鮮于脩禮之反也榮表東
討復進號征東將軍右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都
督并肆汾廣恒雲六州諸軍事進為大都督加
金紫光祿大夫時杜洛周陷中山於時車駕聲
將北討以榮為左軍不行及葛榮吞洛周凶勢
轉盛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遣騎三千東援相
州肅宗不許又遷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尋進
位儀同三司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
固守滏口以防之復上書曰臣前以二州頻反
大軍喪敗河北無援實慮南侵故令精騎三千
出援相州京師影響斷其南望賊聞此衆嘗亦
息圖便還奉勅去念生梟戮寶夤擒獲醜奴明
達並送誠款三輔告謐關隴載寧費穆虎旅
大翦妖蠻絳衍蜀賊尚稽顙又臣與北海王顥率

衆二万出鎮相州北海皇孫名位崇重鎮撫鄴
城實副群望惟願廣其配衣及機早遣今關西
雖平兵未可役山南隣賊理無發召王師雖衆
頻被摧北人情危怯實謂難用若不更思方略
無以万全如臣愚量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
未應忘報求乞一使慰諭那瓌即遣發兵東引
直趣下口揚威振武以躡其背北海之軍鎮撫
相部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
命自井陘以北滏口以西分防險要攻其肘腋
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
於是榮遂嚴勒部曲廣召義勇北捍馬邑東
塞井陘尋屬肅宗崩事出倉卒榮聞之大怒謂
鄭儼徐紇為之與元天穆等密議稱兵入匡朝
廷討定之乃抗表曰伏承大行皇帝背棄万方
奉諱號踊五內摧剝仰尋詔旨實用驚惋今海
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鴆毒致禍臣
等外聽訟言內自追測去月二十五日聖體康
念至於二十六日奄忽昇遐即事觀望實有所

惑且天子寢疾侍臣不離左右親貴名醫瞻仰
患狀面奉音旨親承顏欵託岑不豫初不召醫
崩弃曾無親奉欲使天下不為惟愕四海不為
喪氣豈可得乎復以皇后女生稱為儲兩疑惑朝
野虛行慶宥宗廟之靈見欺兆民之望已失
使七百危於累卵社稷墜於一朝方選君嬰孩
之中寄治乳抱之日使姦豎專朝賊臣亂紀惟
欲指影以行權假形而弄詔此則掩眼捕雀塞
耳盜鍾今秦隴塵飛趙魏霧合寶寅醜奴勢

逼豳雍葛榮就德憑陵河海蕭衍兵卒密邇在
郊古人有言邦之不臧鄰之福也一旦聞此誰
不闚闚竊惟大行皇帝聖德馭宇繼體正君猶
邊烽迭舉妖寇不滅況今從佞臣之計隨親戚
之謀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
四海欲使海內安乂愚臣所未聞也伏願留聖
善之慈回須臾之慮照臣忠誠錄臣至款聽臣
赴闕預參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旅不知
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

近之怨然後更召宗親推其年德聲副遐邇改
承寶祚則四海更蘇百姓幸甚於是遂勒所統
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為大都督
將於大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
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
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
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高祖及咸陽王
禧等六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為主惟莊帝獨就
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來奉迎帝與兄彭城王

劭弟始平王子正於高渚潛渡以赴之榮軍將
士咸稱万歲於時武泰元年四月九日也十一
日榮奉帝為主詔以榮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
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兼尚書令領軍將軍領
左右太原王食邑二万戶十二日百官皆朝於
行宮十三日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說乃引迎
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朝士既集列騎
圍遶責天下喪亂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緣此等
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縱兵亂害王公卿士皆

斂手就戮死者千三百餘人皇弟皇兄並亦見
害靈太后少主其日暴崩榮以從胡騎遂有大志令御史
趙元則造禪文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至夜四
更中復奉帝南還營幕帝憂憤無計乃令人
喻旨於榮曰帝王迭襲盛衰無常既屬屯運四
方瓦解將軍杖義而起前無橫陳此乃天意非
人力也我本相投規存性命帝王重位豈敢妄
希直是將軍見逼權順所請今璽運已移天
命有在宜時即尊號將軍必若推而不居存魏

社稷亦任更擇親賢共相輔戴榮既有異圖遂
鑄金為己像數四不成時幽州人劉靈助善卜
占為榮所信言天時人事必不可爾榮亦精神
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悟遂便愧悔於是獻武
王榮外兵參軍司馬子如等切諫陳不可之理
榮曰愆誤若是惟當以死謝朝廷今日安危之
機計將何出獻武王等曰未若還奉長樂以安
天下於是還奉莊帝十四日輿駕入宮于時或
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

人情駭震京邑士子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
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曰臣世荷
藩寄征討累年奉忠王室志存效死直以太后
淫亂孝明暴崩遂率義兵扶立社稷陛下登祚
之始人情未安大兵交際難可齊一諸王朝貴
橫死者眾臣今粉軀不足塞往責以謝亡者然
追榮褒德謂之不朽乞降天慈微申私責無上
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
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

白民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均
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曰
覽表不勝鯁塞朕德行無感致茲酷濫尋繹往
事實切於懷可如所表自茲已後贈終叨濫庸
人賤品動至大官為識者所不貴武定中齊文
襄王始革其失追褒有典焉榮啟帝遣使循城
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來歸闕榮
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
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

國治經綸王道以爲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七月
詔曰乾坤統物星象贊其功皇王御運股肱匡
其業是以周道中缺齊晉立濟世之忠殷祚或
虧彭韋振救時之節自前朝失御厄運荐臻大
原王榮爰戴朕躬推臨萬國勳踰伊霍功格二
儀王室不壞伊人是賴可柱國大將軍兼録尚
書事餘如故時葛榮將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
刺史李神軌閉門自守賊鋒已過汲郡所在村
塢悉被殘略榮啓求討之九月乃率精騎七千

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爲賊既久
横行河北時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制賊之理葛
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
俱辦長繩至便縛取葛榮自鄴以北列陳數十
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
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
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
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於戰時不
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騰逐也乃分命壯

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榮身自陷陳
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
悉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
結聚乃普告勒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
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万衆一朝散盡
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
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
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曰功格天
地錫命之位必崇道濟生民褒賞之名宜大是

以有莘贊亳不愆之號爰歸渭叟實膺殊世之
班載集況導源積石襲構崐山門踵英猷躬成
鴻業抗高天之摧柱振厚地之絶維德冠五侯
勳高九伯者哉太原王榮代荷蕃寵世載忠烈
入匡頹運出勦元兇使積年之霧倏焉滌蕩數
載之塵一朝清謐燕恒既泰趙魏還蘇比績況
功古今莫二若不式稽舊典增是禮數將何以
昭德報功遂明國範可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
諸軍事增邑一万戶通前二万餘官悉如故初

榮之將討葛榮也軍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
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
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既而並應弦而殪
三軍咸悅及破賊之後即命立碑於其所號雙
兔碑榮將戰之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而
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我是道武皇帝汝何
敢違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以授榮既寤而喜自
知必勝又詔曰我皇魏道邁天沖德光靈紀源
先二象化穆三才五曆具存六合惟休含靈所共乾

坤俱永而正光之末皇運時屯百揆咸亂九宮
失敘朝野憔瘁上下崩離豺狼競逐寇賊交侵四海土崩九區
瓦解逆臧杜周虔劉燕代妖寇葛榮假盜魏
趙常山易水戎鼓夜驚冀北燕南臺藍不息合
朔南久已丘墟河北殆成灰燼宗廟阽危匪安之
慮社稷急不測之憂大丞相太原王榮道鏡域
中德光區外神昭機往思睿知來義旗建動忠
資夏烈遂能大建義謀收集忠勇熊羆競逐
虎豹爭先斬若翦兩摶風比極氣震林原勢

動山岳弔民伐罪殲此鯨鯢戮平多於長平積
屍高於熊耳秦晉聞聲而喪膽齊魯側聽而
寒心中興之業是乎再隆太平之基茲焉更始
雖復伊霍宣翼之功桓文崇替之道何足以髣
髴鴻蹤比勳盛烈道格普天仁沾率土振古以
來未有其比若不廣錫山河大開土宇何以表
大義之宗高標盛德之廣遠可以冀州之長樂
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
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等七郡各萬戶

通前滿十萬戶為太原國邑又進位太師餘如
故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蕭衍衍乃立為魏
主資以兵將時邢杲寇亂三齊與顥應接朝廷
以顥孤弱不以為慮永安三年春詔大將軍元
穆先平齊地然後回師征顥顥以大軍未還乘
虛徑進既陷梁國鼓行而西滎陽虎牢並皆不
守五月車駕出幸河北事出不虞天下改望榮
聞之即時馳傳朝行宮於上黨之長子行其部
分輿駕於是南轅榮為前驅旬日之間兵馬大

棐資糧器仗繼踵而至天穆既平邢杲亦渡河
以會車駕顥都督宗正珍孫河內太守元襲固
守不降榮攻而尅之斬珍孫元襲以徇帝幸河
內城榮與顥相持於河上顥令都督安豐王延
明緣河據守榮既未有舟船不得即渡議欲還
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高道穆等並謂大軍
若還失天下之望固執以爲不可語在侃等傳
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榮乃令
都督介朱兆等率精騎夜濟登岸奮擊顥子

領軍將軍冠受率馬步五千拒戰兆大破之臨
陳擒冠受延明聞冠受見擒遂自逃散顥便率
麾下南奔事在其傳車駕渡河入居華林園詔
曰周武奉時耕十亂以纂曆漢祖先天資三傑
以除暴理民濟治斯道未爽使持節柱國大將
軍大丞相太原王榮蘊伏風煙抱含日月總奇
正以成術兼文武而爲資昔處亂朝韜光戢翼
秣馬冀北厲兵晉陽佇龍顏而振號想日角以
歎息忠勇奮發虎士如林義功始立所向風靡

故能芟夷群惡振此頹綱俾朕寡昧獲承鴻
緒雖大位克正而衆盜未息葛榮跋扈仍亂中
原建旗伐罪授首殲馘元顥凶頑構成巨釁阻
弄吳楚虧汙宗社朕從御北徂劬勞鞍甲王闈
難星奔一舉大定下洽民和上匡王室鴻勳巨
績書契所未紀歆至榮勳事絕於比況非常
之功必有非常之賞可天柱大將軍此官雖訪
古無聞今員未有太祖已前增置此號式遵典
故用錫殊禮又宜開土宇可增封十萬通前二

十萬先前後部羽葆鼓吹餘如故榮尋還晉陽
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
侯淵討斬之時賊帥万俟醜奴蕭寶夤擁衆豳涇
兇勢日盛榮遣其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令率
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總衆入關討之天光
既至雍州以衆少不敢進巡未集榮大怒遣其
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
大懼乃進討連破之擒醜奴寶夤並檻車送闕
天光又擒王慶雲万俟道樂關西悉平於是天

下大難復以盡矣榮性好獵不舍寒暑至於
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阻險不得迴避虎豹
逸圍者坐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
榮曰大王勳濟天下四方無事惟宜調政養民
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
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
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妄
自署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
能開拓境土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勳也如

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
嵩高原令貪汚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
荊悉擁生蠻北填六鎮回軍之際因平汾胡明
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万戶侯如
其不降徑渡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
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
教如此乃可稱勳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
復用也榮身雖居外恒遙制朝廷廣布親戚列
為左右伺察動靜小大必知或有僥倖求官者

皆詣榮承候得其啓請無不遂之曾關補定
州曲陽縣令吏部尚書李神儁以階縣不奉別
更擬人榮聞大怒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
使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
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榮曾啓北人
為河南諸州莊帝未許天穆入見面啓曰天柱
既有大功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
違之如何啓數人為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
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

天下百官理此事復何足論榮聞所啓不允大
為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莊帝
外迫於榮恒怏怏不悅兼懲榮河陰之事恐終
難保又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欲擅威權懼榮
害之復相間構日月滋甚於是莊帝密有圖
榮之意三年九月榮啓將入朝朝士慮其有變
莊帝又畏惡之榮從弟世隆與榮書勸其不
來榮妻北鄉郡長公主亦勸不行榮並不從帝
既圖榮榮亦至入見即欲害之以天穆在并恐

爲後患故隱忍未發榮之入洛有人告榮云帝
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告云亦言王欲
害我我豈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
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及天穆至帝伏
兵於明光殿東廊引榮及榮長子菩提天穆等
俱入坐定光祿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
而至榮窘迫起投御坐帝先横刀膝下遂手刃
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菩提同時俱死榮時年
三十八於是內外喜叫聲滿京城既而大赦

前廢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曰故使持節侍中
都督河北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大丞相太師領
左右兼錄尚書北道大行臺太原王榮功濟區
夏誠貫幽明天不慭遺奄從物化追終褒績列
代通謨紀德銘勳前王令範可贈假黃鉞相國
錄尚書事司州牧使持節侍中將軍王如故又
詔曰故假黃鉞持節侍中相國錄尚書都督中
外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司州牧太原王榮惟岳
降靈應期作輔功侔伊霍德契桓文方籍棟
梁永康國命道長運短無慶悼兼深前已褒贈
用彰厥美然禮數弗窮文物有闕遠近之望
猶或未盡宜循舊典式加殊錫可追號爲晉王
加九錫給九旒鸞輅虎賁班劒三百人輼輬車
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謚曰武詔曰武泰之
末乾樞中圮否基寶命有若綴旒晉王榮固天
所縱世秉忠誠匡邦國再造區夏俾我頹綱
於斯復振雖勳銘王府德被管絃而從祀之禮
於茲尚闕非所以酬懋實於當時騰殊績於不朽

宜遵舊典配享高祖廟庭
菩提肅宗末拜羽林監尋轉直閤將軍孝莊
初以榮翼戴之勳超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
中書令轉太常卿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加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前廢帝初贈侍中
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并州刺史謚曰惠
菩提弟叉羅孝莊初除散騎常侍武衛將軍
初襲梁郡公又進爵爲王尋卒贈侍中車騎
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

又羅弟文殊，建義初封平昌郡開國公，進爵爲王。孝靜初，轉襲榮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年九歲。

文殊弟文暢，初封昌樂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以榮破葛賊之勳，進爵爲王，增邑千戶，超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後除肆州刺史，仍本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定三年春，坐與前東郡太守任冑等謀反，伏誅，時年十八。

文暢弟文略，襲爵梁郡王。武定末，撫軍將軍、光

祿大夫。

史臣曰：太祖撫運乘時，奄開王業；世祖以武功一海內；高祖以文德革天下。世宗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沖，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叉權重，握賞罰之柄，擅生殺之威，榮悴在親疏，貴賤由離合。附會者結之以子女，進趨者要之以金帛，且佞諛用事，功勤不賞，居官肆其聚斂，乘勢極其暴虐，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群飛之漸矣。逮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鄭儼手運天機，口吐王制，李軌介紇刺似以求先，元略、元徽喔咿以競入，私利畢舉，公道盡廢，遐邇怨憤，天下沸騰，傾覆之徵，於此至矣。尒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衆之用，屬肅宗暴崩，民怨神怒，遂有匡頹拯弊之志，援主逐惡之圖，蓋天啓之也。於時上下離心，文武解體，咸企忠義之聲，俱聽桓文之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翼懿親，宗祏有主，祀魏配天，不殞舊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顥，戮邢杲，翦韓婁，醜奴、寶夤咸梟馬市，此諸

魁者，或據象魏，或僭號令，人謂秉皇符，身各謀帝業，非徒鼠竊狗盜，一城一聚而已。苟非榮之致力，克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乎。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無姦忍之失，脩德義之風，則彭韋伊霍，夫何足數。至於末迹見猜，地逼貽斃，斯則蒯通致說於韓王也。

傳七十五

魏書七十五

尒朱兆　尒朱彥伯

尒朱度律　尒朱天光

尒朱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驍猛善騎射手格猛獸蹻捷過人數從榮遊獵至於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先之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爲爪牙榮曾送臺使見二鹿乃命兆前止授二箭曰可取此鹿供今食也遂停馬構火以待之俄然兆獲其一榮欲矜夸使人責兆曰何不

盡取杖之五十後以軍功除平遠將軍步兵校尉榮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及孝莊即阼特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又假驍騎將軍建興太守尋除使持節車騎將軍武衞將軍左光祿大夫都督潁川郡開國公食邑千二百戶從後上黨王天穆討平邢杲及元顥之屯於河橋榮遣兆與賀拔勝等自馬渚西夜渡數百騎襲擊顥子冠受擒之又進破安豐王延明顥於是退走莊帝還宮論功除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八百戶爲汾州刺史復增邑一千戶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又增邑五百戶及尒朱榮死也兆自汾州率騎據晉陽元曄立授兆大將軍爵爲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率衆南出進達太行大都督源子恭下都督史仵龍開壁降兆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從河梁西涉渡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己曰尒朱家欲渡河用尒作灅波津令爲之縮水脈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插而導道焉忽失其所在兆

遂策馬涉渡是日暴風鼓怒黃塵漲天騎叩宮門宿衞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帝步出雲龍門外爲兆騎所縶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汙辱妃嬪縱兵虜掠停洛旬餘先令衞送莊帝於晉陽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遂害帝於五級寺初兆將向洛也遣使招齊獻武王欲與同舉王時爲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

不往彼必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之而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為掎角之勢如此報之以觀其趣騰乃詣兆及之於并州大谷具申王言兆殊不悅且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段之行必有克獲騰問王夢如何兆答曰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旁之地悉皆耕熟唯有馬蘭草株往往猶在吾父問言何故不拔左右去堅不可去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

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王曰兆等猖狂舉兵犯上吾今不同猜忌成矣勢不可反事尒朱今也南行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渡退不得還吾乘山東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以一舉而擒俄而兆克京師孝莊幽縶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書報王王得書大驚召騰示之曰卿可馳驛詣兆示以謁賀密觀天子今在何處為隨兆軍府為別送晉陽 脫其送并卿宜馳報吾當於路邀迎唱大義 於天下騰晨夜驅馳已遇帝於

中路王時率騎東轉聞帝已渡於是西還仍與兆書陳其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帝遂暴崩初尒朱榮既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所以不暇留洛回師禦之兆雖驍果本無策略頻為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獻武王於晉州乃分三州六鎮之人令王統領既分兵別營乃引兵南出以避步蕃之鋭步蕃至於樂平郡王與兆還討

破之斬步蕃於秀容之石鼓山其衆退走兆將數十騎詣王通夜宴飲後還營招王王知兆難信未能顯示將欲詣之臨上馬長史孫騰牽衣而止兆乃隔水責罵騰等於是各去王還自襄垣東出兆歸晉陽及前廢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領軍將軍領左右并州刺史兼錄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為天柱大將軍兆謂人曰此是叔父終官我何敢受遂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

事世襲并州刺史齊獻武王之剋殷州也兆與
仲遠度律約共討之仲遠度律次於陽平兆出
井陘屯於廣阿衆號十万王廣縱反間或云世
隆兄弟謀欲害兆復言兆與王同圖仲遠等於
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不進仲遠等頻使
斛斯椿賀拔勝往喩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
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
嘯凝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
遣椿勝等追而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

仲遠等於是奔退王乃進擊兆兆軍大敗兆與
仲遠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請前廢帝
納兆女爲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禮喩兆赴洛深
示卑下隨其所爲無敢違者兆與天光度律更
自信約然後大會於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遂
大掠并州城內獻武王自鄴進討之兆遂走於
秀容王又追擊度赤洪嶺破之衆並降散兆窮
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王收而葬之兆果
於戰鬬每有征伐常居鋒首當時諸將伏其材

力而麤獷少智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然
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兆弟智虎前廢帝封爲安定王驃騎大將軍肆
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與兆俱走獻武王擒之
於梁郡岢嵐南山赦之後死於晉陽
介朱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眞高祖時并安二州
刺史始昌侯父買珍世宗時武衛將軍出爲華
州刺史彥伯性和厚釋褐奉朝請累遷秦東都
尉爲榮府長史元曄立以爲侍中前廢帝潛
默龍花佛寺彥伯敦喩往來尤有勤款廢帝

既立介朱兆以已不預謀大爲忿恚將攻世隆
詔令華山王鷙兼尚書僕射北道大使慰喩兆
兆猶不釋世隆復遣彥伯自往喩之兆乃止及
還帝醼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黃門
郎竇瑗並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爲都督與臣
相持於河內當介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
期同事陛下今日之歡也子恭曰蒯通有言
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

耳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鉤之心也遂令二人
極醉而罷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
夫馬場大都督封博陵郡開國公後進爵爲王
又遷司徒于時炎旱右勸彥伯解司徒者乃上
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彥伯於兄
弟之中差無過惡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領
兵屯河橋以爲聲勢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掩襲
世隆彥伯時在禁直從長孫稚等於神虎門啓
陳齊獻武王義功既振將除尒朱廢帝令舍人

郭崇報彥伯知彥伯狼狽出走爲人所執尋與
世隆同斬於閶闔門外懸首於斛斯椿門樹傳
首於齊獻武王先是洛中謠曰三月末四月初
揚灰簸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腳根齊驅上樹
不須梯至是並驗
彥伯弟仲遠頗知書計肅宗末年尒朱榮兵威
稍盛諸有啓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
刻榮印與尚書令史通爲姦詐造榮啓表請人
爲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及孝莊即

阼除直寢寧遠將軍步兵校尉尋特除平北
將軍建興太守頓丘縣開國侯邑五百戶後加散
騎常侍及改郡立州遷使持節車騎將軍建州
刺史加侍中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尋改封清
河郡又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轉使持節
本將軍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
臺尋進督三徐州諸軍事餘如故仲遠上言曰
將統參佐人數不足事須在道更僕以充其員
竊見比來行臺採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

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詔從之
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尒朱榮死仲遠勒
衆來向京師攻陷西兗州將逼東郡莊帝詔諸
督將駱驛進討並爲仲遠所敗又詔都督鄭先
護及右衛將軍賀拔勝共討之勝戰不利仍降
仲遠尋尒朱兆入洛先護衆散而走前廢帝立
除使持節侍中都督三徐二兗諸軍事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東道大都督大
行臺進爵彭城王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竟

不之州遂鎮於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帝覽啓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大宗富族誣之以反叛殺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己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幷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彊莫比焉所在並以貪虐爲事於是四方

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爲無禮東南牧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特爲患苦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獻武王介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王縱以間說仲遠等迭相猜疑狼狽遁走後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東郡仍奔蕭衍死於江南

仲遠弟世隆字榮宗肅宗末爲直齋轉直寢後兼直閤加前將軍尒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若遂住便有內備非計之善者榮乃遣之榮舉兵南出世隆遂遁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莊帝即位乃特除侍中領軍將軍左衛將軍領左右肆州大中正封樂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戶又除車騎將軍兼領軍儀授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尋即真元顥逼大梁詔假儀同三司前軍都督鎮虎牢世隆不關世事無將帥

之略顥既剋滎陽擒行臺陽回世隆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巡世隆之罪也駕在河內假驃騎大將軍行臺右僕射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當州都督及車駕還宮除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攝選左右廂出入又以停年格取士頗爲猥滯所稱又請解侍中詔加散騎常侍莊帝之將圖介朱榮也或有膀世隆門以陳其狀者世隆封以呈榮勸其不入榮自恃威強不以爲意遂手毀密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

心及榮死世隆奉　妻燒西陽門率衆夜走
北攻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夏
門外朝野震懼尒左不測莊帝遣前華陽太
守段育慰喻世隆斬之以徇會李苗燒絕河
梁世隆乃北遁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
隆攻尅之盡殺城人以肆其忿及至長子與度
律等共推長廣王曄為主曄以世隆為開府儀
同三司尚書令樂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增
邑五千戶先赴京師會兆於河陽兆既平京邑

自以為功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
如何不知不聞令天柱受禍按劍瞋目聲色甚
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世隆深恨之時仲
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與兄弟密謀以元曄疏
遠欲推立前廢帝而尒朱度律意在寶炬乃
曰廣陵不言何以主天下世隆兄彥伯密相敦
喻乃與度律同往龍花佛寺觀之後知能語遂
行廢立初世隆之為僕射自嫌不了乃取尚書
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積十餘日然後視事

又畏尒朱榮威深自克勉留　几案傍接賓客
遂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及為尚書
令常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宅聽視事東
西別坐受納訴訟稱命施行其專恣如此既總
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泆無復畏避信任羣小
隨其與奪又欲收軍人之意加汎除授皆以將
軍而兼散職督將兵吏無虛號者自此五等大
夫遂致猥濫又無員限天下賤之武定中齊文
襄奏皆罷於是始革其弊世隆兄弟羣從各擁

彊兵割剝四海極其暴虐姦諂蛆酷多見信用
溫良名士罕預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
世隆尋讓太傅改授太保又固辭前廢帝特置
儀同三師之官次上公之下以世隆為之贈其
父買珍使持節侍中相國錄尚書事都督定相
青齊濟五州諸軍事大司馬定州刺史及齊獻
武王起義兵仲遠度律等愚戇恃彊不以為慮
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敗世隆請出收兵
前廢帝不許世隆令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

馳赴北中簡閱敢衆以次內之而斛斯椿未得
入城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其欲
掠京邑遷都長安宜先內我以爲其備叔淵信
而內之椿既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
稚詣闕奏狀別使都督賈智張勸率騎掩執世
隆與兄彥伯俱斬之時年三十三初世隆曾與
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歘然有聲一
局之子盡皆倒立世隆甚惡之世隆又曾晝寢
其妻奚氏忽見有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

就視而世隆寢如故也既覺謂妻曰向夢人斷
我頭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
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怙家奴告省
門亭長云令且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
濱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軍出東掖門始覺車上
無褥請爲記識時世隆封王故呼爲令王亭長
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車入省兼無車跡此
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
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檢時都官郎穆子容

窮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
嫌遲遣二防閤捉儀刀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
嫌牛小繫於闕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
著白紗高頂帽短黑色儐從皆裙襦袴褶握板
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廳事
東閤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籥子容以
西門不開忽言從入此屋常閉奴言在中詰其
虛罔奴云此屋若閉求得開看屋中有一板牀
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一甕米奴拂牀而坐

兼畫地戲弄甕中之米亦握看之定其閉者塵
無事驗子容與謝遠自入看之戶閉極久全無
開跡及入拂牀畫地蹤緒歷然米亦符同方知
不謬具以此對世隆悵然意以爲惡未幾見誅
世隆弟世承莊帝初爲寧朔將軍步兵校尉驍
城縣開國伯又特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
左衛將軍尋加侍中領御史中尉世承人才猥
劣備員而已及元顥內逼詔世承守轘轅世隆
棄虎牢不暇追告尋爲元顥所擒臠殺之莊帝

還宮贈使持節都督冀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司徒冀州刺史追封趙郡公
世隆弟弼字輔伯前廢帝初爲散騎常侍左衛
將軍封朝陽縣開國伯又除車騎將軍左光祿
大夫領左右改封河間郡公尋爲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天光等之赴韓陵也
世隆以其府長史房謨兼尚書爲齊州行臺召
募士馬以趣四瀆聞弼總東陽之衆亦赴亂城揚
聲北度以爲掎角之勢及天光等敗弼乃還州

世隆既擒弼欲奔蕭衍數與左右割臂爲約弼
帳下都督馮紹隆爲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
契闊須更約盟宜可當心瀝血示衆以信弼乃
從之遂大集部下弼乃踞胡牀令紹隆持刀披
心紹隆因推刀殺之傳首京師
尒朱度律榮從父弟也鄙朴少言爲統軍從榮
征伐莊帝初除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封樂鄉縣
開國伯尋轉安北將軍朔州刺史復除軍州刺
史後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又除衛將軍左光

祿大夫兼京畿大都督榮死與世隆赴晉陽元
曄之立以度律爲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
王與尒朱兆入洛兆還晉陽留度律鎭京師前
廢帝時爲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兼尚書令
東北道大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齊獻武王
聞之與尒朱兆遂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
軍戎聚斂無厭所在之處爲百姓患毒其母山
氏聞度律敗遂恚憤而發病及度律至母責
之曰汝既荷國恩無狀反叛我何忍見他屠

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解大行臺總
隸長孫稚戰於韓陵敗還斛斯椿先據河梁
度律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
不得施用遂西走於灅波津爲人擒執椿因之
送於齊獻武王王送於洛斬之都市
尒朱天光榮從祖兄子少勇決善弓馬榮親愛
之每有軍戎事要常預謀策孝昌末榮將擁
衆南轉與天光密謀既據幷肆仍以天光爲都將
總統肆州兵馬肅宗崩榮向洛以天光攝行

肆州委以後事建義初特除撫軍將軍肆州刺史長安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榮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之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北秀容第一酋長尋轉衛將軍大將軍元天穆東征邢杲詔天光以本官爲使持節假鎮東將軍都督隸天穆討破之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內榮發之後并肆不安詔天光以本官兼尚書僕射爲并肆雲恒朔燕蔚顯汾九州

行臺仍行并州委以安靜之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尋還京師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廣宗郡公增邑一千戶仍爲左衛將軍建義元年夏万俟醜奴僭大號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岐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以討醜奴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詔發京城已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曉慰

并徵其馬侃雖入慰勞而蜀持疑不下天光遂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以充軍士悉收其馬至雍又稅民馬合得萬餘匹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杖天光一百榮復遣軍士二千人以赴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界長城西與醜奴行臺尉遲菩薩相遇遂破擒之獲騎士三千步卒萬餘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於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遠近曰今時將熱非可征討

待至秋涼別量進止醜奴每遣窺覘有執送者天光寬而問之仍便放遣見者傳其待秋之言醜奴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稼在岐州之北百里涇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且耕且守在其左右千人已下爲一柵者乃復數處天光知其勢分遂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路以防賊知於後諸軍盡發昧旦攻圍元進大柵拔之諸所俘執並皆放散須臾之間左右諸柵悉來歸款前去涇川百

八十里通夜徑進後日至城賊涇州刺史侯幾長
貴棄仍以城降醜奴棄平亭而走欲趨高平天
光遣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長平坑
戰擒之天光明便共逼高平城內執送蕭寶
夤而降賊行臺万俟道洛率眾六千人入山不
下時高平大旱天光以馬乏草乃退於城東五
十許里息眾牧馬於是涇豳二夏北至靈州賊
黨結聚之類並來歸降天光遣都督長孫邪利
率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道洛招誘城人來

掩襲殺邪利并其所部天光與岳悅等馳赴之
道洛出城拒戰暫交便退追殺千餘人道洛還
走入山城復降附天光遣使喻道洛不從乃率
眾西依牽屯山據險自守爾朱榮責天光失邪利不
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詔降為散騎常侍撫
軍將軍雍州刺史削爵為侯天光與岳悅等復
向牽屯討之天光身討道洛道洛戰敗率數千
騎而走追之不及遂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
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

可圖乃自稱皇帝以道洛為大將軍天光後討
之而莊帝頻勑榮復有書以隴中險遠兼天盛
暑令待冬月而天光知其可制乃率諸軍入隴
至慶雲所居水洛城慶雲道洛出城拒戰天光
復射中道洛臂失弓還走破其東城賊遂併趨
西城城中無水眾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
洛欲突出死戰天光恐失賊帥慮勢未已乃遣
謂慶雲曰力屈如此可以早降若未敢決當聽
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而慶雲等冀得小緩

待夜突出報天光云請待明日天光因謂曰相
知須水今為小退任取河飲賊眾安悅無復走
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黃昏
時布立人馬為防衛之勢周匝立槍要路加厚
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
其夜慶雲道洛果使突出馳馬先進不覺至槍
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擒獲餘眾皆出城南
遇槍而止　乘梯上城賊徒路窮乞降
至明盡收　岳悅等議悉坑之死者万

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善咸
來款順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前官爵尋加
侍中儀同三司增邑至三千戶秦州城民謀殺
刺史駱超超覺走歸天光天光復與岳悅等討
平之南秦滑城人謀害刺史辛琛顯琛顯走赴
天光天光遣帥臨之往皆剋定初賊帥夏州人
宿勤明達降天光於平涼後復北走收聚部類
謀為逆攻降人叱干麒麟欲并其衆麒麟請救
於天光天光遣岳討之未至明達走於東夏岳

魏書傳六十三　二十一

聞榮死故不追之仍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亦下
隴與岳圖入洛之策進至雍州北破叛已疑詔遣
侍中朱瑞詣天光慰喻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
奔別更推立乃頻啓云臣實無異心惟仰奉天
顏以申宗門之罪又其下寮屬啓云天光密有
異圖願思勝算以防微意既而莊帝進天光爵
為廣宗王元曄又以為隴西王及聞尒朱兆已
入京師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雍
世隆等議廢元曄更與親賢遣使告天光天光

與定策立前廢帝以天光為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令
關西大行臺天光以北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
擒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万俟受洛
干等據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獻武王起
兵信都內懷憂恐不復其事伊利等但微遣備
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於時獻武王義軍轉盛尒
朱兆仲遠等既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
不從後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
豈可坐看宗家之滅也天光不得已而東下與

魏書傳六十三　二十二

仲遠等敗於韓陵斛斯椿等先還於河梁拒之
天光既不得渡而北走遇雨不可前進乃執獲
之與度律送於獻武王王致於洛斬於都市年
三十七尒朱東 分裂天下各據一方天光有
定關西之功差 賢恭比之兆與仲遠為不同矣
史臣曰尒朱兆步 在晉陽天光之據隴右仲遠
鎮捍東南世隆 專秉朝政千時立君廢主易於
弈棊慶賞威刑 出於己若使布德行義憂公
忘私唇齒相依一 心戮力則磐石之固 國

也然是庸才志識無遠所爭唯權勢所好惟財色譬諸溪壑有甚豺狼天下失望人懷怨憤遂令劫敵得容覘間心腹內阻形影外合是以廣阿之役葉落冰離韓陵之戰土崩瓦解一旦殄滅豈不哀哉傳稱師克在和詩云貪人敗類貪而不和難以濟矣

列傳第六十三　魏書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四　魏書七十六

盧同　張烈

盧同字叔倫范陽涿人盧玄之族孫父輔字顯元本州別駕同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稍遷司空祭酒昌黎太守尋為營州長史仍帶郡入除河南尹丞遷太尉屬會豫州城民白早生反都督中山王英尚書邢巒等討之詔同為軍司事平除冀州鎮東府長史遭父憂解任後除司空諮議參

軍兼司馬為營構東宮都將延昌中秦州民反詔同兼通直常侍持節慰諭之多所降下還轉尚書右丞進號輔國將軍以父諱不拜改授龍驤熙平初轉左丞加征虜將軍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民歲調皆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絹同乃舉按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之罪兼褒同在公之績肅宗世朝政稍衰人多竊冒軍功同閱吏部勳書因加檢覈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同乃表言

竊見吏部勳簿多皆改換乃於中兵奏按並復
乖外臣聊爾揀練已得三百餘人明知隱而未
露者動有千數愚謂罪雖恩免猶須刊定請遣
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總集吏部中兵
二局勳簿對勾奏按若名級相應者即於黃素
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
之明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按對掌
進則防揩洗之僞退則無改易之理從前以來
勳書上省唯列姓名不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

輕爲苟且今請征職白民具列本州郡縣三長
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貫別錄歷階仰本
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並
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
精實乃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
黃素朱印關付吏部頃來非但偷階冒名改換
勳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
其人不少良由吏部無簿防塞失方何者吏部
加階之後簿不注記緣此之故易生僥倖自今

敘者之　簿具注加補日月尚書印記然後
付曹郎　作抄自印記一如尚書郎中自掌
遞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姦罔詔從之同又奏
曰臣頃奏以黃素爲勳具注官名戶屬及吏部
換勳之法事目三條已蒙旨許臣伏思黃素勳
簿政可粗止姦僞然在軍虛詐猶未可盡請自
今在軍閱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各明立
文按處處記之斬首成一階已上即令給券一
紙之上當中大書起行臺統軍位號勳人甲乙

斬三賊及被傷成階已上亦具書於券各盡一
行當行豎裂其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某處
陳某官某勳印記爲驗一支付勳人一支付行
臺記至京即送門下別函守錄又自遷都以來
戎車屢捷所以征勳轉多叙不可盡者良由歲
久生姦積年長僞巧吏階緣偷增遂甚請自今
爲始諸有勳簿已經奏賞者即廣下遠近云某
處勳判成令知聞立格酬叙以三年爲斷其職
人及出身限內悉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加

授應使酬勳者連申立功者勳事不經久侘倖易息或遭窮難州無中正者不在此限又勳簿之法征還之日即應申送頃來行臺軍將至京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勳書玄偽之原實自由此於今以後軍還之日便通勳簿不聽隔月詔復依行元乂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熙敗以同爲持節兼黃門侍郎慰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平東將軍正黃門營明堂副將尋加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

同善事在位爲乂所親戮熙之日深窮黨與以希乂旨論者非之乂給同羽林二十人以自防衛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爲都水使者同啓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除安州刺史論者稱之營州城民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黃門如故持節使營州慰勞聽以便宜從事同頻遣使人皆爲賊害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爲良齎書諭德興德興乃降安輯其民而還德興復反詔同以本將軍爲幽州

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興難信勒衆而往爲德興所邀軍大敗而還靈太后反政以同乂黨除名孝昌三年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兼左丞爲齊兗二州行臺節度大都督李叔仁關莊帝踐阼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以同前慰勞德興之功封章武縣開國伯邑四百戶正除七兵尋轉殿中加征南將軍普泰初除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同時以病彊牽從務啓乞儀同初同之爲黃門也與前廢帝俱

在門下同異其爲人素相款託廢帝以恩舊許之除儀同三司餘官如故永熙初薨年五十六贈侍中都督冀滄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開國伯如故賜帛四百匹謚曰孝穆三年復加贈尚書左僕射有四子

長子斐武定中文襄王大將軍府掾

斐弟筠青州治中

同兄靜太常丞

靜子昱裕在儒林傳

張烈字徽仙清河東武城人也高祖賜名曰烈
仍以本名為字焉高祖悕為慕容儁尚書右僕
射曾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渡因居齊郡
之臨淄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
崔徽伯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時人號曰三徽
高祖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除尚
書儀曹郎彭城王勰曹史太子步兵校尉蕭寶
卷將陳顯達治兵漢南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
王青石世官江南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

異表請代之高祖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
者高祖曰此郡今當必爭之地須得堪濟之才
何容汎舉也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之事時
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何如彭城王勰稱贊之
遂敕除陵江將軍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為
寶卷將崔慧景攻圍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
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高祖親勞
烈曰卿定可遂能不負所寄烈拜謝　位
鑾輿親駕臣將不免困於犬羊自是　負

臣非臣能不負陛下高祖善其對世宗即位追
錄先勳封清河縣開國子邑二百戶尋以母老
歸養積十餘年頻值凶儉烈為粥以食飢人蒙
濟者甚眾鄉黨以此稱之肅宗初除龍驤將軍
司徒右長史又轉征虜將軍司空長史先是元
叉父江陽王繼曾為青州刺史及叉當權烈託
故義之懷遂相諂附除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
尋加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後靈太后反政以烈
叉黨出為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于時議者以烈

家產畜殖僮客甚多慮其怨望不宜出為本州
改授安北將軍瀛州刺史為政清靜吏民安之
吏滿還朝因辭老還鄉里兄弟同居怡怡然為
親類所慕元象元年卒於家時年七十七烈先
為家誡千餘言并自敘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
勑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誡立碣而已其子質
奉行焉
質博學多才藝解褐奉朝請員外郎龍驤將軍
諫議大夫未襲爵興和中卒於家

質弟登州主簿

烈弟僧晧字山客歷涉羣書工於談說有名於當世熙平初徵爲諫議大夫正光五年以國子博士徵之孝昌二年徵爲散騎侍郎並不赴世號爲徵君焉好營產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資亦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敝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晧尤好蒲弈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前廢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晧與同事敗死於獄籍沒家產出帝初詔復業

子軌州主簿

史臣曰盧同質器洪厚眷舒兼濟張烈早標名輩氣尚見知趨捨深沈俱至顯達直道正路其殆病諸

列傳第六十四　魏書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五　魏書七十七

宋翻　辛雄

羊深　楊機

高崇

宋翻字飛鳥廣平列人人也吏部尚書弁族弟少有操尚世人以剛斷許之世宗初起家奉朝請本州治中廣平王郎中令尋拜河陰令翻弟道璵先爲冀州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愉反逼道璵爲官翻與弟世景俱囚廷尉道璵後棄愉

歸罪京師猶坐身死翻世景除名久之拜翻治書侍御史洛陽令中散大夫相州大中正猶領治書又遷左將軍南兖州刺史時蕭衍遣將先據荆山規將寇竊屬壽春淪陷賊遂乘勢徑趨項城翻遣將成僧達潛軍討襲頻戰破之自是州境怗然孝莊時除司徒左長史撫軍將軍河南尹初翻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劫攝而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壻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縣舊有大枷時人

號曰獼尾青及飜爲縣主吏請奏之飜曰且置南牆下以待豪家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命取尾青以鎮之既免入訴於世宗世宗大怒勅河南尹推治其罪飜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飜對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及爲洛陽迄於爲尹畏憚權勢更相承接故當世之名大致減損永安三年卒於位贈侍中

衛將軍相州刺史出帝初重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謚曰貞烈

子思遠卒於司空從事中郎

飜弟毓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平西將軍太中大夫

子世軌齊文襄王大將軍府祭酒

毓弟世景在良吏傳

世景弟叔集亦有學行征東裴衍之討葛榮也表爲員外散騎侍郎引同戎役及衍敗同時遇害

叔集弟道璵少而敏雋世宗初以才學被召與祕書丞孫惠蔚典校羣書考正同異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臨死作詩及挽歌詞寄之親朋以見怨痛道璵又嘗贈著作佐郎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道璵既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時咸怪之無子

兄毓以第三子子叔繼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父暢字幼達大將軍

諮議參軍汝南鄉郡二郡太守太和中本郡中正雄有孝性頗涉書史好刑名廉謹雅素不妄交友喜怒不形於色釋褐奉朝請父於郡遇患雄自免歸晨夜扶抱及父喪居憂殆不可識爲世所稱正始初除給事中十年不遷職乃以病免清河王懌爲司空辟戶曹參軍攝田曹事懌遷司徒仍隨授戶曹參軍並當煩劇諍訟塡委雄用心平直加以閑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服懌重之每謂人曰必也無訟乎辛雄其有焉

由是名顯俄遷太尉又為記室參軍神龜中除
尚書駕部郎中轉三公郎其年沙汰郎官唯雄
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更授于琛等先
是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復欲輿棺諫諍尚書
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為民雄奏理
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謇諤
之性簡自帝心鷹鸇之志形於在昔故高祖錫
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至若茹皓升輦匡
斥宜下之言高肇當政匡陳擅權之表剛毅忠

款羣臣莫及骨鯁之跡朝野共知當高肇之時
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
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況其元列
由緒與罪按不同也脫終貶黜不在朝廷恐杜
忠臣之口塞諫者之心乖琴瑟之至和違鹽梅
之相濟祁奚云叔向之賢可及十世而匡不免
其身實可嗟惜未幾匡除龍驤將軍平州刺史
右僕射元欽謂左僕射蕭寶夤曰至如辛郎中
才用省中諸人莫出其右寶夤曰吾聞游僕射

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治省事足矣今日之賞
何其晚哉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
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
為獄成悉不斷理詔令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
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
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
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殷
勤隱恤者也仰尋周公不減流言之愆俯惟釋
之不加驚馬之辟所以小大用情貴在得所失

之千里差在毫釐雄久執案牘數見疑訟職掌
三千願言者六一曰御史所糾有注其逃走者
及其出訴或為公使本曹給過所有指如不推
檢文案灼然者雪之二曰御史赦前注獲見贓
不辨行賕主名檢無賂以置直之主宜悉流徙
三曰經拷不引傍無三證比以獄案既成即
除削或有據令奏復者與奪不同未獲為通例
又須定何如得為證人若必須三人對見受財
然後成證則於理太寬若傳聞即為證則於理

太急今請以行賕後三人俱見物及證狀顯著
準以爲驗四曰赦前斷事或引律乖錯使除復
失衷雖案成經赦宜追從律五曰經赦除名之
後或邀駕訴枉被旨重寃或訴省稱寃爲奏更
檢事付有司未被研判遂遇恩宥如此之徒謂
不得異於常格依前案爲定若不合拷究已復
之流請不追奪六曰或受辭下檢反覆使證徵
證占分明理合清雪未及告案忽逢恩赦若從
占示雪則違正格如除其名罪濫潔士以爲

須案成雪以占定若拷未畢格及要證一人
某者不得爲占定古人雖患察獄之不精未
聞知寃而不理令之所陳實士師之深疑朝夕
之急務願垂察焉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
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之名甚盛又
爲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致
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
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民非公卿大夫
士之謂以爲宜聽祿養不約其年書奏肅宗納

之以母憂去任卒哭 僕射 欽奏雄起復爲
郎俄兼司州別駕加 軍將軍孝昌元年徐州
刺史元法僧以城南 蕭衍遣蕭綜來據彭城
時遣大都督安豐王延明督臨淮王彧討之盤
桓不進乃詔雄副太常少卿元晦爲使給齊庫
刀持節乘驛催軍有違即令斬決肅宗謂雄曰
誨朕家諸子摽以親懿籌策機計仗卿取勝耳
到軍勒令並進徐州綜送降款冀州刺史侯剛
啓爲長史肅宗以雄長於世務惜不許之更除

司空長史於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爲佐莫能
得也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肅宗
欲親討以荊州爲先詔雄爲行臺左丞與前軍
臨淮王彧東趣葉城別將裴衍西通鷄路衍稽
留未進彧師已次汝濱北溝求救彧以處分道
別不欲應之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衆已集蠻
左唐突撓亂近畿梁汝之間民不安業若不時
撲滅更爲深害王秉麾閫外唯利是從見可而
進何必守道苟安社稷理可專裁所謂臣率

義而行不待命者也或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
符下雄以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
無往不破遂符或軍令速赴擊賊聞之果自走
散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
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
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
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
罰必信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
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

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
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
萬人三方師衆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
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
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
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
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
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
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

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
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
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臣既庸弱忝當戎使
職司所見輒敢上聞惟陛下審其可否會右丞
闕肅宗詔僕射城陽王徽舉人徽遂舉雄仍除
輔國將軍尚書右丞尋轉吏部郎中遷平東將
軍光祿大夫郎中如故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
於安民安民之本莫加於禮律禮律既設擇賢
而行之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

盛穆穆標美文王多士命濟濟以康高祖孝文皇
帝天縱大聖開復典謨選三代之異禮採二漢
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
光纘軌每念聿修官人有道万里清謐陛下劬
勞日昃躬親庶政求瘼恤民無時暫憩而黔首
紛然兵車不息以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龜末
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先叙職無劇
易名到授官執按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
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

不貪鄙委以共治之重託以百里之
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
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
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
夷夏之民相將爲亂豈有餘憾哉蓋由官授不
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
經寇賊父死兒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
九白骨不收孤煢靡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
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

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
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
等郡縣爲第一清中等爲第二清下等爲第三
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
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
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爲内職則
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彊暴自息刑政
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於不治何恤於逆徒
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

其才則綱維荒穢伏願陛下暫留天心校其利
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寛惠河東無
警蘇則分糧金城克復略觀今古風俗遷訛罔
不任賢以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
習故不明選典欲以靜民便恐無日書奏會肅
宗崩初蕭寶夤在雍州起逆城人侯衆德等討
逐之多蒙爵賞武泰中詔雄兼尚書爲關西賞
勳大使未行之間會爾朱榮入洛及河陰之難
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莊帝欲以雄爲尚書門

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分莊帝曰寧失亡而
用之不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加安南
將軍元顥入洛也北中郎將楊侃從駕北出莊
帝以侃爲度支尚書及乘輿反洛復召雄雄
面謝曰臣不能死事俛眉從賊乃是朝廷罪人
縱陛下不賜誅罰而北來尚書勳高義重臣宜
避賢路莊帝曰卿且還本司朕當別有處分遂
解侃尚書未幾詔雄以本官兼侍中關西慰勞
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逋懸租調宜悉不徵

三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民命四言課調之際
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五言兵起
歷年死亡者衆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耆老
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六言喪亂
旣久禮儀罕習如有閨門和穆孝悌卓然者宜
表其門閭仍啓曰臣聞王者愛民之道有六一
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與之五曰樂
之六曰喜之使民不失其時則成之也省刑
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與之也無多徭役則樂

之也吏靜不苛則喜之也伏惟陛下道邁前王
功超往代敷春風而鼓俗旌至德以調民生之
養之正當茲日悅近來遠亦是今時臣旣忝將
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謂所宜行若不除煩去
疾惠孤恤寡便是徒秉官騁虛號王人往還有
費於郵亭皇恩無逮於民俗謹率愚管敢以陳
聞乞垂覽許莊帝從之因詔民年七十者授縣
八十者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
軍三年遷鎮南將軍都官尚書行河南尹普泰

時爲鎮軍將軍殿中尚書又加衛將軍右光祿
大夫秦州大中正太昌中又除殿中尚書兼吏
部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尚書
永熙二年二月又兼吏部尚書於時近習專恣
請託不已雄懼其讒慝不能確然守正論者頗
譏之出帝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永熙末
兼侍中帝入關右齊獻武王至洛於永寧寺集
朝士責讓雄及尚書崔孝芬劉欽楊機等曰爲
臣奉主扶危救亂若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緩

則耽寵急便竄避臣節安在諸人默然不能對
雄對曰當主上信狎近臣雄等不與謀議及乘
輿西邁若即奔隨便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便
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如此不能自委溝壑實
爲慙負王復責曰卿等備位納言當以身報國
不能盡忠依附諂佞未聞卿等諫諍一言使國
家之事忽至於此罪欲何歸也乃誅之時年五
十沒其家口二子士璨士貞逃入關中
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涉文史溫良雅正初爲

兗州安東府主簿與秘書丞同郡李伯　傳
伯尚與咸陽王禧同逆纂亦投其事覺坐免官
積十餘年除奉朝請稍轉太尉騎兵參軍再為
府主清河王懌所賞及欲定考懌曰辛騎兵有
學有才宜為上第　越騎校尉尚書令李崇北
伐蠕蠕引為錄事參軍臨淮王彧北征以纂從
崇有稱啓為長史及廣陽王淵北伐又引為
史尋拜諫議大夫雅為彧所稱歎屢在朝廷薦
舉之蕭衍遣將曹義宗攻新野詔纂持節兼尚

魏書卷七十七　十四

書左丞南道行臺率眾赴援至便破之義宗等
以其勁速不敢復進於時海內多虞京師更無
繼援惟以二千餘兵捍禦疆埸又詔為荊州軍
司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纂善撫將士大得
用命賊甚憚之　會肅宗崩諱至咸以對敵秘
凶問纂曰安危在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
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盟約尋為義宗所圍相
率固守莊帝即位除通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
尚書仍行臺　都督費穆擊義宗擒之入

城因舉酒屬　纂曰微卿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由
達此功也入朝　言於莊帝稱纂固節危城宜蒙
爵賞以勸將來帝乃下詔慰勉之尋除持節平
東將軍中郎將賜絹五十匹金裝刀一口永安
二年元顥乘勝卒至城下尒朱世隆狼狽退還
城內空虛遂為顥擒及莊帝還宮纂謝不守之
罪帝曰於時朕亦北巡東軍不守豈卿之過還
領虎牢俄轉中軍將軍滎陽太守民有姜洛生
康乞得者舊是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境

三百三十　魏傳六十五　十五

內為患纂伺捕擒獲梟於郡市百姓忻然加鎮
東將軍太昌中除左光祿大夫以纂寓洛陽乃
為河南邑中正永熙三年除使持節河內太守
齊獻武王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謁王曰纂受
詔於此本有御防大王忠貞王室扶獎顛危纂
敢不罔罰王曰吾志去姦佞以康國道河內此
言深得王臣之節因命前侍中司馬子如曰吾
行途疲散宜代吾執河內手也便入洛九月行
西荊州事兼尚書南道行臺尋正刺史時蠻酋

癸五能破析陽郡應宇文黑獺賀拔勝議欲出軍討之尚書行臺郎中李廣諫曰析陽四面無民唯一城之地耳山路深險表裏羣蠻今若少遣軍則力不能制賊多遣則減徹防衛根本虛弱脫不如意便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難保癸曰豈得縱賊不討令其爲患日深廣曰今日之事唯須万全且慮在心腹何暇疥癬聞臺軍已破洪威計不久應至公但約勒屬城使各修完壘壁善撫百姓以待救兵雖失析陽如棄雞肋癸曰

御言自是一途我意以爲不爾遂遣兵攻之不剋而敗諸將因亡不返城人又密招西賊黑獺遣都督獨孤如願率軍潛至突入州城遂至廳閤癸左右惟五六人短兵接戰爲賊所擒遂害之贈都督定殷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子炎武定中博陵太守

雄從祖景護以謹厚見稱卒於并州州都

子纖武定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

雄族祖琛字僧貴父敬宗延興中代郡太守琛少孤曾過友人見其父母兄弟爲無恙垂涕久之辭褐奉朝請滎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閤曰勿使丞入也高祖南征麗從駕詔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也景明中爲伏波將軍濟州輔國府長史轉奉車都尉出爲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多事產業琛每諫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後加龍驤將軍帶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

後必爲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對曰若万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卒於官琛寬雅有度量喜怒雖逆意溫不形於色當官奉法在所有稱

長子悠字元壽早有器業爲侍御史監揚州軍賊平錄勳書時崇猶爲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許崇曰我昔傾其父今復逢其子早卒

悠弟俊字叔義有文才東益州征虜府外兵參軍府主魏子建爲山南行臺以爲郎中有軍國

機斷還京於滎陽爲人劫害贈征虜將軍東
秦州刺史
儁弟術武定末散騎常侍
術弟休字季令
休弟脩字季緒俱有學尚亦早卒時人傷惜之
琛族子珍之少有氣力太尉鎧曹行參軍稍遷
中堅將軍司徒録事參軍廣州大中正丁憂去
任尋起爲汝北太守永安中司空諮議參軍通
直常侍永熙中襄城太守天平初洛州以南人

情駭懼勑爲大使持節慰諭廣洛二州三年除
征東將軍行陽平郡事郡民路黑奴起逆攻郡
爲黑奴所執諸賊勸殺之黑奴曰成敗未可知
何爲先殺太守也乃將珍之自隨待遇以禮右
衛將軍郭瓊討平黑奴乃得免興和中爲衛將
軍司徒司馬武定三年除驃騎將軍北海太守
還爲儀同開府長史忝兼光祿少卿未幾詔珍之
持節爲廣洛北荊揚雍襄六州慰勞大使北荊
鎮城行廣州事招納有稱齊文襄王遣書慰勉

賜以衣帛累勑行平州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
洛州刺史謚曰恭
子懿武定末開府鎧曹參軍
羊深字文淵太山平陽人梁州刺史祉第二子
也早有風尚學涉經史好文章兼長几案少與
隴西李神儁同志相友自司空府記室參軍轉
輕車將軍尚書騎兵郎尋轉駕部加右軍將軍
于時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在公
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敬重之

肅宗行釋奠之禮講孝經儒者之中獨蒙引聽
時論美之正光末北地人車金雀等帥羌胡反
叛高平賊宿勤明達寇豳夏諸州北海王顥爲
都督行臺討之以深爲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行
臺左丞軍司仍領郎中顥敗還京頃之遷尚書
左丞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蕭寶夤反攻圍華
州王平薛鳳賢等聚衆作逆勑深兼給事黃門
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稚共會潼關規模進
止事平以功賜爵新泰男靈太后曾幸邛山集

僧尼齋會公卿盡在座大會中將終太后引見深
欣然勞問之深謝曰臣蒙國厚恩世荷榮遇冠
難未平是臣憂責而憚私忍心被大馬知歸太后
顧謂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舉坐傾心孝昌末
徐方多事以深爲東道慰勞使即爲二徐行臺
莊帝踐祚除安東將軍太府卿又爲二兗行臺
深處分軍國損益隨機亦有時譽初尒朱榮殺
害朝士深第七弟侃爲太山太守性麤武遂率
鄉人外託蕭衍深在彭城忽得侃書招深同逆

深慨然流涕斬侃使人并書表聞莊帝乃下詔
曰羊侃作逆竊起瑕丘擁集不逞扇擾疆埸傾
宗之禍侃乃自貽累世之飾一朝毀污羊深血
誠奉國秉操罔貳聞弟猖勃自劾請罪此之丹
款實戢于懷且叔向復位春秋稱美深之慷慨
氣同古人忠烈遠彰赤心已著可令還朝面受
委勅乃歸京師除名又之除撫軍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元顥入洛以深兼黃門郎顥平免官後
拜大鴻臚卿普泰初遷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

祿大夫監起居注自天下多事東西二省官員
委積前廢帝勅深與常侍盧道虔元晏元法壽
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沙汰尋兼侍中
廢帝甚親待之是時膠序廢替名教陵遲深乃
上疏曰臣聞崇禮建學列代之所修尊經重道
百王所不易是以均塾洞啟昭明之道載揚膠
序大闢都鞏之詠斯顯伏惟大魏乘乾統物欽
若稽古時模唐執虞率由前訓重以高祖繼聖垂
衣儒風載蔚待才之盛如彼新猶因以追蹤周

而漢驅駕炎漢而獨邁虞皇下武式遵舊章用
能揄揚盛烈革修厥美自茲已降世極道消風
猷稍遠澆薄方競退讓寂寥馳競靡節進必吏
能升非學藝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
大才甘心於陋巷然治之爲本所貴得賢苟值
其人豈拘常檢三代兩漢異世間出或釋褐中
林鬱登卿尹或投竿釣渚徑外公相事炳冊青
義在往策彼哉邈乎不可勝紀竊以今之所用
弗修前矩至如黌甲通儒冠時盛德見徵不過

四門登庸不越九品以此取士求之濟治譬猶
却行以及前之燕而向楚積習之不可者其所
由來漸矣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鄭廢學校國
風以譏將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illegible]義[illegible]乎
義光於篇什自兵亂以來垂將十載干戈日陳
[illegible]斯闕四海荒涼民物凋敝名教頓虧風流
殆盡世之陵夷可為歎息陛下中興纂曆理運
惟新方昭[illegible]稍康寶惟文德但禮賢崇讓之科沿
世未備還淳反樸之化起言斯緣夫先黄老而

魏書傳六十五　三二

退六經史遷終其成蠱貴玄虛而賤儒術應氏
所以亢言臣雖不敏敢忘前載且魏武在戎尚
修學校宣尼確論造次必儒臣愚以為宜重修
國學廣延由胄子使函丈之教日聞釋奠之禮不
闕并詔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之程咸依舊
典苟經明行修宜擢以不次抑斗筲喋喋之才
進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鴻生以光顧問繁維奇
異共精得失使區寰之內競務仁義之風荒散
之餘漸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臣誠闇短敢慕

前訓用稽古義上塵聽覽伏願陛下垂就日之
臨齊非煙之化儻以臣言可採乞特施行廢帝
善之出帝初拜中書令頃之轉車騎大將軍左
光祿大夫永熙三年六月以深兼御史中尉東
道軍司及出帝入關深與樊子鵠等同逆於兗
州子鵠署深為齊州刺史於太山博縣商王村
結壘招引山齊之民天平二年正月大軍討破
之於陳斬深
子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閤祭酒

魏書傳六十五　三三

楊機字顯略天水冀人祖伏恩郡功曹赫連屈
丐時將家奔洛陽因以家焉機少有志節為士
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並召署功曹暉尤委
以郡事或謂暉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
事於機高臥而已暉曰吾聞君子勞於求士逸
於任賢故前代有坐嘯之人主諾之守吾既委
得其才何為不可由是聲名更著解褐奉朝請
於時皇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
舉為京兆王愉國中尉愉甚敬憚之遷給事中

伏波將軍廷尉評延昌中行河陰縣事機當官
正色不避權勢明達政事斷獄以情其有疑滯
正東將軍荊州刺史楊大眼啟為其府長史熙
平中為涇州平西府長史尋授河陰令轉洛陽
令京輦伏其威風希有千犯凡訴訟者一經其
前後皆識其名姓并記事理世咸異之遷鎮軍
將軍司州治中轉別駕荊州蠻叛兼尚書左丞
南道行臺討之還除中散大夫復為別駕州牧
高陽王雍事多委機出除清河內史轉左將軍
河北太守並有能名建義初拜平南將軍光祿
大夫兼廷尉卿又除安南將軍司州別駕未幾
行河南尹轉廷尉卿從衛尉卿出除安西將軍
華州刺史永熙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尋除度
支尚書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己為時
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貧與
辛雄等　誅年五十九
子叱羅解褐開府參軍事卒於鎮遠將軍
機兄順字元信梁郡太守

順子僧靜武定中太中大夫
機兄子虬少有公幹頻為司州記室戶曹從事
早卒
高崇字積善勃海蓨人四世祖撫晉永嘉中與
兄顧避難奔於高麗父潛顯祖初歸國賜爵開
陽男居遼東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為妻封武
威公主拜駙馬都尉加寧遠將軍卒崇少聰敏
以端謹見稱徵為中散稍遷尚書三公郎家資
富厚僮僕千餘而崇志尚儉素車馬器服充事
而已自修潔與物無競初崇舅氏坐事誅公主
痛本生絕胤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沮渠景明
中啟復本姓襲爵遷領軍長史伏波將軍洛陽
令為政清斷吏民畏其威風每有發擿不避彊
禦縣內肅然朝廷方有遷授會病卒年三十七
贈漁陽太守永安二年復贈征虜將軍滄州刺
史諡曰成初崇謂友人曰仲尼四科德行為首
人能立身約己不忘典訓斯亦足矣故吾諸子

子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李以孝聞李亦撫育
過於己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
重之及長屏絕人事專意經史天文筭曆圖緯
之書多所該涉日誦數千言好文章留意老易
襲爵釋褐奉朝請加宣威將軍轉奉車都尉廷
尉丞正光中尚書左丞元孚慰勞蠕蠕反被拘
留及蠕蠕大掠而還孚歸國事下廷尉卿及
監以下謂孚無坐惟謙之以孚辱命坐以流罪
尚書同卿執詔可謙之奏孝昌初行河陰縣令

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
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僞枷一囚立於
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心
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
執送按問具伏盜馬徒黨悉獲幷出前後盜竊
之處資貨甚多遠年失物之家各來得其本物
具以狀奏尋詔除寧遠將軍正河陰令在縣二
年損益治體多為故事弟道穆為御史在公亦
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並著當官之稱舊制

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佞幸之輩惡其有所發
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
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
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
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
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
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為洛陽令常得入奏是
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日以來此制遂
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

憲章高祖愚臣望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新舊
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頗自屏心詔曰此啓
深會朕意付外量聞謙之又上疏曰臣聞夏德
中微少康成克復之主周道將廢宣王立中興
之功則知國無常安世無恒散唯在明主所以
變之有方化之有道耳自正光已來邊城屢擾
命將出師相繼於路軍費戎資委輸不絕至如
弓格賞募咸有出身槊刺斬首又蒙階級故四
方壯士願征者多各各為己公私兩利若使軍

帥必得其人賞罰不失其實則何賊不平何征不捷也諸守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別倩他人引弓格虛受征官身不赴陳惟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曾不彎弓則是王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勸誡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有清貞奉法不爲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朝顧望誰肯申聞蔽上擁下虧風壞政使讒諂甘心忠讜息義況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民不

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惲比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民今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勤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安業無幾故有國有家者不患民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且琴瑟不韻知音改弦更張騑駟未調善御執轡成組諺云迷而知反得道不遠

此言雖小可以諭大陛下一日万機事難周覽元凱結舌莫肯明言臣雖庸短世受榮祿竊慕前賢匪躬之義不避斧鉞之誅以希一言之益伏願少垂覽察略加推採使朝章重舉軍威更振海內起惟新之歌天下見稱禹之績則臣之死之後笑入下泉靈太后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啓太后云謙之有學藝宜在國學以訓胄子詔從之除國子博士謙之

與袁翻常景酈道元溫子昇之徒咸申款舊好於贍恤言諾無虧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謙之乃修涼書十卷行於世涼國盛事佛道爲論貶之因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名士競以佛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曆多未盡善乃更改元修撰爲一家之法雖未行於世議者歎其多能於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爲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

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
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為周置九府圜法至
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
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為四銖孝
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為五銖
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
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
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
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

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
政為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
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
朽貫於泉府儲畜既盈民無困敝可以寧謐四
極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豐外事
四戎遂虛國用於是草菜之臣出財助國興利
之計納稅廟堂市列権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
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闢
百蠻內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妖未息

四郊多壘徵稅既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財用
將竭誠楊氏獻稅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
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小大子母相權況今寇
難未除州郡淪敗民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
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
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惟貴公私得所政化無
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
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
之金鑄錢贖民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

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
濟交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
益穆公之言於斯驗矣臣雖術愧計然識非心
筭暫充錢官頗覩其要苟有所益不得不言晚
以為疑求下公卿博議如謂為允即乞施行詔
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初謙之弟道穆正光中為
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恒
以為憾至是世哲弟神軌為靈太后深所寵任
直謙之家僮訴良神軌左右之入諷尚書判禁

謙之於廷尉時將赦神軌乃啓靈太后發詔於
獄賜死時年四十二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
百餘篇別有集錄永安中贈征虜將軍營州刺
史謚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冤屈謙之妻中
山張氏明識婦人也教勸諸子從師受業常誡
之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
等宜各修勤勿替先業
謙之長子子儒字孝禮元顥入洛其叔道穆從
駕北巡子儒後踰河至行宮莊帝見之具訪洛

中事意子儒備陳元顥敗在旦夕帝謂道穆曰
卿初來日何故不與子儒俱行對曰臣家百口
在洛須其經營且欲其今日之來知京師後事
帝曰子儒非直合卿本懷亦大慰朕意乃授祕
書郎中轉通直郎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司
徒中兵參軍兼祭酒襲爵興和初除兼殿中侍
御史時四方多有流民子儒爲梁州北豫西兗
三州檢戶使所獲甚多後以公事去官武定六
年卒時年四十一

子儒弟緒字叔宗明悟好學謙之常謂人曰興
吾門者當是此兒及長涉獵書傳好文詠司空
行參軍轉長流參軍除鎮遠將軍冀州儀同府
中兵參軍爲府主封隆之所賞隆之行梁州濟
州引自隨恒令攝數郡武定三年卒年三十
二
緒弟孝貞武定中司徒士曹參軍
孝貞弟孝幹司空東閤祭酒
謙之弟恭之字道穆行字於世學涉經史非名

流儁士不與交結幼孤事兄如父母每謂人曰
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
珠玉者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
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於匡曰道
穆生自蓬簷長於陋巷頗獵羣書無純碩之德
尚好章詠乏彫掞之工雖欲廁影髦徒班名俊
伍其可得哉然凝明獨斷之士雄才不世之君
無藉朽株之容求人屠釣之下不牽闇投之誚
取士商歌之中是以聞英風而慷慨望雲路而

佞倖者天下皆是也若得身隸絲綸亦名充直指雖謝周生驕上之敵實有茅氏就鑊之心匡大喜曰吾久知其人適欲召之遂引爲御史其所糾擿不避權豪臺中事物多爲匡所顧問道穆曾進說於匡曰古人有言罰一人當取千萬人懼豺狼當道不問狐狸明公荷國重寄宜使天下知法匡深然之正光中出使相州刺史李世哲即尚書令崇之子貴盛一時多有非法逼買民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堠上爲木

人等節道穆繩糾悉毀去之并發其贓貨以表聞又尒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之還除奉朝請俄除太尉鎧曹參軍蕭寶夤西征以道穆爲行臺郎中軍機之事多以委之大都督崔延伯敗後賊勢轉彊屢請益兵寶夤不許寶夤謂道穆曰非卿一行兵無益理從令乘傳赴洛靈太后親問賊勢道穆具以狀對太后怒曰比來使人皆言賊弱卿何獨云其彊也道穆曰前使不實者當是指與陛下恩顏望得賞

臣既忝使人不敢虛妄願令近臣親檢足知虛實事訖當反遇病不行後屬兄謙之被害情不自安遂託身於莊帝帝時爲侍中特相欽重引居第中深相保護俄而帝以兄事見出道穆懼禍乃攜家趣濟陰變易姓名往來於東平畢氏以避時難莊帝即位徵爲尚書三公郎中加寧朔將軍尋兼吏部郎中與薛曇尚書使晉陽授尒朱榮職賜爵龍城侯九月除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遭母憂去職帝令中書舍人溫子昇

就宅弔慰詔攝本任表辭不許二年加前軍將軍及元顥逼虎牢城或勸帝赴關西者帝以問道穆道穆對曰關中今日殘荒何由可往臣謂元顥兵衆不多乘虛深入者由國家將帥征捍不得其人耳陛下若親率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股肱之力破顥孤軍必不疑矣如恐成敗難測非万乘所履便宜車駕北渡循河東下徵大將軍天穆合於滎陽向虎牢別徵尒朱王軍令赴河內以掎角之旬月之間何往

不知所稱謂万人之計不過於此帝以高舍人
語是其夜到河內郡北未有城守可依帝命道
穆秉燭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知
乘輿所在除中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安喜縣
開國公食邑千戶於時尒朱榮欲回師待秋道
穆謂榮曰元顥以蕞爾輕兵奄據京洛使乘輿
飄露人神恨憤主憂臣辱良在於今大王擁百
万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自可分兵河畔縛筏
造船處處遣渡徑擒羣賊復主宮闕此桓文之
擧也且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若還師令顥重
完守具徵兵天下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
深然之曰楊黃門亦已陳此計當更議決耳及
莊帝反政因宴次謂尒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黃
門計則社稷不安可爲朕勸其酒令醉榮對曰
臣本北征蠕蠕高黃門與臣作監軍臨事能決
實可任用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兼御史
中尉尋即眞仍兼黃門道穆外秉直繩內參機
密凡是益國利民之事必以奏聞諫諍極言無

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
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四十
人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四民之業錢貨爲
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私鑄薄濫官司
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
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
重刑罹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
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
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
之愆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
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
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
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
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
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
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
侃計鑄永安五銖錢僕射尒朱世隆當朝權盛
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

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
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以訴帝帝謂公主曰
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
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極
以為愧道穆免冠謝曰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
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章以此負陛下帝曰
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尋勑監儀注又詔曰祕書
圖籍所在內典書又加繕寫緗素委積蓋有
年載出內繁蕪多致零落可令御史中尉兼給

事黃門侍郎道穆總集帳目并牒儒學之士編
比次第道穆又上疏曰臣聞舜命皋陶姦宄是
詰禹泣辜人堯心為念所以舉直措枉事切曩
賢明德慎罰義存先典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
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所謂
禮樂互興不相沿襲者矣臣以無庸忝當今任
所思報效未忘寢興但識謝知今業慙稽古未
能進一言以利國說一策以興邦索米長安豈
不知愧至於職司其憂猶深竊見御史出

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
堯之罰不能不怨守人為政容有愛憎姦猾之
徒恒思報惡多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
經檢究恥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為實無罪不
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
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
祿之責無所逃罪所以夙夜為憂思有悛革如
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
秩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為之御史

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
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
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
按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為惡取
敗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
獄罪之聽以所檢送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
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按檢如此則肺
石之傍怨訟可息叢棘之下受罪吞聲者矣詔
從之復置司直及爾朱榮之死也帝召道穆付

敕書令宣於外謂之曰自今已後當得精選
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為御史故有
此詔及介朱世隆等率其部類戰於大夏門北
道穆受詔督戰又贊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
世隆等於是北遁加衛將軍假車騎將軍大都
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又除車騎將軍
餘官如故莊帝雖外託征蕃而帝恐北軍不利欲
為南巡之計未發會介朱兆入洛道穆慮禍及
己託病去官世隆以道穆忠於前朝遂害之時

年四十二太昌中贈使持節都督雍秦二州諸
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士鏡襲爵為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擁入關
道穆弟薰之繼洹渠氏後迯於滄州平泉府主
簿年三十五贈通直郎無子
謹之弟愼之字道密好學有諸兄風年二十三
卒無子以兄謙之第二子緒繼焉
史臣曰宋翻剛鯁自立而斷務辛雄以吏能
歷職任智效官羊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紀楊
機清斷在公高崇明濟為用謙之兄弟咸政事
之敏飾學有聞列于朝廷豈徒然也深失之晚
節至於顛覆惜乎

列傳第六十五　魏書七十七

孫紹　張普惠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世仕慕容氏祖志入國卒於濟陽太守父協字文和上黨太守紹少好學通涉經史頗有文才陰陽術數多所貫涉初爲校書郎稍遷給事中自長兼羽林監爲門下錄事朝廷大事好言得失遂爲世知曾著釋典論雖不見用時有 與常景等共脩律令延昌紹表曰臣 有 雖危必安施化能和雖寡必盛 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應天明命兆跡 彰畢世後仁祚隆七百今二號京門下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都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脩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居安之 故應危懼矣且法

閣清濁而清濁不正由帝理望焉卑矣亦先王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宰案無筆於上臺眞僞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爲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出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在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爲命或投仗彊豪寄命衣食又 迷之戶 於諸州應留之徒遷寒歸暖兼職人子弟隨之應遷 於東西上居莫定關禁不脩任意取之此之徒不可勝數木不復爲用 且兼混一之計事爲關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彊敵窺時邊黎伺隙內民不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換情權不可恒隨汙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汙隆徒變楷革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

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理久而不失其地又
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
矣且以令之爲體即帝王之身也分處百揆之
儀安置九服之節經緯三才之倫包羅六卿之
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罰之要乃是有爲之
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修令之人亦皆博古依
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麤有在但主議
之家太用古制若令依古高祖之法復須升降
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

列傳六十六　三

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
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修律
非無勤苦若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
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未幾出除濟陰
太守還歷司徒功曹參軍步兵長水校尉正光
初兼中書侍郎使高麗還爲鎭遠將軍右軍將
軍久之爲徐兗和糴使還朝大陳軍國利害不
報紹又表曰臣聞文質互用治道以之緝熙寬
猛得時人物以之通濟故能對歷三靈垂仁洽九

服伏惟陛下應靈踐祚神明照物宰輔忠純伊
霍均美既致昇平之基應成無爲之業而漠北
叛命隴右構逆中州驚擾民庶竊議或有故何哉
皆由上法不通下情怨塞故也臣雖愚短具鑒
始末往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
政亂故臣昔於太和極陳得失具論四方華夷
之態高祖垂納文存可尋延昌正光奏疏頻上
主者收錄不蒙報答即日事勢乃至於此盡微
臣豫陳之驗今東南有竊號之豎西北有逆命

列傳六十六　四　德裕

之寇豈得怨天尤人矣臣今不憂荒外正慮
中畿急須改張以寧其意若仍前猶豫恐亂尋作
肘腋一乖大事去矣然臣本國四世欣戚是同
但職在冗散不關樞密寧濟之計欲陳無所可
謂經緯甚多無機可織夫天下者大器也一正
難傾一傾難正當今之危躡足之急臣備肉食
痛心無已泣血上陳願垂採察若得言參執事
獻可替否寇逆獲除社稷稱慶雖死如生犬馬
情畢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　懇切不憚犯忤

但天性疎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紹
兄世元早卒世元善彈箏紹後聞箏聲便涕泗
嗚咽捨之而去世以此尚之除驍騎將軍使吐
谷渾還爲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
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之
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
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
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
享富貴雄甚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

紹善推祿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建義初除衛
尉少卿將軍如故轉前金紫光祿大夫永安中拜
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曆賜爵新昌子太
昌初遷左衛將軍右光祿大夫永熙二年卒時
年六十九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
將軍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謚曰宣
子伯元襲齊受禪例降
伯元弟叔利右將軍太中大夫
紹從父弟瑜濟州長史

瑜弟翀字鳳倫太和中舉秀才稍遷步兵校尉
卒於武邑太守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
子伯融出繼瑜後武定末字闕二太守
伯融嫡弟子寬開府田曹參軍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也身長八尺容貌魁
偉父曄爲齊州中水縣令隨父之縣受業齊土
專心墳典引屬不息及還鄉里就程玄講習精
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多所窺覽諸儒稱
之太和十九年爲主書帶制局監與劉桃符石

榮劉道斌同員共直頗爲高祖所知轉尚書都
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爲其聲價僕射李沖
曾至澄處見普惠言論亦善之世宗初轉積射
將軍澄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啓普惠爲府錄
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於七月
七日集會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
聞三殺九親別疎昵之敘五服六術等衰麻之
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
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降於喪紀之內外者

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若干可遂除故歛
之旨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
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
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
不祭喪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
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
奠非禮也注云為其忘哀疾遽謂除喪之始不
與饋奠小功之內且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
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

食猶擇人於射為惑伏見明敎立射會之限將
以二七今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
讓於中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
縞禫甫除殿下功衰仍襲釋而舉樂以訓百姓
便是易先王之典敎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
令德視子孫者也按射儀射者以禮樂為本忘
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
者何用射為又七日之戲今制無之班勞所施
處遣事體庫府空虛宜待新調三之趣停之

為便乞至九月備禮盡行然後奏俚言之章宣
嬰相之令聲軒懸於雲鉦神民忻暢於斯時也
伏惟慈明達被万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惟則
願更廣訪賜垂曲採昭其管見之心恕其謬言
之責則芻蕘無遺歌輿人有獻誦矣發意納其
言記辯自罷乃荅曰文武之道自昔成規明恥
敎戰振古常軌今雖非公制而此州乘前已有
斯式既不勞民損財任其私射復何失也且篡
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閒要須令制

乎此適欲依前州府相率王務之暇肄藝良辰
亦未言費用庫物也禮兄弟內除朋衰已殺小
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
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見來意澄轉揚
州啓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
尋加威遠將軍普惠既為澄所知歷佐二藩甚
有聲與旋京之日澄表藍縷澄費絹二十匹以
充行資還朝仍羽林監又澄遇太妃憂臣寮為
立碑頌題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

荅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爲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襚皆以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襃錫乃万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及王師大舉重征鍾離

普惠爲安樂王詮別將長史班師除揚烈將軍相州安北府司馬遷步兵校尉後以本官領河南尹丞世宗崩坐與甄楷等飲酒遊從免官驍騎將軍刁整家有舊訓將營儉葬普惠以爲矯時太甚與整書論之事在刁雍傳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叙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宜特顯叙勑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爲榮時任城王澄爲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爲所生祖母服期與三年博士執意不同詔群寮會議普惠議曰謹按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爲二國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爲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父卒則皆得申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爲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爲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爲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

之與大功乎輕重顛倒不可之甚者也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爲服期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爲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己

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所
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稱之公
子雖許齊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
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從申況廣
陵共海論封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
妃賀今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歷其所生
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遥乎今既許其申服而
復限之以碁此之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
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碁父母長子君

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祖
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三
三年之說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
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
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
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
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
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夫
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爲言也今之諸王

自同列國異之國別置臣寮王食一方不得
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
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之後書難普惠
普惠據禮答鄭重三返郁議遂屈轉諫議大
大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
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
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
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爲通會閹胡家穿壙下墳
有盤石乃密表曰臣聞優名寶位王者之所先

錫尊君愛親臣子之所以慎終必使動循名相侔號
秩相可然後能光揚當時傳徽万代者矣竊見
故侍中司徒胡公體道含靈寶誕聖后載育至
尊母儀四海近攝克唯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
明故以功餘九錫由於假崇寵懸深聖上之加隆極
慈后之至愛寵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
竊謂未衷何者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曰
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坤不可並大禮
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皆稱郊社之禮無二上

明君臣不可並上以見詔書以司徒為太上秦
公夫人為太上秦公夫人家號於義司徒繫之
於後尊光之美盛矣竊惟高祖受禪於獻文皇
帝故仰尊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
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
於十亂則司徒之為太上恐乖繫敕之意春秋
傳曰葬稱公臣子辭明不可復加上也書曰茲
予大饗于先王爾祖其從與饗之司徒尊屬
重必當配饗先朝稱太上以為臣以事太上皇

恐非司徒翼翼之心漢祖創有天下尊父曰太
上皇母曰昭靈后乃帝者之事晉有小子侯尚
曰僭之於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號於帝乎
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
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易曰有六者
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
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困於上者必反

於下故受之以井比勉古定非而　改上群
心悲惋亦感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伏
願聖后同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請停司徒過同
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畏困上之鑒邀謙光之
福則天下幸甚臣聞見災脩德災變成善此太
戊所以興殷桑穀以之自滅況今卜遷方始當
脩革之會愚以為無上之名不可假之脫議於
千載恐貽不言之咎且君之於臣比葬三臨之
禮也司徒誠為后父實人臣也雖子尊不加於

父乃天下母以義斷恩不可遂在室之意故曰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況乃應坤之載承天之
重而朔望於司徒之殯晨昏於郊墓之間雖聖
思恭恭其不虞宜戒離辰極之嚴居疲雲躍於
道路此亦億兆蒼生瞻仰失圖伏願尋載馳之
不歸存靜方之光大則草木可繫人靈斯穆臣
職忝諫司敢獻狂瞽謹冒上聞不敢宣露乞垂
省覽見昭臣微款脫得奉謁聖顏由盡愚衷者死
且不朽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　公八座

卿尹及五品已上博議其事遣使召普惠與相
問答又令侍中元叉中常侍賈璨監觀得失任
城王澄問普惠曰漢高作帝尊父為太上皇今
聖母臨朝贈父太上公求之故實非為無準且
君舉作則何必循舊對曰天子稱詔太后稱令
故周臣十亂文母預焉仰思所難竊謂非匹澄
曰前代太后亦有稱詔聖母自欲存謙光之義
故不稱耳何得以詔令之別而廢嚴父之孝對
曰后父太上自昔未有前代母后豈不欲尊崇

其親王何以不遠謨古義而近順今旨未審太
后何故謙於稱詔而不謙於太上竊願聖后終
其謙光太傅清河王懌曰昔在僭晉褚氏臨朝
殷浩遺褚裒書曰足下今之太上皇也況太上
公而致疑對曰褚裒以女輔政辭不入朝淵源
譏其不恭故有太上之刺本稱其非不記其是
不謂殿下以此賜難侍中崔光曰張生表中引
晉有小子侯出自鄭注非為正經對曰雖非正
經之文然述正經之旨公好古習禮復問斯難

御史中尉元匡因謂崔光曰張表云晉之小子
侯以號同稱僭今有太上公名同太上皇比晉
小子義似相類但下學不敢辨其是非普惠對
曰中丞既疑其是不正其非豈所望於三獨尚
書崔亮曰諫議所見正以太上之號不應施於
人臣然周有太公尚父亦兼二名人臣尊重之
稱固知非若今日普惠對曰尚父者有德可尚
太上者上中之上名同義異此亦非並亮又曰
古有文王武王亦有文子武子然則太上皇太

上公亦何嫌其同也普惠對曰文武者德行之
迹故迹同則謚同太上者尊極之位豈得通施
於臣下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
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為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
普惠厲聲呵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
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雖
蟲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
愧色默不復言任城王澄曰諫諍之體各言所
見至於用捨固在應時卿向答袁氏聲何太厲

普惠對曰所言若是宜見採用所言若非懼有罪及是非須辨非爲苟競澄曰朝廷方開不諱之門以廣忠言之路卿今意在向義何云乃慮罪罰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白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叉賈璨宣令謂普惠曰朕向召卿與群臣對議往復既終皆不同卿表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群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普

惠於是拜辭還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驛騮馬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泣普惠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職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中山莊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秉此公方來居諫職寒暑如一諤諤如也一昨承胡司徒第當面折庭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

帶始縈魯門之柝敬言終使群后遂遇忠厲謇拱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表其此書每爲口實益普惠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其勞民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尊先皇之軌夙宵惟度忻戰交集何者聞復高祖舊典所以忻惟新俱可復而不復所以戰違法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万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

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万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

心此所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尚
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字闕]易民之所
長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之
非遂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
中大有綿麻而群官共竊之愚臣以為於理未
盡何者今宮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絹
布匹有尺丈之盈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銖
之剩未聞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濫一斤之惡
則鞭戶主連三長此所以教民以貪者也今百

官請俸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
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
譽以亂視聽不聞嫌長惡廣求計還官者此百
司所以仰負聖明也今若必復綿麻者謂宜先
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
之典依太和之稅其在庫絹布并及絲綿不依
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
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
俸之數千俸所出以布綿麻亦應其一歲之用

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高祖之
軌中興於神龜明明之德信於無窮則孰不
幸甚伏願亮臣悾悾之至下慰蒼生之心普惠
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
見又以肅宗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
委有司上疏曰臣聞明德恤祀成湯光六百之
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
聞福傳遐世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
地屬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

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
觀射遊苑躍馬騁中危而非典豈清蹕之意殖
不思之冥業損巨費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
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
首於外玄寂之衆遨遊於內愆禮忤時人靈未
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未若先万國
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
伏願淑慎威儀万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
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潔誠

禋祿孝傷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喜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禮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臣學不經遠言多孟浪忝職其憂不敢默爾尋別勑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尅日蝕豫勑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

魏書六十六　二十一

平斗尺謂租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勳親之胤所宜收叙書奏肅宗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令曰專有先皇之詔一一罷改普惠僶俛不言令曰卿似欲致諫故以左右有人不肯苦言朕爲卿屏左右卿其盡陳之對曰聖人之養庶物愛之如傷況今二聖寅奉承洪緒事天子承天父之

不可安然仍行豈先帝但丞之本意抑惟先帝行事或有司之謬或權時所行在後以爲不可者皆追而正之聖上忘先帝之自新不問理之伸屈一皆抑之豈蒼生黎庶所仰望於聖德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罷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親莫大於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

魏書六十六　二十二

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國繼絕世滅國絕世普見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故太尉咸陽王禧冀州刺史京兆王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沈淪幽壤緬焉弗收豈是興滅繼絕之義乞收葬二王封其子孫愚臣

之願太后曰卿言有理朕深哉之當命公卿博
議此事及任城王澄薨普惠以吏民之義又荷
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禫除雖寒暑風雨無不
必至初澄嘗薦普惠臨薨啓爲尚書右丞靈太
后既深悼澄覽啓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
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爲約並欲不放
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蠕
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
曰臣聞乾元以利貞爲大非義則不動皇王以
〔八〕魏列六十六　二十三
博施爲功非類則不從故能始万物而化天下
者也伏惟陛下叡哲欽明道光虞舜八表宅心
九服清晏蠕蠕相害於朔垂妖師扇亂於江外
此乃封豕長蛇不識王度天將悔其罪所以奉
皇魏故荼毒之辛苦之令知至道之可樂也宜
安民以悅其志恭已以懷其心而先自勞擾艱
難下民興師郊甸之內遠投荒塞之外救累世
之勍敵可謂無名之師諺曰唯亂門之無過愚情
未允其可當是邊將窺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

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夫白登之役漢祖親
困之樊噲欲以十万衆横行匈奴中季布以爲
不可請斬之千載以爲美況今旱酷異常聖慈
降膳乃以万五千人使楊鈞爲將而欲定蠕蠕
忤時而動其可濟乎阿那瓌投命皇朝撫之可
也豈容困疲我兆民以資天喪之虜昔莊公納
子糾以致乾時之敗魯僖以邾國而有懸冑之
恥今蠕蠕時亂後主繼立雖云散亡奸虞難抑
脫有井陘之慮楊鈞之肉其可食乎高車蠕蠕
三百三十　〔八〕魏列六十六　二十四　余明
連兵積年飢饉相仍須其自斃小云大傷然後
一舉而并之此卞氏之高略所以獲兩虎不可
不圖之今土山告難簡書相續蓋亦無能爲也
正與今舉相會天其或者欲以告戒人不欲使
南北兩疆並興大衆脫狂狡構間於其間而復
事連中國何以寧之今宰輔專欲好小名不圖
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那瓌之不還
負何信義此機之際北師宜停臣言不及義文
書所經過不敢不陳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之二

虜自滅之形可以爲殄騷伏願輯和萬國以靜四彊混一之期坐而自至矣臣愚昧多違必無可採匹夫之智願以呈獻表奏詔答曰夫窮鳥歸人尚或興惻况那瓌嬰禍流離遠來依庇在情在國何容弗矜且納亡興喪有國大義皇魏堂堂寧廢斯德後主亂亡似當非謬此送彼迎想無拒戱國義宜表朝算已決卿深誠厚慮朕用嘉歎但此段機略不獲相從脫後不遠勿憚匡言時蕭衍義州刺史文僧明舉城歸順揚州

刺史長孫稚遣別駕封壽入城固守衍將裴邃湛僧率衆攻逼詔普惠爲持節東道行臺攝軍司赴援之軍始渡淮而封壽已棄城單馬而退軍罷還朝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廷頗事當迎普惠上疏請赴揚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涼州刺史石士基行臺元洪超並贓貨被繩以普惠爲右將軍涼州刺史即爲西行臺以病辭免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群氐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

詔普惠以本官爲持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雍豳東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普惠至南秦停岐涇華雍豳東秦六州兵武召秦州兵武四千人分配四統令送租兵連營接柵相繼而進運租車驢隨機輸轉別遣中散大夫封答慰喻南秦員外常侍楊公熙宣勞東益氐民於時南秦氐豪吴富乘合宄類所在邀

劫公熙既至東益州刺史魏子建密與普惠書言公熙舊是蕃國之胤而諸氐與相見者必有陰私言宜加圖防普惠乃符攝公熙令赴南秦公熙果已密遣兵從兄山虎與吴富同逆又妄自説鄉里紛動羣氐託云與崔南秦有隙拒而不赴租達平落吴富等果懾軍營實公熙所潛遣也後吴富雖爲左右所殺而徒黨猶盛秦闕一字所縮武都武階租頗得達東益羣氐先款順故廣業仇鳩河池三城粟便得入其應入東益十

汾石祖皆稽留費盡非斗不至鎮戍兵武遂致飢虛咸恨普惠經略不廣事訖普惠拜表披訴公熙還朝賜絹布一百段時詔訪冤屈普惠上疏曰詩稱文王孫子本枝百世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言所以明德睦親維城作翰漢祖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之以丹書之信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彊大分王罪犯除邑者蓋有之矣未聞父基子構世載忠賢一死一削用為恒典者也故

尚書令臣肇未能遠稽古義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戶始蕃一千戶二蕃五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疏世減之法又以開國五等有所減之言以為世減之趣遂立格奏奪稱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差謬之來亦已甚矣遂使勳親懷屈幽顯同冤紛訟彌年莫之能息臣輒遠研往旨深窮其事世減奪今古無據又尋詔書稱蕃者未可以今始列壁豈得混一內分天近也故樂良樂安同蕃異封廣陽安豐屬別

若等安定之嫡邑齊親王河間咸近更從蕃食是乃太和降旨初封之倫級勳親兼樹非世減之大驗者也博陵襲爵亦在太和之年時不世減以父賞全食足戶充本同之始封減從今式如此則減者減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內減足之旨乃為所貢所食耳欲使諸王開國并專其民賦役之差貴賤有等蓋準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貢稅之法王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以新興得足

充本清淵更多減戶故始封承襲復稱所減謂減之以貢食謂令食之於國斯實高祖雲然之詔減實之理聖明自釋求之史帛猶有未盡時尚書臣琇疑減足之參差已又判之以開訓所減之旨可以不疑於世減矣而臣肇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減之格用為世減之法以王封有親疏之等謂是代削之條妄解成旨雷同世奪以此毒天下民其從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極彌累朝識洞今古為尚書之日殷勤執請救

孜於重議被旨不許於此遂停又律罪例減及
先帝之緦麻令給親恤止當世之有服律令相
違威澤異品使七廟曾玄不沾未恤嫡封則爵
祿無窮枝庶則屬內貶絕儀刑作孚億兆何觀
夫一人吁嗟尚曰虧治今諸王五等各稱其冤
七廟之孫並訟其切陳訴之案盈於省曹朝言
巷議咸云其苦恐非先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
睦九族之義也臣猥忝今任於茲五年推尋旨
格謂無世減之理請近遵高祖減食之旨遠術

百代象賢之詁退由九伐進從九儀則刑罰有
倫封不虛黜斯乃文王所以克慎不敢侮於鰥
寡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訪冤滯愚以此
爲大者求尋光錫之詔并諸條格所奪所請事
事窮審諸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並求還復其
昔嘗全食足力充本減從令式者從前則力多
於親懿全奪則減足之格不行愚謂祿力並應
依所【闕一字】之食而食之若是則力小番王粟帛仍
本戶邑雖盈之減兩秦既有全食足力之異故

不得同於新封之力耳親恤所裒請依律斷伏
惟親親尊賢位必功並尊賢以司民可不慎乎
親親以牧族其可棄乎如脫蒙允求以旨判爲
始其前來吏秩悉年久不追臣又聞明德愼罰
文王所以造周咸有一德殷湯所以革夏故能
上令下從風動草偃畏之如雷電敬之如明神
是以天子家天下綏方國若天之無不覆地之
無不載遷都之構庶方子來沉澤所沾降及陪
皂寧有岳牧二千石縣令丞尉治中別駕及諸

軍幢受命於朝廷而可不預乎此之班駮云兩
之不平謂是當時有司討納之未允何以明之
仰尋世宗詔書百官普進一級中有朝臣剌史
登時寵授則內外貴賤莫不同澤又觸後奏稱受
及陪皂明無不逮自後人率其心紛綸盈庭嫌
少誤惑視聽限以汎前更爲年斷六年三年之
考以意折之汎前汎後之歲隔而絕之遂使如
綸之旨頓於一朝汎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汎
三年上第者蒙半階而已汎前汎後合考者隔

絕而不得無考者無折而全汎前汎後有考無考並蒙全汎與否乖違勸[illegible][illegible]屈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下可不慎歟言之不從無以抑之遂奏奪牧守外祿全不與汎散官改爲四年之考汎前者八年一階政令不一寃訟惟甚與而復奪其奏在衆致使邀駕撃鼓者無理以加其罪誹謗公聽者無辭以抑其言噂沓所由生慢悖所由起夫琴瑟不調改而更張善人國之本也其可棄

乎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書曰克明俊德呂刑曰何擇非人周官曰官弗必備惟其人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如此則官必擇人汎則宜溥請遠遵正始元旨近準聖明二汎內外百官悉同二階不以汎前折考不以散任增年則同雲共澍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以權理折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春秋傳曰一日

擇人如此則乃可無汎不可無考守宰之汎既以追奪則百官之汎不應獨落溥澤既收復誰敢怨夫三載之考興於太和再周之陟通於景明閒劇祿力自有加減陪臣以事小降而考則三年朝官既祿等平曹吏四周乃陟考祿參差各稱其枉且一日從軍征戍苦於煩任終年專使決斷重於陪臣恒上若通爲三載之考無汎隔折則各盈其分亦足以近塞群口遠綏四方日昃求賢猶有所失況不遵擇人之訓唯以停

久而進乎自今已後考黜願以三宅革心選進願以三儁居德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其人惟爾弗任斯周道所以佑辟康民敢不敬守臣忝官樞副此察寃訟竊惟省謂宜追正愚固所陳方無可採出除左將軍東豫州刺史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蕭衍前弊別郡異縣之民錯雜居止晉惠乃依次括并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綰攝有方姦盜不起民以爲便蕭衍遣將胡廣來寇安樂軍主陳明祖

等惰曰沙鹿城三戍衍又遣定州刺史田超秀由僧達等竊陷石頭八磑鵲安陂城郢州新塘之賊近在州西數十里普惠前後命將拒戰並破之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遊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為豫州啓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孝昌元年三月在州卒時年五十八贈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諡曰宣恭

長子榮儁武定末齊王相府屬

榮儁弟龍子揚州驃騎府長史

史臣曰孫紹關右之士又能指論世務亦其志也張普惠明達典故還直從官儼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

列傳第六十六　魏書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七　魏書七十九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鹿悆　張熠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晉侍中粲之六世孫祖昇家於北海父洪名犯顯祖廟諱仕劉義隆為撫軍府中兵參軍早卒淹好文學有氣尚劉子業輔國府刑獄參軍事劉彧以為員外郎假龍驤將軍領軍主援東陽歷城皇興

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兼著作郎時顯祖於仲冬之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並不納淹上接輿遊論顯祖覽之謂尚書李訢曰卿等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勑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蕭賾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執之云弔有常式何得以朱衣入山庭昭明等言本奉朝命不容改易如此者數四執志不移高祖勑

尚書李沖令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沖奏遣淹
昭明言未解魏朝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
言吉凶不同禮有成數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
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
遠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方謂議出何典
行人得失何其異哉昭明言二國交和既久南
北皆須準望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於時初
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為疑那得苦見要逼淹言
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不遵高宗

追遠之慕乃踰月即吉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
皆已鳴玉盈庭貂璫曜日百寮內外朱服煥然
彪行人不被主人之命復何容獨以素服間衣
冠之中來責雖高未敢聞命我皇帝仁孝之性
侔於有虞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
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撫膝而言三皇不同禮亦
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
為非也昭明遂相顧而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
責行人亦弗敢言希主人裁以弔服使人唯齋

袴褶以既戎服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帢以申
命今為魏朝所逼違負指授還南之日必得
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命折中還南之日
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復
非理見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
高祖遣李沖問淹昭明所言淹以狀對高祖詔
沖曰我所用得人仍勑送衣幘給昭明等賜淹
果食明旦引昭明等入皆令文武盡哀後正侍
郎高祖以淹清貧賜絹百匹十六年蕭賾遣其

散騎常侍庾蓽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朝
貢值朝廷有事明堂因登靈臺以觀雲物高祖
勑淹引蓽等館南矚望行禮事畢還外館賜酒
食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好
為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鄰之義淹言夫為王者
不拘小節中原有菽工採者獲多豈眷眷守尾
生之信且齊先主歷事宋朝荷恩積世當應便
爾欺奪宗慶庾蓽及行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
淹昔從南入而以手掩目曰卿何為不作于禁

而作魯爽淹言我捨危効順欲追蹤陳韓何乎禁之有憲示不對王肅歸國也高祖以淹曾官江表詔觀是非乃造肅與語還奏言肅時議紛紜猶謂未審高祖曰明日引入我與語自當知之及鑾輿行幸肅多扈從勑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民也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渡肅知淹寓於青州乃笑而謂淹曰青州間何必

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而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者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奏聞高祖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爲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高祖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復卿試重叙之肅言臣前朝歌爲淹所困不謂此事仰聞聽覽臣爾日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遂皆大笑高祖又謂肅曰淹能制卿其才亦不

困肅言淹才詞便爲難有聖朝宜應叙進高祖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已達人正可顯臣之美高祖曰卿既爲人所屈欲求屈已之名復於卿太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已伸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乃賜淹龍廐上馬一匹并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高祖以淹家無行資勑給事力送至洛陽并賜假日與家累相隨行次靈丘驛蕭鸞遣使勑驛馬徵淹車駕濟淮淹於路左請

見高祖詔爲而進之淹曰蕭鸞悖虐幽明同棄陛下俯應人神杖劒江湊然敵不可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深願聖明保萬全之策詔曰此前車之轍得不慎乎淹曰伏聞發洛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高祖曰此是我命耳卿不得爲干斧鉞淹曰昔文王詢於芻蕘晉文聽輿人之誦臣雖卑賤敢同匹夫高祖優而容之詔賜絹百匹高祖幸徐州勑淹與閭龍駒等主舟檝將汎泗入河泝流還洛軍次碻

磝淹以黃河浚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高祖勑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急浚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勑賜驊騮馬一匹衣冠一襲除羽林監領主客令加威遠將軍于時宮殿初構經始務廣兵民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涉淹遂啓求勑都水造浮航高祖賞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

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世宗初司徒彭城王勰曰先帝本有成旨淹有歸國之誠兼歷官著稱宜加優陟高祖雖崩詔猶在耳乃桐閤選曹加淹右軍領左右都水仍主客令復授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都水主客如故淹小心畏法典客十年四方貢聘皆有私遺毫釐不納乃至衣食不充遂啓乞外祿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將軍如故還朝病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謚曰定

子霄字景鸞亦學涉好為文詠但詞彩不倫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遊相好詩賦閒起知音之士共所嗤笑閭巷淺識頌諷成羣乃至大行於世歷治書侍御史而卒

范紹字始孫敦煌龍勒人少而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朞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初充太學生轉算生頗涉經史十六年高祖選為門下通事令史遷錄

事令掌奏文集高祖善之又為侍中李沖黃門崔光所知出內文奏多以委之高祖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也遷彊弩將軍積弩將軍公車令加給事中遷羽林監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請征鍾離勑紹詣壽春共量進止澄曰須兵十万往還百日渦陽鍾離廣陵廬江欲數道俱進但粮仗軍資須朝廷速遣紹曰計十万之衆往還百日須糧百日頃秋以向末方欲徵召兵仗可集恐糧難至有兵無粮何以克敵願王

善思爲社稷深慮澄沉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使
還具以狀聞後澄遂征鍾離無功而返尋除長
兼奉車都尉轉右都水使者錄事如故丁母憂
去職值義陽初復起紹除寧遠將軍郢州龍驤
府長史帶義陽太守其年冬使還都值朝廷有
南討之計發河北數州田兵二万五千人通緣
淮戍兵合五万餘人廣開屯田八座奏紹爲西
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
歲大獲又詔紹詣鍾離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

鍾離形勢英固言必剋紹觀其城隍防守恐不
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聞俄而英
敗詔以徐豫二境民稀土曠令紹量度處所更
立一州紹以譙城形要之所置州爲便遂立南
兖入爲主衣都統加中堅將軍轉前軍將軍追
賞營田之勤拜游擊將軍遷龍驤將軍太府少
卿都統如故轉長兼太府卿紹量功節用甚煩
就簡凡有賜給千匹以上皆別覆奏然後出之
靈太后嘉其用心勑紹每月入見諸有益國利

民之事皆令面陳以出除安北將軍幷州刺史淸
愼守法頗得民和值山胡來寇不能擊以此損
其聲望復入爲太常卿莊帝初遇害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
謹好學舉孝廉射策甲科遷碎職景明中羽林
監領主書爾朱榮之降也桃符受詔迎接尋奏
車都尉長兼校尉游擊將軍正始中除征虜將
軍中書舍人以勤明見知久不遷職世宗謂之
曰揚子雲爲黃門頓歷三世卿居此任始十年

不足辭也尋除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世宗
頻詔桃符爲使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既老
耄而諸子非理處物世宗後欲代之恐其背叛
拜桃符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後軍將軍李世
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恤邊民爲
民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年五十一贈後將軍
洛州刺史
子景均殿中侍御史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自云中山靖王勝之後也

幼而好學有器幹及長腰帶十圍鬚鬢甚美舉
孝廉入京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爲高祖所知從
征南陽還加積射將軍給事中高祖謂黄門侍
郎邢巒曰道斌是段之舉便異儕流矣世宗即
位遷謁者僕射轉步兵校尉廣武將軍領中書
舍人出爲武邑太守時冀州新經元愉逆亂之
後加以連年災儉道斌頻爲表請蠲其租賦百
姓賴之罷郡還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又以本將
軍出爲恒農太守遷岐州刺史所在有清治之

稱正光四年卒於州贈平東將軍滄州刺史改
贈濟州謚曰康道斌在恒農脩立學館建孔子
廟堂圖畫形像去郡之後民故追思之乃復畫
道斌形於孔子像之西而拜謁焉
子士長武定中碭郡太守卒
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
起家四門博士歷殿中侍御史國子助教積射
將軍兼中書舍人辯於對問爲世宗所賞豫州
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至上蔡爲賊

所襲囚送江東仍被鎖禁蕭衍領軍將軍呂僧
珍蹔與紹言便相器重衍聞之遣使勞紹云忠
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對曰老母
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實若更生衍又遣主
書霍靈超謂紹曰今放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
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對曰通好息民乃兩國之
事既蒙命及輒當聞奏本朝衍賜紹衣物引入
見之令其舍人周捨慰勞并稱戰爭多年民物
塗炭是以不恥先言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都

無報旨卿宜備申此意故遣傳詔周靈秀送卿
至國遲有去旨問又令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
不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千人之聚不散則亂
故須立君以治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凡在民
上胡不思此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
漢中見歸先是詔有司以所獲衍將齊苟兒等
千人欲以換紹事在司馬悅傳及紹還世宗慰
之永平中除給事中仍兼舍人紹雖陳說和計
朝廷不許久之加輕車將軍正舍人又除步兵

校尉肅宗初紹上御夫馬頌帝賞其辭賜帛八
十匹又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加冠
軍將軍出除右將軍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
得民情蕭衍將軍曹義宗王玄真等寇荊州掾
順陽馬圈梁衍王羆討之既復順陽進圍馬圈
城堅襄王糧少紹上書言其必敗未幾裴衍等
果失利順陽復爲義宗所據紹有氣病啓求解
州詔不許蕭寶夤反於長安也紹上書求擊之
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肅宗謂黃門徐

紇曰此巴真瞎也紇曰此是紹之壯辭云巴人
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瞎也帝大笑勅紹遠
行又加平西將軍以拒寶夤之功賞新蔡縣開
國男食邑二戶永安中代還於是除安西將軍
梁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兼尚書爲山南行臺頗
有清稱前廢帝以元寧代之紹至長安時尒朱
天光爲關右大行臺啓紹爲大行臺從事兼吏
部尚書又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光赴
洛留紹於後天光敗賀拔嶽復請紹爲其開府

諮議參軍永熙中加車騎將軍尋後攜紹於高
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
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容歌後爲宇文黑獺所
殺
子敏永安中爲太尉西閤祭酒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其世父僧集
官至東清河西平原二郡太守贈濟州刺史元
興少有操尚隨僧集在平原因就中山張吾貴
常山房虬學通禮傳頗有文才年二十三還鄉

教授常數百人領郡孝廉對策高第又舉秀才
時御史中尉王顯有權寵元興奏記於顯召爲
檢校御史尋轉殿中除奉朝請二使高麗江陽
王繼爲司徒元興爲記室參軍遂爲元义所知
义秉朝政引元興爲尚書殿中郎領中書舍人
仍御史元興居其腹心預聞時事卑身克己人
無限焉家素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飢飽曾
無吝色時人歎尚之及太保崔光臨薨薦元興
爲侍讀尚書賈思伯侍講授肅宗杜氏春秋

於式乾殿元興常爲擿句儒者榮之及叉欲解
領軍以訪元興元興曰未知公意如何耳叉曰
卿謂吾欲反也元興不敢言因勸之叉既殤死
元興亦被廢乃爲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
池無根綠水上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丞相
高陽王雍召爲兼屬未幾去任還鄉僕射元羅
爲東道大使以元興爲本郡太守尋徵赴闕以
母憂還家屬值鄉亂數爲監軍元景多所賞罰
鄉黨頗以此憾焉上黨王天穆之討邢杲引爲

大將軍從事中郎元顥入洛復爲平北將軍光
祿大夫領中書舍人莊帝還宮天穆以爲太宰
諮議參軍加征虜將軍普泰初安東將軍光祿
大夫領中書舍人太昌初卒於家贈征東將軍
齊州刺史文集百餘篇元興世寒因元叉之勢
託其交道相用爲州主簿論者以爲非倫高
祖時有譙郡曹道頗涉經史有幹用舉孝廉
太和中東宮主書門下錄事景明中尚書都
令史領主書後轉中書舍人行使每稱旨出

除東郡太守卒贈儀同三司又有北海曹昇亦
以學識清立見知歷治書侍御史永安中黃
門郎散騎常侍出帝世國子祭酒不營家產至
以餒卒於鄴時人傷歎之又齊郡曹昂有學識
舉秀才永安中太學博士兼尚書郎而常徒步
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
矯詐

鹿悆字永吉濟陰人父生在良吏傳悆好兵書
陰陽釋氏之學太師彭城王勰召爲館客嘗詣

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
四束以飼其馬船行數里悆覺問得禾之處從
者以告悆大怒即停船上岸至取禾處以縑三
丈置禾束下而返初爲眞定公元子直國中尉
恒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
雕鐫作琵琶由此材高遠弦響藹中華又曰援
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弦響
絕子直少有令問悆欲其善終故以諷焉母憂
去職服闋仍卒任子直出鎮梁州悆隨之州

有兵糧和糴和糴者靡不潤屋悆獨不取子直
彊之終不從命莊帝爲御史中尉悆兼殿中侍
御史監臨淮王彧軍時蕭衍遣其豫章王綜據
徐州綜密信通彧云欲歸款綜時爲蕭衍愛子
彧以爲謂不然或募人入城驗其虛實悆遂請
行曰若綜有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
人命也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儁
胡龍牙並擁彊兵内外嚴固悆遂單馬間出徑
趣彭城未至之間爲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

來狀悆答曰兵交使在自昔通言我爲臨淮王
所使須有交易兵潤遂先遣人曰龍牙等綜既
有誠心聞悆被執語景儁等曰我每疑元略規
欲叛城將驗其虛實且遣左右爲元略使入魏
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
一深室詭爲患狀呼使户外令人傳語時略始
被衍追還綜又遣腹心梁話迎悆密語意狀令
善酬答引悆入城詣龍牙所時日已暮龍牙列
仗舉火引悆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

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悆
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得否在天非人所
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彼詣景儁住所停悆在外
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星月甚明有綜軍主姜
桃來與悆語曰君年已長宿又充今使良有所
達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主待物有道
乃舉手上指今歲星在斗斗吳之分野君何爲
不歸梁國我今君富貴悆答曰君徒知其一未
知其二法僧者莒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

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
而尅之君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遊有識不
許言未及盡引入見景儁景儁曰元中山雖曰
相喚不懼而來何也答曰昔楚伐吳吳遣歷史
勞師今者此行略同於彼又曰遊歷多年與卿
先經相識仍叙由緣景儁便記引悆同坐謂悆
曰卿不爲刺客也答曰今者爲使欲返命本朝
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爲設飯食雜果悆還歎多
食訖歎數人微自奉給諸人相謂明曰壯士哉乃

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亦內據床令坐一人別
在室中抗謂悆曰中山有叔與君相聞悆遂起
之陳人謂悆曰君但坐悆曰家國王子豈有坐
聽叔命使人曰頓首君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
喚欲聞鄉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悆曰且奉音
旨冒險祇赴不得瞻見內懷反側遂辭而退須
臾天人曉綜軍主范易景儁司馬楊曜等競問北
朝士為多少悆云秦隴既平三方靜晏今有高
車白眼羌蜀五十万齊王孫陳留崔延伯李叔

仁等分為三道徑趣江西安樂王鑒李神領冀
相齊濟青兗羽林十萬直向琅邪南出諸人相
謂曰詎非華辭也悆曰可驗崇朝何華之有日
晏令還景儁送悆上戲馬臺北望城壍曰何此
城之固良非彼軍士所能圖擬卿可語二王回
師改計悆曰金墉湯池衝甲彌巧貴守以人何
論險害還軍於路與汎三王明點盟契納既因未旬
綜果降詔曰日者法僧父子頑固自天長惡不
已竊城外叛職此亂揚豫彼彭宋召悆潛為賊

有鄉宗名將揮戈於泗渚虎士雄卒棘劒於
沭渚然高墉峻堞非可易登廣溪深隍實為難
踐是用日昃忘食中宵廢寢者也而衍都督豫
章王蕭綜體連心逝欲舍逆有道潛遣密信送款
於都督臨淮王彧時事同宗先能不按劍殿中
侍御史監軍鹿悆不憚虎口覘險若夷便能占
募勇入驗虛實投書盟既固所圖遂果返地復城息
我兵甲亦是悆之力焉若不酬以榮祿何以勸
厲將來可封定陶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員

外散騎常侍俄出為青州彭城王劭府長兼司
馬尋解長兼廣川人劉鈞等東清河人房須反劭
遣悆監州軍討之戰於商山頗有所捷將統督
劭左右擅增首級云悆詐增首悆面執不與劭弗
從悆勃然作色曰竭志立言為王為國豈念家
事不辭而出劭追而謝焉竊勳者慚其言嘆服
加黎陽太守悆閔而然之不以介意先是蕭衍遣將
彭寶孫等擁衆七万圍逼瑕丘自春及秋官軍
不至而兩青士 裁可萬餘師次郎城久而未

進助乃遣念南青州刺史胡平遣長史劉仁之
誘勸諸將從趾賊彊大破之斬羣首俘馘二
千餘級肅宗嘉之璽書勞問永安中入爲左將
軍給事黃門侍郎又以前賞念入徐之功未盡
增邑二百戶進爵爲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
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自無室宅常假賃居止
布衣糲食寒暑不變莊帝嘉其清素時復賜以
錢帛及東徐城民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
賊衆屯栅曲術詔念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

軍爲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文欣黨
壘以購之文欣同逆人韓端正斬文欣送首魁
帥同死者十二人詔書襃慰還拜鎮東將軍金
紫光祿大夫尋詔爲使持節兼尚書左僕射東
南道三徐行臺至東郡值介朱仲遠陷西兗向
滑臺詔與都督賀拔勝等拒仲遠軍敗還普
泰中加征東將軍轉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兼度
支尚書河北五州和糴大使天平中除梁州刺
史時滎陽民鄭榮業等聚衆反圍逼州城念不

能固守遂以城降榮業尋送念於關西
張熠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漢侍中衡是其
十世祖熠自奉朝請爲揚州車騎府錄事參軍
入除步兵校尉永寧中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
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熠敷陳指畫無所遺
闕太后善之久之除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後爲
別將隨長孫稚西征轉平西將軍太中大夫爲
關西都督以功封長平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
永安初除平西將軍岐州刺史假安西將軍尋

加撫軍將軍矜恤貧弱爲民所愛代還值元顥
入洛仍令復州熠遂私還莊帝還宮出除鎮南
將軍東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征蠻大都督
轉荊州刺史值介朱兆入洛不行普泰中衛將
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
隆之吏部尚書元世儁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
都連筏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
納則恐材木耗損有闕經構熠清貞素著有稱
一時臣等輒舉爲大將詔從之熠勤於其事尋

轉營搆左都將興和初衛大將軍宮殿成以本將軍除東徐州刺史三年卒於州時年六十贈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兗州刺史謚曰懿子孝直武定末司空騎兵參軍

史臣曰成淹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以至於顯達苟曰非才亦何可以致

列傳第六十七　魏書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八　魏書八十

朱瑞　叱列延慶
斛斯椿　賈顯度
樊子鵠　賀拔勝
侯莫陳悅　侯淵

朱瑞字元龍代郡桑乾人祖就字祖成卒於沛縣令父惠字僧生行太原太守卒永安中瑞貴達就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惠贈使持節冠軍將軍恒州刺史瑞長厚質直敬愛人士孝昌末

尒朱榮引為其府户曹參軍又為大行臺郎中甚為榮所親任建義初除黃門侍郎仍中書舍人榮恐朝廷事意有所不知故居之門下為腹心之寄錄前後勳封暘邑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户未幾又除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黃門如故丁父憂去官詔起復任除青州大中正及元顥内逼瑞啓勸北幸乃從駕於河陽除侍中征南將軍兼吏部尚書改封北海郡開國公增邑二千户莊帝還洛加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又改封樂

陵郡開國公仍侍中瑞雖為尒朱榮所委而善
處朝廷之間莊帝亦賞遇之帝謂侍臣曰為人
臣當須忠實至如朱元龍者朕待之亦不異餘
人瑞啓乞三從之內並屬滄州樂陵郡詔許之
仍轉滄州大中正瑞始以青州樂陵有朱氏意
欲歸之故求為青州中正又以滄州樂陵亦有
朱氏而心好河北遂乞移屬焉尋加車騎將軍
尒朱榮死瑞與世隆等北走既而以莊帝待之
素厚且見世隆等並無雄才終當敗喪於路乃

還帝大悅執其手曰社稷忠臣當須如此尒朱
天光擁衆關右帝欲招納之乃以瑞兼尚書左
僕射為西道大行臺以慰勞焉既達長安會
尒朱兆入洛復還京師都督斛斯椿先與瑞有
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性多忌以前日乖異
忿恨更甚普泰元年七月遂誅之時年四十
太昌初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恭穆
子孟胤襲齊受禪例降

瑞弟珍字多寶太尉上黨王天穆錄事參軍卒
珍弟騰字神龍建義初為龍驤將軍大都督司
馬又封涇陽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累遷中軍
將軍光祿大夫與瑞同遇害太昌初贈滄州刺
史
騰弟慶賓卒於光祿大夫
子清武定末齊王開府中兵參軍
叱列延慶代西部人也世為酋帥曾祖鍮石世
祖末從駕至瓜步賜爵臨江伯父億彌襲祖爵

高祖時越騎校尉延慶少便弓馬有膽力正光
末除直後隸大都督李崇北伐後隨尒朱榮入
洛從榮討葛榮於相州延慶世隆姊壻也榮
親遇之葛榮既擒除使持節撫軍將軍光祿大
夫假鎮東將軍都督西部第一領民酋長封永
寧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永安二年以本將軍
除恒州刺史普泰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遷散
騎常侍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又進驃騎大將軍
開府餘如故尋除都督恒雲燕朔四州諸軍事

大都督兼尚書左僕射山東行臺北海郡開國公邑五百戶時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幽崩遂舉兵唱義諸州豪右咸相結附靈助進屯於定州之安固世隆白前廢帝以延慶兼大都督侯淵於定州相會以討靈助淵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未易可圖若萬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政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一往而擒淵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仍兼尚書左僕射爲恒雲燕朔四州行臺又除使持節侍中都督恒雲燕朔定五州諸軍事定州刺史餘如故與尒朱兆等拒義旗於韓陵戰敗延慶與尒朱仲遠走還石濟仲遠南奔延慶北降齊獻武王王與之入洛仍

從王於并州後赴洛出帝以為中軍大都督延慶既尒朱親昵又黨於權倖出帝之西齊獻武王入洛以罪誅之

延慶兄子平武定末儀同三司右衛將軍廣陶縣開國侯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父敦肅宗時為左牧令時河西賊起牧民不安椿乃將家投尒朱榮榮以椿兼其都督府鎧曹參軍從榮征伐有功表授厲威將軍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椿性佞巧甚得榮心軍之密謀頗亦關預及肅宗崩椿從榮入洛莊帝初封陽曲縣開國公食邑千戶遷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司馬尋除尒朱榮大將軍府司馬從平葛榮以功除上黨太守及元顥入洛椿隨榮奉迎莊帝遂從攻顥顥敗遷安北將軍建州刺史改封深澤縣轉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又轉征東將軍東徐州刺史及尒朱榮死椿甚憂懼時蕭衍以汝南王悅為魏主資其士馬次於境上椿聞大喜遂率所部棄州

歸悅悅授椿使持節侍中大將軍領軍將軍領
左右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丘郡開國公邑
万戶又為大行臺前驅都督會尒朱兆入洛椿
復率所部背悅歸兆尒朱世隆之立前廢帝也
椿參其謀以定策功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京畿北面大都督改封城陽郡開國公增
邑五百戶并前一千五百戶尋加開府時椿父
敦先在秀容忽有傳敦死問請減己階以贈
之自襄城將軍超贈車騎將軍相州刺史尋知

其父猶在詔復椿官仍除其父為車騎將軍揚
州刺史世隆之厚椿也如此椿與尒朱度律仲
遠等北拒齊獻武王次陽平會尒朱兆與度律
等相疑遁還語在兆傳椿後復與度律等同拒
義旗敗於韓陵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
執尒朱我等死無類矣乃與顯智等夜於桑下
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尒朱部曲盡殺
之令長孫稚賈顯智等率壯士百騎襲尒朱世隆
彥伯兄弟斬於閶闔門外椿入洛懸世隆兄弟

兄弟今何忍懸其頭於家門塞天地乎
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送於齊獻武
王出帝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初獻武王之入洛
頻於邙山尒朱仲遠帳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
滑臺而至獻武王責寧等曰汝事仲遠擅其榮
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為逆汝為
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叛之於臣節則不忠論
事人則無信犬馬尚識恩養汝今犬馬之不如

遂斬之椿自以數為反覆見寧等之死意常不
安遂密構間勸出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又增武
直人數自直閤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天下輕剽
者以充之又說帝數出遊幸號令部曲別為行
陳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
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齊獻武
王帝從之遂陳兵城西北接邙山南至洛水帝
詰曹戎服與椿臨閱焉獻武王以椿亂政欲誅
之椿譖訟既行因此遂相恐動出帝勅兵河橋

令椿為前驅營於邙山北尋遣椿率步騎數千鎮虎牢椿弟豫州刺史元壽與都督賈顯智守滑臺獻武王令相州刺史竇泰擊破之椿懼已不免復啓出帝假說遊聲以劫惛帝信之遂入關椿亦西走長安椿狡猾多事好亂樂禍干時敗國朝野莫不讎疾之

元壽尋為部下所殺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父道監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氣初為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擾亂為賊攻圍顯度拒守多時以賊勢轉熾不可久立乃率鎮民浮河而下既達秀容為尒朱榮所留尋表授直閤將軍左中郎將建義初除汲郡太守假平東將軍隨尒朱榮破葛榮又除撫軍將軍光祿大夫都督封石艾縣開國公邑一千戶從上黨王天穆破邢杲值元顥入洛仍與天穆渡河赴行宮於河內顥平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假鎮南將軍轉兗州刺

魏書傳六十八　八

厚待之竇泰初還朝授衛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又行濟州事復隨尒朱度律等北拒義旗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顯智等率先據河橋誅尒朱氏出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未幾以本官行徐州刺史東道大行臺永熙三年五月轉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歿於關中

弟智字顯智少有膽決孝昌中告毛謐等逆靈太后嘉之除伏波將軍冗從僕射領直齋蕭衍將夏侯夔攻郢州以智為前驅將軍別將討之至則夔退智仍入城及刺史元顯達以城降於蕭智勸城人不欲叛者與顯達交戰相率歸闕後為都督隸太宰上黨王天穆征邢杲臨陳流矢中臂仍戰不已元顥入洛仍隨天穆渡河朝莊帝於河內與尒朱兆同先渡河破顥軍以勳除持節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義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假衛將軍與行臺樊子鵠討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增

魏書傳六十八　九

邑三百戶尋行東中郎將加散騎常侍及尒朱仲遠爲徐州刺史智隸仲遠赴彭城尒朱榮之死也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之遂擁部下出清水東招勒州民與相拒擊莊帝聞而善之除右光祿大夫武衛將軍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戶通前一千因鎮徐州普泰初還洛仲遠忿其乖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爲世隆所厚世隆爲解喻得全時趙脩延起逆荊州蕭衍遣兵援接世隆欲令智以功自効遣智討之除使持節散騎

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假驃騎大將軍荊州大都督進爵爲公將發會荊州斬送脩延智不行又從尒朱度律北拒義旗合尒朱兆於陽平兆與度律自相疑阻退還除驃騎大將軍後隨度律等敗於韓陵智與兄顯度斛斯椿謀誅尒朱氏椿顯度據守北中令智等入京擒世隆兄弟出帝初除散騎常侍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滄州刺史在州貪縱甚爲民害出帝徵還京師尋加授侍中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率衆

達東郡仍停不進於長壽津爲相州刺史竇泰所破還洛天平初赴晉陽智去就多端後坐事死時年四十五

子羅侯秘書郎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其先荊州蠻酋被遷於代父興平城鎮長史歸義侯普泰中子鵠貴顯贈征虜將軍荊州刺史子鵠值北鎮擾亂南至并州尒朱榮引爲都督府倉曹參軍孝昌三年冬榮使子鵠詣京師靈太后見之問榮兵勢子

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宜齊封南和縣開國子邑三百戶令還赴榮榮以爲行臺郎中行上黨郡及榮向洛以爲假節假平南將軍都督河東正平軍事行唐州事刺史崔元珍閉門拒守子鵠攻尅之建義初拜平北將軍晉州刺史封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又兼尚書行臺治有威信山胡率服元顥入洛薛脩義及降蜀陳雙熾等受顥處分率衆攻州城子鵠出與戰大破之又破脩義等於土門以勳拜撫軍將軍尋徵

授都官尚書西荊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爲行
臺督賈智等討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還除車
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南陽開國公增戶
六百尚書如故仍假驃騎大將軍率所部爲都
督時尒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
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除散騎常侍本將軍
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勸有粟
之家分貸貧者并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
以此獲安及尒朱榮之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

欲與同趣京師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啓求移
鎮河南莊帝嘉之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假
驃騎大將軍都督二豫郢三州諸軍事兼尚書
右僕射二豫郢潁四州行臺子鵠到相州又勑
賚絹五百匹行達汲郡聞尒朱兆入洛乃渡河
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
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及紇豆陵步
藩起以子鵠爲都督徵發粮仗元曄以爲侍中
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隨曄向洛普泰初仍除

舊任及趙脩延叛於荊州詔子鵠通三鵶道而
還遭母憂去職前廢帝聞其在洛無宅以賚不
周賚絹四百疋粟五百石以本官起之太昌初
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摠大都督督杜德
等追討尒朱仲遠仲遠已奔蕭衍收其兵馬甲
仗時蕭衍遣元樹入寇陷據譙城詔子鵠與德
討之樹屯兵梁國欲來逆戰見子鵠軍盛夜退
還譙子鵠引兵追躡樹又背城爲陣子鵠勒兵
直趣城下縱騎衝突樹衆大敗奔入城門城門

隘塞多自殺害於是斬千餘級獲馬數百匹大
收鎧仗遂圍城加儀同三司樹勒兵出戰輒被
摧衄遂不敢出自守而已子鵠恐蕭衍遣救乃
分兵擊衍芒州然州宕州大澗蒙縣等五城並
望風逃散樹既無外援計無所出子鵠又令人
說之樹遂請率衆歸南以地還國子鵠等許之
共結盟約及樹衆半出子鵠中擊破之擒樹及
衍譙州刺史朱文開俘馘甚多班師出帝賚馬
匹遷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

將軍開府典選初青州人耿翔聚衆反亡奔蕭
衍衍資其兵俞據膠州除子鵠使持節侍中青
膠大使督濟州刺史蔡儁討之師達青州翔拔
城奔走在軍遇病詔遣醫給藥仍除兗州刺史
餘官如故便道之州子鵠先遣腹心緣歷民間
採察得失及入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儀子
鵠責讓穆并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內震
悚及出帝入關子鵠據城爲逆南青州刺史大
野拔徐州人劉粹各率衆就子鵠天平初遣儀

同三司婁昭等率衆討之子鵠先使前膠州刺
史嚴思達鎮東平郡昭攻陷之仍引兵圍子鵠
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靜帝欲招慰下之遣散
騎常侍陸琛兼黃門郎張景徵齎璽書勞子
鵠而大野拔因與相見左右斬子鵠以降

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祖尒逗選充北防
家於武川以窺覦蠕蠕兼有戰功顯祖賜爵龍
城男爲本鎮軍主父度拔正光末沃野人
破落汗拔陵反與三子鄉中豪勇援

懷朔鎮殺賊王衛可孤尋爲賊所害孝昌
中追贈安遠將軍肆州刺史度拔之死也勝與
兄弟俱奔恒州刺史廣陽王淵勝便弓馬有武
幹淵厚待之表爲强弩將軍充帳內軍主恒州
陷歸尒朱榮轉積射將軍爲別將又兼都督及
榮入洛以預義之勳封易陽縣開國伯邑四百
戶除直閤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
光祿大夫進號安南將軍尋除撫軍將軍爲大
都督出井陘鎮中山元顥入洛勝從東路率騎

三百赴行宮於河梁榮命勝與尒朱兆先渡破
擒顥息冠受及顥大都督陳思保莊帝還宮以
功增邑六百戶復加通直散騎常侍征北將軍
金紫光祿大夫武衛將軍改封真定縣開國公
尋除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尒朱榮之死也勝與
田怙等奔走榮第於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怙
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
有奇謀吾等衆旅不多何可輕尒但得出城更
爲他計怙乃止及世隆等走勝遂不從莊帝甚

嘉之仲遠逼東都詔勝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爲東征都督率衆會鄭先護以討之爲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勝與交戰不利乃降之永泰初除右衛將軍進號車騎大將軍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共尒朱仲遠度律北拒義旗相與奔退事在尒朱兆傳後俱敗於韓陵勝因降齊獻武王大昌初拜領軍將軍餘官如故又除侍中出帝既納斛斯椿等讒間之說將謀齊獻武王以勝弟岳擁衆關西

仍欲廣爲勢援除勝使持節侍中都督三荊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勝將圖襄陽攻蕭衍下迮戍剋之擒其戍主尹道玩戍副庫戎又使人誘動蠻王問道期道期率種起義衍雍州刺史蕭續遣軍擊道期爲道期所敗漢南大駭勝又遣軍攻均口擒衍將莊思延又攻馮翊安定沔陽酇陽城並平之續遣將柳仲禮於穀城拒守勝攻之不剋乃班師沔北盪爲丘墟蕭衍書勑續云賀

拔勝北間驍　汝宜慎之勿與爭鋒其見憚如此進爵琅邪郡公出帝末詔勝統衆北赴京師軍次汝水出帝入關勝率所部欲從武關趣長安行至析陽聞齊獻武王平潼關擒毛鴻賓勝懼復走荊州城人閉門不納時獻武王已遣行臺侯景大都督高敖曹討之勝戰敗爲流矢所中乃率左右五百餘騎奔蕭衍明年從間道投寶炬勝好行小數志大膽薄周章南北終無所成致殞於賊中

勝兄可泥永熙中太尉公封燕郡王

勝弟岳字阿斗泥初爲太學生長以弓馬爲事與父兄赴援懷朔賊王衛可瓌在城西二百餘步岳乘城射之箭中瓌臂賊衆大駭後歸恒州廣陽王淵以爲帳內軍主表爲强弩將軍州陷復從尒朱榮榮以爲別將進爲都督永安初除安北將軍光祿大夫武衛將軍賜爵樊城鄉男尋事失官爵二年詔並復之尋除使持節假衛將軍西道都督隸尒朱天光爲左廂大都督討万

侯醜奴天光先知岳喜得同行每事諮訪尋加
衞將軍假車騎將軍餘如故岳屆長安後衆遣岳
續至時万俟醜奴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圍武
功南渡渭水攻圍趣柵天光遣岳率騎千馳
往赴救菩薩攻柵已尅還向岐州岳以輕騎八
百北渡渭水擒賊人殺掠其民以挑菩薩菩薩
果率步騎二万餘人至渭水北岳以輕騎數十
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強盛
往復數返菩薩乃自驕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
與菩薩言卿是何人與我對語省事恃水不應答
不遜岳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於此各
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置精騎四十五十以爲
一所隨地形便醫驛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
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驛騎
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
里許便至淺可濟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
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
十餘里依橫崗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前進

前後繼至半度岡東岳乃回戰身先士卒急
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
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
無遺遂渡渭北降步兵万餘收其輜重其有士
民普皆勞遣醜奴尋棄岐州北走安定其後破
俟伏侯元進降侯幾長貴擒醜奴蕭寳夤王慶
雲万俟道洛走宿勤明達事在尒朱天光傳天
光雖爲元帥而岳功效居多加車騎將軍增邑
二千户進封樊城縣開國伯尋詔岳都督涇北
豳二夏四州諸軍事本將軍涇州刺史進爵爲
公改封清水郡公天光入洛使岳行雍州事元
曄立除驃騎大將軍增邑五百户餘如故普泰
初都督二岐東秦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岐州
刺史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仍詔開府儀同尚
書左僕射隴右行臺仍停高平後以隴中猶有
土民不順岳助侯莫陳悅所在討平二年加岳
都督三雍三秦二岐二華諸軍事雍州刺史開
西行臺餘如故及尒朱天光率衆赴洛將討齊

獻武王岳與侯莫陳悅下隴赴雍以應義旗永
熙初仍開府兼僕射大行臺雍州刺史增邑千
戶二年詔岳都督雍華北華東雍二岐豳四梁
二益巴二夏蔚寧南益涇二十州諸軍事大都
督岳自詣北境安置邊防率部趣涇州平涼西
界布營數十里使諸軍士田殖涇州身將壯男
託以牧馬於原州北招万俟受洛干等并遠近
州鎮聚結者靈州刺史曹泥身詣岳軍請代岳
以前洛州刺史元季海為州彼民不促墾破季

海部下獨聽季海闕三年正月岳召侯莫陳悅
會於高平將討之令悅前驅北趣靈州閏渴波
隂中河水未解將往趣之岳既總大衆據制關
右憑彊憍恣有不臣之心齊獻武王惡其專擅
令悅圖之悅素服威略既承密旨便潛為計時
岳遣悅先行悅乃通夜東進達明晦日岳行軍
前與悅相見悅誘岳入營坐論兵事悅詐云腹
痛起而徐行悅女夫元洪景抽刀斬岳後岳部
下收岳尸葬於雍州北石安原六月贈大將軍

太保錄尚書事都督刺史開國並如故
侯莫陳悅代郡人也父婆羅門為駝牛都尉故
悅長於河西好田獵便騎射會牧子逆亂遂歸
尒朱榮榮引為都督府長流參軍稍遷大都督
莊帝初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封柏人縣
開國侯邑五百戶尒朱天光之討關西榮以悅
為天光右廂大都督本官如故西伐克獲皆與
天光賀拔岳略同勞效以本將軍除鄯州刺史
餘如故尒朱榮死後亦隨天光下隴元曄立除

車騎大將軍渭州刺史進爵為公改封白水郡
增邑五百戶及天光向洛使悅行華州事普泰
中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秦州刺史天光之
東出將抗義旗悅與岳下隴以應齊獻武王至
雍州會尒朱覆敗永熙初加開府都督隴右諸
軍事仍秦州刺史永熙三年正月岳召悅共討
靈州悅誘岳斬之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云
我别稟意旨止在一人諸君勿怖衆皆畏服無
敢拒違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上求洛

城岳之所部聚於平涼規還圖悅遣追夏州刺
史宇文黑獺黑獺至遂總岳部衆并家口入高
平城以自安固乃勒衆入隴征悅悅聞之棄城
南據山水之險設陳候戰黑獺至遙望見悅欲
待明日決鬭悅先召南秦州刺史李景和其夜
景和遣人詣黑獺密許翻降至暮景和乃勒其
所部使上驪駝云儀同有教欲還秦州守以拒
賊令軍人嚴備景和復紿悅帳下云儀同欲還
秦州汝等何不裝辦衆謂為實以次相驚人情

惶惑不可復止皆散走而趣秦州景和先驅至
城據門以慰輯之悅知衆離散猜畏傍人不聽
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兒及謀殺岳者八九人
棄軍迸走數日之中盤回往來不知所趣左右
勸向靈州而悅不決言下隴之後恐有人所見
乃於中山令從者悉步自乘一騾欲向靈州中
路追騎將及望見之遂縊死野中弟息部下悉
見擒殺唯先謀殺岳者悅中兵參軍豆盧光走
至靈州後奔晉陽悅自殺岳後神情恍惚不復

如常恒言我纔睡即夢見岳語我兄欲何處去
隨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侯淵神武尖山人也機警有膽略肅宗末年六
鎮飢亂淵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
周歸尒朱榮路中遇寇身被苦禍榮賜其衣帽
厚待之以淵為中軍副都督常從征伐屢有戰
功孝莊即位除領左右封厭次縣開國子邑四
百戶後從榮討葛榮於滏口戰功尤多榮啓淵
為驃騎將軍燕州刺史時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

有衆數万屯據薊城尒朱榮令淵與賀拔勝討
之會元顥入洛榮徵勝南赴大軍留淵獨鎮中
山及莊帝還宮榮令淵進討韓樓配卒甚少或
以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
衆未必能用今擊此賊故當不足定也止給騎
七百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率數百騎深
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薊百餘里值賊
帥陳周馬步万餘淵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
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

諫曰既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淵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遁走追擒之以勳進爵爲侯增邑八百戶尋詔淵以本將軍爲平州刺史大都督仍鎭范陽及尒朱榮之死也范陽太守盧文偉誘淵出獵閉門拒之淵率部曲屯於郡南爲榮舉哀勒兵南向莊帝使東萊王貴平爲大使慰勞燕薊淵乃詐降貴平信之遂執貴平自隨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爲淵所敗會元曄立淵欲歸之常山太守甄楷屯據井陘淵又擊破之曄乃授淵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左軍大都督漁陽郡開國公邑二千戶前廢帝立仍加開府餘如故幽州刺史劉靈助舉義兵屯於安國城淵與叱列延慶等破擒之後隨尒朱兆拒義旗於廣阿兆既敗走淵降齊獻武王後從平尒朱於韓陵永熙初除齊州刺史餘如故出帝末淵與兗州刺史樊子鵠青州

刺史東萊王貴平密信往來以相連結又遣間使通誠於獻武王及出帝入關復懷顧望汝陽王暹既除齊州刺史次於城西淵擁部據城不時迎納民劉桃符等潛引暹入據西城淵爭門不剋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爲暹所虜行達廣里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齊獻武王又遺淵書曰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唯利是從齊州城民尚能迎汝陽王青州之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但當勉之淵乃復還暹始歸其部曲而貴平自以斛斯椿黨亦不受代淵進襲高陽郡剋之置部曲累重於城中身率輕騎遊掠於外貴平使其長子率衆攻高陽南青州刺史茹懷朗遣兵助之時青州城人饋糧者首尾相繼淵親率騎夜趣青州詐饋糧人曰臺軍已至殺戮都盡我是世子下人今已走還城汝何爲復去也人信其言棄糧奔走比曉復謂行人曰臺軍昨夜已至高陽我是前鋒今始到此頗知侯公竟在何處城人兇懼遂執貴平出降淵

自惟反覆慮不獲安遂斬貴平傳首京師欲明不同於斛斯椿也及子鵠平詔以封延之爲青州刺史淵既不獲州任情又恐懼行達廣川遂刼光州庫兵反遣騎詣平原執前膠州刺史賈璠夜襲青州南郭刼前廷尉卿崔光韶以惑人情攻掠郡縣其部下督帥叛拒之淵率騎奔蕭衍途中亡散行達南青州南境爲賣漿者斬之傳首京師家口配沒

史臣曰朱瑞以背本向義責不見原延慶萬儁

違順常刑所及斛斯椿姦佞爲心讒忒自口取譬蒼蠅交亂四國投於豺虎天實棄之賈智侯淵反覆取斃破胡器小謀大終於顛蹶子鵠迷機寡筭竟以殲殄岳負力無謀制以一劒悅果行膚淺死不旋足觀其亡滅自取之也

列傳第六十八　魏書八十

列傳第六十九　魏書八十一

綦儁　山偉

劉仁之　宇文忠之

綦儁字摽顯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辰并州刺史儁莊帝時仕男遷爲滄州刺史甚爲吏人畏悅尋除太僕卿及尒朱世隆等誅齊獻武王赴洛止於邙山上召文武百司下及士庶令之曰尒朱暴虐殘弄天常孤起義信都罪斯剪今將異戴親賢以昌魏曆誰主社稷允愜天

人申令頻煩莫有應者儁乃避席曰人主之體必須度量深遠明喆仁恕廣陵王遇世艱難不言淹載以人謀察之雖爲尒朱扶載當今之聖主也獻武王欣然是之時黃門侍郎崔㥄作色而前謂儁曰廣陵王爲主不能紹宣魏網布德天下爲君如此何聖之有若言其聖應待大王將高乾邕魏蘭根等固執㥄言遂立出帝及出帝失德齊獻武王深思儁曰常以爲恨尋除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賈顯度相逢顯度恃勳貴

排儁驕列御儁忿見於色自入奏之尋加散
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儁
佞巧能候當塗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斛斯
椿之搆間也出帝令儁奉詔晉陽齊獻武王集
文武與儁中釋儁辭屈而退性多詐賀拔勝出
鎮荊州過儁別因辭儁母儁故見敗遭赦被勝更
遺之錢物後兼吏部尚書復爲滄州刺史徵還
兼中尉普武縣伯尋除殷州刺史薨於州贈司
空公謚曰文貞

子洪寔字巨正位尚書左右郎魏郡邑中正嗜
酒好色無行檢卒官

山偉字仲才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祖強美容
貌身長八尺五寸工騎射彎弓五石爲奏事
中散從顯祖獵方山有兩狐起於御前詔強射
之百步內二狐俱獲位內行長父稚之營陵令
偉隨父之縣遂師事縣人王惠涉獵文史稚之
位金明太守肅宗初元匡爲御史中尉以偉兼
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偉司神武門其妻

從刑爲羽林隊主擊直長於殿門偉即劾奏匡
善之俄然奏正帖國子助教遷員外郎廷尉評
時天下無事進仕路難代遷之人多不霑預及
六鎮隴西二方起逆領軍元叉欲用代來寒人
爲傳詔以慰悅之而牧守子孫投狀求者百餘
人又欲杜之因奏立勳附隊令各依資出身自
是北人悉被收敘偉遂奏記贊又德美又素不
識偉訪侍中安豐王延明黃門郎元順順等因
是稱薦之又令僕射元欽引偉兼尚書二千石

郎後正名士郎修起居注僕射元順領選表薦
爲諫議大夫尒朱榮之害朝士偉時守直故免
禍及莊帝入宮仍除偉給事黃門侍郎先是偉
與儀曹郎袁昇屯田郎李延孝外兵郎李奐三
公郎王延業方駕而行偉少居後路逢一尼望
之歎曰此輩緣業同日而死謂偉曰君方近天
子當作好官而昇等四人皆於河陰遇害果如
其言俄領著作郎前廢帝立除安東將軍秘書
監仍著作初尒朱兆之入洛官守奔散國史典

書高法顯密埋史書故不遺落偉自以為功訴
求爵賞偉挾附世隆遂封東阿縣伯而法顯止
獲男爵偉尋進侍中孝靜初除衛大將軍中書
令監起居後以本官復領著作卒官贈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幽州刺史謚曰文貞
公國史自鄧淵崔琛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還
諸人相繼撰錄綦儁及偉等諂說上黨王天穆
及尒朱世隆以為國書正應代人修緝不宜委
之餘人是以儁偉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

述著故自崔鴻死後迄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
蕩然万不記一後人執人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偉
之由也外示沉厚內實矯競與綦儁少甚相得
晚以名位之間遂若水火與宇文忠之之徒代
人為黨時賢畏惡之而愛尚文史老而彌篤偉
兄少亡偉撫寡訓孤同居二十餘載恩義甚篤
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
士友歎愍之
長子昂襲爵

劉仁之字山靜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徙于洛
父尒頭在外戚傳仁之少有操尚粗涉書史真
草書迹頗號工便御史中尉元昭引為御史前
廢帝時兼黃門侍郎深為尒朱世隆所信用出
帝初為著作郎兼中書令既非其才在史未嘗
執筆出除衛將軍西兗州刺史在州有當時之
譽武定二年卒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青州刺
史謚曰敬仁之外示長者內懷矯詐其對賓客
破牀敝席麤飯冷菜衣服故敗乃過逼下善候

當途能為詭激每於稠人廣衆之中或撾一姦
吏或縱一孤貧大言自眩示己高明矜物無知
淺識皆稱其美公能之譽動過其實性又酷虐
在晉陽曾營城雉仁之統監作役以小稽緩遂
杖前殷州刺史裴瑗并州刺史王綽齊獻武王
大加譴責性好文字吏書失體便加鞭撻言韻
微訛亦見捶楚吏民苦之而愛好文史敬重人
流與齊帥馮元興交款元興死後積年仁之營
視其家常出隆厚時人以此尚之

字文忠之河南洛陽人也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世據東部後入居代都祖阿生安南將軍巴西公父侃卒於治書侍御史忠之頗涉文史頗有筆札釋褐太學博士天平初除中書侍郎裴伯茂與之同省常侮忽之以忠之色黑呼爲黑字後勑脩國史元象初兼通直散騎常侍副鄭伯猷使蕭衍武定初爲安南將軍尚書右丞仍脩史未幾以事除名忠之好榮利自爲中書郎六七年矣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入試焉既獲丞職大爲忻滿志氣囂然有驕物之色識者笑之既失官爵怏怏發病卒

子君山

史臣曰綦儁遭逢受職山偉位行頗爽仁之雖內懷矯詐而文情自篤忠之雖文史足用而雅道褱闕謂全德者其難矣哉

列傳第六十九　魏書八十一

列傳第七十　魏書八十二

李琰之　祖瑩

常景

李琰之字景珍小字默蠡隴西狄道人司空韶之族弟早有盛名時人號曰神童從父司空沖雅所歎異每曰興吾宗者其此兒乎恒資給所須愛同已子弱冠舉秀才不行曾遊河內北山便欲有隱遁意會彭城王勰辟爲行臺參軍苦相敦引尋爲侍中李彪啓兼著作郎脩撰國史稍遷國子博士領尚書儀曹郎中轉中書侍郎司農少卿黃門郎脩國史遷國子祭酒轉秘書監兼七兵尚書遷太常卿孝莊初太尉元天穆北討葛榮以琰之兼御史中尉爲北道軍司還除征東將軍仍兼太常出爲衛將軍荊州刺史頃之兼尚書左僕射三荊二郢大行臺尋加散騎常侍琰之雖以儒素自業而每語人言吾家世將種自云猶有關西風氣及至州後大好射獵以示威武尒朱兆入洛南陽太守趙脩延以

琰之莊帝外戚誣琰之規奔蕭衍襲州城遂被囚執脩延仍自行州事城內人斬脩延還推琰之犨州任出帝初徵兼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永熙二年薨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雍州刺史謚曰文簡琰之少機警善談經史百家無所不覽朝廷疑事多所訪質每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學兼二子謂崔光劉芳也論者許其博未許其精當時物議咸共宗之又自誇文章從姨兄常景

笑而不許每休暇之際恆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謂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此乃天性非爲力強前後再居史職無所編緝安豐王延明博聞多識每有疑滯恆就琰之辨析自以爲不及也

二子綱惠並從出帝入關

祖瑩字元珍范陽遒人也曾祖敏仕慕容垂爲平原太守太祖定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丞卒贈并州刺史祖嶷字元達以從征平原功進爵爲侯位馮翊太守贈幽州刺史父季眞多識前言往行位中書侍郎卒於安遠將軍鉅鹿太守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好學耽書以晝繼夜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爲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

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還取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講罷孝怡異之向博士說舉學盡驚後高祖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嗟賞之瑩出後高祖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爲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

法曹行參軍高祖顧謂勰曰蕭頤以王元長為子良法曹今為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勑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為之語曰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三公郎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王公吟詠情性聲律殊佳可更為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悲平城為悲彭城也勰有慙

色瑩在座即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為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後侍中崔光舉為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戶部李崇為都督北討引瑩為長史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為散騎侍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勑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

之物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為博物累遷國子祭酒領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事元顥入洛以瑩為殿中尚書莊帝還宮坐為顥作詔罪狀尒朱榮免官後除秘書監中正如故以參議律曆賜爵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前廢帝遷車騎將軍初莊帝末尒朱兆入洛軍人焚燒樂署鍾石管弦略無存者勑瑩與錄尚書事長孫稚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

樂三載乃就事在樂志遷車騎大將軍及出帝登阼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將遷鄴齊獻武王因召瑩議之以功遷儀同三司進爵為伯薨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冀州刺史瑩以才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偷竊他文以為已用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製裁之體減於袁常焉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命歸之必見存拯時亦

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

子彧字孝徽襲

常景字永昌河内人也父文通天水太守景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爲律博士高祖親得其名既而用之後爲門下録事太常博士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勑景參議世宗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肇私託景及尚書邢巒幷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並以呈御世宗悉付侍中崔光簡之光以景所造爲最乃奏曰常景名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肇尚平陽公主未幾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付學官議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有純臣之義乃執議曰喪紀之本實稱物以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以制禮雖理關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殺之宜其實一焉是故臣　爲君所以資敬而崇

重爲君母事所以從服而制義然而諸侯大夫之爲君者謂其有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立臣吏生有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丞已下命之屬官既無接事之儀實闕爲臣之體原夫公主之貴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内事脫須關外理無自達必也因人然則家令唯通内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義之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爲純臣公主不可爲正君明矣且女人之爲君男子之爲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廣孫榮乂等以公主爲之君以家令爲之臣制服以斬乖謬彌甚又張虛景吾難穆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致服之情猶同其議準母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爲允竊謂公主之爵既非食菜之君家令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情義罔施若準小君則從服無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文即

之愚見謂不應服朝廷從之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其讚司馬相如曰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群性鬱若春煙舉皎如秋月映遊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清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其讚王子淵曰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明珠既絕俗白鵠信驚羣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雞命徒獻金馬文其讚嚴君平曰嚴公體沉靜立志明霜雪

味道綜微言端蓍演妙說才屈羅仲口位結李強舌素尚邁金貞清標陵玉徹其讚揚子雲曰蜀江導清流揚子挹餘休含光絕後彥覃思邈前脩世輕久不賞玄談物無求當途謝權寵置酒獨閑遊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為侍中崔光盧昶游肇元暉尤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騎校尉錄事皆如故其年受勑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萇出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為司馬以

景階次不及除錄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惠政民吏稱之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世宗崩召景赴京還修儀注拜謁者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勑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

中散大夫舍人如故時肅宗以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執經勑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為錄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並詔百官作釋奠詩時以景作為美是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瓌歸闕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為班宜在蕃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京

中書監高允爲之娉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毋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爲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歎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毋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勅景參脩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陳窘乏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孚過柔玄奔于漠北

遣尚書令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瓫山臨瀚海宣勅勒衆而返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進號征虜將軍孝昌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卿仍舍人固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蕭衍衍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時安豐王延明爲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王彧等衆軍討之既而蕭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兼

尚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經洛汭乃作銘焉是時尚書令蕭寶夤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恒芝等並各出討詔景諸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軍授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燕州仍以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以禦之景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爲防遏又以頃來差兵不盡强壯今之三長皆是豪門多丁爲之今求

權發爲兵肅宗皆從之進號平北將軍別勅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嶮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景山中嶮路之處悉令捍塞景遣府錄事參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白㵎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結洛周有衆二萬餘落自松岍赴賊譚勒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關以待之仲哲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譚遂大敗諸軍夜散詔以景所部別

將李琚爲都督代譚征下口降景爲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爲幽安玄等四州行臺賊既南出鈔掠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獲賊將御夷鎮軍主孫念恒都督李琚爲賊所攻薊城之北軍敗而死景率屬城人御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紇真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人穀乃遇連雨賊衆疲勞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粟園邀擊大敗之斬曹紇真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復破之又遣別將重破之於州西虎眼泉擒斬及溺死者甚衆後洛周與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洛周尋爲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朝永安初詔復本官兼黃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除中軍將軍正黃門先是參議正光壬子歷至是賜爵高陽子元顥內逼莊帝北巡景與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召

魏書傳七十　三

諸親賓安慰京師顥入洛景仍居本位莊帝還宮解黃門普泰初除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秘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子後以例追永熙二年監議事景自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友人刁整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吾恐挈瓶屢空方餒於栢谷耳遂與衛將軍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刁雙司馬彥邕李諧畢祖彥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爲買馬焉天平初遷鄴景匹馬從駕是時詔下三日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齊獻武王以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子方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軍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曰几杖爲禮安車致養敬齒尊賢其來尚矣景藝業未該通文史淵洽歷事三朝年十彌有紀翊章言歸祿俸

魏書列傳七十　十三

無餘家徒壁立冒恐哀恤以拯元老可特給右
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卒嘉景善與人交終始若
一其遊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曾見其矜
吝之心好飲酒澹於榮利自得懷抱不事權
門性和厚恭慎無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
之危乃圖古昔可以警戒指事為象贊而述
之曰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
敢不蹐有胡隱大夫監戒斯文乃惕焉而懼曰
夫道喪則世頌利重則身輕是故秉和體遜

式銘方冊防微慎獨載象丹青信哉辭人之賦
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測厚地岳
峻川渟誰其戴之不私不畏誰其踐之不陷不墮
故善惡是徵物罔同異論亦匪人人咸敬忌嗟
乎唯地厚矣尚亦兢兢浩浩名位孰識其親摶
之弗得聆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急乎微好爵
是冒嗜吝是甚身陷於祿利言溺於是非或
求欲而未厭或知足而不辭是故位高而勢愈
迫正立而邪愈掀安有位極而危不卒邪榮

而正不凋故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
未結誰肯曲躬夫禍未加誰肯累足因機發
而後思圖難覆而後改蹈改之無及故寢寐
夙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
懷卷視窮則思濟原大人之度邈於無階之天
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隆而
心不係守善於己成懼銜憂於未敗雖盈而沖
通而處滯以知命為遐齡以樂天為大惠以戢智
而從時以懷憂而遊世曲躬焉累足焉爲尚行之

晝已決矣夜則思其計謀之口亦明矣故忠
咎負其大契故能不同不諂而弭謗於羣小無毀
無譽而貽信於上帝託身與金石俱堅立名與
天壤相敝豈無僥倖優遊獨逝夫如是故綺
閣金門可安其宅錦衣玉食可頤其形柳下三
黜不愠其色子文三陟不喜其情而或者見居
高可以持勢欲乘高以據榮見直道可以脩
己欲專道以邀譽夫去譽然後譽可立棄道
之所宜在慮危然後安可固豈假道之所全是以

君子贍恃道不可以流聲故去聲而懷道聖
專道不可以守勢故去勢以崇道何者履道雖
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岑繁
則寶其儉周功業進則身迹退如此則精靈遂越
驕侈自親情與道絶事與勢隣方欲役思以持
勢乘勢以求津故利欲誘其情禍難嬰其身
利欲交則幽明以之變禍難構則智術無所陳
若然者雖求爵帝扃焉得而寧之雖結珮
皇庭焉得而榮之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徑
已形成功未立而循正之術已生福祿交塞於
人事屯難頓萃於時情忠介剖心於白日耿節
沉骨於幽靈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全
亡之所依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鑒之嗚呼鑒
之景所著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删正晉司空
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傳各數十篇云
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
昶弟彪之永安中司空行參軍
史臣曰琰之好學博聞藝為邦彥祖瑩聲能

藝思寶曰時良常景以文義見宗著美當
代贍其遺藁可稱尚哉

列傳第七十　魏書八十二

魏收書列傳七十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上　　魏書八十三上

賀訥　劉羅辰

姚黃眉　杜超

賀迷　閭毗

馮熙　李峻

李惠

夫右賢左戚尚德尊功有國者所以治天下也殷肇王基不藉莘氏之寵周成大業未聞姒姓為輔及於漢世外戚尤重殺身傾族相繼於兩京乃至移其鼎運亂其邦國魏文深以為誡明帝尚封頤騃晉之楊駿尋至夷宗居上不以至公任物在下徒用私寵要榮釁積引大辱弱質任厚棟所謂愛之所以害之矣太祖初賀訥有部衆之業翼戴皇祚其餘或以勞勤或緣恩澤咸序其迹舉外親之盛衰云爾

賀訥代人太祖之元舅獻明后之兄也其先世為君長四方附國者數十部祖紇始有勳於國尚平文女父野干尚昭成女遼西公主昭成崩諸部亂獻明后與太祖及衞秦二王依訥會苻堅使劉庫仁分攝國事於是太祖還居獨孤部訥總攝東部為大人遷居大寧行其恩信衆多歸之侔於庫仁苻堅假訥鷹揚將軍後劉顯之謀逆太祖聞之輕騎北歸訥訥見太祖驚喜拜曰官家復國之後當念老臣太祖笑答曰誠如舅言要不忘也訥中弟染干粗暴忌太祖常圖為逆每為皇姑遼西公主擁護故染干不得肆其禍心於是諸部大人請訥兄弟求舉太祖為主染干曰在我國中何得爾也訥曰帝大國之世孫興復先業於我國中之福常相持獎立繼統勳汝尚異議豈是臣節遂與諸人勸進太祖登代王位于牛川及太祖討吐突隣部訥兄弟遂懷異圖率諸部救之帝擊之大潰訥西遁衞辰遣子直力鞮王訥訥告急請降太祖簡精騎二十萬救之遂徙訥部落及諸弟處之東界訥又通於慕容垂垂以訥歸善王染干謀殺訥而代立訥遂與染干相攻垂遣子麟討之敗

深于於牛都破訥於赤城太祖遣師救訥麟乃
引退訥從太祖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其後離散
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
戶訥以元舅甚見尊重然無統領以壽終於家
訥弟盧亦從平中原以功賜爵遼西公太祖遣
盧會衛王儀伐鄴而盧自以太祖之季舅不肯
受儀節度太祖遣使責之盧遂忿恨與儀司馬
丁建構成其嫌隙儀猜忌會太祖勅儀去鄴盧
亦引歸太祖以盧為廣川太守盧性雄豪恥居
冀州刺史王輔下襲殺輔奔慕容德德以為并
州刺史廣甯王廣固敗盧亦沒

訥從父弟悅初太祖之居賀蘭部人情未甚
附唯悅舉部隨從又密為太祖祈禱天神請成
大業出於誠至太祖嘉之甚見寵待後平中原
以功賜爵鉅鹿侯進爵北新卒
子泥襲爵後降為肥如侯太祖崩京師草草泥
出舉烽於安陽城北賀蘭部人皆往赴之太宗
即位乃罷詔泥與元渾等八人拾遺左右與北

新侯安同持節行并定二州劾奏并州刺史元
六頭等皆伏罪州郡肅然後從世祖征赫連昌
以功進爵為琅邪公軍國大議每參預焉又征
蠕蠕為別道將坐逢賊不進詐增虜當斬贖為
庶人久之拜光祿勳為外都大官復本爵卒於
官
子醜建襲

劉羅辰代人宣穆皇后之兄也父眷為北部大
人帥部落歸國羅辰有智謀謂眷曰從兄顯忍
人也願早圖之眷不以為意後庫仁子顯殺眷
而代立又謀逆及太祖即位討顯于馬邑追至
彌澤大破之後奔慕容麟麟從之中山羅辰率
騎奔太祖總特部衆之疆無謀為逆羅辰輒先
聞奏以此特蒙寵念尋拜南部大人從平中原
以前後勳賜爵永安公以軍功除征東將軍定
州刺史卒諡曰敬
子殊暉襲爵位并州刺史卒
子求引位武衛將軍卒諡曰貞

子余頭位魏昌廮陶二縣令贈鉅鹿太守子仁
之自有傳
姚黃眉姚興之子太宗昭哀皇后之弟也姚泓
滅黃眉間來歸太宗厚禮待之賜爵隴西公尚
陽翟公主拜駙馬都尉賜隷戶二百世祖即位
遷內都大官後拜太常卿卒贈雍州刺史隴西
王謚曰獻陪葬金陵黃眉寬和溫厚希言得失
世祖悼惜之故贈有加禮
杜超字祖仁魏郡鄴人密皇后之兄也少有節操

泰常中為相州別駕奉使京師時以法禁不得
與后通問始元中世祖思念舅氏以超為陽平
公尚南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位大鴻臚卿車
駕數幸其第賞賜巨万神䴥三年以超行征南
大將軍太宰進爵為王鎮鄴追加超父豹鎮東
大將軍陽平景王母曰鉅鹿惠君真君五年超
為帳下所害世祖臨其喪哀慟者久之謚曰威
王
長子道生賜爵城陽侯後為秦州刺史進爵河

東公
道生弟鳳皇襲超爵加侍中特進世祖追思超
不已欲以鳳皇為定州刺史鳳皇不願違離闕
庭乃止
鳳皇弟道儁賜爵發干侯鎮枋頭除兗州刺史
超既薨復授超從弟遺侍中安南將軍開府相
州刺史入為內都大官進爵廣平王遺性忠厚
頻歷州郡所在著稱薨贈太傅謚曰宣王
長子元寶襲位司空元寶弟儼襲遺爵司隷校尉元寶

又進爵京兆王及歸而父遺喪明當入謝元寶
欲以表聞高宗未知遺薨怪其遲召之元寶將
入時人止之曰宜以家艱自辭元寶欲見其寵
不從遂冒哀而入未幾以謀反伏誅親從皆斬
唯元寶子世衡逃免時朝議欲追削超爵位中
書令高允上表理之後兗州故吏沒宗等以道
儁遺愛在人前從坐受誅委骸土壤求得收葬
世皇奏詔義而聽之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南康
公謚曰昭

世衡襲遺公爵
賀迷代人從兄女世祖敬哀皇后皇后生恭宗
初后少孤無父兄近親唯迷以從父故甚家賜爵
長鄉子卒贈光祿大夫五原公
閭毗代人本蠕蠕人世祖時自其國來降毗即
恭皇后之兄也皇后生高宗高宗太安二年以
毗為平北將軍賜爵河東公弟紇為寧北將軍
賜爵零陵公其年並加侍中進爵為王毗征東
將軍評尚書事紇征西將軍中都大官自餘子

弟賜爵為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三人同
時受拜所以隆崇舅氏當世榮之和平二年追
諡后祖父延襄康公父辰定襄懿王毗母殁贈毗
妻河東王妃
子惠襲紇薨贈司空
子豆後賜名莊太和中初立三長以莊為定戶
籍大使甚有時譽十六年例降爵後為左兵尚
書卒
紇弟深位外都大官冀州刺史江夏公卒先

是高宗以乳母常氏有保護功既即位尊為
保太后後尊為皇太后興安二年太后兄英字
世華自肥如令超為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賜
爵遼西公弟喜鎮東大將軍祠曹尚書帶方公
三妹皆封縣君妹夫王睹為平州刺史遼東公
追贈英祖父持堅扶風太守父亥為鎮西將軍遼
西簡公渤海太守澄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
遼西獻王英母許氏博陵郡君遣兼太常盧度
世持節改葬獻王於遼西樹碑立廟置守冢百

家太安初英為侍中征東大將軍太宰進爵為
王喜左光祿大夫改封燕郡從兄泰為安東將
軍朝鮮侯訢子伯夫散騎常侍選部尚書次子
員金部尚書喜子振太子庶子三年英領太師
評尚書事內都大官伏寶泰等州刺史五年詔
以太后母宋氏為遼西王太妃和平元年喜為
洛州刺史初英事宋不能謹而睹奉宋甚至就
食於和龍無車牛宋疲不進睹負宋於背至是
宋於英等薄不加睹之篤謂太后曰何不王睹

而黜英太后曰英為長兄門戶主也家內小小不順何足追計賭雖盡力故是他姓柰何在英上本州郡公亦足報耳天安中英為平州刺史訢為幽州刺史伯夫進爵范陽公英黷貨徙燉煌諸常自興公及疑至是皆以親疏受爵賜田宅時為隆盛後伯夫為洛州刺史以贓汙欺妄徵斬於京師承明元年徵英復官襲諡遼西平王始英之徵也夢日墜其所居黃山下水中村人以車牛挽致不能出英獨抱載而歸聞者異之後負與伯夫子禽可共為飛書誣謗朝政事發有司執憲刑及五族高祖以昭太后故罪止一門訢年老赦免歸家怒其孫一人扶養之給奴婢田宅其家僮入者百人金錦布帛數萬計賜尚書以下宿衛以上其女壻及親從在朝皆免官歸本鄉十一年高祖文明太后以昭太后故悉出其家前後沒入婦女以喜子振試守正平郡卒

馮熙字晉昌長樂信都人文明太后之兄也祖文通語在海夷傳世祖平遼海熙父朗內徙官至秦雍二州刺史遼西郡公坐事誅文明太后臨朝追贈假黃鉞太宰燕宣王立廟長安熙生於長安為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蠕蠕魏母攜熙逃避至氐羌中撫育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幹氐羌皆歸附之魏母見其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博士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及長游華陰河東二郡間性汎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來則納之熙姑先入掖庭為世祖左昭儀妹為高宗文成帝后即文明太后也使人外訪知熙所在徵赴京師拜冠軍將軍賜爵肥如侯尚恭宗女博陵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出為定州刺史進爵昌黎王顯祖即位為太傅累拜內都大官高祖即位文明太后臨朝以熙貴人登進者眾高祖乃承旨皇太后以熙為侍中太師中書監領祕書事熙以頻履師傅又中官之寵為群情所駭心不自安乞轉外任文明太后亦以為然於是除車騎大將軍開府

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師如故洛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在至熙與常伯夫相繼爲州廢毀分用大至頽落熙爲政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出家財在諸州鎮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處寫一十六部一切經延致名德沙門日與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亦不貲而在諸州營塔寺多在高山秀阜傷殺人牛有沙門勸止之熙曰成就後人唯見佛圖焉知殺人牛也其北邙寺碑文中書侍郎賈元壽之詞高祖頻登北邙

寺親讀碑文稱爲佳作熙爲州因事取人子女爲奴婢有容色者幸之爲妾有子女數十人號爲貪縱後求入朝授內都大官太師如故熙事魏母孝謹如事所生魏母卒乃散髮徒跣水漿不入口三日詔不聽服熙表求依趙氏之孤高祖以熙情難奪聽服齊衰期後以例降爵封京兆郡公高祖納其女爲后曰白虎通云王所不臣數有三焉妻之父母抑言其一此所謂供承宗廟不欲奪私心然吾季著於春秋無臣證於往牒既許通體之一用開至尊之敬比長秋配極陰政既敷未聞有司陳奏斯式可詔太師辭臣從禮又勤集書造儀付外高祖前後納熙三女二爲后一爲左昭儀由是馮氏寵貴益隆賞賜累巨万高祖每詔熙上書不臣入朝不拜熙上書如舊熙於後遇疾綿寢四載詔遣醫問道路相望車駕亦數臨幸焉將還洛高祖親與熙別見其困篤歔欷流涕詔勑宕昌公王遇曰太師万一即可監護喪事十九年薨於代車駕在

淮南留臺表聞還至徐州乃舉哀爲制緦服詔有司豫辦凶儀并開魏京之墓令公主之柩俱向伊洛凡所營送皆公家爲備又勑代給綵帛前後六千匹以供凶用皇后詣代都赴哭太子恂亦赴代哭弔將葬贈假黃鉞侍中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司馬太尉冀州刺史加黃屋左纛備九錫前後部羽葆鼓吹皆依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有司奏諡詔曰可以威强恢遠曰武奉諡於公柩至洛七里澗高祖服衰往迎叩靈悲慟

而拜焉葬日送臨墓 親作誌銘熙生三子誕
脩
誕字思政脩字寶業皆姿貌妍麗年纔十餘歲
文明太后俱引入禁中 以教誡然不能習讀
經史故兄弟並無學術徒整飾容儀寬雅恭謹
而已誕與高祖同歲幼侍書學仍蒙親待尚帝
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
南平王脩侍中鎮北大將軍尚書東平公又除
誕儀曹尚書知殿中事及罷庶姓王誕爲侍中

都督中外諸軍事中軍將軍特進改封長樂郡
公誕拜官高祖立於庭遥受其拜既訖還室脩
降爲侯誕與脩雖並長宮禁而性趣乖別誕性
淳篤脩乃浮競誕亦未能譬督其過然時言於
太后高祖嚴責之至於楚撻由是陰懷毒恨遂
結左右有憾於誕者求藥欲因食害誕事覺高
祖自詰之具得情狀誕 過謝乞全脩命高祖
以誕父老又重其意不致之法以撻之百餘黜爲
平城百姓脩妻司空穆 也 熙婚請免亮

高祖引督察事皆不許高祖寵誕每與誕同輿
而載同案而食同席坐臥彭城王勰北海王詳
雖直禁中然親近不及十六年以誕爲司徒高
祖既深愛誕除官日親爲制三讓表并啓將拜
又爲其章謝尋加車騎大將軍太子太師十八
年高祖訶其無師傅獎導之風誕深自誨責從駕
南伐十九年至鍾離誕遇疾不能侍從高祖日
省問醫藥備加時高祖銳意臨江乃命六軍發
鍾離南轅與誕泣訣左右皆入無不掩涕時誕

已惙然彊坐視高祖悲而淚不能下言夢太后
來呼臣高祖嗚咽執手而出遂行是日去鍾離
五十里許昏時告誕薨問高祖哀不自勝時崔
慧景裴叔業軍在中淮去所次不過百里高祖
乃輕駕西還從者數千人夜至誕薨所撫屍哀
慟若喪至戚達旦聲淚不絕從者亦莫不歔欷明
告蕭鸞鍾離戍主蕭惠休惠休遣其太守奉
慰詔求棺於城中及斂送輿高祖以所服衣幘充
襚親自臨視撤樂去膳宣勑六軍止臨江之駕

高祖親北度慟哭極哀詔侍臣一人
送柩至京禮物轜儀徐州備造陵兆葬事下
洛候設喪至洛陽車駕猶在鍾離詔留守賜賻
物布帛五千匹穀五千斛以供葬事贈假黃鉞
使持節大司馬領司徒侍中都督太師駙馬公
如故加以殊禮備錫九命依晉大司馬齊王攸
故事有司奏謚詔曰案謚法善行仁德曰元柔
克有光曰懿昔貞惠兼美受三謚之榮忠武
雙徽錫兩號之茂式準前迹宜契具瞻既自
少綢繆知之惟朕案行定名謚曰元懿帝又親
為作碑文及挽歌詞皆窮美盡哀事過其厚
車駕還京詔曰馮大司馬已就墳塋永潛幽室
宿草之哭何能忘之遂親臨誕墓停車而哭使
彭城王勰詔羣官脫朱衣服單衣介幘陪哭司
徒貴者示以朋友微者示如寮佐公主貞厚有
禮度產二男長子穆
穆字孝和襲爵避皇子愉封改扶風郡公尚
高祖女順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員外通直

散騎常侍穆與叔輔興不和輔興云賜相州刺
史祖載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命言宴
滿堂忻笑自若為御史中尉東平王匡所劾後
位金紫光祿大夫遇害河陰贈司空雍州刺史
子冏字景昭襲爵昌黎王尋以庶姓罷王乃襲
扶風郡公
子峭字子峻齊受禪例降
穆弟顥襲父誕長樂郡公
脩弟聿字寶興廢后同產兄也位黃門郎信都
伯後坐妹廢免為長樂百姓世宗時卒於河南
尹
聿同產弟風幼養於宮文明太后特加愛念數
歲賜爵至北平王拜太子中庶子出入禁闥寵
侔二兄高祖親政後恩寵稍衰降王爵為侯幽
后立乃復敘用后死亦見散卒贈青州刺史崔
光之兼黃門也與聿俱直光每謂之曰君家富
貴太盛終必衰敗聿云我家何負四海乃咒我
也光云以古推之不可不慎時熙為太保誕司

徙太子太傅侍中尚書事黃門廢后在位禮
愛未弛是後歲餘脩以罪棄熙誕喪亡后廢聿
退時人以為盛必衰也
李峻字珍之梁國蒙縣人元皇后兄也父方叔
劉義隆濟陰太守高宗遣閒使諭之峻與五弟
誕嶷雅白永等前後歸京師拜峻鎮西將軍涇
州刺史頓丘公雅嶷誕等皆封公位顯後進峻
爵為王徵為太宰薨
李惠中山人思皇后之父也父蓋少知名歷位

殿中都官二尚書左將軍南郡公初世祖妹武
威長公主故涼王沮渠牧犍之妻世祖平涼州
頗以公主通密謀助之故寵遇差隆詔蓋尚焉
蓋妻與氏以是而出是後蓋加侍中駙馬都尉
殿中都官尚書左僕射卒官贈征南大將軍定
州刺史中山王諡曰莊惠弱冠襲父爵妻襄城
王韓頹女生二女長即后也惠歷位散騎常侍
侍中征西大將軍秦益二州刺史進爵為王轉
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加長安鎮大將惠長於

思察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鬭已累日惠令人掩
獲試命綱紀斷之並辭曰此乃上智所測非下
愚所知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既而一去一
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重彼去
者既經楚痛理無留心羣下伏其聰察人有負
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於樹陰二人將行爭一
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爭者出顧謂州綱紀
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羣下以為戲言咸無答
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

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凡
所察究多如此類由是吏民莫敢欺犯後為開
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故歷政有美績惠
素為文明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惠二弟
初樂與惠諸子同戮後妻梁氏亦死青州盡沒
其家財惠本無釁故天下冤惜焉
惠從弟鳳為定州刺史安樂王長樂主簿後長
樂以罪賜死時卜筮者河間邢讚辭引鳳云長
樂不軌鳳為謀主伏誅惟鳳弟道念與鳳子及

兄弟之子皆逃免後遇赦乃出太和十二年高
祖將爵舅氏詔訪存者而惠諸從以再罹孥戮
難於憫命唯道念敢先詣闕乃申后妹及鳳兄
弟子女之存者於是賜鳳子屯爵柏人侯安祖
浮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真定侯從弟寄生高
邑子皆加將軍十五年安祖昆弟四人以外戚
蒙見詔謂曰卿之先世内外有犯得罪於時然
官必用才以親非興邦之選外氏之寵超於末
葉從今已後自非奇才不得復外戚謬班抽舉

旣無殊能今且可還後例降爵安祖等改侯爲
伯並去軍號高祖奉馮氏過厚於李氏過薄舅
家了無叙用朝野人士所以竊議太常高閭顯
言于禁中及世宗寵隆外家並居顯位乃惟高
祖舅氏存已不霑恩澤景明末特詔興祖爲中
山太守正始初詔追崇惠爲使持節驃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中山公太常考行上
言案謚法武而不遂曰莊謚曰莊公興祖自中
山遷燕州刺史卒以兄安祖子侃晞爲後襲先
封南郡王後以庶姓罷王改爲博陵郡公侃晞
爲莊帝所親幸拜散騎常侍安食典御帝之圖
尒朱榮侃晞與兪安等持刀於禁内殺榮及莊
帝蒙塵侃晞奔蕭衍

列傳外戚第七十一上　魏書八十三上

魏收書外戚傳上亡

高肇　于勁
胡國珍　李延寔

高肇字首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自云本渤海蓨人五世祖顧晉永嘉中避亂入高麗父颺字法脩高祖初與弟乘信及其鄉人韓內冀富等入國拜厲威將軍河間子乘信明威將軍俱待以客禮賜奴婢牛馬綵帛遂納颺女是為文昭皇后生世宗颺卒景明初世宗追思舅氏徵肇兄弟等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颺宜贈左光祿大夫賜爵渤海公諡曰敬其妻蓋氏宜追封清河郡君詔可又詔颺嫡孫猛襲渤海公爵封肇平原郡公肇弟顯澄城郡公三人同日受封始世宗未與舅氏相接將拜爵乃賜衣幘引見肇顯于華林都亭皆甚惶懼舉動失儀數日之間富貴赫弈是年咸陽王禧誅財物珍寶奴婢田宅多入高氏未幾肇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冀州大中正尚世宗姑高平公主遷尚書令

肇出自夷土時望輕之及在位居要留心百揆孜孜無倦世咸謂之為能世宗初六輔專政後以咸陽王禧無事構逆由是遂委信肇肇既無親族頗結朋黨附之者旬月超昇背之者陷以大罪以北海王詳位居其上構殺之又說世宗防衛諸王殆同囚禁時順皇后暴崩世議言肇為之皇子昌薨僉謂王顯失於醫療承肇意旨及京兆王愉出為冀州刺史畏肇恣擅遂至不軌肇又譖殺彭城王勰由是朝野側目咸畏惡之因此專權與奪任己又嘗與清河王懌於雲龍門外廡下忽忿諍大至紛紜太尉高陽王雍和止之高后既立愈見寵信肇既當衡軸每事任己本無學識動違禮度好改先朝舊制出情妄作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矣延昌初遷司徒雖貴登台鼎猶以去要怏怏形乎辭色眾咸嗤笑之父兄封贈雖久竟不改瘞三年乃詔令遷葬肇不自臨赴唯遣其兄子猛改服詣代遷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哂而不責

也其年大舉征蜀以肇爲大將軍都督諸軍爲之節度與都督甄琛等二十餘人俱面辭世宗於東堂親奉規略是日肇所乘駿馬停於神虎門外無故驚倒轉臥渠中鞍具瓦解衆咸怪異肇出惡焉四年世宗崩赦罷征軍肅宗與肇及征南將軍元遙等書稱諱言以告凶問肇承變哀愕非唯仰慕亦私憂身禍朝夕悲泣至于羸悴將至宿瀍澗驛亭家人夜迎省之皆不相視直至闕下衰服號哭昇太極殿奉喪盡哀太尉

高陽王先居西柏堂專決庶事與領軍于忠密欲除之潛備壯士直寢邢豹伊瓮生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肇哭梓宮訖於百官前引入西廊清河王懌任城王澄及諸王等皆竊言目之肇入省壯士搤而拉殺之下詔暴其罪惡又云刑書未及便至自盡自餘親黨悉無追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及昏乃於廁門出其尸歸家初肇西征行至函谷車軸中折從者皆以爲不獲吉還也靈太后臨朝令特贈營州刺史永熙二年

出帝贈使持節侍中中外諸軍事太師大丞相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

肇子植自中書侍郎爲濟州刺史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爲國致效是其常節何足以膺進陟之報懇惻發於至誠歷青相朔恒四州刺史卒植頻在五州皆清能著稱當時號爲良刺史贈安北將軍冀州刺史

肇長兄琨早卒[illegible]追封渤海郡公贈都督五州

諸軍事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詔其子猛嗣

猛字豹兒尚長樂公主即世宗同母妹也拜駙馬都尉歷位中書令出爲雍州刺史有能名入爲殿中尚書卒贈司空冀州刺史出帝時復贈太師大丞相錄尚書事公主無子猛先在外有男不敢令主知臨終方言之年幾三十矣乃召爲嬰主尋卒無後

琨弟偃字仲遊太和十年卒正始中贈安東將軍都督青州刺史謚曰莊侯景明四年世宗納

其女爲貴嬪及于順皇后崩永平元年立爲皇
后二年八坐奏封后母王氏爲武邑郡君
偃弟壽早卒壽弟即肇也
肇弟顯侍中高麗國大中正卒
于勁字鍾葵太尉拔之子頗有武略以功臣子
又以功績累遷位沃野鎮將賜爵富昌子拜征虜將
軍世宗納其女爲后封太原郡公妻劉氏爲章
武郡君後拜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卒贈司空謚
曰恭莊公自栗磾至勁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

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勁雖以后父但
以順后早崩竟不居公輔
子暉字宜明后母弟也少有氣幹襲爵位汾州
刺史暉善事人爲尒朱榮所親以女妻其子長
孺歷侍中河南尹後兼尚書僕射東南道行臺
與齊獻武王討平羊侃於兗州元顥入洛害之
勁弟天恩位内行長遼西太守卒贈平東將軍
燕州刺史
天恩子仁生位太中大夫

仁生子安定平原郡太守高平郡都將卒
胡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也祖略姚興渤海
公姚逵平北府諮議參軍父淵赫連屈丐給事
黃門侍郎世祖克統万淵以降款之功賜爵武
始侯後拜河州刺史國珍少好學雅尚清儉太
和十五年襲爵例降爲伯女以選入掖庭生肅
宗即靈太后也肅宗踐祚以國珍爲光祿大夫
靈太后臨朝加侍中封安定郡公給甲第賜帛
布綿穀奴婢車馬牛甚厚追崇國珍妻皇甫氏

爲京兆郡君置守冢十户尚書令任城王澄奏
安定公屬尊望重親賢羣瞻宜出入禁中參諮
大務詔可乃令入決万幾尋進位中書監儀同
三司侍中如故賞賜累万又賜絹歲八百疋妻
梁四百匹男女姊妹兄弟各有差皆極豐賻國
珍與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太保廣平
王懷入居門下同釐庶政詔依漢車千秋晉安
平王故事給步挽一乘自掖門至于宣光殿得
以出入并備几杖後與侍中崔光俱授帝經侍

直禁中國珍尋上表陳刑政之宜詔皆施行延
和初加國珍使持節都督雍州刺史驃騎大將
軍開府靈太后以國珍年老不欲令其在外且
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遷司徒公侍中如故
就宅拜之靈太后肅宗率百寮幸其第宴會極
歡又追京兆郡君爲秦太上君太上君景明
三年薨於洛陽於此十六年矣太后以太上君
墳瘞卑局更增廣爲起塋域門闕碑表侍中崔
光等奏案漢高祖母始謚曰昭靈夫人後爲昭

靈后薄太后母曰靈文夫人皆置園邑三百家
長丞奉守今秦太上君未有尊謚陵寢孤立即
秦君名宜上終稱兼設掃衛以慰情典請上尊
謚曰孝穆權置園邑三十戶立長丞奉守太后
從之封國珍繼室梁氏爲趙平郡君元乂妻拜
爲女侍中封新平郡君又從封馮翊君國珍子
祥妻長安縣公王郎清河王懌女也國珍年雖
篤老而雅敬佛法時事齋潔自强禮拜至於出
入侍從猶能跨馬據鞍神龜元年四月七日步

從所建佛像發第至閶闔門四五里八日又立觀
像晚乃肯坐勞熱增甚因遂寢疾靈太后親
侍藥膳十二日薨年八十給東園溫明秘器五
時朝服各一具衣一襲贈布五千匹錢一百萬
蠟千斤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太后還宮成服
於九龍殿遂居九龍寢室肅宗服小功服舉哀
於太極東堂又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爲設千僧
齋令七人出家百日設萬人齋二七人出家先
是巫覡言將有凶勸令爲厭勝之法國珍拒而

不從云吉凶有定分唯修德以禳之臨死與太
后訣云母子善治天下以萬人之心勿視大臣
面也殷勤至於再三又及其子祥云我唯有一子
死後勿如比來威抑之靈太后以其好戲時加
威訓國珍故以爲言始國珍欲就祖父西葬舊
鄉後緣前世諸胡多在洛葬有終洛之心崔
光嘗對太后前問國珍公萬年後爲在此安
厝爲歸長安國珍言當陪葬天子山陵及病
危太后請以後事竟言還安定語遂惛忽太后

問清河王懌與崔光等議去留懌等皆務亂
請從先言太后猶記崔光昔與國珍言遂營墓
於洛陽太后雖外從衆議而深追臨終之語云
我公之遠慕二親亦吾之思父母也追崇假黃
鉞使持節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
太尉公司州牧號太上秦公加九錫葬以殊禮
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
轀輬車謚文宣公賻物三千段粟一千五百石
又詔贈國珍祖父兄父兄下逮從子皆有封職

持節就安定監護喪事靈太后迎太上君神柩
還第與國珍俱葬贈襚一與國珍同及國珍神
主入廟詔太常權給以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初
國珍無子養兄眞子僧洗爲後後紹趙平君生
子祥
祥字元吉襲封故事世襲例皆減邑唯祥獨得
全封趙平君薨給東園秘器肅宗服小功服舉
哀于東堂靈太后服齊衰朞葬於太上君墓左
不得祔合祥歷位殿中尚書中書監侍中改封

東平郡公薨贈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謚曰
孝景
僧洗字湛輝封爰德縣公位中書監侍中改封
濮陽郡公僧洗自永安後廢棄不預朝政天平
四年薨詔給東園秘器贈太師太尉公錄尚書
事雍州刺史謚曰孝眞
長子寧字惠歸襲國珍先爵改爲臨涇伯後進
爲公歷岐涇二州刺史卒謚曰孝穆女爲清河
王亶妃生孝靜皇帝武定初贈太師太尉公錄

尚書事謚曰孝昭
子虔字僧敬元叉之廢靈太后虔時爲千牛備
身與備身張車渠等謀殺叉事發叉殺車渠等
虔坐遠徙靈太后反政徵爲吏部郎中太后好
以家人禮與親族宴戲虔常致諫由是後宴讌
多不預焉出爲涇州刺史封安陽縣侯興和三
年以帝元舅超遷司空公薨贈大傅太尉公尚
書僕射徐州刺史謚曰宣恭百官會葬乘
輿送於郭外

子長粲

李延寔字禧儁西人尚書僕射沖之長子性温良少爲太子舍人世宗初襲父爵清泉縣侯累遷左將軍光州刺史莊帝即位以元舅之尊超授侍中太保封濮陽郡王延寔以太保犯祖諱又以王爵非庶姓所宜抗表固辭徙封濮陽郡公改授太傅尋轉司徒公出爲使持節侍中太傅錄尚書事青州刺史尒朱兆入洛乘輿幽縶以延寔外戚見害於州館出帝初歸葬洛陽贈使持節侍中太師太尉公錄尚書事都督雍州刺史諡曰孝懿

長子彧字子文尚莊帝姊豐亭公主封東平郡公位侍中左光祿大夫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彧任俠交遊輕薄無行尒朱榮之死也武毅之士皆彧所進孝靜初以罪棄市

史臣曰三五哲王深防遠慮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後世頗覆繼軌蓋由進不以禮故其斃也速其間或不斃浸舊基弗虧先構者蓋處之以道遠權之所致也

列傳外戚第七十二下　魏書八十三下

魏收書外戚傳下亡史臣論全用隋書外戚傳

列傳儒林第七十二　　魏書八十四

梁越　盧醜
張偉　梁祚
平恒　陳奇
常爽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孫惠蔚　徐遵明
董徵　刁沖
盧景裕　李同軌
李業興

自晉永嘉之後運鍾喪亂宇內分崩群兇肆禍生民不見俎豆之容黔首唯睹戎馬之跡禮樂文章掃地將盡而契之所感斯道猶存高才有德之流自強蓬蓽鴻生碩儒之輩抱器晦已太祖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治之為國之道文武兼用毓才成務意在茲乎聖達經猷蓋為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於先聖先師太宗世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別起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林轉興顯祖大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高祖欽明稽古篤好墳典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達其餘涉獵典章關歷詞翰莫不縻以好爵動貽賞眷於是斯文鬱然比隆周漢世宗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黌宇未立而經

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
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
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神
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
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二年乃
釋奠於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
四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
存無幾永熙中復釋奠於國學又於顯陽殿詔
祭酒劉廞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
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　生七十二人

及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於興和武
定之世寇難既平儒業復光矣漢世鄭玄並爲
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玄易書詩禮論
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
肅易亦間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玄孫坦坦
弟驥於劉義隆世並爲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
齊地多習之自梁越以下傳受講說者甚衆今
舉其知名者附列於後云

梁越

覽新興人也少而好學博綜經傳無
所不　純和篤信行無擇善國初爲禮經博
士太　以其謹厚舉動可則拜上大夫命授諸
皇子經書太宗即祚以師傅之恩賜爵祝阿侯
後出爲鴈門太守獲白雀以獻拜光祿大夫卒
子弼平午
弼子涂襲降爲雲中子無子爵除

盧醜　昌黎徒河人襄城王魯元之族也世祖之
爲監國醜以篤學博聞入授世祖經後以師傅

舊恩賜爵濟陰公除鎮軍將軍尚書加散騎
常侍出爲河內太守延和二年冬卒闕　初中山
襲爵太和中以老疾自免
子升頭襲爵後例降

張偉字仲業小名翠螭太原中都人也高祖敏
晉秘書監偉學通諸經講授鄉里受業者常數
百人儒謹汎納勤於教訓雖有頑固不曉問至
數十偉告喻殷勤曾無慍色常依附經典教以
孝悌門人感其仁化事之如父性恬平不以夷

嶮易操清雅篤慎非法不言世祖時與高允等
俱被辟命拜中書博士轉侍郎大將軍樂安王
範從事中郎馮翊太守還仍爲中書侍郎本國
大中正使酒泉慰勞沮渠無諱還遷散騎侍郎
聘劉義隆還拜給事中建威將軍賜爵成皋子
出爲平東將軍營州刺史進爵建安公卒贈征
南將軍幷州刺史諡曰康在州郡以仁德爲先
不任刑罰清身率下宰守不敢爲非
子仲慮太和初假給事中高麗副使尋假散騎

常侍高麗使後出爲章武太守加寧遠將軍
仲慮弟仲繼學尚有父風善倉雅林說太和中
官至侍御長坐事徙西裔道死
梁祚北地泥陽人父劭皇始二年歸國拜吏部
郎出爲濟陽太守至祚居趙郡祚篤志好學歷
治諸經尤善公羊春秋鄭氏易常以教授有儒
者風而無當世之才與幽州別駕平恒有舊又
姊先適范陽李氏遂攜家人僑居於薊積十餘
年雖羇旅貧窘而著述不倦恒時相請屈與

論經史辟祕書中散稍遷祕書令爲李訢所排
擯退爲中書博士後出爲統萬鎮司馬徵爲散
令撰幷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又作代都賦頗
行於世清貧守素不交勢貴年八十七太和十
二年卒
子元吉有父風
少子重歷碎職後爲相州鎮北府參軍事
平恒字繼叔燕國薊人祖視父儒並仕慕容爲
通宦恒耽勤讀誦研綜經籍鉤深致遠多所博

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
降之緒皆撰錄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
餘篇好事者覩見之咸以爲善焉安貧樂道不
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別
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
不免飢寒後拜著作佐郎遷祕書丞時高允爲
監河間邢祐北平陽嘏河東裴定廣平程駿金
城趙元順等爲著作佐郎雖才學互有短長然
俱爲稱職並號長者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恒

也恒即劉彧將軍王玄謨男子恒三子並不率
父業好酒自棄恒常忿其世業植杖巡舍側崗
而哭不為營事婚宦任意官娶故仕聘濁碎不
得及其門流恒婦弟鄧宗慶及外生孫玄明等
每以為言恒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乃別
構精廬并置經籍於其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
而往酒食亦不與同焉有珍羞亦呼時老東安公
刀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十年以
恒為秘書令而恒固請為鄉郡丞歲而卒時年七

十六贈平東將軍幽州刺史都昌侯謚曰康
子壽昌太和初秘書令史稍遷荊州征虜府錄
事參軍

陳奇字脩奇河北人也自云晉涼州刺史騫之
八世孫祖刀任慕容垂奇少孤家貧而奉母至
孝聰識有夙成之美性氣剛亮與俗不群
愛翫經典博通墳籍常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
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為搢
紳所稱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秘書監游雅

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省欲授以史職後
與奇論典誥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
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葱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
而言易之所及自葱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
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葱嶺以西豈東向望天
哉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雅性護短
因以為嫌嘗眾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為小人奇
曰公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身且
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

質奇曰侯釐何官也奇曰三皇不傳禮官名豈
同哉故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
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為皇魏東宮內侍長
侍長竟何職也由是雅深憾之先是勑以奇付
雅令銓補秘書雅既惡之遂不復敘用焉奇冗
散數年高允與奇讎溫古籍嘉其遠致稱奇通
識非凡學所窺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為
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
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孝經焚於坑內奇

曰公貴人不乏樵新何乃燃奇論語雅愈怒因
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氣奇無降志亦評雅之
失雅制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諭前
魏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
對碑史事乃郁雅有人為謗書多怨時
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
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為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
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奇
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有寬宥但

執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奇於易尤長在
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攬破而歎曰吾不度來
年冬季及奇受害如其所占奇初被召夜夢星
墜壓腳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
壓腳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奇妹
適常氏有子曰矯之仕歷郡守神龜中上書陳
時政所宜言頗忠至清河王懌稱美之奇所注
論語矯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
往往與司徒崔浩同

常爽字仕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
祖珍苻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
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爽少而聰敏
嚴正有志概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
容篤志好學博聞強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
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世祖西征涼土爽與
兄仕國歸款軍門世祖嘉之賜仕國爵五品顯
美男爽為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
征伐為事貴遊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

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
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尚書
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郎程靈
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獎
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
人一也其為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
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

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
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
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講藝以
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
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
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民
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
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
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絜

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
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
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
道相須而備而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
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
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遊心寓目習性文身哉
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名
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　其略注行於世爽不
事王侯獨守閑靜講肆經典二十餘年時人號

爲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於家
子文通歷官至鎭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
尉文通子景別有傳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
受業於渤海程玄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
掩卷而歎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
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
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常謂濯纓洗耳
有異人之迹哺糟歠醨有同物之志而孔子曰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誠哉斯言實獲我心
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輒謂之曰人之立身
雖百行殊途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君若能
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
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屩從師正可博聞多識
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
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旱魚之歎方歸
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束脩不易受
之亦難敢布心腹子其圖之由是四方學者莫

莫不高其行義而希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
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須
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舉孝廉非
其好也逼遣之乃應命至京稱疾而還高祖
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歎曰吾不如
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
時中山張吾貴與獻齊名海內皆曰儒宗吾
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
著錄數百而已皆經通之士於是有識者辨其

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
內諸生多有疑滯咸決於獻之六藝之文雖不
悉注然所標宗旨頗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
卷三傳略例三卷注毛詩序義一卷今行於世
并章句疏三卷注涅槃經未就而卒有四子放
古爰古參古脩古
放古幼有人才為州從事早亡
爰古參古並傳父業而不能精通也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

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為太學博士吾貴先
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為
開發而吾貴覽讀一遍便即別構戶牖世人競
歸之曾在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
張生之於左氏似不能說吾貴聞之謂其徒曰
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說傳君等來日皆當持
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謂劉蘭云君曾讀左氏
為我一說蘭遂為講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
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為講之義例

無窮皆多新異蘭乃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
以辯能飾非好為詭說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
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蘭武邑人年三十餘始入小學書急就篇家
人覺其聰敏遂令從師受春秋詩禮於中山王
保安家貧無以自資且耕且學三年之後便
白其兄蘭欲講書其兄笑而聽之為立黌舍聚
徒二百蘭讀左氏五日一遍兼通五經先是張
吾貴以聰辯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唯

闡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
舊事甚為精悉自後經義審博皆由於蘭
又明陰陽博物多識為儒者所宗瀛州刺史裴
植徵蘭講書於州城南館植為學生故生徒甚
盛海內稱焉又特為中山王英所重英引在館
令授其子熙誘略等蘭學徒前後數千成業者
眾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永
平中為國子助教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叩門
門人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

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長短
竟知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
正之言終而出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
孫惠蔚字叔炳武邑武遂人也小字陁羅自言
六世祖道恭為晉長秋卿自道恭至惠蔚世以
儒學相傳惠蔚年十三粗通詩書及孝經論語
十八師董道季講易十九師程玄讀禮經及春
秋三傳周流儒肆有名於冀方太和初郡舉孝
廉對策於中書省時中書監高閭宿聞惠蔚

蔚之英辯因相談薦為中書博士轉皇宗博士
閭被敕理定雅樂惠蔚參其事及樂成閭上疏
請集朝貴於太樂共研是非祕書令李彪自以
才辯立難於其間閭命惠蔚與彪抗論彪不能
屈黃門侍郎張彝常與遊處每表疏論事多參
訪焉十七年高祖南征上議告類之禮及太師
馮熙薨惠蔚監其喪禮上書令熙未冠之子皆
服成人之服惠蔚與李彪以儒學相知及彪位
至尚書惠蔚仍太廟令高祖曾從容言曰道固

既登龍門而孫蔚猶沈涓澮朕常以為負矣雖
久滯小官深體通塞無孜孜之望儒者以是尚
焉二十二年侍讀東宮先是七廟以平文為太
祖高祖議定祖宗以道武為太祖祖宗雖定然
昭穆未改及高祖崩祔神主於廟時侍中崔光
兼太常卿以太祖既改昭穆以次而易兼御史
中尉黃門侍郎邢巒以為太祖雖改昭穆仍不
應易乃立彈草欲按奏光光謂惠蔚曰此乃禮
也而執法欲見彈劾思獲助於碩學惠蔚曰此

深得禮變尋爲書以與光讚明其事光遂惠蔚書呈宰輔乃召惠蔚與光庭議得失尚書令王肅又助光而蔚理終屈彈事遂寢世宗即位之後仍在左右敷訓經典自冗從僕射遷秘書丞武邑郡中正惠蔚既入東觀見典籍未周乃上疏曰臣聞聖皇之御世也必幽贊人經參天貳地憲章典故述遵鴻猷故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六經百氏圖書秘籍乃承天之正術治人之貞範是以溫柔疏遠詩書之教恭儉易良禮樂之道爻彖以精微爲神春秋以屬辭爲化故大訓炳於東序藝文光於麟閣斯寔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靖民敦風美俗其在茲乎及秦棄學術禮經泯絕漢興求訪典文載舉先典遺訓燦然復存暨光武撥亂日不暇給而入洛之書二千餘兩魏晉之世尤重典墳收亡集逸九流咸備觀其鳩閱史篇訪購經論紙竹所載略盡無遺臣學闕通儒思不及遠徒

循章句片義無立而慈造曲覃廁班秘省忝官承乏唯書是司而觀閣舊典先無定目新故雜糅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或篇第褫落始末淪殘或文壞字誤謬爛相屬篇目雖多全定者少臣今依前丞臣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并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永爲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然經記浩博諸子紛綸部帙既多章篇紕繆當非一二校書歲月可了今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秘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如蒙聽許則典文允正羣書大集詔許之又兼黃門侍郎遷中散大夫仍兼黃門久之正黃門侍郎代崔光爲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唯自披其傳注數行而已遷國子祭酒秘書監仍知史事延昌二年追賞侍講之勞封棗強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肅宗初出爲平東將軍濟州刺史還京除光祿大夫魏初已來儒生寒宦惠蔚最爲顯達先單名蔚正

始中侍講禁內夜論佛經有愜帝旨詔使加惠
號惠尉法師焉神龜元年卒于官時年六十七
賜帛五百匹贈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戴伯
禮襲封
伯禮善隸書拜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寧朔將
軍步兵校尉國子博士卒贈輔國將軍巴州刺
史
子庭同襲少有才學早亡時人惜之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也身長八尺幼孤好學
年十七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至上黨
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聰
詣燕趙師事張吾貴吾貴門徒甚盛遵明伏膺
數月乃私謂其友人曰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
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與平原田猛
略就范陽孫買德受業一年復欲去之猛略謂
遵明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千里負帙何去
就之甚如此用意終恐無成遵明曰吾今始知
眞師所在猛略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

此乃詣平原唐遷納之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
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凡經六年時彈箏吹
笛以自娛慰又知陽平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
春秋是晉世永嘉舊本遵明乃往讀之復經
數載因手撰春秋義章爲三十卷是後教授門
徒蓋寡久之乃盛遵明每臨講坐必持經執疏
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浸以成俗遵明講學於
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頗好聚斂有損儒
者之風後廣平王懷聞而徵焉至而尋退不好

京輦孝昌末南渡河客於任城以兗州有舊
徙居焉永安初東道大使元羅表薦之竟無禮
辟二年元顥入洛任城太守李湛將舉義兵遵
明同其事夜至民間爲亂兵所害時年五十五
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表
曰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於當年服義履仁豈
邀恩於沒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閭之禮民望
攸屬終有祠墓之榮伏見故處士兗州徐遵明
生在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長於原野匪乘雕鑣

之地而託心淵曠置情恬雅處靜無悶居約不
憂故能垂簾自精下帷獨得鑽經緯之微研
聖賢之妙旨莫不入其門戶踐其堂奧信以稱
大儒於海內擅明師於日下矣是故眇眇四方
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跂踵依風每精廬暫闢
策不遠千里束脩受業編錄將踰萬人固已企
盛列於西河擬高蹤於北海若慕奇好士愛客
尊賢罷能更遊梁紛而成列遵明以碩德重名首
蒙禮命曳裾雅步眷同置醴黃門李郁具所知
明方申薦奏之恩處心守壑之志潛居樂道
遂往不歸故北海王入洛之初率土風靡遵明確
然守志忠潔不渝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時
有邂逅受斃凶險至誠高節堙沒無聞朝野人
士相與嗟悼伏惟陛下遠應龍序俯執天衷每
端聽而忘昊常坐思而候曉雖微功小善片言
一行莫不衣裳加室玉帛在門況遵明冠蓋一
時師表當世溘焉冥沒旌紀寂寥逝者長辭無
論榮價文明叙物敦厲斯在臣託跡諸生親承

顧眄惟以備之義感在三之重是以越分陳寫
上請幄陛特乞加以顯諡追以好爵仰申朝廷
尚德之風下示學徒稽古之利若宸鑒昭回曲
垂矜採則荒墳千載式貴其生平卒無贈諡
董徵字文發頓丘衛國人也祖英高平太守父
虯郡功曹徵身長七尺二寸好古學尚雅素年
十七師清河監伯陽受論語毛詩春秋周易就
河內高望崇受周官後於博陵劉獻之遍受諸
經數年之中大義精練講授生徒太和末為四
門小學博士後世宗詔徵入璇華宮令孫惠蔚
問以六經仍詔徵教授京兆清河廣平汝南四
王後特除員外散騎侍郎清河王懌為司空
司徒引徵為長流參軍懌遷太尉徵為倉曹參
軍出為沛郡太守加揚烈將軍入為太尉司馬
俄加輔國將軍未幾以本將軍除安州刺史徵
因述職路次過家置酒高會大享邑老乃言曰
腰龜返國昔人稱榮仗節還家云胡不樂因誡
二三子弟曰此之富貴匪自天降乃勤學所致

耳時人榮之入爲司農少卿光祿大夫徵出州
入卿匪唯學業所致亦由汝南王悅以其師資之
義爲之啓請焉永安初加平東將軍尋以老
解職永熙二年卒出帝以徵昔授父業故優贈
散騎常侍都督相殷滄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相州刺史諡曰文烈
子仲曜武定末儀同開府屬
刁沖字文朗渤海饒安人也鎮東將軍雍之曾
孫十三而孤孝慕過人其祖母司空高允女聰

明婦人也哀其早孤撫養尤篤沖免喪後便志
學他方高氏泣涕留之沖終不止雖家世貴達
及從師於外自同諸生於時學制諸生悉自直
監厨沖雖有僕隸不令代己身自炊爨每師
受之際發憤精專不捨晝夜殆忘寒暑學通
諸經偏修鄭說陰陽圖緯筭數天文風氣之書
莫不關綜當世服其精博刺史郭祚聞其盛名
訪以疑義沖應機解辯無不祛其久惑後太守
范陽盧尚之刺史河東裴植並徵沖爲功曹主

簿非所好也受署而已不關事務惟以講學爲
心四方學徒就其受業者歲有數百沖雖儒生
而執心壯烈不畏強禦延昌中世宗舅司徒高
肇擅恣威權沖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
文義忠憤太傅清河王懌覽而歎息先是沖曾
祖雍作行孝論以誡子孫稱古之葬者衣之以
薪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棺槨其有生則不
能致養死則厚葬過度及於末世至蘧蒢裹尸
倮而葬者確而爲論並非折衷既知二者之失

豈宜同之當令所存者棺厚不過三寸高不過
三尺弗用繒綵斂以時服轜車止用白布爲幔
不加畫飾名爲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并明器
雜物及沖祖遵將卒敕其子孫令奉雍遺旨河
南尹丞張普惠謂爲太儉貽書於沖叔整議其
進退整令與通學議之沖乃致書國學諸儒以
論其事學官竟不能答沖以嫡傳祖爵東安侯
京兆王繼爲司空也並以高選頻辟記室參軍
肅宗將親釋奠於是國子助教韓神固與諸儒

詣國子祭酒崔光吏部尚書甄琛舉其才學奏
而徵焉及卒國子博士高涼及范陽盧道侃盧
景裕等復上狀陳沖業行議奏謚曰安憲先生
祭以大牢
子欽字志儒早亡
盧景裕字仲儒小字白頭范陽涿人也章武伯
同之兄子少聰敏專經為學居拒馬河將一老
婢作食妻子不自隨從又避地大寧山不營世
事居無所業惟在注解其叔父同職居顯要

而景裕止於園舍情均郊野謙恭守道貞素自
得由是世號居士前廢帝初除國子博士參議
正聲甚見親遇待以不臣之禮永熙初以例解
天平中還鄉里與邢子才魏季景魏收邢昕等
同徵赴鄴景裕寓託僧寺講聽不已未幾歸本
郡河間邢摩納與景裕從兄仲禮據鄉作逆逼
其同反以應元寶炬齊獻武王命都督賀拔仁
討平之聞景裕經明行著驛馬特徵既而舍之
使教諸子在館十日一歸家隨以鼎食景裕風

儀言行雅見嗟賞先是景裕注周易尚書孝經
論語禮記老子其毛詩春秋左氏未訖齊文襄
王入相於第開講招延時儁令景裕解所注易
景裕理義精微吐發閑雅時有問難或相詆訶
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彩儼然風調如
一從容往復無際可尋由是士君子嗟美之元
顥入洛以為中書郎普泰初復除國子博士進
退其間未曾有得失之色性清靜淡於榮利
敝衣麤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興和

中補齊王開府屬卒於晉陽齊獻武王悼惜
之景裕雖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於世又好
釋氏通其大義天竺胡沙門道悕每論諸經論
輒託景裕為之序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
誦經枷鎖自脫是時又有人負罪當死夢沙門
教講經覺時如所夢默誦千遍臨刑刀折主者
以聞赦之此經遂行於世號曰高王觀世音
李同軌趙郡高邑人陽夏太守義深之弟體皃
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多所治誦兼讀釋氏

又好醫術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奉朝請領
國子助教轉著作郎典儀注脩國史遷國子博
士加征虜將軍永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
講法勑同軌論難音韻閑朗往復可觀出帝善
之三年春釋菜詔延公卿學官於顯陽殿勑祭
酒劉廞講孝經黃門李郁講禮記中庸又盧
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篇時廣招儒學引令預
聽同軌經義素優辯析兼美而不得執經深為
慨恨天平中轉中書侍郎興和中兼通直散騎

常侍使蕭衍衍深耽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
同泰二寺講涅槃大品經引同軌預席衍兼遣
其朝臣並共觀聽同軌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為
善盧景裕卒齊獻武王引同軌在館教諸公
子甚加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者
同軌夜為說解四時恒尒不以為倦武定四年
夏卒年四十七時人傷惜之齊獻武王亦殊嗟
悼賻襚甚厚贈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康
李業興上黨長子人也祖虯父玄紀並以儒學

舉孝廉玄紀卒於金鄉令業興少耿介志學精
力負帙從師不憚勤苦耽思章句好覽異說晚
乃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間時有漁陽鮮于靈
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
業興乃詣靈馥黌舍類受業者靈馥乃謂曰李
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爾不言及靈
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於
是振衣而起曰羌弟子正如此耳遂便徑還自
此靈馥生徒傾學而就遵明遵明學徒大盛業

興之為也後乃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
無不詳練尤長算歷雖在貧賤常自矜負若禮
待不足縱於權貴不為之屈後為王遵業門客
舉孝廉為校書郎以世行趙𣱵歷節氣後辰
下算延昌中業興乃為戊子元歷上之於時屯
騎校尉張洪蕩寇將軍張龍祥等九家各獻新
歷世宗詔令共為一歷洪等後遂共推業興為
主成戊子歷正光三年奏行之事在律歷志累
遷奉朝請臨淮王彧征蠻引為騎兵參軍後廣

陵王淵北征復爲外兵參軍業興以殷歷甲寅黃
帝辛卯徒有積元術數亡缺業興又修之各爲一
卷傳於世建義初勑典儀注未幾除著作佐郎永
安三年以前造歷之勳賜爵長子伯遭憂解任尋
起復本官元曄之竊號也除通直散騎侍郎普泰
元年沙汰侍官業興仍在通直加寧朔將軍又除
征虜將軍中散大夫仍在通直太昌初轉散騎侍
郎仍以典儀之勤特賞一階除平東將軍光祿大
夫尋加安西將軍後以出帝登極之初預行禮事

封屯留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轉中軍將軍通直
散騎常侍永熙三年二月出帝釋奠業興與魏季
景溫子昇竇瑗爲摘句後入爲侍讀遷鄴之始起
部郎中辛術奏曰今皇居徙御百度創始營構一
興必宜中制上則憲章前代下則模寫洛京今鄴
都雖舊基址毀滅又圖記參差事宜審定臣雖曰
職司學不稽古國家大事非敢專之通直散騎常
侍李業興碩學通儒博聞多識萬門千戶所宜訪
詢今求就之披圖案記考定是非參古雜今折中

爲制召畫工并所須調度具造新圖申奏取定
庶經始之日執事無疑詔從之天平二年除鎮
南將軍尋爲侍讀於時尚書右僕射營構大將
高隆之被詔繕治三署樂器衣服及百戲之屬
乃奏請業興共參其事四年與兼散騎常侍李諧
兼吏部郎盧元明使蕭衍衍散騎常侍朱异問
業興曰魏洛中委粟山是南郊邪業興曰委粟
是圓丘非南郊异曰比聞郊丘異所是用鄭義
我此中用王義業興曰然洛京郊丘之處專用

鄭解异曰若然女子逆降傍親亦從鄭以不業
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若卿此間用王義除
禫應用二十五月何以王儉喪禮禫用二十七
月也异遂不答業興曰我昨見明堂四柱方屋
都無五九之室當是裴頠所制明堂上圓下方
裴唯除室耳今此上不圓何也异曰圓方之說
經典無文何怪於方業興曰圓方之言出處甚
明卿自不見見卿錄梁主孝經義亦云上圓下方卿
言豈非自相矛楯异曰若然圓方竟出何經業

興曰出孝經援神契异曰緯候之書何用信也
業興曰卿若不信靈威仰叶光紀之類經典亦
無出者卿復信不异不荅蕭衍親問業興曰聞
卿善於經義儒玄之中何所通達業興曰少為
書生止讀五典至於深義不辨通釋衍問詩周
南王者之風繫之周公召南仁賢之風繫之召
公何名為繫業興對曰鄭注儀禮云昔大王王
季居于岐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
行今周南之教以受命作邑於酆分其故地屬

之二公名為繫衍又問若是故地應自統攝何
由分封二公業興曰文王為諸侯之時所化之
本國今既登九五之尊不可復守諸侯之地故
分封二公衍又問乾卦初稱潛龍二稱見龍至
五飛龍初可名為虎問意小乖業興對學識
膚淺不足仰酬衍又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
祖此是何正業興對此是夏正月衍言何以
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運衡篇云日月營始
故知夏正衍又問堯時以何月為正業興對曰

自堯以上書典不載實所不知衍又云寅賓出日
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
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也業興對雖三
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
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
之日月亦當如此但所見不深無以辨析明問
衍又曰禮原壤之母死孔子助其沐椁原壤叩
木而歌曰久矣不託音俚首之班然執女手之
卷然孔子聖人而與原壤為友業興對孔子即

自解言親者不失其為親故者不失其為故又
問原壤何處人業興對曰鄭注云原壤孔子幼
少之舊故是魯人衍又問孔子聖人所存必可
法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
不孝之大罪業興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
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孔子
深敦故舊之義於理無失衍又問孔子聖人何
以書原壤之事垂法萬代業興對曰此是後人
所錄非孔子自制猶合葬於防如此之類禮記

之中動有百數衍又問易曰太極是有無業興
對所傳太極是有素不玄學何敢輒酬還兼散
騎常侍加中軍大將軍後罷議事省詔右僕射
高隆之及諸朝士與業興等在尚書省議定五
禮興和初又為甲子元曆時見施用復預議麟
趾新制武定元年除國子祭酒仍侍讀三年出
除太原太守齊獻武王每出征討時有顧訪五
年齊文襄王引為中外府諮議參軍後坐事禁
止業興乃造九宮行棊曆以五百為章四千四

十為部九百八十七為斗分還以己未為元始
終相維不復移轉與今曆法術不同至於氣序
交分景度盈縮不異也七年死於禁所年六十
六業興愛好墳籍鳩集不已手自補治躬加題
帖其家所有垂將万卷覽讀不息多有異聞
諸儒服其淵博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之
歸命便能容匿與其好合傾身無吝若有相乖
忤便即疵毀乃至聲色加以謗罵性又躁隘至於
論難之際高聲攘振無儒者之風每語人云但
道我好雖知妄言故勝道惡務進忌前不顧後
患時人以此惡之至於學術精微當時莫及
子崇祖武定中太尉外兵參軍
崇祖弟遵祖太昌中業興傳其長子伯以授之

史禪例降

史臣曰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
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裔
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梁越之徒篤志不
倦自求諸己遂能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

千百或服冕乘軒咸稽古之力也

列傳儒林第七十二　魏書八十四

高氏小史儒林傳無刁沖盧景裕李同軌三
人史目錄皆有之此告刁沖盧景裕傳全錄
北史非魏收書史臣論亦出北史北史全用
隋書儒林傳論

袁躍　裴敬憲
盧觀　封肅
邢臧　裴伯茂
邢昕　溫子昇

夫文之為用其來日久自昔聖達之作賢哲之書莫不統理成章蘊氣標致其流廣變諸非一貫文質推移與時俱化淳于出齊有雕龍之目靈均逐楚著嘉禍之章漢之西京馬揚為首稱東都之下班張為雄伯曹植信魏世之英陸機則晉朝之秀雖同時並列分途爭遠永嘉之後天下分崩夷狄交馳文章殄滅昭成太祖之世南收燕趙網羅俊乂逮高祖馭天銳情文學蓋以頡頏漢徹掩踔曹丕氣韻高艷才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肅宗歷位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袁躍字景騰陳郡人尚書翻弟也博學俊才性不矯俗篤於交友翻每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里駒也釋褐司空行參軍歷位尚書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常侍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蠕蠕主阿那瓌亡破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躍為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車騎將軍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為懌所愛賞懌之文表多出於躍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於世無子兄翻以子聿脩繼

聿脩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性深沈有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姨夫尚書崔休深所知賞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受禪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

裴敬憲字孝虞河東聞喜人也益州刺史宣第二子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為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府辟命先進其弟世人歎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

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
聲甚重後進共宗慕之中山闕將之部朝賢送於
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為最其文不能贍逸
而有清麗之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
悼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雙
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為
物所伏如此永熙三年贈中書侍郎謚曰文
盧觀字伯舉范陽涿人也少好學有儁才舉秀
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郎與太常少

卿李神儁光祿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
朝儀拜尚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封肅字元邕勃海人尚書回之兄子也早有文
思博涉經史太傅崔光見而賞焉位太學博士
脩起居注兼廷尉監為還園賦其辭甚美正光
中京兆王西征引為大行臺郎中委以書記還
除尚書左中兵郎中卒肅性恭儉不妄交遊唯
與崔勵勵從兄鴻尤相親善所製文章多亡失
存者十餘卷

邢臧字子良河間人光祿少卿虬長孫也幼孤
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舉秀
才問策五條考上第為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
明堂臧為裴頠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
理博出為本州中從事雅為鄉情所附永安初
徵為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轉除東牟太守時天
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慎奉法吏民愛
之隴西李延寔莊帝之舅以太傅出除青州啟
臧為屬領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尋

加安東將軍臧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為時人
所愛敬為特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與裴敬憲
盧觀兄弟並結交分曾共讀回文集臧獨先通
之撰古來文章并敘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
病卒時賢悼惜之其文筆凡百餘篇贈鎮北將
軍定州刺史謚曰文
子恕涉學有識悟
裴伯茂河東人司空中郎叔義第二子少有風
望學涉群書文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大將軍京

兆王繼西討引為鎧曹參軍尋討絳蜀陳雙熾
為行臺長孫承業行臺郎中承業還京師留伯
茂仍知行臺事以平薛鳳賢等賞平陽伯遷
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太昌初為中書侍郎永熙
中出帝兄子廣平王贊盛選賓僚以伯茂為文
學後加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疏傲久
不徙官曾為豁情賦其序略曰余攝養舛和服
餌寡術自去夏三暑淒疾雖祠君上藥有時
致効而卑之太卜性實嫈於拘故復究覽莊生具

體齊物物我兩忘是非俱遣斯人之達吾所師
焉故作是賦所以託名豁情寄之風謠矣天平
初遷鄴又為遷都賦文多不載二年因內宴伯
茂侮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啟稱
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以梨擊案傍污冠服
禁庭之內令人挈衣詔付所司後竟無坐伯茂
先出後其伯仲規與兄景融別居景融貧窘伯
茂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卒年三
十九知舊歎惜焉伯茂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

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
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
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
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
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
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
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
其作論敘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
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贈

散騎常侍衛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贈吏
部尚書諡曰文伯茂曾撰晉書竟未能成無子
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
邢昕字子明河間人尚書蠻弟偉之子幼孤見
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蕭寶夤以車騎
大將軍開府討關中以子明為東閤祭酒委以
文翰在軍解褐盪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
吏部尚書李神儁奏昕脩起居注太昌初除中
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時言冒竊官級

爲中尉所劾免官乃爲述躬賦未幾受詔與秘書監常景典儀注事出帝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俱爲錄義永熙末昕入爲侍讀與溫子昇魏收參掌文詔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尋還鄉里旣而復徵時蕭衍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來朝貢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引爲中郎尋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旣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

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遊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遊道有慙色興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蕭衍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鬭於江南齊文襄王攝選擬昕爲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錄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劉義隆彭城王義康戶曹避難歸國家于濟陰冤句因爲其郡縣人焉家世寒素父暉兗州左將軍府長史行濟陰郡事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爲廣陽王淵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淵謝之景曰頃見溫生淵怪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淵由是稍知之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

人爲高第於時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子昇爲之以憂去任服闋還爲朝請後李神儁行荊州事引兼錄事參軍被徵赴省神儁表留不遣吏部郎中李獎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應留王朗所以發歎宜速遣赴無踵彥雲前失於是還員正光末廣陽王淵爲東北道行臺召爲郎中軍國文翰皆出其手於是才名轉盛黃

門郎行綸受四方表啟答之敏速於淵獨沙思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寶盈滿子昇取絹四十匹及淵為葛榮所害子昇亦見羈執榮下都督和洛興與子昇舊識以數十騎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其手曰卿今得免足使夷甫慚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厲精不已建義初為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曾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加捶撻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

才子不過數人豈容為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為行臺郎中天穆深知賞之元顥入洛天穆召子昇問曰即欲向京師為隨我北渡對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克復京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為大王

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昇還洛顥以為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為顥任使者多被廢黜而子昇復為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計除正員郎仍舍人及帝殺尒朱榮也子昇預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敕榮不視之尒朱兆入洛子昇懼禍逃匿永熙中為侍讀兼舍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蕭衍使張皋寫子昇

文筆傳於江外衍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太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床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齊文襄王引子昇為大將軍府諮議參軍子昇前為中書郎嘗詣蕭衍客館受國書自以

不脩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爲文襄館
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忸
怩乃推陸操焉及元僅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
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文既成
乃餓諸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
口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又爲集其文筆爲
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
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預其間所以終
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

史臣曰古之人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
又加之以才名其爲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
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蛇可握天網
俱頓並編緗素咸貫儒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
殺千載之後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
百士子可不務乎

列傳文苑第七十三　魏書八十五

列傳孝感第七十四　魏書八十六

趙琰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吳悉達
王續生　李顯達
張昇　倉跋
王崇　郭文恭

經云孝德之本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此蓋生人
之大者淳風既遠世情雖薄孔門有以責衣錦
詩人所以思素冠且生盡色養之天終極哀思
之地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事匪常倫斯蓋
希矣至如溫床扇席灌樹負土時或加人咸爲
度俗今書趙琰等以孝感爲目焉

趙琰字叔起天水人父溫爲楊難當司馬初苻
氏亂琰爲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
養併熟之節必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
糶之琰遇見切責勒留輕粃嘗送子應冀州娉

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過路傍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辭不食，遣人買耜刃得剩六耜，即令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初為兗州司馬，轉團城鎮副將。還京，為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三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曾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期，乃絕鹽粟，斷諸滋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

應弟熙，字寶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秦州刺史。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眞呵叱之，誤以杖擊，便即致死。眞為縣囚執，處以重坐。慮列辭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各幼稚，慮身居長，今年十五，一女弟始向四歲，而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孫，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為孝子，於弟為仁兄，尋究情狀，特可矜感。」高祖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顯祖時為散騎常侍，領牧曹尚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內詔命，賜宮人河南宗氏。亡後，賜以宮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撾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為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為無善鎮將。申年餘八十，伏保手製馬輿，親自扶接，申欣然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後為長兼南中郎將，卒。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為人所害，益德童幼，為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高祖、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世祖詔遣秘書中散溫

紹伯奉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 又詔其
宗親使相諭奨勿令有㓕性之譏
楊引鄉郡襄垣人也三歲喪父爲叔所養母年
九十三卒引年七十五哀毁過禮三年服畢恨
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麤服誓終身命經十三
年哀慕不改爲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
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別勑集
書標楊引至行又可假以散員之名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

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
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元明悲號上
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
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爲孝門復其租調
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
悲慟傍隣昆弟雍和尊卑諧穆安貧樂道白
首同歸又猗氏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喪
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積
粟博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

又列稱樂戶皇甫奴兄弟雖沈屈兵伍而操
尚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又東郡小
黃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
門有禮景明初畿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
從之
吳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弟兄三人年並幼小父
母爲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
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
勞雖於儉年糊饘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每

守宰殯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隣人孤貧窘困
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
州稱頌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
悉達父渤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
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叫訴神祇忽
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
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毁悴
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時
有廣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

因殯彼後青徐歸國遂爲陽鄉令承宗性至孝事
畢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
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吊贈盡禮
如舊相識

王續生榮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
起及終禮制鬢髮盡落有司奏聞世宗詔標旌
門閭甄其徭役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
鬢髮墮落形體枯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絶聲

孝子　魏書傳七十四　六

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太后詔表
其門閭

張昇榮陽人居父母喪鬢髮墮落水漿不入口
吐血數升詔表門閭

倉跋榮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
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世宗詔
標門閭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並以孝稱身
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府主簿母亡杖

而後起鬢髮墮落未及葬權殯宅西崇廬於殯
所晝夜哭泣鳩鴿群至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
大如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始闋復丁父
憂哀毀過禮是年陽夏風雹所過之處禽獸暴
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
無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崇
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
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於崇屋乳養三
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

魏書傳七十四　七

以聞奏標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遥人也仕爲太平縣令年踰七
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
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
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史臣曰塞天地而横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
始於孝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
一焉蓋上智稟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
其成名其美一也趙琰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

教以資貨或出茅簷之下非獎勸所得乃有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列傳孝感第七十四　魏書八十六

魏收書孝感傳亡惟張昇事出宗諫史目與北史小異高氏小史不載昇事迹案小史孝感節義良吏列女閹官五傳敘目并傳與北史及諸書目次敘前後不同惟楊九齡經史目録與小史同九齡撰録皆在殷仲蔵宗諫之後是時正史已不完往往取小史爲據故之

列傳節義第七十五　魏書八十七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劉渴侯　朱長生
于提　馬八龍
門文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虎　孫道登
李几　張安祖
王閭

大義重於至聞自昔人慕之者蓋希行之者實寡至於輕生蹈節臨難如歸殺身成仁死而無悔自非耿介苦心之人忼慨激氣之士亦何能若斯今列之傳名節義云

于什門代人也太宗時爲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舍不入使人謂跋曰大魏皇帝

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
見跋不拜跋令人按其項什門曰馮主拜受詔
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
氣厲然初不撓屈既而跋止什門於羣衆
之中回身背跋被袴後裂以辱之跋既見拘留隨
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虱被體跋遺以衣服什門
拒而不受和龍人皆歎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
歷二十四年後馮文通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
拜治書侍御史世祖下詔曰什門奉使和龍值

任䟽虐勇志壯厲不爲屈節雖昔蘇武何以
加之賜羊千口帛千疋進爲上大夫策告宗廟
頒示天下咸使聞也

段進不知何許人也世祖初爲白道守將蠕蠕
大檀入塞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爲賊所
殺世祖愍之追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諡曰
莊

石文德河中蒲坂人也有行義真君初縣令黃
宣在任喪亡宣單貧無春親文德祖父苗以家
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
衰絰斂祔率禮無闕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
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又梁州上
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孟蘭彊等四世同居
行著州里詔竝標牓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
事被收吏民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
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
豈殊遂便潛還不復回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

抱憲歸藏之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
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歸憲
即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後
高祐爲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王玄威恒農北陝人也顯祖崩玄威立草廬於
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踊無時刺史苟頹以事
表聞詔令問狀玄威稱先帝統御万國慈澤被
於蒼生含氣之類莫不仰賴玄威不勝悲慕中
心如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爲表

列玄威云聞諡者生號在稱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謂
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
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
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顯祖時為內三郎顯祖暴崩提謂
人曰聖主升遐安用活為遂引佩刀自刺幾至
於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時有敕勒部人
蛭拔寅兄地于坐盜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
誣已殺兄又云寅非弟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

高祖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稟性剛烈太和中為
徐州後軍以力死戰眾寡不敵遂禽瞋目大
罵終不降屈為賊所殺高祖贈立忠將軍平
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季者
亦為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降
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及于提並代人也高祖時以長生為員
外散騎侍郎與提俱使高車至其庭高車主阿

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曰我天子使安
肯拜下土諸侯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
金銀寶器奉之至羅既受獻長生曰為臣內附
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
眾中拜阿伏至羅慚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
教我拜而辱我於大眾奪長生等獻物內之叢
石之中兵脅之曰汝能為我臣則活如其不降
殺汝長生與于提瞋目厲聲責之曰豈有天子
使人拜汝夷我寧為魏鬼不為汝臣至羅彌怒

絕其飲食從行者三十人皆降至羅乃給以肉
酪惟長生與提不從乃各分徙之積三歲乃得
還高祖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甚嘉之拜長
生河內太守于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
者皆為令長

馬八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
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屍而歸以
家財殯葬為制緦服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
表列詔表門

門文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仲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潁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為伯為梁城戍將蕭衍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為賊所殺世宗褒美贈樂陵太守謚曰忠

子榮賓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

據城南叛悅息朏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終無漏泄朏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敘一小縣詔可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真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高祖嘉之賜爵二級為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謚以獎來者靈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謚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朐城歸款以功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勳道榮坐除名羈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為三城戍主方城縣子蕭衍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

妾乃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肅宗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為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虎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為統軍於晉壽孝昌中蕭衍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邴虬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劍文熾圍之虬命小虎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虎及珍寶並擒之文熾攻小劍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強盛北救不來豈若歸款

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虎與和安交言小虎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爲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傅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毆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槩啓以世澄贖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爲蕭衍將韋休等所虜面縛臨刃巡遶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

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又荊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喻爲賊將所獲執女等巡城令其改辭女等大言大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刳其腹然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作役甲幼競進鄉里嗟美標其門閭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曾爲河陽令家貧且赤尚書不選遂逢天寒甚遂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屍門巷棺斂無託安祖悲哭入舍脫衣貨木爲棺手自營作斂殯周給朝野嘉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劉業興四世同居魯郡蓋儁六世同居並共財產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奏皆標門閭

史臣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惟義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其松栢而俱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歿名立豈徒然哉

列傳節義第七十五　魏書八十七

魏收書節義傳亡

列傳良吏第七十六　魏書八十八

張恂　鹿生
張應　宋世景
路邕　閻慶胤
明亮　杜纂
裴佗　竇瑗
羊敦　蘇淑

罷侯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寬猛爲用庇民調俗但廉平常迹聲問難高適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爲侯起不旋踵儒弱貽咎錄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爲吏與世沈浮季叔澆漓姦巧多緒所以蒲密無爲之化難見其人有魏初拓中州兼并疆域河南關右遺黎未純擁節分符多出豐沛政術治風未能咸允雖動貽大戮而貪虐未悛亦由網漏吞舟時掛一目高祖肅明綱紀賞罰必行肇革舊軌時多奉法世宗優游而治寬政遂往太和之風頗以陵替肅宗馭運天下淆然其於移風革俗之美浮虎還珠之政九州百郡無所聞焉且書其爲時所稱者以著良吏云爾

張恂字洪讓上谷沮陽人也隨兄袞歸國參代王軍事恂言於太祖曰金運失御劉石紛紜慕容竊號山東苻姚盜器秦隴遂使三靈乏之響寰域曠君大王樹基玄朔重明積聖自北而南化被燕趙今中土遺民望雲冀潤宜因斯會以建大業太祖深器異厚加禮焉皇始初拜中書侍郎恂愼密謀頗預參議從將軍奚牧略地晉川拜鎮遠將軍賜爵平皋子出爲廣平太守恂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民歸之者千戶遷常山太守恂開建學校優顯儒士吏民歌詠之於時喪亂之後罕能克厲惟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其治爲當時第一太祖聞而嘉歎太宗即位賜帛三百匹徵拜太中大夫神瑞三年卒年六十九恂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太宗悼惜之贈征虜將軍并州刺史平皋侯諡曰宣

子純字道尚龍驤將軍平皋子坐事爵
除
純弟代字定燕陳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贈冠軍
將軍營州刺史謚曰惠侯代所歷著清稱有父
之遺風
代子長年中書博士出為寧遠將軍汝南太守
有郡民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惟有一牛爭之
不決訟於郡庭長年見之愴然曰汝曹當以一
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各應得一豈有訟理即

以家牛一頭賜之於是郡境之中各相誡約咸
敦敬讓太和初卒於家
子琛字寶貴少有孝行歷武騎常侍羽林監太
子翊軍校尉卒
子略武定中左光祿大夫
鹿生濟陰乘氏人父壽興沮渠牧犍庫部郎生
冊為濟南太守有治稱顯祖嘉其能特徵赴季
秋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前後在
任年年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博終朝頗廢

農桑業生江淮斷之間者嗟善　歷徐州任城王
澄廣陵侯元衍征東安南二府　長史帶淮陽太
守郯城鎮將年七十四卒於中　追贈龍驤將
軍兗州刺史
張應不知何許人延興中為魯郡太守應履行
貞素聲績著聞妻子樵采以自供高祖深嘉其
能遷京兆太守所在清白得吏民之忻心焉
宋世景廣平人河南尹翻之第三弟也少自脩
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璵惟誦讀經書博覽羣言
尤精經義族兄弁甚重之舉秀才對策上第拜

國子助教遷彭城王勰開府法曹行參軍勰愛
其才學雅相器敬高祖亦知之遷司徒法曹行
參軍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決疑獄剖判如流
轉尚書祠部郎彭城王勰高陽王雍稱之曰宋世景精
識尚書僕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高肇常以
委之世景既長於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
曹深著稱績尋為左丞郭祚引為行臺郎巡
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官人莫不欣然還從

鎮別置諸戍明設亭候以備其虞犬牙相交重遠而薦之於世宗曰宋世景文武才略當今寡儔清平忠直亦少其比陛下若任之以機要終不減李沖也世宗曰朕亦聞之尚書令廣陽王嘉右僕射高肇吏部尚書中山王英共薦世景為國子博士尋薦為尚書右丞王顯與之不平有隙致之於世宗故事寢不報尋加伏波將軍行滎陽太守鄭氏豪橫號為難治濟州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為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世景

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一不相問今日之後終不相捨而遠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寮屬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廳事未嘗寢息縣史三正及諸細民至即見之無早晚之節來者無不盡其情抱者假之恩顏屏人密語民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擿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甲乙雞豚取丙丁之帽

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坐弟道璵事除名世景友于之性過絕於人及道璵死哭之哀切酸感行路形容毀悴見者莫不歎愍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世景嘗撰晉書竟未得就

子季儒遺腹生弱冠太守崔楷辟為功曹起家太學博士明威將軍曾至譙宋之間為文弔嵇康甚有理致後夜寢室壞壓殞年二十五時人咸傷惜之

路邕陽平清淵人世宗時積功勞除齊州東魏郡太守有惠政靈太后詔曰邕莅政清勤善綏民俗比經年儉郡內饑饉群庶嗷嗷將就溝壑而邕自出家粟賑賜貧窮民以獲濟雖古之良守何以尚茲宜見賞錫以垂獎勸可賜龍廄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班宣州鎮咸使聞知邕以善治民稍遷至南青州刺史而卒

閻慶胤不知何許人為東秦州敷城太守在政五年清勤厲俗頻年饑饉慶胤歲常以家粟千

石賑恤貧窮民賴以濟其部民陽寵等一千
餘人申訟美政有司奏聞案慶胤自蒞此邦惠
政有聞又能自以己粟賑恤饑饉乃有子愛百
姓之義如不少加優賚無以厲彼貪殘又案齊
州東魏郡太守路邕在郡治能與之相埒語其
分贍又亦不殊一而聖旨優隆賜以衣馬求情即
理謂合同賞靈太后卒無褒賞焉
明亮字文德平原人性方厚有識幹自給事
歷員外常侍延昌中世宗臨朝堂親自黜陟

魏傳七十六　七

除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
授臣勇武其號云　偏臣子　入殊請
宗曰今依勞行賞不論清濁卿何得乃復以清
濁為辭亮曰聖明在上清濁故分臣既屬聖
是以敢啟世宗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雖文
號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獨欲乖眾妄相清濁
請未可但依前授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
方為陛下授命前驅拓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
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

世宗笑曰卿欲為朕拓定江表掃平蕭衍擒平
拓定非勇武莫可今之所授是副卿言辭勇及
武自相矛楯亮曰臣欲仰憑聖規運籌而定何
假勇武方乃成功世宗曰謀勇二事體本相須
若勇而無謀則勇不獨舉若謀而無勇則謀不
孤行必須兼兩乃能制勝何得去偏須運籌而
不復假勇乎亮曰請改授平遠將軍世宗曰運
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
得平遠也亮乃陳謝而退後除陽平太守清白

魏書傳七十六　八

愛民甚有惠政聲績之美顯著當時朝廷嘉其
風化轉汲郡太守為治如前譽當遠近二郡民
吏迄今追思之卒孝昌初贈左將軍南青州刺
史初亮之在陽平屬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
討元叉時并州刺史城陽王徽亦遣使詣亮密
同熙謀熙敗亮詭其使辭由是徽音獲免二年
詔追前效重贈平東將軍濟州刺史拜其子希
遠奉朝請
亮從弟遠儀同開府從事中郎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
縣令齊羅喪亡無親屬收瘞纂以私財殯葬由
是郡縣標其門閭後爲父喪盡禮郡舉孝廉補
豫州司士稍除積弩將軍領衆詣淮迎降民楊
箱等脩立楚鎮招納山蠻李天保等五百戶從
征新野除騎都尉又從駕壽春勅纂叙淮慰勞
豫州刺史田益宗率戶歸國使纂詣廣陵安慰
初附賑給田廩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
井陘男賞帛五百匹數日之中散之知友時人

稱之又詣𢭏陽武陰二郡課種公田隨供軍費
除南秦州武都太守正始中還遷漢陽太守並以
清白爲名又隨都督楊椿等詣南秦軍前招慰
逆氐還除虎賁中郎將領太倉令遭母憂去職
久之除伏波將軍復爲太倉令尋除寧遠將軍陰
陵戍主延昌中京師儉勅纂監京倉賑給民廩
肅宗初拜征虜將軍清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
老至能問民疾苦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
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

有恩紀還以本將軍除東益州刺史無御邊威
略群氐反叛以失民和徵還遷太府少卿除平
陽太守後將軍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
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
爲葛榮圍逼纂以郡降榮榮令纂入信都慰喻
都督李瑾欲斬刺史元孚德纂還出又勸榮以
水灌城榮遂以纂爲常山太守至郡未幾榮滅
定州刺史薛曇尚以纂老舊令護博陵鉅鹿二
郡纂以疾辭以時卒於家纂所歷任好行小惠

蔬食敝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己終無受納爲
百姓所思號爲良守永熙中贈平北將軍殷州
刺史天平四年重贈本將軍定州刺史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其先因晉亂避地涼
州苻堅平河西東歸桑梓因居解縣焉父景惠
州別駕佗容貌魁偉隤然有器望少治春秋杜
氏毛詩周易並舉其宗致舉秀才以高第除中
書博士轉司徒參軍司空記室揚州任城王澄
開府倉曹參軍入爲尚書倉部郎中行河東郡

宁所在有稱績還拜尚書考功郎中河東邑中
正世宗親臨朝堂拜員外散騎常侍中正如故
轉司州治中以風聞為御史所彈尋會赦免轉
征虜將軍中散大夫為趙郡太守為治有方威
惠甚著猾吏姦民莫不改肅所得俸祿分恤貧
窮轉前將軍東荊州刺史郡民戀仰傾境餞送
至今追思之尋加平南將軍蠻酋田盤石田敬
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
守雖屢征討未能降款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

禍福敬宗等聞佗宿德相率歸附於是闔境清
晏寇盜寢息邊民懷之襁負而至者千餘家尋
加撫軍將軍又遷中軍將軍在州數載以疾乞
還永安二年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賻襚諸子
皆遵行之佗性剛直不好俗人交游其投分者
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
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
六子
讓之字士禮武定末中書侍郎

讓之弟諏之字士正少有才學司徒記室參軍
天平末入於關西
竇瑗字世珍遼西遼陽人自言本扶風平陵人
漢大將軍竇武之曾孫崇為遼西太守子孫遂
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陽太守祖表馮文通成
周太守入國父同舉秀才早卒普泰初瑗啟以
身階級為父請贈詔贈征虜將軍平州刺史瑗
年十七便荷帙從師遊學十載始為御史轉奉
朝請兼太常博士拜大將軍太原王介朱榮官

屬因是為榮所知遂表留瑗為北道大行臺左丞
以軍功賜爵陽洛男除員外散騎常侍瑗以拜
榮官賞新昌男因從榮東討葛榮事平封容城
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後除征虜將軍通直散
騎常侍仍左丞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
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尒
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為主南赴洛陽至東郭
外世隆等遣瑗奉廢立之璽執鞭獨入禁內奏曰
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曄遂禪焉

由是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數奏侃然前
廢帝甚重之出帝時為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
與散騎常侍溫子昇給事黃門侍郎魏季景通
直散騎常侍李業興並為摘句天平中除鎮東
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除廣宗太守治有清白
之稱廣宗民情凶戾前後累政咸見告訟惟瑗
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加征東將軍聲譽
甚美為吏民所懷及齊獻武王班書州郡誡約
牧守令長稱瑗政績以為勸厲焉後授使持節

本將軍平州刺史在州政如治郡又為齊獻武
王丞相府右長史瑗無𥨍府斷割之才不甚稱
職又行晉州事既還京師上表曰臣在平州之
日蒙班麟趾新制即依朝命宣示所部士庶忻
仰有若三章臣聞法象巍巍乃大舜之章政道
郁郁亦隆周之軌故元首股肱可否相濟聲教
之閫於此為盛伏惟陛下應圖臨寓握紀承天
克構洪基會昌寶歷式張琴瑟且調宮羽去甚
刪泰革弊還淳俾高祖之德不墜於地書一既

歌萬國歡躍臣伏讀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條母
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再三返覆之未得其
門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
云子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
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
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
不言也若父殺母乃是夫殺妻母卑於父此子
不告是也而母殺父不聽子告臣誠下愚輒以
為惑昔楚康王欲殺令尹子南其子棄疾為王

御士而王告焉對曰泄命重刑臣不為也王遂
殺子南其徒曰行乎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
臣乎曰殺父事讎吾不忍乃縊而死注云棄疾
自謂不告父為與殺謂王為讎皆非禮春秋譏
焉斯蓋門外之治以義斷恩知君殺父而子不
告是也母之於父同在門內恩無可掩義無斷
割知母將殺理應告父如其已殺宜聽告官今
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
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己之

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禰點此母之罪
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毋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
鄙臣所以致惑今聖化淳洽穆如韶夏食椹懷
音梟獍猶變況承風惠敎識善知惡之民哉脫
下愚不移事在言外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
用豫制斯條用爲訓誡誠恐千載之下談者諠
譁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
所不取如在淳風厚俗必欲行之且君父一也
父者子之天被殺事重宜附父謀反大逆子得

告之條父一而已至情可見竊惟聖主有作明
賢贊成光國寧民厥用爲大非下走頑蔽所能
上測但受恩深重輒獻瞽言儻蒙收察乞付評
議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云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生我劬悴續莫大焉子於父母同氣
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忽欲論其尊卑辨
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母殺其父子復告
毋毋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
知此子將欲何之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

文姜出故服虔注公文姜通兄齊襄與殺公而
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期而中練思慕少殺
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
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且聖人設法所
以防淫禁暴極言善惡使知而避之若臨事議
刑則陷罪多矣惡之者殺父害君著之律令
百王罔革此制何嫌獨求削去既於法無違於
事非害宣布有年謂宜改瑗復難云尋局判
云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

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瑗
以爲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乾天也故
稱父坤地也故稱母又曰乾爲天爲父坤爲地
爲母禮喪服經曰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朞
尊卑優劣顯在典章何言訪古無據局判云母
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
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何欲之瑗案典律未
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
與殺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

平局判又云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於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瑗尋法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為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稱即位非為諱母與殺也是以下文以義絕其罪不為與殺明矣公羊傳曰君殺子不言即位隱之也朞而中練父憂少衰始念於

母略書夫人遜于齊是內諱出奔猶為罪文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注云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為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以大義絕有罪得禮之衷明有讎疾告列之理但春秋桓莊之際齊為大國通于文姜魯公謫之文姜以告齊襄使公子彭生殺之魯既弱小而懼於齊是時天子衰微又無賢霸故不敢讎之又不敢告列惟得告於齊曰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公子彭生除之齊

人殺公子彭生案郎此斷雖有援引即以情推理尚未遣惑事遂停寢除大宗正卿尋加衛將軍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治無所顧避甚見讎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操為時所重領本州大中正以本官兼廷尉卿卒官贈本將軍太僕卿濟州刺史謚曰明

羊敦字元禮太山鉅平人梁州刺史祉弟子也性尚閑素學涉書史以父靈引死王事除給事中出為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有非法敦終不

判署後為尚書左士郎徐州撫軍長史永安中轉廷尉司直不拜拜洛陽令後為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太府少卿轉衛將軍廣平太守治有能名姦吏跼蹐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饉家饋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之然其為治亦尚威嚴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匹興和初卒年五十二吏民奔哭莫不悲慟贈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衛大將軍吏部尚書兗州

刺史諡曰貞武定初齊獻武王以敦及中山太
守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追褒以屬天
下乃上言請加旌録詔曰昔五袴興謡兩歧致
詠皆由仁覃千里化洽一邦故廣平太守羊敦
故中山太守蘇淑並器業和隱幹用貞濟善政
聞國清譽在民方藉良才遂登高秩先後凋亡
朝野傷悼追旌清德蓋惟舊章可各賞帛一百
匹穀五百斛班下郡國咸使聞知
子隱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魏書列七十六　十九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立性敦謹頗涉經傳兄
壽興坐事為閹人壽興後為河間太守賜爵晉
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為子淑襲平中襲
其爵除司空士曹參軍尋轉太學博士厲威將
軍員外散騎侍郎轉奉車都尉領殿中侍御史
因使於冀州會高乾邕執刺史元嶷據城起義
淑贊成其事乾邕以淑行武邑郡未幾尒朱兆
歸叛率兵將至淑於郡逃還京師後除左將軍太
中大夫行河陰令出除樂陵內史淑在郡綏撫
甚有民譽始經二周納乞解有詔聽之民吏
老幼訴乞淑者甚衆歷廣陽太守亦有能名
加中軍將軍司徒從事中郎興和二年拜中山
太守三年卒於郡淑清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為
吏民所思當時稱為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衞大
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諡曰懿齊獻武王追
美清操與羊敦同日褒賞
子子旦龍驤將軍武定中齊獻武王廟丞

史臣曰闕

魏書列七十六　二十

列傳良吏第七十六　魏書八十八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　高遵

張赦提　羊祉

崔暹　酈道元

谷楷

淳風既喪，姦黠萌生，法令滋章，刑禁多設，為吏罕仁恕之誠，當官以威猛為濟。魏氏以戎馬定王業，武功平海內，治任刑罰，肅厲為本，猛酷之

倫所以列之今史。

于洛侯，代人也。以勞舊為秦州刺史，而貪酷安忍。州人富熾奪民呂勝脛纏一具，洛侯輒鞭富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刺殺民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已。洛侯生拔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胷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首，支解四體，分懸道路。見之者無不傷楚，闔州驚震，人懷怨憤。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高祖詔使者於州刑人處宣告兵民，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衞監，賜爵永城侯。泥率勒禁中，不憚豪貴。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應內直而闕於一時，泥以法繩之，侯頭恃寵，遂與口諍，高祖聞而嘉焉，賜泥衣服一襲。出為幽州刺史，假范陽公。以北平陽尼碩學，遂表薦之。還，除平東將軍、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戮之。將就法，高祖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

宣詔責之，遂就家賜自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少為沙門，晚乃還俗。真君中為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隨世祖南征，得元后姊妹二人。洪之以宗人潛相餉遺，結為兄弟，遂便如親。頗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后入宮，得幸於高宗，生顯祖。元后臨崩，昭太后問其親，因言洪之為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之等，手以付洪之。遂號為顯祖親舅。太安中，珍

之等兄弟至都與洪之相見敘元后平生故事
計長幼為昆季以外戚為河內太守進爵任城
侯威儀一同刺史河內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
險人悍數為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
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勸農務本盜賊止息
誅
鋤姦黨過為酷虐後為懷州刺史封汲郡公
徵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顯祖親
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輿駕
至并州詔洪之為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拒

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雞原以對之諸將悉
欲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
顯祖嘉之遷拜尚書外都大官後為使持節安
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治設禁姦之制有帶
刀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
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諸將分部
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
枉見殺害者百數赤葩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
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為道廣十餘步示以

軍行之勢乃興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
十騎至其里閭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之
眾羌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
戎夷頗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
微時妻張氏助洪之經營資產自貧至貴多所
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氏劉芳從妹
洪之欽重而疏薄張氏為兩宅別居偏厚劉室
由是二妻妬競互相訟詛兩宅母子往來如讎
及蒞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清每多受納

時高祖始建祿制法禁嚴峻司察所聞無不窮
糾遂鎖洪之赴京高祖臨太華庭集群官有司
奏洪之受贓狼藉又以酷暴高祖親臨數之以
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
疹疾灸療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
下而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自盡沐浴換衣
防卒扶持將出却入遍繞家庭如是再三泣歎
良久乃臥而引藥始洪之託為元后兄公私自
同外戚至此罪後高祖乃稍對百官辨其誣假

而諸李猶善相視恩紀如初洪之始見元后計
年爲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長幼其
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數延攜之宴飲醉酣之
後攜之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笑語
自若富貴赫弈當舅戚之家遂棄宗專附珍之
等後頗存振本屬而猶不顯然劉氏四子長子
神自有傳
高遵字世禮渤海蓨人父濟滄水太守遵賤出
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
起平城歸從祖兄中書令允允乃爲遵父舉哀
以遵爲喪主京邑無不弔集朝貴咸識之徐歸
奔赴免喪允爲營宦路得補樂浪王侍郎遵感
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筆札進
中書侍郎詣長安刊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子
及新製衣冠高祖 爲宗廟遵形貌莊潔音氣
雄暢常兼太祝令 贊禮事爲俯仰之節粗合
儀矩由是高祖識 之後與游明根高閭李沖
入議律令親對御 時有陳奏以積年之勞賜

粟帛牛馬出爲立忠將軍齊州刺史建節歷本
州宗鄉改觀而矯等彌妬毀之遵性不廉清在
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屯
逼民家求絲縑不滿意則詬罵不去强相徵求
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邦邑苦之遵既臨州本意
未弭選召僚吏多所取納又其妻明氏家在齊
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爭求貨利嚴暴非理殺
害甚多貪酷之響帝頗聞之及車駕幸鄴遵
自州來朝會有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
引見誚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若無遷都
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惟貪婪又虐於刑法謂
何如濟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爲此行自
今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至
洛訟遵詔廷尉少卿劉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是
沙門道登過遵遵以道登荷寵於高祖多奉以
貨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啓救遵帝不省
納遂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冤猶恃
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遵恨其

寔不與訣別勑沐浴引槊而死
元榮學尚有文才長於几案位兼尚書右丞爲
西道行臺至高平鎮遇城叛被害
遵弟次文雖無位官而貲産巨萬遵每責其財
又結憾於遵吉凶不相往反時論責之
張敕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爲虎
賁中郎時京畿盜魁自稱豹子虎子並善弓馬
遂領逃逋及諸畜牧者各爲部帥於靈丘鴈門
間聚爲劫害至乃斬人首剜其口刺人臍引腸

遶樹而共射之以爲戲笑其爲暴酷如此宣武
掩捕久弗能獲行者患焉敕提設防遏追窮之
討平司善之以敕提爲逐賊軍將乃求驍勇追
之未幾而獲虎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
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
處險隘多止亡命與之爲劫顯祖怒之孥戮其
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敕提應募求捕逐乃
以敕提爲游徼軍將前後捕獲殺之略盡因而
濫有屠害尤爲忍酷既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冠
軍將軍幽州刺史假安喜侯敕提克已厲約遂
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令僧尼因事
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採訪牧
守政績真香驗案其罪敕提懼死欲逃其妻姑
爲太尉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
求助謂敕提曰當爲訴理幸得申雪願且寬憂
不爲異計敕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陳列真香
昔嘗因假而過幽州知敕提有好牛從索不果
今臺使恐協前事故威逼部下拷楚過極橫以

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鴈部令趙秦
州重往究訊事伏如前處敕提大辟高祖詔賜
死於第將就盡召妻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
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之下當爲仇讎矣
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崔光奏霸
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僚屬奔
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
所居官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之六世

孫也父規之宋任城令世祖南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屬縣徐通愛猛之等俱降賜爵鉅平子拜鴈門太守祉性剛愎好刑名爲司空令輔國長史襲爵鉅平子侵盜公資私營居宅有司案之抵死高祖特恕遠徙後還景明初爲將作都將加左軍將軍四年持節爲梁州軍司討叛氐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節龍驤將軍益州刺史出劍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爲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天性酷忍又

不清潔坐掠人爲奴婢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高肇南征祉復被起爲光祿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步騎三萬先驅趣涪未至世宗崩班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爲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加平北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謚曰祉志存埋輪不避彊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仗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殊類襁負懷仁謹依謚法布

德行剛曰景宜謚爲景侍中侯剛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等駮曰臣聞惟名與器弗可妄假定謚準行必當其迹按祉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罕聞暴聲屢發而禮官虛述謚之爲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毀朝則請還付外準行更量虛實靈太后令曰依駮更議元端臺龍上言竊惟謚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司厥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然後下寺依謚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

去狀去稱將何所準檢祉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歿也又加顯贈言祉誠著累朝效彰內外作牧岷區宇萌之績驟聞詔冊褒美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劣不同剛而能克亦爲德焉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謂前議爲允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刺稱按祉歷宦累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隅靖遏準行易名獎誠攸在竊謂無虧體例尚書

李韶又述奏以府寺爲允靈太后可其奏祉白
當官不憚彊禦朝廷以爲剛斷時有檢覆每令
出使好慕名利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
下及出將臨州並無恩潤兵民患其嚴虐焉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于滎
陽潁川之間性猛酷少仁恕姦猾好利能事勢
家初以秀才累遷南兗州刺史盜用官瓦贓汙
狼籍爲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
尋即眞坐遣子析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

官奴障吝陂葦侵盜公私爲御史中尉王顯所
彈免官後累遷平北將軍瀛州刺史貪暴安忍
民庶患之嘗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井有汲
水婦人暹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
知其暹也答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暹
默然而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暹
爲都督隸大都督李崇討之違崇節度爲賊所
敗單騎潛還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元乂獲
免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

封武津縣公
子瓚字紹珍位兼尚書左丞卒瓚妻莊帝妹也
後封襄城長公主故特贈瓚冀州刺史
子茂字祖昂襲祖爵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人也青州刺史範之子太
和中爲尚書主客郎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秉
法清勤引爲治書侍御史累遷輔國將軍東荊
州刺史威猛爲治蠻民詣闕訟其刻峻坐免官
久之行河南尹尋即眞肅宗以沃野懷朔薄骨

律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禦夷諸鎮並改爲州其
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黃門侍
郎與都督李崇籌宜置立裁減去留儲兵積粟
以爲邊備未幾除安南將軍御史中尉道元素
有嚴猛之稱司州牧汝南王悅嬖近左右丘念
常與臥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匿於悅第時
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請全之敕
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是時雍州刺史
蕭寶夤反狀稍露侍中城陽王徽素忌道元因諷朝廷遣爲關右大使

遂為寶夤所害死於陰盤驛亭道元好學歷覽
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為七聘
及諸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能篤睦又多嫌忌
時論薄之

谷楷昌黎人濮陽公渾曾孫稍遷奉車都尉時
沙門法慶反於冀州雖大軍討破而妖帥尚未
梟除詔楷詣冀州追捕皆擒獲之楷眇一目而
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為名時人號曰
瞎虎尋為成門校尉卒

史臣曰古之正名其遂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
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
子所先于洛侯等為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
螫多行殘忍賤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
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
禹恚殞其途皆罄各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為
有天道矣

列傳酷吏第七十七　魏書八十九

列傳逸士第七十八　魏書九十

眭夸　馮亮
李謐　鄭脩

蓋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
夷齊獲全於周武華矞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
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以為束教之風而
肥遁不反代有人矣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
遷德弘道匡俗庇民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
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羣而

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
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
為超遠哉今錄眭夸等為逸士傳

眭夸一名昶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晉東海王越
軍謀掾後沒石勒為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慕
容寶中書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志書傳
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二十遭
父喪鬚鬢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為之流涕高尚
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

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
浩為司徒奏徵為其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
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惟飲酒談
敘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
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
口夸曰桃簡卿已為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
吾便於此將別桃簡浩小名也浩慮夸即還時
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夸騾內之廄中冀相
維縶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為御車乃得出關

浩知而歎曰眭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
又使其人仗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
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
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為書謝
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誅為之素
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
能更容眭夸遂作朋友篇辭義為時人所稱婦
父鉅鹿魏攀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壻之禮情
同朋好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

為知命論以釋之年七十
如市無子
陽人蕭衍平北將軍蔡道恭之
書又篤好佛理隨道恭至義陽
義陽而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
至洛隱居嵩高感英之德以時
及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世宗嘗召以為
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
又欲使衣幘入見亮苦求以幅巾就朝遂

逼還山數年與僧徒禮誦為業蔬食飲水
焉之志會逆人王敞事發連山中沙門而
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
偶居景明寺敕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
舊居復還山室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
巖林甚得棲遊之適頗以此聞世祖給其
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周視嵩
勝之處遂造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
盡山居之妙亮時出京師延昌二年冬因

疾世宗敕以馬輿送令還山居崧高道場
日而卒詔贈帛二百匹以供凶事遺誡兄
斂以衣帢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
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於山以
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時連日驟
山荒澗鳥獸飢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
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
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惟風吹
又以亮識舊南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期

來十地果報開亮手以置把中經宿乃為
收合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
霧蓊鬱迴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
百餘人莫不異焉

郡人相州刺史安世之子少好
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
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青成
罕所經謐以公子徵拜著作
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

辟並不就惟以琴書為業有絕世之心覽考工記
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
曰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
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
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
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
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
羣儒紛紜互相掎摭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
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為設虛器耳況漢氏所作

四維之个復不能令各處其辰愚以為尊祖配天
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屋以
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
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
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
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
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余以為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
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忽之

是則顏賢於仲尼矣以□觀之裴氏之子以不達而失禮之旨也余竊□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塗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

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考功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脩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請施政及祀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

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
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
施今聽朔各失厥東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
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
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
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
出何經典可謂攻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
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
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

天子之廟及露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
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
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
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
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
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
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
翼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
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

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
髽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
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
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
之說還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
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
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
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

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
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
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
已哉假在儉約為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
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為
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警云二筵
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
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南
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

耳記云四房兩夾窻若爲三尺之戶二尺之窻窻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蓽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縱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

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脩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負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

也且又堂之脩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一室有四戶之窻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

重於當時即識其脩廣之不當必未思其九
室之爲謬更脩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
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
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閒之常
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
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
揣之儻或存焉謐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
尚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
士賦歌曰周孔重儒教莊老貴無爲二途雖如

異一是買聲兒生乎意　使死名用何施可心
聊自樂終不爲人移脫尋余志者陶然正若斯
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門
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竊見
故處士趙郡李謐十歲喪父哀號罷鄰人之相
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
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
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即孔璠也覽
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

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
有二卷爲璠等判析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滯
纖毫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經
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夫
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
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
矣猶括次專家搜比讜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
雖仲舒不闚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
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謐嘗詣故太常卿

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
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黃
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求
官者答云趙郡李謐耽學守道不悶于時常欲
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爲輕自媒衒謂其子
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
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
愧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宇依巖
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

矜重輿北海之風不墜云以袪意焉閭承族而李
邦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況璠等或
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乎事
奏詔曰謐屢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隱之操深可
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謚曰貞靜處士并
表其門閭以旌高節遣謁者奉冊於是表其門
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鄭脩北海人也少隱於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
獨處淡然屏迹人事不交世俗耕食水飲皮冠

草服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
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
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脩肅宗詔付雍州
刺史蕭寶夤訪實以聞會寶夤作逆事不行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
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
淡為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眭
夸輩忘懷纓冕畢志丘園或隱不違親貞不絕
俗或不教而勸虛往實歸非有自然純德其孰
能至於此哉

列傳逸士第七十八　魏書九十

魏收書逸士傳亡此目并論全用隋書隱逸傳

論